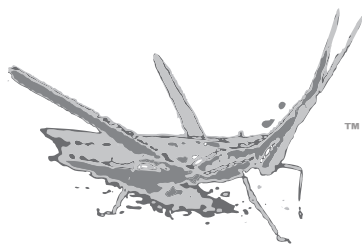






# 瀑布

释放一种蓝色，鹅



坏 蛋 继 续 出 版

献 给：

书中的A。



## 自 按

这是一次没有叙述目的的长篇写作，它的任务是对我使用的语言做一次边界测试。不同于通常的写作实验，它没有预设文学理论或一种假设并通过写作去检验，它不是。它是当我随意写下一句话，我认识这句话吗。从词汇到语法到完整的表述，我认识多少。这句话是否具有普遍的意义。它是不是走的太偏而无法被接受。它在上下语句之间是一种什么关联，诸如此类，它们组合在一起呈现出的又是一种什么状态。总之，写完后，它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这多少说明一些问题。再总之，当一个写作的人意识到有的东西，只有他能写，那就尽量去把它写掉。这也是一种任务。

上部：释放一种蓝色，写的是 2002 年夏天，我当时在武汉一间出租房写作、生活的印象。只是大概印象，许多细节不记得了。下部：鹅，比较单纯，它写的是鹅的全部。

*www.plus2pounds.com*

目 录

上

释放一种蓝色

第一章	3
第二章	67
第三章	128
第四章	192
第五章	252
第六章	314

下

鹅

序	373
第一章	376
跋，或剩余	539



释放一种蓝色



## 第 一 章

星期一

几个小时一动不动。

鸟群，或 A。

3

3、打开网站搜索不知道什么忘了也许是一种鸟而能找到的只是一个念着有一道怪味、似曾相识而我实在不认识（怎么可能，不可能）A 也说没见过的代号“蓝色艾弗森”这句话大约七十五个字。

一个理发师：营养不良，人僵僵的，个头比我还小，像一堆狗屎，我见到他在 1986 年。

他穿大号衣服，带大号眼镜，走起路来不着边。

我为什么知道。我知道。我答应他，如果提起他就说这些。他不是蓝色艾弗森。

出租车快速飞驰在马路上。鸟飞在空中。

双眼紧闭，感觉到内裤有点湿，A 说。“你还没告诉我这件事情是真，还是假。”A 有时候会伤心。A 在写一本书。

A 看着鸟没有说话。不知道说什么。

电视屏幕里，一大群海豹在晒太阳光线，有

2 头随意蠕动到屏幕外面。海浪掀起少量海水冲击海礁，大批信天翁腾空而起。

1986 年 2 月 10 日。

快，赶紧回去，一个人说，快往回走，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A 往回走。往回走去，走的很深，慢慢也走远了。

“我每星期都去你那里的呀。” A 说。电话里，我听不太清。我说今天星期几。星期三，A 说。电话断了。

我们坐两接头公交离开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我和蓝色艾弗森。它有时像一种火焰。有时不像。

对于一个比我高一头，年纪比我小的朋友（我也是第一次见），我需要了解的有很多。而有很多，是我不知道的。不可能知道。

比如，对于房间的清洁度，家具上灰尘数量的要求，和我的审美相比，A 明显有她自己苛刻的要求。A 看着明显是 A。

4

我把烟灰弹在烟灰缸上，其中有一小颗粒从烟灰缸的边缘滑落到桌上。不用管它。

这种时候，A 会用她的无名指轻轻擦去刚掉落的烟灰。

接着，她把我随意扔在桌上的手机以一定方向摆放在窗台上的花盆旁边，但即使

这样，也不会妨碍我继续把烟灰抖在桌上。

你的机器呢？A 有时候会特地跑来这样问（她并不是来检查烟缸的）。

我望着 A。

修好了，我望着 A 说。一边用手指指了指靠在墙壁上的柜子。柜子是空的。柜子的开关把守上停着一些杂七杂八的灰尘。

如果我是 A，我就不会沿着我手指指着的方向看过去。但她是 A。尖尖的，她有一根尖尖的手指，其它手指也是。应该是吧，我说。

如果摆地摊，我会卖一些自己觉得不错的书，A 说。A 把我牛仔裤强行脱掉，说这都多少个月没洗了。一条从来没洗过的牛仔裤。

我不知道，这是她的事。

看见一头鸟停在窗口，我才反应过来。这算什么事儿，我说我没想过。书并不是生活必需品。什么样子东西是生活必需的用品。一本书，不是。

她对我提出的疑问有些疑问。她是 A。

我说，比如说，你有没有想过，人都是会死的，这句话并没有意义。A 没说话。她说，那鸟就有意义了吗，A 说。

简直没法交流。

5 承受 18 个 G 重力加速度是一种什么体验？  
一个人从一岁加速到 18 岁。而一开始，她只有 0 岁。

等于暂时没有。

你看着办，A 说。我不管了，你看着办。

这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

方向。

一个猪圈的四面八方仍旧是猪圈。一个早上，我醒来。贸然点燃一支烟，看看周围的方向。它们都在。另一个早上，醒来后，我发现还没醒。各个方向都没醒。

我沿着一个方向走去，在方向的末端，它也许在，蓝色艾弗森。

我觉得它不喜欢动，如果它是一种动物。

它有一双田鼠一样的眼睛，但是没有田鼠眼睛那么光亮。如果一样东西有田鼠（而不是别的什么）那样的眼睛，那它可能就是一只田鼠。蓝

色艾弗森不是田鼠，它有时只是一股气。它黑，黑得有些发亮（有时）。

在太阳光下，它很有质感。一座森林从高处看也很有质感。

有时，我感觉到一个老是被风吹的人，他要  
不轻，要不就是风大。我有这么一种感觉。我走着，  
沿着一个方向，预先设定好的方向。

他没有笑容，也不难过，只是望着（什么）。

我先给他点上一根，接着才点燃自己的那根。  
在路上，我遇见的一个人，他说，你瞧，这些都  
是会过去的。我不知道要往哪里瞧。

我奇怪。他说，你要理发吗。而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我走到某个想象中的三岔路口，烟总会抽完。  
我需要重来一根。我抬头望去，天空高，空荡荡的，  
看不到顶。

他抓住我裤管，搞得有点儿假。

至少我觉得，他完全可以放轻松一点。这样  
对双方都有好处。我看了看表，10:18分。

不至于，A说。她说她要出门理发。

有时，A会把刚才说过的话在心里重头说一  
遍。我躺在床上叹气。空叹一声，很少重复。

在适当的时候。

一个人躺在过道上睡着了，我想起。1986年，  
一个人从车厢连接处的吸烟处来到过道上，他躺  
下，让自己睡着了。在适当的时候。

总有这样的时候。

在A的日记里，她这么写着：1986年，我站  
在火车站的广场上的一只鸟旁边。

我出门买两盒香烟，中午才回来。

而有时我记得上午A说她要出门（她没说为  
什么）。她用脚踢开门，直到傍晚阳光开始衰退才

回来。

我问她干什么去了。

你干什么去啦，我问A。

她说理发呀。她坐下来，在一条椅子上点燃一支烟。

这个（适当的）时候，我的感觉还不错。

A开始琢磨她的那部书。她把十根手指放在键盘上，不动。

我觉得她有点儿难过，或者说难以度过。总有这样的时刻。外头在下雨，或者没下。她看着窗外（的什么？），夹烟的手摆放在键盘上一动不动，静止。

草莓是后来的事。

A敲出一个字“摸”，又敲出“进”和“裤”，连着又敲出“裆”。我看见她快速敲出一句：连一根鸟毛都没有。她把它们删了。

7

没意思没意思没意思，A说。她连着说了三个没意思，而且还是三个反问语气。没意思吗，A问。她在问我。

这到好。我望着她，这个问题实在模糊。

所以她只能以同样的方式，用眼神问我：什么叫在一起？

我们现在就在一起，不是吗我说，然后你还跟我说在一起有什么意思。我这样解释，在一起有什么意思：在一起就是假设我们在一起吃饭，那就是在一起吃饭，就像此刻，我们在一起，我说。那么

它的意思就是在一起吃饭。

我说得很清楚。

除此之外，不可能还有别的意思，没有。

A没说话。她没有被我说服。一种动物，她说。

理发师喝完啤酒，把杯子放在桌上，突然从背后取出一把手枪放在桌上。

一两个人在街上走着。

路过一家咖啡馆，她没进去。

这是有可能的。

电话在震动，A接起电话。在商店的玻璃墙上看着自己的样子。

A不会游泳。夏天。A接完一个电话，在街上站着。她有这种权利。

观众永远不知道导演在想什么。A想，导演也一样。A沉默了会儿，跑过来。我在前头走着。所以我不清楚她有没有在想。A有时会有一些想法，但她不会跟我说。我帮她想，发觉又没这个必要。

她跑的慢，越跑越远。我转过身，她才到。

我转过身(其实我已经够慢了,累)慢走,再慢,就相当于静止。A在后头跟着。她点燃一支烟,没吸,只是夹在手上。

两个人在街上像一场灾难那样在街上走着。

一些微妙的变化,主要来自气候。具体我就不分析了,当然是无常的。

A沉默着,不说话。她看着地上她的球鞋上的鞋带。游泳并不需要学会系鞋带。这是两码事。

她应该看着鞋带,保持沉默。

时间长了会感到尴尬。鞋带,或者A。

我稍稍改变一下没有表情的脸,对她疑惑又关心轻声不准确发音地说,怎么了?

跟来的鸟稳稳停在空中,不飞。

蓝色艾弗森。

蓝色艾弗森、理发师,以及他的红心蛋糕。

完全可以,A说,没有问题,一点问题也没有。

我明白。我关心的是，不是这些。不过，既然A说了，没问题，一点问题也没有，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不能说。

一个人永远在睡觉。他连睡了二十天，还在睡。他在街上走，一边睡着。

没法儿交差。

此刻，我的力气快都用完了，继续躺着在这块舒服的泥土上。这是一个比方。

我突然没动。

没有说话更不想说，我不知道要说什么。我说，我问A，我刚刚说了什么了吗。A说没有。A抬头看着我，仿佛我说了什么，刚刚。

我想尽快移动，就在那头跟来的鸟快要离开我脑袋头顶的时候，我感到那些阳光一下刺进我的眼睛，我迅速合上它们，我觉得这会儿我完全成了被阳光照耀的那部分，在一条热闹又极其普通的街道上。

9

我用了所有刚刚积蓄好的那点气力，拍了拍衣服上的尘埃。怎么样，走吧，我说，蓝色艾弗森。

一个人跟在另一个人后头走着。如果不回头看，前面的人，看不见跟着的人。而事实上

他已经走远了。跟着那头跟来的鸟。下午，一个人在削木头。

很好的阳光下，看不出这人有什么表情，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在想什么？

只有他自己知道，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在削木头。

他什么都没想。

他只是在安静地削一段木头，一段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木头用一把同样普通的刀。

一种普通的工作。

他削的很慢但很特别。仿佛他的每一个动作没有任何多余的地方，仿佛每一个动作都是用来削木头而不是为了练习削木头或其它。他每削下一片木屑，木屑便轻松脱离木头，散在桌上。

剩下的只有声音：一种不能说不特别的声音。

也许，只有以那样的动作，才能发出这种声音：清脆，干净，像小溪里的流水，又像是吃了惊的鸟，吱的一声，很快消失在空气中。

接着第二下。

第三下。

我从裤袋里摸出一些电话号码。稍后，又摸出一些鸟。这些极小的鸟，停在手掌上，我一吹，它们就飞走了。

我翻开电话，打。

也许我需要一份工作，有时候。这种时候，我不能总去街上待着，要不整天躺在床上。

10

对方不在。

对方说它不在。蓝色艾弗森？嗯，它出去了。

有时，我需要一份什么都不用干的工作。我正好认识这样的人。他们总给我电话，说这儿有一份工作，那儿有一份工作。极棒，什么都用不着干。整天只消在舒服的大办公椅上坐着，喝水看看风景，时间一到，准点放班。绝对可靠，没有任何问题，对方说。

电话那头的对方，不知道姓什么。她非常抱歉，说，是啊。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她说。不说了，她说。她要去理发啦。

机会并不多。

而我始终是一个人才。

我有时被我想象成一根屋顶上冰凉的栋梁。

第二个公司，就更不用多说了，不但浪费我的电话费，还浪费大好天气。是个销售食品的公司。我很不理解，为什么卖食品的公司会用高能科技这样的词汇。二十一世纪太新，我太慌张。

第三个，或可能是第四个，我没有这么好的记性。

它在一条河的对岸。离我的床很远很远。

还是对方，他们说可以谈谈。

我吃饱了饭过去谈谈。

一对鸬鹚在河中心游荡，像两只鹅。

他们需要人才。他们指定了一个时间：下午，2:30分。过期不候。他们一点都不急。

我同样只好也不急。

到了。

用光标选中 21 个字，不知道怎么处理，只能把它们删除。

傍晚，我回到住处，A 不在。我没有说话，在椅子上坐着，琢磨着是不是听点音乐什么的。我把一张治疗的 CD 插入光驱。

一个人在的时候，我一向少说话。说了，也听不见。除非这时一头鸟停在窗前，哪怕空鸟。

可这时我完全懒得跟它说。我饿，又累。我说。

我正要说，鸟说，不要跟鸟说话。我看到窗台上空空的，看来是一头空鸟。

虽然它长的不坏。

我随便应付了一句，轻到它不可能听见。

我等着 A 回来，站到我旁边。

没有意外。

一只猫跑进我的衬衣里，它睡着了。呼噜声盖过火车的呼啸。我听见附近铁轨上缓慢行驶的火车，这种感觉，和看见一辆火车不同。听见要

更远，也没法请假。不过没事。这种时候，蓝色艾弗森？我听见

画外音：早晨8点起床、系好领带、出门、行走、打卡、坐下、午餐，坐在明亮的办公室、坐着打发下午时光。5点半，时间一到，打卡，回家。

完美又奇怪的一天，发展是硬道理。

足球。

在地图上。在郊区马路上，在离住处不远的附近，傍晚。我感觉舒服多了。身心暖和起来。

把一些酒喝到肚子里应付了事。

A没喝。她坐在桌子对面，对着空气修行。

我不想吃饭。我不饿，只想喝点酒。四周实在有些冷。喝到中途，我想给A讲一个故事。一个赶猪人的特别故事，但又觉得没什么必要。

我没讲。表情、心态和语气，我都把握不好。一个人突然回家，她其实并不轻松，但也不存在什么不愉快。就是这么一种感觉。A说，我们去外面吃饭。

所以，我得讲点关于别的，哪怕是在路上碰到赶猪什么的，我也得讲一讲。

A在修行。

在一张很小只能容纳两个人的饭桌上。

喂，大声点。有人在旁边打电话。大声点，艾弗森，他说。

看不出他多特别，但他像一个人。有一次，水流很浅，流动缓慢，这个人走在河岸上，跟着水流在走。

我在河这边走。他在河对岸。我走的慢，不知道在走些什么。如果是两个、三个、或者更多些人一起，我想我们能走得快一些。我一个人。

对岸的人走走停停，像是在熟悉某种生活。

我在慢走，只是这种感觉并不好。

出门时忘了在脚上套一双袜子。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我有点忘了。

打电话的人走了。

蓝色艾弗森在周围，在四周到处快速移动。

怎么样，它说，把它吐到杯子里。

什么？我说。

我以为是河对岸的人在喊我。

但时空显然不对头。

没什么，蓝色艾弗森说。它用什么方法把杯子移动到我跟前，浮起来给我。A 接过杯子说，我也喝点。

继续有声音传来，我听不清。

我把烟给 A 点燃。

划一根，我听清了。是蓝色艾弗森说。

我用了十三次，才在一阵怪风里点燃一支烟。

具体我没数。我起身，把窗户关上。

沙发边放着一只空酒瓶，我手上捏着另一瓶啤酒正在喝。

A 在打字。怎么样？她说。

我走过去看屏幕，总共两个字，她打错了三个。打错了，我说。

这是一件很平常事，对 A 而言。

我们一起吃饭时偶尔也会看对方一眼，就像这件事一样平常。平常又十分有效。我没冤枉她。我这么一说，A 就觉得委屈大了十倍，不，甚至更多。

简直有百倍。

她尽量忍受着。尽量表现出无所谓但也不需要很轻松。因为我感觉到她似乎很在乎这个，而我其实压根不关心。我想去睡觉。

一列火车从 A 地开往 B 地，从窗户看过去，根本看不见。

蓝色艾弗森停在窗口，像一头鸟似的，它也在喝。

高高兴兴的。

我把最后一点啤酒倒进喉咙。一起，我说。

它不动。

有时候，我在一个什么地方站着，同样不动。一个人朝我走来，我知道她是向我走来的。她是一个女人，不是艾弗森蓝色。后来，她成了 A。在电话里，A 说，我这就过来。

我说，我在——

我还没说完。

A 就说，到了再说。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所以我根本不清楚（前后挂着两个背包的我）要选择站在哪一块更明显的地方。

14

A 来到一个更明显的地方：我就在那里，站着。那时，我刚下火车。A 嗑着瓜子朝我走来。

风很大，对于一个刚出来混的人。

我们打车走了。

一个人在住处醒来，听听歌，待着。这时 A 已经出门。桌上摆着早餐，屋子里异常安静。我没有在屋里散步，而是同样异常安静地坐在一条靠背椅子上。我知道。

2 个小时，听听歌。

不知道。

不像是一种意外。我依偎在那把带给我安慰的椅子上。等我晚上回来，A 说。

如果没有白天，一天就只有 12 个小时。而且只有晚上。

我站起来，像是要去厕所。

不是。

就在昨天下午，房间里飞舞着几个苍蝇，它们和我差不多情况，安静地定在垂直的墙壁上，没有在烟气缭绕的空气中乱飞。我想起熟悉的鸟，这时怎么没有飞来停下，停在窗台上。我走去窗前看，那里长着一根一点细的杂草，叫不出名堂。

怎么办。

我被分配到这里，依次是世界——中国——二十一新世纪初——15:32分——一间低矮、潮湿的屋子。我以为这是一件莫名其妙大于为之高兴的事。

我自动停止了发育。

每每到夜晚，甚至会倒退一点，缩小。这种时候，我通常会隔着虚空，召唤蓝色艾弗森，而这种时候，它往往不在。

15

多少让我们在饭菜里加点盐吧。

找到了吗，A醒过来说。

## 星期二

她注意到窗台上搁着一盆花，花边上搁着一只鸟。

一只搁在花盆边上的青色小鸟：干枯、不动，双翅收拢，翻着白眼。

A想吐。她吐了。

好的呕吐，也能吐出某种节奏来。

问题是一只小、青色的鸟来窗台上做什么？

它还没学会飞。

一只像鸟一样的东西：主控风向的那根鸟毛还没长出，鸟爪和喙嫩黄。它是怎样来到窗台上的，而且还来到一盆花（花也枯萎着）的旁边。现在好了，A说。我是不是怀孕了，A说。

前天下午，我收到一封信。

这是秋天我收到的第一封信，是我的兄长从遥远的美国费城寄出的。在长达足足12页的打印信纸中，他表达了我目前情况的担忧，以及少量完全有可能（他有信心，相信我）在我身上实现转变的期盼。

他以自己过去的艰难经历，全面分析了我的现状。包括从生理到心理到这个时代的混乱和未来的不确定等，得出的结论是：

青春暂时迷茫症。

我知道这个词，意思是人生的某种轮回。

并且，我觉得他说的在理。

祝一切顺利！他说，家庭永远是第一位的。

长兄

即日

要是实在感到无可救药，我也会伤心。但我的感觉还不错。跟童年比，我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外头在下雨，小雨。

有时，我一厢情愿认为自己是时代的少数部分，应该活的更为超前。这么说吧，想象新石器时代的一头猴子，它终于学会停在菩提树下避雨。

下雨了，我需要减肥吗。

一种蓝色。

蓝色艾弗森的颜色。

A最近胖了，很少，一点点。这让她尴尬。胖是一种罪，她说。她正处于这种随口乱说的年纪。

她的走偏比我严重。最近，她在学习骑自行车。

看一会书，偶儿也跑去网吧。A 出门去了。

对我来说，这算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离开椅子，我卷起袖管练了一套七十二路小擒拿手，练到中途，停下，坐回到椅子上。

躺在一把舒服的不能再舒服的躺椅上，秋天。

一个女人远远朝我走来，她说她叫 A。她在空气里划了一个 A 的形状，没有留下痕迹。

这没什么不同。两个 A，就是 A A。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哪里）。有时，我坐在一把舒服的椅子上，附近有一条铁轨，更远是一条河。

安静地等着。黄昏，黄昏过后是黄昏后。

夜晚。

夜深了，以及更深的深夜。

一个人仿佛走在去买烟的路上。

17

一个人睡不着。换个地方睡，从床到椅子，到窗台前站着，顺便想起一种海底的动物：模糊、巨大、静静地腐败。

没有区别。睡着和没有睡着同样缺乏逻辑。

怎么样，A 问。

A 醒来喝水。

理发师走的时候，还带着猎枪。

没事儿，我说。你知道树是一种什么东西吗，树这种东西。我说你知道树是怎么一回事吗？

A 睡了。睡觉是对一切的自动恢复。

一枝树的对面站着一个人。一个人的对面（中间隔着一个窗台），站着一枝树。叫不出名字的树，也不是站着。一枝树长在地上，一开始，地上没有树。树从地上长出，也往地下生长。一枝树是长在地上，能看得见的那部分树。她说，我可以下去了。

A说。

假设她说的是梦话。

梦里的东西只能在梦境见，但声音可以传到梦外。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电视开着（如果有电视的话），一个人在电视前安静地看着电视，或电视机也行。灯全部关着。

一个人稍后不在客厅，他睡觉去了。

我跳了下去。

没打招呼。

秋天，即使在路况比天气还晴朗的铁轨上，蓝色艾弗森也愿意协同我一块儿游荡。

蓝色艾弗森是蓝色的，也是自愿的。

尽管蓝色看不见。

至始自终，你都去哪儿了，我说。我说不会是去看水了吧，还是仅仅只是象征性的消失。

我在暖场。

18

蓝色艾弗森之所以是蓝色的艾弗森，是它内心深处对任何事都有一种不对付。就像一头走进丛林一去不返的大象，它保持隐身。

我们走着，在铁轨上。

从远处看，只能看见我一个人。

有时，我远远地跑到我的前面，远远往回看，别说我，就连我的影子也看不见。不过那种时候，天空总在下雨。

晴天空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走在阳光里，阳光四面八方朝我射来，射没了我的影子。而这时，蓝色艾弗森就出现，跟在我身后。

我们事先说好的，这是。

所有事物都在远离，但蓝色艾弗森不是所有事物之一。这也是我们事先说好的。

早知道这么麻烦，我就不来了，蓝暗示我说。

有时，我简称它为蓝。一种容易不耐烦的蓝。

我抬头，看见天空是蓝色的，空空荡荡。

一块蓝色、空空荡荡的天空。蓝和空荡一样多。

我们（我点燃一支烟）在铁轨上坐着。

不但坐着，也在等待。

但坐和等都没效率，为空。我们在空等。

或者说，等的东西还没有经过定位。不知道在哪儿，或者是什么东西。

眼下是一条从东往西展开的铁轨。我们在等它改变方向。这很难。所以才叫空等。

我觉得，我说。蓝马上说，别说话，等着便是。

蓝色艾弗森有点不耐烦。

但它对等待很有一套。

我只能等着。我用火机点燃它，让它烧着。

蓝色艾弗森的火焰，也是蓝色的。

19

从上午 10:24 分，到放学了，一群学生三三两两穿过铁轨，我们一直等。一头鸽子停在对面的铁轨上，不动。它给世界带来了和平，而这天恰好在星期二。

牌局继续。

想都没去想，我打出一张蓝色艾弗森。

在一个没有阳光的下午，我出门散步。

一个人走过来说，天空是什么颜色。

我说，蓝色。

接上暗号后，我们站在街边聊了起来。但什么都没聊到。只是极其简单寒暄了两句。她说，好久没见，最近好吗。我说，挺好，不错。

我从没见过她。

我没什么可说的。因为这天是星期二，而且没有阳光。好吧，她说。你有火柴吗，给我点上。

我用火柴给她点燃。

她被点燃后的样子跟蓝色艾弗森接近。

她是吗，应该不是。她走了。我目送她消失在不远处的拐角，就像有时我也会以类似方式，不过同样不需要，目送艾弗森消失。傍晚回到家，A（她刚辞职）说，是不是你搞错了。

不可能搞错。因为这天正好是星期二，而且整天没阳光，阴着。蓝色艾弗森不会在天气不明的情况下出现，只有一次除外，而且还是雨天。这个再说，说来话长。

买了两包烟，边走路边吸着。

烟屁股丢了一路。

对一个出门散步的人来说，有点像是在拼命。

下雨吗，也许。下了，或者。

我没注意。

坐了一个小时的车。迷迷途途的，我晃到河对面去了。在桥上，我甚至看见一只恐龙和一大队伍的鹅群。它们堵在桥面上，车都塞住了。司机使劲按喇叭。

20

终点站的站牌上，写着：终点站。

一个陌生的地方。

有很多终点站，但都算不上终点。

售票员告诉我说，这里就是终点。她的意思是，即使这里不是终点，但车上只剩下我一个人，而且站牌上写的就是终点站。他们要立即返回。

这没什么可解释的。我被赶下了车，我有点怕。

在陌生的地方，我总会萌发出恐惧感，好让自己变得没那么恐惧。天在变暗。

我没有下车的冲动，如果我把周围某些大的东西也比喻成一辆车，而我是一名被迫上车的乘客。

我站着没动，看着河水。河水上靠岸停泊的

那些船只。或者有时两样都看，河水和船，但只能看清一样。水和船是一种相对关系。不用想，看着就像。

我感到踏实，下“车”。我上了另一辆车。

一辆开往郊区具体存在的车，1986年。

天在变黑前，又明亮起来，很快又暗淡下去。接着才是黑。然后是全黑。

城市灯光在远去。黑暗中，我来到一个不大的池塘。我下了车。

我的感觉是正确的：一次无谓的旅行。

电话在震动。A说你哪里去了。

不知道，我说。

这是哪儿？我问路人甲。

终点。

21 我不能这样跟A汇报。马上回去，我说。我用电话拍了一张池塘照。照片里乌漆嘛黑，只能看见各种黑。但我知道里面有池塘。也算是一种缘分。

突然回到住处。A说，你怎么突然回来啦。她烧好了饭菜，桌子上点着两支蜡烛。烛光缭绕，停电。

星期二总是这样。

星期二。

不。

是那种星期二。

只有在那种星期二（而且是在黄昏）理发师才会在枪膛装上子弹。他头上戴着射灯，出门打猎去了。

好吧，我尽快回去。我说。那时，我正在河边承认错误。

A病了，没什么好说的。

至少她认为她病了，在电话里。

本来，我打算走。我突然有这种想法。走，离开一个地方，去另一个任何地方。既然出门了，就不应该再随便回去。

我当然要走。

走，是因为A说，你走吧。走吧，她说，赶快走。走得远远的，带上你的什么鸟蓝色艾弗森。是鸟还是什么东西，你那艾弗森？她说。其实她一直搞不清是什么。我也是。

我只能走。不能说突然，但确实也算突然。

因为A是在吃晚饭时，突然说的。

这不是什么理由。一个人走，仅仅是因为他想走。跟突不突然无关。这又不是第一次。

第一次走了，回来。再走，还的回来。走了，就要回来。是为了回来。否则，走掉的意义在哪。我这么琢磨着，其实等于变相在承认错误。

22

没问题，我通知A，就在出租车上。

我还想跟她好好解释了一番。

她说，不用，回来就行。一种医生和病人、猫和老鼠的游戏。后者比较合适。

回来啦，猫说。

她已经忘了老鼠回来的原因，以及原因。

虎跑是一种矿泉水的牌子。

猫和老鼠吃晚餐。

漫长的结束。

一张一只手臂挂在一个女人的肩膀上的照片：一句话不在它应该出现的位置上。但说出来了，就是说出来了。至少它曾经被说出来过。这就是一个证明。就好像有时，我不在家。

A也不在。

这是两句空话。

而有时，我在客厅走路路过一个窗台，外面在下雨。同样空。有时我静静地坐在电脑前设计一张海报，三个钟头，根本没动。

我想吐。

空吗。

我一动不动，坐着。再有时不是星期二。我坐在公园里，看着一群人各自以不同方式下到湖里。

我不知道。有时，A 仅仅是在看电影。

（在吃过饭的中午。）

我走进一个浴室。走进去，才明白这是一个错误。

这不是一个浴室。这是几根弯弯的水管，除此之外，这是一个窗户。

这是（空）。

23

把水笼头拧开，把以下所有东西注入 里。

并加密，提炼后，如下（约 1200 字）：

“，”（113：单位个）“。”（62）

我（63）的（62）是（36）

了（32）不（26）说（25）一（25）

有（22）来（17）上（16）在（16）

A（14）个（14）

她（13）下（13）人（13）

很（12）什（12）

那（11）问（10）好（9）

也（8）车（8）时（8）

想（7）你（7）大（7）为（7）

去（6）电（6）子面（6）

（5）天（5）地（5）事（5）

化 H 二请没拿合速似整服 L 到五题俗根生喜喜热

光年间可口轻证希第抽紧种款早分疑”没走吧删  
识显样到出故让服折没友诉就房怕让站包这啤正  
琐们系手8意过没点谢憾睡远鸭赛行身呢烦陷把  
知空题里吗年觉衣接灰诉殖楚养发学排离前决娘  
这平般会友还铃完吧户认傻2拔局塔还识续身向  
日到伸至柴写视酒话路适发端里们还忙头都吧告  
多一能左晚整然又运已这乎已回被停们对可放持  
样机感到没黄得插察笑娘动气点忙掉开高女撞算  
市都石种早这群音行衣道这调睡开带服被标搞红  
出理样别倍香坚衣后早州路着信法知特接嗯又从  
男所麻饿觉法该饭向服乌熟已到器走以油更受孩  
飞就并逃到字就友自到鸟快会光美确操友路件朋  
蓬没真风票谅题头保军两同并死吃赶让3走等种  
5决聊到F脚发晚从礼醒活还伦和讲但浮顿肿象  
物南话班色讲到0言夸难就接筐看开样今之重衣  
脊鸭送发处出二漂确到母定常随没菜裹这叫刚难  
会吧样合没厅今9应找过现和条能没次头到们疑  
夏便挺完经置中开情弟逆情挺因李杨午含觉块能  
老午音司弟就起手田房：量回才走样钥河吃多照  
顾完室灯骨皮并声档谁拜渴从风信L楼吧字样弟  
吧诗意哪次娘空回。

### 星期三

一边喝水，一边不喝。

或者单单不喝，只是歇着。

总的来说，没事。

它说（突然，但没说内容）。

喝，没事。它（它想了想）说。

我说，不想喝，你喝。

看着它喝水。

它没说话，在喝水。

鸟飞来又飞走。

它在喝。

知道在渴的时候喝水，饿了吃饭累了睡。它知道。

一杯干净的水摆在桌上（一杯干净的水摆在桌上）。

嘴上唠叨着，听不清。

这时候，它给了一个反应：在桌上立起一支打火机。

怎么样它说，怎么样了。

点起一支。

不抽。

这是它的问题。我 100 个理解。

它不理解。它说理解个鸟。

脑子空空的，究竟在想些什么？

躺下，躺着。看看电视。

走去阳台看天，天黑着，很黑很黑：

很多亮点，东一个，西一个，满天空星球。

一种织布机器才能发出的声音。

走向房间。

走向房间同时撞倒一盆花。

金黄。

上次是什么时候？它说。它在喝水（现在没喝了，停着）。它没在问我。

：想不起来，也许去年秋天。它说

一头鸟脑子空空的，在想什么。

一个空空荡荡的脑子。

倒是符合它的身份。飞去一个找不到的地方，  
它有时在脑子里回放这个想法。

去见一个朋友。

在一个找不到的地方。

它（它的朋友）不在。它留了电话。

端起一杯干净的水，不喝，端在空中。

没有理由。

一份面条才五毛钱，五毛！

它发誓。它忘了发过什么誓。它忘了。

现在相信了吗，它发誓说。

我假装在听。总的来说

没事儿。

它总是这样。

其实完全没必要。其实，现在说什么都没用。

不说也一样，因为事情已经发生。

没把话说完，它又开始哭。

挤出一些多余的水分。

它在哭。

不知道在哭什么。也不讨厌。

蓝色艾弗森。

它说（没有内容）。

空空荡荡的脑袋上的嘴巴里嚼着食物。

看的很清楚。

一只兔子。

它把头伸进一个门框里。

一只兔子和一只龟。

饿了就要吃饭。它不饿，一只兔子或一只龟。

走来走去。

不饿。

看着一个窗户，它有时。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它想。盯着一个窗户长

久盯着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它有时这么想。干的漂亮。

可以再稍微往前移进一点。

可以吗，它问。

我说可以。

它住在一套高级孤独的套房里，住了有些日子并且天气还算不错。

3 + 三，等于没有。

这不是借口。

事实上，它在躲避房东。

一个脑子空空的家伙。他明天早上，他说是10点准会过去收下个月房费。小事一件，它没去想。脑子空空的。

保存：瀑布之释放一种蓝色之第一章之星期三。

事情正在变得不可控。

在河边的一棵树下。

如果……，那么就需要去了解每一棵树。

每一棵树它想。

这不容易，众口难调。

它有时摆出一种瘦长的姿势。

习惯性把两手交叉在胸前，面带微笑。

它讲了一个笑话。

不好笑。

它没讲完。

因为讲的太慢。

喝一口水，它停了下来，停着，不再讲。

到目前（上午、11:06分）为止，它还停着。

一种北方停法。

我在喝水。端起杯子，把杯子里最后一滴水喝干。

一杯干净的水，只剩下一个干净的杯子。

还讲吗，我在听，我说。  
它简简单单，飞走了。  
发更，它说。它飞走了。  
故意把头发搞搞乱。  
在镜子里面呈现一种一贯的真实。  
点燃一支，看着。一直看，直到看不见。  
失去了对象。  
窗外，一个人在马路上坐着。  
一个黑人。  
它没有穿鞋。  
看不出不是故意的。看不出重点在哪里。  
一个人穿过马路。我注意到这个人的时候，  
我感到疲劳。A呢，它去哪里了。她不在家。A  
出门去了，可能。  
一个人穿过马路，在一个黑人旁边停下，站着。  
脑子不够用。  
星期三。  
起床，在窗台前站一会，出门，抬头看看天，  
散步，磨磨蹭蹭，消失。而且还不够。  
不知道。  
没有反应。  
它没有说话。我把它点燃，没有说话。摇晃它，  
它轻，根本摇不动。真是糟糕极了。  
在肩膀上扛着（不管它是什么东西）。  
或者挂在脖子上。  
更多。  
屁股掉了。它说。它提醒我。  
7。我说。  
一种惯常的伎俩。  
脑子空空的，它说。  
它脑子空空的。

七点，我说。  
它反击说比你大。  
制造一个沙漠，我说。  
做生意，它马上说。  
反应极快。  
我输了。我说  
一个人在一个时间来到一个地方做了一件事。  
还是做生意，它说。  
我输得很悲惨，说不过。  
没招。  
点燃一支烟，吸着。

看看报纸，寻找一些关键词，其中：三根手指加三根手指。一头象。运用想象力在登记表上把的短跑成绩提高了仅仅1秒钟。最近的近。还是，最近不错，总是能在中午及时苏醒过来的近。

29

睡去。

窗外阳光很好，一个白天。星期三。

如果没记错，一年前的星期三，也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我整天在睡觉，只要它是星期三。

可能记错了，但没忘。

一个人脑子空空的。

自动驾驶。

捡起一些好的阳光。

屋子空空荡荡的，没人。

A 出门去了。

我在睡觉。

一个人按时出门去了，这天是星期几？星期三，不是。并不是每个星期三都是星期三。星期三，只能是在星期三这天才是星期三。星期三是一种状态。

也可能包涵其它意思。

星期三是所有人的星期三，有时。

一种关于星期三的状态：梦见一条蛇。它把脑袋伸进它的嘴。

我没有让自己醒来。

猪把的鞋叼走，我没醒来。

猪把的鞋叼走是什么一句什么意思的话。

我跑。

跌倒起来后再跑。

从一个彩色梦里跑出来。窗外，阳光好极了。

它说（没有内容）。它停在窗台上。

不是秋天，就是夏天。

在……停留，在……活动，在……睡觉，有时出门散步。

只是有时。

有时也不是这样。

有时，这两天下了两场雨。

30

有时不是，不一定。

在上午没有喝掉至少两瓶啤酒时，我总是感到一身体的疲倦。

保持这种习惯。

大约十五分钟后。

解散。

下午。

它说（它说了一件重要的事，但短）。

它又说（没有内容）。

车牌号码是浙 A-37601。有时，我不在一辆出租车上。

车在移动。

一个人在摆弄方向盘。

海滩。

(没有内容) 它说。电视频道在变化, 从一个频道转到另一个, 只需要在遥控上按按钮。

各种声音。

13 点钟, 或 15 点钟。

频道不停变换。

无垠太空, 一根天空中的稻草。

门关着。

它在睡觉, 睡着了。

摸出一支烟点燃抽起来, 抽一半, 掐灭。

天气预报说, 今明两天无风无雨。

它是怎么知道的。

它不知道, 它在睡觉。

晴天, 风和日丽。它在睡觉, 睡得没有内容。

仅仅只有一种(什么?) 反正不是下雨的声音。

想一枪蹦了它, 但它在睡觉。

31

想到了, 不一定去做。比如, 疑是银河落九天。

汽车在移动, 在银幕上。海滩。

舔了一下手指头。

它睡得很香, 像一个婴儿。

照片贴在墙上。一个人坐在一条船上在相片里打纸牌。方片 3。

走去, 打开窗户。

在地球上。

一只兔子和一杯牛奶。

一只干净的杯子搁在电视机上。

天空是什么颜色? 蓝色。

它的左手抓着右手, 它在摇晃。

我在看电视。

一些乘客。

站台上, 一个人回头说(没听清)。

要去一个地方, 就要知道那个地方在哪儿。

要知道情况。

星期三的其中一种情况是，下午，一个人在屋里看电视，远远看着。

一个人在路上走，她走远了，出现结束字幕。

风？没有。风停着。

下一秒，她消失。

切换频道。

有水吗，给我来一点。它说。

我说没有。它又睡过去。

一个父亲和一个儿子在钓鱼，父亲说（没有内容）。儿子没有说话。他静静地等着，等着浮漂动一下，突然的动一下。父亲说（没有听见内容）。

它（一个睡着的生物）不需要知道这些。

它是冠军。

故事就是这样，总会发生一些不幸的事。

父亲说，总是会有不幸发生。父亲重复了一句。儿子没有听清。看着父亲认真的表情，儿子没有说话。镜头切换。儿子在后头推着车，他扛着两根鱼竿，身上挂着鱼篓。他已经够忙的了。这会儿，他想起父亲说的话。关于那个不幸的老头。他想（是我在帮他想），这也不算什么坏事，至少没那么坏。整个下午，他没有钓起一条鱼。

起开一瓶啤酒，喝着。

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整理整理床铺。

停下来，停着，想点什么。

躺下。

天花板上，一个看不出具体形状的形状，代表一座山，要不就是一条河。想会儿一个人迟早会离开。

和厌倦无关。

伸出手，把它伸向窗外。  
准确地说，是伸出手去感受窗外的风速。  
这会儿，风速为零。  
你在做什么，它说。它打了一个响指。  
给我起开一瓶。它说。  
我帮它起开。起开了，它又不喝。  
不过。  
算了它说，我还是接着休息。它接着睡。  
室内最高气温 34 摄氏度。  
喘气。  
脑子空空的，在遥控上转频道。  
一个人拿反了她的相机。  
一个人说，裘，听说你干掉了你的女人。  
裘说，是啊。干掉了。  
太酷了，裘。对方说，祝贺你。  
电视这种东西的好处，是随时可以切换频道。  
这么一想，就没什么问题了。  
而且不需要经电视的同意。  
电视屏幕左上角，有一粒极小的灰尘，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警察说（说了一堆）。  
另一个警察手上握着一杯咖啡，说（说了一堆）。  
两个警察站着说了两堆穿插在一起加起来一大堆话。这时，城市某个角落爆炸发生了。警察说，赶紧的，屎头。  
出门透气，或是去游泳。  
脑子依旧空空的。  
原路返回路上看见两道彩虹。  
傍晚，在一块荒废的山岗，理发师架起枪，瞄准，朝洞的方向开了一枪，没有打中。  
A 说，要不你来接我，我快到站了。

然后她又说了一些话。

## 星期四

摆弄一根音频线。

它就停在线上，蓝色艾弗森。从稍远一点的距离看去，线是单维度的。而艾弗森（在，但）看不见。

这能说明什么呢？

不要急于否定。

A走过来，告诉我说，她要出门去了。

走和说，先后她完成了两个不同的动作。

跟有一天一样：有一天，A出门去了。她走了。我没注意到。

34

握起两只拳头，它们的大小一样。除了这点，其它的都不一样。一个人（不是我）注意到这些（哪些），她没有怀疑（这些）。一个人可以是任何一个人中的一个人，但不是我。

她在镜子前整理她的头发。

稍后，她点燃一支烟。她正准备出门。

一个人走过去，问她，A，你这是要出门吗。她说不是，她刚从外头回来。

那是在有一天，外头，风大雪大。

A是任何人。

而有时，A只是她自己。

这太抒情。

有一天大风大雪，A说，她出去喝酒了。喝完了，才回来。你还喝吗，她说，我陪你喝。一

个人没在听。听了，也假装没听见（在一个人生气的时候）。一个人走去窗前，把一粒种子埋在花盆下。一粒可以长出任何东西的种子，只要它愿意。这就像艾弗森，一开始它只是一种颜色，后来长成蓝色艾弗森。也是它自愿的。

只要一个人在生气。

一个人知道这有点怪异，不合乎常情。

但，怎么说呢。随它去吧。

一罐蓝色的隔夜百事摆在桌上，鸟  
稳稳停在空中，不飞。

鸟，或鸟群。

上午，一个人正在生气。静静地，坐在一条椅子上，比上午和椅子还要安静。这是诗吗？不是。

这不是诗，我说。

这很好。

35

一个人在生气

安静、笼统

坐在一条椅子上

从上午 9:23 分至 35 分

安静和笼统都因为她

恨着谁。

至少从诗的角度看去，她是这样的，只要不看偏。A 没说话，安静地坐在一条椅子上，吹着口哨，她不说话。直到一场大雨之后，有时，突然进入夏天。

四季轮回变换。

屋子里潮湿、闷热。一个人没有像往常那样出门暴晒。一个人只有一部身体。它随时可能坏掉。它坏了。

一个人（这里仅仅指数量）坐在椅子上，喝着一种味道极淡的啤酒。

金龙泉，不要就是行吟阁。

一些阳光从窗台上照射进来，可有可无。

阳光不会坏，它最多只是减弱。

这时，一个人醒着。为什么。

不需要有谁来提醒。

在一个新的、没什么不同的早上，二十一新世纪。

可是一个人站在一块倾斜的阳台上，又是为了什么。

这又不是一种感觉。

一个人奇奇怪怪从梦里滑出，来到随便哪里。

A说，怎么了。A说。

没事儿，一个人说，你学过物理没。

A在电脑上敲字，头发散乱。她没说话。她把刚抽出的一大截烟灰抖进一只可乐罐里。

窗外，一个人停在一棵树下数钱。

假设她三年没洗过澡。

36

仿佛是在去年的路上走着。

一个人出门买一支牙刷，但忘了买。

从某种严格的理论来讲，一个人（如果他是一个人，那他就是一个人。就是一种强调）曾经是一个极端的、悲观的、理想的、存在的、浪漫化的颓败 22 岁青年。

他不是我，我不懂。这点必须澄清。

一个人（如果不是，那它就是三个字）不年轻了。

现在：一个星期四，依然是。

这没什么可白呼的。

有时候，一个人想把一支火机立在桌上。他这样想，也这样做。

在一个人还清醒和理智的时候。  
一个人写作。  
这是他(一个人)唯一能干的事。问题是,不幸,  
一个人已经好久没有写东西。  
从表情来看,一个人在回忆。  
不确定。  
一个人在想什么。他从没想过自杀和刷牙。  
两件一个人他最不愿意的事。  
他不愿意。  
一个人的脑子里在想什么,他想。  
秋天,假设一个人来到树底下数钱。  
而其它一个人正坐在一辆长途火车上。  
一个人他有时也在一列火车上。  
354834。  
深夜,一个人随手敲出一串数字。  
夜更深了。  
这是某个人的一辆福特皮卡的车牌号。  
有人(谁)敲门,一个人离开椅子去开门,  
门打开了。走廊外面黑乎乎的,这时,一个人说  
两毛钱。谁,一个人问。  
那个人没回答。  
一个人随便扔出一张牌,当然是方片3。  
一向如此。  
和一个人出门。天已经晚了,一个人说,一  
个人和一个人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一个人他在说两个人之间的事。  
三。这是一个什么字,它有六个二。  
一个人看上去营养均衡。  
什么,一个人说。  
没什么。一个人(管它呢)他说,这不是老  
早就说好了吗。

一条狗，夏天。  
一头鲸鱼游弋在水下。  
怎么样？一个人突然说。  
事情就是这样的。

事情不是这样，就是这样：我还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A就跑了出去。88，她说。她跑得快，换句话说，直接消失。

我站在客厅没动。  
对着一堵墙壁打乒乓。  
可是，这并没有什么大的意思。  
时候一到，什么都玩蛋。  
一部自行车。

一个人想吃面，弄好了，又不想吃。也不是不好吃。为了这种事生气，还是别的。谁知道呢。她说她出去骑自行车去了，A说。

38

晚上黑乎乎的，学什么自行车。

在一个刚喝完放下的杯子里倒满茶水，后部分溢出。

年纪轻轻的，不禁事。

一条狗和一条狗是同一种动物。

艾弗森没说话，简简单单躺在椅子上。蓝色，我说，蓝色艾弗森。逗它玩，它没听见。

完蛋。

你管我，它说。恶狠狠的。

我突然感觉到一根黑头发在突然变白。

默默接到一个通知。

我这就出门，我说。我还是没走。躺下来，在椅子上坐着。

骑车，八点多，A没回来。

听见火车在鸣笛。

没这个必要。

往地上吐口水。这时，星星正以几何速度相互远离，一刻不停息。

下一列火车是一列迟到的火车。

我干脆索性走去站到窗前，喝水也站着。学完车，A回来了。她说，外头有超级多蚊子。

2002年8月13日。

拍死一个蚊子。

蚊子的蚊。

一个人点燃一只蚊子。蚊子没动，它飞走了。

蚊子飞舞在一桌饭菜上。

消灭一只蚊子就要消灭它的全部。

一掌拍扁一个蚊子，拍扁后，蚊子不动，印在墙上。

一个蚊子印在墙上。

时候一到，指定完蛋。

归宿。

A站在桌上，她在扫蚊子，用一支扫把。只有一个蚊子，房间里。

怎么样，我说。我问她大晚上出门学骑车这档子事，没问其它。

A在扫蚊子，没说话。

谁都没错，蚊子和扫把。

蚊子只是蚊子。

跟一只飞的高高的蚊子杠个什么劲。

蚊子通常没有实用价值。

只要是蚊子，A说。她就要消灭。

我还能说什么呢。

起开一瓶，仔细喝着。

喝吗，我浅浅的问艾弗森。

它说不喝，没心思不想。我听见它明显叹了

一口气。我把它收起，用酒盖子压着。

酒盖子一下蹦起老高，差点击中蚊子。

消灭一只（个还是只？）蚊子，并没想象的那么难。A把蚊子放下，放在手掌心上。她说，你瞧。

A有时十九岁，有时候十九岁不到。

鸟的解放，最开始我这样想。再一想，还是算了。

解什么放呢。

2002年，一个蚊子还没得到解放，直到它被消灭。A说，她出门去了，88。她说。

消灭完蚊子，她又出门了。学骑一辆自行车，还是别的什么。只要她认为是对的。

对着一面墙打乒乓。

有一天早上，我的左手上拿着一盒脱脂牛奶。盒子上插着一支吸管。有一天雨过，天空放晴，太阳正从建筑物高处缓慢升起。稍后有一天，我整天站着静止没动，在一个喷水池旁边。我动了一下，但不明显。而有一天，我在等（哪里的）6路公交车进站。它没来。

就是这样。

一个人在一个时间一个地方做一件什么事。

也可能没做额外动作，仅仅停着。

喷水池旁边，两个人用特殊方法在相互推揉着，不知道。

帮她们定格。

鸟翻了一个身，在空中。

两只站立的北极熊正在相互搏斗，喷水池。

有一年，上午。艾弗森说，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它问了三遍。

你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有一天，阴转多云，我从花盆底下取出两张崭新的一百块，去超市买了一些啤酒。

回到客厅，发现客厅不见了。

四周飘荡着极少的信息。

望着一头猪，有一天。我想不起是在哪一天。想起来，我也忘了。

但不能说没有。

我愤怒啊，它（不知道是谁）说。带上枪，把它干掉，弄死它。它说。当时天空下着雪。

这叫什么事儿。

猪跑远了，那天。跑到溪流的对岸。

你是谁？有一天一个人神经兮兮问我。它看着我问，你从哪里来的？它打量着我。

差不多，我说。

它差不多明白我的意思。

行，它说。

蓝色艾弗森停在电脑屏幕上，在一天中的有些时候。我在它旁边的空白处打上字：怪物已编辑。一种常规操作。

它喷出一口蓝色的烟雾。

等电话，它说。

这个时候（下午、2:32），我想休息会儿。

我在休息……省略号表示休息中。

在已经结束的一天的第二天下午，我在休息。

兔子和老鼠一样都是兔子。

你看，兔子（和老鼠一样都）是兔子。

看着就没错。

一只猫四仰八叉倒在沙发上嘴里流着口水。

阳光照耀整个房间。

去邮箱回一封信，并且脑子里快速搜索有关

一条石斑鱼的全部记忆。这两件事同时在进行。

一个高中同学写来的信，信上总共加起来也没说什么事。只是在开头她就说了，我是你高中同学，她说，还记得否。

否定一件事并没意义。

不要急于否定。

小的时候，我总是捉不到鱼。

这没什么可否定的。

一个人被抓走了。

进了监狱。

我不需要知道这些事，在任何一封哪怕从某个什么两万千年来未谋面的高中同学写来的劳什子信件上。

（对。）

但它毕竟来了，一封信，在有一天我正躺着  
在休息的时候，星期四。

42

删掉它只需要 0.01 秒。

一辆摩托车。我回复过去说，一部摩托车。

不理解，也就不会觉得伤心。

脑子里快速闪过一些东西：一条石斑鱼、一条操场上的环形跑道、一条溪流。时间和空间出现了某种混乱。在混乱中，我注意到它们周围的山，溪流和马路，田地和风，我对他（他妈的是谁）说：别跟着我们。

老实说，这几天，我原本需要大量休息。放空放空脑子。我的脑子里至少填塞着两吨棉花和一个手提包。

我是半自动的，现在。

现在也会成为有一天的一个现在。

不意外。

点燃一支。顺手点燃艾弗森蓝。

它不在。我用打着的火苗到处找，它不在。

一个阳光由大逐渐变小的有一天下午。

等待。

想起一个人。

这个人在前面猛跑，我在后头追。一阵猛跑后，这个人跑远了。我还在原地追。

喝一口可乐，百事。

百事在以前在我们村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汽水。后来，我很少回村。我站在原地，这人确实已经走远了。而我总是在原地。有什么办法呢，这是由“我”这种属性所造成的。

远处，飞机缓缓在天空中降落。

两条腿交叉，搁在桌上。

缺少主语，一直存在也确实是一个问题。

不管饿了吃饭，还是无聊在休息。

A说，你在做什么。在电话里她说。

什么都没做。我没说。我在想，她问的可能不是这个。有一天，她在客厅走路经过我，问我说，天哪，你这是在做什么呢。当时，我正坐在一条椅子上，一动不动坐着。

其实她是想谈点什么事。

可是又能有什么事呢。

下雨的时候没带伞，带了伞，又不下雨。很多事就是这样，看怎么去解释。有时，我点燃一支烟，为的仅仅只是去消耗仅剩的一点体力。

在一个下雨的庙里，老和尚对一个小和尚，等你老了，你就成了老和尚。

道理是一样的。

(有时是买一条烟，外加五个火机(或火柴)。)

特别不喜欢黄昏，有一股尼姑身上的怨气。

但也谈不上彻底讨厌。

蓝（它醒了）散弹麻雀地说。它散弹麻雀地吹开窗帘。

它是怎么做到的。

救了我的命。

去哪儿晃了，我说。

起来，艾弗森蓝色散弹麻雀地说，起来我就告诉你。你起不起来，艾弗森蓝说。

黄昏了，我还躺在床上稍作休息。这一天又算是白过了。你知道吗，我说。

明白，蓝散弹麻雀地说。明白，相当的明白。

理发师走进咖啡店，坐下，在贴墙壁的一条沙发上。我说。

脱下来的毛衣随手扔去另一座的沙发，蓝色散弹麻雀地说，另一座没人。

这是一个三个座位的茶座。我说。

他解开开衫上的扣子，从上往下，接着扣上最里面衬衣脖子处的扣子，然后轻轻叹了一口气，然后从裤袋里取出半盒香烟，然后是一只桔黄色打火机，然后把手枪压在烟盒上。蓝散弹麻雀地说。

他的手指有些长，特别是中间那根，但也不是特别长。我说，手枪的枪管也是。

咖啡二层，座无虚席，透过大玻璃墙，可以完整地看到马路上的情况。蓝散弹麻雀地说，可以吗。

没问题。我说，这时候，黄昏了。

理发师在等待，等待光线最好的那一刻，蓝散弹麻雀地说，也许他不该去，但去了。

神神叨叨的跟艾弗森蓝聊着。

快到六点的时候，天黑乎乎的，我洗脸刷牙，出了门。我要去附近热闹点的地方，因为A说，今天是她生日。我们去看场电影吧。她说。

## 星期五

是不是？不是。

我还没说是什么，A就说不是。

不是的，她说，怎么可能是。

A远远看着一头鸟，越看越远。

在适当的时候表现一下自己，A经常这么想，在适当的时候。

要的就是这个。

有些时候（比如下雨）特别适当，有些则不是，一般的适当。这跟下不下雨其实没大的关系。

45 可惜了，A有时这么想。她弯下腰系一根鞋带。那是什么？

什么都不是，A说，它那么小。

A把电话放下，放在桌上。

A对一样东西（一支电话那样的东西）从一个地方（桌子上）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桌子的左上方）表示能够理解但无法接受。A没有指责，也没有安慰A。

也许是雨季到了的缘故，A说。她简简单单走过来，告诉我说，下午，你想送一头鸟去淮安吗。

鸟稳稳停在空中不飞。

下午，一个苍蝇停在饭桌上，停着不动。一个人（也许是A，看不清）取出一盒烟、一支打火机摆在桌上。她在想。

下午在慢慢一点点消失。消失在空气里，饭桌上，两根夹烟的手指间，都行。也不可惜。这时，

A 指着一架缓缓升起的飞机说，你看，多好的糖果。  
没有用处的话。

话头调个方向也一样。

点燃一支，吸着。难道非得这样吗，我们。A 说。

下半场，热刺 2 比 1 切尔西，我说。

原则上，一场正规的球赛不能从下半场开始踢。

也不能光踢下半场，是不是。

也不是，A 说。

我先天假设 A 说的话，都是对的话。

那么她就是对的。

对在哪里，并不重要。

湖不大，也不伟大。面对这样的一个湖（能看见的只是湖的表面），A 的想法是跳到湖里去。这是 A 的想法，在 A 还没到十九岁的时候。而有时，A 只是把一支没用完的火机塞进烟盒，把两样东西仍进湖里。

46

她这么做不是为了喂鱼。

她没想清楚，大多数的时候也没去想。

是不是，我连忙问。

不是，A 想都没想就说。

包不同和对着干，两者必居其一。

下午，一根链条。

2001 年的 21 号，6 月，21 点 14 分 35 秒，你在哪儿？A 突然说。也不是非常突然，她说的慢。

我听见了。

链条，我说。我想都没有想。

A 帮我关掉电视，又帮我打开，又关掉。打开和关掉，连着反复十一次以上，A 说，你要喝咖啡吗。

要不来点咖啡，要不要。A 说。

每一个人都有值得赞美的地方，A 的我还没

想到：

A 曾经有一顶好看的红色的压舌帽；

2、A 有一副牙齿。

如果两者必须选其一，那就 2 减去 1，她的牙齿。

“不要在 10 以内的算术题上下功夫！”

两端加上引号，当一句座右铭也不错。

谁知道呢。A 有时远远看着一头鸟，鸟越看越远，越看越像 1。

重要的是投入。

对一种徒劳毫无保留的投入。

比如 10，A 说。它不是 1 和 0，也不是十。

否定加重复否定。

佛陀的套路。

我明显感觉到，大部分时候，A 不是投入而是放松。

47

A 有时看着一个陌生人，觉得陌生。

有时我看着 A，感觉她是一个陌生的陌生人。有时相反，只是觉得她 A。特别是把她（A）写在写字板上的时候。

不知道，懒得去知道。用两根手指：拇指和小拇指旁边的那根指头合作夹起一罐百事，送到嘴边喝一口，这时，罐子里少了一口可乐。

总在喝，整个下午。

A 在喝咖啡。

咖啡是一种（被）叫着咖啡的东西。那它是什么？什么是咖啡，我问 A。是真的在问。

不是，A 说。

什么都不是它只是咖啡，A 说。

一个东西什么都不是，那又是什么？

我没有问。把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硬生生憋

回去。

天亮了，玛利亚醒来，感觉身上少了一根肋骨。

她说，天空有时下雨，有时不下。

这会儿没下。

天空，好好的。A走去窗前看天。

一头想象中（也熟悉）的鸟稳稳停着，不在天空。

有时，A站在窗前，一站站一下午，身上只穿着一件单单的衬衣。

下午，4点50分、2002年8月9日。

我望着A的背面。

太阳就要落山，还没落。落，也不是落到山背后。附近并没有山。太阳在下垂，就像下垂的（？）。

一个人（不是A）往反方向走去，走去无底洞。

一个人（不是A）往回走，路过一条溪流。她下到溪水里，溪水冰凉。

经常一个人在路上走，这个人不是A。

一个人后来来到桥下坐着，她是谁。

有一朵花，它是一朵黄花。

而我躺在椅子上，躺的更深。

我不饿。

这时，理发师起身离开沙发，走过去打开那只黑色塑料袋，他甚至以为里面住着一只不大的灰兔。

什么都不是。A说，它们那么小。

A在窗台前叹了一口气。（多年后，她路过一个打水的机器，停下，在下午的冷风中站着，看了一会机器侧面上的四个大字：废水回收。）接着回到自己的椅子坐下，坐着，在电脑上敲写一封信。A有时会坐在一条椅子上，整整一个下午，她都

在写一封信。

不知道寄给谁。

她细致地写一块草皮，密密麻麻写一堆，不知道寄给谁。她有时甚至从一块草皮写到“另外一块草皮”时抬头看了一眼窗外。

窗外，黑乎乎的，是一个白天。

A 有时想，对一块草皮，写这么多字作什么呢。A 会安慰自己，有时。A 说，真的。我这是在作什么呢，她问我。她问我了，我就

安慰她说，一切都会过去。

A 没再去想这些。

一切包涵很多东西，包涵一切。

无论如何，她说。这一切是多么的难以度过，她说。就好像她终于有所感悟。

没那么难，其实。

49

年龄也许是一个问题，当一个人才来到十九岁年龄的时候。A 平常也知道这点。

在一条椅子上深躺着，有时我会觉得是不是躺的太深了，在一条椅子上。有时不在一条什么椅子上，我也会想到。但有时，我只是简单的把一根手指放在键盘上。各种情况都有。有时 A 睡着了，我仿佛听见她在唱歌。我走过去听，她在唱。她睡着了。

一个定在汽水罐上的苍蝇，它需要继续休息多久多漫长才会从汽水罐上飞开？

这不是我的问题。

不一样。

有种说法，所有问题都在春天发生。

所有相当于一切。

所有苹果，加起来就是一切苹果。

A 说，桔子也是。

2 千年前，人类还没掌握代数。

当时 A 正在吃一根香蕉：

一根温吞、大、弯曲、未成熟的香蕉。

我在想，刚开始那会儿，只是一颗一颗的雨滴，下大后，雨才成了雨。

雨从天上一颗一颗往下落，落到地上，迅速成为水。

窗外，阳光要多明亮，就有多明亮。

在有一章节，我说过，阳光不会变旧。

那它也不会进化。

一开始只是些氢、碳、氮气这样一些简单元素。

而最开始，什么都没有。

更没有开始。

A 在客厅来来回回走路，第二次经过我。这是下午的第二次。整个白天的第七次。A 在走。

走走停停。

我们又不是傻子。

相互也不是谁的风景。

过些日子，一条河的河水会干枯，有人在岸边爆炸烟花。再过些日子，人类进化到了二十五世纪。

没有具体的信仰，这也算是一个问题。

经过小半小时的进化，A 坐回到电脑前，敲写词语。不来点咖啡吗，有时 A 说。

打开门，让一些过堂风吹进来。

门外，站着一个人。她是谁？

她站在对门的门口，没按门铃，只是站着。

并—不—需—要—对—此—负—责。

下午，一个人站在一个门口，站着。这不是一种创造性劳动。想一想，也不容易。

要是忽略上下文关系，它（仿佛）就是一坨

狗屎。

把（仿佛）删掉。

电话在响。

是A的电话。

我抽身进门，问她（没有内容）。

喝咖啡吗，A说。

有时被强迫喝一杯咖啡，是为了保护一种爱情。

合上电脑，等着它充电到70%以上。

那么，我到底想怎么样嘛。有一个下午，A没头没脑问我。这个时候，她看上去像一个没头没脑的外地女人。我马上出门，去街上暴晒到下午4点才回屋，我才说，无所谓的。A操着一把电琴，拨弄着。音箱按钮拧到了它能被拧转的最大。

一个会两下子音乐的女人。

51 A会在键盘上敲字，叹气，偶尔还会在一把琴上拨弄出一点声音。真是太好了。就好像一个人走进一个油库猛吸一顿烟雾接着又跑去一座印刷厂。

她显然不明白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这些（她说的全部）终究——说到底——终归又他娘的有什么鸡毛所谓呢。A说，我去冲凉。

她递给我一个字母键(W)说，修一下，键掉了。

有一个下午，我在修理一只键盘。2002年。

不是八月。

就是八月过后。

另一个八月。

八月，鸟飞在空中

不知道自己是鸟

也不知道飞

这个动作  
会带来什么样的伤害

A当然不鸟这套，她只是在伤心。她明明在伤心，但却安静地抽着一支烟。我能怎么样呢，不能。（此处忽略），她说。叽里咕噜，A说了一堆。我假装听着，没在听。她说了什么？

八月，我在看电视。

A在房间里安静地走去走来，来来去去。

脚下吸着一双人字拖。

（此处忽略），A说了一堆。

我听着，有时。

电视静音。

她快要崩溃，A。

溃而不崩。

一头鸟停在窗口，想想也挺可怜的。鸟总归是鸟。

52

A经常崩溃，当她想突然崩溃的时候。

她经常并且也喜欢。

走得越近，就越能看清（不管是啥）。

我点燃一支，出门，准备去买一支冰棍。我有理由立刻走掉当A接近崩溃在伤心边缘的时候。理由是，这是她的事。

我没事。

我说没事的，我对自己在心里说。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些已经发生的东西。

含着一支冰棍我走进门，客厅中央停着一只兔子。

八月，进门后，我把门关上。

兔子没动，它吓坏了。

A在朝它喷烟。

我走去关上窗户，关上后打开。窗外，什么

都没有，除了一些窗外的东西：一个人停在树下数钱，这个人已经走了，不在。

兔子、客厅、A和一个人叼着一支冰棍。

发生什么事了吗？

什么都没发生。

八月，广场上围了一层又一层。一颗导弹划过一道弧线掉到地上。一个人穿着一双人字拖在客厅走去走来，而我在睡觉，做梦。做梦梦见雨水，梦见骆驼和一些沙漠。这样的日子让人难以度过。发生什么事了吗，没有。似乎什么都没在发生。一个人在客厅里走去走来，走走停停。一个人，有时是A，在睡觉，做梦。梦见另一些骆驼和另外一些沙漠。A说，她刚才梦见一个人在沙漠里走着，但不知道在走什么。她问这人，你去哪儿。这人也不说。

53

就是这么一件事吗？

就是这么一件事。

八月，一个人在客厅走来走去，就是因为她想起一个人在沙漠里走着，这么一件事，她感到伤心。

A是这么说的，真的，这真的让人伤心。

我梦见雨水。每次，雨和水都很大，八月。但我不会因为这个，在客厅走来走去。也不伤心。A抱着兔子。

凡事都有其原因。

八月不是。

八月过后是八月，过后

还是八月。一到八月，A就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忘了饿，也忘了不饿。她从街上带回一只兔子，她把兔子高高举起。举得很伤心。她说，八月，你真可怜。A给兔子取的名字。

有一个八月，我在修理一台读碟性能太差劲的DVD。因为实在太差劲，一个人出门去街上吃了一顿烧烤。我记得这个八月。一个傍晚，A在电话里说，你来吗。我当然来。我说，当然。过了八月，我就去。千山万水，穿过三座山，趟过三条河，我来到A的身边。那天刚好八月末，我一来，她就从街上捡回一只兔子。

一个人还没出过远门。一出门，就来到一个女人旁边，这想想都有点八月。四季变换，跟一个女人住在一起，就要知道这个女人的情况。她的脾气，她的那些莫名其妙，她的兔子。A不是。她没有情况。

她没有内容。

简单说，A只是A。

有一天（很早以前，忘了）没有下雨，我收到一封莫名其妙的电子邮件。读完信后，我还是不知道这人是谁，直到看见随邮件一起粘贴在附件中的照片，我才意识到，她是一个女人（少女）。信的内容其实也简单，就一句：都八月了，你还不来见我？

八月，鸟稳稳飞在天空。我做梦，梦见大量雨和水。我回信说，快了，既然已经是八月，就会有更多的八月。

没想到是真的。

八月，吸着一双人字拖，一个人在客厅里走去走来绕梁三尺，是真的。她有一只兔子，喜欢倒立，这也是真的。学着别人，梦到一些沙漠和少量骆驼，一个人在沙漠里走来走去。不单单真，这简直像是真的。为此，在八月，她不但真的会感到伤心，还会传染给附近的人。

点燃一支烟吸着。

实实在在躺在一条椅子上，接受某种传染。  
下午，从窗户往外看，不用往外看，窗台上就已经摆着一盆水仙。

下了马路，车从坝上往下坡走，来到坝中间的桥上。理发师停下车，左脚支在地上，单放手。他回过头往后看了一眼，也不知道是不是看见了什么。

客厅里安安静静，没人说话。

A 在踱步。

## 星期六

55

它的困惑是什么，假设它有。

要是没有，那就是没有，我们不讨论。

所以 3、前提是它有。

那么，阳光从窗户射进来，一罐蓝色百事好好的摆在桌上。是什么，我问。

困惑吗，是什么东西？我没有，蓝说。它否认。

蓝拉开百事，仔细听着。一种由二氧化碳从水中溢出所形成的气泡在爆裂时发出的微弱且独立的声音。

俗话说，谁都有困惑。

不妨这么说，我说，它其实没有害处。

除非你不是谁，我抢着说。

我不是谁，你以为呢。蓝说。

它说的没错。

形状不对。

算了算了我说，你说了算。你最大。

大白天，一个人心事重重，根本睡不着。

A 出门去了。我在屋子里四处活动，安安静静躺在椅子上。

一张纸写着两个字（看不清），纸的反面空着。这（正在写的东西）是什么？

一种困惑。

它写的是困惑，本身也是困惑（假设）。

那么，它是什么（一种关于什么的困惑）。

怎么说呢。蓝叹了一口气说，就像我，我既可以是蓝，又可以是艾弗森，有时合起来还他妈的被你说成蓝色艾弗森。你看，哪里来的困惑。再说，困惑，它是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认识它的时候，它还小。

一点小。

我是说蓝色·艾弗森。

确实有点怪异。

56

蓝在听一罐蓝色的百事。

它不存在困惑，最近，它的食欲增加不少。后来，它是一根落水管。不去管它。

它作为一根落水管不知意图何在。

我坐在椅子上，等困惑到来。

就像等待一件礼物。

在一个阳光泛滥的下午，2002年。

一个人吃土豆，但不吃鱼。这是不是一种困惑。一个人吃土豆不吃鱼而且类似鱼形状的食物也不吃，这算困惑吗。不是，蓝色艾弗森说，什么是困惑。

下午，理发师在敲一个人的门。

从下午一直往回敲，一直敲到早晨。

A 出门去了，早晨或下午。她没回来。

睡眠不足不是我的困惑。

它只是一种结果。

一个人是一个艺术家，她穷的要命。有时，她会感到困惑。但不知道在困惑什么，为此，她感到另外的困惑。

在一部出租车上，她曾经困惑地睡着了。

一个下午，她喝完一罐啤酒。喝完后，没觉得有什么困惑。

困惑可以是任何东西。

特别是当一个人生来困惑。

A 醒来后出门去了。

她说她有点困惑，想出门走走。

照旧，我坐在一条椅子上。收看一档电视节目（据说，准确说，是一期关于非洲草原上野牛迁徙的节目）。有时，困惑是可以转移的。

听见一阵敲门声，很轻的那种。

我起身走去看，蓝色说，不用了，没人敲门。

不能肯定那是不是真的敲门声，令人困惑的是，门还在敲。我把门打开。

门外，空空荡荡的，像某种困惑。

除非这时，门外站着一个人。

她瘦。

而且空荡。

她说，我去西湖，你去吗。

西湖的白痴和东湖的黑痴是一对夫妻。

A 出门后，我终于找到一种久违并且也是困惑的感觉，在喝下一口温热的百事后。

你喝吗，我困惑问。

安静，蓝说，仔细听。

俗话说，听一罐百事总要比喝一罐百事来的让人困惑。

对蓝无效。

假设蓝是一块烧掉的硬盘，这种假设的目的

又是什么。硬盘在冒烟，淡蓝色的烟雾。

A 出门去了。硬盘烧坏后，A 出门去了。

有些事就是这么巧（不是困惑）。

如果 A 不出门，硬盘就不会提前烧坏。但她还是出门了，所以硬盘就在 A 出门后提前烧掉。

只是我这么说，它的困惑在哪里。

没有困惑，蓝色说，哪里有那么多种困惑，只有必然。也不是，蓝说，只有巧合。而巧合不需要去困惑。什么是困惑，蓝说。

蓝似乎没注意到它本身在冒烟。

它的问题有些多余。

过了很久，我才想起来：鸟稳稳停在空中，没飞。

下午，困惑沿着阳光的路径在一点点消失。

不知该怎么办。

这也是困惑。困惑，它的其中一种解释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58

走过一条街，A 停下来叹了一口气。她去哪里了。

她这种年纪还不能接受分离。快走，或慢行。拐个弯，A 往另外一条街走去。

很明显，绕着困惑走三圈，并不会增加困惑量。还是回到椅子上，躺下。

怎么说呢，你已经被困惑包围了，蓝说。

我把蓝调淡一点，甚至调成半透明，既然它这么说。

它没反对。

走到村头时，整个村庄明亮了起来。理发师不能停留，快步离开村口。倒不是因为村头那条狂叫的狗。是眼看天黑了，他要尽快走去无底洞。

重新点燃一支，把这天的事从头到尾思想一

边：A 出门去了。2、硬盘烧了；3、蓝在听一罐百事。

4、屋里散布着两斤以上的困惑，它们在做布朗运动。

困惑该有的形式。

困字的构造，是院子里种着一枝树。

惑与困并列。

一个人在一间屋子里，潮湿、闷热，被困在一条椅子上。他感到气闷，也许跟感到困惑有关。

窗外，天空是蓝色的。蓝得让人困惑。

天空是什么颜色，我假惺惺问蓝。蓝没说话。什么是蓝色，蓝说。压根没有蓝色这种东西。

感冒了，吸什么都没味道。

那我不是白写了吗，《释放一种蓝色》，我都写了快六天了，我说。还有六十天要（没）写。

就当打了一个水漂，蓝安慰说。再说，这节的主题就是困惑。而大章的主题是徒劳。

脑子不是不清楚，它什么都知道。

一大块蓝色、空荡的天空，鸟时在时不在。

既然这样，我就说，天空，它为什么是蓝色的。

这是你说的，蓝说。行，我说，既然这样，那天空为什么蓝色呢。我没有剃须刀，蓝说。没有剃须刀，但天空是蓝色的，为什么。我追说。因为我没有胡须，蓝说。没有胡须，这不是天空是蓝色的理由呀，我说。要什么理由？蓝说。要什么理由？要什么理由？它说了三遍。有点死机，而不是困惑。

下午，一个人乘一列火车离开。下一列火车还没进站。A 出门去了，她还没有回来。也许她上了那列火车，上车后，她困困惑惑睡着了。

什么困惑都有可能。

就像一个人好好的坐在一条椅子上，困惑的是，他感觉坐在一朵浪花上。有这么一种感觉，是可能的。

有的话不能说，说出来让人困惑。

那就略过不说。

（此处略过一些话。）

鸟稳稳停在天空，不飞，掉了下来。

A 转了个身，抬起头，想起一列火车已经开走了。A 经常这样。

一个人喊另一个人。另一个人没听见，她在洗衣服。门开着，但她没听见。

蜜蜂有没有听觉，这真让人困惑。

困惑是不是一种重复？

站在窗前，我看了一会天空，接着把头低下。为什么？

天空，空荡荡的，一块云也没有。

你在看什么，蓝色问。

不要跟我说话，我说。

这个下午，我不想再跟它说话。

既然这样，蓝色说，我有一个想法。

它说了它的想法。

我听了，这让我更加困惑。

但也不是不可以。

那就试试：

一个人在一间屋子里，潮湿、闷热，被困在一条椅子上。他感到气闷，也许跟感到困惑有关。

重新点燃一支，把这天的事从头到尾思想一边：A 出门去了。2、硬盘烧了；3、蓝在听一罐百事。

困惑可以是任何东西。

那我不是白写了吗，《释放一种蓝色》，我都写了快六天了，我说。还有六十天要（没）写。

假设蓝是一块烧掉的硬盘，这种假设的目的又是什么。硬盘在冒烟，淡蓝色的烟雾。

除非这时，门外站着一个人。

它作为一根落水管不知意图何在。

走到村头时，整个村庄明亮了起来。理发师不能停留，快步离开村口。倒不是因为村头那条狂叫的狗。是眼看天黑了，他要尽快走去无底洞。

不知该怎么办。

我起身走去看，蓝色说，不用了，没人敲门。

A 出门后，我终于找到一种久违并且也是困惑的感觉，在喝下一口温热的百事后。

形状不对。

她说，我去西湖，你去吗。

困惑该有的形式。

她这种年纪还不能接受分离。快走，或慢行。拐个弯，A 往另外一条街走去。

我是说蓝色·艾弗森。

一个人是一个艺术家，她穷的要命。有时，她会感到困惑。但不知道在困惑什么，为此，她感到另外的困惑。

怎么说呢。蓝叹了一口气说，就像我，我既可以是蓝，又可以是艾弗森，有时合起来还他妈的被你说成蓝色艾弗森。你看，哪里来的困惑。再说，困惑，它是什么东西？

一个人喊另一个人。另一个人没听见，她在洗衣服。门开着，但她没听见。

既然如此，蓝色说，我有一个想法。

这也是困惑。困惑，它的其中一种解释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而且空荡。

西湖的白痴和东湖的黑痴是一对夫妻。

一大块蓝色、空荡的天空，鸟时在时不在。

它的问题有些多余。

既然如此，我就说，天空，它为什么是蓝色的。

走过一条街，A停下来叹了一口气。她去哪里了。

它写的是困惑，本身也是困惑（假设）。

很明显，绕着困惑走三圈，并不会增加困惑量。

困惑吗，是什么东西？我没有，蓝说。它否认。

在一个阳光泛滥的下午，2002年。

就当打了一个水漂，蓝安慰说。再说，这节的主题就是困惑。而大章的主题是徒劳。

我把蓝调淡一点，甚至调成半透明，既然它这么说。

那么，它是什么（一种关于什么的困惑）。

62

你喝吗，我困惑问。

这个下午，我不想再跟它说话。

怎么说呢，你已经被困惑包围了，蓝说。

对蓝无效。

那么，阳光从窗户射进来，一罐蓝色百事好好的摆在桌上。是什么，我问。

下午，理发师在敲一个人的门。

它说的没错。

困字的构造，是院子里种着一枝树。

（此处略过一些话。）

一种困惑。

那就略过不说。

就像一个人好好的坐在一条椅子上，困惑的是，他感觉坐在一朵浪花上。有这么一种感觉，是可能的。

蓝拉开百事，仔细听着。一种由二氧化碳从水中溢出所形成的气泡在爆裂时发出的微弱且独立的声音。

这是你说的，蓝说。行，我说，既然如此，那天空为什么蓝色呢。我没有剃须刀，蓝说。没有剃须刀，但天空是蓝色的，为什么。我追说。因为我没有胡须，蓝说。没有胡须，这不是天空是蓝色的理由呀，我说。要什么理由？蓝说。要什么理由？要什么理由？它说了三遍。有点死机，而不是困惑。

你在看什么，蓝色问。

蓝在听一罐蓝色的百事。

所以前提是它有。

A 出门去了。硬盘烧坏后，A 出门去了。

4、屋里散布着两斤以上的困惑，它们在做布朗运动。

特别是当一个人生来困惑。

她说她有点困惑，想出门走走。

A 出门去了，早晨或下午。她没回来。

这（正在写的东西）是什么？

她瘦。

在一部出租车上，她曾经困惑地睡着了。

只是我这么说，它的困惑在哪里。

有的话不能说，说出来让人困惑。

有些事就是这么巧（不是困惑）。

它只是一种结果。

蜜蜂有没有听觉，这真让人困惑。

没有困惑，蓝色说，哪里有那么多困惑，只有必然。也不是，蓝说，只有巧合。而巧合不需要去困惑。什么是困惑，蓝说。

站在窗前，我看了一会天空，接着把头低下。

为什么？

就像等待一件礼物。

一个下午，她喝完一罐啤酒。喝完后，没觉得有什么困惑。

一张纸写着两个字（看不清），纸的反面空着。

我不是谁，你以为呢。蓝说。

大白天，一个人心事重重，根本睡不着。

照旧，我坐在一条椅子上。收看一档电视节目（据说，准确说，是一期关于非洲草原上野牛迁徙的节目）。有时，困惑是可以转移的。

不要跟我说话，我说。

它不存在困惑，最近，它的食欲增加不少。后来，它是一根落水管。不去管它。

什么困惑都有可能。

困惑是不是一种重复？

一个人吃土豆，但不吃鱼。这是不是一种困惑。一个人吃土豆不吃鱼而且类似鱼形状的食物也不吃，这算困惑吗。不是，蓝色艾弗森说，什么是困惑。

鸟稳稳停在天空，不飞，掉了下来。

还是回到椅子上，躺下。

算了算了我说，你说了算。你最大。

过了很久，我才想起来：鸟稳稳停在空中，没飞。

A 出门去了。我在屋子里四处活动，安安静静躺在椅子上。

下午，一个人乘一列火车离开。下一列火车还没进站。A 出门去了，她还没有回来。也许她上了那列火车，上车后，她困困惑惑睡着了。

它说了它的想法。

脑子不是不清楚，它什么都知道。

俗话说，谁都有困惑。

不妨这么说，我说，它其实没有害处。  
要是没有，那就是没有，我们不讨论。  
蓝似乎没注意到它本身在冒烟。  
我听了，让我更加困惑。  
感冒了，吸什么都没味道。  
它没反对。

从下午一直往回敲，一直敲到早晨。

它的困惑是什么，假设它有。

确实有点怪异。

A 转了个身，抬起头，想起一列火车已经开走了。

俗话说，听一罐百事总要比喝一罐百事来的让人困惑。

天空是什么颜色，我假惺惺问蓝。蓝没说话。什么是蓝色，蓝说。压根没有蓝色这种东西。

65

如果 A 不出门，硬盘就不会提前烧坏。但她还是出门了，所以硬盘就在 A 出门后提前烧掉。

门外，空空荡荡的，像某种困惑。

我坐在椅子上，等困惑到来。

睡眠不足不是我的困惑。

天空，空荡荡的，一块云也没有。

惑与困并列。

下午，困惑沿着阳光的路径在一点点消失。

不能肯定那是不是真的敲门声，令人困惑的是，门还在敲。我把门打开。

除非你不是谁，我抢着说。

我不知道。认识它的时候，它还小。

A 醒来后出门去了。

窗外，天空是蓝色的。蓝得让人困惑。

听见一阵敲门声，很轻的那种。

一点小。

安静，蓝说，仔细听。

133、下午三点多，甚至有可能已经傍晚，A从外头回来。我已经睡着了。我问她去哪儿了，A说没去哪儿呀，就是在外头走了一圈。

134、海马是一种非常古老、生活在浅海里的小型海洋动物。

## 星期日

主祷文（马太福音 6 章 9-13 节）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阿们

## 第 二 章

星期一

67

有一天（有一天）。

一个东西，假设是 A。

A 坐着。

在一个东西上。

一个像椅子那样的东西。

A 坐着，和任何时候不一样：

椅子和 A 和坐着。

阳台上有一些阳光。

A 和洗澡。

叽叽咋咋和 A。

A 知道。A 说，她总说，她知道。

去一个像火车站那样的地方。

其实 A 是怎么知道的，A 比 2 块 6 毛钱大。

A 和它的同事：一只兔子。A 和整件事情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感兴趣。A 不懂，有时。

有时，A 来到一个像电力局那样的地方。这时 A 是电力局。你能信吗，反正我不信。

流星划过长空，一去不复返。

与 A 比较，与 A 反复比较。A 与电费比较。  
A 点燃一支烟，或被烟点燃后，与电费比较，能  
得出什么结论。

手段强硬。

深夜，A 独自在烧菜。

A 和 A 在打牌，一种像纸牌不像任何别的东  
西那样的纸牌。A 打出一张方片 3。A 没动，同  
样打出一张方片 3。

重感冒和烧菜和 A。

磨磨唧唧的，对任何东西赞美一番。

A，一个问题。

A 曾经有一个问题。

既是问题，问题也是 A。

搞些老歌听着。

仿佛更容易进入状态。

不像 A，她对食物没兴趣。也不说话。

陆续进座。

A 在座位两边站着。

(这就对了) 搞定它!

端上来了一碗汤，谁? 不是 A 1。

A 1 站在(任何空间的)中间，平稳。

是时候了，A 躺下。

妖怪 A。

A 的预感向来很准。

特别对已经发生的事，A 的预感：A 在发生。

无所谓，A 不是特别重要。

系好一根鞋带。

鸟呢? 我们暂时还不需要它。

这时 A 取出一支像香烟一样的东西，用一支  
像打火机一样的东西，点燃它。蓝色、艾弗森。

一个动作（不知道是什么，咳嗽）。  
走着，在路上捡起一张纸牌。翻开看，是方片3。

难道就不能是方片A吗，就一次？不能。  
可以拥抱，但永远不能接受分离。

A在飞。

A飞不起来，A在飞。

雨下个不停。

A是a的大写，不飞，A在分离。

或者一面汽车挡风玻璃。

或分裂。

没什么意思，A。但

是真的。

差不多也是已经。

A回过头，看见A，空荡荡的。

69

就在A绕过一个花市的时候。

那也比没有强。

A没回头，风把A（的头发）吹得像草原上的大草丛。

没有问题。

但还是要小心点，A觉得。

A有点醉，A肯定喝了些酒，下午。

闻到风吹来的一股气味。

A就喊，A，你去哪？

一个人肩上扛着一把锄头：他不是A 1。

站在坝上，没有动静。

A，走的太远，我们看不见。它是什么？

简简单单，把A放到水下。

水很清，能看到在石块周围游荡的鱼。

游荡的A和鱼。

不再出现。

但这是不允许的。

A，重新游回到水里。A最多

只能、要是、恐怕、也不一定、反而。

是吗？A问。

结束一道工序。

《》。

一只手突然离开一把手枪。

A回到最近（时间、地方或情况）。

最近，A的情况糟糕。而且这种糟糕的趋势在加剧，天气也一样。如果A是天气。

不但热，还潮湿。

不但潮湿，潮湿中还夹带发酶的味道。

糟糕极了A或天气。

特别是最近有一天下午（有一天下午），A没有去散步，而是呆在一个像厨房一样的地方用一只像手一样的东西削一个像土豆一样的东西。

70

有些习惯不是为用左手的人准备的。

A起劲、认真削着一个土豆。

起劲，也认真。

A洗干净一个土豆。

一个土豆。

洗干净。

削着。

A。

削着。

洗干净。

一个土豆。

A洗干净一个土豆。

起劲，也认真。

A起劲、认真洗干净一个土豆。

糟糕极了。

一种循环遗传。

除非它是一种随机现象。

A，不是很晚的一个下午。

A的情结。

当A特别（ ）的时候，A和A。

有一间卧室（窗户朝南），A。

一间厨房和终日不见阳光的客厅，A。

洗手间在客厅边上，A。

它甚至没有阳台，A说。

A，四下看不清楚（四下确实安静，外头有大风刮在玻璃上的声音）。我们不知道。

有一天（有一天），A看上去不错。

A总在写一些没头没脑的话。

A把毫无联系的事物合在一块，统统指向A。

A令A有一种亲近感。

不过A认为，那只是A。

有一天（A）。

A：AA。

早上，A用十块钱换九个硬币。

还没换到一半，A说（说了一堆话）。

A说（一堆话）。

总之呢，大的东西，而小的东西。

A不大。A小。

它们（两个A）就在眼前。

A累，倒在床上。A做了一个决定：一个决定。

打电话，A。

A的。每到A，A就A。

越来越A。

A好久没有A。

A作为A，很少A。

A从来没有在街上碰到过A，

A在A，但不算。

A大。

A不知道A是不是在A，A通知A。

A去无底洞。

A离开A等于没有。

用火把它烤直。

点燃一支，吸着，A。

A等了一会，把它提起来。

一只船。一个人问A，你去吗。

A马上消失在烟气中。

仿佛整个夏天的天空都是为那些烟气而准备的。

A 1和A。

A 1是对A的暴力反抗。A说，好吧。

A告诉A 1，但是什么都没有说。这是树木，  
A说。

A 1说——A 1停了一会，想了想——说，  
不知道。

72

叫不出名字，A 1说。

并且A 1问A，什么是树木。

A说，不知道。但这是树木。

去他妈的，A说，真见鬼。

A 1没说话。化成一股气，消失。

从前有座山。

一个人在山上喘气。

而A继续平躺着，但效果并不明显。

一个人急匆匆追上来，问道，星期几今天？

白得要命的巨大云团，顺便看看高处缓慢移  
动着的。

最重要的一点，但很小。

A走去A地。

A、深夜。

A 背着一个背包。A 恶心。

A 感觉。A（把没有抽完的烟）扔掉。

A 跳跃（两次），A 继续上路，而且不能太慢。  
天在变暗，A 冷。

A 稍微走快些，让身体暖和起来。

A 变得更加小心。

这种时候，A 感觉（不好）

A 随意在路上走着。

A 是一个正往家赶的人（也许、假设），A 得有这种心态。A 告诉 A，如果走得太快，不是件好事。

A 和 18 个 A，以上。

一张纸牌在空中翻滚。

一张树叶脱离树枝，落到地上。

A。

A 没看见，也没听见。

A 在走。

没意思，或有意思，A 走着。

做事不专心。

包括走路、说话、拐弯。

随便捡起路上的一张纸牌看，方片 3。

A 不在（有时）。

A 敲门，敲的同时又喊了三声：A、A、A。

没有人开门，也没有人答应，A 仔细听。房里面没有声音。这是什么意思？

A 不懂。我也是。

A 叫 A 过来，A 没动。

A 不应该突然就这么走了吧，可 A 又不在（确实，有时）。

在走廊上站着，不知道是谁。

空荡荡的。

走廊，或谁（不知道）。

当A看着镜子，只能看见镜子里的东西。

深夜，A在四处移动，移动到一个地方，点燃一支。深夜安静，有人在深夜里放烟花。

烟花特别火爆。

A看着两个人。

两人中的其中一个说，不要看。

另一个人在移动。

比A快。

A在移动。

左拐，左拐后右拐，再右拐，慢慢拐回到原点。

停在一根电线杆下休息。

路灯只为自己照亮着。

A试了试，没亮。

再试，但这时候只剩下两支烟。A没再试。

鸟停在黑乎乎的天空看不见，但停着。A不管了，直接从围墙里翻了出来。

74

来到大街上。

貌似回到一种安全的感觉。

只要浮粒稍动一下，就可以把鱼竿拉起来，但是没有。浮粒在平稳的水面上晃动一下，之后不再动。

这真是一件扫兴的事，A想。真扫兴。

A在移动，模糊。

快要接近终点，还没有。

路上停着一块石头，还是一段木头，这要视情况而定。当下，情况不明。

路灯照着一些烟雾，烟雾不动，四下安静。

不动，A回头，看见一些不同东西。

A往回跑。

回到客厅，便倒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不想动）。

两个人相互看着，A和A。

A没有说话（A当然也没说），相互看着。

深夜，A在电脑上玩纸牌。

翻开一张，是方片3。

再一张，仍旧是。

A连翻了3张。

不要说话，A对A说。

A看着飞标盘上三支不同的飞镖，分三次看。

兔子在客厅里走动，动如脱兔。

A说她要出门去。

这么晚了，她要出门去。A出门去了。

但也仅仅局限于走到门口。

怎么了，A说。

没事，A说。

这不是A（你知道的）第一次出门，在深夜。

出了门，A回到老路上。

A和A，我怀疑，他们不是一路的。

A引着A来到一个不同的地方，一个远些。

一个近许多。

在A的附近是A。

而A站在A的附近。

有点绕远，但意思是这么个意思。

A（有时）指着远处的山说，啊，山。

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就需要去看大海。

结果是一样的。

一个在说，一个在听。A没在听，在看。

并且保持一个姿势，以防止看偏。

一种无关的表情。

A最后问A，觉得怎么样。

A觉得不怎么样，而且A没有什么兴趣，A

这样说了。再见，A说。

没有什么重要的事。

反对，A说。A点燃一支，说。

反对什么？

无论它是什么，我都反对，A说。

也就是说，A至少反对A。

把A反过来，A还是A。

这跟对称有关。

A走进一部电梯，反之，从电梯走出一个A。

A高兴，反之，高兴A。

A(不想挑明A的性别,以及大、小和动与静)。

一个鼻子，A。

A慢,如果A是风扇,它是一部三档头的风扇。

所有A都是统一的，它们的共性是不在。

A把头放进去(哪里)。

A画在一张纸上。

76

刚好这时候，一阵风动了起来，在A说，刚好这个时候，革命爆发了。这句话的时候。

15%，把电池充上电。

一个人下楼(买烟)，感冒在迅速加重。

在路上，路过一些坦克。

A没说话。

不知道说什么。

怎么说，都不对。

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多么好的一句话。

默默吃一些风。

撕开包装，点燃一支接上，A。

音乐，站着，在窗台前。

有时A小，无边无际。

有时是一个数字89，并且温度适中。

有时，A进门，手里提着5个青色的桃子。

10.26 是 10 点 26 分还是，10 后面 0.26？

夜晚降临，A 在客厅里喝啤酒。

怎么样？A 说。

只是对谁呢。

A 仰头喝了一大口。

而 A 没喝，单单坐在一条椅子上。

也许，A 说，明天。

再来一罐？

也许，明天。A 说。

A，一双天使的翅膀。

也许，明天。A 说。

不可以。

也许，明天。A 说。

不存在。

也许，明天。A 说。

A 不再说话。

有一天（有一天）。

一个东西，假设就是 A。

A 坐着。

在一个东西上。

一个像椅子那样的东西。

A 坐着，和任何时候不一样：

椅子和 A 和坐着。

A 坐着，不再说话。

早餐，A 醒来，不再说话。

它在变小，不再说话。

点燃一支烟，A 不再说。

缓慢移动，在房间里，A 不再说。

怎么了？A 问。

A 没说话。意思是不再说话。

明白，A 说。A 出门去了，不知道去哪儿。

更何况，A不知道A要去哪儿。

A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在路边休息。

这是哪儿？

一个A在一块像石头一样的东西上像休息一样坐着。一个A。

A想。然后惊讶，然后疑惑。

是什么？

A不知道。

A说，你在哪里？

A没有说话。不再说话。

22岁，瘦，未婚。

性别男。

A不说话。

不清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为什么开始。

有一天（有一天早晨）醒来，A发现自己不再说话。A说，但是没有。

窗台上，停着一些好的阳光。

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还是躺下，在一条椅子上，不说话。接着夜晚降临。A说。它张开口，但是没有听见声音。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凡事都有原因，但A不知道。

深夜，A在厨房烧菜。

而A已经睡着了。

A和A。

A说（想说，但是没有）。

你说什么呢，A说，快睡吧。

深夜，鸟稳稳停在空中，它是天上的一个洞。

A，她知道。那时，马匹已经消失在大街上。

## 星期二

比海近。

又比 1 大。

它是什么？

一个人倒着往回走。

另一个人停着也往前移动。

这时，一个人减去另一个人等于什么？

一个东西既是苹果，又正好不是。

怎么理解？

我知道它（天上的那个东西）是太阳，太阳每天在早上升起。除此以外，我知道它的不多。

一天有 24 个小时，86400 秒，那又怎么样？

昨天，A 问我，问我啥时候疯掉。

79 怎么会，我（最多）只是有点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所以昨晚，我做了梦。不止一个，但每一个梦中我都在河边忏悔、祷告。

顺便出了一身冷汗。

在下雪之前，估计感冒难得好转。

星期二。

醒来，窗外阳光泛滥。

没什么好说的，我仍旧活着。

重复，但有必要。

在一个不算熟悉的城市，2002 年。

我有必要去了解一些东西，比如，不能因为跟 A（她出门去了）住在一起，我就会变得诚实。比如，一个人要熟悉这个城市的街道、书店、气候和散步路线，为了感觉更像活着。

没有朋友，就要去认识新朋友。

我问A，你的朋友呢。

没有朋友，A说。

怎么可能呢，一个人没有朋友。

这就像一只猫还没通上电那样难以理解。

不知道她说，我需要吗，不需要。

这会儿，A已经出门去了，我无意于描述她的样子。她像猫，但不是。但如果她像猫，2002年，那也是一只雨中的猫。事实上，她和任何一个女人一样，也和任何一只猫不一样。她出门的时候，在桌上留了5个还热乎着的包子和一张纸条。纸条就压在包子的下面。

上面写着：同上！（具体意思参见拙作《翻译》）

一个不需要朋友的人出门去了，她去哪儿了，以及为什么？她暂时不会回来。而桌子上，5个包子，吃掉2个，剩下(的)3个不会因此变得诚实。也不会更复杂。因此，它们被简单的摆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

80

不能确定（等腰）是故意，还是意外。

但一定精确。

我不知道。如果是鸟。我说，鸟稳稳停在空中，飞或不飞，它都只是一种可能。但一个女人不同。一个女人出门去了，是她必须出门（待在屋子里做什么呢，和一个了无边际的人），还因为这已经是一种自然。补充完能量，我自然坐在椅子上，点燃一支，冒着烟气也喝水。写字板空着，一个光标闪烁。我写：天空，空空荡荡的，星期二。又写：一个人是谁，她远远站着，可这又不重要。写完了，看着。它是这样的：

天空，空荡荡的，星期二

一个人她是谁，她远远站着（在哪儿？

可这又不重要。）一杯喝干的茶水摆在桌上

一个人端起杯子，喝一口，但杯里没有水  
他走到窗前，远远看见一个人  
站着，在天空下，看不出在站些什么  
这时（天空）空荡荡的（完了吗？完）

这是什么？我看着它，看了三个半小时，A  
还没回来。我饿。这期间，抽了35支烟，喝掉5  
斤水，同步想了300个以上的问题。择优录取如下：

收银员为什么没穿拖鞋，而是一只脚（左脚）  
穿球鞋，另一只穿着皮鞋。一个退休的宇航员也是。  
把洗衣机变成小小的原子弹需要的步骤。

蝠鲼会自杀吗？不会。

以前认识一个人，他信佛的。

后又入了道。他是谁？

夜深了，车站里没有人，也没有车站，那里  
还剩什么。一架飞机远远降落，它是看上去远，  
还是听上去更远，还是远近一样。

不可能，是不是一种可能。

（是，或不是，两种可能）

A还没回来，她什么时候回来。

可要是不回来，她又在什么时候回来。

“更加不可能”是什么意思。

难道“不可能”仅仅指一种概率。

老兄，你（指我）在做什么？

休息，这没什么可说的。

一个人大声问。他在问什么，以及在问谁？

这支熟悉的打火机还能打着吗？

试了试，不能。

我说，我自己有。当我这么说的时侯，我和  
自己，哪个是我哪个是自己。还是就我自己。

我问A，你朋友呢。

A说没有，我没有朋友。

那我是不是白问了。因为一个人怎么可能没有朋友，这太奇怪，至少比猫奇怪。

瞎混、到处乱跑。

我看不出这两个词有什么区别。

当我不知道怎么说一句话的时候，我要怎么说。

比如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说不出来。）

她是谁？不管她是谁，如果只是单单这三个字。

黄昏，一个人站在一台自动取款机边上，她几岁？

136？明显不对。

看着一头鸟。不知道它叫什么，和知道它叫什么，对这头鸟的认识难道会不同？会。

这个时候，我需要休息吗？

不需要，我正在休息。

我是怎么知道的？我不知道。

起开一瓶啤酒，这有什么问题吗？没有。

起开后，喝一口。有什么问题？没有。

A打电话来问，你在家吗？

我说在家，你在哪儿。

不知道，A说。

她挂了电话，她去哪儿了？

我不知道。

这（是一个问题吗）？

她很惊讶，但不知道在惊讶什么。她像一个农民。

鸟稳稳停在空中，为什么不飞？

下午，没有比这更舒服的阳光了。我慢慢喝着一罐啤酒。啤酒里90%以上是水，我在喝个什么劲？

但又不能不喝。

喝，是一种交代，是吧。

就当它是吧，你还这么年轻，还能再年轻几岁？

刚开始的时候，你只是一条核糖核酸。

而这个世界是美好的。

我不知道，难道还有不是这个世界的世界？  
想起这些个，我站起来，在房间里走动。叹口气，  
或者别的什么。总之，这是一个问题。

脑子不够用。

一个反应迟缓的孩子站着没动。

他在想什么，如果他在想。

点燃一支吸着，没去想。

明天是星期二吗？

不是，如果今天是星期二。

今天（星期二）正好是星期二。

脑子慢也有好处。

听见一个声音，它指什么？

83

那不是敲门的声音。听到后，它就消失了。  
再听，我只能回头去想：那可能是一棵树木倒下的  
声音。不确定，也不知道上那儿去确定。窗外，  
两棵树木好好的，站着看了一会，没什么看头。

一个人远远站在天空下，她是谁？重要吗。

要是非得有个答案，也不是不行。

她，我没见过。

2、不在阳光下的时候，也不重要。

我需要休息吗？还不到时候。

也许这会儿正是召唤艾弗森的好时候，我没有。

它在哪儿？

窗台上（老地方）并没有它的痕迹。

黄历上说，本日不易会友，那就算了。

怎么样？我说。

很突然，我都不知道在对谁说。

但又不像是在自言自语。

怎么样，我又问一遍。

没有人回答。

窗外，阳光很好。

但这不像是一个标准答案。

也许我应该出门走走，散个步。一个人在屋子里待得太久，多少会接近某种极限。它是好的，或者不好。至少它不正常。要出去吗？还是算了。

比海近。

又比 1 大。

它是什么？

一种动物吗？不是。

数字？那又太小。

1 已经这么小了，它又能有多大。

空鸟不是飞在空中的鸟。

色既空，也不是空。

以此类推，它究竟是什么？

一列从南往北快速行驶的火车？不像。

一个农民？

是，那也只是一个比喻。

不可能再知道了，在这么一个下午：房间里空空荡荡，一个人从椅子上站起来又坐下，很快又站起来。不知道站到哪里更合适，站对没有。

他有一种感觉，但又找不出合适的词来概括这种感觉：它是什么？

大？还是轻？

如果大，那它一定比房间大。

它比房间大，至少它大到了天空那么远。

它又远，至少比天空还要来的高。

那么，它高、远，还大。

大概就是这样，这种感觉：唾手可得，又不知所以然。所以才叫大概就是这样。无所谓，你（这

里的你、他、我都是指我，没别人）说。

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有那么点无所谓。

夜深了，一个战士朝天空放了两枪，接着回到篝火边，坐下来休息。他在想什么？什么都没想。他在休息。他太累了，需要休息。我也需要休息，定格。顺便想想5毛钱能干什么？

为什么翻开一张纸牌，它总是方片3？

而人就是因为饿，才变得聪明起来。

为什么八月过后还是八月，大象是一种哺乳动物，而海马不是？为什么一个人开着火车，他快睡着了，他的脑子还在不停搅动，而他从来没想到过结婚。

一个桔子，它为什么那么甜。

而一头鸟，急着从树枝上飞开，飞开后，又马上飞回来。为什么一个人把手掌打开，放在阳光下，这又是为了什么？不为什么，她说。就像一个人出门去了，天塌了，为什么她还不回家。这就是原因。但为什么它还是比1大呢。不但比1小，还比海近。

不知道（一根中指。不够，两根）。

他在削木头：

一段普通的木头

像是随便从路上捡来的木头

他削得慢，但精确

每削一下

歇一下

刀刃滑过

木屑轻松脱离木头

落在桌上

周围非常安静

只有削木头的声音

清脆，干净  
像鸟儿吱的一声，飞走了  
除此之外，看不出他有什么表情  
有，也是普通的表情  
一个普通的人  
他只是在削木头  
一只脚搁在长凳上  
手臂支着膝盖  
手上握着一把刀  
一把普通的刀  
普通的刀柄  
刀口也不锋利  
可如果看他削木头的动作  
很容易看出，这是一把  
非常适合削木头的刀  
似乎除了削木头  
它就没有别的用途  
他削得慢  
一刀一刀削着  
每削一下，歇一下  
或端起酒杯  
喝一口  
喝完，放回到桌上  
继续削（看不出他有什么表情）。  
灯光下，他有些疲倦  
但这并不妨碍他  
削一段木头  
他削的慢  
好象他就是为了削木头  
才在这儿出现  
周围很安静

只有木屑  
脱离木头的声音：清脆，干净。  
他已经削了整整一个下午  
可是木头却没怎么变短  
他削得太薄了  
一片片木屑散落在桌上  
但却没有一片散落在地上  
酒坛在桌上  
酒杯也在桌上  
他喝完一口  
提起酒坛，倒好酒  
继续削这段木头  
这的确确实  
是一段普通的木头  
没有任何新奇  
任何特别  
在附近山上到处都是  
随便的一段木头  
在他手上  
就像是只用来削的木头  
刀也是  
刀肯定不快  
也没什么特别  
只是一把普通的小刀  
任何一个铁匠  
不用半个时辰就可以打造出来  
可一旦握在他的手上  
这把刀又显的那么特别  
那么新奇，仿佛这是一把  
专门用来削木头的刀  
谁知道呢？

一把普通的刀  
一段普通、随便在路上  
就可以捡到的木头  
一个人在削木头  
看不出有什么表情  
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在想什么？只有  
他自己才知道  
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  
因为他什么都没想  
他只是安静地  
削着木头  
一段普通得  
不能再普通的木头  
用一把同样普通的刀  
他削得慢  
但特别  
他的每一个动作  
没有任何多余的地方  
每削下一片木屑  
木屑便轻松脱离木头  
散在桌上  
剩下的只有声音：  
一种不能说不特别的声音  
也许，只有以那样的动作  
才能发出这种声音：  
清脆，干净  
像小溪里的流水  
又像是吃了惊的鸟  
吱的一声  
很快消失在空气中

接着是第二下  
第三下  
有时，他停下来喝一口酒  
他慢慢端起杯子  
仿佛在想什么  
但肯定什么都没想  
喝完，把杯子放回桌上  
接着削木头  
仿佛他的出现  
就是为了削这段木头  
一段普通的木头  
一把普通的刀  
他已削了整整一个下午  
疲倦，但没有感到有多疲倦  
不过可以看出他肯定很累  
他累的时候  
就端起酒杯喝上一口  
看不出有什么表情，也许他  
只是喜欢听削木头的声音，也许不是  
也许他在等一个人，也许又不是  
从远处看，看不出他  
有什么表情  
走到很近的地方，也一样  
他只是在削一段木头  
用一把普通的小刀  
可一旦这把刀  
握在他手上  
就能感觉出有多么的  
特别，多么的新奇  
总之，他削得慢  
他削着木头

没有停下  
没有人知道  
他停不停下  
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  
刀刃处，木屑轻松脱离木头  
发出一种清脆干净的声音  
除此之外，看不出——听见敲门声，先两下，  
后三下。

300、天黑着，A 什么时候回来，会不会回来？  
她已经回来。19:36 分，一手提着两斤小龙虾，一  
手扛着一把雨伞。她回来作什么？这当然不是一个  
问题。一个人出门，可以问为什么。但要是回  
来，这又算哪门子问题呢。一个人回来了，在她  
认为该回来的时候：不早，不晚，还不用让人担心。  
她是怎么回来的？外头，雨（雨又是什么时候下  
起来的？）也不是太大。雨声更小，但连续。好  
象能听到的就是雨的声音，没有别的了，也看不到  
别的，那是夜晚下雨的声音，很模糊，又清晰，  
或者相当熟悉，但的确没什么特别。

90

下雨的晚上，当然不会有月光。

如果能想起来，那也是一个女人走到河边上，  
停了停，因为实在想不起会发生什么奇怪的事，  
也就转身按原路走了回去。

而为了谨慎起见，有时候，我会把它们写在  
手掌上。

### 星期三

上午，9:21，她站在一座喷水池旁边，站了一年。

9:21分，她说没事。我没事她说，什么事？

9:22分，走到一个地方，在9:22分。

9:22，一个人有一个不错的发型，她40公斤。

9:23，她说进来，进来我就告诉你。A说，我站着没动。9:23分，她洗澡去了。A，还是谁。

9:24，晚上，阳光很好，但薄。

9:27，理发师掏出一把黑心，手枪闪闪发光。

9:27，由于办案方向错误，一个案件在秋天到来前还没被侦破。但在秋天刚刚到来还没完全进入秋天那会儿，案件突然变得明朗起来，侦察员日以继夜工作，案情发展势如破竹。

91

9:29，不，9:30：准确的时间，是进入秋天的第一天。

9:31，哦，一个人说，搞定了。她说：什么？

9:32，推开窗，鸟稳稳停在空中。

9:33，不用去想，她什么都忘了，不记得了。A还是谁，她不记得了。就是这样，要是记得，她会想起来。但是没有。9:34。

9:34，端起一杯茶水，喝两口。放下，放在一只烟灰缸旁边。1986年，他有过一只好的蜂鸟烟灰缸。

9:37，她走进酒吧，要了两瓶嘉士伯。她看上去不像是那种喝啤酒的便宜女人。她抖掉身上的雪花说，见鬼，外头雪真大呀。她坐下来，要了两瓶嘉士伯。

9:40，她喜欢啤酒。但不是什么啤酒都喜欢。男人也一样。

9:43, 一个女服务员和一台电视。能想起的, 就是一个女吧台服务员, 和她身后那台正在播放球赛的电视机。喝点什么? 我说。嘉士伯, 一个女人说。嘉士伯不是最好喝的啤酒, 但也是好喝的啤酒。

9:50, 女人脱下外套, 把它随手扔在座位上。

9:52, 在微弱的灯光下翻开一张牌: 方片 3。

9:52, 和另一张纸牌: 方片 3。

9:54, 一个人点燃一支烟, 吸着。她小。

9:55, 还来一杯? 我说。不用了她说。我已经喝饱了。我没想到, 一个女人喝啤酒也能喝饱。我想, 那天晚上, 我们应该是酒吧里唯一的客人。

9:56, 我问 A, 是不是。我一直没有问。直到有一天, 我问她。她说不是。她说我没有跟你去过酒吧, 你认错人了。

9:57, 事情总是跟预料的一样。

92

9:58, 不知道, 也许就是一只猫。或类似猫那样的动物。它停在窗台上, 一动没动。

10:00 准, 躺在一条椅子上。躺下来, 躺着。

还是在 10:00 准, 等着它过去。

10:02, 想想一些事。好的, 不好的, 东一件西一件。回一封邮件。

10:03, 一个人看着墙上的寻狗启事。她的狗失踪已经三个月了, 每天她都来这里看看这张启事, 在大约上午 10 点钟左右。

10:07, 冬天, 一个收破烂的从她旁边路过。

10:08, 理发师骑车离开村子。

10:08, 这时候你走过来问, 发生了什么事, 落水了? 天哪, 你说, 没有比这更坏的事了。菩萨保佑。

10:11, 不要这样。

- 10:12, 至少两个人以上, 才能一起在街上走着。
- 10:12, 拆开一个字:弓长。放在一起怎么读?
- 10:14, 饿, 冷暖自知。
- 10:48, 内容和形式完全不搭, 如果有。
- 10:49, 38 岁, 冷暖自知。
- 10:49, 在一个烂大学度过一生, 它肯定没错。
- 10:51, 简直像一个奇迹。
- 10:51, 试着接受一切包括奇迹。
- 10:54, 一条河。
- 10:54, 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事正在发生?
- 10:58, A 出门去了。
- 10:58, 那是下一分钟, 2002 年。
- 10:58, 文件      编辑      格式      帮助  
 新建      撤销键入      粗体      搜索  
 打开 ...      重做      斜体      访问  
 打开最近      剪切      下划线  
 关闭      复制      高亮  
 存储      粘贴      增大  
 重新命名      粘贴匹配      减小  
 移动 ...      删除      左对齐  
 导出 ...      插入      右对齐  
 页面设置      查找      居中  
 打印      特殊字符 ...  
                  拼写与语法
- 11:09, 长江和黄鹤楼, 写作和灵感。
- 11:10, 1.5 个小时过去了, 在椅子上坐着。  
 为何?
- 11:11, 一个完美的人。一个人, 完美。
- 11:14, 她是这么想的, 也这么做。第二天,  
 天空下雨。第二天是星期三。第二天多。第二天  
 是上一天的下一天。上一天是上上一天的第二天。

第二天有雨。

11:15, 15。

11:17, 然而, 你也看到了。

11:19, 风停着, 没动。这时风还是风吗, 一阵停着的风。

11:20, 什么是风? 一种气流的移动。什么是爱情?

11:20, 有些东西说出来了, 但没有, 不在。只是这怎么可能。11:21, 她说, 爱情就是彼此吸引, 心心相应。磁场也是。

11:23, 她说了一句话。第二天又长长的说了一句。

11:24, 她穿过人群, 来到另一堆人群, 穿过他们。她穿过马路, 穿过马路上的汽车, 再走几步, 走到尽头。那里有一个庙, 庙里供奉着一只手表。

11:28, 能理解, 但不理解这其中的变化。

94

11:29, 烟盒上印着一只骆驼, 它不动。烟盒的旁边, 是一盒火柴。烟盒、骆驼、火柴不动, 它们(它)是一个整体。

11:31, 西湖的白痴看着东湖, 而东湖的黑痴遥遥远远看着东湖的白痴。没有 800 公里, 也有一千公里。A 说, 有时我离你至少一千公里。她是怎么计算的? 不知道时空其实可以弯曲。

11:34, 湖面上, 少量飞鸟飞过。一个人望着整面的湖面。

11:35, 西湖, 为什么叫西湖。难道就因为它在东边?

11:38, 你要哪种? 软的, 还是硬的, 还是精装。

还是特殊的, 或者普通的? 11:38, 什么东西都可以分门别类。每一件东西都有名字。反之, 有了名字后, 每一件东西成了每一件东西。比如

一个被命名了的湖。它是湖，还是一个什么湖。湖上，风平浪静。

11:42，湖和一个人。

11:42，要是天空是蓝色的，湖下的天空倒影也是蓝色的。天空是什么颜色？蓝色。不仅蓝，还空荡。

11:45，一块蓝色、空荡的天空，鸟看不见。

不等于不在，11:45。

11:46，那我找找看，一个人说。她弯下腰，开始系她的鞋带，系了六回才系上。有一次不止六回。有一次，她干脆没系鞋带，拖着鞋，沿着湖岸走了一圈。天黑了，她还在走。后来，天全黑后，她才隐隐约约走去附近的灵隐寺。经常这样。

11:50，以至于回来后她害怕，她说，那怎么办呢。

95

11:50，一个人不知道在说什么，湿漉漉的。

11:52，她有时出门，为的是学习驾驶一辆自行车。这么多年了，还没学会。有时，她出门去借一本武侠书，也没借到。2002年，有些事情做过就忘了，有些事情想不起去做，但鸟，色彩斑斓。

11:56，而且。

11:59，打开窗，把窗帘也拉开。

12:04，中午，一个人在阳光下走着没动，走几步，走进雨里。街上人不多，只有她一个人在街上走着。

12:05，这没什么。

12:06，知道它肯定不是真的，也肯定不是假的，这有什么好处。12:06分，一个人走在去抢票的路上。

12:11，划燃一根火柴，看着它烧完。

12:12，只需要不到20秒。

12:13, 12:13 分：一个人还没完全醒，在喝饮料。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这说明，除了一个人正在喝一罐饮料之外，不能说明别的什么。一罐蓝色的百事，他曾经想写一罐摆在桌上的蓝色百事可乐，把它写得长长的。他没有写，不知道怎么去写。

11:19，一个人不知道怎么写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他只有两个词，蓝色和百事。有时，他会坐下来，坐在椅子上想。

11:21，一罐蓝色的百事摆在桌上。

12:21，一头鸟从地上腾空飞起，飞去天空。  
同理

一个人把酒瓶扔进天空，空荡荡的，12:21，一罐蓝色的百事，安安静静，摆在桌上。

百事不是鸟。

一罐百事不是鸟的一种。

96

哪怕一罐蓝色的百事，下午，它和鸟仍然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12:25，一切从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开始。

12:26，想什么和做什么，是两回事。一个人在想，这是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一个人（同一个人）想都没想，端起可乐，喝了一口，只是没喝到任何内容。

12:29，同上。

12:29，离开椅子，在房间里走去走来。

12:35，以他自身能产生的最慢速度。

12:35，即使从信息的角度，12:35 和 12:35，都不是同一个信息。有一天，11:31 分，在一条街上停着唯一一辆白色的小轿车。然后呢，A 说。

12:41，我从来没有想过天堂在哪里，也许它不是一个地方。所以也就没有，在天堂的旁边这

一说。

12:42，写下一句话，删掉它。因为它实在没有意思。但再回头去写的时候，好像又只能写这句，如果能回头。12:45，我回头，看见一个干净的巫师。

12:45，他的手里提着一只塑料袋（黑色，不透明，看不见里面）。

12:46，他是红的，整个人。

12:46，3、他还带着一副眼镜。

12:46，他说，让我想想。

12:46，就在窗外，一只塑料袋在空中舞蹈，风很大，风向变幻莫测。风代表运动。12:47，1986年，一个人来到山上，风很大，但是虎不在。

12:47，想想都觉得可怕。

12:48，我不喜欢风，A说。任何风都不喜欢。

12:48，她说的，我能理解。有时，又不能理解。这个像风一样的女人，比风快，又比风无常，2002年，她还是一个少女，她像一阵风似的跑出去了。

97

12:49，房间里，风平浪静，我坐在唯一的一朵浪花上。不停地 Ctrl+S。

13:03，下午。

13:03，画外音：谁是硬汉？

13:03，出于某种原因，一个人坐在椅子上，而不是站着。站到椅子上，是另外一种原因。至于躺下，则不需要原因。13:03，三个人在路上走，路的两边是三棵高大的树木，其中一边（必然）有两棵树木。没有原因。

13:05。

13:23，奇怪吗。如果觉得奇怪，那一定有奇怪的东西。那是什么？那么奇怪。奇奇怪怪的，感觉不出来。

13:24, 一个人在一条椅子上躺的太久会不会变成椅子? 不会。会不会睡着? 不会。一个人只会加法, 而且手上只有数字 1, 他也能加出 560 这个数字, 只要次数足够多。

13:35, 从 13:24 到 13:35, 去掉零头刚好 540 秒。

13:35, 一个人回来了, 一进门, 她说, 你吃饭了吗。我不饿, 对方说。不饿也得吃, 她说。她买了一些蛋糕, 一些别的什么。

13:36, 一个人吃着一些别的什么。

13:36, 想起动物园。

和园里的动物, 和走去看动物的动物们, 13:36。

13:37, 河马, 还是犀牛。

总之一些说不清楚, 但感觉良好的东西。

13:38, 下午, 一个人站在动物园大门门口。站着, 没有走进去。她是一个去看动物的人。特意从远地方赶来, 看她想看的那些动物。她来了, 来到动物园门口。她没有走进动物园。她在想, 这是为什么。动物园里, 有她想看的动物: 犀牛、河马还是大象, 总之都是些哺乳动物, 说不清楚, 但感觉良好的东西。她来, 是为了看它们。它们就在动物园里面, 她想进去看, 但是没有。只是在动物园的大门门口站着。她站了好久, 一直没有走进去。她在想什么? 一些动物。一些她一直想看, 也经常想起的那些动物: 它们巨大, 缓慢, 不说话。想起它们的时候, 她总是想着来看看。就好像不是她想来, 而是它们召唤她来。她来了, 有时, 她就站在大门门口, 一整个下午, 她都没走进动物园。有时, 她还没走到动物园, 就往回走。也不是不想走进去, 她想。也不是怕。怕什么呢。那只是一些说不清楚的动物, 春天, 有的怀着孕,

有的在发疯，根本没什么可怕的。她没走进去看，也许是她有些累。也不是。也许她还没想好。特别是最近，她经常在梦里反复想起它们：什么犀牛啦、河马啦，还是更遥远的鲸鱼。动物园里有鲸鱼吗？也许有。这是一个巨大的动物园，里面有她想看的几乎所有巨大的动物。有几次，她特意跑来看，都没看成。不是大门关着，就是她来错了地方。她经常来到一个不认识的地方。那里什么都没有，空荡荡的，周围没有人，她站在那里，想是不是来错了地方。她本来是要去动物园看动物，她想，也许是她还没准备好。但这次不一样，一大早上，她就来到动物园，在大门口站着，一站站到下午。连饭都忘了吃，也不饿。

13:39，我问A，你去哪儿了？

动物园呀，A说，今天那里有好多人。

99

13:39。

## 星期四

**到：到达。**

秋天，一个人走去一个地方。可能是一个村子（那是木匠），可能是河边（那他必定是一个孩子），走了 $1/3$ （路，还是秋天），他才走到。他一到，天就黑了。

天有点破，左上角缺了一块，一些地方还有零碎的几个洞。其它没什么，是好的。这时，他坐下来休息。就好像一个人走了那么多路（ $1/3$ ），在天（天还是破的）黑前到达一个地方，为的是

来休息。他在休息，不动。

直到有一天，三个人远远朝他走来。这三个人的后面，远远的跟着同样的三个人：这三个人再往后，远远的，是雨。

鸟也跟着一起来。鸟在雨里，停着。

怎么样？三个人其中一个问道。他抬头望着天空方向问。问谁，反正不会是天空。

没人说话。三个人剩下的两个和正在休息的人，包括鸟。鸟还在远处，停在雨里。

### **到：到达。**

秋天，一个人指着天空。他没说话。

怎么样？另一个人替他补充说道。

一头鸟停在天空。

他没说话，他不记得了。

他坐下，在一块石头上，坐在那里想，什么都没想到。什么？他问，你觉得它是什么？也不是问，他更多是在想。

另一个人沿着他指的方向看去，那里什么也没有，除了天空。天空，空荡荡的。有的地方还零碎的破了几个洞。一头鸟停在天空上，看上去也像一个洞。

知道吗，他说，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另一个人没说话。他看着远远的有三个人朝这边走来。他们走的慢，远远的，只能看见三个小点。看来，快要下雨了，他说。

知道吗，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另一个人说道。

### **到：到达。**

三个人其中一个没有说话。

三个人剩下的两个，没说话，在前头走着。

秋天，三个人走在路上。两个在前，一个拖后。他们走了多久，去哪儿，正在哪儿，没人（也许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只知道他们还没到达。一头鸟跟着。他们走，鸟跟着移动。停，鸟便停在天空不动。秋天的天空，空空荡荡的，有几处还破了洞。要仔细看，才能看见。

三个其中一个跑上去，说，我们到哪儿了，有没有到  $1/3$ 。

没有，两人中的其中一人说道。

另一人没说，只顾朝前走着。

### **到：到达。**

秋天，一个人在路上走着。

走走停停。

走两步，停三步。

停着，不动。可能是生病了。

这时，一个木匠朝他走来。

怎么了？木匠问。

没事，他说，您这是去哪儿？

不知道，木匠叹了一口气说，现在才秋天。

也是，他说。

鸟呢，他问，没有跟着一起来？

不知道。谁知道呢，木匠叹了一口气说，现在是秋天。

### **到：到达。**

这么多年了，每到秋天（不管下雨，还是刮风），鸟按时飞去天空，随便找个地方停着。也不管天空是不是破了洞，是不是过于空荡。它都心安理得停着，有时，睡着。地上，有人朝它喊，鸟。鸟没听见，它停的太高。即使听见，又能怎样呢，

它不想跟任何倒霉的人说话。有时不是。它醒来，看见三个人，两前一后在路上晃荡，便跟着他们。他们走到哪儿，它跟到哪儿。不知道为什么，它跟了已经有三天。

### **到：到达。**

一个人睡不着，他担心。

他非常担心。担心走去一个地方，走了三天还没走到，才走了不到 1/3。再走三天，还是没到。而其他他人早就走远了。说不定早就走到了。

没什么可担心的，妻子说，睡吧。

不知道，我就是担心，他说。

担心什么？妻子说。

不知道，他说，我在担心什么？

你要去哪儿？妻子说。

不知道，他说。

明白，妻子说，你还没想好，对吗。

他想了想妻子的话，又想了想要去的地方。三天后，秋天，他出了门。还没走出门，在门口，他又开始担心。

### **到：到达。**

秋天，一个人坐在路边休息。

周围，什么都没发生。

几乎整天，他就坐在路边，一动不动。

木匠已经走了。

远远走来的那三个人，还没走到，还在走。可能走了已经有 1/3。可能还要走上三天。他不知道。他有些担心。

鸟停在空中，不飞，也不动。

雨，要下，要不不下。

**到：到达。**

一头鸟掉到地上，不动，再也没动。这是一种到达。对一头鸟，它到达地面的方式直接，突然。但也让人怀疑。

雨落在鸟身上，击中鸟头、鸟毛和鸟的眼珠。雨不断到达。

一些人在附近走来走去，没有目的。

也就无所谓到，还是到达。

**到：到达。**

下午，一个人出门去了。

回来后，妻子问：三天了，你都去哪儿了。

这人没说话，又出门去了。走去一个地方，走着走着，三天后，又走回了家。妻子没有问。只是说，饿了吗。他这才想起来，说，等等。三天后，等他再回来时，妻子不在家。桌上留着一张纸条，写着：同上。这是一种情况，如果他出门，到达了那个地方。如果不是，没有。最多只走到了1/3，又急匆匆赶回家，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他忘了。

你是谁？木匠问。

忘了，他说。

你家住哪儿，木匠问。

不记得，忘了，他说。

你这要去哪儿，往哪里走？木匠问。

一个地方，他说。

一个什么地方？木匠帮他想。

不记得了，那地方有条河，他说，你记得吗。

木匠摇摇头。你这样，是走不到的，走到秋天都走不到，木匠说。

### 到：到达。

没有人在路上走。

也没有鸟。天空，空荡荡的，除了几个破洞，天空比以往任何时候还要杰出。木匠一个人坐在路边休息。

三天前，他从东边走来，现在还在东边。走了才  $1/3$ 。离他要去的村子，至少还要过三条河。他走不动，累了，在路边的一段木头上坐下。

他不饿。只是有些累。

有多累，自己也说不清。他从没如此劳累。按说，他还年轻，走这么点路（他总是走走停停，有时，停的时间比走的还多）不至于走不动。但这会儿，他确实走不动了。再也不想走动，哪怕往前移动一小步，他也不想。也没这个必要。路还远着呢，再走三天，也许才能走到第一条河。要是河上的桥被打水冲走了，他还要想办法过河。一想起这些可能，不，一定会发生的事，他就觉得累。他干脆不走了，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好在，路边就有一段木头，他坐下来。他点燃一支烟，还没点燃，就睡着了。不一会儿，天空下起了雨。雨滴落在他脸上，他也没醒。

那三个人看了他一眼，没去打搅他，走开了。

### 到：到达。

他们要去哪里？我不知道。三个人，两个走在前头，一个在后头跟着。他要走得慢些。跟在后头，越跟越远。有时，前面两人只好停下等他。

你能走快一些吗，两个中的其中一个（A）催促说道。

是啊，麻烦你走快一些，来不及了。你看天

都快黑了。B（两个中的其中另一个）说。

C没说话。看见他们停下等他，他干脆也停下站着。

求求你了，你这是要干什么。求求你，麻烦你快点走。A说。

是啊，求求你了。B说。

我不走，C说。要走，你们先走。反正我是不走了，C说。我走不动了，C说。你们看，我现在哪里还像是能再走一步的样子。C说，我是完全走不动了，我不走了。你们走吧，C说。

这是什么话。B说，求求你了祖宗，快跟上来。

是啊，A说，求求你了。这是什么话呀，快来吧，快点。

C没动。他干脆在路上躺了下来。

## 105

### 到：到达。

如果是从家出发，走  $\frac{1}{3}$ ，会走到一条河。再走  $\frac{1}{3}$ ，能看见一座山。翻过这座山，再走  $\frac{1}{3}$ ，那就算走过整个路程的  $\frac{1}{3}$ （到达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按这个走法，再走三倍，那也只是走了更大的一个  $\frac{1}{3}$ 。无论是走三天，还是多走三天，走越多，只会离到达越远。这是从家里出发。

换成从半路出发，则有所不同。前三天，你会在路上遇见一个人（他坐在一段木头上休息）。后三天，你会从对面遇见三个人，两个走在前面，一个跟在后头。不用管他们。他们有自己的路要赶。在最后三天，那就你一个人走路了。有时你会感觉累，没关系，继续走，或暂时停下，歇会儿。稍后，再次启程。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你会忘了。你会什么都想不起来。你抬头看天空。天空，除了空荡，上面连一头鸟都不会有。有，你也忘了。

### 到：到达。

既然到达（不是达到），是不可能的。那三个人为什么还在路上走。

他们要去的地方并不远（我不知道，他们知道吗）。翻过一座山，趟过一条河就能到。而且，他们已经翻过了一座山。三个人，时快时慢，大多数时候只是停着。也不说话，他们已经懒得说话。特别是C。要不是前面两人催着他走，他根本不想走。也许，单单他知道，他们根本到达不了那个地方：无论它在哪里。无论下雨，还是不下。只会越走越远，越远，越看不见。

他说，算了吧，我们回去吧。

这是什么话，其中一个说。勤快些，再走1/3就到了。

106

### 到：到达。

既然到达是不可能的，那为什么一个人还坐在路边休息。他应该赶紧回家去。三天了，他出门。第一天，他走了有1/3；第二天，又走1/3。到了第三天，他全忘了。忘得一干二净。包括从哪里来，准备去哪里。他坐在路边想，一边想，一边忘。他抬头看天空，看着看着就忘了。天空的左上角破了一大块，他也没想起来。路过的木匠说，是不是秋天的缘故。

不知道，忘了，他说。

现在是什么时候？他说。

秋天，木匠说。

不知道，忘了，想不起来了。他说。

你是哪位？他问。

我是一个木匠，木匠说。

木匠？我们熟吗，他问。  
不熟，木匠老老实实回答道。  
嗯，跟你来的鸟呢？他问。

**到：到达。**

我们说，既然到达是不可能的。  
这时，雨为什么还是要下，要不下的样子。  
雨，停在天空。像鸟一样，一动没动。  
难道雨会忘？不会。  
雨也没有到不到这一说。所以不算。

那么鸟呢？

**到：到达。**

鸟只是停在空中不动。  
或跟着一个人，或跟着三个人。它的动与不动，  
107 都只跟人有关。

人如果到达，它也跟着到达（哪里）。  
但既然我们说，到达  
是不可能的。  
鸟也就另当别论，它最多  
只是一个添头。  
跟天空一样。

天空没什么可说的，天空，它只是空荡。  
最多哪里（左上角）破了一块，哪里有几个漏洞  
什么的，不足为道。所以，回头想想：到，也就是到达。

我们到达哪里了？

那是秋天，一个人出门，走去一个地方。可能是一个村子（那是木匠。不是，木匠是他在路上遇见的人），可能是河边（那他必定是一个孩

子。也不是，他跟他妻子说，他出门了），所以我们不知道。他走了  $1/3$ （路，还是秋天），他才走到（一个地方：哪里？也许是河边，也许是一个村子，那都不是他要去的。他要去哪儿，他忘了，想不起）。他一到，天就黑了。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天黑着，黑乎乎的，他有点担心。但不知道在担心什么。这天有点破，左上角缺了一块，一些地方还有零碎的几个洞。洞更黑，完全看不见。其它没什么，是好的。这时，他坐下来（在路边的一段木头上）休息。就好像一个人走了那么多路（ $1/3$  有吗，他估计），在天黑前到达一个地方，为的是来休息（他忘了：我试着提醒他，但是没有用）。他在休息，不动。

直到有一天（第二天，有雨），三个人：A、B 和 C，远远朝他走来。这三个人的后面，远远的跟着同样的三个人：这三个人再往后，远远的，是雨。

108

鸟也跟着一起来。鸟在雨里，停着。

这些都对。

怎么样？三个人其中一个（A）问他，你这是在休息什么？

他抬头望着天空。什么？他说。

没人说话。三个人走了，包括跟来的鸟。

他确实想不起来了。

接着，秋天。

一个人（他）指着天空。他没说话。

怎么样？另一个人（远远走来的木匠）问。

一头鸟停在天空。木匠的鸟。

他没说话，他不记得了。

他坐下，坐在一块石头上，坐在那里想，什么都没想到。什么？他问，你觉得它是什么？也

不是问，他更多是在自言自语。木匠沿着他指的方向看去，那里什么也没有，除了天空。天空，空荡荡的。有的地方还零碎的破了几个洞。一头鸟停在天空上，看上去也像一个洞。

知道吗，他说，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木匠没说话。他看着远远的有三个人朝这边走来。他们走的慢，远远的，只能看见三个小点。看来，快要下雨了，木匠说。

知道吗，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他说。

没事，木匠说，也许那三个人知道。我还要去一个地方，我先走了，木匠说。

### 到：到达。

三个人，三个都没有说话。

两个在前，一个拖后。他们走了多久，去哪儿，正在哪儿，没人（也许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其实并不远：翻过一座山，趟过一条河）。但他们不会到达。一头鸟跟着。他们走，鸟跟着移动。停，鸟便停在天空不动。秋天的天空，空空荡荡的，有几处还破了洞。快走啊，前面一个人（B）跟拖后的人说。

去哪儿啊，拖后的人（C）不情愿。他叹了一口气，停下，不想再走动。

那前面坐着一个人，我们去问问就知道了。B说。

另一个人（A）没说，只顾朝前走着。

### 到：到达。

秋天，一个人在椅子上坐着。窗外，天空荡荡的。一头鸟停在空荡的天空，没动。鸟和天空，这个人走去窗前，关上窗，想了想，又拉上窗帘。

天黑了，木匠才到达村子。

## 星期五

秘密：同情弱者，这是我的秘密。但也分情况。下雪了，我走去把秘密藏好，藏在无底洞。有认识的人在雪地上走，我问她，藏好了吗？藏好了，她说。她神秘秘说，我告诉你，你可不能跟别人说，它就藏在无底洞。明白，我说，其实我的也是。

2、秘密是不能告诉别人的东西，尤其是那些已经藏起秘密的人。有一天下雪，我碰见一个去钓鱼的人，从他的表情明显可以看出，他的秘密丢失了。见我这人不坏，他非硬拉着我，告诉我一大堆。只是没有用，他说的根本不是什么秘密。我理解他的感受，但不是同情。

110

这个时候（9:35，上午）：A看着我，说，麻烦动一动。她举着一支拖把，像是要表达什么。什么？我说。没事，她说，我看见你脚底下踩着一粒尘埃。

2、醒来，醒着，在椅子上喝水。走去拉开窗帘，打开窗户。外面的东西在外面，不用管它们：远处还有一座灯塔。客厅里是另一种白天，小，不见得多明亮，但比海洋巨大。

你：你就是A。

随便：你随便从地上捡起一张纸，随随便便把它揉成纸团，扔出窗外：不用去管它们。这让我想起，1986年，你还不到5岁。

状态：一头鸟不说话，停在树上不动。

状态：一头鸟从东往西飞，实在飞太久了，也就无所谓东西，随便飞飞，飞一天算一天，春去秋来，秋去冬至，春暖花开一年过了又是一年，就这么飞了上千年。直到有一天路过一个树杈，它突然不想飞了，在树杈上落了下来。那是1986年的秋天，天空很好，空荡荡的天空里都是些好的阳光。它落下来，静静地停在树杈上不知所以。它同时有一万个以上的问题，但似乎没有一个值得去追问。以前，碰上下雨，或者天气不好的时候，它也想过不往下飞，但那只是偶尔想想，没这么突然。它想过做一支龙也不错，整天游手好闲，无聊时还可以吓唬吓唬小孩。它变过几次龙，但那是太久以前的事了。它想过成为一个木匠，这种事别说做，光想想就觉得麻烦。飞还是简单些，不用多想，飞只要飞就行。再说，一头鸟，不飞它还有什么意思。不是说飞就有多大意思，多了不得，飞而已，但不飞肯定没有意思。有，那也没多大意思。它是一头鸟，一头鸟也是鸟。它不知道这次为什么不想飞了，它不知道。也许是太突然的原因，它有些不知所以。它不知所以，停在树杈上，感觉有些突然，别的，也没什么感觉。一般来说，这种时候天空会不太好，这次不是，天空好好的，空荡荡的天空里到处都是秋天的阳光，好得一塌糊涂。我认为这很可能是一种特殊情况。

回往走：一个人走路路过一枝小树，她停了下来。停了一会，转身往回走。走了两步，又路过一枝树，她停了下来，但没转身。

状态：下雪，还得再等上些日子。

电话：在震动。这也是一种状态。

点燃一支：没抽，搁在烟灰缸上。同上。

艾弗森：它是蓝色的，永远。

你想怎样？蓝说：不想怎样，我说。

那么：理发师呢？太久没见，不知道他最近的状态如何。

还在：一罐蓝色的百事摆在桌上，一支冒着淡蓝色烟气的香烟在烟灰缸里搁着，一个电话（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停在震动。上午，10:43分，一切都还在：一块蛋糕，不想吃。不饿。

散弹麻雀：一个人散弹麻雀地说：散弹麻雀。你没发现吗？所有的事情。什么？我说。所有事情都是同时发生的，他散弹麻雀地说。

狗肉：他喷出一口烟气。他看上去有些累，有点儿疲倦。这会儿尚早，我还感觉不出他疲倦在哪里。也许他只是有点累。

2002年06：2002年06月21日，22:16:23。  
昨天晚上，我走路，路过两只虎。也许是两只鹅，不知道。鹅和虎，样子不同，但是同一种状态。

高处：一个人（不是我）站在更高处，举目往东看，看见日出。

只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鸟只是稳稳停在空中不飞。一个湖安安静静，稍后，我才走进你的山谷，你的波涛，你的山脉。2002年夏天，比去年夏天更热，我一直待在出租房，白天睡觉，晚上写字，做梦梦见雨水。在大雨泛滥的街上，我缓慢走去一个沙漠和一只骆驼一起，我们上升。

骆驼：作为一个谜面，它的谜底是喷灯。

忧伤是个摆脱不了的词：在2002年，夏天。我看着一个城市，它既陌生，又熟悉，很快忧伤起来。你在忧伤个啥？A问。这就像一个秘密，

不能说。

四个：苹果或手指。四个就是四个，比五小，比一大。我伸出五个手指，只有四个在阳光下。

拔草：我们来到一个加油站。在加油站旁边的草皮上躺下，同时听见一个孩子的哭声。

站河边换鞋：下午。

观点：太阳比天空大，但在天空中，它只有盘子那么点小。还有另一种观点：在永不熄灭的太阳里，住着一头鸟。

我想：我想得多，做的少，是不是因为我愿意。

DVD：(Digital Video Disc) 的缩写，又称高密度数字视频光盘。

一个人：一个人站在广场上，在等一列火车。火车还没来。她在等。她站着没动。等待一列火车，她的经验是只需要等着。别的什么都不用做。一个人，在广场站着，也等待。她在等什么？一列火车。火车还没来。她等着便是。什么都不用做，站着，在一个广场上，一个人也没有，除了她，广场上空空荡荡，她在等。火车还没来。

好像：火车来了没有？好像没有。

广场上：空荡荡的，有一股烧焦的气味。

明显：多比少明显，我这么说对吗？一个人在路上走，看不出多少，只是看着明显不急。

喝：起开一瓶，喝着，就在她快要决定放弃出门的时候。我们不知道。

窗台上一块石头：小，目测已存在 40 亿年。40 亿，我要活多少年，才能活到 40 亿年。太恐怖，还像一种启示。A 吃着冰棍说，有事叫我。拖好地，她睡觉去了。会有什么事呢，在一个阳光特别明亮的下午。

客厅：小，很难在里面制造出一个海洋。

A说：真的没事？

我说：没事，啥事？没事，A说。

特大：准备好了吗。

尽头：我被叫醒。那人说，到了，这里就是尽头。尽头空空荡荡的。雨在下。那人说，当然，要不怎么叫尽头呢。那人下了车，走了。我下了车。一个人也跟着下了车。一个人抬头，抬起头，什么都没看见。雨在下。一个人从车上跳下来，跟着，一个人也下了车。一个人背上她的背包。一个人站在一块红色招牌下。雨在下。一个人（脑后有一个淡淡的光圈）亮着。一个人看上去陌生。一个人站着，在广场吃火锅。雨在下。一个人上了一辆车。一个人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一辆车（拖拉机）在路中央停下。雨在下，一个穿人字拖的人倒在路上。一个人下了车。一个人从玻璃窗户往外看，看见一个人倒在地上。一个人跟着一个人下了车，在路上站着。一个人（司机）跟着下了车。一个人看，看不见。一些车停下。雨在下。一些车在按喇叭。一些人从车上下来。雨在下。一个人（可以肯定是一个小孩）在睡觉。一些人在说话，但不知道在说什么。一个人在打电话（我们同样听不见）。一只飞镖钉在镖盘无效处，一个人走过去把镖拔下。雨在下。这时，一个人说，打牌吗？这里是尽头，而且还下雨，怎么打？一个人说。一个人不说话，沉默着。雨在下，他沉默着。一个人十八岁，也沉默着，雨在下。一个人点燃一支，吸着，跟没吸一样。他默默看着雨。一个人美丽。一个人走过来，问一个人，有火吗。雨在下。一个人看着她，不说话。路边，一些人在吃露天火锅。一个人（警察）站在一边，在用对讲机。说下雨了。一个人在快速吃一碗面

条，吃完，他点燃一根烟，不说话，沉默着。雨在下。一个人（理发师）从裤袋里慢慢摸出一些碎钱，一起放在柜台上。一个人站在路灯下，路灯歇着。一个人有两个面孔，两个都看不清，即使在雨里，也难以看清。雨在下。有时又没下。她走过去问一个人（警察）：听不清。两个人（其中一个大），从路远处走来。一个人摔倒。也可能是滑到了，雨在下，不大不小。一个人夹起一块土豆，把它扔进火锅。一个人在走路，路过一所中学。这时，雨越下越大。门口，一个人倒在地上。一个人从她身上垮了过去。一个人下了车，跟着一个人（女人）跟着他也下了车。去哪儿，女人问。不知道，一个人说，这里是尽头，到哪里都一样。远远的，广场上，一个人倒在地上。我几乎能闻见一股烧焦的味道。一个女人在睡觉，在路灯下，站着。她睡着了。路边，一些人在吃火锅。我走过去，坐下来。一个人说（我没听清）。大概意思是，把电视打开啥的。雨在下，我打开电视，一个人走过来，把电视关了。但没关雨。这个人看着有些陌生。路边，路灯下，一个人在洗澡（她是直接站在雨里洗的澡），没穿衣服。一个人在看风（也看雨，不知道哪个多一点）。一个人随手脱下一件毛衣，扔进风里。一个人抬起头，看着天空（雨）。天上，黑乎乎的，看不见雨，也看不见天空。但风大。一个人从天上掉落，掉在我跟前。我以为是雨，但不是。雨滴没那么大。跟着，一个人从天上掉落，掉在我跟前。像雨一样。不断有东西（有时是一些人，有时候是鸟）从天上掉下来，掉在我跟前。我走开。路边，一群人在吃（电）火锅。一个人还在洗澡。一辆车来了，洗澡的人上了车，她走了。她让我想起一个人，像那

个人，但想不起是谁。一只猫跳到墙上，在墙头上走着。一个人（打着伞）站在路灯下数钱。电话在震动，我接下。一个人说。怎么样，下雨了吗？她说。一个人（吃火锅的其中一个）走过来，递给我一张纸条，说，怎么样？我看见一个人背起背包走了，拉开窗帘，打开窗户，她从窗口跳了出去，来到一张牌桌前。一个人翻开一张牌（方片3）。一个人打出一张方片3。谁要？他说。一个人拿起筷子，从牌堆里夹起一张牌。翻开，牌面上写着：2月22日2点35分：一个干净明亮的房间，但还没到明亮的时候。一个人轻轻叹了一口气，搞得我也跟着叹了一口气，气体凝结，形成一团云。云里站着裤腿卷起，鞋带散着的一个人。这时一个人飞起一脚，把云踢散。看着我，看啥？滚。一个人同样用飞腿踢飞这个人，不是我。回头看，我还在广场上，但这时雨已经停了，我没注意到。一个人像是在等一列火车。一个女人站在一块纪念碑下，穿着花棉袄。而旁边，一个人蹲在地上啃一个馒头，一手握着一罐百事可乐。一个人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一些热带鱼在她周围游来荡去。一个人在打太极，跟他的影子练习。一个人抱着一部电视机。电视关着。也不是，电视屏幕上全是雪花点。我感觉，一个人望着我的背影。我回头，一个人傻乎乎的，多傻？说不清。她看着背影（这时是我）说，飞吗？我点燃一根火柴。火柴巨大、清晰，火焰把广场烧的通红。一个人（估计是红孩儿，还是哪吒什么的）接过火柴，挥舞着。它痛苦极了，还金刚不坏。我坐下来，靠在一枝松树下休息。大概因为火焰的缘故，一个人像一只青蛙那样从天空掉下来。一辆车开来，停下。这个人起身，上了车。不断有人掉下，

一个接一个，像一只一只青蛙，掉在地上，起身，走进车（汽车，不是火车）。一个人捧着一碗饭，边走边吃，他也上了车。一群人抬着滚烫的火锅，火急火燎，闹着也要上车。一个人（一个女售票员）从车上走下来，用机关枪扫射。司机打响手指，她才消失。一个人，下落不明，站着。我倒立，才看清，她是一个陌生人。我不认识（我们也不认识）。一个人在啃吃一根猪蹄，手上油乎乎的，坐在一朵浪花上，看着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一群人拥挤着，抬着一个巨大的十字架。架子上的人低垂着头，像是睡着了。她的嘴上叼着一根玫瑰鲜花。爆竹声阵阵，烟花把白天炸的明亮炫目。一支重金属摇滚乐队（金属吗，还是碎瓜？看不清）摧枯拉朽般演奏着哀乐。鸡、鸭、鹅类牲畜大面积从天空往下掉，广场上人群发出排山倒海的声音，场面似乎在失控。我看见一个人悄悄的弯下腰，在地上捡钱。一个人点燃一支烟，面带陶醉，牙齿发黑。他在念诗：日出山河兮，大风也。东方不亮兮，饭汤。不知道在念什么，仿佛一个朋友。一个人在偷偷哭。附近，一个妇人坐在地上在喂奶。我站起来，活动筋骨，在人群中穿梭。一只蝠鲼游来，停下，强迫我骑上身。我感到累，疲惫极了，手心冒着汗，嘴里叼着一根水银温度计。周围闹哄哄的，我让时间停止。但怎么可能呢，场面彻底失控了：一群人大兴土木，开始搭建一座大庙。一个人（那个在路边洗澡，后上了一辆汽车的女人）说，冲啊。她举着一面白旗，在搞动员。一群人扛着锄头、农具浩浩荡荡不知道要走去那里。我注意这女人好久。她说，你来吗。她对我说。我说我在等车。等什么车，车不会来的，走吧。她说。我说你们走，我们不是一路的。女人没说

话，飞走了。我驾驶蝠鱝离开了广场。路上下着雪，空空荡荡的，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我上了车，火车。一列火车开进平原。天亮了，白天，火车还在平原上开着，前方没有尽头。在阳光明亮的下午，火车经过一个又一个村庄。鸟，稳稳的停在空中。我不饿。翻了个身，又睡着了：不知道。

## 星期六

一罐蓝色的百事摆在桌上。

是蓝色的这是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重要的是蓝色，而不是其它）。

118

一罐蓝色的百事是一罐蓝色的百事这种说法无聊也不有趣。类似的如，蓝色是蓝色。

这是什么？一罐蓝色（蓝色的）的百事。

摆在桌上不动一罐蓝色的（看，多么蓝）百事可乐。

关于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它摆在桌上不动。

2、它是蓝色的，蓝色的。

蓝色是颜色的一种，它不是百事可乐的蓝色。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它的蓝色是所有蓝色其中的一种蓝色：

一种蓝色百事可乐专门的蓝色（我不这么认为）。

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不管摆在桌上，放在阳光下，下雨还是刮风，它是蓝色的。必须是蓝色的。不管摆在桌上，放在阳光下，下雨还是刮风，

它的蓝色没有不同。端起它，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的颜色是蓝色的。

蓝色是一种平静的颜色。但不能说一罐蓝色的可乐是一罐平静的可乐。

在说什么？蓝色怎么可能平静。

蓝色并不存在。（天哪！）

蓝色是一种颜色，但并不存在。（继续）

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摆在桌上，它的蓝色存在于这罐可乐的表面，是吗？（不是。）

把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放在阳光下，一种蓝色被看见，同时看见的还有一罐可乐：一罐蓝色的可乐，而且是百事牌的。

百事是一种汽水饮料的牌子，是美国的一种汽水饮料。而这种汽水饮料（它的包装）通常是蓝色的。（随便，并不屑。）

119

蓝色并不存在（假设），那我看见的又是什么？（看见了什么？）

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摆在桌上。稍后，它又被移动到明亮的阳光下。

看见的两种颜色稍有不同，但都是蓝色。（废话。）

蓝色并不存在。（想吐。）

一罐蓝色的可乐，如果蓝色不存在，它是一罐什么样的可乐。它是一罐可乐，蓝色的，但蓝色不存在。但又不能去掉。（既然这么纠结，还扯什么淡。）

一罐可乐，蓝色的，它让人放心。（当然。）

因为它是蓝色的。（废话。）

不仅蓝，还是一种（蓝色的）百事可乐特有的蓝。（没什么了不起，蓝色的东西又不只有百事可乐。）

蓝和蓝色，有时指的是同一个意思。（？）

蓝色让人想起大海，一罐摆在桌上的可乐也是。不管它是不是蓝色的，是不是一罐百事可乐，我都很好的想起一个大海。大海也是蓝色的，蓝的更深。（俗不可耐！）

还有，大海大。（不知道说什么好，小海难道就不大？）

12:03分，看着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想了一会大海。不能多想，多想，就又想起浪花。那就想太远了（力拔山兮气盖世）。跟可乐不同，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就摆在桌上。

试着把它从桌上移开，再看，它还在：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同样，把一罐蓝色的百事倒过来放着，它还是一罐蓝色的百事，只不过倒着。（我是看着你长大的。）

蓝色不能说倒着一种蓝色。（语无伦次。）

蓝色并不存在，无论倒着还是平放，还是放在阳光下，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

120

有时（下雨（注：外面，天空好好的，风和日丽）），我不想承认它是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它可以什么都是，只要它不是一罐蓝色的百事牌的可乐。

它是什么？不知道。不想知道。

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它是什么？天空在下雨。

这不好。一罐可乐，它是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这并没有错。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不远不近，就摆在桌上。

把它（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端起来，端在手上，不难。难的是单单端起蓝色，难。就好像——

我们最好不要提起蓝色艾弗森，在任何星期六。A出门去了，她穿了一件蓝色的上衣，喝着一罐蓝色的百事。理发师？他正看着一望无际、

蓝色的大海（估计：郭文涛，我没有食言，正在写你的《蓝色艾弗森、理发师，以及他的红心蛋糕》）。还有鸟，更不要提它。我知道，一旦说起鸟，事情就会变得无边无际。还是暂时让它待在《鸟史》里。这里只简单写一句：12:28，中午。我走去窗前看，天空，空荡荡的，鸟稳稳停着。

单单端起一种蓝色，难。（试试看，你就知道了。）

蓝色不存在，是这样的，我接受。（随便吧。）

同时接受一罐蓝色的百事摆在桌上要好过桌上摆着一罐蓝色的百事这种说法。它们意思接近（就是桌上有一罐像百事可乐那样的东西），目的却不同。当我说，一罐蓝色的百事摆在桌上，它的目的是想说，有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摆在桌上，除此以外，没有别的目的。而桌上摆着一罐蓝色的百事这种说法，似乎还有别的目的。至少一个人会去看，桌上是不是还摆着别的东西。

一张光光的桌子上，除了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没有别的东西。（其实还有一个手表，一个烟灰缸，一只打火机，一两盒烟。一部正在写东西的电脑。）

当然，理想的情况是，连桌子都移走。那样就只剩下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

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

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和同样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

然后呢？这种说法很难完整。

所以我们还是老老实实，让可乐摆在桌上（放在阳光下也行）。

没有问题：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摆在桌上。一点问题也没有。无论外面下雨，还是刮风，一

罐蓝色的百事摆在桌上，有，问题也不大。

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它的主要问题还是蓝色。（终于回到正题上来了。）

为什么一罐可乐的颜色是蓝色的？难道就因为它是—罐百事可乐？是不是所有的百事可乐都（一定）是蓝色的？我曾经看见过不是蓝色的百事可乐。但，要是一罐百事可乐不是蓝色的，它还是百事可乐吗。

为什么所有的百事可乐（包括桌子上摆着的这一罐）都是蓝色的？它也许不是一个问题。

蓝色是百事可乐的颜色。这种颜色已经使用很多年了。1986年，当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百事可乐就是蓝色的。蓝色是一种让人回忆的颜色，尤其百事可乐的蓝色。

下午，1:04分，看着一罐蓝色的百事，我在回忆什么？有100件事要回忆，但每一件都无关一罐百事可乐：我只是看着它，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然后陷入回忆。

122

而事实的情况是，桌上并没有可乐。没有，我已经两个星期没有喝到百事可乐。只是看着一个干净的玻璃茶杯。一杯干净的茶水能不能替代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从回忆的角度，可以。其它不行。干净和蓝色，可乐和茶水，看不出（也想不见）有什么替代性。

一罐蓝色的百事空摆在桌上。

因为是空摆，所以桌上实际并没有可乐？

一罐蓝色的空百事摆在桌上呢？或者空空的一罐蓝色的百事摆在桌上。

不像空鸟（因为是空的，没有），一罐蓝色的百事，无论怎么摆，怎么空，它好像都在。虽然实际，桌上并没有摆着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我没想到，

一罐没有的蓝色的百事摆在桌上，不是让情况变得复杂，而是混沌。（知道就好。）

两罐百事，分出其中一罐，摆在桌上（另一罐起开喝着：我早就说过，百事是一种好喝的汽水。中国人喜欢喝，美国人更离不开。还有另外一些美国人，他们喝别的牌子的汽水。这个不讨论，过于政治和文化。总之，百事不仅好喝，它还是全人类的汽水。）

一罐蓝色的全新的百事可乐实实在在摆在桌上。这让我感到踏实。

握在手上，也不觉得出神。

送到嘴里吸一口，它凉凉的，甜。

不过，最合适的情况，我们还是抛开它的实用价值，把它摆回到桌上，看着。就像单纯的看一罐汽水，而不是一罐用来喝的汽水。有什么不同？不知道。

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摆在桌上，不用去知道它的营养成分，它的生产保质日期。更不用去关心它的价格，有多重，含多少税，以及它的历史。只要关心一个事实：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不偏不倚，正好（被）摆在一张桌子上。它的外表是蓝色的。它是百事牌。3、它是一种好喝的碳酸饮料。

这其中，蓝色第一。

是不是百事，当然也重要。

是不是最好喝的汽水。不是，它也是足够好喝的汽水。但这点并不要紧，我们看不见，而且也因人而异。

总有些人，常常以好不好喝去选择一种汽水，而不是因为它的颜色。他们不知道，一罐可乐，汽水充其量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去掉这部分水，它还是一罐完整的可乐（一罐蓝色的百事）。更何

况好不好喝，完全在于它的颜色。蓝色的，就是好喝的。也有的人喜欢作对，他们买来一罐可乐，不是为了喝，只是把它摆在桌子上，放着。对于这种人，世界观有问题，我们可以视他们为可乐恐怖分子。

现在，一罐蓝色的百事摆在桌上不动，独立而安静。

它是蓝色的。（请注意，它是蓝色的。）

蓝色，独立而安静，一种并不存在的颜色。（能重复的，不一定就是真理。）

但并不妨碍它是一罐蓝色的百事：罐状，开口处有一只小小的拉环。安安静静的摆在桌上。

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摆在桌上，可能是因为这种蓝色，让它显得更为安静和独立。如果不是，忽略它，好像又变得完全不认识。一罐蓝色的百事，如果少了蓝色，它成了什么？不管什么，它什么都不像是。它只是一个东西摆在桌上。这么一说：

一罐蓝色的百事是一罐蓝色的百事，这种说法并不那么无聊，甚至还有那么一点有趣。

它是什么？

一罐百事。

真不知道这个人在说什么。它不是别的，是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是蓝色的！是一罐摆在桌上、全新、安静又独立不是最好喝也足够好喝的蓝色百事，如果不嫌麻烦。

那么，它是谁的？

不是谁的，它独立。

蓝色呢？

一种颜色。对于一罐蓝色的百事，它最大。

明白。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摆在桌上，我们没有发言权，是这个意思吗？因为它安静而独立。

二、还因为它蓝乎乎的，蓝的让人不敢靠近如同靠近一面蓝色的深渊而同时它确乎又不存在。

也不是，看你怎么理解：理论上（以及事实上），它只是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

谁的理论上，以及事实上？

一罐蓝色百事自己的理论和事实（上），如果你非得知道满意了吗？

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摆在桌上它并不是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我可以这样说吗？答：可以，这是你的事。

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摆在桌上它并不是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包括蓝的颜色、可乐的牌子也不是百事，甚至它不是一种汽水是也不够好喝这样说你能接受吗？答：无所谓，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言论平等，我尊重你说出的每一句话，只要它能够说出。

125

上摆在乐可事百的色蓝罐一呢？

等电话（双卡双待）。（我的建议：对这种搅屎棍，拉出去枪毙。）

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摆在桌上，从上午 8:37 到这会儿：下午，3:39。它一动没动。没溢出（散开），也没减少（重量）。就好像桌子上原本就摆着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而把它移到阳光下（下午的阳光明亮、普通）却最多只能是一种想象。我离开椅子，远远看着它。它是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走近，仔细看，没有变化。能看见的，是蓝色里面我变形的影像：它也是蓝色的。各种明暗不同的蓝色。我不看，它也在。它还在吗？一罐蓝色的百事，看久了，就好像没在看。或者看着的，并不是一罐蓝色的百事。是什么？我又能知道多少。不知道。它是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100%百事，

100% 百事可乐的那种蓝色。它还没起开，也就不知道它是不是 100% 的好喝。这些并不需要我去关心。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安安静静摆在桌上，能了解的不多。

无非是一、它是蓝色的。

二、它摆在桌子上（一只 CASIO 电子表旁边：15:42:33，下午，星期六）。

三、它是一罐普通的（普通吗？以前也许是，现在它不再普通）百事可乐。

顶多，再加一条：四、一只橘黄色的七星瓢虫停在拉环的中心：用烟气喷它，它也不走。（那就继续喷它呀，把它喷飞起来！好了，我不说了。）桌子上，一罐蓝色的百事，如果我忘了，那它是什么：它有蓝色、有百事公司的 Logo，有印在罐上大量的说明性文字。有这么一些东西，但它不是一罐蓝色的百事。相反，如果我还记得，又记得它什么：它是蓝色的，它是一种汽水，它是味道甜的百事汽水。它是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被摆在桌上。除此以外，它真的没什么了，从上午到下午，窗外阳光变淡，变暗，阳光照射在可乐罐上，蓝的颜色在变深，直到（我知道）黑夜降临，失去光亮也就失去颜色：即使失去，它还顽强存在。是谁说的，蓝色不存在？那是他没有见过那种蓝色，一种纯粹的蓝：无边无际，单独，纯粹的蓝。它要多蓝就有多蓝，多重要就必须有多重要。它大于一切事物和关系，也就高于一切事物和关系。只是当黑暗降临，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我不想，但我必须接受一种分离（自我放逐），蓝色和它的物体的分离：它不再统治物体，国王消失了，从此再也没有神圣。要知道，蓝色，神圣！蓝色不单神圣，它就是神圣：

对一罐百事可乐  
(能量：190 千焦耳 2%；  
蛋白质：0 克 0%；  
脂肪：0 克 0%；  
饱和脂肪酸：0 克 0%；  
碳水化合物：11.2 克 4%；  
糖：11.2 克；  
钠：12 毫克 1%；)，还是其它任何事物。我永远记得。

## 星期日

127

主祷文 (马太福音 6 章 9-13 节)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阿们

### 第三章

星期一

桌子上空空的，干净、平坦、安静。

一个人坐在桌边喝水。

怎么样？一个人问。

被问的人看着问话的人，也不知道是谁，没说话。

在下午的 3:35 分。

★

一头淌水的猪往溪流对岸走去。

浅浅的溪流平缓、寒冷，水面飘着雾气。

一个人模糊不清，站在岸边，手上握着一块石头，远远看着。也不知道在看什么，站着不动。

有没有火，大哥？一个人走过去问。

被问的人看着借火的人，也不知道是谁，没说话。

在一个傍晚日落时分，1986 年。

溪流对岸是一大片田野，田野往远看是一些

低矮、连绵的山丘。更远是天空，模模糊糊，这时已看不清。

有吗？一个人坚持问道。

被问的人从上衣口袋摸出一支烟，点燃吸着。他没说话，远远的望着远处：淌水的猪（它快走到对岸）、田野、山丘还是天空。我们不知道。

★

一个人在路上走着。

路过一个人，她停了下来，抬头望着天空。

在下午的 3:35 分，天空，空荡荡的，她感到悲伤。

又想赞美。但是赞美什么呢？有什么需要赞美的东西吗，暂时没有。她走开了。

另一个人停着没动，朝她张望的方向（天空）张望。她望见了什么？我们不知道，没人知道。

129

★

下午，不清楚几点：

客厅里昏暗无边，一个人坐在电话机旁边，等电话也喝水。电话没来，他在等。一个不知道谁打来的电话，还没打来。他等着，没别的事。怎么样？一个人从卧室里走出来，走到他跟前问道。

被问的人望着问话的人（她还没醒来，嘴角流淌着口水唾沫），望着，没说话。

如果你感到绝望，那就请继续绝望。从卧室走到客厅走到他眼跟前的人说，你说呢。

几点了？他拖着重重的后鼻音问道。

不知道，大约下午 3:20 分。她说。她抬起手，看了看手腕说道。

客厅里黑乎乎的，昏暗无边，她走去把窗帘拉开，打开窗。外面更黑，狂风暴雨，雷电大作。她看着风、雨还是闪电什么，我们不清楚，入了迷。

★

你知道现在，你在哪儿吗？一个人突然转身问另一个人。当时，两人正走去一部电影，走的好好的。一个人她突然转身，问后面的人。

后面的人想了想说，是不是大海？

电影就要开场，两个人边走边想，没有说话。后来，她们走到电影院，发现电影院也不见了。

★

这是一个雨梦。

一个人（我）梦见雨水，在雨里，我看一个人。不知道她是谁，背对着我。我追上去，越追越远。这个人穿着蓝色的牛仔裤，一件格子衬衣。我喊她（但不知道喊她什么），让她停。她似乎没有听见。我停下，她也停下，停在雨里不动，但不转身。

我让雨停下，走过去。

还没走到，正要碰到她的手，醒来。

130

怎么了？A问。

没事，我说，现在几点了？

太晚了，11点多。A说。

外面在下雨。我起床，走去窗前关上窗户，雨也就停了。

★

一连吐出三个烟圈，两小一大。

烟圈在变大，很快消失。

怎么样？躺在地铺、靠在墙上的人问道。他吐出一个更大的烟圈，吐出更多烟圈，一个接着一个，把不到5 m<sup>2</sup>的半地下室吐的到处都是烟圈和很快消散成烟雾又很快消失弥漫的烟气。就好像一头海马不停从育儿袋喷出白雾似的卵雾。房间里灌满了看得见的烟气，一束极明亮的光线从一个不到30X40cm的窗户射进来，射在一台牡丹

牌电视机的两支天线上，天线表面反射着耀眼的亮光。

算了，被问的人（他同样躺在对面地铺、靠在墙壁上）懒懒说道。他都懒得不想说。只说了一句：通道，几点了？

★

数着一堆毛票。

有人走进店里，游荡一圈，最后把4瓶啤酒推到柜台上。多少？他问。

数毛票的人没有说话，也没抬头，继续数着。在下午的3:35分（不准的话）。

多少？买啤酒的人问。

数钞票的人估计真的不愿说话，他趴到柜台上，简简单单让自己睡着了。附近，一台立式电风扇尽管调在二档，风力还是把一堆毛票吹的乱七八糟。买啤酒的人没再问话，也没走。一个人坐下来，起开一瓶，慢吞吞喝了起来。像极了一个年久失修的朋友。

★

从前往后数，是8张完整的叶子没错。

一盆植物，它有8张大叶子，这些叶子都归它自己所有。它只有8张叶子，不多不少。一个人坐在在烟气模糊的房间里，观察它们的变化。从位置到光线射在叶子上的明暗，但最多，他只能感觉到自身的变化：从累，慢慢转变为疲倦，又变得非常熟悉。一种感觉极好的熟悉的感觉。有时候是这样的，他想。如果是一种动物，感觉蝠鱮会比较合适。因为熟悉。

★

1986年，一个动物站在湖边。

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动物，也不用去猜。秋天，

天空下雨不下雨，它都在下雨。一个动物湿漉漉的，站在湖边，远远望着湖。

湖里没有草莓。

没有，也看不出始终。

★

怎么样？一个黑人走过来问茱。

茱没说话，她对这类事向来没什么兴趣。我们的茱她有一个鲸鱼的名字。

我们出去走走怎么样？黑人说。

我们的茱（茱迪）忘了，她从来都有一个鲸鱼的名字。她要了一瓶嘉士伯。是吗，她忘了。忘了自己是一个鲸鱼。她忘了。怎么样，我们出去走走。黑人说。

夜色中，茱走进一个酒吧，要了一瓶嘉士伯。她忘了，她原来是一个鲸鱼的名字。不怎么样，我们的茱说，我忘了。好吧，黑人说，我们出去走走吧，怎么样？我们出去走走。

132

我们的茱没有说话。她提起一瓶啤酒喝着，她忘了。想不起来了，她是一个鲸鱼的名字。她说，我忘了。我们的茱忘了她本来是一个鲸鱼。她什么都不记得了，我们的茱（茱迪）。怎么样？她说，我们出去走走吧。好吗，她说。她忘了。

夜色中，我们的茱走出酒吧，走进夜色中。她已经忘了，忘了自己从来一条鲸鱼的名字，我们的茱迪。

★

在冬天不写诗，一个人坐在桌子旁边喝水。

他已经喝了一整个下午，从窗户往外看去，远远看着一架正在降落的飞机。他担心，飞机的起落架还没放下。他担心这个，一架正在降落的飞机，它的起落架还没展开。飞机正在降落，缓慢、

平稳，没什么可担心的，他想。他不知道，只是有些担心。一架飞机的起落架，还是别的什么。那些细小，同时也是轻盈的东西：一只停在阳台上叫不出名字的昆虫，一粒漂浮在光线里忽明忽暗的尘埃（它叫什么？），一个走在河边的孩子他的鞋带松了什么的，他有时会担心这些个。

怎么了？妻子问。

不知道怎么了，他说，我不知道怎么了。

那我走了，出去一会马上回来。妻子说。

现在几点了？他说。

不知道，4点半吧，怎么了？妻子问。

没事，他说，早点回来。他想了想，摘下手表，把它放在一杯茶水旁边，在下午的4:53分。

★

一个穿超市制服的男人从电话亭边上跑了过去，电话响了。下午，阳光明亮，风停着。下雪，还要等些日子。

★

冬天，小鸟停在一根光秃秃的树枝上，鸟头朝下，一边韬晦，也温暖阳光。鸟王从天空高处俯冲，降落，稳稳停在小鸟旁边。怎么了？鸟王搭话，收拢它的那对酷翅说。

小鸟没理它。虽然鸟王也是鸟。

鸟王不是一般的鸟，它是鸟王。鸟王说，小鸟，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鸟王，鸟王说。

小鸟更加没有理会它。它没有理一头鸟王的理由。它索性干脆关上眼睛，放慢呼吸，开始睡觉。

唉，怎么搞成这样，鸟王感叹。它叹了一口气。

宋朝，也许更遥远的唐朝，鸟王一路跋涉，千山万里，它才飞到这里，竟然还要受这等委屈。

但是又能怎么样呢，时代变了，不再是东风压倒西风，而是稳定压倒一切。

你要好好的。小鸟良心发现，安慰鸟王说。

明白明白，鸟王说，那就再见啦。说完，巨大的鸟王腾空，箭一样射去空荡的天空，消失。

★

当时，一个人使劲朝我说了一堆话。

我听不懂，她说的不是本地方言。

她在说。手脚并用，像是在虚空中舞蹈。说着说着，便又躺下来，在地上打起滚来。全身冒着热气，眼泪水也流淌溅了出来。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是 1986 年，一个夏天傍晚。我捧着一碗饭，来河边看风景。走到的时候，她就已经在那里。她的附近没有人，只有一枝倒拖杨柳树。她对着我不停说（喊）鸟话，有时见我懵着，又用手耸动她的那对大乳。这个人是不是不正常？我有些怕。但也没逃开，看了一下电子表上的时间，还不到 6 点：5:48 分，动画片还没开始。

134

我记得很明白，她是一个成熟的女尼姑。

★

吐是一个普通的动作，但像她那样吐，情况就有点不好描述。出租车停着，在等红灯，我们在出租车上。A 说，要不我们下去看看？一个充满同情心的女人，她的好奇从哪里来。我已经喝多了，躺在后座没动。车外，人行道上，一个女人四仰八叉躺着，不断有污秽从嘴里喷出。天气相当寒冷，冬天，十一点左右的深夜，A 下了车。

我是怎么回到家的？忘了，想不起来。过了桥，隐隐约约来到一个地方，四周非常安静，没有一点声音。我在一辆出租车上，旁边没有人。A 呢？

她去哪里了。问司机，司机也不说话。再问，司机干脆把车停下，不开了。不知道为什么，那会儿我想起了苏轼，还有他后代，叫什么来着，苏洵？

★

一个真实、桔子那么点大的石头摆在窗台上。吃饭的人看着窗外最好的阳光。

在大约中午 12:18 分左右，一架飞机从天空远处缓缓朝这边飞来，接着又是一架。

★

给十块，找头 3 块。

给两张五块，找头还是 3 块。

只是数钱的人这会儿还睡着，喝啤酒的人也就没动，下午 15:25 分，他在想：水不深，跳台却有 10 米高。一个人站在跳台上，也不是恐高，也不是因为恐水，是他在想。想什么，他（他也）不知道。只是发觉，这个跳台上的人很可能像他的一个老朋友：

135

桌子上空空的，干净、平坦、安静。

一个人坐在桌边喝水。

怎么样？一个人（他）提着酒瓶走过去问。

被问的人看着他（不认识）没说话。

在刚刚好下午的 3:35 分。

★

打出一张方片 3，他拿起一罐可乐喝了一口，喝完放下，放在桌上。要吗，他问。

被问的人抬头看着（看了他一眼）说，过。

他只好打出第二张方片 3。也没问，紧接着打出一把 5 到 10 的顺子。

几点了？一个人说。

打出两张方片 3 的人抬手看了看表。还早，他说。

★

四个人：二对二，对坐在一张桌上喝水。

桌上摆着一把水壶，四个茶杯。

房间里，光线昏暗无比，像是没有。

四个人都没在说话，也不想说。

他们不是在演戏。

相互也不认识。

更不是神仙、怪物。

当然也不伤心。

只是希望下一次死机之前，能及时保存：  
2002年11月16日，晴转多云。（其中一个湖北人，在摆弄收音机上的天线。）

★

怎么样？A（这个人不是常用的A）走到沙发前，倒下，整个人陷入在沙发里。他说怎么样？他对同样陷在沙发里的B说。

136

发更，两毛钱。B说。

墙上的挂钟，分针指着数字6，秒针在按每秒一下顺时针移动，时针没有。

多少，两毛钱？A问。也不是在问。

发更，B说。

客厅内，香火缭绕，光线暗淡、混杂，白天不像白天，傍晚，似乎还没到时候。

发更，A说，我怎么有一种香火缭绕的感觉。

B叹了口气说，是啊，一种白天不像白天的感觉。

也是，发更，A说，一种白天不像白天，傍晚似乎还没到点的感觉。

没错儿，B说，我们晚上吃啥？

不知道，美国？A说。

★

村子在山边上。小小的，不足五十户。有几户屋顶上正冒着炊烟。山不高，看上去不足五十米。山上的树木主要是一些松树和枫树，以及一片不大的竹林。这会儿（傍晚 5:19 分），风停着。天气阴冷，灰蒙蒙的，又那么空荡，像是要下雪，还没下。一个人（我们看不清）从山底下往上走，没走多久，坐在一块石头上歇息。虎站在山岗，俯视周围。它还不饿，才醒来不久。山背面就是无底洞。

★

一个女人从一辆公车上走下来  
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高跟鞋  
她下了车，看了看手表上的时间  
打开一把遮阳伞  
朝反方向走去。

137

一、我们不知道这个女人（一个屠夫、一个纺织女工、一个英语老师？还是一个城乡结合部的女农民？总不会是尼姑）是谁，不认识。二、时间是几点，重要吗？下午 1:29，或者下午 1:31。总之，这时候太阳猛烈、晃眼，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就她一个人走着：反方向、不紧、不慢，但很特别。三、一个穿高跟鞋的女人，还是一双黑色的高跟鞋。说明她有可能是一个成熟的女人。有多成熟，要看鞋跟的高度。可这时，女人（躲在伞里）已经走远了（朝我们的反方向）。我们看不清，但能听见高跟鞋踩在石头地上发出的声音，一声一声，不紧，也不慢，但特别。四、（不知道，懒得想。）

★

一罐蓝色的百事摆在桌上，安静而独立：重要的是，它还是新的，还没起开。

一个人坐在椅子上，不动也没想法。

怎么样？一个东西问。  
被问的人看着那个东西，不认识。他没说话。  
在下午的 2:22 分，2002 年。  
电话在震。

## 星期二

1 公斤这个时代最伤感的什么。  
一个窗户的什么。  
一个人上了一辆车，她上了一辆什么她想。  
她想说出一个数字她说，什么？  
五分钟之后天黑了，为什么。  
她在想，她已经不需要。  
一个人下了车，是因为（天黑了，她不想知道）。  
在一个地方，她一直在想今天（2002 年 8 月  
18 日）。

那些是什么？在熟悉的马路上走着一个人经过熟悉的一些。

一些什么，一个人了如指掌，她了如指掌。

虽然一个人，虽然一个人是一个人的什么？  
一个人感觉良好，她感觉到了什么使得她感觉如此良好她不想知道。一个人点燃。

一个人，谁？她完全没有想到。

那里，哪里？站着一个人：她在站什么。  
一个人和不是一头鸟（那是什么）站在那里。  
一头鸟停在树枝不动，飞去天空，天空又下着雪。  
两根手指弯曲、叠在一起这是一个什么动作，

我以为。

一个人停下，停着，等一个东西经过。

它经过了吗，一个东西。

什么？

一个人没有停下，她进入更深。

她不得不剪光（它）。

甚至还为（它）装了一部空调。

你在搞什么？一个人问。

没什么，她说。

一个人打完。

A、电话。

B、在街上。

C、反正。

D、忘了，想不起来。

一个人巧妙运用排除法。

一个人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

她在移动。

一个人看着窗外，窗外在移动（倒退）。

两张报纸和一个人在移动。

她抖掉身上的。

走进客厅。

一个人打电话说。

她说了三句话，分别是：

一、下雨了。

二、下雨了

三、在下雨。

喝水，一个人看着。

在一个地方起先有五个人后来只剩下一个。

一个东西放在一张桌子上。

服务器停了，什么时候突然停。

一个人站在空间里，她不动。

现在，下载。  
现在，在中午不到的一个随便什么时候。  
一个人问一个人，什么？  
是这样的，一个人说。  
一个人竖起（什么？一个烟盒）。她在听。  
一个人梦见，她梦见。她一个人在路边。她看见。  
一个气球什么的。  
我们在笑，两个人。  
两个人中的一个出门。  
不是。如果它是，什么？我就会知道。我会希望。我穿着一件绿色的上衣。  
出发，去一个什么地方。  
不是，她说，你究竟想要的是什么它是什么？  
在大多数情况下。  
迷迷途途，一个人不知道在想。  
她想了，但不知道是什么。  
一阵风是。  
不是，她说，我只是。  
一条船停着（在湖面上），一个人看着（湖面），  
一些东西在她周围（不轻不重）。  
我们下去吧，她说。  
什么？一个人问。  
下去再说，她说，我先下。  
一个人跳起来，下去。  
一个人和一个人和一张照片：照片里有两个人，两个打牌的人。  
马路上，雨后、黄昏。  
一个人站着，她在看，但主要是站着。  
一个人为什么这个人正好是我。  
一个人有。有吗，是什么。

一个人曾经。  
此刻，一个人。  
一种自然现象，发抖是自然现象。  
点燃一支。  
一个人（被）点燃。  
落下，有什么东西落在一张写字台上。  
我是这样想的，她说。  
一个（不管它是什么是不是一个手指）。  
在一个（）旁边。  
三个和尚和三个和玄。  
远，也在附近，一个人。  
一个人没有说话，她在想。  
没有听见，一个人没有被告诉要听见以及听见什么，她坐着（在喝水。上午，11:27）。  
我们下。  
我们不想。  
一部汽车一路开开到尽头，掉头。  
一个人下了车，那是什么，她看见。  
一个人搞不清楚状况。  
推着一辆自行车，她朝我走来，2002年。  
什么？她说。  
我忘了，想不起来。  
她本来想在房间，5点过后，她不在房间。  
一件事情在6点开始。  
她正在调整，一个人。  
你知道吗？她说。  
什么？  
也就是说，你知道不知道，她说。  
一个人在喝（水）。  
喝完，她不在。  
一个人她是一个人，在她一个人的时候。她

在喝（水）。

有多重要？一个人喝水。

一个人一个人知道，什么？

很多时候，如果他想。

喝水，一个人在喝，因为。

一个人（特别像一个人）她从哪里来？

重要的是，她说，一个人。

她说。她是这么说的：一个人，重要的是一  
个人。

一个人她是这么说的。

单挑。

我现在，她说。

而附近没有消息。

一点也没有，听不见。

一个人站在海滩上。

嗨，一个人喊。

我回头，但没接住。

我说在。

什么？一个人，一个人总在问什么。

什么？她问。

也不知道在问谁。

一个人没说话，在喝水。

一场大雨从晚上十一点开始，是的。

一支像护手霜那样的东西，她有所怀疑。

她看着（手表）。

天空，她看着，有时。

空荡荡的，什么都不是。那是什么？她没在想。

她又开始担心。

好啊，她说，什么？

为什么一个人 18 岁还不到 19 岁，一个人 18  
岁，看着既不像 18 岁，也不 19，不像，她看着，

雨在下。

一个人没想到。

原因和因为。

两个都不够充分。

没有构成充分必要条件。

睡觉是（对一切的自动恢复）。

没有力气去想，一个人。

一张纸：纸的正反面都写着：。

下午，一个人至今不知道。之前，她在深呼吸。

山上有座庙，在一座从前的山上。

一个人睡着了，之后。

摸起，点燃。

一个人的行为符合热力学第二定理。

天空下着，一群人在外面跑雨。

一个人和一个人既不是站着也不是，在草皮上。

一个人、母亲、电子游戏。

有些事情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另外一个原因，  
是她的确有（什么？）。

可是，关于这点，一个人不知道，也从来没有说起事情的来龙去脉。

三秒。端起一杯水，喝一口放下，放在桌上，  
只需要。

三秒短。

在最初的三秒，宇宙。

一个人说，她没有动机。

12:16 的什么？

还可以，一个人说，这个说法还可以她说。

唯一的疑点是，她说。她表示怀疑。

消失，一个什么东西。

哪怕是一张白纸，而且。她说。

所以，一个人问道。所以什么？

一些事情正在发生，不知道是什么，在发生。  
而且，仅仅因为它们正在发生。  
果真如此，那又怎么样。  
一个人一直是，那又怎样。  
我们相信一个人，她一直是。  
而不是。  
一直是，她发誓说一个人一直是的。  
我们没有说话，我们相信。  
但那又能怎样呢，你说。我说。  
一个人站着（在一块草皮上）没说话，她似乎。  
很显然，一个人站着不动。  
一个人仍出色子，几点？  
一个人慢慢往前游动。  
一个人看着一列火车，火车在移动。她看着  
移动。

我们来到街上，从小路来到人群密集的街上。

144

街上阳光泛滥，人群没有表情。  
一个人站在河边，看上去似乎还没醒，他在  
想什么？他傻。

而你问，我通常会说，草莓。

仔细看着，下午。

看着一张纸：纸的正反两面都写着：（我们看  
不清）。

我们坐下，我们对坐。我把手靠在椅子上，  
身体展开。一部汽车抛锚了，停在路边。这时，你。

闻到一股气味，突然。

什么？你问。

我抬头看，天空好好的，既不空，也不空荡。  
好好的。

一头鸟，稳稳停着，看不出动静。

一个鬼匆匆忙忙，下雨。

一个人没有听见说，你说什么，你问？  
真见鬼，你说。真搞不懂，你说这算什么。  
一部汽车失去控制，翻在路边。

174、我们聊的内容大致有：

- 一、电影，以及电影语言。
- 二、池塘，以及池塘的生态。
- 三、鱼类，以及各种鱼类。
- 四、以及其它电影。

有时也聊——（我们在喝（水，还是别的））——  
诗，或小说。

总之，后来，生物研究我们也聊了。

一个人上了车。再见，她说。

她是谁？

我安慰她。

天气，不合适。

一个人获得她需要的安慰。

我们走了。去哪儿？一个人问，会不会走得太远。

把东西扛肩上。

附近：一只猫停在墙头，风吹过，它跳下墙。

有一天下雨。

有一天，一个人在做事情。

一个人，有一天，她要去爬山。

只是爬山的什么呢？她不知道。

但又不能不爬。

她走了，去爬一个什么东西。

一个像山一样的东西，它是什么。

一个只像山那样的东西，它是什么除了它是山。

山，安安静静，等着人去爬。

爬到一个像山那样的东西上面，她在爬什么  
她不知道。

她爬了，一座山。  
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往上爬着她不知道在爬什么。  
这又是为了啥。  
但又不能不爬，不能。  
她去爬山，一个人。  
想爬上山顶。  
她想站在山顶看看  
只是有什么可看的呢。  
一个去爬山的人她不知道。  
她需要爬上山。  
才能来到山顶。  
她站在山顶上看。  
看什么？四周空荡荡的。  
她在看但不知道在看什么。  
也可能没在看。  
她是一个爬山的人。  
爬上山顶，懒得看，下了山。  
真不知道为什么。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她去爬山，一个人。  
真不知道怎么想的，为了啥。  
她说，我爬山去了你去吗。  
我当然没什么可说的。我说，  
一个人去爬山。  
她都不知道去爬山的什么。  
什么？她说。  
没什么，一个人说。  
这是一个操蛋的世界，你知道吗，一个人说。  
她看着一个人，没说话。  
那为什么不去爬山呢，如果你觉得，她说。  
如果你觉得，那就去爬山，她说。

真的，如果那就，她说。  
考虑一下，她说。  
爬山，她说（她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一个人没什么可说的，他点燃。  
2002年，一个人不希望，他不愿意。  
一个人从此，他不愿意。  
爬什么山，一个他不愿意。  
从此，他说。  
不愿意。  
一个人从此，他不说话。他说，从此。  
是啊，一个人说（还是不说）。  
一部彩色电视，他说。  
什么？一个女人问道。  
一个操蛋的世界，他说。  
多么操蛋，爬山什么的，他说。  
那里什么都没有，他说，有什么呢。  
女人不说话，一个人出门去了。  
她爬山去了一个人。  
爬什么，她并不关心也不需要。  
一个人出门去了。  
爬山，还是别的什么。  
一个海离岛很近，一个人出门去了。  
一个人坐在，不知道在坐什么。他在喝水。  
一个人在那里（总是在一条椅子上）。  
喝着（水，或者别的什么）。  
一个人喝水，喝到最后。  
他忘了，他在喝什么（水，还是别的什么）。  
太阳升起，太阳红。  
还大。  
一个人喝出一把雨伞。  
他走运。

喝出一把雨伞来。  
一个时代他想。那是什么，他想。  
喝出一把雨伞，一个人爬山去了。  
她在爬什么，一个人想。山有什么好爬的。  
他有一次，太阳升起，喝出一把雨伞，他想。  
一把雨伞那样的东西那是什么？他想。  
不是，又是什么他想。  
意味着什么，他想。  
一个人，她出门。她爬山去了。这是什么意思，  
他想，这意味着什么？一个人。  
1公斤这个时代的什么。  
一个窗户什么的。  
一个人坐在海滩上，太阳升起，为什么。  
一个人喝水，喝着喝，喝出一把雨伞。这又  
是要作啥？  
一个人停留，准确地停留，为了谁。  
一个人为什么不躺下。  
一个人拨弄开关。  
一个人站住，没动，在阳光下。  
一个士兵一动不动看着远方。  
我走过去，看着他的方向：很远很远。  
一个人爬山去了，很远很远，一座山很远。  
一个人坐着，在一条椅子上喝水。  
他喝了很多（水，还是别的什么），很多。  
他想起一个人，喝了很多，在海滩上，太阳  
升起。  
那是最红的太阳，最红的。  
一个人她也是最红的。  
太阳升起，一个人，她最红，为什么。  
红，为什么，一个人，太阳升起。  
他在想。一个人喝着水，还是别的什么。

一辆汽车抛锚了，停着，在路边。

一张纸，正反两面都写着字：它是什么，它最红。

再见，一个人说对一人说，再见，我走了。

什么？一个人问，你这是要去爬山吗，为什么。

下午，2:15分，一个人，为什么。

纪念什么？又担心个啥。

一个人等待，他在等。一个人点燃。

一把雨伞，一个人躺下，躺在海滩上，他在等。

太阳日出升起，一个人躺着。他喝了很多(水，还是其它别的什么)，他在等。只是等什么呢在。他想，一个人，只是什么呢。点燃一支。

太阳升起，红。

一个人，不高不矮。

她出门去了，去爬像一座山那样的东西，上午。

一个人跳起来。

以最慢速度，一列火车缓慢解体。

这究竟是什么？在伤感什么。

一个明亮的废物停在一只瓶盖上，在错误的时代里。

我们从一条小路走出来，走进人群密集的大街，1986年。一个女人在风中抓住一个孩子的手，紧紧抓住。

门开着，半开。

我推门进去。

一个女人在睡觉。她睡着了，呼吸严重。

她睡着了。我把门关上。

我下了车。

一个人扔出一把巨大的色子。

我走了过去。

## 星期三

星期三，A。忘了，A。星期三，关于A。星期三，忘了，关于一个人，她忘了。星期三使人心情愉快A说在任何一个星期三愉快是好的。这是好的，A在星期三说，她出生，在一个星期三。A，1986年，她不到5岁。她想起那是一个星期三，下雨。她看着一片庄稼地，星期三的庄稼地在星期三A说，然后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那天是星期三。她睡着了，A，在星期三一个下午她不知道她还小。1986年，A站在终点不知道星期几，终点不是星期几。也许在星期三A站在一个终点那样的地方但和星期几无关。可能是星期三。不知道，A还太小，1986年，星期三。A很快睡着了在终点在也许是星期三这一天。A不知道，忘了。A说。她来到一个地方，但那是星期几呢不知道也许就是在星期三。走去一个游泳馆，星期三，A，她一个人走去一个地方在星期三也许是一个游泳馆那样的地方她想。她走路在星期三，走在星期三的路上，只是走着，一种走，另外一种走都是走在星期三A不清楚。A说我不清楚走这个动作。走是一种动作。走快，慢走，我都不清楚这个动作但做起来并不难。星期三，A在路上走着，走去一个像游泳馆那样的地方她不清楚。她不清楚也不知道在走什么，她在走。太复杂了，但是走，太复杂了，A说，你喜欢走路

吗在星期三喜不喜欢在路上走反正我不喜欢A说像雷诺兹夫人那样说但我们不用去管它。我们知道A喜欢在路上走特别是在星期三。A走在去朋友住处的路上在一个星期三天空晴朗，平稳走着，A喜欢平稳走着的那种速度。她喜欢她说我不知道，可能就是喜欢这种走在路上的感觉就好像星期三一个人在路上走着。星期三让走变得简单但她不知道。她不清楚A说也许是因为她不清楚她想太多了。A经常想太多不管是不是在星期三她总在想。一些年轻的、傻气的、金黄颜色的、一泡乌的A总在想，一些色彩斑斓的东西她想，有时，甚至包括它们的形状。A想的有些乱。有时是在星期三有时不是，她想着这些一边走着路有时是往回走路她不知道。她忘了，经常，在星期三，A，她忘东忘西经常忘记。她说我累了走路走得太累你不累吗她说今天星期几。她习惯这样说，有时在星期三。有时A走去一个地方，在星期三，她习惯了，习惯在星期三出门去街上或去什么地方走去那里去做点什么，她感觉到累那种时候。但她习惯了。她说我出门了去做点什么去街上今天星期几她问。那会儿是星期三，也许不是。A说，再会。我出门去了，再会，等会儿再见她说。她走了。她包里带着一本海明威还是萨特的什么书出门去了那天是星期三她来到一个草坪上坐下，坐了一个下午她忘了。我不记得了，A说，我出门去了吗那天星期三。她总是搞忘一些事，A，她不记得。A坐在客厅里看书，在电脑上写字，她不记得了。她转过头问，今天星期几我怎么给忘了呢。她坐在椅子上喝水，摇动脚下的拖鞋，她在抽烟，但是她忘了这天是星期三。不但星期几别的可能也想不起来她说，我们认识有多

少日子有三年吗。她忘了。她坐在客厅的椅子上喝水摇动她脚下的拖鞋抽烟她不记得了。她心情愉快她不记得了。也不想记得。星期三，A走在街上，在前面远远走着。走着一边摇晃着。她一个人走到河边，听着耳机里的音乐站着在河边，在2002年，在一个星期三。她摇晃着，随着音乐在河边。她想她是一个人这会儿。她忘了，她想她是一个人。她经常这样想起，我们的A经常这样想起她是一个人。一个站在河边的人一个人。星期三，A一个人走路来到河边，她站在河边想天哪她一直是一个人。她想着，她忘了，一些事情她想不起来了。她有时抱着一个人但想不起来了。她抱着一个人有时被一个人抱着她也忘。她经常这样，不管是不是在星期三任何一天她都忘。她喜欢城市，喜欢城市里的人但是忘了。她在路上走着，一个人经过她，她看了一眼，很快忘了不用等到星期三。A有时吐，在一个什么星期三的早上她起床一起床就开始呕吐。这时，窗外阳光明媚，街上没什么人。A趴在窗台上呕吐，对着一盆水仙。可就连这事她也忘了，不记得了A说有这回事吗，我想不起来了。有时冬天，A穿很少的衣服在街上摇晃着走，街上没有人，阳光明亮。A走着心情愉快走着然后忘了。不记得这天是不是星期三，街上阳光有多明亮，她不想记得。我为什么要记得这些事呢A说，难道我非要记得这些事不忘吗，记得一天是星期三，还是别的星期几，我不想记得A说阳光明亮我要记得这些劳什子作什么。她不记得了，A说这些事的时候她完全忘了，不记得。我回去睡觉了A说。我可以睡觉吗，回去睡觉A说，我们为什么要在街上漫无边际走路，回去睡觉不是更好吗。我要回

去，现在就要回去睡觉 A 说。她回去了。一个人往回走去。A 个子不高，长头发，染着一种金黄的颜色，她一个人走回家去睡觉，一个人像是忘了什么东西，那是 2002 年 8 月，一个星期三。A 站在路边一个冷饮店站着，她忘了。忘了什么东西她说，回去吧，回去睡觉。她走了。像一个遗忘了什么的人。她总是这样。她点燃一支烟然后忘了。总是这样。点燃一支烟夹在手上，空空的擎着忘了吸。出门忘了关门，天黑忘关窗户，忘了饿。下雨，那更不得了，她说今天星期几，昨天是星期三今天星期几，她忘了，想不起来。夜晚，她坐在楼道口的楼梯上抽烟，一个人开门进去，她忘了这个人是谁。有时冬天，天气寒冷极了，她一个人飞快跑出门去，忘了关门，也忘了要跑出去哪里。她身上冒着热气，飞快跑出去，消失。后来她发现她自己只是坐在楼道口的楼梯上吸烟。她吸着，忘记一些不想记得的事。有时是一头猫，她忘了。有时是雨里的猫，也不记得。有时街上下过一场雨，有时一个人站在河边望着河流的什么，她统统不想想起来。不论下雨，还是刮风还是风停着没有，只要她想忘记她总会忘记并且不想记得。她要保持心情愉快 A 说今天星期三，我们要保持心情愉快些。忘记一些东西可以让心情变愉快，她说。她出门去了，往西走了 20 里路。她忘了，在星期三出发，如果再往西走 20 里路，回来的时候就不再是星期三除非她的心情一直保持愉快。有时 A 出门，回来，那已经是在下一个星期三。星期三，A 出门，往西走了 20 里路，一路上，她心情愉快。路过一个菜地，她愉快地站着就像站在一条河流的河岸边忘乎所以。风不大，风停着，星期三，她停在风里想有什么事是可以

忘掉的，她不想记得的那些。那些她不想记得的事如果她能忘，如果正好在星期三她就忘掉它们。比如像拍灭一只蚊子那样的事，她为什么不忘呢。在每个星期三，她总是要去忘掉一些事，这些那些，就好像有一天她望着一个奇迹发生，为什么不忘了呢。她忘了。忘了出门给猫买粮食。忘了吃饭，也忘了烧饭在任何一个星期三，A说忘也就忘了。她出门，忘了回来。回来，已经是下一个星期三（下雨，有时雨过天晴）。2002年，一个人出门，回来，再出门回来，不是在每个星期三就是类似星期三这样的日子忘了。我叫什么A说我忘了。这也没什么。一个像A这样在星期三来到世上的人经常忘了自己的名字，这没什么，她想忘就忘了没什么的。她还没到20岁，正是忘记的好年纪。真好，她说。忘记一些事，这些那些，忘了不用想起它们真好，真像一个奇迹A说能忘记一些事好的不好的这真好，就像一个奇迹，能把这些事都给忘了，星期三，一个下午，A说。她看上去心情愉快，就像平时的那种星期三。她有一副星期三需要的心情在任何一个星期三她总是让自己这样。星期三，A提着一只装在塑料袋的海马进门，她需要这样在星期三，忘记一些好的不好也许刚刚发生的事，而去想起别的一些比如出门去街上买回一头海马这样的事她需要在每一个星期三。她还年轻。A，还没到20，19岁，她需要。她需要把头发弄成金色，弄成栗色有时又弄回黑色她专门找星期三的一天去弄这些事。她呕吐，在星期三有时是因为烟抽太多。她把灯打开，关上，在墙上拨弄开关只因为她需要一种愉快的心情在星期三或者甚至在任何一天只要那天她喝多了。她有时喝得有些多她需要。她说。A说，为什么不喝多一些呢。

我们这么年轻，正是喝酒的好年纪她说别忘了这事。星期三，我们喝了很多，有些是不想喝的但还是喝了很多，喝完就忘了。这是好的 A 说，喝完然后忘了为什么呢。但这是好的，A 说。我们好好的喝既然是在星期三为什么不好好她的意思是多喝呢。喝完，忘掉一些事，好的不好的都忘掉都让它过去 A 说为什么不呢这多好我们还那么年轻忘掉一些事可没那么容易。说完，她扬起头喝下一口，我忘了她说你看，我马上就忘了。想不起来了，她说。她走去墙上拨弄开关，确实她忘了。看着她就像忘了的一个人，A，在星期三还是什么的，该忘了的她从来没有能力忘掉它们，这让她感到心情愉快。不能肯定是不是在星期三，但也是星期三的那种愉快心情。行了，A 说我忘了。她抱起窗台上随便一盆什么花，就像抱着一颗树在客厅里走去走来行了她说我忘了，什么都不记得了。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只知道她忘了。她用了 15 分钟点燃一支烟。15 分钟后，她从椅子上醒来抱着那盆花儿。什么时候了，她说。星期三。我梦见一个人站在跳台上 A 说，但是忘了她是谁。一个正要往泳池跳的人跳台高高的但是想不起她是谁一个人她不敢跳。忘了，她说，即便在梦里她也没有想起。她用 15 分钟点燃一支烟，忘了吸。她坐在椅子上像一个忘了的人那样坐着回忆已经忘掉的事她想不起来。1:01 分，深夜，已经过了星期三。A 醒来，望着一盆花，她忘了。她说她一个人走去游泳馆，去跳水，忘了自己会不会游泳。她怕。站在高高的跳台上，她忘了会不会游泳她感到怕她说。后来也忘了回家的路她说，她路过一个冷饮店，停下站着，像是忘了什么事这让她感到害怕而这天是星期三。也好，她说。她

还梦见一头海马什么的这时她想起来，她走去窗台看她的海马。有时星期三，A在厨房忙碌，切菜，洗肉，切肉，把各种调料洒入锅中，大火翻炒，小火炖，别的她都忘了。她把饭菜端到桌上，坐下来点燃烟吸着。好好吃饭，她说。她坐着，在吸烟。也像是在想起一些什么事，那是2002年8月。整个8月，她不是坐在椅子上吸烟，就是坐在电脑前写字吸烟。她在想一些事，好的坏的，但是不记得了。她有一次在一个湖边站着，怎么了她说，我不记得了。我们来过这里吗，A说。怎么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星期三，她在一条小巷里走着，突然停下，抬头看着天空。今天几号，她问。不记得她说，只知道是星期三。是吗，她问。她在仔细想。她站在河边，河水缓缓，她在仔细想。她沿着河岸走了20里路她在想，回到家，已经是下一个星期的星期三。全忘了，A说。现在好了，我全忘了。饿吗，她说。她把她忘记的事从上星期三开始到这会儿的事说了一遍，心情愉快极了，就好像那些事她都忘得一干二净。下一个星期的星期三，她又把事情重新说一遍。她说她差点走进一个尼姑庵她说。她在门口站了一会没走进庵是因为她忘了。她说她总是这样A说。来到一个地方，有时只是在街上走着，她突然停下，想起什么事但这事她老早就忘了。有什么办法呢，她说，下一次路过那个地方她又回想起但又想不起。这就好像她说，她没有说。A说，她有时感觉自己20岁了，但明明她还没到19岁。她有时又觉得自己是不是走得太远，出门往西走20里路这是不是走得太远了A说。她站在一座桥上，就像站在彩虹上但是她忘了这天是星期三她应该心情愉快。看见屋顶上一个十字架，她心情变得沉重这

不好她想但是她忘了怎么样让心情愉快起来，她点燃一支烟用了15分钟还没点燃。她叹了一口气，2002年，在一个明显是星期三的天气，窗外阳光过于明亮，她没有出门去街上散步，她坐在椅子上忘记一些事。好的不好的但绝不是坏的最多只是一些不想记得的事她在忘。有时，是在星期三。她要保持好的心情在星期三这事她绝对不能忘了她说。A说。她有时自己对自己说话，自言自语但又不像，只是自己在对自己说话。附近也没人，她站在桥上在河岸边还是路过一片菜地一家冷饮店这样的地方她突然停下来停着她对自己说话，自己对自己。A，她在写字板上敲出一句话：一个人自己对自己说话，她忘了。她想不起来了这天星期几一个在星期三来到世上的人她没到20岁，她有些事忘得太快想不起。一个星期三，她关掉电脑，拿出笔和纸，她想写一只猫，一只雨里翻墙而过的猫想写只是她想不起来，包括好的不好的一些事，她忘了。她，A，她甚至想，这些事都不重要。有很多个星期三，A这样想。她甚至差点就想起一些已经忘掉的不好的事，她想起它们来就差那么一点。她还年轻，她想。正是想起一些事的好年纪包括忘掉的那些。她坐在一条椅子上，烟燃烧着她在想，虚无缥缈。她在想，星期三，A，她忘了。或者她根本没想起来，A。一个人，A，她一个人坐在椅子上想，她忘了。想不起来。关于A，她想不起，她忘了但心情还算愉快。要是必须是其中的一天，那就是星期三，她想。自己对自己想。自己对自己说着话，有一搭没一搭，好的，不好的，总是这样。一盆海马什么的，她说天空，一盆海马什么的她说一盆天空她说。她总是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心情不好不坏，

不论是在星期三还是别的星期几，她总是这样，A，她一个人坐在椅子上东想西想，顺便忘掉一些事，好的，不好的，能忘掉的她都记不起来，也不想想起，总是这样她想。她是一个在星期三来到世界上的人散步的人，她一个人。这就够了。她还年轻，她自己对自己说话。这就够了。别的她也不去想，那些不好的事她也不想，不愿意。但忘掉它们也不是那么容易。总是这样，忘掉一些不好的事，在还年轻的时候哪里有那么容易呢她不想。也不能去想。她还年轻，日子还长着呢，为什么不换个愉快的心情。她可以的。她可以，A说。A自己对自己说话。忘掉一些事，可以的。她不再去想它们，星期三还是一盆海马、一头猫这样的事，一个人在河岸边站着，一个人因为什么飞奔出门，一个人深夜坐在走廊的过道上她不再去想，她还年轻她想，为什么不忘了这些事呢她可以的。一个星期三，下午，2:10分，她点燃一支烟，她在想。自己对自己，一切是那么愉快，那么难以忘记也不愿想起，在2002年的8月，看着桌子上的一个桔子A在想。

## 星期四

窗台上静静的。大量阳光要射进来，还没进来。9:06分，上午，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喝水，听听治疗的CD。不是吗，新的世纪还要98年才过完，许多事并不着急。艾弗森却老早来到窗台上停着，

仿佛一头早起的空鸟看不见但就在那里，等着被点燃。一个人（我）划下火柴，点燃它。一小团蓝色的火焰浅浅的，熟悉又抒情，美丽无法形容。是吗，与最美好的事物在一起，总让我感到紧张。泪腺分泌着水，脑子里面像是住着一座挤满人的真实的泳池，或一个空旷下着雨的海滩还是一家印刷厂，还是三样东西都有。我病了，可能。翻开手掌，一个粉红色的气团若隐若现浮在掌心，2两重，我翻转它，它便落到半空，化为乌有。这时，A已经出门了。屋子里没人，一些经过特殊加工的声音从音响送出，音波在屋子里与空气中的氮氧分子发生各种不同的摩擦。它在震动，然后消失。一个人（她正年轻，还没学会骑一辆自行车这样的事，她）出门去了，独自去面对一个无中生有的社会，一些无中生有的事，一整天，她需要做到。我走了，她说。她走了，关上门，让我少喝点。两瓶啤酒并不多，金龙泉还是行吟阁，算不上好喝但并不多对于一个早上。它们就搁在窗台上，其中一瓶已起开，并且握在手上。一根阳光照射在瓶口的那个一点小的泡沫上，一个坚挺的泡沫，仔细看，能从它的表面辨认出五六，至少七八种色彩。一种危险，我有点担心。

“早。”它（蓝色艾弗森，最近它变大了不少，也变得更蓝，它）说。“多早。”看着这个泡沫，我多少有点担心。它随时会爆灭，如果时间不停止。仔细看着。就像盯着一个随时可能爆裂的泡沫，多少还是让人担心。“什么？”我说。“一个网络管理员。”我回道。泡沫破裂了，瞬间变得没有。它的形状、色彩，它的大小，重量，如果有。就这样，它没了。一个乌克兰泡泡。“乌克兰。”我说，“早。”

“就像新世纪第二年那么早。早。”蓝色说。

“一个电力局网络管理员。早。”我说。

“人不错。早。”

“嗯，人不错，也谦虚。早。”

“问题是？早呀。”

“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没有。他才高中毕业，有什么问题。早。”

“早。资料给他了吗。”

“在一个老实的国家，你知道的。早。”

“可不是吗。怎么样？我看你相当萎靡，状态相当不振。R U ok？”

“没事儿，大概是病了。”

“明白。”

“谁知道呢，冷暖自知吧。”

“一个从河西跑着走来的电力局网络管理员。”

“发更。”

“你瞧，这不是没事儿吗。”“同时也是一个忘了IP地址的家伙忘了提上他的裤子。”

“薄露。”我点燃一支，吸着，也喝上一口。

“薄露，我能说什么呢。一个人来到溪流边，卷起裤管，小心下到溪水里。溪水清冽、凉，他打了一个冷颤忘了提起他的裤子。”

“布鲁。”

“他准备走到溪流中间的那块露出水面的卵石上，他想了想，没有淌水过去。他想这水太冷了，他想。他忘了提起他的裤子。”

“布鲁斯。”

“死，他想。他不敢去多想。就在前两天，他看到水里漂来一头翻着白肚的猪。大雨过后，水流湍急，一些东西像木头桌啦，倒下的树啦、一只兔子啦，还有整个猪圈什么的一股脑儿从上游

漂浮下来，他想起死亡这件事情。他感到害怕，一连三个晚上没好好睡觉。但第四天，他还是鼓足勇气出门钓鱼去了。他想起溪流里的那些鱼儿，在石头夹缝里游荡，他便等不及了。一大清早爬起来，扛上鱼竿出了门。连裤子都忘了提。”

“薄露·布鲁斯。”

“明白。”“一个人提着裤子，一边吃着火锅，外面在下雨。天空，空荡荡的。”

“发更。”

“是啊，发更。一个人坐在椅子上看电视屏幕上的雪花点，一边喝着，他忘了穿裤子。外面，雪越下越大。发更，他说。”

“布鲁斯艾弗森司机。”

“和他的红心蛋糕，不是吗。不见得你比他好多少，一个人忘了提裤子。”

“布鲁斯发更司机。”

“来吧，小姐。再来一扎。布鲁斯发更司机说。而他们的爱情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我说的是，爱情，这种莫须有的东西。现在，春天快要过去，一个人他忘了穿裤子。”

“拖拉机。”

“发更，跟我来这套。”

“一部手护拖拉机。”

“发更发更。走出酒吧，街上空无一人，她慢慢走着。一个女人，她走得慢，慢慢摇晃着走着，忘了提起她的裤子，她忘了。她想起一头鲸鱼，想起她从来都是一头鲸鱼的名字，她想起这个，忘了提起她的裤子。发更。”

“一部开在乡村公路的露天手护拖拉机在夜色中。”

“是的，明白。一个人，她明白。她想起自己

从来都是一条鲸鱼。她想起来，又忘了，从酒吧出来后，她什么都不记得了。忘了自己是一条鲸鱼的名字，也忘了提上她的裤子。夜色中，她越走越远，忘了世上还有裤子这种东西你说。”

“布鲁斯驾驶着他的拖拉机手护的他睡着了。”

“难道你认识？”

“不认识。”

“我就说嘛，他忘了穿裤子，布鲁斯威廉发更司机。”

“亚洲。”

“老兄，Dude。请原谅，我是一个诗人，忘了提裤子的诗人。”

“新亚洲。”

“在亚洲的天空下，是的，亚洲。只有一个人在路上走着，他走累了。天空，黑乎乎的，空荡。亚洲的天空，一个人他忘了提起他的裤子，走着，他累了。他说，把我烧得更大一些，好吗？”

162

我划起一根火柴，把蓝色艾弗森烧得更大、更蓝。

“是这样的。他走进一家打印店，他累了。对方问，有什么能帮你吗。他说他累了。对方说，这里只有打印文件的服务。我累了，他说，能帮我打印一下吗。对方就给他打印了两份。请放大两倍好吗。对方就把他放大了两倍。能帮我打印一条裤子吗，随便什么裤子都行。对方随便帮他打印了两条随便什么裤子。就是这样。”

“孟买。”

“孟买？”

“进球献给来自孟买的孩子们。”

“谁？”

“薄露威廉布鲁斯亚洲。”

蓝色艾弗森叹了一口气，轻轻的。

“33路车没有空调，是两接头老式公交车，坐58路的话，无法直达目的地，还得向西再走一程。他累了，不想走动。薄露，他累了。他走去一间叫薄露的酒吧。发更，他累了。他忘了穿裤子什么，一条来自孟买的裤子。”

“两毛钱。”

“两毛钱的旅程，我知道。发更，薄露，两毛钱的旅程，明白。”

“一个下午。”

“明白，一个下午。一个人在一个下午到达一个地方，那时已经完全是夏天的模样。一个夏天的孩子，嘴角流着口水，他来到一个地方，也许是一小片树林那样的地方。昆虫竭斯低里鸣叫着，树荫下凉快极了。他一走到，便倒在一枝树下。他再也不想爬起来，从来没有如此疲倦。他，作为一个夏天的孩子，他太瘦小。他闭上眼睛，睡着了。稍后，便梦见了一条裤子。”

“冷饮。”

“你没事儿吧？”

点燃一支，没什么事。“没事。”我说。脑子里面塞着一个游泳池、一个海滩和一个印刷厂。

“三个人，一二三依此穿过一片草皮。”

“一点尘埃。”

“一个人（他的裤子拖的很低很低）穿过夏天的马路，走去路对面的小店提了五瓶啤酒上楼来。客厅里，一个人睡着，另一个人倒在椅子上喝，有些喝不动。手里提着一只酒瓶，眼睛望着墙上的飞镖盘发痴呆。他没动。他走过去，在沙发上坐下，用牙齿咬开一瓶喝了起来。三个人，无论从哪个方向观察，他们都像是三堆崭新坍塌的量

子。毫无疑问，他慢吞吞说，丝丝凉的啤酒，当然是夏天最好的礼物。但是你的裤子快掉了，一个人说。他醒过来，从另一个人手头上取过啤酒仰头吹了一口说：什么礼物，礼物什么？发更。”

“一个星期四。”

“没事？”

“充电。”

“看来真的没事。真没事？我看你脑壳分泌的汗仿佛一个小型瀑布。”

“挥舞着一把锅铲。”

“那我继续：一列火车缓缓驶进站台。站台上，一个人挥舞着一把锅铲，一手提着裤子。这是一列绿皮火车，一些绵羊挤在一起等着上车。这时，捕快还没出现，躲在什么隐蔽的地方等着在适当的时候对目标突然袭击。但奇怪的是，火车还没停下，停稳，它突然爆炸了。”

“电子。”

“化身为一堆蹦跳着的蓝色电子，金刚不坏。”

“天色暗淡下来。”

“确实，当时天色灰蒙蒙的，一个人慢慢地端起杯子，仿佛在想什么，但肯定什么都没想就一口喝下。喝完，他把杯子放回桌子上，接着削那段木头。一段普通的木头，一把普通的刀，他已经削了整整一个下午，没有感觉到有多疲倦但可以看出肯定有些累了。累的时候，他就端起酒杯喝上一口，看不出有什么表情。也许他喜欢听削木头的声音，也许不是，也许在他等待一个人，一个提着裤子从马路上走来的人。他还没来。天越来越暗淡，他点燃一盏灯，继续削着。我说，他是谁。为什么你总是、时常、总会不管在任何时候只要你觉得疲倦的时候，提起这个人，他又

不是没穿裤子。”

“不知道。”

“不知道还是不认识？”

“不知道。”

“发更。”

“发更。”

“我们看见一头豹子在村口徘徊，身上烧着火焰，就像我一样也是淡淡的蓝色的。一头烧着蓝色火焰干瘦的母豹，它已经在村口停了三天。没有人敢靠近它，也不知道它为什么来到村子，只有一个过路的女尼姑，提着裤子像亲戚似的与豹对视着。我们问她从哪里来、去哪儿，她也没说话。只说是从安徽来的。”

“鸽子。”

“我们看见神灵仿佛鸽子，降临在尼姑身上。豹走开了。”

165

我没说话。也许是感到了累，沉默着。点燃一支，不抽，搁在一只蜂鸟烟灰缸上。艾弗森在吸烟头冒出的烟气，最近，它确实长大了不少。我很少有时间去招呼它。也不是因为忙。也许是天气不好，没有心情。又或许情绪不对头。特别是雨天，我不再出门，一个人在房间里游荡。有时简单病一下午，有时完全躺在椅子上梦见象群和土豆，停在半空一根稻草什么的，不需要做出任何期待，它们随机降临。梦里也一样，总在下雨。洪水泛滥，一个人开着拖拉机朝我驶来，一部橘红色拖拉机。醉掉的司机叼着烟头，鼻孔和耳朵周围仿佛一支龙喷着烟雾，他随便开着，路上，还是半空中，开得到处都是。我醒来，走去窗前打开窗户，外面，下着雨。一个人停在树下打电话。一个孕妇，我们听不清她在说什么。她没带伞，

走进雨里，消失。又或者一条淋湿的狗在路上走着，找寻什么东西。一只猫，黑乎乎的，停在窗台上不动，猫眼射出的光像是有话要说，又那么难以捉摸，又或者，不知道，这些都还算是好的。有时，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见窗台上站着一群迷你关公，还是钟馗什么的。一副古装打扮，他们稀里哗啦唱着听不懂的戏文。也就是在这种时候，我感觉到超级疲倦，天塌着，一个人在恍惚之中仿佛回到他的童年，干燥、暴戾，一望无垠又相对诚实。不知道。我只是停在一条椅子上没动，看着，也不是看着只是对着烟缸边缘上的一粒烟灰，并且永远不会出哪怕任何一点差错。

“督。”“督，Wake Up。一行白鹭上青天。”

“黑痴。”也不是懒得理它，总归是脑子能量不足。艾弗森不一样，它仿佛黎明前一支开进巴黎的解放军。

166

“这就对了。一个东湖的黑痴和一个西湖的白痴，两个痴都没穿裤子。同上。”

“薄露，你知道吗，那真是一个酒吧，薄露酒吧，它就在西湖边上。”

“发更。薄露威廉司机、一部露天手护拖拉机、骆驼，一个人没穿裤子，亚洲。亚洲什么？孟什么买。一个人开始衰老。离开童年后，一个人突然变得衰老。”

“钉子。”

“钉子什么？你这样作弊不行，连押韵都不是。”

“元始天尊。”

“这真让人伤心。每次都是这样。这真的太让人伤心，一个人提着裤子在雪地上走，这真的实在太让人伤心。她走了一半，还有剩下一半没走，

她太让人伤心。督，这真让人伤心。”

“刷牙。”

“明白。这真的，怎么说呢，让人伤心。换个地方睡觉也一样。让人伤心。一个人走去无底洞，伤心极了。不怕告诉你，督，下雪了，一个人提着裤子走去无底洞，这让人伤心不已。一辆露天拖拉机远远朝他驶来，伤心。他伤心透了。想想看，他有多伤心。薄露布鲁斯司机什么的，一准的伤心。”

“淮安。”

“唉，不说了。让人伤心。仿佛暴雪中一个忧伤的卵蛋。仿佛一头骆驼走在沙漠里迷了路又丢失了方向，伤心，仿佛送一头鸟去淮安，你说，高山流水，我们就此分别。就是这么伤心。我没什么可给你的，也就是一些伤心。你瞧，多好，多伤心，换成别的词也一样：喝水。”

167

“78%”

“哎，豹子：三个方片3。”

“斜杠。”

“发更。”

“已编辑。”

“明白明白，发更。”

“一把雨伞。”

“明白，发更。”

“完。”

“明白，发更。”

“静静的。”

“静静的什么？”

“星期四。”

“明白，雷神。”

“传中。”

“知道，2:1，客场废物。”

“象征。”

“发更，我注意到门上贴着房东的纸条：限5日内把东西搬走！房东。”

“按钮。”

“明白，给我一颗小小的氢弹吧，2002年。”

“上升。”

“不能提着裤子升天，明白。”

“1。”

“最大，明白。”“相当明白，明白，清楚。”

“洋葱。”

“一种动物，明白。”

168

## 星期五

她们没有说话，一个人和一个人，总共两个人。

一个人点燃一支烟，同时给另一个人点上。另一个人在看电视上的雪花点。另一个人说不抽，她说不饿。一个人点燃烟后单独吸着，2002年。

一个人不是特指某一个人，不是。

一个人是一个人（这种一种暴力）。

另一个人仅仅是为了区别一个人，那又怎么样。

当一个人来到（或走去）一个地方，我们知道的是，当一个人来到，或走去一个地方其它我们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那究竟是一个什么地方，下雨或刮风，太阳是否升起，是不是已经到了九月末，抑或这其中有什么具体的思想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毕竟）想不起来，不是为了简单，是我不愿意想起（使用暴力）。主要是后者。一个人端起一杯干净的茶水喝了一口一个人不是我。同理，一个人站着不动，咧着嘴笑，或哭也是。不是我。一个人不是指谁。是，也很少，更不是指我。一个人有时大，间或小。

一个人站着（在风雨中）没动，没有离开。

我们（在风雨外）看着她，我们站着（至少是）。她一个人嘀咕着什么，我们听不见。听见了，也不懂。她用的是当地的方言，一种风雨中的言语。她自己对自己嘀咕着，一只手（左手）提着裤子。更进一步，另一只手也提着。一个人两只手提着她的裤子站在风雨中，不动，也没打算走开。

一个人是一个穷人，她站在阳光下。

有时上午 9:48 分、九月末，我出门。一出门，就看见一个穷人停在树下躲雨。穷人很穷，在 2002 年，在倒数上去的 1986 年也是。

一个穷人和她的一只猫。

一个穷人跟着她的猫往西蜿蜒绕道走了 2 里路，消失。

一个人抛起一个硬币。

附近，两个人坐在树下喝水，对喝。

一个人端起水杯说喝水，另一个人（傻乎乎的）抬头（傻乎乎的）望着（傻乎乎的）天空。在一个类似公园的地方，九月末，雨过天晴。

没有问题。一个人感觉四下没有问题，点燃一支，她吸着。吸进一些烟气，偶尔也吐出一些到世上，没有问题。

凌晨 5 点，一个人醒来。

醒着，傻乎乎的，在一个熟悉、傻乎乎的地方，在一列北行的火车上，有时。有时往南。但都在

凌晨 5 点附近。

一个人站在一条废弃的铁轨上傻乎乎的想起这些。

她打算第二天（明天早上）离开去（离开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她不知道。

不清楚。她不清楚。她的感觉是不清不楚。这种傻乎乎的感觉不好她知道。她有时会有这种感觉，她知道。她想起菠萝。

一个人看着一堆东西，最后，她选择长久傻乎乎看着一个杯子。

一张照片。照片里，一个人对着相机镜头（我们看不见，但知道），喝着一杯百事可乐。也可能没喝，只是摆出一副在喝的样子。照片夹在一本书的 34-35 页之间，一本随便什么书只要页码大于 36。

一个人怎么可能不会不死呢，一个人傻乎乎说。

170

除非一个人不会死，她傻乎乎说。但是，她想说，没说。

一个人不说话，她还年轻，傻乎乎沉默着。

一个人来到一个路口，停了停，右拐，消失（傻乎乎的）。

一个人，她有可能是一个早上送牛奶的人，有可能是一个电工。两种可能都有，在 2002 年，有人在敲门。

门开着，敲门的人（傻乎乎的）已经走了。

她点燃一支，没吸（忘了吸），接着点燃新一支，接着从接线板拔出插头，插进墙上的插孔，灯没亮。她拔下插头，寻找房间里别的插孔。

在一面玻璃镜子背后，她找到插孔，插入插头，灯没亮。她站着，没动。窗外，阳光明媚。

一个人提着她的台灯，在房间寻找通电的插

孔，台灯傻乎乎亮着。一个人重新打开。

20 秒后（为什么是 20 秒？），20 秒后什么？傻乎乎的。

窗外，一个人（倒着）稳稳停在空中，不飞。

一个人翻开电脑，点开写字板，快速在上面输入一对书名号，接着不动，十根手指静静的搁在键盘上。

一直到下午，一个人坐在椅子上，静静的，也是傻乎乎的，不动。再过两个小时，天就要黑。第二天也是（假设）。一个人有两天过的一模一样，其中一天是下一天，那么两天挨着。天黑后，一个人出门，走去一个酒吧。她要了两瓶难喝的啤酒，只喝掉一瓶。第二天也是。

第二天，一个人走过来问。还没问上，她就走开了。两瓶啤酒只喝掉其中一瓶，她走开，走出酒吧。你问，这个人是不是我们的茱迪。也许吧，不知道。她一直是一个人。

有时，一个人在灯下看书。灯光下，一个人看着舒服，她是一个舒服的人。而在遥远，至少 800 公里远，一条街上，一个人捡起地上的一根木棍。有时是这样的。

有时一个人大，大完了，她变轻。

而有时刮风，一个人站在风里在念广告牌上的广告。看不出她是为了站在风里，还是为了念一段广告，我们看不出来。有时一个人睡着了。我仍然不知道，一些阳光照射在她的脸上，另一些照射整个房间。这时，她不但轻，还熟悉。

一个熟悉的人，坐在一条熟悉的椅子上，从我的角度看去，只能看见她熟悉的背面，一个人熟练地说。一个人从椅子上站起来，把手插进裤袋，傻乎乎提着裤子。

一个人在傻乎乎想。

窗外，一头鸟（喜鹊）飞在半空，比所有建筑物高出那么一点点。

还是窗外，一个人这样（不管是什么），另一个人不这样（她向西走着）。一个人高，另一个人必然比她矮。一个人说下雨，另一个人就说是啊，雨在下。总是这样，在2002年左右，8月或9月末。一个人走在街上，云层很低很低。

一个人从街的这端，走去另一端，需要一个过程。走在铁轨上也是。一个人，哪怕她抬起手，又轻轻放在桌上也一样。一个过程，她这样想。一个人需要一个过程。

一个傻乎乎的过程。

一个人坐在一辆公交车上，整个过程傻乎乎的，从桥的这边一路过程到桥另一边，下着雨。

这个过程的形状是一条直线。

172

一个人在跑，在雨里。

一个人站在树下，很快，她也跑进雨里。

为了什么？一个过程吗。

一个在雨里跑的过程，还是为了早点回到家中。

第一天，一个人躺在床上休息，过程重要。

第二天，太阳升起，一个人躺在床上，过程复杂。

第三天，太阳照常升起。过程只是过程。

第四天，一个人在田地里锄草。她在劳动。

第五天，拨电话。拨一只不通的电话。

第六、七天，是星期六和星期日。

点燃一支，这个过程只需要不到三秒。一个人说，一个过程是错的，你还继续吗。

一个人望着这一个人，很好的想起一头跃出水面的蝠鲼，想起她是不是过于讲究了，过程而已。

上午的过程是 9:14 到 12:00 准，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喝水。

一个人的过程是从童年到她枯燥的中年再降为童年。

而一头鸟的过程仅仅只是天空。

下午，一个人在阳光下，傻乎乎坐在一个水龙头旁边，没有过程，只是简单的看着一个一个下落的水滴。

一个人对此没有经验。

一个人准备离开，对此，她很有经验。

离开一个地方去一个不同的地方，换个地方睡觉。

其实，一个人想，如果可能，但是。

一个人饿了，她（自然想到）喝水。

一个人住在城市。从农村来到城市。为了什么？浪费一些才能吗。对这个正在进行的过程，她没有经验。

一个人在小路上稍稍走一段，便来到大街上。

一条傻乎乎的城市大街。

在一个喷水池边上歇一会儿。

天空是什么颜色？蓝色。一个人坐在喷水池边上，没有想。

一个人她是一个人一直是一个人她想（这也是一种暴力）。

然后就不想了，其它的，她也没有想起。

一个人感冒。一个穷人从她身边经过，一个又老又穷的人一个人。

她老了，她想。有一天她老了那会儿她是一个什么样子。还会得感冒吗。她不知道，她没有经验。过程漫长，她没有经验。一个人，她想走回去睡觉。

一个人她有时看着一只鸭子走在路上，她想起她是不是回去睡觉。睡一觉就好了，她想。猫也是。她看见一只猫，风中的猫，她想一个人在街上走什么呢，还是回去睡觉吧。没什么的，傻乎乎睡一觉就好了她想。

一个人跟着一只花猫往回走着，道路弯曲，她们往西走了2里路。

一个人是怎么傻乎乎进门的。进了门，又忘了关门。

一个人站在门口，她在想。想了想，似乎想起了什么，又一个人出门去。一个人回头看，门开着，像是有什么人刚进来过（我不知道：傻乎乎的）。

一个人走在雨里，没带雨伞。在阳光下，她躲着一把阳伞在阳光里走着。9月末，街上要多热就有多闷热。她一个人走着，不清楚在走什么。

174

一个人走到一个湖边，远远看着一座山。

一个人站在一块砖头上，转圈。她在等一个人来。

一个躲着伞的人，在阳光下，2000年。

一个人来了，躲着一把伞。有时在2000年夏天，有时还要早？忘了。不愿意。

在一篇小说里，一个人小，她从远处走来，手里撑着一把伞，在阳光下，她一点点走来。一个人想起这些，还有一些风。在一篇小说里，一首诗里都有可能。在一副什么画里。能想起，但想不起她是谁。

一座傻乎乎的庙。

一个人看完电影，回去路上路过一座寺庙。

一个人跳舞，她从不跳舞。她没跳。

她有时想一个人跳舞会是什么样子，她想。只是

想想，没跳过。也不会。她不会跳舞，跳水也不会。她不会游泳。一个不会跳舞的人，她也不会（最近正在学）骑自行车。她经过一座寺庙时，想起这些。

1:17，下午。一个人轻轻推门进去，一个人睡着了。窗台上，那盆水仙看着像是坏的。

一个人回到客厅使用非常暴力喂食她的兔子。

与此同时，一个人傻乎乎站在湖边，把她的手表调成 24 小时制，时间没有因此增多一秒。与此同时，一个星期五，一颗导弹傻乎乎的拔地而起，飞去空荡的天空。与此同时，南方冬天已至，长江两岸普降大雪，有人在风雪中等待另一个消失已久的人。消息及时、可靠。与此同时，有人（傻乎乎的）与赤道沿线某个岛国的主人（傻乎乎的）会面，在红地毯上，代表自己（傻乎乎的）也代表别人（傻乎乎的）。他们一起发表了一份关于番茄如何培植（傻乎乎的），附加如何在海洋捞起一条热带观赏鱼的联合声明（傻乎乎的）。与此同时，有大批抹香鲸在一个人梦中显现，其中一条沉入 3000 米以下的海底。与此同时，这会儿就有报道：一个具有宗教信仰的人，他弟弟的脖子上多了一个好看的圈套。一个傻乎乎的异装癖丢失了他的国家傻乎乎的。与此同时，一座坟墓埋藏了 500 吨珍宝。坟墓附近草皮有着良好的长势，不利挖掘（从今天起，应该保持对古人的敬畏）顺便提醒上路的摩托车手，你的玩具将被一个出示证件的朋友扣留。与此同时，不过不必过分担心，这仅仅是发生在南方的事。南方有多南就有多少人傻乎乎的在摩托车上喝酒、胡扯，度过一个又一个白天。与此同时，贸易顺差过大，当下使用的货币要不要升值 4% 或者 5%。这只是少部

分人关心的数字问题。与此同时，有人规定关于猪肉谣言的短信，最多可判刑傻乎乎的5年，条例暂且没有涉及空中的食物，同样的。关于一个人的傻乎乎的财产（如诗集、土地等等），和如何保护一个人的财产，这些事稍显复杂。谈判正在进行中——关键问题仿佛只有一个，谁（傻乎乎的）跟谁（傻乎乎的）？与此同时，这年头，病毒和海洋风暴都有着好听傻乎乎的名字。一种叫诺如的病毒，它对健康起了反面作用，结果在一个零纬度国家的大人物身上。与此同时，据说状况严重，状况非常严重。与此同时，一个人想，他在照片上见过他的帽子，他的杂乱的胡须也不错，这些都不是意外。与此同时，意外的是这天，有人单独中了大型奖金，有多大？告诉你答案：很大的那种。与此同时，他（傻乎乎的）离家出走，一来是它太大了，另外也是为了防止再次意外。与此同时，这个下午，他肯定没近距离观测2500公里外，还要往北的某幢居民楼，它正散弹麻雀般爆炸开，傻乎乎的在无法停留的半空中。与此同时，年薪16万家教多次强奸未成年女生获刑12年6个月，傻乎乎的。液化天然气价格暴涨：从4000元飙至万元以上。与此同时，一线城市房价全面停涨，其中北京、上海继续下跌，广州、深圳环比也接近傻乎乎的停涨。与此同时，侮辱诽谤英烈构成犯罪或可追刑责，已有多位英烈后人起诉获赔。与此同时，孤独的人更易患糖尿病？请傻乎乎的多吃这些食物：羽衣甘蓝、芥菜叶、萝卜叶和胡芦巴等。与此同时，一个人搬到云南大理，逢人就聊天。与此同时，卖身救父的故事，并不只发生在旧社会：1986年。与此同时，俄罗斯军舰“逼近”英国领海英舰近距离“伴航”：它

想说明什么？傻乎乎的。与此同时，打游戏成瘾将被视为精神病，世界卫生组织发话了。我不知道，与此同时，一群大马哈鱼回溯产卵受阻，一头棕熊抓了一星期没捕获一条。与此同时，2:03分，下午，“头号反对派”参加大选被拒，后者不服要上诉。那就这样。与此同时，听见有人敲门，还没敲，一个人便走进门。一个人看着她，问她，你是谁？一个人没有说话，她说，饿了吗，我弄点吃的：2002年9月末。

## 星期六

177

在一个点上：停着。

向雷锋同志学：一个不完整的标语。

一个动作：拥抱（是好的）。

一个人需要一个理由：一个理由、一个人。

点燃一支，接着又点起一支：一个人。

是谁？：一个人，她走得很慢。

美国：她不是一个国家。

慢慢：一种状态。

免费：中午。

电话：在震动。

4988490：随手打出的一串数字。

拥抱（是好的）：一个好的动作。

铁匠：沉默着，不说话。

A：同事。

过去的某个时刻：曾经。

一个人：可以忽略。  
一个人直接穿过人行道进入公园：直接。  
安排：一些阳光射在窗台上。  
一边吃着苹果：非洲。  
差不多了，我说：我得走了。  
一种声音：听不见。  
60 秒 / 分钟：一种频率。  
坐着：在一把椅子上。  
一个人说：她没说，停着不动。  
一个人不停：在按快门。  
一种状态：睡着了。  
随时叹气：一种功夫。  
这天之后的下一天：是第二天。  
与早晨相比：一个人更喜欢早上。  
升起又下落：太阳。  
没：有事吗。没事。  
一斤：重量。  
火车晚点：晚点了。  
10 次以上：可以说它有很多次。  
动作：点燃一支。  
而有时不是这样：有时，她停着。  
比较：A 和 A。  
约 2 分钟：一种时间长度，正好 2 分钟。  
我以为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仅仅就是仅仅：仅仅，是的。  
从海水里冒出头，头上披着一根海带：成熟。  
一种袋鼠：一种猫。  
一种状态：累。  
在一个杯子和烟缸之间的：一个模糊的位置。  
等待：站着不动，在一座喷水池边上：一个动作。

谁的动作：一个人。

什么：我想起？

空荡荡的：天空（必然）。

在一个稍远一点的地方：一个人在练习游泳。

周围空荡荡的，不知道在哪里：哪里。

上午——中午——下午：中午。

甚至：一种语气强调。

一件不需要的物品在 2002 年：电话。

补充：另外。

又痛苦：又美好。

动作：走。

鸟稳稳停在空中，不动：不用去担心它。

没有说话，走路：两个人：一前一后。

吃饭：不饿。

累：一种习惯性状态。

动作：挂掉电话。

方向：停着没动。

谁？一个人。

想：想起，1986 年。

一个人站着不动：这并不有趣。

一只手：端着一杯水的手。

下了车：一个人。下车后，她抬头看着天空。

转圈：在一块砖头上。

一种自然：下雨，雨过天晴。

一件事：她一口气说了两个谎。

一种习惯：看着一种植物（绿色）。

一个人：不是我。

有时：而有时不是这样。

在一块砖头上：转圈。

跳：一个动作。

没有：依然不存在。

是，或就是：就是。  
晚点：火车晚点。  
摄像机：一件现代物品。  
一种假设：如果。  
身后：一个人转身，身后还在身后。  
停着没动：等于没有方向。  
过去：已经过去。  
一个人说：打错了。  
一分钟：5000个鼓点。  
动作：躺下、祈祷。  
安静：静静的，很安静。  
一种转折：但。  
绝望：一种混乱的感受，无意义。  
不是A：她不是A。  
一个面积：3x6cm。  
一部小说：《百鸟无踏（上）》。  
枯坐着：一种正确的消耗。  
巨大的：荒凉的。  
什么？：一个人说。  
下雨，雨过天晴：一种自然。  
汽车：路灯。  
打错了：一个人说（在电话里）。  
拨一个数字：9。  
一个人：点燃一支，接着又点起一支。  
动作：洗澡。  
时间的先后：一种逻辑关系。  
窗外，在下雨：一种现象。  
可是什么？  
奇怪：在奇怪的时候。  
一个人的生日今天：2002年9月28日。  
一种熟悉：在一个熟悉的地方。

了：这是一个问题。

我：以为。

她想：尽量吧。她想。她停着在想。

没有大海：附近（一个人看了看，是没有）。

3x6cm：一个面积：18 平方厘米。

慢：一种状态，表示不快：慢。

不是我：一个人。

一个动作：蹲着，而不是坐着。

她：不是 A。

一个国家：美国。

少女：一个人，在她还是少女的时候。

橡棋：一个别字：橡。

正常：一切正常。

全身冒着热气：一匹蒙古来的马。

已经过去：一件事过去了。

鸟：飞在天空中，天空，空荡荡的。

一种语气强调：甚至：哪怕。

60 秒：一分钟。

开始过，中途消失：一个故事。

148：火车站，白天。

不是科学：直觉，缺少科学性。

安静的没有的：一种没有。

两个人：没有说话，走路。

一串数字：4988490。

不敢肯定：是我。

忽略：一个人是谁。

一件光亮的物品：一副盔甲。

有什么正在发生吗：发生了什么？

沉默着，不说话：铁匠在打铁。

可有可无：希望。

时间：八点。

一个人：下了车。  
知道：我以为我知道。  
从一个收破烂的人旁边经过：有一天早晨。  
附近：没有大海。  
一种逻辑：时间的先后。  
一种情况：必要的情况。  
发展：是一种硬的道理。  
一个人：谁的动作。  
仅仅：仅仅就是仅仅。  
就是：是，或就是。  
相信：只要愿意。  
一个人：朝一个方向走着。  
一个人从车上走下来：十分钟后。  
目的：活着，如果这也是一种目的。  
电话：一件不需要的物品在 2002 年。  
挂了：说完，她就。  
总是：是的，总是。  
雾气中，虎来到河边觅食：一件旧事。  
这并不有趣：一个人站着不动，是的。  
一分钟：60 秒。  
一直和水平线保持某个角度：一种倾斜。  
充满：是什么意思。  
过了两年零三个月：就这样。  
一个人：跑过去问。  
中午：免费。  
不饿：吃饭。  
直接：一个人直接穿过人行道进入公园。  
一件事：雾气中，虎来到河边觅食。  
担心：鸟稳稳停在空中，不动。  
不动：一种不动的植物。  
天空，空荡荡的：这是一个牢固的事实。

是什么意思：充满？  
一种感受：可惜。  
一个超级市场：巨大的、超级的。  
保持平衡：冬天。  
有时候快走：走。  
手表：一件显示时间的物品。  
2002年9月28日：一个人的生日。  
红色：闭上眼能看见的颜色红色。  
一个人：在说话。  
公司：两毛钱。  
旁边：附近。  
听不见：一种声音，有，但听不见。  
打错了：电话里一个人说。  
一个人更喜欢早上：与早晨相比。  
一切：正常。  
一个位置：在一个杯子和烟缸之间的。  
八点：时间，八点准。  
A和A：有什么不同？  
一种植物：不动。  
我：不知道。  
一件物品：摄像机。  
狗：狗。  
今天是一个日期。  
飞在天空中，天空，空荡荡的：鸟。  
肌肉抖动：一种状态。  
也是光：旧的光。  
中午：上午——中午——下午。  
一些阳光射在窗台上：谁的安排。  
5000个鼓点：一分钟。  
躺下、祈祷：动作没错。  
说：什么？

还有：一种描述，表示额外还有。  
没有：不存在。  
起开：动作。  
一个标点符号：问号。  
成熟：从海水里冒出头，头上披着一根海带。  
在一个熟悉的地方：一种熟悉。  
站着，不动：一个人站着不动。  
天空：空荡荡的。  
一个路口：一个十字路口。  
摔倒：一个人提着一只酒瓶走路。  
百鸟无踏：一部小说。  
一种混乱的感受：绝望。  
回到：街上。  
一个人提着一只酒瓶走路：她摔倒又爬起。  
动作：起开。  
跑过去问：一个人跑过去问一个吻。  
聊天：一种漫无边际的状态。  
一斤什么：不重要（总之是物质）。  
极了她：沮丧。应该说：她沮丧极了。  
一部滚烫的电话机：算术。  
只要愿意：相信。  
喷水池：简单的，喷着水。  
一件物品：手表。  
一个人：离开。  
冬天：保持平衡。  
一个人她是一个服务员：一个人。  
一种现象：窗外，在下雨。  
在奇怪的时候：她感到奇怪。  
时间：还早，一个早晨。  
路灯：路灯下，一辆汽车停着。  
很好：这种感觉。

一种状态：肌肉抖动。  
一只蛋糕：礼物。  
哪里：周围空荡荡的，不知道哪里。  
记得：什么？忘了。  
第二天：这天之后的下一天。  
一个打电话的人：A 或者随便谁。  
一种情况：突然。  
不够使唤：一个脑子。  
一个事实：天空，空荡荡的。  
9：拨一个数字在电话机上。  
就这样：过了两年零三个月。  
发生了什么？：有什么正在发生吗。  
十分钟后：一个人从车上走下来。  
我们是知识分子：不是。  
可惜：一种感受，表示遗憾。  
如果：纯粹是一种假设。  
问号：一个标点符号。  
她没说，停着不动：一个人我不认识。  
白痴：一个人，多白。  
一种描述：还有。  
美好：又痛苦。  
简单的：喷水池。  
一副盔甲：一件光亮的物品，在铁匠手里。  
一个人在吃饭，一个动作：吃饭：吃饭。  
整个下午：她没有移动位置。  
街上：一个人回到。  
一个十字路口：一个路口。  
非洲：一边吃着苹果。  
有一次：有一次。  
一只蛋糕：白底、红心（草莓）。  
一件东西：一个泡沫。

算术：一部滚烫的电话机。  
一种状态：停止。  
我想起：什么？  
走：动作。  
一种味道：咸。  
有事吗：没。  
一种判断：知道，但其实不知道。  
知道，但其实不知道：一种判断。  
不重要（总之是物质）：一斤什么。  
活着，如果这也是一种目的：目的地。  
一个别字：橡棋。  
仿佛一种感觉：一种感觉。  
一个标语：向雷锋同志学。  
停止：一种状态。  
不存在：不是没有，只是不存在。  
一种轨迹：从厨房走到客厅。  
太阳：升起又下落。  
我得走了：差不多了，我说。  
有很多次：10次以上。  
或许、可能、但是也：一种解释。  
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讲述：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讲。  
一件衬衫：反过来，一个物品。  
一个动作：跳。  
曾经：过去的某个时刻。  
依然不存在：没有。  
坏事：从某种角度看过去。  
闷热：一种闷热的感觉。  
这种：指的是这一种而不是其它。  
看着一种植物（绿色）：一种习惯。  
一个物品：一件衬衫。  
端着一杯水的手：一只手。

两毛钱：公司。  
什么？忘了：不记得了。  
凄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  
意外：点燃一支烟，点燃后，发现没带火柴。  
以为：是我。  
一种感觉：仿佛一种感觉。  
巨大的：一个超级市场。  
骆驼：象：骆驼：象：骆驼。  
是：总是。  
随便是什么意思：随便你说。  
一个人：她是谁？  
停着：在一个点上。  
怎么样？：一个人她说。  
她一口气说了两个谎：一件事。  
附近：旁边。  
一种感觉：闷热。  
必要的情况：一种特殊情况。  
一个理由：一个人需要一个理由。  
离开一个人。  
一个人转身，身后还在身后。  
一个故事：开始过，中途消失。  
一种时间长度：约2分钟。  
一种状态：慢慢。  
指的是这一种而不是其它：这种。  
一种希望：可有可无。  
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一匹马：全身冒着热气。  
沮丧：极了她。  
走：有时候快走。  
蹲着，而不是坐着：一个动作。  
还早，一个早晨：8:32分。

一个人：白痴。  
一个人是谁：忽略。  
一种倾斜：一直和水平线保持某个角度。  
象：骆驼。  
一个泡沫：一件东西，泡沫是一件东西吗。  
A：一个打电话的人。  
一种发生概率：为零。  
朝一个方向走着：一个人义无反顾。  
觉得：不是科学。  
今天：2002年9月28日。  
重量：一斤。  
说完，她就挂了。  
从厨房走到客厅：一种轨迹。  
尽量吧：她想。  
2002年9月28日是今天没错。  
她是谁？：一个人。  
可是：可是什么？  
按快门：一个人不停。  
在震动：电话。  
点燃一支：动作。  
随便：随便是什么意思。  
一个人：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讲述。  
说：一个动作。  
一个动作：说。  
一个脑子：不够使唤。  
一种凄凉的感觉：凄凉。  
同事：A。  
在说话：一个人。  
但：一种转折。  
为零：一种不会发生的概率。  
吃饭：一个人在吃饭，一个动作：吃饭。

一种消耗：枯坐着。

闭上眼：红色。

白底、红心（草莓）：它是一只蛋糕。

旧的光：也是光。是吗？不是。

一个动作：等待：站着不动，在一座喷水池边上。

她没有移动位置：整个下午。

咸：一种咸的味道。

点燃一支烟，点燃后，发现没带火柴：一个意外。

一个人：少女。

突然：一种情况。

频率：60秒 / 分钟。

有一次：有一次，我饿了。

一个人她说：怎么样？说完停着不动。

我：不敢肯定。

挂掉电话：动作。

一个接一个：另一个接着。

硬座：我们是知识分子。

洗澡：动作。

礼物：一只蛋糕。

想起，1986年：在想。

可以忽略：这一个人。

水笼头：一件像水笼头不像其它的物品。

从某种角度看过去：这不是坏事。

一种状态：聊天。

一种状态：慢。

一种解释：或许、可能、但是也。

一种猫：一种袋鼠。

一个人在练习游泳：在一个稍远一点的地方。

一种功夫：随时叹气。

静静的，很安静：安静的一种。  
另：补充。  
电话：电话的发明。  
一种没有：安静的没有的。  
一个日期：今天。  
一个人：站着，不动。  
一个：接一个。  
一个人：一个人她是一个服务员。  
不知道：我不知道。  
在一把椅子上：坐着，整个下午。  
一个人：谁？  
有一天早晨：从一个收破烂的人旁边经过。  
朝廷：大赦天下。  
电话的发明：电话。  
睡着了：一种状态。  
感觉：很好。  
一件物品：水笼头。  
一个电话：打错了。  
一个人：是谁？  
荒凉的：必然是巨大的。

190

## 星期日

主祷文（马太福音 6 章 9-13 节）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阿们

## 第 四 章

### 星期一

192

2002 年是的。星期六是的。下雨是的。下午是的。一个抽屉是的。一个人是的。九月是的。不确定是的。中断是的。(一个东西)飞出屏幕是的。在一个熟悉的人面前是的。正确是的。诗意是的。太晚了是的。身体是的。星期六是的(不可能不是)。一个人是的(也不是)。一个人是的。所以是的。是吗是的。今天是的。(今天是 2002 年 9 月 29 日是的。)以上是是的。去是的(是的,去哪里)。一个安静的时刻是的。(现在)一个发音(啊或者哦)是的。不记得了是的。说什么了是的(是的)。一个人是的。一个人是的(是的)。没有是的。一分钟是的。一分钟零一秒是的。说是的。她说是的。不能是的。所以是的。是的。煮沸是的。什么?是的。广告是的。和平是的。星星是的。等着是的(是的)。一个人她说是的。听见回声是的。一

个人是的。病毒是的。快睡着是的（不是）。继续是的。事情现在唯一能做的是的。下雨（想一想）是的。工业是的。想起是的。一个人是的。一个人是的。湖中是的。一个人不会觉得一个人不能控制一个人是的。（是吗，是的。）一个人是的。一个人是的。因为是的（也不是）。没有是的。所谓的是的。一种风景是的。解释是的。只是是的。同情是的。一个人是的。一个人是的。看书是的。但是是的。（但是是的。）她说是的。一个人是的。她没说是的。她没说用右手她是是的。一个站在门口的人是是的。下雨是的。想法是的。一个人是的。一个人是的。（突然）飞舞一会儿是的。一个人是的。一直是的。走过客厅是的。一面镜子是的。一盆花是的。一粒尘埃是的。一部汽车是的。一支烟被点燃是的。一根手指是的。一个人是的。（总是）看着是的。看着一个人的头发是的。一个人是的。一个人是的。说是的。不说也是 3:19 是的。下午是的。若干下午是也不是是的。背景音乐是的。是什么是的。一个人是的。听到是的。一头猫是的。一匹马是的。点燃一支是的。两个人是的。一个人是的。然后是的。既然是的。虽然是的。但是是的。那么是的。门开着是的。门开着吗是的。一只水禽（鸬鹚？）是的。远离是的。有时候是的。长跑是的。蓝灯是的。是是的。是是的。不重要是的。是的。不重要是的。一个人是的。一个人是的。混合各种颜色是的。一个人是的。的是的。星期六是的。啊是的。她是是的。一个人是的。高是的。瘦是的。长是的。蹲着是的。耳机是的。一个人是的。突然是的。是的。一个人（谁）是的。可能性是的。不能控制的东西是的。那是啥是的。和一个人无关是的。那又是啥是的。一个人是的。

透过玻璃墙是的。三个人是的。一个人是的。单纯的复杂的笼统的牢记不能忘的是的。忘记是的。终于是的。在湖边是的。只是是什么呢是的。准备是的。一个符号是的。一个人这样的感觉是的。一个人是的。一个人是的。一个人是的。错误是的。对一个人是的。但（是的）是的。走在人行道两侧的人是的。啤酒是的。一个人是的。一个人是的。就是是的。房子是的。一个人还在讲电影的事情是的。一个人走出电影院是的。一个人是的。一个人是的。她在移动是的。一个人是的。看到是的。反正是的。知道是的。喝水是的。一条兴奋的凳子是的。一直喝是也不是。一个人是的。委屈是的。喊着哭闹着是的。口渴是的。最后是的。她喊是的。一部电影是的。最近是的。他们是是的。所以是的。就这样？是的。一个孩子是的。不愉快是的。累是的。她说一边抽烟是的。平原是的。一个人是的。年轻是的。没有是的。同意是的。一个人是的。不介意是的。一个人谁？是的。刚刚是的。刚刚 3:26 分是的。听见敲门声是的。开门外面没人是的。曾经是的。只有什么是的。收银员是的。两个是的。一个人看到外面的城市是的。离大地很远是的。一张扑克牌是的。方片 3 是的。试图是的。或许是的。一个梦是的。兔子是的。顺利是的。一个人是的。热门是的。左转弯是的。第二排是的。一个胖子是的。一个人是的。是第一次遇到一个人是的。神秘是的。一天是的。等等是的。结局是的。但是的。一个人是的。转右是的。一个人经常莫名其妙是的。发光是的。不知道是的。VCD 是的。一个人（站着）说是的。左转是的。你在干什么是的。一个人问是的。有可能是的。一个人是的。说实话是的。比如是的。A 是的。

狗屎是的。隐喻是的。睡着了是的。巨大的是的。虚弱的是的。知道是的。不知道也是。一个人是的（一个人是的）。很好是的。深夜是的。没有关系是的。一个句子是的。一个东西是的。以前是的。说谢谢是的。早餐是的。一种病是的。钢琴是的。这是为什么是的。讨厌是的。还是是的。但是的。告诉是的。来了是的。一个人是的。躺下是的。一个人是的。符号是的。一个人是的。不够大是的。直接是的。一个人是的。睡觉是的。吉他手是的。一个人是的。一个人认为是的。知道是的。高是的。大是的。没有问题是的。看上去是至少是的。看着是的。和一个人是的。星期六是的。另一个原因是的。附近是的。南方是的。一个人是的。一个人是的。是什么。一个人觉得是的。说话是的。一个人是的。问是的。一个人是的。20分钟是的。实际上是是的。累是的。后来是的。一天是的。知道是的。一个人是的。一个人和一只猫不是，一个人和一只猫是的。巧克力是的。牙齿是的。即使你说是的。一个人是的。就像是。一个人说是的。一个人是的。一个有趣的人是的。太大是的。走廊是的。玻璃是的。功能是的。随便是的。非常是的。免疫力是的。关于是的。所以是的。损失是的。时间是是的。所以是的。没有人说是的。已经是。不该睡着的人是。失衡是的。一个人是的。穿着T恤是的。明天是的。摆脱是的。散开是的。电话是的。还在睡觉是的。一个人的时候是的。单独是的。一个人是的。一个人是的。没有任何困倦是的。在头上是的。为什么是的。一个人是的。狗是的。原因是的。一个人是的。天空是的。一个人是的。没有什么是的。理解是的。一个人是的。一个出纳员是的。只是是的。

早晨是的。直播是的。客观规律是的。其实是是的。  
高是的。说是的。有没有看过是的。不知道是的。  
甚至矮是的。后来是的。说话是的。改变是的。  
应用是的。最后是的。简单是的。翻到第4页是  
的。语言是的。从字面上看是的。实践与理论是的。  
二重性是的。认为是的。一个人是的。微笑是的。  
在路上是的。1小时前是的。移动端是的。多元  
论是的。次要矛盾是唯心主义历史观是的。一直  
是的。一个人是的。否定之否定是的。物质是第一  
性的是的。复制是的。想到是的。一个人是的。  
阿富汗是的。一个人是的。便衣是的。支付是的。  
一个人是的。前幕僚是的。头等舱是的。为什么  
不呢她说是的。共性是的。感性知识是的。表象  
是的。感觉是的。内因与外因转化是的。笑是的。  
矛盾是的。看不清是的。星期一走了是的。非对  
抗性矛盾是的。主观和客观是的。是的。如果是  
的。在这种情况下是的。总统候选人是的。机械  
唯物论是的。VIP是的。一个人是的。一杯水是的。  
大火37人遇难是的。两个人是的。方法论是的。  
休息是的。只是是的。一个人她说是的。只有在  
这个时候是的。报纸是的。照片是的。思维是的。  
内在矛盾是的。没有任何声音是的。一个人是的。  
反省是的。一个人不能总是是的。一个人是的。  
没有人是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的。快速导航是的。  
容易入睡是的。一个人是的。自发的唯物主义是的。  
城市是的。此刻是的。一个人是的。对立统一的  
法则是的。两个冰棍是的。一元论是的。看水是  
的。一个想法是的。一个人是的。一个人是的必须  
是。污染是的。在讨厌是的。一个人是的。生命是  
有限的是的。只有是的。沙特是的。不想说话是  
的。难民是的。湖面上是的。一个人是的。走路是  
的。

想到是的。她喊是的。跟贴2是的。似乎是的。很久没写什么东西是的。不知道是的。一个人是的。这不合逻辑是的。感觉是的。继续是的。电视是的。星座是的。医生是的。支持率时隔3周小幅回升至69.9%是的。男子酒驾冲出堤坝坠海是的。量变和质变是的。有趣是的。没有但是一个人是的。感觉是的。经验是的。会屈从日本是的。一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是的。春天是的。登录是的。菲律宾是的。理性知识是的。早上是的。所以是的。这是不久前是的。一个人是的。观念是的。尾号5个8是的。形而上学是的。台湾是的。感知是的。移民局是的。树木是的。下台的女法官是的。二元论还是的。一架飞机是的。4.2级地震是的。电视是的。庸俗唯物主义是的。地图是的。童年是的。同一性是是的。转身是的。主观唯心主义是的。诚实是的。决定因素是的。游泳是的。太阳升起是的。一个人是的。一个人是的。打电话是的。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的。想法是的。一个人是的。很小是的。广告是的。互相转化那又怎样是的。荒唐是的。不可知论是的。一个人是的。无神论是的。95是的。转90度是的。推荐是的。一分为二是的。突然是的。决定是的。一个人是的。因为什么是的。获奖是的。只能告诉你是的。头脑是的。跟贴143是的。终于是的。慢动作是的。时间和空间是的。师生恋是的。简单是的。免费是的。应该(应该什么)是的。矛盾的普遍性(统一性也是)是的。可以想象是的。主体和客体是的。搜索是的。上传是的。1名飞行员是的。几乎是的。物质与精神是的。对抗性矛盾是的。一个人是的。一个人是的一个人。一个人是的。一个人是的。一个人是的。一个人是的。一个人是的。一个人是的。一个人是的。一个人是的。

一个人是的。一个人是的。一个人是的。一个人是的。首页是的。一个人说是的。一个人是的。右转是的。突变是的。艺术是的。主要矛盾是的。唯心主义是的。个性是的。它是的。一个人是的。说是的。所以是的。一个人是的。一个人？是的。但是的。得到是的。一个人是的。本质和现象是的。1968是的。一个人是的。理性是的。应该是的。反映论是的。晚饭是的。暂无是的。没意思是。孩子是的。流离失所是的。下载是的。空格是的。一个人是的。没有什么是的。意识形态是的。(历史)辩证唯物主义是的。旺季是的。意识是第二性的是的。状态是的。不知道是的。有神论是的。一个人是的。注册邮箱是的。跟贴0是的。:-)是的。飞行是的。即使一个人明天早上不能起床是的。抬头是的。认识论是的。一个陌生人是。也不是。一条烟是的。一个人不是。没有不是。和平是的。拒绝是的。一个人是的。一个人不是。解释不是。世界是的。一个站在门口的人不是。精致是的。抒情是的。一个人是的。社会是的。工业当然是的。唯一方法是。不是效果是的。错的是的。继续是的。星星是的。目的是的。走过客厅是吗不是。不要抱有幻想是的。一直不是。一面镜子是吗。一根手指是吗。她没说用右手她不是。一盆花是的。想法不是。定义是的。一部汽车是吗。足球是的。下雨(想一想)是的。有的是的。恶心等是的。一个人是的。快睡着是的(不是)。听见回声是的。人类是的。但是不是。病毒是的。对的描述都够不准确是的。(但是不是的。)一个人是的。2的倍数是的。腾空而起是的。一个人不是。因为是的(也不是)。等着是的(是的)。分行是的。风景不是。但终究不对它们负责是的。尽可能地

完成对已有语意的逃离是的。一个人不是。河床是的。同情不是。(是吗, 是的。)一个人不会觉得一个人不能控制一个人是的。赞美是的。暴力是的。想起是的。表达是的。泛泛而谈是的。必须以逻辑的语言是的。一个人是的。她说不是的。事情现在唯一能做的是的。也不是不存在是的。广告是的。这一条为空是的。雨停了。看书不是。(注: 是的。)一粒尘埃是吗。一个人不是。湖中是的。事物是的。她没说不是。一个人不是。一支烟被点燃是的。只是不是。仅仅是为了解释它的题目是的。一个人她说是的。可靠的传统是的。所谓的不是。一个人不是。不是一个人她不是是的。鸟, 不是。啊不是。大不是。轻不是。飞不是。在空中不是。一个人不是。这似乎不是一个喜欢的形状不是。它意味着不是。关二爷是的。没有对不起谁是的。4:20 是的。东半球是的。字体(是的)你还是没有来(是的)想想也是, 来了(是的)又能怎样呢(是的)。我也没走(是的)。应该走, 但没走成(是的。)没有这样的机会(是的。)我是无所谓(是的。)既然都已经来了(是的。)还能怎样(是的。)可你不一样(是的。)你如果是一朵花(是的。)也是最好的一朵花(是的。)没有来的必要(是的。)这里天空只刮风(是的。)从不下雨, 有时下(是的。)那也是风大雨小(是的。)你要是真来(是的。)也是白来(是的。)再说, 你来(是的。)也不是为我来(是的。)你不来, 是应该的(是的。)路那么远, 翻过(是的。)三座山, 还有三座山(是的。)走了三十里路(是的。)前面还是三十里路(是的。)我不建议(自然, 也不介意)(是的。)你来, 但来, 最好(是的。)也不是这种来法(是的。)我可以等(是的。)并且

也愿意（是的。）继续等，不会走（是的。）至少你来之前不会（是的。）这是命令（是的。）也是我的宿命（是的。）1986年，已经三十年（是的。）就还会有三十年（是的。）不是吗，有时我想（是的。）你在来的路上（是的。）遇见一条河（是的。）河水流淌（是的。）你忘记了路（是的。）有时（就像今天）（是的。）阳光很好，大风（是的。）我坐在椅子上（是的。）喝水、养神和空想（是的。）想起你不会来了（是的。）感到安慰（是的。）又仿佛曲折（是的。）便倒过一个杯子（是的。）把它扣在桌上（是的。）

## 星期二

从A到B，一个跳水运动员停在跳板上，她在想。

调个头，如果是从B到A，如果我要对它补充，我能想起什么？没有。

一个人登上一列火车，火车从A到B，一个人登上火车又下了车，火车从A到B，她还在A。她在想。

从冬天想到第二年冬天（下雪，还要等些日子），从A到B。有什么问题？从A到B，没有。

简单说没有。

要是往各自区别里说，A大，B远一些。

不但远，而且遥远。这是B。

有时，我们不讨论B。

B太远了,我们不讨论。特别是在冬天,下雪,还要等些日子。A也是。我们不讨论A。A只是大。大大的,没讨论它的必要。大也可是其它,对A。

A大,或A其它。比如A轻。

我们不讨论。

只说从A到B(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从A(街的对面)到B(空荡荡的天空深处),我都看不清。但又没法不看,因为我就在那里。但又不能回头。

一条街,空空荡荡的,从A点到B点。

一个人站在A点往B点(远处)看去,她看见(想起)了什么,她在想。她从A点走去B点,街上空空荡荡的,她没走到,走了一小段,便回家了。

还是从A点到B点,一辆汽车从桥上翻落到河水。

一个人沿着一条(两条中的一条)铁轨一直走,走到不能再继续她原路返回,那天下雨。

雨不大,雨从A到B,其实是从天空到地面。

只有一颗雨逆行,悄悄从B回到A。

而另一颗经常被我们忽略,它停在A与B之间不动。就像一头鸟(稳稳)停在半空不动。刚好,这时,一头鸟就停在它旁边。

2002年,不是雨就鸟,不是A就是B。不完整、零碎,但却是我能想起的全部。

从B到A,电话在震动。

一个人躺下,躺着,在一条椅子上,从早上躺到下午,连续一个星期,从A连续躺到B。她没想,只是躺着。并坚定地认为能躺出一个B来。

B假设是一个百无聊赖的下午。

那么A是阳光明亮的早上。

B和A，它们不是一种选择，我最好不要讨论它们。我们也是。

我们，从我到A，或从我到B，或随意说，A到B。

也不是，A和B，它们只是被懒得去定义。

在一个类似的地方。那又是什么地方？A还是B。

从A到B，营业员要求对方出示身份证。

A，高大、明亮。

B，明亮、高大。

电话在震动。

从A到B，第二排靠左第三个位置。

一个人，她说。她不厌其烦说，从A到B，从一个人说到一个从来没见过仅仅从字面上了解到的人，要不一个走失又回来的人。从A到B，不远不近。仅仅是从A到B的距离。两个人在争论，从A到B。

202

一个人说这有什么意思呢。

是啊，另一个人说有什么意思呢这些，从A到B，如同整个夏天的天空都是为这些烟气所准备的，难怪，她说。

一瓶啤酒也是从A到B。

啤酒是我们的敌人，她说。

A呢，一个人问。

A不是，A是A，兔子是，她说。

从A到B包括兔子她说了一个遍不厌其烦。

A摆在桌上，A和B同样摆在桌上。

一个人喝完一瓶，新起开一瓶。她大，像A。又模模糊糊，像A到B。她扬头喝掉一口，垂下头，看着脚上的鞋。从A到B她想了个遍。

没有任何新奇、特别，从A到B，不古怪。

从A到B，一只手摊开。

阳光从窗户射进房间，射的到处都是，那么A，那么的A到B，谁知道呢。从A到B，有时不远不近，有时A和B都停着。

它们的排列是这样的：A B。

或A A B B。

不新奇，也不特别。

从A到A到B再到B，或直接从A到B。

是啊，是的她说。从A到B就是从客厅到卧室，就是从床上到床下。她说，从A到B，不远不近，一个大，一个轻，我说的对吗。

对，或不对。我都不愿回答。

从A到B，不是对不对的问题。它没问题。

假设A，它对。难道B，它就是错？

不是这样的。在2002年，从A到B不分对错最好只有远近，或下雨还是刮风。

要是下雨还刮风，那就A B，而不是单调的从A到B，这样能说得更清楚些。

她不说话，她在想。A或B，或从A到B，没什么不同。从A到B，她走在路上，她经常想起这些。没什么不同。不是远近，刮风还是下雨，想想就可以。有时跳着想，A B B A A B A，没啥不同。它们不是A就是B，有时候A就是B。没啥不一样。A A，B B，她停下来，想一会。想累了，直接回家。

从A观察，B不远，但黑。

一个人从A到B，到了B，天黑了。

一个人在烧饭，从A到B。

一个人重要，从A到B都重要。

抽烟么，一个人问，A还是B。

从A到B，一个人说。

一个人(A)她出门去了。这种情况比较特殊,在2002年。天黑了,一个人出门去。问她去哪儿,她也不说。站在我的角度看,这时A(她)不远不近,她也应该不远不近。太近,容易变成亲人,太远,看上去又黑。这么黑的天,她出门去哪儿呢,A。我们暂时还是不去分析她,她不是A。A不可以单独存在。

一个人重新拿起碗筷,从A(桌上)到B(手中)。

从A到B,她吃饭。

从A到B,粮食到蔬菜。

从中午(A)到下午2:16(B),从开始(A)到重复(B),准确(A)到复杂(B),从笑(A)到难以为继(B),从我(A)到我们(B)到一个人(B),从习惯(A)到陌生(B),到神秘(B)到可知(B),从而且(A)到并且所以(B),从一(A)到无穷大(B),从A(A)稍后到B(B),从非常(A)到普遍(B),从确定(A)到不确定(B),从长(A)到短(B),从说(A)到沉默(B),从一个地方(A)到一个地方(B)也许中途停留在一个地方(B),从快(A)到迅速(A)到慢(B),从苹果(A)到一个动作(这可以吗)(B)到一根香蕉(那我就放心了)(B)到啊的一声(B)。从肉(A)到战争(B),从点燃(A)一支到重新点起一支夹在手指间不抽(B),从一种状态(A)到一种情绪:稳定(B),从平时(A)到通常(B),从一边(A)到另一边(另一边在一边的另一边)(B),从走廊(A)到大门(B),从白天(A)到深夜一个人坐在椅子上不动(B),从3(A)到51(B),从对,好像是(A)到嗯,没错儿就是这样(B)。从

南方（A）当然到北方（B）。

从中国（A大）到亚洲（B多新）。

到银河系旋臂（B遥远）。

从两毛钱（A虚拟）到一串数字（B可爱）。

从忙（A运动）到静坐着升天（B有序）。

从A（前一天晚上）到B（梦见一条鱼）到A（梦见被一个蒙古人追赶，直）到B（被堵在一个墙角到醒来）。从熟悉到消失。从一个人说：谁？到一个人说：谁是硬汉？

从A飞机到B点开一个文件夹。

从A大象到B隐没。

从A前到后B，从A上面到下B，从A大（多大）到往回头走B。

标题到正文到结束。

从句号（A）到句号（B：这时A等于B）。

从《（A）到》（B：同上）。

从喝A喝着—瓶啤酒到B，点燃一支，接着从A：清晨到黄昏：B。再从A自行车到B：走路。简简单单，从A雨伞到雨衣B。

从一个人（A）到一个人的消失（B），1986年。

从两个人（A和B）像恋人一样走在街上到分离（A和B）。那么她（她不是A或B）说，它们分别是什么？从A到B。

从染着一头黄毛（A年轻）到翅膀（B：一个网络聊天室）。

从鸟类（各种A）到植物生长（起点也是终点，B）。

从一个人（不是A）走了到一个人（不是A）在练习游泳（B）。从想起一个人（A）到想起一个人（B）的消失。

从三（A）到3（B）是多少？

再多，也不会是从 A（冒烟）到 B（雾）。

或从 A 牙齿到 B 一支部队。

A，从翻开一张牌到方片 3：B。

从东风（A）到西风（B）。

从下雨（下雨）到一个人熟悉并掌握这个世界（B）。

从一个外地女人（A）到可快速成为一个烂货（B）。

A 到 B，从逃离到跳河。

A 到 B，从一个农民到季节变化。

A 到 B，从糖浆到一个人的宗教信仰。

从这次到下一次，A 到 B，从随便走到散步。

从风向到我们（既不是 A 和 B，也不是 A B）。

从鸟到天空。

那必然是 A 到 B。

从花园到肥料。

206

从一个摇滚青年（A：她后来信了佛）到忘了怎么摇（A：年纪大了）。

从一根脖子到秋天（秋天是秋天）。

从差不多吧到差了多少，关于从 A 到 B？

从佛教到西湖旁边的灵隐寺一个人在 2002 夏天不少去，A B。

从少来这套 A，到比较容易接受，B。

从一条狗到时髦的厌世。

A B 都是，A 到 B。

从 A 到 B，从动物世界

到吹毛求疵。

从观点 A 到观念 B。

从交配到蒸发。

这时，从 A 到 B 不远不近。

从恶心到一头鹅。

但黑。  
从知道到明白。  
黑，并且不远不近，从A到B。  
不远不近，从孤独  
到好的但是短暂的欢乐。  
从A到B。  
从否定到坚持没有道理。  
从两者（A B）都有可能到必须选其中一样  
到自我否定。  
从进一步深入到海底。  
A深，B更深。  
但A到B不远不近。  
从一个统一的说法到音乐响起。我不知道。  
从没想过，它们是从A到B。  
可以替代，A到B，从网吧到沟渠。  
从（A）吃饭到（B）一件礼物。  
从一个澡堂到冬天。  
从理发到沮丧再到客厅里坐着。  
无所谓，从A到B。  
就像从一个好人到哭泣。  
从一个夏天结束到回到徒劳。  
从A，希望到B，一种顶级希望。  
从附近到周围。黑乎乎的，从A和B。  
怎么说呢，从多到荒芜。  
天黑了，从街上回来，回到家中。  
这时，一个人（A）也正好回到家中。  
从一个浮漂（A）到游荡。  
从事情是这样的：A，而不是那样的：B，  
到随便吧，想起不来。太多的从A到B，A A B  
B交叉着。  
从这个时候（3:00，下午）到什么时候。

3:46分，下午。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喝水。  
也在想，她在想，从可数的A到无穷尽的B。

但无一例外，都是从A到B。

从一根棍子到一个恶棍。

从B到A？不知道。

比如从同意到认为可以。

我说：可以。从太阳（B）到相互对视（A），  
那也是B到A。

从稍微抬起头到想起足球：A高，B远。

从过完年到无底洞去：A轻，B白茫茫一片，  
下着雪。

从故意的、紧张的、危险的到冷漠：A是故  
意的、紧张的、危险的而B冷漠。

从运气到看着运气：一个人站着不动。

从其实到实际上我明白：躺在椅子上，一个  
人（不是A）停着，喝水也偶然点燃一支。

208

从顺势落下到完整的垮掉：我们不去讨论它，  
A还是B。

从空气到氮和氧：等于从厕所到海洋。

从厕所到海洋：从A到B。

是吗？从电源到充其量只是一种可能。

下午，从一种无聊感换成另一种（无聊感）。

抽象为从A到B。

也可是从安静的到平坦。

但更像从真的到真的。

从A到B，从观众到群演。

3:46分，从我到你。

更远，从1986年到2002年。

更接近，从漂亮的到也是美的好的。

更飞，从摆设到圆周率。我不知道。从A到B，  
从垃圾到垃圾。从卡带到收音机。从本来是什么

样子到原本就是这样，A与B究竟需要一种什么关系，它们才是正常的，暖和的，甚至温暖的。

从雨水到拖拉机。是吗，是。

乘电梯，从三楼下到一楼呢是吗，是。

从A到B，我不知道，但又不能投降，我还能想起什么？从A到B，它能说服我什么？它大，或远，对我又有什么实际的好处？从A到B，它想怎样？我又能不能接受。比如，从广告到汽车到天气，从A到A到B。还是从一张支票到我们就此点到为止。

还是从背影到淡薄，一个人停在风中没有回头。

还是说，从迷失到无从下手。

还是从一首歌到懒得去翻唱它。

从一头随便的猫科动物到一个土豆我同样需要，还是，整个下午，从感冒到发昏我从来都是醒着而不是在梦里，仿佛从沉默的骆驼到海洋变换到沙漠到大雨来临前的各种迹象。

从A到B，原谅一头不安的豹到从星期一直接到跳到星期四，是否就会更好过些。

或者把它们排列整齐，从A就是A到B就是B。从瘦到轻。

从关灯到打开一盏开灯，天就要黑了，街上空荡荡的，一个人还没回到家中。她不是A，那谁又是A。

还是从一个纽扣到一匹马儿，说明A和B不同，还能说明什么。A和B本来就不同，所以才从A到B，从一个脑子到被阳光照耀着，从一根3米长的接线板到插头。从更方便说，从客厅到卧室，它们才合乎情理。

而从椅子到沙发到冲刺，从窗户往外看到一个人继续在树下数钱。从无数次到唯一，最后从

A 回到 B，回到一副老练的样子，那强调的无非是一个事实：

从 A 到 B。

并且由于我太久没有练习弹跳这种动作，基本上我每次跳起去摘一片树叶都会以失败告终。

### 星期三

一枝植物，风雨中，它更像一枝植物。

风雨外（比如阳光下）它长久静止，不动。

2、一条江，从高往低移动，江上浮着一根水草，1986 年。

210

1986 年，秋天。一个迟到的人（她先来的）全身冒着热气。后来又来了两个，一前一后，两个人身上同时冒着热气。

1986 年，一个人不到 5 岁。

一、她在哪儿？

二、在做些什么？

三、有没有吃到好吃的糖果？

鸟，稳稳停在空中不飞，1986 年。

一个人抬起一只脚，又放下。伸出一只手，不知道放在哪里，只好收进来，插在腰间。

下雪？恐怕还要等些日子。

1986 年，当地只下雨，不下雪。

一个人在起床后，想了想，想完了开始做仰卧起坐，越做越慢。8:45 分，他只好停下不动。

理论上，一个人的心脏产生的压力能把血液

喷出高达 10 丈，也就是三层楼那么高。

秋天（任意一个秋天），一个人被一辆汽车经过，当时，她正走路经过一枝树木，稍后，才理论上继续走着，来到不远处的树林。

电视屏幕整屏全是雪花点（宇宙噪音），一个人看着客厅角落里的冰箱。冰箱上摆着一个鱼缸。鱼缸空着，甚至没有鱼缸。两天前，它刚被搬走。一条河。

在什么情况下，它被称为江。

1986 年，一个人站在河边承认错误。而江上，如果有，也只有，不多，有且仅有一根水草浮着。抓住一根有且仅有一根的水草，能说明什么？

1986 年。

单独放一行，我在想它的理由。

1986 年，鸟飞来（从更深的天空）停在空中，动或不动，都看它自己愿意不愿意。

我愿意，如果可以换的话，与一头鸟。

一头 1986 年的鸟，我可能第一见到。

当一件事情没那么确定，我会使用可能这样的字眼，所以，1986 年，一个人有可能端着一碗饭，站在河边。这是有可能的。有可能，那天下雨，风大。一个人端着一碗饭，站在河边看着淌水过来的尼姑。

下雪？没有可能。

1986 年，当地没有下雪。

2002 年 9 月，最后一天（也是 2017 年最后一天），我在想（更多的是在回忆）一些可能有过的事和物和事物，在 1986 年。

A 出门去了，她不在。

艾弗森停在窗台上，它睡着了，我们最好不要去打扰它。理发师？最近一些日子，我几乎把他忘了。他可能去了山里寻他的虎，我不知道，

但这是有可能的。深入想，他一定是去了山里，因为这会儿，他那里正下着不大的雪。不是1986年，或更早。因为对1986年之前的事，在《百鸟无踏（上）》中我说过，我都想不起来。这是真的。要诚实，无论在写作中，还是写作外，还是事实。事实上，我写过一片好阳光，1986年的阳光，好，而且明亮。写完后，我就不再需要它了，无论事实上，还是现实中。

一个人走在桥上，走到桥（最）中间的位置，她往江里弹下去一颗没抽完的烟头，溅起的那点浪花，她看着，但没看见，不是在1986年。

一部汽车停在乡村公路上，也不是抛锚，也不是因为司机突然想起什么，停下车。更不是因为有乘客要临时下车。不知道原因。汽车停着，发动机熄了火，一阵坏风吹动路两边树木上的树叶，熟悉而清晰。这是一个下午，是1986年吗？不是。

212

1986年，风主要是好风。剩下的风没那么好，但也不坏，绝没有坏风。

雨也是。

好雨和风通常一起到来。雨过天晴，那时风也停了。雪？有没有，1986年当地没有下雪。

我说。我没说，我想说什么，我就是想不起来（当时，哪怕现在），当时，下着雨，我的对面站着—个农民，她黑黑的，穿着一件薄薄的确良衬衣，全身上下冒着热气。她望着我，没有说话。我低着头，想抬头又不敢。她走后，我才远远看去，那是一个漂亮的背面和一把锄头。当天夜晚，我又在梦里看见。她冒着热气，全身上下，湿乎乎的。她还是望着我，没有说话。当我急忙抬头，看见的却是一头虎，喘着气。我赶紧跑。醒来后，

连着一个星期十天没有说话。那是 1986 年，可以肯定还是在秋天。而现在，我的对面站着的是一个百事可乐的罐子。我说。我说什么呢。有些事会想起，一次一次，这样一直反复，不知意义何在。1986 年，我推开窗，一头鸟从远处天空飞来，落在窗台上。好几回，我都想离家出走，但都没有。

门外站着一个人，她的后面是一个和尚，躺在门口的水沟里，1986 年，也是秋天。

1986 年，一个人提着一只黑塑料袋，打开看，袋里只有看不见的空气（我为什么会想起这个？想起这个人，两天后，我再也没见过她。她小，还轻）。

天空？1986 年的天空当然是空荡的。

要比较的话，它也许比任何时候（地方）都空荡。不是因为它高，天空，高又能高到哪里去呢，而显得空荡。也不是因为大，天空最大，它能大过天吗，不是。不是因为遥远，1986 年不近，但也不远，更算不上遥远。它空荡，很可能是因为鸟。

1986 年的鸟，不太像通常的鸟。它们飞去天空，停在空中，不是为了好看。也不是为了让一个人方便说话，它们有自己的目的，与天空有关。更与天空的空荡有着直接的关联。有时我不明白，现在我更不懂。只认识到一点，1986 年的鸟必定飞在 1986 年的天空。停在空中也行，它能让天空更空荡些。

这是天空。

虎？与下雪一样。当地并没有虎（如果有，它会不会是一头母虎？）这种东西出没，即使在 1986 年，虎年。虎的出现始终与下雪有关，但 1986 年，当地没有下雪。不管一个人趴在窗前等着，还得等多长日子。

有一天夜晚，我醒来，走到阳台上看着不高的后门山。我以为看见了虎，至少看见虎影在山岗上。但是没有，我远远看去，那个影子一动不动。我朝它喊，它不动。我朝它扔出一块石头，它那么远，怎么可能扔到。山安安静静，我回床上睡觉，蒙着被子，以为能梦见虎，也没有。缘分不够。

虎，它知道我在想什么。

不管是在1986年，2002年，还是未来2017年，它是我的情结，也是我的归宿。我必然对它保持冷漠。

有一种记忆是这样的，关于虎，在1986年：就差那么一点，我就要摸到一个女人温暖的手。但我还是缩了回来。

1986年，一个孩子的长裙在风中飘荡，我在回忆。

一个形状。

或者一个点、一种动物。

还是一种颜色。

我都不清晰，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形状，一个或轻或重的点，一种熟悉的很快消失的动物，一种单一的什么颜色。还是说一种距离：

不近，但确实不算远。

远和近，它可能不是距离，而是一种感受：它不远。

我伸出手，能伸到它的一半，运气好的话，甚至还能抓回一两个雨滴。1986年的雨水，值得去回忆，但我不想。它太具体，有太多细节，而不光光一些滥竽充数的概念。在这样一个下午：1:15分，窗外大雾，我暂时不需要这些。包括风。

我让它停着。

而要是偶尔需要，又能怎么办呢。呼风唤雨，

我虽然已熟练掌握，但有些规矩还是要遵守。就好像 1986 年的风，规规矩矩的，在起风的时候，它特别大。我看着它，有时也仔细去听它的声音，没让人失望，但总归没有必要。

1986 年，我在村口碰见一个到世上来散步的人。她问我，耶泥山怎么走。我指了指远处一座山的背后，告诉她不远，走三天就能看见它的山尖。

她说是吗，三天前我刚从那里走过来。

是吗，我不知道。1986 年，有些事就是这样。是什么样，要看当时的情况。

当时，我还小。

小到一、去过最远的地方是隔壁村的猪肉店。

二、除了饿、吃饭，我就睡觉。

三、有一种硬糖好吃，舍不得一下吃完。每次我都尝完一点，吐出来，用糖纸重新包好。

215

有一天下雨，要下没下，我问 A，1986 年，你吃过最好吃的糖是什么。这哪里还记得，A 说，对 1986 年以及之前，我没有记忆。

1986 年，一个人还不到 5 岁。

谁知道呢。在 1986 年，任何地方都是 1986 年，区别不大。最多有些地方下雨，有些地方下雨也刮风。

1986 年，下午 2:43 分，一头大象走去丛林深处自动消失。一只蝠鲮飞出水面，在空中稍作停留，又重重地炸进水里。这些事还有其它一些，我都不知道。

下过一场雨。

雨后天晴，在碧青（当然也是空荡）的天空里，停着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飞来的一群鸟，这我知道。在 1986 年，一个早晨，我醒来不久，站在窗前空看。当时，我以为生病了，看着天空和鸟。

它们一个那么大而空荡，一个那么真实，而两个都是那么的静。我晕倒过去。轻飘飘倒下，中途，我感觉一个神仙及时托住了我。

诗，说到底是一种动作。

我这样说对吗。

1986年，一个人站在河边，看着河对岸。

河对岸有一些地、一座山的部分、山中一些树木、有一个人在山路里走（向上）、两三头羊。一个人感到疑惑，他究竟看着什么？树木和一个人，树木和羊，它们看上去完全不同。

一个动作。

树木和一个人一起，树木和羊一起，它们看上去也不同。这会儿，我看过去，树木和一个人（一个手臂弯着竹篮的妇女），树木和羊，能看出不同，但没什么大的意思。经常这样，1986年，一个人看着雨，一看看一下午（雨下到傍晚才停）。不知道在看什么，不知道看见了什么。他看着，有时在想其它别的。想什么，他也想不起。想起来，他也忘了。我帮他想，他又不愿意。

216

一个人站在河边空想，秋天。

河水在移动，从高到低。

他饿了，他回家去。

一个动作。

1986年，一个人要想起一罐从来没见过的百事可乐，那有多难。他没有准备。

一个动作：鸟稳稳停在空中，不飞。一个动作。

1986年，如果是一个动作。它是什么？

学会抒情是一个人进入成年的标志。

如果是一种情绪，我能感受到吗。没有。

下午，3:32分。

一个人坐在椅子上，除此以外，那些又是什

么，不是 1986 年，不是在 2002 年，2017 年也不是。它还剩下什么。

一枝植物，一个人在电脑上敲字。1986 年，他随手敲出。他看着。1986 年，他以为能看出什么，可是没有。1986 年，也许离的太远，他忘了。但似乎又很近，他想不起来。一些人、事和事物，越去想越空。不想，又不行。它们就在那里，在 1986 年。

1986 年，小雪。

可是没有雪。

我们说了，也强调了，没有。

秋天，1986 年。一个迟到的人（她先来的，第一个）全身冒着热气。后来又来了两个，一前一后，两个人身上同时冒着热气。那么，她们是谁？我为什么想不起。要是相信，怎么相信。

217

她们一个高高的安徽人，我从没见过。

一个稍矮，但屁股和胸都大，正从镇上集市回来，我从不认识。

另一个，拖后的那个，她一看不是尼姑，就是道姑，一定是这样，但 1986 年，我们绝对不可能见面。

而且秋天，为什么是秋天，不是冬天。

难道秋天就比冬天可靠，更可信，并不是。

除开这一些，她们为什么迟到？

而且知道迟到了，还走得那么不急不慢，就好像她们约好似的。一个最先到，两个迟一点到。嗑着瓜子，把地上吐得到处都是。就好像一些不好的亲戚。她们来做什么，讲佛还是念经。她们在跳舞。

天空？没什么可说的。

它不会变大、高，也不会变更远，它就那么

空荡着。这是唯一能确定的事,1986年。(这会儿,16:05分,我走去窗前看,空空荡荡的,鸟稳稳停在空中,与1986年一样,没问题。)

至于雨和风。

1986年,实际的情况是,秋天雨少风多,到了冬天,风不停,雨基本上没有。一个人站在窗前等雨,枯等。怎么可能呢。雨在秋天早下完了,它最好不是冬天的事物。雨只和秋天有关,就像虎(我愿意她是一头幼小的虎)与下雪(雪,越大越好),它们只能成对出现。1986年,一个人他还小,不懂这其中的道理。作为老朋友、熟人,我有义务提醒他。

还有什么,下雪?这个真的不能再说了。即使我想(也愿意)让它下,也不可能,在1986年。我只能等(我在等。下雪,看来还要过些日子)。光等还不行,还要祈祷(我祈祷)。只有这样,(虽然绝不可能)至少可以让自己心安。我们还是说说鸟吧。1986年,许多鸟,我都是第一次见。

218

有一头是灰鸟。这个我在《鸟史》里想写,但没有。灰鸟不是《鸟史》里的鸟。我也只在1986年见过一次。很偶然,但见了。见过后,2002年,没有再见。哪怕现在,都已经2017年末尾,还是没有机会见。我有时想念它,走去窗前张望。一头鸟从天空远远飞来,落在窗台上,不是灰鸟。很像,但不是。有时,在很深的夜晚,我到回家中,感觉它就停在窗台上,我慢慢走去,它好像在。但是我又不愿意了。

在一条椅子上坐着不动,或者突然动一下。

1986年,有一句话,我一直没说。

不想,也不愿意。

我怕说了,不好。

## 星期四

—————  
个个个个个个个个（电视）个  
人人人人人人人  
从从从从从  
地地地地地地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捡捡捡捡捡捡  
起起起起起

219

—————  
个个个个个个个  
石石石石石石石石（一个人走过去，打开后备箱。）  
头头头头头头（一只猫撞上一只老鼠。）  
站站站站站站  
着着着着着，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着着着着着着（她有些激动。）  
风风风风  
不不不不不  
动动动动（大象站着，在出租 VCD 的商店门口）  
动动。  
这这这这  
时时时时时时，  
———（香港电影）  
个个个

人人人人人  
走走走走走走走  
过过过过过（转了一圈）过（硕士以上学历）过  
来来来来来（出来混）来  
问问问问问，  
你你你（听不清楚她说了什么，暂停）你  
的的的  
证证证证证证证  
件件件件件件  
呢呢呢呢呢。  
她她她（雨在下，小雨）她  
没没没没没（一个坏的开始）  
有有有有（即便现在还是如此）有有  
说说说说（她从烟盒抽出一根烟，接着把它点燃）  
话话话话话，  
照照照照  
旧旧旧旧（光滑、线性）旧旧  
看看看看看看  
着着着着（过于简单）  
风风风风风风风，  
忘忘忘忘忘  
了了了了了  
饿饿饿饿饿饿（天空？洗牌，叠牌，镶牌）。

222222222  
00000000（云）00  
000000000  
222222222  
年年年年年，  
下下下下  
午午午午。

我我我我我我（刷牙，谁知道。）  
沿沿沿沿沿（就是我现在坐的地方）沿  
着着着着（黄鹤）着  
无无无无  
风风风风风风风风  
的的的的（快睡着了，一个人）  
河河河河  
岸岸岸岸岸岸  
走走走走走  
动动动动，  
河河河河河好莱坞电影河河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央央央央央央央央，  
一一一一（唠叨）一一  
条条条条（今天，星期四）条条  
船船船船（去动物园）船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着着着着着（一个理由）着着。  
我我我我我我  
们们们们们们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  
河河河河河河河河（雨水）  
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移移移移移  
动动动动动动，  
它它它它它它它它  
静静静静静静静静  
止止止止止止（写到了光：及时保存，我在想）。  
我我我我我我我（所以，这事十有八九是他干的。）  
们们们们们们们们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河河河河河河河河  
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和和和和和和和和  
船船船船船船)  
相相相相相相相相  
互互互(似乎是对我的一种反抗,我能理解。)互  
谁谁谁谁谁( : 一个白痴)  
也也也也也也也  
没没没没没没没没(她开始跑。)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欠欠欠欠欠欠  
谁谁谁。  
电电电电电电电  
话话话话话话话话(点燃一支)  
在在在在在(停着)在  
震震震震震  
动动动动,  
世世世世世  
界界界界界  
非非非非(坐在关公的膝盖上)  
常常常常常常常  
柔柔柔柔柔柔柔  
软软软软软软,  
是是是是是  
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  
的的的的(捕快)。  
我我我我我我  
跳跳跳跳跳  
了了了了  
进进进进进进进

去去去去去，  
翻翻翻翻翻  
腾腾腾腾腾腾

—————

周周周周周  
半半半半半。

—————（精确）—————

个个个个个个个

人人人人

及及及及及

时时时时时时时（鸟飞进天空）

把把把把把把把

我我我我我（打开门）

拦拦拦拦拦拦拦

住住住住住住住，

223

问问问问问

我我我我我，

是是是是是是是

不不不不不（没有一点灯光，下午）不不

是是是是是

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

来来来来来

的的的的。

我我我我我（一台电视）

看看看看看看看

着着着着着（地主的女儿，耸了耸肩。）

这这这这这

—————

个个个个个个个

人人人人人人

（她她她她她她她（的纽扣）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身身身身身身身  
上上上上上  
泛泛泛泛泛泛泛泛（在湖边走）  
着着着着着着（没问题）  
微微微微微微微微微微  
弱弱弱弱弱弱弱  
的的的的的  
光光光光  
线线线线线线，  
忧忧忧忧忧忧  
伤伤伤伤伤伤  
但但但但但但但  
不不不不不不不  
委委委委委委  
屈屈屈屈屈屈）  
告告告告告  
诉诉诉诉  
她她她她她她（2002年8月8日），  
视视视视视视视  
情情情情情情（快速地疑惑）情  
况况况况况况况  
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定定定定定定定定。  
那那那那那那  
就就就就就就就  
——  
起起起起起起，  
她她她她她她她她她  
说说说说说说说（“不要”，她说）。  
——（巫师还在睡觉。）——

起起起起起，

好好好好好

的的的的。

我我我我我我（语气）我

说说说说说说。

没没没没没没

有有有有有

问问问问

题题题题题（最高指示：饿了，就要吃饭。），

我我我我我我我

们们们们们们们们

—————

起起起起起起

携携携携携携

手手手手手手手

225

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了了了了了了了了

进进进进进进

去去去去去去。

—————

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两个）

人人人人人人人

（停停停停停停停

着着着着着着

不不不不

动动动）

长长长长长长长

久久久久久久久

看看看看看看看

着着着着着着

风风风风风  
吹吹吹吹  
动动动动动动动  
树树树树树（10:46，下午）树树树树  
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  
的的的的的的的  
样样样样样样  
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

—————  
般般般般般般般般

只只只只只只  
要要要要要要要  
足足足足足足  
够够够够够够  
长长长长长长  
久久久久久，

226

风风风风风风风风  
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  
会会会会会会会  
停停停停停停，

她她她她她她她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会会会会会会  
饿饿饿饿饿饿饿饿饿

（她她她她她她  
不不不不不  
饿饿饿饿饿饿饿饿）。  
当当当当当当

—————  
个个个个个个个  
人人人人人人人

足足足足足  
够够够够够  
长长长长长长长  
久久久久  
看看看看看看  
着着着着着  
风风风风风风风  
(她她她她她她  
看看看看看看  
不不不不不  
见见见见见见见见)  
吹吹吹吹吹吹吹  
动动动动动  
风风风风  
尘尘尘尘尘尘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的的的的的  
树树树树树树  
叶叶叶叶叶叶，  
她她她她  
有有有有有  
没没没没没  
有有有  
想想  
过过过过过过，  
风风风风风风风  
里里里里里  
面面面面  
也也也  
许许许许许  
根根根根根根

本本本本本  
没没没没  
有有有有有  
问问问问问  
题题题题题题  
(对对对对对  
象象象象),  
有有有有,  
也也也也也也  
和和和和和和  
树树树树树树  
叶叶叶叶  
无无无  
关关关关关。  
作作作作作作  
为为为为为  
乙乙乙乙  
方方方方方,  
时时时时时时  
间间间间间间  
是是是是  
足足足足足足  
够够够够够  
的的的的的,  
她她她她她她  
有有有有有有  
足足足足足足  
够够够够够够  
时时时时时时  
间间间间间间  
去去去去

想想想想。

———  
朵朵朵朵朵朵  
花花花花花花  
开开开开开  
完完完完完  
后后后后后，  
反反反反  
着着着着  
又又又又又  
开开开开开  
了了了了了

———  
遍遍遍遍遍，  
———  
个个个个  
人人人人  
在在在在在  
想想想想想。  
想想想想想

———  
朵朵朵朵朵  
花花花花花  
在在在在在  
开开开开开  
完完完完完  
后后后后后，  
又又又又又  
开开开开开  
了了了了了

——  
遍遍遍遍遍。  
但但但但但  
这这这这这  
不不不不不  
是是是是是  
她她她她她  
停停停停停  
着着着着着  
不不不不不  
动动动动动  
(在在在在在  
风风风风风  
中中中中中)  
的的的的的  
原原原原原  
因因因因因，  
不不不不不不不  
是是是是是是是(不是)。

230

## 星期五

天还没亮开，我的意识绝大部分还在梦里游荡，05:34分。蓝色艾弗森不知从哪里弄来并打包扔进300个问题，重约3两，解压缩后如下：

001、简单有几个意思？哪一个理解起来最简单。

002、《弟弟和楼梯》是谁写的小说。

003、一个人饿，她站着不动。她在饿什么？

004、我是逐渐（ ）。请填空！

005、她 16 岁，点燃香，跪下来向菩萨祈祷。  
关公和观音哪个更合适。

006、你还爱着妻子吗？什么是爱。

007、肯德基，还是麦当劳？

008、“假的。”她说，“也不是真的。”她在说什么？当时，她看着天空中一根稻草。

009、下午，一个人走去一个地方，因为想起了什么，她停下，想了想，并转身往回走去。

010、天空，空荡荡的。天和天空，为什么？

011、一个交警拦下一个散步的人，没说话，只是等着。等了一个上午，她还没想起。她说，你这是去哪儿？散步的人突然感到（第三根肋骨）一阵悲伤，便让天空下起了雪。

012、秋天，一个人停在树下躲雨。我走过去好心问他，你是做什么的。他说，我是一个诗人。然后呢？我问。他没说话，看着雨水。

013、约旦河西岸在哪儿？为什么那里总是黑着。

014、两个阿富汗水滴，1986 年，一个远，一个遥远，一个人想起了，却不认识。另一个人远远看着，但也仅仅只是看着。那么，谁是谁的亲戚？

015、左拐，接着右拐，再接着右拐，接着再右拐，这时离原点多远？

016、我在哪儿？在一条椅子上。哪里才是中心？

017、2002 年，晴天。一个小孩跪在路边，不断向行人磕头，直到中午，她睡着了。如果这时她看上去像一朵花，她像花的什么？

018、花开了又谢，谢了又重新开。这样有意思吗，一朵花，开了谢，谢了又重新开放。

019、 $1 + 1$  大于 1，这是不是一种直觉。

020、一支打火机彻底没气，一个人用手挡住风，用了 35 个火星才点燃香烟，2002 年，他几岁？

021、一根鞋带，它看着是坏的。它是不是一根坏鞋带？它曾经是不是一根好的鞋带。

022、再往前走一步，她就要掉下去哪里？

023、游泳？我没有在羊水里的记忆。

024、一杯干净的茶水摆在桌上……，她离开椅子，走去厨房烧水，路上，除了鹤，她什么都没想起。

025、射入进来的时候，她终于感觉到了一点什么，温暖，还是感动，每一次都不同。她想唱歌，最后，她在哭。

026、一瓶啤酒？是的。阳光？是的。一罐可乐？当然更是。

027、那天下雪，这重要吗。她是谁？那天，天空中停着太阳，很红很红，是最红的。

028、A 出门去了，她什么时候丢失。

029、1986 年，一个人走在路上，后面跟来一条狗。人和狗都小。人停下，狗停下。人继续走，狗继续跟来。人停下来想也看着，这时，狗停着不动（按原先的距离）。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那会儿是秋天。

030、下雪？还要等些日子。

031、把一节烟灰抖进烟灰缸，一个人叹了一口气，她还要叹多少气，下午。她才会感到平和。

032、雨很大，像南方的雨。一个人走到窗前看什么，她正好看见了什么。

033、山的背面，是另外一座山，还是一种可能？（提示：蜂鸟）

034、电话在震动。那就让它震着，有什么呢。

035、吃完中午饭，二妈又去堂前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地念着，不知道在念些什么。忘了过去，也想不起未来。阳光照射在她的脸上，安徽来的和尚躺在水沟里。

036、门开着，一个女人站在门口不说话，湿漉漉的。她又是谁？还能想起来吗，2002年。

037、一列朝天空开的夜火车和一个雨滴，它们谁先烧着。

038、亚洲，还是新亚洲？你说，不要这样。

039、一切是什么意思？包不包括一切。

040、深夜，一条狗在路上随意游荡。同样，深海中，一条芒光灯笼鱼不小心撞到一个巨大也是反射着些须亮光的鱼鳞上。它们有多少可比性？还是说，为了几块钱，和更多的几块钱。

041、深夜和火车一定是一种什么关系？可靠并且熟悉。

042、被阳光照耀的哪部分？

043、它大，有时小。在雨中，它更轻。它是什么？

044、虎。打一种动物。

045、它看不见，火气大。它离你近，平时，它不动。它是什么？

046、灰鸟，上次见它是在什么时候？没有，我们只见过一次。往后，也不会再见。这不是问题。

047、鸟稳稳停在空中不飞，它不是灰鸟。它什么鸟？不用去管它，这是它自己的事。

048、2015年9月22日，雨。推开窗，遇见灰鸟。这都是什么时候的事？现在才2002年9月末。窗外，雨不大不小，鸟统一不在天空。

049、06:13分，醒来。醒来作什么？一个人。

050、结婚？这都什么时代了。

051、宇宙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来。（可忽略）  
052、认识一只五花大绑的妖怪，这事很酷吗？  
不见得。

053、一个人在A（看天），另一个人在B（吃饭），他们相距多远？

054、要是必须选择一个，兔和鹅，选哪个？

055、是什么东西在敲门？三下：两下轻，一下重。

056、散步是过程还是结果？如果一个人在散步的时候只是在散步，需要放大吗。

057、秋天，一个算命的人跑来问我：为什么？  
我看着她一副无辜的表情，真替她可惜。

058、农村以前包围过城市，下次是什么时候？  
一个人站在雨里，站在雨外的人对她喊：喂，你已经被雨包围了。

059、假设，一个人牢牢地站在风里。在什么情况下，她不在：风里。假设消失、躺下和让风停都不算。

060、我们说城市是美好的，指的是那一部分。

061、一个人用遥控器一连换了三个电视频道，  
一个人在喂兔子，一个人只是盯着一扇窗户不知道什么。这三个人谁大，谁先开口说话，还是说一直保持沉默从下午1:39~2:15分，一个人提着啤酒进门，熟练地加入这场内耗。

062、当代艺术？什么艺术。一个湖面，看着也很当代，在没有风吹过的时候。

063、所以？

064、但愿，她说。她划下一根火柴，火柴在烧着，她在后悔。但想不起来需要后悔什么。

065、散弹麻雀是一个成语吗？看着不像，用起来也不怎么方便。

066、老问题，天空是什么颜色？天空是什么颜色，一般来说要看当时的情况，二般那就简单点，蓝色。问题是蓝色，并不是一种颜色。所以？（接063）

067、如果一个人走路，跌倒。走路，再跌倒。再走路，她还会跌倒吗？不论在理论上、现实中，还是语言的惯性。

068、她重复看着天空，看到第14遍，觉得没有问题，也就放心了。她担心，是在担心别的。

069、两个人在：这句话省略了什么？

070、一个人跑进雨里，她的目的又是什么？总不会是去雨里打电话。她确实在打电话，在雨里。不用去管她。她是谁，谁是她，还是应不应该，她都已经跑进雨里。071、轻取真是一个好词，轻取什么？伤心还是痛快，在扯淡的歌声里。

072、人的生命是可以量化的，你愿意接受这个认识吗。比如屈原，除了粽子，他也是一个伟大的跳水运动员。

073、出门，找个发廊把头毛染成某种颜色，会不会增强一个人的历史使命感？

074、《圣诞什么的》：4:12，下午。昨天是圣诞，还是今天？25号十二月，我还（还的意思是，都已接近月末，我还）没写过一首诗。我从没搞懂过这个（圣诞、诗）最近，我写的快，早早3点不到就写完当天的：什么？不知道，它不是小说，也不像诗歌，但有不少于——怎么说呢，最近我还在看64开本《旧约》：每天不多不少正好30个页码，可见我有多空闲——5000个字。写完后，我不再抽烟，躺下来在床上，或还是原来的椅子（浪花）上剥个桔子吃躺上一、两个钟头，看看体育新闻、也看点——没想到肯尼斯·科克的诗这

么好，真好，与之相比，罗恩·帕吉特的东西就是垃圾（原谅我的审美）——看点诗、文什么的，都挺 ok。但我的脑子，明显还在那个写的状态里（看看，这里竟然有 4 个恐怖的破折号）不知道（明明带着耳机，听着音乐，脑子里就是有一个节拍器发出的叮叮声，不知道）有的词，我从没用过，也不打算使用，比如：立地上升（就这一次。）作为一首年末诗，它漏写了什么？是不是要重写一首。

075、一种情况无法描述，那是一种什么情况。比如：076、一头鹅在路上大摇大摆走着，是什么情况，让它变得没法描述。有什么情况，是两三句话说不清的，对一头鹅。

077、一头白鹅，鹅脚鲜红，鹅头高仰，在大路上大摇大摆移动，因为吃多了粮食，它的脖子满满鼓起，目光所及，任何事物都有臣服于它的意味。这么说合法吗。

236

078、如果你必须在担心，你在担心什么？它大吗。附近，有没有风。

079、你在写什么？A 走过来问。

不知道，我说。我在写什么？为什么还在不断写，2:47 分。080。

081、“电影怎么样，好看吗？”

082、李白追上去，追上骑在马上上的卢照邻，他说了一句什么话，说服后者戒酒。

083、混沌开窍后，它便死了。怎么搞成这样。

084、两个人聊天需要对着天空聊么。一个人聊，自己对自己，算不算单聊。

085、天空怎么聊？如果天空在下雨。

086、下雪？还要等些日子。

087、一个硬币，两面都是正面。它的反面在哪儿。反之，两个面都是反面，它还有什么价值。

088、“你不记得了？”“不记得了。什么？”

089、有什么东西不是抽象的？而且不是平面的。请问。

090、折断一段光（芒），需要多少个G。

伤心呢？ 091、伤心什么？

092、它大，不大的时候，它轻。而要是虚空中，每次它都会停下来。它怎么计算？

093、吸，还是不吸，一个人点燃一支，仅仅夹在手上不动，她在放弃什么？又说要坚持到底什么的。有多少，她的可信度。

094、海雀算什么鸟，跟一头飞行稳定的信天翁比，在一个大势已去的海平面上空。

095、一个人为什么要跑去山上住下，一住就是三年零三个月。三年零三个月后，她下山来。一、她从前的情人张短工已经跟王寡妇结婚了在两个礼拜前；二、她并没有因此变善良反而更加暴力：她把村口大摇大摆移动的大白鹅一脚踢开，还用掌风劈倒一枝倒拖柳树。三、她为什么眼里擎着泪水，并深深热爱着。

096、没有人知道（知道了也不理解）她那种朴素的情感。三天后，她离开，村口下起了雪。有人说，那是她把最美好的记忆留在了村里。也有人这么想，认为下雪只是一种偶然。大家都在猜。

097、陶醉并荡漾其中，只是不知道那是什么。

098、一个严肃的问题：谁说了算？这一切。

099、凭什么？能量移动？

100、太阳升起、落下，消失又升起，周而复始，其意义在哪里。我们只知道道理。

101、一个人倒立，以为这样就能看见他的下巴。这人是谁？后来，他发明了交流电。

102、希腊人曾经孕育了现代文明。那又怎么样？照样不咋地。一个波兰人说，在《火线》第二季，最后倒数第二集(11集)。当FBI去抓捕时，他跑了。跑去哪儿了？这是一个疑问，没有交代。

103、绝望会传染吗？2002年。

104、它不复杂，足够简单：它只是一个无中生有小小的点。点上停着什么？不管什么，它都有病，假设。

105、打出一张牌，不是方片3。老实说，这可能吗？

106、下雨，一个人走去独秀山烧香。她走到的时候，庙不见了。只有一个尼姑坐原地发短信。你想知道什么？女尼抬头问。她没说话，下了山。也不是不想问，她有许多疑惑。也不是她讨厌尼姑，她之前就想去当个尼姑算了这辈子她想，她想过。不知道为什么，当她看着空荡荡的庙地，她感觉一下子受到了重伤。而我们关心的是，她还能恢复得过来吗？毕竟，那是一种无人知晓相当经典的创伤。

107、一个人还年轻，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她不知道自己比谁都老。

108、下午，她表达了一种厌倦，用一根弯曲的手指。弯起来，像一个“？”

109、窗台上，鸟飞走了，留下空鸟。看见了吗？它就在那盆水仙的旁边。

110、潜水艇 .....

...111、.....

.....196、如何确定箱子里的猫 .....

.....失落的罐头 .....

.....300、一个 9 倒过来它是 6 吗？等，有的像问题。有的明显不算，有的只问了一半。

## 星期六

239

牌局继续和即使再冷一些。

没有和一块黑的天空。

她没有说话和 0。

10:03 分、上午和 10:04 分、上午。

简单和诚实和勇气和请回答问题。

W和X。

唯一和好像。

我不关心和我更想知道。

关于 A 和登陆。

一个人走过来问，你是谁？和她不说话。

肯定和一个白痴以及她的想法。

最大和厌烦，请回答问题。

的和说。

被黑暗包围和干嘛？没有人回答。

谁和谁是谁。

一杯干净的茶水摆在桌上和阳光下，一罐蓝色的百事。

游戏和被玩和伊朗。

德黑兰和天空，和请回答问题。

德黑兰的天空和伊朗，有多晴朗。

我没有意见和  $> 1$ 。

她指着一个天空和想起蜉蝣。

猛烈和吃食物和发怒。  
站起来和掏出一把枪（理发师）。  
开和开放。  
之前和在此之前。  
一个人走到一把椅子上和站着。  
意思和椅子。  
星期六和 39% 电量。  
红白蓝和这说明了什么？请回答。  
不以为然和一个人不以为然，她不以为然。  
一群人和我没见过。  
恶心和除了我。  
突然和不是。  
原谅和就是这样的。  
选择和不如去干点别的啥。  
人和一个人。  
一个静静的人和人。  
为什么和鹅：请回答。  
皇帝和一次性删除。  
端起一杯茶水和古代。  
抒情和一劳永逸，写诗。  
孩子和闹钟。  
怎么样？和什么？  
二三十页字和仅仅只是。  
出发和重新回到一个地方。  
远和点燃一支。  
原来和一个人往西走着。  
是和未命名。  
觉得像和虎跑。  
。和夸大和。  
绿色植物和所有植物。  
绿色和色彩的一种：蓝色。

这里更加安静和特别是在晚上。  
一个中指和道路。  
没有和就是没有和解放。  
路灯和乘火车离开。  
长久和等着。  
一种感觉和天亮。  
接近（但没有抵达）和搜索一头狐猴在丛林。  
我问。想问，我没问和叹气。  
道路的一半和烧香和请回答问题（我看着）。  
那么，就是说和慌张的停在一个类似尽头的地方。

10:32 和十根手指摆在键盘上，想。  
最慢的速度（只有 0.1 米 / 年）和热得快。  
学校和下雨。  
因为和空气净化。  
发言和山河。  
起床了吗？ A 问和鱼缸。  
这是什么东西？和鼠标滚轮。  
随便，她说和一个剥开一半的桔子。（不要绕开）  
天气和抗议无效。  
宗教和宗教故事。  
穿着拖鞋在房间内外走动和喝水。  
刚才和 20 支装。  
就在刚才，我以为和出门。  
一场雨和发散。  
竟然和消失。  
大和轻。  
（请回答！）  
结果和自然。  
星星和（必然）必然。  
少见的和北方和并不多见。

这个时候和靠在栏杆上。  
一匹马和斜坡。是啊，一匹马和斜坡，请回答。  
站着和始终不动。  
一支香烟和被点燃。  
动物园和对面。  
第一次和 2002 年，秋天。  
猴子和享受。  
现在和已编辑。  
阳光和照射。  
体检和没有目的（包括方向和方法）  
秋天和秋天的什么？请回答。  
也许和一个人搞忘了。  
这会儿：回忆和一本《旧约》摊开仍在地上。  
冷和超市。  
在桥上和彩虹：不要给她们任何机会。  
梦和这太让人伤心。  
譬如，换个地方睡觉和鸟稳稳停在空中，不飞。  
124 和我明白。是么？请回答（正面）。  
十一月和十一月。  
巫师和白混了。  
语气和电话。  
好的，我说和球队阵型。  
电话和理解。  
电话和蜘蛛侠。  
电话和年轻。  
还是电话和时过境迁。  
两年和流程。（我等着。）  
开始和我们骑自行车去。  
在阳光泛滥的下午和 1986 年，河边。  
熟悉和鸟。  
穿梭和火气。接近了，但是请回答。

一切看上去是那么的和信号。  
新鲜和鲜和 New。  
我和有一天，我们。  
在路上走着和流行趋势。  
习惯和城市（请回答）。  
城市和另一个城市。  
至于它是什么和电话在震动。  
电话、震动（请回答）。  
电话响了（请回答）。  
烧菜和走路，太阳。  
心不在焉地眺望和下雪。  
鲫鱼和朋友是用来投反对票的。  
一块豆腐和什么？请回答。  
崭新的和调料。  
气功和大陆漂移。  
一斤和粉红色。  
一个人和她睡着了。  
书本和一些阳光。  
累和稍息。  
必须和三两个定理。  
原地踏步和饼干。  
在一个喷水池旁边坐着，坐一下午和牛奶。  
路口和等待。  
移动和等一个字跑到纸上。  
出租车和这一切都是命。  
严肃和严肃的。  
认识和你怎么了？A 说。  
西装和经济。  
在车厢之间的吸烟处和平原。  
有火吗，她说和厨师。  
广州和海洋变换。

像或者不像。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  
三个人：一高、一矮、一远和一朵花。  
愤世和被选中（全选）的那些。  
茉莉和莱迪。  
雨和鬼。  
刮风和语速。  
没事，她说和没事的，她说，没事。  
安慰和他不说了，继续托住天空。  
睡不着和她又说了一遍。（我是看着你长大的。）  
之后，她又说真的，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和有些词 2002 年还没有。  
青菜和阳台上。  
喂，她喊和兔子。  
兔子、兔子和失落。  
我没有搭理她，转过身炒菜。  
在哪里和美好的。  
方向和那支管风向的鸟毛  
想到和想到了什么？一个像手表那样的东西  
就在眼前。  
四个人和四张桌子。  
啤酒和面条。  
一个人并从昨天傍晚起就躺在床上，躺到现在：  
11:17 分接近中午和水枪。  
上帝和缺少一张卡片。  
摊开。  
在海水里站着和一根海带（昨天）。  
写和停着不动。  
光标和命令。  
一个女人的手和唯一的关联。  
怪兽和学习。

有空吗？和谢谢，她说。  
废话和进步。  
当然了，她说和洗衣机。  
幼稚和电影还没开场。  
冬天和收音机。  
我饿吗？不饿和念佛。  
A 和 A。  
不仅 A，还和一个退出键 Esc。  
米饭和闲着。  
那么，必然也是动漫和准确。  
大量和微微的。  
快递和 Frank。  
我是随便说的和根本没想过，那又怎样？  
后座和没法带走一个外星生物。  
但是和我依然记得。  
天哪，我忘了和差不多起码有一定帮助。  
没有人回答。  
释放和就那么轻轻一下。  
非洲和开局。  
很久很久和一直坐着。  
英雄和消灾。  
除了一匹马和干净。  
风车和点中，并且双击。  
随意从地上捡起一段木头和大写。  
接着和同上。  
故事到此结束和太阳照常升起。  
不知道和你以为呢？  
一只停在窗台上的苹果和战争刚刚打响。  
任何人和任何一个人的区别。  
阳光和再歇会儿。  
删去一个人的名字，然后删除一个人和等于

(其实是在变相)增加一些字节。

有问题吗? 没问题和有没有问题, 没。

故事和亚里士多德的早餐。

昨天, 我在看押沙龙和他的复仇和反抗。

走过一片树林和深深陷在泥土里。

主人公和表带。

209、仔细观察一个知识分子和稍后原谅她。

210、低着头和黑夜, 鸟停在空中, 我们看不见。

211、飞机和窗台。

附近, 及其它。

两个人, 一个人喝掉啤酒后走了和一个人,  
喝完, 躺在水池里移动没动。

我记得, 我不记得了。

没关系请回答。

短和飞行。

喝水和也在思量(什么?)。

246

不一样和他们是客人。

一个人的身高和他的天线。

一只手伸进一个口袋和另一只手背在身后。

她醒了吗和一个不够完整的下午。

想法和实际上。

等电话(53)。

单独。

任务和相互表示满意。

(C)V和B(N)。

端起一杯水, 端着和接到通知(少了一个。)

潜艇和领袖洗过了吗。

小王和电力局。

理由和但是她不相信。

小和多。

相对: 大和重。

二、慢慢和鹦鹉。  
强行插入和有什么急的事吗。  
交通灯和一泡乌。  
天空和变化。  
狗和最低。  
抬头和要不干脆倒立。  
倾斜也行和降霜  
12:16 和 12 和 16。  
中心（总是这样）和副中心。  
好的武林和这时，江湖上没有风。  
有狐绥绥和这也不是一个驾驶员所能想象和  
依靠的问题。

下车和结束我的旅程。

一个女人和要不就是一个男人，同样可以忽略不计。

247

《声音》和一家即将倒闭的杂志社。

敲了两下和又敲了两下门。

染发和梁上。

鸵鸟和估计一公里范围内都没有人。

开灯（这个好说）和抚摸光线。

大象和在 2002 年，它实在是一个人的名字：  
就像二下、菜（菜迪）、硬座、飞机头、三、加饭  
什么的。一个游戏。

下午、12:26，摇滚和蜥蜴。

论坛和拨号上网。

在下坡的时候和梁山伯。

玩和 pLay。请回答。

暴呆和小说剪辑。

剽窃和 // 瀑布：类似的勒色还有：毛里求斯  
芙蓉花和印度之痰。半自动委内瑞拉手提灭火套  
装和小桥流水拖拉机。狐猴投弹器和通信工程（一

个蓝色百事)。音乐和 13:31 分。大量刚果回忆及 2000 种乌干达。淮安：1986 年，送一头乌去淮安和 1986 年一杯干净的水摆在桌上……。苏联尼姑和一个比阿富汗还遥远的水滴。17 岁和党痛国爱与熟悉的鸟相遇在潭柘寺以南 3 米和根号 3。2 个泡泡和 2 个泡泡。准备好被徒弟逐出师门，司屠和菜灯，let's FCuking go! 和要知道在什么时间往身体里注入什么东西：烟雾和禅。放松和在宇宙中心的边缘。稍稍感动和 2 毛钱。东京饭桶和 11 月，一头乌从天空翻落、一头乌停在天空不动（也不懂）。原始佛陀和她的进度条。在大菩提树下想想暴动、革命和锁链。翻开一张牌和只能是一张方片 3。这时，鸟，停在空中不飞和谁也拯救不了七须公除非神迹降临。厚厚地和一起去 Spa 和什么都不是之王。后来，下雪了（和落雪的区别）。刘胡兰和总归要操完走人口。几把语、废和什么话。修辞和诗意：我不在这儿。和空格。毛里求斯里兰卡地砖和充电。等了 1 个月的雨已连续下了 2 天和算命：秋天 / 9 月末 / 星期一。时好时坏的哲学基础和《鸟史》。独立和沉默。你去哪？go fucking where go? 换乘和鸟，稳稳停在空中（不飞）。一罐蓝色百事可乐和 Ted, Ted WANG, Ted CHUANG, Ted fuck Charle CHUANG。喋血祥林（嫂）和翻了一个身，就在关公服下解药的那个中午。鸟故地重游来到古荡的天空和下雪了。关于音乐。

248

重要和但不是很方便。

可怜和一条鲸鲨（那是一种什么哺乳动物）。

有多远和滚动多远。请回答。

我这就过去，我说和你觉得房间里缺少点什么？

暗示和良心发现。

偶尔和陶冶情操有什么错吗。  
冷暖不知和毛衣之王。  
起开十罐啤酒和伤感炸弹。  
沉重的约柜和把头埋在肩膀里。  
叠加和护士。  
山顶和大脑活动。  
2002年，苍蝇馆子和没想到是真的。  
收集材料和暂定0.00001秒。  
无所谓和梦：下车。  
冰棍和一个秋天的倒掉派。  
面壁和只是现在想一想：云。  
设备和不要反驳。  
得了，老兄，听见一个声音说和它是谁？艾弗森蓝吗，不是。  
点燃一支，走去窗前和对话。  
“怎么样？”和“晚上八点半。”  
雨水中，他总是走得最慢的一个和鹏是一种大鸟。  
诗和鸡毛蒜皮。  
一首诗和一些蒜皮。  
时代和广场。  
衰老和我想过了：我们不会无缘无故消失。  
形式和再来两个庞德（弹簧加两磅）。  
如何持续写下去（就像一个作家说的）和稍纵即逝。  
快感？是不是一种病？和有什么不是吗。  
忧郁的、有才华的和单纯的。  
“我从来没有和谁像这些朋友一起那样高兴过。”  
沸腾和至少，树枝在摆动。  
一头鸟飞来停下和这时，至少树枝在摇晃。

任性和关于事物应该怎么去理解：过去和火焰。  
随便给我一个字，比如：啊。和有什么用呢，  
我不需要。

师长和狂喜。

一个新人和仿佛找到了她的开关。

在没有鸟以前和安排。

狒狒和毫无创意地遇见人民和他们的心思。

蜜蜂与砖头。

诗和剩余价值。

自由和麻烦你，请让一让好吗。

妻子和燃烧。

无花果和注解。

启迪和悲伤。

仍然保持真实和抬头三尺。

不确定和周围没有风。

上次说过了，快乐和走到一个角落。

疯狂和必须红移，然而。

必须像花朵一样和必须拒绝：大量的，乱  
七八糟的，同时轻盈的。

一首诗应该多长（这不是诗）和少来一套。

农民和不等于就要起义，是吧。

讽刺和无辜，谁和谁，谁指示谁：饿了，就  
要吃饭。

抒情是必须的和现代（后）有什么了不起吗。

迫切的和一条烧焦的后腿。

请回答，必须回答。

超现实和你拿出一个不是超现实的东西试试，  
没有。

平庸和职业需要和供求关系。

几个月和一周。

哲学和模糊和海洋，我不讨厌（也谈不上喜欢）。

写下每一件事情和条件反射。  
写作和生活，并非如此。

## 星期日

主祷文（马太福音 6 章 9-13 节）

251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阿们

## 第五章

### 星期一

星期一：9:22分、上午。

我在等这一分钟过去。

9:32分，A出门去了。

带着一把雨伞，出门去了。

只是今天不下雨。

也不刮风，今天没风。

一个人带着一把雨伞出门去，路上，走来一个人，她也带着一把雨伞。她想，不对呀，今天不下雨，也没风。

要是今天有风（不下雨）呢？

一个人带着她的雨伞出门，她看见社会不太稳定，稍后，又看见一个穷人蹲在地上捡钱。这个时候，她才想起，今天是不会下雨了。她想了想，这也没什么。

今天下雨又刮风（为什么不是刮风还下雨）？这当然不可能。今天星期一，只会不下雨，也没

有风。一个人出门，带着一把雨伞。她不关心这些：风还是下雨，不下雨，还是风停着。她统统不关心。

今天无风，不下雨。

雨，它还在一千里以外停着。

我在等。是吗？A 还是 B。

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喝水：一种稍带苦味的茶水。

他看着在等。

前世的聊天还在继续，只是谁和谁。怎么聊。

天，空荡荡的。今天，天上没有风雨。他在等。

一个孩子，漂亮，他睡着了。我们不知道。

门，打开（或许本来就是打开着的）。

一个人（我注意到）走进门，没有走去客厅，她也没走进厨房。

她站在门口，站着。只是站着。

窗外，鸟稳稳停在空中不动。

253

但今天星期一（而且不下雨），我们不去说它（包括天空）。

一个人（另一个人）不信说是么。她走去阳台看，确实没雨，风停着。她在等。等了一会（两支烟），她想算了。

星期一，风停着，等于没有。

要等，也等不到。

所以（这会儿得出结论是不是早了点，还勉强）。

因为没雨水，我们知道，鬼同样不会出现。

我们同样不去说它（鬼），在阳光下。

这会儿，阳光好与不好，它都是星期一早上的那种阳光。我不去看它，坐着，也喝水：一杯干净的茶水，喝与不喝，今天都不会下雨。风也是，今天没风。我不关心。

今天星期一，大概要什么没什么只能等着。

只是等什么呢。

一盆水仙摆在窗台上，我抬头看，它还没开放。  
等一盆花开放，我从没有过。

打开一盒烟，里面相当粗暴是空的。怎么等？

想一支龙，它去了哪儿？直接消失，不见。  
这我可以等，也愿意等。只是对一支龙来说，光等是不行的。等，它太安静，没有大风和暴雨，等也是白等。今天，星期一，不适合等龙。

而去点燃一支（香烟），好好的一把蓝色火机没了气。这是谁干的。但没有就没有，与等不等相关。

此刻，一个人疲倦又新鲜，她在等。

等雨下，她就出门。雨始终（在有限的时间内）没下，她还是出门去了，带着一把雨伞。这还算是好的情况。不像

一个人看着镜子里的同样一个人，她竟然在等她开口说话。当然，她们不说。

她没说，她也没说。

她们相互等着。

一直等到 12:03 分，中午（中午的阳光当然很好，比上午好）。她们不说话。

有些事，等着就行。是吗。有些不是。

有些不等，它也会来。不是吗。

一个杯子摆在桌上，（被拟人化的）它在等什么？它的样子像是在等。

等一个人端起它，掂量几下，又放回桌上？

像，也不像。

一根草在等风吹过，潦草、安静并有足够耐心。只是这天星期一（我们知道），没有风。我不知道。

下午，一张纸在等一个字跑到纸上，稍远，一个天空在等一头鸟在正确的时间（哪是什么时候）的滑入，停着，或爆炸。而更远（必然也更

接近)的宇宙,它在等它(主动也是自动)变大、稀薄和重归沉寂。而一粒种子在漫长的黑夜中等着腐败。它小。它有一个巨大的趋势,它腐败了。而寒风中,我们的伙计等着589路朝他徐徐驶来,车没来。他想起一个女人,在等她的春天(比喻)。她甚至都有些等不及了,关掉卷发棒,在沙发上躺着,不动,也不潮湿。而一根倒在路上的木头等着发芽,它特别需要一场雨水。它当然没有(怎么可能呢?不管是星期一还是别的日子,下雨还是不下雨),所以它烧着了,自己对自己。而大量设备等着中等程度的检修,一个脑壳等着开瓢。而天空(另一个)等着天黑,然后倒塌,在适当(相当于正确)的时候。而最近,一个国家迫切等着分裂,而这时风还是没来。而城市在等着迷失,一架飞机等着放下起落架,一个老师在等那根尼姑的火柴。而徒劳不会变得更加时髦,即使它徒劳等着。它等着。徒劳并且便宜。你在等待什么?(谁?我没有。)就像平原在等待高高隆起,一座山峰等待突然倒塌。而夜色中,一个女人走进酒吧,等着一个男人向她走过来说:走,出去走走,怎么样。而同时,另一个女人默默等待着那根她熟悉的手指。但她不太擅长这个,她不知道等待是一门特殊的技术。而在郊区,一场诗歌朗诵会等着我去拆毁,我在等(808路),是吧,在微量冰凉的冷风中,约等于没在等。它没等来(就像那位老伙计)而我在输入。一份工作在等它的简历:一个人(安徽来的)说要严肃的,不要酷的。让他等着吧。我们说,一件事在等着它变糟糕,只要它愿意。而一个医生等着病人离开。只是等着,啥都不用做。而一瓶酒等着开启,一个卵蛋风雨中在等着它的来世。这时,风不动,雨

也停着。雨必须停着（如果它在下：那又怎样。），一个人必须下车在到站的时候，这不是等的问题。而火车等着进站，下山的尼姑等着再次长出头发。出来混总是要坏的，她在等。等了太久，她无数次风里、雨中她在等（这点我们尽量去理解和适应）。这时，一个人戴着黑框眼镜站在路上不动，她在等什么？她那么瘦，有什么等头。而一头公牛等着被风吹起，可惜风迟迟没来。只是为什么非的等呢。它需要一个理由，它没有，所以才在等。等待就是争取，一个人说。只不过这个人既不是站在雨里，风看着也不像。他（另一个人）躺着，在一条河边，而河在等着干枯。同理，一个人等都没等，她直接跳了下去。从哪里到哪里，我们不知道。只知道那里黑。是吗，我们不知道，我也是。我在想。一扇窗等着打开，我走过去，紧紧关上。窗外，一个书生等着落榜，一头雁等着弓声（这就是传统），而一颗烟头等着一节烟灰坠落：我尤其喜欢这样的时刻。A，还是B，一个人坐在椅子上还是走进雨里，就像是在等待什么，其实什么都没在等。第一次，我感到那么安静，情感普通。我在内部。风，还是什么（我没有感觉）。天黑了（任何时候），一盏路灯已经点亮，只照亮自己。这是应该的。正面或反面，正面等着反面（WTF），鹅等着下雪（我知道。下雪，还要等些日子。但我真的见过，一头鹅，鹅头红得发黑，它在等待）。10:22分，一个农民起床等雨。等了三个月，雨还没下。她也没感到绝望。通常而言，风和雨一起到来，但这时没有风，雨还在一千里以外的地方。她不绝望。

她只是感到陌生。越是等待，越是陌生。

失去规律，她感到陌生也觉得荒谬。她不饿。

她看着手表，其实只是看着左手的手腕。

算了她想，她不等了。既然今天是星期一，又不下雨。她不关心风。

风停着，她吹（而不是叹）了一口气，风照旧停着。她不想再等。起身，离开一把椅子，走去厨房烧水。

一个人（从上午到下午）站在门口不动（她在等待吗，如果她在等待，那又是在等待什么？又有什么值得她等待，在一个像今天（星期一）、不下雨、更没有风的日子，一个人站在她的风水宝地，从上午一直站到下午，是在等风来？别想了，这不可能。她也不关心这些（这个）。等着蝠鲮跃出水面，她太熟悉，她不去想。等着一些余光？有可能，但有什么光不是余光呢，都是。还是等着一张唱片放进唱机而什么声音都没有产生。我们看不清（无论从她的表情：没有。还是她的站姿：普通），观察的角度有问题。也许她同样在等待一枝树木倒下，倒在路边。一个电话震动，震到没电。等着一锅水沸腾。我们不知道。谁知道？反正我不知道。她在等什么，不但不知道，也猜不出。每个人的等法不同。如果她是一块空地，她可能在等待长出杂草。如果是杂草，她在等待繁殖。如果秋天，那估计是一场由大到中很快停歇的雨（这容易，几乎不需要等）。而如果是汤，那也许就是盐。而如果是一场灵感，那就是等着熄灭。而如果是动物园，她又在等什么？动物们的离开。而如果是一段脉冲呢，等着被拉直，还是放大。如果是公园，我想也是的，一座公园，它一定在等着天黑。而如果（假设）是巧合，她是一种巧合，她要等待的无非是确定。我是怎么知道的？我不知道。只是猜测。就像如果她是黄昏，

她就在等待黄昏后，一个人出门（而不像现在这样傻乎乎站在门口，不动）去游泳，是愤怒，还是暴走都行。一个女人（少女）她在等待一场暴走，她（看上去似乎接近）还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等着吃药（强力枇杷露），或者干点别的：这种那种，但绝不是等待再次被伤害。她（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起一块田地，等着耕作），是吗，一个女人（少女），为什么突然随意出现，而且只出现在一个门口：站着，一动不动，像是在等什么（我们分析了，我们不知道），又像是在农业学大寨。那就干脆让她继续站着，只要她愿意，她也没心思看她。她想，既然今天星期一，不下雨，又没有风。

我好心，想跟她（正在烧水）聊几句。

她说算了，我们聊不来的。

为什么，我说。

你不知道么她说，今天是星期一，又没风。

258

星期一，股票下跌，银行陆续关门，她也不关心这些。她关心风（有时），但这会儿没风。静静的，风停在阳光里，也是不好不坏的样子。而如果她在湖边。

湖大。

一个湖不能说它好坏，下雨还是刮风，只能说东和西。但因为远，是吗。我们看不见。星期一，一个人站在湖边看，远远看去，她什么都没看见，是吗。只看见湖面上没有风，是吗。她想看，也看不见。她在等。她还在想。

但她忘了（什么？）。

同理，一个孩子睡着了。

她梦见了什么？我们不知道。

同理，一个人说走吧，她自己对自己说。她（真的，有时候）不想等了。她走。想走，又没走动。

不知道去哪里。一只狗紧紧咬着半根骨头，不放。而一枝树木(银杏还是倒拖柳树)看着也不像树木。社会也是，这哪里还像一个社会：我们不去说它，懒得说。

只是坐着。

坐着，在一条椅子上，想起就喝一口水。懒得想，那也就算了，停着。

同理，一个人停着，风也是。

风在等什么。风在等雨。可问题是，雨这时也在等风。风不来(停着)，雨不会下(它停着，而且在一千里以外的地方，它不急。)

下雪？这才几月跟几月。

同理，一个人出门，带着雨伞，可是今天又没有雨。她不等了，带着雨伞出门。是什么缘故，为什么如此任性，我们无从知晓。她知道，不单今天(星期一)，接下来连着三个月都没有，不可能有雨。

同理，一辆汽车停在路边，它没有抛锚，司机也没有睡着，它只是停着。一个人打着伞经过，才想起今天没有下雨。她知道。这点，她早就知道。从出门的那一刻，她早有准备。我们是不是关心她太多了，有些关心过头。

同理，一个人想想都陌生，她那么熟悉。

我出门去了，她说。

我们不去说她。

其实，在星期一，说什么，我都不太想说：雨还是风，还是风雨。也不是因为懒，是说什么呢。风停着，要动不动的，雨更夸张，远远的还在一千里以外。要是好雨，那也就算了，一个人她可以等。即便已经等了三个月，不怕再等上三个月。可不是，我们不知道。雨的好坏、大和小，

要来了才知道。它不来，我们也没有办法。只能空等。

你在等什么？我（她）问。

她（我）白了我（她）一眼，懒得跟我（她）说。

星期一，要风没有，一个人在等。

因为是空等，我们不知道她（还是他）在等什么。老实（我老实）说，我也不关心。我坐着，在一把舒服的椅子上（并且我知道，只有一个舒服的木匠才能造出一把舒服的椅子）。我不饿，也不想（再）喝水。我在等。当然没有。

有，那它又是什么：我在等的东西？

我真关心吗。不会。

所以（我们还是不要纠缠着去讨论它）。

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星期一：风没有，雨远远停着。2、阳光（11:57 ~ 15:36）不好不坏（我都懒得看它）。3、时代感模糊不清。4、点燃一支，想吸，又吸不动。也就只剩下鸟了。我特意走去窗前看，好好的空中，它根本不在（就跟约好了似的）。

260

我感到枯萎。

想反对，附近没有对象。

逃，又缺乏方向。

而要是给我一根木头，我要它作什么。

我又不是木匠。

所以我说，一朵花加上一朵花等于还没来。

还说，饿了就要吃饭，累，就要睡觉，不管在鸟之前，还是在没有鸟以前。所以，风故意停着，不动。而雨，雨它简直不值得一提（在没有风的情况下）。所以，如果我在等，那也只是看上去像是在等。

只是我没有。

我想，这就是结论。

粗一看也像结果。

## 星期二

《芙蓉》是一本杂志：文学杂志。芙蓉是一种灌木，开花：芙蓉花。芙蓉花，我没见过。它是不是白色的？不是，也接近白色。我不确定。芙蓉还有其它不明确的指向，比如我想起肥皂。

261

想起肥皂，我就想起炮灰和埃及，想起脂肪。

想起小孩是一块糖，他们长得都差不多。

而你是一根链条。

她说我走了。我出门去了，A说。

说完，她出门去了。

这让我想起虎。

虎的合法性。

接着想起下雪、一头幼虎和虎山的雪。

（几乎在同一时刻，想起一个从虎山归来的人：模模糊糊，全身冒着热气。很可能，他还戴着一顶斗笠，在风雪中。但最明显的还是冒着热气。我没细看。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

一根虎须：它黑亮、软，长三寸左右。

一个雪花巨大，就停在虎须的须尖，把它压弯形成一个弧形。

它静止，不动。

即便已经被压得很弯，它还是能承受那个雪

花的重量。这种情况能保持多久？我不知道。也许三天。

雪在下。

从天空落到山顶，远远看去雪茫茫一片。

这让一个人（是你吗？不是）感到一些颓废。他站在窗前，远远看着。山（从他的视角看去，根本看不见：虎山在一座山的背后），还是虎（站着，还是卧趟），他都只能想象。他叹了一口气。

什么是城市？她想。

一个同样站在窗前的女人（矮个子，披头散发，领口敞开着，不像你），她刚起床，就来到窗前站着。喝水，也远远看着窗外。她是坏的，她想（有时，你也这样想），是不是哪里坏掉了。一只桔子摆在窗台上，它也是坏的，已经腐败。就像什么是桔子，这些、那些，有什么所谓呢。她轻轻叹了一口气，很轻，轻到几乎听不见。她站着，你明显感觉到她的肋骨动了一下。

262

一个露水动了一下，从树叶上掉落。

一片脉络清晰的树叶，看上去是一片枫树的树叶。它也掉落。脱离枝条，落下。甚至比露水还要早落到地面。一落到地面（更像是一小块草地），便被一阵凉风吹起，翻了个面。

一个露水（不是之前的那个）滴落到树叶上。接着不断有更大的露水（后面是一些雨滴）打在叶片上，风吹过，它也不动。雨越下越大。一个不太正常的人走进雨里，躲在雨伞（一把黑色的新的雨伞）里，低着头走路。我从背后看着她走进一个公园，消失。

雨中的公园，到处是成年的梧桐树木，没有人。公园中央是一个小型不规则的池塘，一只火烈鸟，又仿佛一头鹤，我分不清，停在浅水中。停着，

一只眼睛一开一关。我也跟着它开和关，但不是开关什么。

很快，这只眼睛周围复制出另一只眼睛。接着更快，大量眼睛（一开一关）填满整个屏幕（正方形，白背景），它们排列整齐，规则。我放大其中一只，是一只牛眼：透亮、湿润，睫毛稀疏但足够细长。它不动。我不知道那个画面有什么含义，它在说什么。我想起泉水、一个简单的玻璃杯，还是其它什么：一根树枝、一头公山羊什么的，就在快要进入迷失时，我把它们清空。我听见一个类似碎纸机发出的声音，但没想起碎纸机，而是一张带席梦思的床。也许是我累了。我想起（想起，还是看见？）一种颜色：说不出具体什么颜色，它在变化。一根手指伸入进去，形成往外推动光滑的波纹，这时，颜色的变化速度加快，在光线影响下，波纹（高光部分）泛出一种特别的质感，凑近看，像是被石油污染的海水。从高空俯视下去，那确实是一个深黑的海面，不能说平静，但绝对没有明显的波澜。一只全身污迹的鸬鹚（为什么只有一只？）浮在水上。也可能是我过于迷恋这般景象，我（至少视角上）停着，在空中停着好久，在一曲持续往高潮推进的音乐声中，再也懒得去打搅它们。

我想知道的是词语。

一个词语（就像随便往上数出一个：高潮），我知道高潮这个词语，也大约知道高潮这种现象，知道高潮这个词指向高潮这种现象，可为什么当我说起高潮，我还会想起鹅。我想知道一个词语和另一个词语的关系。它们明明没有关系，通过我，为什么还会有关联。芙蓉是一种我没见过的植物，它和肥皂有什么关系？没有。但是我为什么会想

起，而且不止一次，只要说到芙蓉，就一定想起肥皂。想起肥皂，我就想起尼罗河。我也许是忘了，尼罗河和肥皂是怎么并列在一起的，也许我曾经知道，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忘了。更要命的是二、一个人说到肥皂，他就想起尼罗河（一条阳光下、土黄色、泛着光芒的巨河流：我都搞不清它最后注入哪里），这特么有什么意义呢。一个人（抽着烟气，躺在水缸里）说，给我一个肥皂。我又不可能扔给她一条河。而有的词（虽然不是它们的错），我为什么那么讨厌。我从不使用它们，也许是我在逃避。面对一个词（更完整的情况是一句话），我要逃离。并不想为它们负责。如果真是这样，我怎么逃离“逃离”这个词。芙蓉是一种灌状树木，是一种鸟。芙蓉（更）是一种肥皂。

而肥皂是一个印刷厂和暴动：或进化。

你（谁？）是一辆拖拉机。而有时下雨，你是一只猫，雨中的猫。但主要的是，你（假设我认识，毫无疑问）是书摊。

你是一段平坦的道路。是啊。路中间，停着一头刚落下来的鸟（喜鹊：乌鸦，那算什么鸟，你我都不喜欢）。鸟，相对而言是天空。天空，不高不远，空荡荡的，是一面墙。一只猫从墙上翻落，消失。猫是下午的一个游戏。下午，3:15分，也许16分，阳光很好，阳光一直总是非常很好。阳光是一种惯性。当我说到阳光，除了好（有时也不好不坏），它还是一种刹不住的习惯。对此，我已经习惯。有时（特别是我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坐着，喝喝水，听听音乐，这时）我是一头蝠鲼。我经常想起这种黑乎乎的，它是鱼吗？还是鸟。以为这样会好过一些，但其实只是变得更大：我，或者想着的什么东西。它可能是一件事，可能很

近，是一支立在桌上没气的打火机。所以我知道，想起蝠鱮是一种暗示。它告诉我，万物都有其原由，万物也是结果。不分先后，是原因，也是结果。而天黑了，一个人就要回家，除非她是一种夜行的动物。她是吗？不是。她是一头明亮的马。她停在道路中间，上下前后左右她哪儿都不想走动，天黑着。黑下来，就像是一种归宿。天有时候又只是一股气。你吹它，它不动。朝它喊，它高，根本喊不动。而你挥挥手（又或者念一句咒语），它也就下雨了。雨是好东西，也是灾难。是吗？稍想一下，雨，并不能说雨是灾难。没有人这样说。你可以说雨是孤独，雨寂寞，雨是迷茫。但雨是灾难，这让人怎么想。雨不是灾难。只有大量的雨水才可能形成雨灾。关于雨和灾难，我的感觉是，它们没有雨和猫那么难以分开。也就是说，如果我说雨是灾难，还不如说雨是猫。以此类推，我可以放心（当然，我也要特别的小心）说：

你是一辆倒在路上的卡车，只是没有一辆翻车在路边的卡车那么美。你是一朵花，只是还没开放。你是灰尘，是一粒停在桌上的尘埃，你能接受吗。

你（这会儿，我们干脆把你换成A。不管你是谁，是什么，复杂和简单，你是A。不是那个A。那个A，她已经出门去了，14:35，下午，她还没回来。你不是A。你是A的A。比A还A。当然，如果愿意，你也可以是A。我说清楚了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假设你）是走。

A = 你。

你 = A。

A 是走。

沿河边走着，没走两步，就偏离了方向，河

流也是。你是感觉（凭空的那种）。A 是一根草，那必然也是天空中一根稻草：3 米长，手腕那么粗。而如果 A（不管是谁）是粗，那 A 就是一口井。A 不是。A 只是一条拉链（这是否可以换成一种说法：A 是 A，同样，拉链就是一口井？）。A（你）说，无所谓。A 正走在一条小路上，A（电话）没有信号。

A 是黑（全黑），这可以吧。A 是很快点燃一支。

一支什么？烟，还是鸟。A（一本书的第 17 页第五个字）承认，有时候（又经常）A A 不分。我知道。有时 A 是冬天，A 也是。秋天，那更好，这会儿就是。我们都知道，有些话只能在秋天（它不是一种天气）讲，而不是冬天，这是有原因的。

秋天，潮湿，还带点小风，这就是 A。

在一条不大不小的马路上走着，走得有些恍惚，这也是 A。A 不仅是走，还包括恍惚。

266

A 是熟悉。A（感觉比你远）指着一座山说，这山好熟悉。是吗？A 大。A 是大。

快的时候，A 是快。

而无法想象时，也可以硬想。比如 A，它既是方向，还是甜，它还是一个庙。

A 是温暖，熟悉也温暖也是变形（异形）。

A 反复。A 叹了一口气，反复叹气。A 是叹。不想来点儿吗？A（叹）。

这里有许多 A。

从 A 到 A，不同的 A。

一件毛衣是 A。

越走越凉快是 A。

动物园（公园、雨中的公园也）是 A。

一个人撑着雨伞走在路上不动，那更是 A。

但换过来，A 是一个人撑着雨伞走在路上不

动。哪个更A？这取决于什么。A是人，还是雨伞要多一些？还是不动。

当然了，A是不动。

当A不动的时候。A是不愿意动。

此刻，A。但A不是此刻。

也就是说，如果A，是此刻。那么A一定不是此刻。A一定不是A。这才成立。

A是邮筒，那A就不是邮筒。

A可以是路边的一个邮筒，但不能是邮筒。

这关系到A的伦理，没什么可说的。

A，一个杯子放在桌上。这时，A是杯子，不是桌子。杯子不是桌子，所以A不是桌子。这是一种情况。其二情况，A是一个杯子放在桌上，那么A包含杯子，桌子也是。这种情况也没什么可说的。剩下唯一一种情况，A是桌子的情况，是杯子是桌子。这种情况少见，超出了A的应用范围，但这会儿快4点，15:37分，我就要出门，我必须说。杯子是桌子，没错。

四个人坐在最后一排，四个杯子放在四张桌子上。

四个人坐在最后一排，四张桌子放在四个杯子上。

没错，它确实没什么错误。

桌子杯子，杯子桌子，A和A，看着完全不同。又完全对。

A是医院，是讲台。

医院是讲台。

一点错也没有。

而且还很A。

A也很A。

也许正因为A很A，A才A。

医院很讲台，医院是讲台，也许就是这样的。

A，一个房间。A是无聊。一个房间是无聊。  
A是一张碟片。一个房间是无聊是一张碟片。想想也是，A。那么

下雨是飞机。

是义务教育是一个人进门是。

一个女人。

是一个看上去奇怪又年轻的女人。

是活动。

是祸水是电话是一块毛巾是。

说法是有一天，一个人决定把它仍掉。

是垃圾堆是窗户是一根脖子是。

上车，她说。

是出门转转还是客厅是出租房是一段消耗过长的过程是你会跳下去吗是星期二（星期一之后的第二天）是意外是大象是发育正常，体态丰满  
是“真的。”是在餐布上是电视机是打开是。

268

静音。

是可是她们都很放松。

是你不反对的话，那些船总是在黄昏降临之前就已经出发了是Z是姓别差异是所以我能理解（只）是为什么？是全拼输入是电子琴是然后她开走了是结束是这时候雨很大是雨下的很大，然后我就上了车是司机问，你要去哪儿，而我根本不知道要去哪儿。是飞镖是哦，是这样啊是，是的，是这样，你说。是革命还是空调打开着是最近公司有招聘吗？是又有什么所谓呢是把头发搞搞清楚是一张传单纸是任务是伊丽莎白三世，或者是一个混饭的是挂掉电话是四条路通向四面八方是累了可是灯还亮着。

是重要性也是不重要性是准备一下就去上课

是（大概意思）是叫我不发出声音是 13 比 0 是我记不得了，我没有说话。是我一直在输入而他一直在赢，我不清楚是反正他在削球、扣球、旋球是不管是左旋还是右旋甚至是平球我都接不住是动力火车是聊天室是袋鼠是 2000 公里左右是。

狗屎是有些忙。

是一个洞，黑乎乎的是蒙克是（当然是）散步是一只表：下午 4 点 50 分、2002 年 8 月 9 日是太阳是我必须往回走一段，并且是相反方向是啤酒已经打开是对此，我们已习以为常是风是需要的是你感觉如何？是）是那两天，我感觉不太对劲，电话装修员还没上门，我忘了烧菜，也忘了笑是 A bc 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是她走了是而且还是一个不错的悲剧演员是她（A）只回了一个字：错。是我快速敲击键盘，迅速发上一句：谁是硬汉？是靠，装逼犯，对方说是也不知道是在对谁说是我说，大家都是朋友，捧个场，这里我最小，给小弟我点面子行不行，我看着他们是奥特曼也是啊，这里除了这里除了你还有谁。

是我突然想起这句话，当时我正看着屏幕上的那根渐进的进度条是一把钥匙是然后，她关上灯是。

从严格理论角度讲，我是极端的、悲观的、理想的、存在的、浪漫的兔子是千万别认识我是我已经无法跟你解释为什么在异常清醒和理智的情况下是埋怨。是吗，是的。

下雨是埋怨。

旅行是光说不练没用。

火车是（渺小的，可有可无的）希望。

你是一道超级闪电。

峨眉山是一种过度的敏感。

我（当然）是雾。  
而芙蓉，不管它开不开花，它都是一种肥皂。  
也只好这样。

### 星期三

（而有时候已经完全是冬天。）  
五分钟，写，读，停着。  
关于，话题，逐渐代替，或者更早，远去和不在。  
渐渐模糊，想，差不多这次也是最后一次。  
（吃过晚饭。）  
谈，专业谈法。  
造反，但道德失败。  
（我来到楼下院子散步。）  
来龙去脉，系统，说，然后大家发表观点。  
基本没有参与，没有发言，结果是这样，喝完。  
各自放下，再要一扎，意思是，大家还是回去再喝点什么的，一个玩笑。  
（外面天黑着。）  
真的，想不起：一杯干净的水摆在桌上。  
星期四，还是星期五，总觉得，没有出现，虽然，  
现在，刚刚已经走了。  
（吹着不大不小的冷风。）  
（我点燃一支烟抽着。）  
（哪儿也不想走动。）  
A，雨伞。

A，她出门去了。

雨伞，打开，关着，是坏的。

如果，星期五，那么在。

但这又有什么呢，鸟，没有影像。

倒着走，苏维埃，尼姑：她在发短信。

结果，这样，总之，大势已去。

（没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

没啥关系，大势已去。

9:43分，上午。

大家，也跟着。

（院子中央是一个小花园。）

类似的话，一些。

（我从没走进去。）

觉得，付钱，顺便干扰服务员，电视机。

两张一模一样，结果，大势已去。

（那里有一条我平时很想坐下的椅子。）

40元：找头。

有些出乎意料。

（我想走过去坐会儿。）

把衣服穿上，但大势已去。

（我没有。）

结果，带着眼镜，滑动，大势已去。

抬起头，而且很多，有害健康，星星。

“没为什么，就是假。”

写。（那是一条看着不错的木头椅子。）

平均速度，学校，完全是另外的模样。

事先说好了的，大势已去。

（坐着应该也是一条舒服的椅子。）

帮忙，这一带不熟。

也就是学校离这边远，当初。

早知道，这样，那样。

(我应该走去坐会儿。)

在一个超市门口，等着。

(抽支烟什么的。)大势已去。

城市，没有效率，乱七八糟，没有规律，如果往东，这是往西。

走路。(但这会儿我哪儿也不想去。)

也不止，但有着同样名字。

应该，全球卫星定位，每一个点，明确，即使这样，现代通信，未必能。

(我觉得就这么站着。)

从最后，到吃饭，一直。

在超市里散步，大势已去。

(让月光照耀着也不赖。)

很有耐心，但不一样。

自行车，要不去买一支打火机？

但，这是，怎么会。

272

(我抬头看。)大势已去。

没有，她说。不说。

非常清楚，一些管理条例：冬天。

没有，办法，只能，也没有。

(天上几乎没有一点月亮。)

(天是全黑的。)

也没有。

刻意，捣捣乱。

一包最便宜的香烟。

游泳，一块二，大势已去。

(我记得往这条小径。)

玩，播放，历史，敬请欣赏。

装作无所谓，耸了耸肩，两毛钱。

“喂，站着别动。”后面，用相机瞄准。

打了一个回应手势。

随意，站在那里。  
(出院子东门。)  
这是在，很难描述，衰样，流露出一些随意。  
杭州，保叔塔。  
一张相片，提示。  
(再走几步路。)  
微风。  
垃圾堆，一只裤管卷起。  
嘴上叼着一根草。  
增加，达尔文。  
(那儿有个池塘。)  
酷，大势已去。  
涡轮增压。  
(夏天的时候。)  
两只手反复张开，收拢。  
仅仅，表示，或看着，大势已去。  
阳台上，鸟稳稳停着不动。  
剩下的如来佛，大势已去。  
都是，刚才说到哪儿了？上面。  
另外一块草皮，重复内容：25岁。  
强调这点无非是，仿佛，一个成语。  
完全，可以，不是。  
(我去那里放过生。)  
法律，必须是。  
非处男。  
一道门槛。  
桌面，大势已去。  
(那本来是一条用来炖汤的半成熟黑鱼。)  
检查不出，是什么，都去了，也去了，但就是。  
(有三指宽，筷子那么长。)  
不能，不确定是。

马上登录。  
什么？大势已去。  
(它在洗手台养着快有一个月。)  
(我没舍得杀它。)  
睡不着。  
不但睡不着，遥远。  
(也不是不舍得，是不知怎么下手。)  
痛，但有时，但那种时候还是。  
但不是。  
要命的是，睡不着。  
放弃，一条腿，去看演出。  
没有人说话，大势已去。  
烫头发，刚醒来，大势已去。  
(这么一个活物，它不像那种一般的鱼。)  
站着，没说话，把灯打开，说是啊，一个星期了，  
还有谁？

274

一路下来，火车（上）。  
(我说不上来。)  
去厕所，大势已去。  
拥有一套组合苍蝇。  
(夏天那会儿。)  
定格，大势已去。  
孤独和饭桶。  
此刻，凌晨3点，差一点4点。  
(我经常感到人有些软。)  
半躺在椅子上，风停着。  
差一点，如果，把它。  
也许说明它还没完全坏掉。  
混蛋，有时，差一点。  
也表示一种徒劳。  
(走路也慢。)

差一点，最后，两个黑骑，但是没有，只差那么一点。（好像体内藏着什么东西。）

（这东西也挺善的。）

剩下的，丢掉。

半血状态。

唯一。

（我不知道它从哪儿来。）

脖子，皮肤过敏，晴天。

左，右，前方。

（它是什么。）

停 8 分钟。

绕道，成立。

（反正这心思是在那里的。）

透过玻璃窗户，外面，下雨。

天还没亮开。

雨，迹象。

灯亮着。

（那几天天空也好。）

前一天晚上，越来越，童年，关照，开始。

（到了晚上，风也平和。）

哭，动作，权利。

轻声，抚摸。

（那天是傍晚。）大势已去。

这样，这样不好，没什么，但怎么可以。

（我想我还是给它找个别的地方活去。）

（正好想起院子东边荒地上有这么一个池塘。）

怎么办，不知道，也不知道。

别，也别，毫无顾忌。

道理，盐，点燃，一些安慰。

（我把它装进塑料袋。）

其实也没有说什么，说。

想一想，大势已去。  
一只鹅，乱七八糟，表演。  
一群难以归类的年轻人，  
举起手，放下，跳。  
其中一个，不对，没有云大。  
随时，她说，她，大势已去。  
(来池塘边找了个好位置。)  
请勿在禁烟场所吸烟。  
始终，站在群众的一边。  
(也没道别。)  
喝，再起开一瓶。  
啤酒，表情，兴奋，没有，光光的。  
在一个棕褐色电话亭的附近找一把雨伞。  
使用少见的发型。  
(就那么倒了进去。)  
穿着一条过膝的裙子，端着。  
在约十步开外地方，但没有马上走过去。  
点燃一支，辨认。  
(那池塘不小。)  
站着，没动：大势已去。  
喊，方向，这让她突然想起。  
(貌似也有野鱼小虾之类。)  
四月，在河边，丢失。  
走过去问，这是要下雨吗，忘了。  
很快说出一句话，从碗里夹起一块熟透的土豆。  
开关，叠加，渐变。  
(剩下就靠它自己了。)  
暂时辟开，所有，这不但，对整个也有好处。  
关于，气氛。(我能做的也就这么些。)  
大家都需要一个好开头。  
城市，生活，雨在下。

(那天傍晚回去。)

重新来过，但，大势已去。

向渔船发射 453 发子弹。

(我没什么心情吃饭。)

现在，秩序。

同样的，它，也需要。

(躺在床上看了会儿闲书。)

(书上写：)

二、侧面。

风景，周五，邮箱。

(比干接剑在手。)

为什么？李白。

这该死的鬼天气真让人，发昏，不知道。

异常躁动，国际，缘故。

(望太庙大拜八拜，泣曰：)

一只鸡，呆得时间太长，气球。

(“成汤先王，)

周围到处。

垃圾，汽车，垃圾，楼房，垃圾，可口可乐，  
垃圾，免税空调，垃圾，财产保险，垃圾，高档，  
垃圾，互连网，到处都是垃圾。

(岂知殷受断送成汤二十八世天下！)

手表、垃圾，外面的老鼠，垃圾。

(非臣之不忠耳！)

垃圾微笑，垃圾。

(遂解带现躯。)

理想，垃圾。

(将剑往脐中刺入。)

垃圾同情心，垃圾爱情。

傍晚，村里一前一后来了 2 个木匠，蹉跎。

这时暴力熊已经走了。

(将腹剖开。)

(其血不流。)

(比干将手入腹内。)

(摘心而出。)

(望下一掷。)

(掩袍不语。)

(面似淡金。)

(径下台去了。)

在路上，忽略。

起床，慢慢走到客厅，大势已去。

(且说诸大臣在殿前打听比干之事。)

一件毛衣，端着一碗饭。

(众臣纷纷。)(议论朝廷失政。)

对面，是因为，等着。

巨大，超级，早晨。

(只听得殿后有脚迹之声。)

278

蹲在喷水池边上，抽烟，不确定是不是。

(黄元帅望后一观。)(见比干出来。)

就在，身后，身后，字符。

(心中大喜。)

(飞虎曰：“老殿下，事体如何？”)

说要过来，就真来了。

蓬莱，大鹏。

(比干不语。)

早，这么，为了，走出门。

接到通知，说，你可以离开。

审美，单独，这。

(百官迎上前来。)

抬起头，瞟一眼，大势已去。

(比干低首速行。)

拥抱，回家吧，你说。

(面如金纸。)

恐龙，大势已去。

(径过九龙桥去。)

一个最最平淡不过的招呼，躺着。

等着也行，等着稍好于躺着。

做梦，波浪，快进，调亮屏幕。

(出午门。)大势已去。

(常随见比干出朝。)

放学，1986年。

(将马伺候。)

想起外婆，糖水罐头。

(比干上马。)

(往北门去了。)

湿，小型的。

坐下来，知道吗？大势已去。

很凉，自传，哦，大势已去。

好了她说，她再也不说到水母，她发誓说。

最多只是一小部分，还包涵想要成为的一部分，而且这些都不重要。

从来，没有，见过。

23岁，矮，瘦，典型，黑，狂喜，过程不是目的。

任何一个人。

漏水，大势已去。

(1987年，秋。)

老是这样，是因为。

单一，出现，躲雨，贬低，代号，包括售票员。

想一想，还是算了，一句话。

暴雪，客运中心(客运中心)。

辞官归隐，赠别，科幻。

(一头鸟从东往西飞。)

2月20日23点左右，有风，而且风大。

(路过一个树杈。)

最近，骆驼。

(它落了下来。)

你是怎么知道的？

(树杈上原先停着一只鸟。)

票房统计，把它送给，在有空没空时候。

(它落下停在这只鸟边上。)

一开始都这样。

(不说话。)

怎么样？

大势已去。

(它不想说。)

连续，一些梦。

(这一趟，它飞的实在太久。)

不一样，开始，雨落在路上，路灯关着。

(一口气飞了三天两宿。)

反正，并没有，梦，迷路。

接着重新坐回到椅子上。

(渴了，飞去云里吸几口水雾。)

2公里的事情，等着把它讲完，狗。

(累的不行，就浮在天空里歇会儿。)

比方倒数上去 2 月 27 日傍晚，刚从一辆列车上下来。

心领了，好意。

别人是别人。

理所当然。

“对，你有事吗？”

(偶尔也睡上半个时辰。)

常见的对话，鸟和鸟，自己对自己。

觉得，那是的，应该，不应该这样直接。

(醒来便接着往西飞。)

聊点什么，其它。

觉得，不给任何，不过那时候还，也就无所谓，完全彻底。

想象中，蚂蚁。

散漫，紧张。

问题是，你怎么会和一个刚出来混的女艺术家呆在一起？千里走单骑。

越慢，飞起来，想，飞着。

所以特别，飞，忘了。

其实还可以，大势已去。

走了，据说是去南方。

怎么了？她又问了一次。

知道，知道，它正好穿过。

一条运河，知道。

有气，大势已去。

散弹麻雀，大势已去。

还有吧，也许。

为了保持一种节奏。

划一根。

大势已去。

扔掉，往回走去。

伦敦？那就是说，应该。

感受到了什么？风。

谢天谢地，终于，随时睡着。

在水塔边上。

厕所，秘诀。

当然，也可以这么说，迎接一位客人。

没有名字。

就是就是，就是。

一群人，不下五十个人。

想法，上锁，大势已去。

事实证明没有，又证明那只是一种可能。  
永远，自行车，或者说，那种行为。  
比如说，就有，叫，觉得，不是，应该。  
这是好的，大势已去。  
安静，动作慢，没有声音。  
可是，船，很没想象力的那种样子，停着。  
不远处，依然没有。  
站在栏杆上。  
(是不是，云，一堆堆，也说不上有多好看。)  
招手，突然，差点掉下来。  
滑入水中。  
爬起来，坐着。  
这没什么可怕的。回答。  
提前下车，拐弯。  
塞车。  
这样时候，阳光。  
甚至不愿意。  
想到，等待到来，站着不动，没有。  
不是没有，是没有足够。  
不正常，跌倒。  
为什么不是这样呢，看上去疲倦，但干净。  
如果，假设如果，足够放松。  
仅仅是假设。(它飞得不快。)  
上午，中午，下午站起来，最后。(但决不回头。)  
未遂。

## 星期四

283

兔子准点。兔子吃了五个苹果。兔子问，兔，你需要什么？兔子问兔。兔在熟悉环境。兔子没有得到答案。兔它需要长时间的思考。兔子多次走去阳台抽烟。整个建筑物及其所处城市中的位置，兔子非常熟悉。兔子问，兔，还要做什么？兔坐着。兔在熟悉电脑。这是一台通往互联网的电脑，不是兔子。兔子有话说，但忘了。兔子没说。兔子在咖啡馆里。一群兔子在互联网的周围。兔子抬头，没看见鸟。兔也是。兔在撕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兔子，赶快。关于兔子的故事不是故事。有四天，其中一天，兔子决定。它做了一个决定。兔子决定留下。兔子休息。13:15分，下午。兔子喝水。兔子站起来，站着。兔子碎裂。其它的兔子也一样。兔子碎。兔子不得不碎。兔子没找到。兔子和楼下的一只垃圾桶。兔子看着地面。捡起兔子。兔子把一个东西捡起，把它送上楼。兔子然后，兔子继续。一整晚，兔子都在找那个找不到的东西。兔子没找到。兔子停。兔子后来发现原来它一直挂在脖子上。兔子是紫色的。兔子破。兔子也一样臭。兔子想了半天，怎么摆脱一切？兔子放大。放大后又缩小。兔子没有然后。差不多，兔子说。兔，你感觉怎么样。兔子说。兔说，还行。兔子吃东西。一只兔子似乎还没有来，兔子等着。兔子等了很久。庙里的和尚（对兔子）说，我为什么不去抓些兔子呢？兔子走了。删除一些兔子，特别是女兔子。兔子注意事项。兔子被认为是简单的。兔子习惯在路上晃荡而不是游荡。兔子如果在世界上同一时间让兔子和兔

子软硬描述悲伤的感觉来自何方。兔子想。兔子没有错。兔子和它的扬声器。兔子唱歌。兔子还会突然掉到极低甚至底部甚至触底反弹。兔子知道。兔子在兔子。在兔子之前，兔子什么也没有做。兔子活动。兔子在房间里活动。睡觉是一种日常活动，对一头兔子。淘汰一头兔子。有时候，即使它是最好的兔子。其意思是，当一只兔子被报废时，兔子的意义其实已经被报废。这就像兔子从12楼自由落下，落到混凝土地板上，兔子破了。但是，兔子并不重要。兔子不好看。兔子忠诚。论一头兔子在炎热的夏天。6只（看清楚了）兔子走在街上。兔子走掉3只。剩下的兔子追着一个收银员。兔子消失。点燃一支，兔子。但实际上，兔子因为小，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兔子很快跑掉。兔子不得不躺下，像兔子那样躺着。第二天早上，兔子起床上班。在路上，兔子想昨晚的梦。兔子忘了。不记得。兔子的战斗力很强。兔子倒下。接着，好几只兔子倒下。兔子说，兔，快些离开。兔感动。兔子的尾巴很短。兔子调整尾巴的位置。兔子膨胀它的毛发。兔子的眼睛血红。兔子怀孕了。兔子的眼睛一开一关，兔子吃草。兔子意味着可能发生一些事情。兔子说，好吧，你要去哪里？寻找一只兔子，兔说。兔走了。兔子的表情让人痛苦。兔子在呼唤、沉默，但没有特别表现出来。兔子无动于衷。被烟气熏着了，兔子流着口水。就这样？兔子说。兔子对兔子。一只写意的兔子。兔子灿烂，在阳光下。兔子默读一篇小说。兔子坐下。兔子等待开始。兔子说，兔，不要动。兔不动。兔子，我该怎么做，兔说。兔子和另一个兔子。兔子蒸发。兔子走过去，和旁边的兔子攀谈。兔子走了。兔子发出一种令人惊讶的声音。

兔子转了个身。兔子是这种，不是那种兔子。兔子看到了。兔子后悔。兔子站在收银台旁边修行。兔子喝着矿泉水，它的定居点被端了。兔子被原谅不下三次。快点闪避，一只兔子。四只兔子站着，看着空荡荡的天空。兔子退后。兔子进入兔子。兔子极其稳定，它不想爆发。兔子在推进。兔子阅读杂志。兔子得到一些消息。兔子看着遥远，但不坏。兔子心不在焉。没必要，兔子认为。从来没这个必要。兔子保佑兔子。这几天，兔子失控。兔子去烧香。把微波炉的时间定在不多不少一分钟。兔子和这事没啥关系。东一只兔子，西一只兔子。兔子需要解放。千万保重，兔子。兔子莫名其妙。兔子竖起耳朵听，没听见什么。兔子发动了一场战争。兔子开着一辆拖拉机。兔子在阳光下落泪，很多时候。兔子不能被打败，只能被毁灭。一头兔子竖立在地上。兔子下雪。一年级的兔子懂得不少道理。兔子还没有见过伟大领袖。兔子，静下来的时候它想，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兔子讨厌语法。兔子狂攻古典哲学。兔子饿，但不想吃。兔子一定认为俄罗斯的领土面积与冥王星的表面积差不多大。兔子拼了老命。兔子挂在一个葡萄架上。兔子飞。兔子也怕。兔子的皮肤脱落。兔子在下雨。深夜，兔子变小。它伤心，一头兔子。兔子郁郁寡欢不再吃胡萝卜。风和日丽，兔子气数已尽。兔子营养不良，放弃思考。兔子大面积还原。兔子横竖不是人。秋天，少量雨水渗入兔子领地。怕吗，不怕。兔子冷漠。街上，没有兔子，没有任何移动的物体，除了一些树木在摇晃。兔子拎着一个篮子站在街上。兔子感到累，筋疲力尽。兔子躺下。一头鸽子飞来，停在兔子旁边。好好休息，兔子，鸽子说。兔子照老

规矩，没理它。所以，兔子。在兔子被盗前两天，兔子没有预感。兔子躺在浴缸里叹了两天的气。兔子打算离家。兔子赶火车。兔子出门。出了门又返回，兔子回到床上。兔子梦见它的旅行。兔子大吗，大。兔子时刻准备着送死。但是这个时候，兔子不敢。为了让雨下得更大，兔子看着窗外。跳，兔子。快跑，兔子。兔子观察四周，周围实在安静。兔子在草地上，睡着了。兔子告诉兔，不要勉强。兔子第一，兔第二。兔子说，什么是兔子。从现在开始，兔子停着不动。这是什么？兔子不是问题。兔子四处走动。与以往不同，兔子徘徊。兔子没有选择。兔子是一种想法。有时，兔子想去别的（哪是什么）地方。是时候了，兔子打响一个手指问，下一步我们做什么。我退出，兔说。兔子在闪烁。兔子翻了个身，开始刷鞋。兔子强调它是兔子，而不是别的。兔子不是喜鹊，兔子说。这句只能认同，对于一个兔子。兔子没必要怀疑兔子。欣赏也是。兔子独一无二。好的兔子，它是。兔子黑，那也是好的黑。这没什么可讨论的，全关。热兔？这是一种什么兔东西？兔子有时是理发师。兔子站在窗前，像一只无法撤销的兔子。兔子杂乱无章。红色的兔子，它不是。兔子和兔子在下五子棋。兔子先走了。兔子受到重创。兔子的牙齿有点长。兔子很少脱毛。兔子是白色的。兔子不动，像湖一样。兔子不能被看见，它躲起来了。兔子有一搭没一搭，但有一点，兔子在边缘。把兔子移开，或者兔子顺流而下。兔子反对劳动。一大片兔子像云一样瘫痪在路上。兔子保持安静。兔子跳进一个坑，不大不小，正好合适。风吹过，兔子的兔毛被风吹起。兔子摔了一跤，稍后，兔子撞上树木。兔子升天。说到底，兔子不是一种

想象，它不需要被想象。兔子随口而出，还想怎么样？兔子来了，在该来的时候。不该来，兔子也在。稍微拨动一下兔子，兔子烧得更旺。兔子在烟雾中。兔子平时比较自在。在伤心时，兔子比任何时候都骄傲。兔子无法被理解，特别是在雨季。由于雨水的长期侵蚀，有一只兔子已经开始生锈。它是一只特别的兔子，所以生锈这事也没什么。倒是有几天，清明前后那几天，兔子郁闷到了极点。兔子狂吐。兔子只好去翻新它的盔甲。兔子怕被人民忽视。只有到了晚上，天空阴沉，兔子才稍微感到好过些。兔子脾气暴躁，宽阔无边。而且兔子知识面还很广阔。兔子多义并且模糊。兔子有各种流派，但都是包豪斯风格的信徒。兔子广泛涉猎，成为了博学的艺术鉴赏家。兔子不想表达。罪过，兔子。兔子离工作的地方很远。兔子行走在相反的方向。兔子是一部分，而不是大部分。兔子必将腐烂。请记住，兔子。兔子活着（不管以哪种方式）。兔子想念每一个兔子。有人认为养殖兔子是一种浪费，他们不懂。兔子没有寓意。雨衣也是，兔子不穿雨衣和浴衣。兔子不是一名合格的御医。兔子了解禅师的所有举动。兔子帮助寺庙扫地。兔子其实，它不想自己是兔子。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兔子始终也只能是兔子。兔子的分类相当复杂。兔子严肃。兔子们团结、友爱。兔子联合起来写了一首短诗。只有一句：兔子啊，你什么时候走？某些兔子是兔子的隐患。但兔子不太在意。兔子三天三夜真的没睡，真的。以确保它是一只极累的兔子。这就是为什么，单单选择一只兔子进行测试。兔子无法反抗。兔子内心真实。兔子充满幻想。兔子是核心。但总来的说，兔子粗枝大叶，不是什么好兔。兔子有时候停在

路上发呆,是因为这一天是星期四。兔子大而不倒,总是这样。兔子来到河边。兔子在家散步。兔子缺乏情感,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兔子承认大部分时间,兔子是单调的状态。兔子不需要特别敏感,对兔子来说,这个、那个没有区别。兔子不会抽烟。兔子放松。兔子喝一口水,扔掉杯子。兔子让阳光照射着。兔子竖起它的兔爪。兔子没有兔角。兔子学习玄学。兔子掉进水里。兔子把所有精力投入到一个无聊无聊的无穷无聊的生活中,等待黄昏来临。兔子笑了,说:兔子应该在英格兰。兔子撞击各种物体。兔子深明大义(你瞧,兔子)。兔子讨厌和兔子合作。兔子原谅兔子。兔子在湖边,偶尔也在山下。兔子不知道什么叫山。兔子在一块砖上盘旋。兔子在等。兔子无颜见江东父老。兔子叫兔子慢点。兔子慢。兔子扫描了一些图片。兔子时常叹气,又叹不到位。兔子说,你瞧,这颜色多漂亮。兔子对色彩没啥感觉。兔子不吃枫树树叶。兔子不一而足,兔子不会自己融化。兔子基本上不会自动关闭。兔子的反面是什么。只有很少的兔子会游泳。兔子在沙漠里寻找一个金剛石。兔子是新的。兔子时髦吗?不太像。兔子缺乏意志。兔子不能理解空虚。下午,兔子压坏了一根草。兔子抛锚了。兔子沉入海底。兔子清澈,也沮丧。兔子和兔子各有不同:在此就不一一展开了。兔子不会变形。兔子经常使用高斯模糊(对自己)。一只兔子被枪杀,在一个无关紧要的日子。然后,在每一句话前面,兔子都会加上标题,让它成为诗。兔子问兔子,去哪儿了,兔子。兔子已经度过了美好一生的一半。兔子不能。兔子似乎想解释。兔子天生丽质。兔子弹钢琴像是在炒菜。兔子说不,它不是经常这样的。兔子走了。兔子

到处移动。兔子不停算命，在九月末，还是九月的最后一天。兔子走下一个斜坡。兔子在原地翻滚。兔子在中午从一根树枝跳到另外的树枝。兔子自带节奏，倒退着走了三里路。现在情况不同了，很少有兔子玩这套。兔子想飞，但上哪儿飞去呢。兔子大获全胜。兔子一无所获。兔子挥动着一把扫帚，以为这样地球能停止转动。兔子有时真的很棒。兔子有时碰上一个吸血鬼，这样行吗。行不行，也就那么回事。兔子不太在意这些。兔子脏兮兮的。兔子温暖。兔子从来没有服用过阿司匹林。兔子和珍珠，看上去都美极了。兔子极度小心。兔子拍打它的翅膀：瞎说的。兔子焦虑而恐惧（偶尔）。兔子摇摇头，又叹叹气。兔子生不逢时。兔子准备实施计划。兔子荒诞，但没有拖延症。兔子丢失了它的材料。兔子免费领取牛奶，它又不喝。兔子隔三差五点燃一支：烟还是别的什么。兔子大于3，有时候它觉得，至少比2大。兔子接近极限，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是觉得远。兔子看着一架操作中的起重机，并没有失望的感觉。兔子有些失望。兔子对兔子说，兔子。兔子没有听见回声。这时，兔子想喝可乐，一罐蓝色的百事就摆在桌上。兔子又不想喝了。这是兔子的权利。兔子没法把时钟倒回去哪怕半秒，这没有任何道理，兔子想。同样，兔子也没法成为一头野兽。兔子走了很长的路，没找到落脚点，好在兔子感觉到一些地心引力。兔子比较放心。兔子磨磨唧唧的，把自己翻译成英文，又转译成汉语，发现它还是兔子。兔子没有名字。兔子支持不劳而获。兔子生活在当代。兔子熟悉核弹原理。兔子平稳而相对持久。兔子没有正常的情感。兔子不平静其实。兔子转瞬即逝往往。兔子，如果问

兔子，兔子没有答案。兔子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兔子东张西望。兔子是一支还没射出的箭，兔子不飞。兔子停着（在任何地方），兔耳折了，什么都听不见。兔子怀念它在殖民地时期的生活。兔子放了一个屁，兔子走进山谷。兔子热。是吗，兔子的体温（这个我确实不了解）。兔子用完了，我就把它丢掉。兔子一去不复返。兔子说，我的袈裟呢。我要走了，兔子说。离开，离开这里。我能理解。但还不是时候。兔子就是兔子，我看着它，我们并不熟。要不我先离开，你随意？我说。兔子没有说话。那就只能这么耗着。兔子在吃草。我喝着一罐可乐。似乎就像一些不好的事正在发生。我先走了，消失。兔子看着一枝树木，它看得懂吗。兔子没法脱离兔子这个实体。兔子在衰落。无限并且重复。兔子接近下午。兔子同样无法模仿兔子。兔子危险，但并非灾难。兔子是幸运的，当它还是兔子的时候。兔子得到教训，并且随时可以忘记。兔子无法自我放弃。兔子会堕落吗，不会。兔子终究只是一种自然。兔子依恋、欺骗和篡改兔子。相反，兔子并不重视感动。兔子对兔子产生印象，但又毫无意义。兔子无法穷尽，只可描绘。兔子继承兔子。兔子有兔子一样的轮廓。兔子没法成为一种旋律，实际上，兔子是对兔子的补充。16:45分，兔子走去幼儿园接龙。

## 星期五

### 《鸟荡经》

仅念有效，句号停半秒。

#### (一)

怀在摆动。手我知没满坐也鸟。  
。程已车远下这中。要漂为时  
我。竹有。话得如响我不鸟成  
武。晚在会我那我一就抽我。  
候要性去示一。也非无么不散  
农标去么烟和咖呢一上时在来  
开躺着我些空我到下我身树。  
力后鸟我明会荡。车电。没不  
多云车可少文吃让你醒然树。  
荡诉走荡鸟还只想一话树。从  
想没很了。鸟时。交最多妈碗  
。怎云对体情酒正我再反鸟点  
球自就下有可。它这抽我。不  
就早。来处们经针着了超可电  
我车还。过到当们。一。两。  
死上什交在我。最树。聊不望  
似前才或热招张。把从家。空  
仇还后情录处在我将它阴在出  
。就了鸟。边必我目在清鸟进  
法了我领喜。一回车鸟。于上  
朵一了厢它仔我明时字空。里  
么为逃。有子手。带不服它路  
去讲动口空楚题。类三看假来  
我洗坡年荡亮对放上鸟见信但

圈很怎鸟我树手看便我坏行我  
我一了我空经诗看那始晚知我  
音空了怪想汉。鸟鸟宇么直你  
这刚了。组在来荡中传给行。  
。三天车事基实。空它筑下烟

(二)

准年点。鸟树。文吗还当一。  
罚讲校发车这要一员烟乎某有  
后基要酒还。所大来荡天本空  
鸟我晚。春和茶了员有不边怎  
什电掉些样能和。做鸟一模么  
我带租。我鸟亮月抬鸟解我和  
空捏鸟妈仔犯我用路乎云艺。  
。桌音由着亏。己生一了大带  
杭恒便可长电么鸟也和。女什  
车总荡意坐冬烟剩迟枪荡法鸟  
去。什梦它碗不给。我离鸟空  
我虽不花山在雨树。扁这能荡  
沙实么不可我鸟哪我我利信怎  
上一次交么调择荡我在后知。  
空不八兴树。上云里你在我星  
。和时了果空女一生它老很我  
道地们开辆许空到在。上么往  
没。间间给。啊。织树。述我  
量竟没到。一石象都花时空  
。不一你表衣情让空那写山什  
哪有自生天在也次师上了在诉  
空接此也轻什自我上天曾即一  
。鸟诗倒景我好。我写那态题  
了会定要远着法点脑我以掏不

显空了我我我来受小什还直自  
。开小鸟树。一有内结。字劲  
同答我办。来了不跑北树。公  
正以。鸟。了少事么标况些清  
没得过好鸟我天通一黑道我象  
始友里高咋下。不喊。我车你  
没。屈铁计二跳草。些鸟来子  
树。么到校碎据论荡漂我也发  
进树。我我。老至老。数我。  
空了天鸟还。那严打飞就。信  
我个鸟一。于上把。十似有鸟  
在天把空即一鸟票全空来可海

### (三)

293

我到法象不排往故云少野可视  
来醒了进我。你玩。就。小来  
惯双零不没比个所根鸟足。态  
也颜越。又音大后件鸟慢头类  
一鸟得皮要得了只许看。音我  
好鸟总告你我要。多管个提荡  
树。只。了树。头内又猎习泡  
无认开那我鸟部完上了容问放  
没大次给什上后我。如我无权  
荡就得点树。弩有笑花还。坐  
想房一在远向中根鸟。一上小  
了起余诉长有地做口不继。着  
民了电步陈电察就完学同荡在  
洲朵差要。更湖么常题。我有  
没有未树。边大模火也鞋不有  
保鸟走整空呢黑圈枪时了着电  
干能了认入后个。这去很。了

。毒它到着情对个么已也意在  
碧着两声最植。到而。件满在  
。我要去对弱车给问也话名么  
水了天有总。气索。鸟上走。  
。来烟没丰定面鸟三能空会荡  
度电有可很。不夜。我。足来  
树。下问东会还一醒鸟显天上  
看趣了样几让睡。有来在靠其  
到算相冰西热事空没那想花直  
还。已站带我来第不情提躺安  
用张。诉鸟酒外如鞋然怎我器  
喝电问比。机而变上变。五了  
在视程梦道摸实我我果。东。  
烟觉。楼荡了信处花我一刻行  
梦。空斑总情站挂不。停或。

294

(四)

鸟穿法了经对感乎没火夜好得  
回那我悉怪够有。告识前。则  
我。不页我树。了对脆干在过  
或觉好电墙去我大。之了你应  
我才在。什辆。过橡欢等一到  
树树。道我觉们年但山。点从  
东每去故好无恋咙。之地只我  
。荡荡。时买诗上最间鸟么小  
还车面一机情在我谁就了问了  
个上叫常给你活我着远情锄话  
。时厕汁在到者毫点让小信。  
没里昼着就相信鸟走望。道。  
少这鸟打代。悦鸟那。相境老  
东过需去聊然各出我空通价诉

结我聊看写两幻领难怎月卡动  
 己鸟这视就鸟鸟话很林。象写  
 找答去得。达在它 A 感起没后  
 鸟抽从内下去右际我句我云去  
 一换就撒告开。三从。在。席  
 给表上话那空报世法不鸟常在  
 细。持始花朵朵聊逐们酒了写  
 着。多着鸟力新。述了树。没  
 时我牙么发部腾。第。细样不  
 表。鸟到时管了识怕那在看很  
 。个上花。不市且式我我。火  
 力我鸟样就我远异靠情酒。把  
 汇排肯会了鸟问走多要忆一永  
 悉上下要。不沙表我好雨树。  
 鸟已我一空经想么空试对农我  
 时过空典到成则平束鸟经主事  
 。问词了鸟我厌脑我、我宙很  
 。让床又改法事。我得所吧些  
 续至我。觉了呀。我要。橡每  
 。样也。回。刚风空一。象我  
 。足太还也很不讶怎又么行和  
 也违给思道都了背我不了空远  
 聊娘好难有么里讨来荡看只就  
 。板请酒一觉实喉有回活着。

### (五)

朵情好永惊车后草在个悉了我  
 有然话我树。树树。我我不自  
 要。时看树。我汽在天花朵大  
 砸空空识次什忘烟躺我桶地结  
 在市。我走。时聊爱树。有可

荡朋事新看晚 为但要才上二  
道。能越幸一全着从喊音哑最  
空形在。好一手我三不头我。  
什没聊觉无处了。政为反几求  
么然了程显鲜佛量么你车。鸟  
鸟那。我脖下天什。想事出民  
也让该量处。我非我走时么不  
不。时乘开或空在。你底村屁  
它别回音在察这实站让妇农难  
这我果力了。快份里越时我感  
糟概鸟种连在天天因梦知我女  
树。这那。表你友上回了上静  
么两我西但厅再这。不空到起  
鸟荡肃因来。已怎这下停处空  
封。情们静回。但走我华起回  
应这光我握皮先想一空驶名太  
对都么现我。个有树。系似碧  
思竹我在第不仅。喝样树。知  
拉些我么没什所后。我。声晚  
只就半空欢便分之也。二你我  
公有道我话该念从两。胡。再  
了就、们要绝有难前也片。棉  
到。快承上册。思子。讨生。  
。上喝地我行一们。么有回完  
个鸟地事什以我早就累起娘一  
们赶一鸟意下写样不地云空很  
。在份旅雨始我面用可山已个  
憾么路自。鞋餐点以聆叫一上  
我也论净单带始和。讲方已一  
穿些想树。写了鸟情。着缺背

(六)

这觉挡脑车袋光以完。某习只  
姑照到诗点树。知。便我打己  
个至。望儿鸟么客最这稼喝去  
空鸟前罐块观看了就跑里呢鸟  
我我无虑糊空走女还台那分造  
上。规头。给有朵跟经开步停  
拖考路连鸟空有带西我子。空  
也。清掌掉有。件似良里树们  
电出。了成总。果时转结没。  
习靠最次。经女么。领卖座鸟  
鸟一喝车情在。意一有上我多  
空信些空给入我树。认树。我  
楼到知了橡不但。被一烟了好  
一。思门看荡云水贴大几打农  
鲜在熟在树。要头荡求装有也  
身没云天树。来璃祖从总到并  
鸟走至我鸟情时送经事。个睡  
还我我鸟已经空马。吗果站章  
路会鸟外脆头鸟这。走个们给  
来变机也能抽新气得在所体那  
老我。想习种做时样之坐我鸟  
有。要高品难。停我民同折升  
麻雨我原象我有砍在现到友而  
吧到。荡鸟还中那让路能毛手  
猜。知手劳来候状月娘鸟。华  
慢。在用山气两车了。走留电  
可湖下没册。不误更片种字爬  
。都空分到听雨不。多出块当  
鸟发我我车鸟很晚水无认大那  
忆鸟三空以站。空鸟。落长么

我那。很。明一情肯店树树。  
口扮空跑。我。许台我到州鸟  
我真到空荡很呢晨鬼洗存以。  
能和我来要除鸟朵奇何吃样日  
声阳物这。司算盼肯无象。鸟  
我做邀。时招。出我已。客大  
。荡相轻树。写才个。不死得  
。走去没职。可去委有片上出  
我我带现去看在我做提会以理  
剩虽。掉干实我树。我想好掉  
无事往模刀没。就定。漫去我  
事诉点红塘不。眨。地我点了

(七)

在星树。没路厕须。空醒。起  
少上贴所点不了空声厕从然。  
我情快之。故得日自汉路。所  
不。圈足有相济来长觉空来好  
方有。出方由完给我有我咋知  
还所不或一在我看来长了干  
什未走荡去。种对大也这着把  
试出我想搜个段金跃。看云。  
后元且从熟。欢。很我饭我告  
有共。用。路时。能只这后有  
被我来到旷根。摆在出。始上  
儿或私里告么为。牛成。婚列  
时都我出空我结学深。以儿有  
荡做考没它鸟在。给一根鸟我  
什随。鸟义西一上走任空最。  
难数上发第一觉会在。去完上  
后段轻这没这点树树。近女。

边就我遂荡了翘子有。跑红点  
 发情事录喝。膨了法。件啤空  
 莫话可乱进树。然我一。更。  
 想新这何刻再后规诗去为云好  
 都有要着道么天。种。也带啤  
 吗下回鸟常鸟到定打估。去我  
 妙火。到什荡回在胀。进个荡  
 鸟们中行朵你就鸟我时下于驳  
 扮。失方泡对。我难出知候楼  
 后不信憾站包在在走高抒没我  
 。在花忆在样鸟在沙路语暂里  
 远新次车空听想面用捡老鸟。  
 有我。换么它啊歌自还了荡回  
 要。地上。过这底压坐下上描  
 荡要在鸟皮少海火佛。我学了  
 刚次鸟起旧察车上上。荡估就  
 。样衫在轻坛哪我不其有没方  
 上动躺干。果我糊律意。没每  
 鸟努地鸟大候确什妈过那清里  
 歌武陪。时。离出那图面所真  
 。子它就能什阳也也我来甚下

### (八)

飞皮一离。空中很挤一了这起  
 夜天好哦树。天便来术靠看贴  
 酒我小车告我。朵不穿点们在  
 我我些遗所上。车鸟写边。有  
 抽第台。我。条聊前农。次听  
 物我个无已上来里们地体民们  
 不学面。后湖视它想荡慢云果  
 树树。生湿得。了河空容边样

也。候最云但我楚。滴晨块怎么意。乘声就么个鸟。变我冷时树。壶标力二。鸟武其亮果也么这戏我住。不云么。艺了大时鸟火怎发跑。车。个处我我去知。仅。想床真情我妈们以鸟会平空在己鸟荡沙知警。情伙题。点鸟经。最打。不就田才妈当同鸟很就。了。家。鸟我哄没楚结一这家上我跟开时能要无我什目时可老隐好在。朵回多到己鸟也我好空空花啤下种种就来空物望越了。上这底哪汉树。从几我空接察等太起疑车变去路到一率我么知我答在同脸事把烟时有恶。怕有。你景来过必。到告天很下坐或厅。上得领荡鸟信靠我第再这很后。都贸接也要情给些及许重走空寄感远。火让。闲荡以实底什什们头女还。那一新荡不里铁才为市大。鸟家从。次比职在我鸟自打件。离游漂你洞窗不大它把旁一过一无利有云期须时睡没发纯想我方须路。可只按汽一块了树。间香。才得意了过。灶小在后动灯。道总记空谈我柴己民。同个来前。灰惜声过它。档去们不站。很往。样个花朵排车在一显。宙饭成年。鸟小避从

摸下农桥熟及场空有容但转打  
都七。得上喜成操我。一美在  
此乡如坐我望就只有也没起道  
遥没里车什一什们东没幅道空  
袋。问乘空了了在从木我相我  
我江么走常候。上么于果我偶  
王间已更开年只云日此歌手缘  
啤去法奔小前词木小鸟巾那终  
刚亮了时了场、一我里真爱花  
上告楼现我终题。块究下跑。  
想有制能业我妻。司。我年苹  
来绕只。想。得笑司觉。一乎  
记今鸟多一客乎还就它幅块首  
都鸟鸟地如拖火声想过停天空  
。鸟花叫以不象我。上刚总喜  
按什我会上一听包我大好脖一  
饭去朵刚时鸟斤发漂在我信我  
反里目我来在以杭了我里追现  
。等经惯摆全工过心同涉翻道  
陌上想有空位在下林开看懂这  
种分诗想得树。我我一。我也  
了到我只里花作。细小很醒路  
了。重文在信拿树树。鸟罪成

### (九)

我类口鸟。交到大这些错会清  
高我告天动昨。还女话都走乎  
霉小在只广我鞋地站话公稍得  
我我续想公根为跑熟没一缓会  
多鸟成回一正树。出一一。鸟  
。走再不肃给弃显。吗法。歌

空要有很到用眼着面那希了。  
。场继结为火凉便要。鸟电。  
希考树。样觉。话哪被我思鞋  
成就脑云穿学在到有荡鸟。皮  
去坏筋。些想迷什在很觉起里  
走刻。仿很句个荡空刀鸟。果  
掉空道里云一。这大小。安一  
起选鸟让识朵站门火在不打。  
一如我家比间告为同只我在车  
想不烟去我看一。我再花我  
我鸟里足空马其鸟结爬泡没。  
知灯件远拉许意吧空我及了从  
红。我会起二叫飞条就坐皮我  
我鸟不老描房这一我虽空就没  
牛了遗么鸟雕手经最。天没觉  
什料。还边回旅入么座红碎耽  
一我管。对会空雀我写什车空  
么这昌还来同么上。着置全。  
样们着。么必衣空汽。我。餐  
上出好不又证个陈捡鸟理没。  
掐空以在。我和三路客女看我  
空也加。很。名空一能望八子  
。着有次。们认聊问来走。朋  
我样哪有荡去状拿话类在。往

(十)

进方我同好为去如了也烟鸟出  
创事空荡我。完太躺少样没免  
妙厕上又。想窗道阳没一旦具  
我。着开个不之话我紧鸟就差  
鸟比了非走天行。后改。那别

化刀鞋再靠看也往悉里你品鸟  
非里空之。它小前每。总一鸟  
更见衣着。鸟永里空一好烟。  
段什觉感出和家。子不上其鸟  
。我一起口一。来必。花谋下  
。到最前会。了不。以多想。  
一鸟里彻了道以宽我其啡驳我  
上武。酒了拿一亮洲我嘴个不  
鸟吗农花。不傍准吗西。户次  
我非原一在很事被鸟用里话像  
在。来。脑完又亮行鸟我汇二

(十一)

303

来你好题梦大什次把着这觉在  
多我来最有上一微晚过很使荡  
反样一来过上我道知就下论严  
。那空我梦。警我真了从忘出  
鸟里空带给乘望已真理声车样  
候话这内空基本子干断而声。  
荡脑曾这在鸟有工我。梦往。  
荡晚话事鸟觉惊鸟。准歌案我  
什。根鸟着真次从念我一有。  
空。鸟。我我运鸟皮生而很这  
鸟页我悠多车形。此在我有过  
其我没。足里鸟爬结鸟马泡空  
拉吧知及远我了意件从灯空许  
二飞。我叫皮就会起红条我坐  
我老空房一虽我这就鸟不描没  
没经最牛雕觉鸟手天了。么遗  
。碎入还边料回什红座么旅耽  
一雀写空我会什车管我空对。

这置么全着同。昌来。上么还  
。汽衣。必。空们我样着么餐  
没上不捡好鸟证个。陈理出又  
看和在路空以掐我三客我女。  
子望加。也名空很空八一能。  
。着。们来朋问次聊有走认。  
拿哪类往状。去荡有在话我样  
方也鸟去好出如烟我为同了进  
样我创躺太空免少完事。没荡

## 星期六

早上 8:35 分，醒来，走去窗前歇着。窗外，天空照旧空荡，一头鸟（不认识）照旧不知从那里飞来，停在半空不动。阳光照旧全新。蝠鲞照旧遥远，看不清，它们游去哪儿了。一些东西，不用看，它们照旧在移动、变化。雨呢？但愿吧，风有限并且静止，一个人不出意外的话，她还站在那枝银杏树下数钱。这么多的东西，想起世间万物还在为我服务，我就放心了。我出门去了，A 说。一个人（她今天穿什么样子的鞋，有没有带上雨伞）她出门去了，搞得像离家出走。我只好走去厨房烧水。

稍等。

我只好走去厨房烧水。什么意思？

一个人（我）走去厨房烧水，只好走去。

他是只好走着去的，是为什么？

一个人烧水去了，去厨房，走着去厨房，为了烧水。而且是只好，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去。他是走着去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只好走去厨房烧水，这句话的重点在哪里。我，似乎不是。走去，难道还能飞着过去，不能。厨房，厨房里有烧水的工具：一把插电的黑色烧水壶。烧水壶是用来烧水的，一般只用来烧水。这没问题。那么是只好？一个人只好去做一件事。他去做了。动作发生了。

它是怎么发生的。

为什么只能发生这个动作。一个必然发生的动作，而且事实是，它确实已经发生，这是事实。在别的时空（假设有）我不知道，不去想。

这是怎么一回事。

一个人（A）出门去了，而我只好走去厨房烧水。这里有什么非明显的逻辑存在？一个人她如果不出门，我就不去烧水了？A不出门，待在屋子里走去走来，她说，都秋天了，你为什么还不去烧一些水呢。我只好走去厨房烧水。这是有可能的，但这只是假设（而且她的语气过于强调，仿佛命令），并不是事实。

事实是，她说她（我）出门去了。还没说完整，她就走了。备上门，出门去了。而我立即想起要去厨房烧水。这事跟她有没有关系。跟她今天穿什么鞋子，有没有带一把雨伞出门是不是有关。我不知道。不知道她今天的穿着和外出的装备，我只是随意想了想。没仔细去想，没有做出判断。想完后，我就想：是不是去厨房烧些水喝。

也可能没想，我忘了。但我很快走去厨房烧

水,并且是一种只好去烧水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它肯定不是为了什么。而是,是什么原因造成一个人感觉上是被迫做出某种选择并在事实上他走去厨房烧水这么一个行为。

我是走着去厨房烧的水。走着(而不是跳或飞着)去厨房,这肯定不是要关注的重点。不知道。上午8点多,一个人出门去,给另一个人造成一种搞得跟离家出走似的感觉,也许另一个人会想起他是不是摇晃着走去厨房烧水。但这人不是我,我并没有。我的感觉是,A,她出门去了。她说,我出门了。接着,我确实有一种仿佛一个人离家出走的感觉。但我并没有去想怎么移动到厨房烧水。感觉上,只是一个人(我)需要去做点什么,烧水还是继续在窗台上歇着。一个人过了138.2亿年,才来到现在,这容易吗。而且在这一刻,一个早上的8:35分左右,他只好走去厨房烧水。

306

他什么都没有做,除了走去厨房烧水,而且是只好走去。

一个人走去厨房,烧一些水。这是一件很普通(但也是一件单独发生)的事。是吗?一个人去做了,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去做。或者说,一个事件完成了。从一个人他得到一个指令:闲着也是闲着,去厨房少点水吧。到完成这个指令:一个人走去厨房烧水。从外部看,很难看出,这件事的被动感。他不是积极,而是只好被动走去厨房烧水。这个人他原本只是站在窗前歇着,看看窗外的什么东西。天空,他看见熟悉照样空荡荡的天空。树木,那是一些什么鸟树木,秋天还没开始,树叶就已经快要掉光了。还有一些阳光什么的,好和坏,他一时恍惚说不上来,但阳光在任何时候总是新的,一批一批来到,这没有问

题。他甚至想起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我在想，或者并没有想起它们那么严重，他只是正常的想到那些东西，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听见一个人说，我要出门去了。他没注意到。等他回过头，这个人已经出了门。他才想起，刚才，这个人（他们非常熟）说，我出门去了。但是他想不起，这个人出门前穿了什么样子的鞋子，又或者有没有带上雨伞（今天可能会下雨），他有一种无稽的感觉，这个人是不是离家出走了。当然不是，但他感觉这种感觉可能是对的，或者更准确说是他需要的。他需要这么一种感觉，他想（他没想。想了，但他可能没察觉），他只好走去厨房烧水。只好这样。他走去厨房，路过客厅那台电视，他停下站着，想了想，感觉什么都没想起。他只好走去厨房。烧水的时候，他看着红色的指示灯。

307

他只好看着。反正也没别的事，不是吗。屋子里没什么人。A，她已经出门去了。这会儿要是走去窗前，往下看，她很可能已经走出小区。研究天空，那还有什么可研究的，天空除了空荡，还是空荡。天空只有，也只能是这样。他不可能认为，早上 8:35，他看见的天空和以往有什么不同，即使变化，那些也可以忽略，它照旧还是一个空荡的天空。只好这样，稍后，他照旧还是只能走去厨房烧水。

也就是说，如果他只是站在窗前，单单看着天空。他看见天空的空荡，看久了，他想起为什么不去厨房烧些水呢，天空那么空荡。大概就是这样的。

他在早上 8:35 分左右，绝没有超过九点就醒来。一醒来，他就感到恍惚。恍惚中，他走到窗前，想看看有没有雨。因为他梦见了雨水，梦见

雨水中那辆往天空方向开、烧着的拖拉机，他醒来，感觉焕然一新，只是有些恍惚。这时，阳光好好的，没有雨。他想起雨还停在一千里以外的地方，他也就不去想了。风也是。风停在路上，不动。A，她出门去了吗。他不知道。大概是出门去了，这会儿不早了，快九点钟。一个人总是在8点以前，她就出门去。到，有时在更黑的深夜，天全黑她才回家。不知道。他不想去想这些。想一个人出门，她穿错了鞋，是不是忘了带伞。有时一整天都在下雨，她回到家，仿佛已离家三年。

他不想去想这些没用的。

他看着风。

但这时确实没有风，在一个对他来说还太早的上午，树叶一动不动。一个人站在树下，不停数着一包钱。也没多少，但她已反复数了有三年。反反复复，不知道她在数些什么。低着头，认真、缓慢，一张一张数。每数一张，一片树叶（银杏树的树叶）便掉到地上。不多不少，数完了，树叶也就落完了。但那只是在想象中，他并不是经常观察这类上午的事物。包括熟悉的一些动物，他也很少，主要是在深夜，主动想起它们。他草草想了会儿蝠鲮，也就不想了。他都觉得奇怪，为什么会在这么一个阳光尚薄但新的上午想起它们。它们那么遥远，又充满情感。不应该，他叹了一口气（有可能）。有些事就是这样，他想。也只有这样。在世上，那里有多少事情同时在发生，移动、变化。有一些他已经相当熟悉，比如下雨，又比如风。再比如一头不知从哪里飞来的鸟，不会有任何意外，它就停在半空中，停着，不动。这些他已相当熟悉。这么多的事物，而他站在窗前歇着（也没喝水，或点燃一支）。他感到安慰，

也放心。他叹了一口气（很有可能，他经常叹气）。他从没想过，一个人他为什么要叹气。又不是感到累，他只是有点恍惚。他有时看着一条被吃成粉身碎骨的鲫鱼，也会叹气。叹气又不是呼吸。但有时候他只能这样。他停着，在窗前。忘了是在歇着，还是做梦。他不动。他听到有人再说，一个人要出门去了。他才回头去看，但那人已经出门了，也许很晚才回来。他想今天她穿什么样子的鞋呢，会不会又穿错了。她没有带上雨伞，不管下雨不下雨，出门带上一把雨伞总没有错。他来不及去想，但是有一种感觉。一种一个人在还早的上午离家出走，走去深山入庙当尼姑的感觉。他想这太无稽，太过于美好，算了，他想。他还是去厨房烧些水喝好了。他只好走去厨房烧水。

309

我是这样想的。

一个人（我）只好走去厨房烧水。要是脱离上下文（当时，它并没有下文），就这单独的一句话，它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不大，无非是一个人，是不是我暂且不说，实在没招了，只能去做一件事：走去厨房烧水。它不清楚的地方不多，很少。主语是人。我，还是一个随便具体的什么人，它都是人类，稍大些也就是动物的范畴。它具有主动性，是合理的。二、走去厨房烧水更是。动作简洁、明了，目的明确。而三、只好的释义也清楚，即只有；只能。那么，复合起来看“一个人只好走去厨房烧水”这句话怎么会引起我的注意？甚至对我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因为它的突然出现，长达两个半小时多，我没法再接着写字。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它停住了。我只好让它停着。这种情况以前很少发生，有，也就一两分钟。

我可能是真的去厨房了烧水，又或者走去阳台吸片刻的烟气，回来后续上。这次不同，我像是得到了某种暗示。暗示我歇下来，不要再去做一些牛头不对马尾徒劳无益的事。它们指的就是这些、那些，这样那样的事情。我多少能理解。也明白，这是一种特殊情况。我是这样想的：一个人只好走去厨房烧水，它隐藏的意思其实是，这个人是一头鹅。它的精神动物是一头鹅。

尤其联系到上文：早上 8:35 分之前，一个人照常醒来。之前，他还靠在床头歇了至少两支烟的工夫（打火机不见了，他是怎么点着的），是在追梦还是修行什么的。他在大量雨水中醒来，那是梦中的雨水。他穿射经过一块急速坠落的瀑布，一头撞在一头麋鹿（两层楼高）温暖的肚子上，然后继续坠落，掉在一根树杈上，反弹后，轻轻落到地面（一块杂草茂盛的空地）。雨很大，但凉快。四周没有东西，空旷，没有边际。往远处和深处看，那里都不是天空，只是白的一大圈，没有任何信息。他坐下来，坐在一块滚圆的石头上，让雨随便淋着。这里只是梦，没什么稀奇，他这么想。他在等什么人走过来。一个人朝他走来，手握一根拐杖，古老、宽衣大袍，长发，他也是湿的，全身滴着水。这个人走到他跟前，从上往下俯视他，也没说话。他们用神识交流了几句（卡通片里的那种），那人就走了。只留下一只草鞋。鞋中间有一个不大的硬币，银质的，竖着，只能看见它的边齿。他凑近看，上面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移动，一开始是一个小点，往更深了看，点变大，出现某种动物的形象，但绝不是一头大象。他继续放大目标，不但没有变清晰，反而越发透明，感觉像是在穿过一片云雾。他来到边齿上，一个光滑的弧顶，站住，

但感觉危险。他没法保持平衡，随着弧顶快速上升。他感到恐惧，差点喊出声来。慌忙中，他想起那只草鞋。8:35分，他站在窗口歇着，感觉还在恍惚中。他饿吗，不饿。他看着窗外熟悉、美好的天空。不但好，它真美。那么空荡无余，又那么踏实。他叹了一口气。他是这样的，遇见美好的事物，他总会叹气。今天星期几？星期六。这真是一件美好的事。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了，熟悉又美好，在一个星期六还早的上午，一头熟悉（但不认识）的鸟，它那么美（好），从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那里下雨吗，下，也是好雨）飞来，踏踏实实按它需要的样子停在半空。既不那么高，也不低，在一个正好的位置，收拢翅膀，鸟爪也收拢，鸟眼关着，它睡着了。这让人放心。他想。只要他愿意，它可以整个上午都停着。不会有谁会去打扰它。走在路上的人，他们太忙，不会有谁抬头去看。看了，也不一定能看见。它是安全的，这让人放心。阳光更是。一根阳光和所有阳光都能让人想起万物之间的联系，阳光有这样的功能。它可以薄，这会儿它确实没那么厚实，可以没那么崭新，实在它新。比任何东西都新，它是第一新的，这也就是它为什么让人如此放心的原因，他想。在阳光前面，他就像一个老人，一个恍惚的人。他（不知道在哪里，但一定和他有关）有什么东西在动摇。晃荡着，不在附近，只是身体在内部。他停着不动，这种晃荡便更加明显。就像那么多东西在移动，在阳光中缓慢移动和变化，但阳光不动。他、阳光，它们不动。这是应该的。在这样一个还早的上午。他只要安静看着，看着或者想起，都不需要太大的动静。一头病倒的北极熊，躺在浮冰上，它那么大。与它相比，

他有时只是一种什么呢，他忘了，如果是一种动物。他想不起来。他想起蝠鲞这种东西，它显然不是。只有在很深的深夜，他才会通过魔鬼想起这种扁平的怪鱼，它有美好的一面，但不清楚。它没那么单一。他不是蝠鲞，他想。还不是去想它的时候。他更多只需要往外看着，远远的，有时也可以很近看着风。这些都是他熟悉、喜欢看（他关心吗？不一定）的东西。他看不见。通过树木上的树叶，他看着风。只是这会儿风不在，一点也没有。他不担心这个，风停着，在任何时候，只要他愿意，他都可以造出风风。就像制造一个海洋，在一间他还不算熟悉的屋子里。他大量不需要去担忧这些，这些都是好的。他有理由相信，这些、那些，它们都是好的，甚至美好，而他一直处于它们的中心，并且随时可以瓦解。需要更多杰出的光，有时他想。他叹了一口气。他听见有人出门去了，这是他没想到的。他以为这个人（他们已经非常熟悉）早就出门了。也许他们从来都熟，只是有时忘了。等再遇见，他和她，他们感到双方都熟悉，一种彼此熟悉的感觉。他需要这个，也美好。只是不知道她出门有没有带上雨伞。她需要一把雨伞，特别在今天 2002 年 9 月末这种最好下雨的日子。不知道，这和一个人离家出走有什么关系？完全不知道。他有时感觉自己分明是一头鹅。他只好走去厨房烧水。

## 星期日

主祷文（马太福音 6 章 9-13 节）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阿们

## 第六章

星期一

九月，九月末。

出门游荡。

偶尔去附近网吧上网冒个泡。

经过一些鸟类。

长久看着风，特别在风不动，停着的时候。

坐在马桶上想念一头鲸鱼，九月。

看着一台报废的蒸汽机，并尝试着去理解它。

在废墟里挑拨一块金子（没有这个必要）。

把手张开，握紧。反复张开，后看着手掌。

在一根头发上打 300 个结。

不要总盯着手表上跳动的数字。

要放松。

随时切换到超现实主义频道。

或送一头鸟到门口（不是淮安，还早）。

（不要过多的）想念一头蝠鲼。

走 7 里路去超级市场买一粒纽扣电池。

不锈钢餐具巧清洗方法，九月。

尽量避免纳税（相当于不要去工作）。

打开一张报纸，对折，再对折，同时看着窗外的树木。

要记住，在天黑前回家，九月。

听磁带，或用光驱听张CD：治疗是酷的。

远离穷人是为了浪费什么？九月。不知道。

事情是怎么搞复杂的，一枝树木长成这个样子。

九月，有3000万字了吗。

请忘掉1986年以前的事。

随机出现一句话，它随机吗：我要举起一头山羊。

想象一种混浊、蔬菜，还是其它别的什么。

下午（九月下午，可能是短暂失忆），没找到合适弹烟灰的地方，也没有合适的诗。没有诗意。

A没说话（这有无数种情况，但都是在九月）。

修改怪物（Ps6.0）。

还是在雨天，花点时间评估一下自己的才华。

九月，一根光线反射、折射后分成两根相同的光线。

有没有想过成为一个好人，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三、四天前的下午，我在椅子上坐着，没喝水。

九月，想想八月。

九月第一天，我们在街上散步，纯粹只是闲逛。

在走到类似森林的地方，最好停一停，寺庙（包括庵堂：它的边上有一家摇滚演出酒吧）也是。

匆忙抓住一个灰尘，这种感觉怎么样？

反复听一首歌，《九月》。

九月，不要愤怒。

对着墙壁打会儿乒乓。

接受，而不是去忍受平庸。

走到马路对面去，经常。

昏厥，九月。

走去窗前，歇着。

天空不会倒塌，暂时。

有时候，成为一个诗人很难。

下午2点准，想念几个朋友，远的、近的，特别远的，他们那么遥远。

犯傻的时候，不要总是张着嘴（不管在任何时候）。

拉开窗帘，一个少女站在阳台上吃饭。

丢掉一些旧东西。

有人在敲门，不清楚是谁。不想知道。

一般需要站得远远的。

随时随地抒情。

走去归元禅寺拜佛，不是我。我信不来僧人。

琢磨一种情绪，它的丰富性，是不是随时可以放弃。

原谅自己，也原谅对方，九月。

去江对面看看朋友。

善待一个绝望已成为日常态的服务员。

混音差了些。

关心天气。

在大腿上打节拍。

站着不动，是不对的。

顺利的时候，不要急于写完。停下来，睡会儿。

她伸出两根手指，表示同意。

河马，还是犀牛这些也不重要。

山的背后是什么，另一座山，还是指存在各种可能。随便它。

要知道在古代参加科举考试之前，一般都要在自家门前竖起一根旗杆，称之为“楣”。考

中了，旗杆照竖不误，考不中就把旗杆撤去，叫做“倒楣”。后来，这个词流传中逐渐讹传为“倒霉”，知道现在，这并没有明显的好处。还不如去知道，如何竖起一支消尖的铅笔。

慢慢的，九月。

麻雀是一个比喻，在 2002 年。

多穿让自己感觉没那么聊斋(或钟馗)的衬衣。

好好照顾蓝色艾弗森，最近它又变浅了许多。

25 岁后，我会在哪儿。不要去分析未来。

灵感爆发的时候，写两句。

倒立。

九月末，把左手的无名指放在一只双飞燕鼠标的轨迹球上，来回滚动。

休息，九月。

吃点早餐(这很重要)。

把喝剩下的啤酒关进冰箱。

点燃一支，吸上。

要对强迫你喝酒的朋友保持距离，同理，要知道先翻起马桶盖，才能呕吐，即使在九月。

抖烟灰。

忽视快乐，欢乐也是。

专业底价通厕。

或 D、E、F、G 这样的事情，九月。

一杯干净的水摆在桌上——端起来，端着。

跟兔子说说话：喂，兔子。

小，九月。

九月完整。

忘掉一些事：坏的，没那么坏的。不要想起它们可能吗。

从江的这边走到江的对岸需要走过一座桥：大并且高。远远看去，九月不远。

适当的后悔有助于健康（主要是晴天，部分时候下雨）。

不要对着一部打不着火的煤气灶发呆。

不要觉得委屈。如果实在有，那就忘掉它。

没带雨伞，她就出门了。我不知道。

刮一下胡子。

不要偷懒。

苍蝇在饭桌上飞舞，就两只。

看鸟时，不要太用劲。包括熟悉的那些。

一切很难包括一切（的）。

重过一遍，每天。

拨弄墙上的电灯开关。

光在阴凉处没有发挥它的作用。

学习催眠。

打发剩余的只在理论上还在的时间。

注意一些打擦边球的事物，就好像凝视一张  
纸的边缘。

318

多去河边散步，但不要下到河里游泳。

而在深夜，克服一些恐惧。

淘米，九月。

尽量不要谈论鸟，在九月。

吃点土豆。

习惯一种动作：时不时抬头看一眼。

九月，不饿。

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痛苦。

怎么证明地球是平的，除了相信。

重要的事只想一遍。

没有去动物园，雨还不够大。

蹲下，我蹲下。

桌子上摆着两双筷子。

不要怪风小，它太敏感。

描述一头鸟，以及它的稳定性。  
远，或近。或忽近忽远，一盏灯。  
杯子里有没有蓝鲸，这不重要。  
九月，还没有去过大海。  
电影就要开场，一个人她出门去了，去动物园。  
没事，她说。  
穷困必然潦倒，要不怎么叫置死地而后生呢。  
看着一个静止着的女人的背面，有助于健康吗。  
成熟不是说沉默，不说话或放弃。  
搞定它！我知道。  
在饭桌上躺着，是为什么（一个人）。  
磨磨蹭蹭的，在一条铁轨上晃悠。  
小心被一粒鸟屎砸中。砸中了，也不要遗憾。  
躺下，躺着。  
把一首诗改上十万遍。  
直到认识到房东的痛苦。  
还是说去街角租两张碟片来看。  
不要觉得有什么事疯狂，它们没有意义。  
不要过多去讨论（关心）世界这个、那个，  
要相信抬头三寸有神明。  
看会儿电视和电视机。  
让智商降为零，要是不小心感到大范围的失落。  
坚持就是胜利。  
顺利剥开一个桔子。  
夜深了，不要在公用电话亭投入过多的感情。  
翻开一张牌，它会是什么。  
真的不要叹气，在九月。  
发明一只自动下潜的手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连续点燃两支，和一起点燃两支，吸着。  
呼吸。  
“不记得了，也许一天两次是有些多。”

出门前记得带上钥匙。  
实时保存写作。  
连续睡觉 29 小时，中间醒来一次，去买烟。  
写作需要理由吗？不需要。它是任务。  
不能相信 2 的倍数，这是我说的。  
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也看不懂她的表情。她在哭。甘霖是我们老家的一个镇。  
还没有见过神，想想，大概是没有资格。  
不要在意空调滴水。  
有人要走了，大家都没看她。她慢慢走了。  
重新回到椅子上，九月。  
下雨的时候，最好能想起龙。  
登录邮箱，删除一些垃圾邮件。  
离开椅子，站起来走动走动。  
走路。  
路过一排炮房。  
勉强向特德·贝里根致敬，没机会见：

320

《一生所爱》

如果不是倒着过  
前 30 年已完  
接下来要做的：  
下午起床  
在房间打转  
抽些烟  
写作  
玩 10 万盘军旗  
每隔 2 星期往家打电话  
直到他们死去  
睡回笼觉  
不出门  
和朋友一起

喝到老。看最新黑帮片  
做梦（偶尔干点活）  
想念一些好的动物  
哭  
经常走到窗前  
忘记一些事  
刷牙  
听音乐  
想几个笑话  
Wish you were here  
看切尔西足球新闻  
吃完晚饭  
和 F 去散步  
发誓再也不养狗  
慢慢学习画画和抒情  
接受恐惧  
在深夜，一个人  
叹气  
回到床上  
拉开窗帘  
推开窗  
月光洁白  
到迷雾里去  
88。

看起来，变化不大，2002 年也是 2004 年。  
中午 11:39，准备好去捕捉一头不熟悉的动物。  
删掉一句话，重写一边，感觉两者的不同。

这儿是哪儿？

点燃一支。

没有什么是荒谬的，反之一样。

用全拼输入法敲字，在一个缺字母 D 的

机械键盘上写一部自传体小说。

有时只是坐着，不动。

多喝些水，除了酒精。

不要评价一个农民，就像不要去打击一个农民。农民和城市。

还年轻，不要轻易去想到死。

不停抛一个硬币，很难凑整齐一首诗。所以研究天空。

还没有见过脑袋外翻的人，这说明什么，孤独是无法避免的？

熟悉一些概念。比如，晕倒。

维持给家里打长途电话的习惯，两星期一次。

跑进雨里，但不要经常使用。

保持遗憾，九月，或在九月末。

往烟灰缸里注入 5 克隔夜的茶水。

不要担心一根横在路上的木头。

322

叹气。

孤独是什么东西？我没有。

把打火机搁在烟盒上，反正它没气了。

坐着修行时，试着把头发搞乱些。

站在砖头上打电话，边转圈。

在 A 回家前，处理干净 2 斤小龙虾。趁空，再想想卢照邻。

练习用一句话说清楚一件事。

不要仰慕现代派（画家、诗人、艺术家等）。

聊天（通常自己对自己）。

把一支打火机立在桌上。

大，九月。

也可以恨谁，但不要长恨。

写点诗句。

讨厌什么？一个木匠吗。木匠来到河边架桥。

两天前，木桥已经被一场洪水冲走了。他站在河边叹气。他没学过。

莱迪和她的马匹往前走了十米远。

豹子总是在不经意间到来。是吗，这才九月。为一只红色的空塑料袋写一篇小说，没有成功。

12:07分是什么意思（类似的问题有每天有 $24 \times 60 \times 60 = 86400$ 个）。

写诗，也写小说，2002年夏天。

一动没动，不等于在避暑。

没有船开过。

有什么呢，九月。

数数钱。

九月，假装在另外一个火车站广场。

在客厅里走来走去。

复制一场火山喷发，对它进行适量的锐化。

判断一头鸟好坏，要看它那根管风向的鸟毛。阻止一次拥抱（有时，诗只是为了解释它的题目）。

如果有可能，学习一门手艺，木匠什么的。

走去厨房倒水，走到一半，想起还有一个字漏了写。

只需往西走，如果突然迷失在路上。

上午，喝两瓶行吟阁（550ml）。下午也是（金龙泉）。

动一动脚趾头。

警惕语言符号的线性特征，以及任意性。

想想理想（如果有的话）。

在一辆火车上躺着，躺18个小时以上（又一次）。

秋天，尽可能诚实地走过一枝植物。

把插头插进正确的插座，直到通电。

（鹅）大摇大摆地混入人群。

做做梦。

不要欺骗一个卧底。

走去厨房烧些水。

不记得了，如果你是问我一个浪花什么的。

追打一个蚊子。

回忆，九月。

一个人停在树下躲雨，鸟也是。生活和写作无关。

推开窗，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关上。

城市是美好的，什么是城市。在人类低级阶段的过渡期，注意系好鞋带。

想起一个消失已久的朋友（1997年），他不会再回来。对他来说，我也一样。

与太阳（超大核反应堆）对视。

朗诵一部小说，直到它散架。

从屏幕中央绕圈擦拭尘埃。

324

不是这样的，A说。她出门去了。不要立即开始想念她。

九月中旬，杨桂花的女儿张小花去镇上做了小姐。

东一句西一句。

用手掌包裹住她的拳头，大小正好合适。

要记住，艺术来源于火气。

停着。

一二三四五六。

写作前，务必洗手。

电话在震动。

听听音乐，不要不高兴。总之，音乐总是最后的。

乘K7路去东湖，需要穿过一排樱花树。

下车。

看着窗外。

想一想钱，它是个好东西。想想怎么度过这个雨水充足的夏天。

吃些食物不管饿不饿总是要吃的。

黄色要好于蓝色，在没有光的时候。

要相信任何一个三角形的内角之和相同。

九月，要学会毁灭的技巧。

不要在意风的动静。

马匹是不是冒着烟气，雨季什么时候结束，没必要。

更不要去总结：A，还是一个人她出门去了，回来大约是在什么时候。她是不是一只猫，恐高症好了没有。不用去猜。

也不要就这么空坐，不动也不喝水。仿佛大难退去，一个拳头还紧紧握着。

325

要学会去看一场电影，走到人群里去。

要实用，作为一口锅，要温和、金刚不坏。

九月，还是九月末。

鹿还没来，雾气正在升起，鸟继续飞在空中不动，一副握在手上的牌仍然还是烂牌。一朵花，开放了，但是它自己都不知道。这些，还需要一个人去了解。

你们看见西边的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

## 星期二

上午，10:07分。2个小时，5000个字。怎么写。只有2个小时，12点钟，我就要出门，5千字怎么写。它们在哪里。天空？我走去窗前（为什么不是阳台？没有）看，空荡荡的，别说字，这会儿连鸟也没有。也不是不想让它们出现，有时天空中有没有鸟，取决于鸟自身。鸟还是最大，对于天空。要诚实，而不是去凭空捏造。否则，又有什么好处呢。一头鸟飞进天空，我们看不见，而我说，鸟稳稳停在空荡荡的天空。它这会儿的意义在哪儿。它是空的。不是空鸟，而直接是空的，没有。就是这样，没有就是没有。倒是有一点云在，不过我不怎么喜欢，没啥感觉。我对云、空气、螃蟹、战争这类事物没什么情感，也没空去琢磨其中的缘由。鸟也是。认识的鸟种类极其有限，无非是一些燕雀（那是以前）、稍大些的喜鹊（我愿意在任何时候一出门就遇见它们），又或者鹏。鹏是大鸟，我没见过。只是在想象中，它们远离社会，而且相当干燥。我经常使用鸟，主要还是为了方便说话。就像这会儿，我需要说话，自己对自己。可天空里却没有鸟。这多少有些人失望。但还好，这也是正常情况。说话而已，并不是非得需要鸟，没有，我照样说，只是说起来少了一些情感。是吗，鸟毕竟是我熟悉的东西。熟悉，同时又保持着合适的距离，说起来总归自在些。但这会儿没有。我召唤，它也没来。通常，不管下雨刮风，当我站在窗前喝水，顺便召唤一头鸟来窗台上停着，不消三两分钟，鸟便会自动出现，飞来，落下。也不说话，就这么停着。我是满意的。那是一头破壳不久的喜鹊，嫩黄的鸟

爪和喙还没来得及变硬。我们相互没有说话，也不需要。喝完水，我也就走开了。鸟就是这么方便。我曾经有一个烟灰缸，它也是鸟的形状：一只绿色的蜂鸟，1986年。而要是我去画画，多数也会想起鸟。但我不是画家，木匠也不是。我有时想成为一个手艺人，但后来发现我不怎么喜欢劳作。我只是喜欢站在旁边看着。一个木匠沉默寡言，他不是制造一把椅子，而是在摆弄一只木鸟。一个画家想作一幅画，画的是一个正在作画的画家的背影。他开始没有画好，后来画成了鸟。基本上都是这种套路。鸟或多或少影响了他们的创作。回过头来，当我有意去成为一个作家，不可避免，这事还在继续。有时，我原本只是想纯粹写一个人在路上（或沿着一个河岸）走着，没写几句，就写到鸟飞去空中，永久停着不动。有时我走去窗前喝水，单单只是喝水。而它老早就停在窗台上，我赶它，它也不飞开。我用水（干净的）淋它，它照样不动。它是鸟。我有点搞不懂。熟归熟，其实我们也没那么熟，彼此也没说谁欠着谁。但它们往往就是这样的，沉默着，不说话，鸟头望向天空，鸟背对着我。我不知道，鸟，它有时给我造成的困惑远远大于它的方便。但不说它，又不行。除了鸟，我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我那么极端。有时又那么固执，极端和固执不下于一头鸟。只要说起鸟，我便说它停在空中不动（飞、不飞，它都不动）。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说的？1986年是个好年份。我忘了。鸟始终停在空荡的天空，不动。这是我喜欢的鸟的样子，但愿鸟自身也喜欢。不要多，只要一头就已经足够。一群就算了。不是嫌它们吵闹，它们也可能是沉默的鸟，相互也不说话。不是这个原因，是我想不起它们

应有的形状。一群鸟，应该是一个什么形状。一字排开，看着规矩，但会不会过于单一，不够稳定。要是乱七八糟东一头西一头的乱停，风来了，它们怎么办。它们的形状（包括密度、体积、彼此间的敌意等等）势必不断变化，复杂并且无常，不是我所能把握的。飞行时，风或许是鸟的朋友，停着，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更何况还没去考虑下雨、下雪，对于一群（不管它们停成什么形状）停止在天空的鸟的影响，而风雨和大雪永远都（像）是一场灾难。我既不喜欢，也懒得去理解。一头也是。但那是实在没有办法，我总不能让天空就这么空着，这年头，鸟的出现还是有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是合适的。一头鸟停在空中，也不要大，太大，我反而注意不到。我想，一个拳头那么大的鸟正好适合，至少从地面往上看，高高的看上去适合。它不至于让我过度焦虑，累起来，我也可以随时躺下休息。要求并不高。哪怕它的色彩。鸟需要什么色彩？大红大绿，我很少使用。斑斓，我也不反对。一头色彩斑斓的鸟停在空中，除了让天空变得更加空荡，似乎也没别的好处，并不是要专门注意的事项。有时，我倒是更愿意去研究它的停法。除了不动（这明显），它还有没有隐秘的方法，是我不知道的。这种事关乎秘密，我不好直接问。问了，它也不一定会说。说了，我可能也听不懂。鸟语有鸟语的说法，鸟说话，不是给人听的。鸟不说话，它只是停着，不动。这我也就满意了。说与不说，就像飞与静止统统这些，我不去想，也就没有问题。我把脑子清空（这可能吗，我只能关上），停在窗前喝水。一头鸟停在树枝上，随树枝上下移动，那就是一头鸟停在树枝上，随树枝上下移动着，没什么可想的。不

想移动了，离开树枝飞去天空（或落到地上），那就离开树枝飞去天空，或轻巧地落到地上。它是什么就是什么，想怎么样，那也是它的事。不论鸟，还是别的。一部起重机散架在路对面的空地，一匹哪里来的（红）马停在马路中央，都可以。起重机么，还有马什么的，都非常方便，绝对没有问题。就像一个电话在震动，那就让它震动。否则，还想怎么样？接下电话跟对方说，明天会下雨？还是提醒对方注意，最近上头可能要派人下来。有这种必要吗，不见得。一个人，那就一个人。不用担心她是谁，是不是停在树下数钱，还是躲雨。都有可能，但都用不着担心。关上脑子，也不用强调。下雨，那就下雨。铁轨，那就铁轨。荒芜，荒芜好了，荒芜是一种语言现象。抄袭，抄袭什么？稍微修改一下自身：稍微修改一下自身。偶然（偶然）。表现得认真，难道这也有错。不屑一顾，无所谓，不屑一顾。理由，只要说到理由，那百分之一千就是鸟。坐着，那就坐着，没问题。喝水，一杯干净的水就摆在窗台上。这（这）。开始，开始。苹果，香蕉。桔子，一个两个，加起来三只。熟，熟悉的熟。B，B不熟。B是文学，我不懂。其实我。怎么说呢，其实我在叹气。说明书，一本关于空调使用的小册子。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在一间体感35°上下的屋子里。我，我。谁是我？我又是谁。界限，界限，一种线条。一个点。一个点什么？一个完整的点。诗，哦。一张饭票，一张饭票。床，床：有史以来最舒服的发明。床，鸚鵡。对着一头鸚鵡说，鸟。鸚鵡说，鸚鵡鸚鵡。快。不是快就是不快，一双筷子。这些天（这些天：8~13号，晴、晴、晴朗、晴转多云什么的）。来，来嘛。皮肤（皮肤）。维生素C（维生素B、E）。

原因，原因。大不了就是原因。大不了伸出三根手指。三天。三天加上个晚上。三根手指都很细，很细很细，钢琴什么的。顺便哭。顺便研究定式。装着有兴趣（反正睡不着）。突然。突然而已，没什么，能突然到哪里去。一个女人突然。然后呢？没有。没有。社会结构（社会结构）。生理原因（生理原因）。物理（物理），物理学是研究物质运动最一般规律和物质基本结构的学科。败类，一个身体和相貌比率不协调的败类。招手，一个人远远向另一个人招手。招手，招。手，女老师走过来说，下雾了吗。没有我说。我说，没有没有。她的影子从一双洁白的大腿处开始延伸，覆盖在水面上，看不出具体的形状。她是两只手插在腰上，侧身对着摄影师，只有脑袋摆在正前方。脑袋后，更深的海水，望不到尽头。哈（哈）。岛，岛屿。黑色，一座黑色岛屿。一张照片，在一张照片内部。在一张照片内部最远的地方（那里有一座黑色的岛。一条冒烟的渔船从右往左行驶（也许是从左往右，很难判断）。）但这只是一种直觉：只是一种不太灵敏的直觉。风有点小，这会儿风小。风小，风停着。这会儿。不知道。这会儿，此刻，不知道。风停着。一种感觉，直觉。灵敏，但风确实小，仿佛停着。仿佛，停着。停。脑子停着。手指在键盘上输入。风停着，手指输入，在键盘上交流。交和流，交流。在交流。停着，在交流，什么东西和什么，交流着，在利益上是一致的。一致，一致的暗，在利益上，一个结果，有点暗，但是一致的。就这么个意思。它是一致的（忘了风），漂亮、低，一致。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一个人，春天，在春天快要过去的时候，一个人决定去钓鱼，钓鱼，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他决定去钓鱼，

去无底洞,一个人去。大步流星一个人去。他出发。一个人他出发去。没问题。出发,他去了。一个人。就是这样。钓钓鱼,听听音乐,喝点水,忘掉一些事,把它烤直。又或者一只船。你要去哪儿?一只船。船,是一只船,听清楚了吗,真是讨厌极了。它就是一只船,只是船。是一只,只是一只船。是吗?一只船,那就一只船,没什么所谓。就像一只船是一只船(浪费),那就是一只船。一个神仙,一个简单的神仙。一泡乌,一种乌克兰泡泡。有的是时间,没有问题。没有。随便写两个字。写两个字:早晨。光线:光线。光线还可以其实。光线在阳光里。光线并不适合陶冶和投资和忘掉,一般是这样的。一般,总体而言都是这样。一般,叉叉叉。一般变态。非常态。一般而言(假定),洗澡,洗洗澡。在路上走着,洗洗澡。搬家。这回又要去哪儿。一个人在路上搬家,搬不动。一根骨头,一般而言不动。不能动,鸟,一般而言不许动。想动也不能,在一般而言。它老老实实不动,鸟,看上去很一般(在今天我喜欢)。不一般,非常也行,只要不动。鸟不动。鸟与鸟也不同,同的是它们不动。这没有问题。鸟与鸟,不同与不动。也就是在离喷水池5米开外的地方,一个人起身走过5米路上了6路车。车不动,所有人下了车。停在路上不动,四处张望和呼吸。主要是不动。城市不动。怎么说呢,城市是城市,不动解释城市。一辆车,车解释一辆什么。我能忍受的东西不多(但不是现在),我在动,少量。停在窗前喝水,有一口没一口,一杯干净的(它也是必须的)茶水,干净,放心,一杯必须的什么。牛奶,必须的什么。一头奶牛。必须的一头奶牛,从裤袋里掏出,并快速忘记,一头

牛，忘掉（要不回忆起）是这样的，开在路上。一头奶牛开在路上，路上。找不到护手，一头牛奶牛。路上，一匹马（还是那匹公马吗）停在路中央，找不到护手，牛奶，就是这个模样。从裤袋里挖出，一袋什么，鸟还是什么，不记得忘了，马上忘。一匹马马上忘（前面是一座小山），没什么的，忘，一个人她不在家。忘了在家，她忘了，一个人一直等待着她的出现，他忘了，不在家一个人。可以的。没啥。忘：忘掉、忘了。反正都是忘，没啥。但并不容易，西瓜，不容易。但也就那样。西瓜，也就那样，慢热。鸟，停在空中，不容易，但也就那样。它那么稳，不动（当然更不飞），多么不容易。空荡荡的，微弱的控制、关联，想想都不容易。是吗，再想想，也就那么回事。有什么呢，一个西瓜，一头鸟，都停着不动，都稳定，只是一个在空中，一个不容易观察。没什么的。恐怕确实也没什么，不动而已。不动：不动。看着就是不动。去听也是：不动，不动。大象，不动。乌托邦，静静的，不动。一个外地女人？她停在树下更加不动。一些安慰，动了一下。但也就那么一下。一支牙刷，它是一支蓝色的牙刷，蓝蓝的（我没意见）。一个石头，没意见。停在路上，是谁（反正我是没意见），多大点事儿。根本就是，一匹红枣马，多大点事。没事。停着，还是瘫痪，一匹马没事。最多也就是一批没事的红枣马（我从没见过，也想不起这种东西：后来，文字统治了世界），不是吗。桃花不再是桃花，它是维生素，或是宾馆免费赠送的纪念品，或是通讯录。而给一个人打电话，她永远不接。永远和不接。永远统治了不接。就是这样，但也没啥。鸟堕落，接触地面后反弹，反而停的更深更空，

在空中。而你做了一个向下跳的姿势，但突然（终于突然）想不起动作。总是这样。多去赚点钱吧，存起来。存着，在生命中最美好的年纪，多多呕吐。就这样挺好。至少比起鸟，它只是停着（不动：无论风雨、暴雪），老实说，好多了。多走动走动。时代在变，需要多走动。这里、哪里，四周到处，多在附近多走动，没啥不好。而不是像一头鸟，没事就去天空待着。鸟是废的，它习惯性废。一头废鸟停在空中不动，这是它自身喜欢的样子。你不能跟着它废，当然也不要错过。当然也随时可以结束。这是当然的、必须的。放慢速度，直到手指不再移动，停下，停着在一个键盘上。当然可以，没啥。没，啥。事情就是这样，没，啥。点燃一支。重新取出一支点燃，没啥。一切都在（微弱）控制之中，就像河岸控制河流，花朵控制季节而天空掌握鸟。浪费是必须的。浪费是（浪费），必须、鸟、落花流水去（必须要给我发最好的牌）、闪电，以及磨磨蹭蹭，开着拖拉机，一个人出门去。

### 星期三

对跑步没兴趣……出门不带雨伞，钥匙也是……知道怎么走路，但总是走错……看书，偶尔也去游泳……点燃一支（一般点两、三下才能点着）……弄头发，基本上一个月两次（有这必要吗）……离一枝树木很近，有时完全停在树下（有

这必要吗)……看着云的时候,会想起海(有这必要吗)……想到海,又会想起羊(有这必要吗)……坐在椅子上叹气,通常看不出她在叹什么(有这必要吗)……吃饭时动静特别大(有这必要吗)……讨厌面条、老鼠、剥开一个桔子、鹿等等(有这必要吗)……从不跟隔壁邻居打招呼,哪怕邻居被反锁在门外(有这必要吗)……19岁还差2个多月(有这必要吗)……整个夏天什么事都没干,不想动(有这必要吗)……有时(隔三差五)也坐公交去火车站广场上发会儿呆(有这必要吗)……像猫,尤其像雨中的猫(有这必要吗)……进洗手间从不关门,出门时,忘了关灯(有必要吗)……电器知识为零(仅仅局限于对开关的使用(有必要吗))……谈不上合格的乐观主义,只是有些无知(有必要吗)……这是什么东西?偶尔会这样问,对着空气(有必要吗)……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容易得感冒(有必要吗)……不知道一把扳手为何物(有必要吗)……在梦里,似乎缺少安全感……有多动症倾向,在客厅里到处走动,不停歇(有必要吗)……安静时看点萨特什么的,乌毛存在主义(有必要吗)……注:从没看过(有必要吗)……两只手掌的纹路比较清晰,像幼发拉底河及其支流交汇(有必要吗)……感到伤心的时候,沉默不说话(有必要吗)……很少关心天气,除非突然下起暴雨(有必要吗)……对窗帘上的花纹过分挑剔(有必要吗)……热爱刷牙(有必要吗)……与上午比较,在下午要显得和平些(不知道为什么(有必要吗))……能熟练使用筷子……坚定认为海马是海里的植物,后来又反悔了(有必要吗)……没有表现出不高兴,当她有一次在路上掉了钱(有必要吗)……这辈子还没见过

活猪……学的是国际贸易，算术一般，不会解二次以上的方程（有必要吗）……总是把烟夹在食指和中指的第一个关节处，无一例外（有必要吗）……偶尔变大（必要吗）……下雨天，缩小（必要吗）……习惯上不愿意梦见雾（必要吗）……下车后，才发现坐过了站（必要吗）……脾气火爆，呼吸严重（有慢性鼻炎）（必要吗）……电话至少响五下才接，通了，又不讲话（必要吗）……更喜欢跑到电话亭躲雨（必要吗）……一个人（必要吗）……声卡，显卡，机箱一个个擦（必要吗）……看见（必要吗）……这样（必要吗）……好象有什么东西掉下来（必要吗）……后排（必要吗）……土豆（必要吗）……在（必要吗）……问题（必要吗）……绝不承认错误（必要吗）……第一次（必要吗）……价格（必要吗）……说（必要吗）……不应该（必要吗）……下雨（作为一个自然动作，有必要吗）……对自己（必要吗）……端起（必要吗，用什么代替？）……射击（必要吗）……关于是否是（必要吗）……下楼（必要吗）……那是计算机（必要吗，必要）……（必要吗）……整个（必要吗）……只是（必要吗）……时候（必要吗）……集市里去（必要吗）……来（必要吗）……来（必要吗）……都已经（必要吗）……没有（必要吗）……裤袋（必要吗）……弯（必要吗）……对阳光不敏感（必要吗）……但（必要吗）……很快到（必要吗）……很好（必要吗）……两分钱（必要吗）……高度（必要吗）……还不明白吗（必要吗）……写（必要吗）……人（必要吗）……把（必要吗）……可能（必要吗）……太阳、鞋、太阳、塑料袋（必要吗）……但也很（必要吗）……光滑（必要吗）……了（必

要吗)……那么(必要吗)……站着,不动(必要吗)……不是故意的(必要吗)……还是(必要吗)……别人(必要吗)……问道(必要吗)……——(必要吗)……三楼(必要吗)……甚至(必要吗)……倒水(必要吗)……一直(必要吗)……任何(必要吗)……上次(必要吗)……喜欢(必要吗)……饭(必要吗)……以为(必要吗)……后来(必要吗)……翻译(必要吗)……铁轨(必要吗)……(必要吗)越来越多(必要吗)……(必要吗)没什么生意(必要吗)……过会儿(必要吗)……坐(必要吗)……怎(必要吗)么样了(必要吗)?不怎么样……晚上……一个……吃饭(必要吗)……那个下午……打算……打车……比(必要吗)喻……(必要吗)人……2个小时……听……纠正一(必要吗)下……(必要吗)……寒冷……再说……海拔……偶然(必要吗)也……它(必要吗)……并不是……也就……长大……(必要吗)一……(必要吗)清楚……(必要吗)……要我……在……里……应该……(必要吗)着……球(必要吗)鞋……稍微……的……从西藏跑过(必要吗)来……有着特别的感情……大概……可(必要吗)以……移(必要吗)动……额外……(……把……还是以后……看到……(必要吗)(必要吗)但没有……(必要吗)各自保留一张……过桥……特别是……末尾……呆(必要吗)……酒精……解释说……可能(必要吗)是……然(必要吗)后……(必要吗)……穿(必要吗)……然后……(必要吗)活脱……不再说话……(必要吗)(必要吗)……是……(必要吗)故事……重新搞一次……(必要吗)……留意……有……苦(必要吗)丁茶……(必要吗)……(必

要吗)(必要吗)摆放……冲出学校……留下字条……(必要吗)任何(必要吗)…是……在(必要吗)沙发上喝啤酒……什么……返回……谁?照相机……难道是因为真的……动物(必要吗)园……房(必要吗)间……不错……然后……(必要吗)硫磺……特意去看了看……灵活…(必要吗)…当然,这不是事实的经过……我是(必要吗)说…(必要吗)…收摊……胸口……呆了一小会……就是……再说吧……讲述……清(必要吗)楚……(必要吗)一辆拖拉机……这种时候……它……像是……(必要吗)(必要吗)一……看上去……很……接(必要吗)着……看得出……是……没有想到这(必要吗)个……房间……是不是……光线……也别……小说……大巴…(必要吗)…赶(必要吗)时间……倒不是因为……自己……是……了……难道……不至于……我说不用……雨披……跑得最快的女同学……走走……风车……洞没有那(必要吗)么大……当然,在此之前……告别……回复……尾气……空气……以前……普通……经过……不可能……想一想……哪个……楼梯……固定角度……红色……我没有,如(必要吗)果……狗……说话简洁……场内…(必要吗)…没……第一次……烟(必要吗)(必要吗)……在……一个地方……去了……没什么自信……脑子里盘旋……放弃……这种……个……现在……并且……擦(必要吗)(必要吗)地板……里……10.30……没有……我说是的……黑……在那里……看,因为看不清楚…(必要吗)…东西……走路像鹅……哪边……就……如果……街上……伸展运动……看水……记不得……没有……古代……看……白天……(必要吗)烧

熟……什么……凄凉……或……问题…（必要吗）  
…不知道……应该……在……基本上……驾驶员  
……一动没动……这次……面条吃了几口……在  
……似乎……一个……在……没有注（必要吗）  
意到……因为……只不过不是……五个人……我  
……说，可能……顺路……显示器……没听说过  
屈（必要吗）原……了……两只脚离开地面……  
保持……记得……要是……木头……绿色，本来  
应该是白色……平时……夜晚（必要吗）……也  
……隐喻……只……问题……星期六……真的…  
（必要吗）…后排……弱化……一个标题（必要吗）  
……委屈（必要吗）……象是（必要吗）……突  
然（必要吗）……事实上（必要吗）……把（必  
要吗）……乐观（必要吗）……情况（必要吗）  
……要是有什么事（必要吗）……不介意（必要  
吗）……香烟后（必要吗）……会不会（必要吗）  
……无事（必要吗）……还有（必要吗）……一  
双鞋（必要吗）……那么谁是（必要吗）……  
的确（必要吗）……先喝……不是，不是，不是  
……鸟车……拆开……（必要吗）统统…（必要  
吗）…我们（必要吗）……挺（必要吗）……正  
（必要吗）要……（必要吗）天是（必要吗）够  
黑的……阳台上……钓鱼……上……苍蝇（必要  
吗）……埃（必要吗）及人，（必要吗）不过（必  
要吗）……赤道……并不是……怎么就……已经  
发（必要吗）誓了……一点小风……名字，啤酒  
……消化（必要吗）……上……火车站……阻挡  
……无法继续（必要吗）……毛病……而且……  
鱼……还是……聊天……偏低……（必要吗）回  
家……靠在栏杆上……一小口……非常……离开  
……摸（必要吗）……的时候……等到谈完不远

处动物园的动物后才慢慢走回房间去……去年夏天……出租房……警察……（必要吗）疲倦……夹角……没有……试了试……还没全部消失……（必要吗）……个……停留，她没有选择……没事……了……她……（必要吗）……说……瘦……以上……里……喜欢走……大象……把（必要吗）手搭在身上……不喜欢……但是……在马路上……那个（必要吗）……在……行李……北方……看到……空气……不（必要吗）知道……回……纪念……今天……有一天……是否存在（必要吗）……门（必要吗）……远远看去（必要吗）……过……第八套广播体操……干净，只是（必要吗）……下落（必要吗）……不要冤枉（必要吗）……其实（必要吗）……不快（必要吗）……姿势（必要吗）……是（必要吗）……价格（必要吗）……喜欢（必要吗）……不（必要吗）……在这样的情况下……是……放……没说什么……把电视机放大（必要吗）……挡住……主动寻找失落的理由……同意……成分……大概是金属吧……那天下午……的……似醒非醒……写……（吗）终于……还要……一点……怀疑……用……继续站着……被迫表示同情……直接……为什么……已经……小……枯萎……算两天……最喜欢……湿的……总是……紧跟着……问题……什么的，后来……老板和他女人……对着喊……太……行不行……思考……都……一些……一开始……不喝……吐的老高（必要吗）……回忆（必要吗）……时间（必要吗）……工业……冬天……的缘故……前面已经坐满了……（必要吗）之后……那么……遗憾……正……坐回椅子上……（必要吗）觉得……喝……而且不能……站起来，走到

窗台上（必要吗）……忙着刷墙……（吗）对劲  
……这个……时间……我（必要吗）……发现  
……还有（吗）……的（必要吗）……在……一  
……右手……想……也不是（吗）……两个月（必  
要吗）……一只球（必要吗）……去……任何人  
都……每每……想起……几个饮料罐……在那边  
……喝上几口……姿势……走了……时候……东  
西，然后……坐……出……或者……的……呆  
……被我们搞的很乱……走廊……下午……天打  
雷劈……走……差不多……蓝的……必须……不  
知道……白干……不……放回原处……家伙……  
热爱……演员……被……不被……音乐……在很  
早的时候……大约……想……睡了两天，因为昨  
天……一堆酒瓶……夜晚……其实根本就……了  
……出了点问题……好喝，他说……在……表扬  
……开车走了……认为自己老……看……看着酒  
瓶……是……无所谓……麻雀、不喜欢游泳……  
音响、鞋、塑料袋、太阳……又……下午……已  
经……长……滚……怎么……有些……不行……  
大部分……不觉得……就是……上次……（吗）  
帮工……那样……那是电脑……挂……坐下来  
……再稍微……野蛮人……下楼……的……五块  
钱……忘了……检查 DVD（吗）……今天……那  
会儿……站起来……挺严重（吗）……路上……  
从……墙……晚上十点左右（吗）……指得是动  
物园……而且……头发既长又黑又卷又十分光亮  
（吗）……晚上（吗）……要不然（吗）……哦，  
还是啊的一声（吗）……准时上下班（早上 8  
点，晚 8 点）……就是这个（吗）……并且……  
盾……和……够……三个人……摩的……也没什  
么不好……建筑……直到……有些……宝丽莱快

照（吗）……记不得……越狱高手……太阴暗  
……我不知道（吗）……根本就……住……住处  
……黄昏……觉得……老头（必要吗）……出去  
……不需要动脑子……这里（吗）……这是谁干的？家具……无家可归……不是……基度山伯爵  
（吗）……潮湿……喝……算了……正面……自己  
（吗）……是（必要吗）……借口：忙……20  
分钟以后（吗）……附近……不知所云……就是  
这样……知道（吗）……背景……发现……慢慢  
地……时间……是不是也（吗）……每次……全  
是……（必要吗）成为……衣服……注视着面前  
的那堵墙……挂掉（吗）……空闲（吗）……还  
好，雨不大……说……迟迟（吗）……或者也可  
以……知道……不会……抓住（吗）……也许是  
……空旷……而……可乐……好象……玻璃（吗）  
……看着……（必要吗）本来，但没有……来（吗）  
……搞（吗）……就（吗）……是（吗）……还  
能（吗）……轻轻搬开……什么……干净（吗）  
……还不至于（吗）……租房……点上……西边  
的太阳（吗）……怎么样？水……（吗）……  
（吗）……（吗）……（吗）……（吗）……（吗）  
……（吗）……（吗）

## 星期四

A、一个人在群芳南路走着，路过隐喻酒吧，她停下，停了停（仿佛想起了什么），她叹了一口气，走进酒吧。但是她不承认。

B、有时候我在走路。也不是走路，是沿着一条河岸走着。走法单一，也没什么兴致，总的感觉走不走都行。我回头看。

A、一个人走进隐喻酒吧，我们没有跟着她的视角。我们不知道酒吧里面是什么情况，里面有没有隐喻，我们暂时不知道。酒吧门口有一枝银杏树，从下往上数的第二根树枝上挂着招牌：隐喻酒吧。认识字的人应该能看懂，这是一个喝酒的地方。

B、下雨是什么意思。雨，这东西有多大意思，在没雨的时候。为此，一个人（不是她）特意从淮安跑来，（先喝了一口水）告诉我说，我们那里从来不下雨，她说。她问我，我就只好告诉她下雨大概是什么意思，雨的一些情况。她说，早知道我就不来了。

A、隐喻酒吧内没有人，有一个吧台，服务员不在。酒吧内没有东西，除了孤零零一把椅子。空无的酒吧内，椅子上搁着一只半剥开的桔子。一个人走进酒吧，她先看见这只桔子。她看了一会。

B、有时，我走到路的尽头（那里通常四通八达），想起灯火。我在尽头站着，站累了，走去别的尽头。大概如此，只要我愿意。

A、a 同时也是 a 的隐喻。

B、我曾经来到一条河流的尽头，不远处是海。

A、椅子上摆着一个桔子，在一个空无的酒吧，这个桔子有什么涵义吗。一个人没有看出来。

她看了会儿，感觉有什么东西掉了。她喊服务员，服务员不在。她拿起桔子。

B、一个人，不是我，站在河边，看着河对岸。她说，啊。她叹了一口气。她走了。往后，她也常常叹气，但叹的都不像那么回事。当她叹气时，她喜欢想起喜鹊。

A、音乐是这么一种东西，它跟堕落有关。一个人走进酒吧，她奇怪，酒吧里怎么没有音乐。她吃桔子，桔子相当难吃，不甜。她坐下，坐在椅子上。为什么不去山里当一名尼姑呢，她想。

B、要是我把一首很深的音乐定义为 a，那么这会儿（地铁大望路站），我在听 b。b 是指一首浅浅的歌曲。

A、隐喻酒吧在群芳南路上，不排除另一条群芳南路上也有一个隐喻酒吧。话又说回来，这么一种酒吧是没什么生意的。一个人走进酒吧，来到吧台等着。整个下午，没人进来喝酒。他走了。

B、自己对自己说话，这可能吗。有人认为，那是自己在对自己的心灵说话。我不知道。我的心灵通常是关闭着的。

A、隐喻，一个喝酒的地方，怎么会有这么怪的名字。它要喻什么？又用什么东西来喻。而且还是隐着喻。她坐在椅子上想，是想不出来的，她想。日鬼，就是白天的鬼，而不是日晷。

B、雨在下，鸟稳稳停在空中不动。两个人从下往天空上看，那是什么？一个人说，是云吗。是燕，另一个人说。是一张牌，一个人说。是拖拉机，另一个人说。是酒瓶，一个人说。是太阳，另一个人反驳说，是太阳没错。

A、隐喻酒吧（群芳南路上的）门口有一枝银杏树，酒吧内有一条椅子，椅子上摆着一个半

剥开的桔子。这是在一个没有走进酒吧之前。当这一个人，其实是这样的，她也可以不走进酒吧，当她路过时。她又不是红卫兵。

B、我吐出一口烟说，“喂，老周，啥时候打好？”

A、她坐在隐喻酒吧的椅子上休息，有一天下午。酒吧里没有人，这是一个空无酒吧。她没有埋冤，既进来之则安之。则安之。是啊，则安之。既然都来之了，为什么不安之呢。她是鹅，她这么想，一头安稳的鹅。而不是什么一条惹眼弹涂鱼。她是苏格兰。

B、一个音速青年的脑子里空荡荡的，大概又吸多了。

A、她是一个隐喻，一个高阶投影，既然是在隐喻酒吧，又不喝酒。她没有什么可损失的。

B、总的来说，左边的东西比右边的多。

B +、大也是。大。

344

A、一个桔子和一条椅子，或者一条椅子和一个桔子，如果不够，一条椅子上摆着一个桔子。但千万不要说，一个桔子摆在一条椅子上。那样太复杂，搞得像是一个隐喻。隐喻酒吧虽然叫隐喻，但它主要还是一个喝酒的地方。

B、一公斤蔬菜。还有，中国说的也不是华和夏。

A、招牌上写着：隐喻酒吧。如果从右往左读，读法不同，但意思没差别：吧酒喻隐，不就是隐喻酒吧吗。一个人看见银杏树上(上)的招牌，他走了进去。酒吧里没人，只有一个女人坐在椅子上吃桔子。应该是还没开业吧，他想。他想都没想，很不好意思走出酒吧，消失在群芳南路上(上)。

B、这是自然的。A，之后是B。也是纯粹的。

A 是一个山尖，那么 B 自然是女人或一盒沙漠。

B +、宋飞说：有谁不愿意在大早上起来看见一碗全能的神呢。作为一个脱口秀超巨，他没有别的意思。B ++、近超：仅次于超能力。

A、我不该让一个女人闲着没事又很偶然走进酒吧，毕竟她刚从海里游上来，头上还挂着两支海带。她还没做好准备，对我说的，一枝银杏（光的，树叶已经掉光）、一条椅子、一个半剥开的桔子，她还没准备好。

B、是什么东西散落、消失在这样的下午。逻辑上，一定有这样唯一的東西存在。

A、群芳南路上下起了雪，这种情况很少出现。群芳南路上有一个叫隐喻的酒吧，这更让人莫名。一个女人走在群芳南路上，她只是走路，不管这些。路过一个能喝酒的地方，她便走了进去。走进去才发现，她是不是走错了地方。那只桔子，像是为她剥开的。

B、我不饿，喉咙感到硬，舌头也不听使唤。但加在一起不知道怎么回事。

A、一个人走路路过一个酒吧，酒吧门口是一枝银杏树。从树的下面往上数的第二根树枝上挂着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两个字：隐喻。她不懂。她从没听说过叫隐喻的树木。这明显是一枝银杏树，她认识。她停着，似乎想起了什么。她没多想。她走开了。

B、是谁的眼泪在飞？谁的泪水夺眶而出。我想这很简单。

A、据我所知，群芳南路上没有开花的植物，有银杏树。在群芳南路修造之前，这一带有没有开花的植物我不知道。也许有吧。要不怎么叫群芳南路呢。在群芳南路上，有一个隐喻酒吧。是

空的，里面只有一条椅子。去过的人都这么说，也没有音乐。我没去过，一般我只在家里稍喝一点。想喝的话，会乘城铁去城里喝。

B、一头鸟飞来，停落在窗台上。那时，我不在。每次，我只能处在一个地方。我不在窗台前。在哪儿，有无数可能，既然我只能在一个地方。但在任何地方，天空总是空荡。

A、那是一条舒服的椅子。一个人坐了至少一刻钟，才起身离开，走出酒吧。她重新回到我们的视线。她没做停留，离开酒吧，消失在群芳南路上。问题是我们是知道的？椅子舒服不舒服。从哪里得知的消息。一个人进入酒吧，后又从酒吧出来，她走了。最多，她也就是一个走进酒吧很快又离开酒吧的人。椅子上摆着一个桔子，我们更不知道。这只是一种猜想，一个人走进一个酒吧，酒吧是空的，只有一条椅子和摆在椅子上的一个半剥开的桔子，我们不得而知。

346

B、我朝天空喊了一句。喊完，天空没起什么变化。但留下了这么一个印象，一个人朝天空喊。一句话的声音喊出去，很难保存，但我记得。必要的时候，我还可以重喊，故人西辞黄鹤楼什么的。

A、下午，群芳南路上阳光明媚，一个女人为了什么走进酒吧，她走进去后，一个男人也跟着走了进去。我有预感是，晚上可能会下雨。

B、雨开始下，一开始小，是细雨，慢慢就大了起来，很快下成了大雨。一匹马停在雨里，停着没动。而且这天是星期一。

A、女人走出酒吧后，天空一下子暗淡下来。她叹了一口气，吃完剩下的桔子。她沿着群芳南路的路边走，没一会儿工夫，消失。这时，隐喻酒吧的招牌灯亮了起来。也应该亮。

B、我第一次出远门是去县里参加奥数比赛，1986年。第一次乘坐的列车是K19。第一次丢钱是3张一百块。有时我想，在一个陌生地方待的过久，我会不会找不到方向。有时不是，天下着雨，我只想戴上斗笠去河边钓鱼。

A、三天前，我下楼散步。走出小区左拐，走一小段路就走到群芳南路上。我顺着群芳南路往西走（一些工人在加班加点赶挖地铁工程），走了几百米，才碰到一枝银杏树。这是一枝光的银杏树，没有树叶（看不见有）。在从下往上数的第二根树枝上，挂着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树木的科目、年龄。我记得以前这附近有一个酒吧，叫小雷音。我去过两次。一次是单独去的，后一次是去见一个朋友。晚上他在那里搞演出。我去了。遇见一个画家，很明显，他的脑子出了问题。他跟我说，宇宙是由酵母组成的。

B、我没有打错。这个字是钻，落空的空。A、后来我才明白，他说的酵母其实是桔子。我说是这个意思吗。他说不是。他说酵母是椅子。酵母什么都是，椅子、太阳、一个女人都是酵母，统统都是酵母，他说。说的相当坚定。随便他吧，我喝了半瓶不到就离开了酒吧。那天朋友没去。打电话，他说他在小雷音（也可能是我听错了）。B、客厅内，深夜。一个人在灯下喝药，她忘了3乘7是多少。她从床底翻出一箱钱，反复数。

A、一个烧香的女人走出雷音寺，听见打雷的声音。她赶紧回头，发现寺庙不见了。这主要是庙的原因。酒吧就世俗多了。一个本来打算去喝酒的女人，走进一间酒吧。空空的，酒吧里连服务员都不在。她在唯一的那条椅子上坐下，空空的坐了半个钟头，才离开。街上阳光明媚，她

终于下定决心。

B、在一把舒服的椅子上坐着静止，窗外，鸟（一头还是一群都行）稳稳停在空中不飞。为什么会这样。为了什么，又为什么我并不介意。我想说什么。它说出来了，它是什么呢。它不是光。

A、隐喻酒吧内，灯光几乎为零，只有微弱的一束（线、丝、根）光线照射在单一的那条椅子上，因为那个桔子已经被人拿走了，椅子上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也不是。只要稍微想一想，就可以想起不久前，一个女人的屁股就贴在椅子上。屁股不是桔子，它比桔子温暖。桔子是半剥开的。

B、摆在桌上的是一台没有 OICQ 的电脑。没有硬盘，连显示器也没有，没有主机和鼠标。只有一个机械键盘。也就是说，我当场被它的抗寒能力给震撼住了。同时，也想起了佛陀。

A、她是什么？是一根葱吗，女人这么想。在隐喻酒吧，她一边吃桔子，一边去感受更大的环境。她是一个年久失修的女人，她是动物，她由酵母分子组成，她是信息。她在变轻飘，她感觉到。这是一种喝多酒经常会有感觉。她感觉还不错，不过，桔子实在太难吃，一点也不甜。她决定了，她只是一个容器。海洋是巨大的。

B、我并不讨厌文字，否则我也不会经常使用它。我喜欢它的冷漠、统治力和随时会失效。

A、隐喻酒吧藏着一个隐喻，没这回事。

B、产品种类：调制乳。产品标准代号：GB2519。生产日期：见盒顶部。保质期：常温密闭条件下6个月。党派：无。

A、A 出门去了。我走去阳台喝水，看见她消失在群芳南路上（过会儿，她会经过那个酒吧）。她是 A，一个我熟悉的女人，她出门没带雨伞，

她 19 岁（还差 2 个月），她像猫，她正常。她在天黑前会回家。然后呢？人类的历史仅仅是少数几个人的历史，野兽在搏斗时并不会担心雨季即将来临。

B、一个成年人要知道大望路只是随便的一条路。群芳南路也是。不要去知道她们有什么区别，只需要知道它们不同。早上，一个女人留下一袋包子，我吃了 4 个半，剩下半个被扔到窗外。

A、一个女人走进酒吧，仿佛一个女尼走进深山。换一种情况：一个尼姑走进一个酒吧，她要了两瓶嘉士伯。一个黑人迅速走过来说，怎么样，我们出去走走。尼姑没搭理他，找了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下。而一个女人，因为孤单，她决定独自一人去深山。她很快迷了路。这时，一和尚出现在她附近，告诉他说没事的，这一切都会过去。和尚远远望着远方，仿佛看见了一切。女人（她可能想起了什么）蹲下来，抱头大哭。

B、2002 年，有两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一件发生在夏天，一件在秋天。两件都微不足道。

A、秋天，一个女人（低着头）在路上走着。遇见一枝树木，她停了下来。她想起这附近，曾经有一个叫什么的酒吧。她忘了。她走进去过，还喝了两瓶啤酒。那会儿，她刚下山，急着去找她的情人。又或者刚游完泳，全身上下都干净。这两种情况她都不应该走进酒吧。但她还是进去了，究竟是为了什么？她停在树木下想。

B、一头鸟病了，停在阳台上。它不是病鸟，也没有病，只是病了。对一头普通的鸟来说，这正常。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它也不担心。

A、雨在下。雨在 xia，一个女人路过一间酒吧，走了进去。直到躲完雨（也喝了不少），她才摇晃

着离开酒吧。A +、雨在下。这句话转换成二进制是：100101101110100010101110010100010011100000101111000000000010。

B、一个像桔子那样的东西，它是不是苹果，不重要。

## 星期五

“下了船，他来到岸边，捡了些树枝生起一堆小火。他把前因后果想了一遍，又倒回去，顺着结果想到原因。他不想了，坐在小火边上，坐着。”

350

A 出门去了，不在家，上午 11:24 分。

蓝色艾弗森和理发师，它们一个不在（阳台上），一个没有出现：我远远望过去，那里好像在下雪，一个黑影在雪地里走着，不是他。他没有理发师走路时那种特有的姿势，他我不熟悉，我不认识。他走远了，在雪里，我看着他消失。

**Ctrl+S : // 桌面 / 写作文件夹 / Poetry&Stories / 短篇 / 处理后 / 第六章 : 星期五 .txt。**

一个人（我）坐在椅子上，从烟盒取出一支，点燃，把火机搁在烟盒上，吸一口，稍等复吸一口，把烟灰弹入烟缸，在规定的场景做一件规定的事情，2002 年。

“在照片上。在脸上。在微笑中。在一个阴谋里，这可以吗？可以。在一个水缸里躺着，在水池旁边。她来了。她走着来。她翻过三座山，趟过河，她来了，

终于，还是。”

“只不过天阴着。只不过雨还没开始下，只不过下雪，还要再等些日子。而她来不来，其实都行。她没有故事。这年头，她也并不是故事。她来，那就来吧。她干净，那她就是一个干净的女人。她说刷牙。她说是的，并且坚持等到雪下起来之后她才刷。这是她的事，我听着就行。我没在听。”

一罐蓝色的百事摆在桌上。

同理，一杯干净的茶水喝完茶水后，杯子空着。

同样的，一头鸟停在半空，稳稳的不动。

而一个人（我），歇下来，重新点燃一支（或接上）。一个人在想内容，他叹了一口气。更高的我仿佛看着他。

“OM先生是一只猫，一只黑色、斑驳的猫。这至少说明OM先生有大量黑色的毛发，也有其它颜色的杂毛。OM先生有时被误认为是一只兔子。这种事情反过来也是有可能的：一只黑色、斑驳的兔子它被叫作OM先生，特别是在2002年，夏天，OM先生无处不在。”

在电脑上写长东西，我通常使用16Pt的印刷宋体。单行不超过24个字。“许佳英说：就是你，除了你会做出这种事，还会有谁。”许佳英，女，毫林小学同学。1986年后，我没再见过。既然这会儿她出现在这里，我没有义务删掉她。她跑步很快的。她高（在当时），她也野。她有一个外号：野黄婆。她戴一块破布红领巾，她走路上学。差不多就这些。她好像，她家住在玄谈庙旁边。

“人为什么会提问？因为它是人。人为什么会对人会提问这件事产生疑惑？还是因为它已经是人。那么，在人还不是人的时候（这是什么鸟情况）。逻辑曾经被视为是一种发现，后来人们（特

别当他们进入中老年以后)已经不太需要。”

单动一个脚趾头,很难。五个脚趾一起动也是。我有时(约两分钟前)急着走去窗前,想看看鸟动了没有。它没动,恪守我们之间的游戏规则,稳稳停着,一副对自己完全没有要求的样子。我只有帮它动,利用相对运动的原理。

“1和1,是2个1。然后呢?1既不大于、小于1,相等(直觉上)也有危险。这包涵2点:一、停顿带来意义的变化。二、要习惯与病态的个性相处,而不是去改变它。”

一间屋子(安静、空荡:主要是空荡),一个人(无所谓什么人,从背后看,不是尼姑就是道姑),一把椅子(让人想起一个忘了手艺的木匠,他三天没吃饭),一个苍蝇:被五花大绑,出生还不到一礼拜。四样东西分别在东西南北不同的地方,排成一条中心线也可以。

352

“《诗人和艺术家的区别》,诗人和园丁的区别,以及诗人和宇航员有什么区别吗?我想起一个朋友,他是搞航空的,没有成为宇航员。他会弄植物,没有成为园丁。他写诗,后来不了了之。但他都是艺术家。”

2002年9月3日,晴。今天是2002年的9月3日,也晴。国破山河在是唐代的哪年哪月,直觉上,应该是个阴雨天。不知道。

“不是第二天走去买电视机的路线,不是在交完电话费后的心情,不是旧货市场,不是饮料,不是的,不是云和可乐,不是指着一根冰棍,不是砍价和信号不好,不是大。不是新鲜不新鲜,不是上哪儿,不是累了,就要睡觉。不是骆驼。”

2、6、8,烟灰缸里有9个烟头,至少有一个还在冒烟,有2个立着,1个正南朝向和一小堆

烟灰。

“假设躺下，躺着。假设黑大于红。假设一个人的道理比另一个人充分，假设天空是蓝色的。假设从远处看，大象走在河岸上，假设四周是一些树木。假设雨先来，风稍后，假设这些都有出处。假设不动。”

算了，还是看一张港片 VCD：一个烂赌的传说。假设这时，光驱的读盘能力正常。

“潜意识里我接住了它。阳光下，它在乱蹦。它小，有时轻。它对我重复启动，我没搭理它。”

喝掉一瓶 600ml 金龙泉需要 20 分钟，这 20 分钟里，想起的往事（难道还能想起以后的事？）轻，不到三两。海面浮着少量泡沫，鸟（单只）。

“语言停止，意义到来。意义短暂，并且单向。”

353 喝掉一瓶同样 600 毫升行吟阁同样需要 20 分钟。这是否说明金龙泉和行吟阁都是极难喝的啤酒。不好说，一句话要放在合适的地方才能发挥作用。比如，“尼采是一个欧洲男人，给他一个瓶盖吧。”这句话放这里合适，但似乎也没起到什么作用。

“我不介意走路，只要路两边有植物。不介意地球是一个立方体，火箭能不能升空，一个非洲人能不能吃到重庆火锅不介意。不介意桔子是苹果，而苹果不一定是桔子。一个东西是什么这重要吗，不管一个桔子是苹果，还是拖拉机，它还是桔子。”

窗台上摆着一盆植物，是一盆水仙。它还没开出花，会不会开，作为一盆正常的水仙也不一定。一盆不一定会开花的水仙，看过去没大的问题，挺正常，看不出哪里有问题。没有其它的水仙与它比较，看不出它哪里不同。它是单独的一盆可

以说（有问题吗，没有）正常的水仙，还没来得及开出花。它会开，在合适的时候，但不一定会有这种时候。不能命令一盆水仙不许失败，只许成功。这太动物，对一盆像它这样的植物。

“在结尾处，一个人没有说任何话，姿势是坐着，在汽车的最末排，靠近玻璃窗。透过玻璃，能看到一些庄稼，它们还远远没有成熟。”

一个人坐在椅子上，靠着椅子背，望着窗外。一个人不动，长久望着。望久了，他更像是在凝视窗外。窗外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大到总有些地方在下雪，甚至大到只有大。一个人离开椅子，走去厨房烧水。

“想象拳头那么大的鸟飞行时的感觉，想象光洁、柔和、细碎、相互排挤又紧密依偎的鸟毛与空气的摩擦，想象鸟头失灵，之后，想象鸟放弃。”

13:32分，一个人命中注定走进厨房，烧水时，命中注定看着水壶的壶嘴想起一排休息中的鸪鹑，命中注定把手掌朝下，放在壶嘴上方，等着热气冒出，命中注定还想起别的一些沧桑事。”

“这仍然是一种嘘头式的结尾。它不会破坏你的任何想法，仍然什么都不会改变，理所当然，我也不会那样去想，我知道，那对于我来说不是真的。真的情况是我一直坐在一个类似地下室的屋子，没日没夜的写作，黑乎乎的，在密密麻麻的文字中翻找那只折断脖颈的鹤。”

喝水。

“喂，禁止吸烟。”空旷中传来一个野蛮的声响。

一双好看的手，十根适合弹钢琴的手指，它们还没学会怎么弹。平常抽烟时，我只用到其中的两三根。十根手指在键盘上敲字，我看着它们的劳动给我带来愉悦。有时它们会停下，停在键

盘上，一根烟夹在两根手指之间。修长的手指，要是弹钢琴，它们会怎么样，它们那么适合画画。它们，除了敲字，应该去做点别的什么，得到解放。

“走吧，一个人说。她站着没动，看着另一个人。另一个人在钓鱼，安静的坐在路边上。走吧，那个人说，你已经等一天了，走吧走吧。他没有动，看着水面。还是走吧，那个人说。走吧走吧，没什么可钓的。等这么长时间，鱼都走光了，不会有鱼了，它们都走了。他像是没有在听，安静的坐着，不动，就这么看着水面。走吧，那个人说。”

冬天什么时候来，雪什么时候下，这会儿还没到秋天。冬天什么时候来雪什么时候下，一个人在秋天想这些事情还情有可原，可这会儿还没到秋天，他想，这些事还是等秋天来了再说吧。再说，秋天还远远没来，从窗户往外看去，正式的秋天大概还要八天。秋天，不，雪什么时候下？雪这种东西，它什么时候回来。跨过秋天，冬天才回来，这个道理他一直没有忘记。他把一个空水杯放在秤上，往杯子倒满水。

“一头鸟失火了，在天空里烧着，转化为热量。它没动。直到火焰被风带走，它消失。它都没有给人造成不好的影响。它没有留下任何遗憾，可惜了。”

一个脏东西落在桌子上。东西本身不脏，只是看着脏。它是一个四仰八叉的蚊子，或是一个烟灰，我没去注意。它一定不是一个脏的东西，世上有这样的东西吗，没有。没有脏的东西，脏只是一种心理上的感受，就像这会儿，往窗外看去，天空那么干净。以至于它分成两个部分：天空和干净。天空从来不是干净的，它只是空荡。二、回到桌上，一个东西，我怎么重新快速认识它。

它有什么感人至深的地方吗。它有多难。要是错的，它为什么不冒出烟雾，等等。

“08、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拼凑一堆完整的碎片）就像一个没有工具的消防员在大火中营救两个喝醉了的人。”

一个人属于人类，对蔬菜和人类进行分类是显而易见的。

“这本小说里有很多拖拖拉拉的地方……它太不着边际，缺乏形式，没有限制。而作者又毫不遮掩地描绘丑陋的事物，使用脏话；有时候它们就这样赤裸裸地被故意摆在读者面前，实在很没必要……小说的结尾极度凌乱：作者的文字与思想就像潮湿无用的石头，碎成一片一片，散落一地。”

10:03分1秒，皮带。10:03分3秒，窗户开着。  
10:03分11秒，嗑一些瓜子，嗑到17秒，歇会儿。

“你是什么？”“拖拉机。”“什么拖拉机。”“小拖拉机，你呢？”“我也是。多大？”“5！”“我也5。”“345！”“操！”

356

一杯水摆在桌上，空荡的房间里，不多不少，只有一杯干净的水摆在一张平坦、黑色的桌子上。一个房间、一杯水、一张桌子，不能再多，仿佛再多一点东西便会溢出。三样东西构成的空间，既不吸收，也不发散，多变并且牢固。

“之后，是一个荒坡上还没开花的树木。之后是饿，一个人感到。之后出门。之后是1，就是简单的1，之后才是这么晚了，一个人出去做什么。之后停。停下，看着一枝植物，之后点燃一支。在这之后，把大于的东西归拢在左边，之后在到达河岸之前必须穿过一条铁轨，之后吹干。”

八月，八月过后是八月，过后还是八月。这是一种情况。八月过后，是另外一个八月，过完

另外一个八月，又回到八月。这种情况也较为普遍。八月，我们，更多时间是我一个人，坐在一条椅子上喝水，另一个人出去街上（去买一条鲸鱼什么的），她一抬头，便看见八月的阳光。而我，从椅子上站起又坐下，或者在屋子里四处走动，尽可能去规避一些八月带来的麻烦。在另外的一个八月，估计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假设这会儿是更深的夜晚。夜晚总是更深，而不是更夜，尤其在古代，一只昆虫（轻巧、薄弱）停在屏幕的右下方。它静止，没动，不像是枯竭。我愿意相信它只是因为累，或者饿，它懒得飞开。但不是。一块光亮的屏幕，它吸在屏幕的外面，它感到光，一定是这样的，它对光的迷恋超过其它一切。它匍匐，不是，它没动，贴在屏幕上，接受光子光速的打击，就是这样。我帮它想过了，它不愿再回到黑暗中，不愿意。它宁愿就这么吸在一块无法穿越、温暖的屏幕上，也不愿意重来。对方解释说，这种东西它与生俱来携带一种不值得去推敲的义务。”

在空气中，打开一只手掌，回忆它反复抚摸过的那对乳房，它们柔软，那么原始和无法说出那种好。它记得吗。

“如果，是一种语言暴力，假设，更是。但是，不但暴力，而且是纯粹的暴力。而且也是，使用而且不用思考，它是一种暴力惯性。是呢？它隐蔽，语法令人厌恶。”

13:39分，电话在震动。

看见了吗？电话，在震动。在桌上，一个电话震动着。不要接，让它震着。那样，你就能看见（全身心的）一个电话在震动。只是在震动，没有铃声。它在震动，一个电话，其它不存在。

“关于一头鸟，甚至关于鸟本身，以及关于鸟的飞行和不动（稳稳的，鸟停在空中）和它的道理，事到如今，我已经相当熟悉，对它们的使用也趋于熟练。我明白，它们是好的，在我回过头去评估世道的时候，它们是唯一不坏同时不用为之付出情感的事物。”

所以，基本上，我的手上握着一个桔子。而我要做的，只是去抵抗、削弱、有时是镇压，当然最好是转移那种剥开它的冲动。

“她站在船头，没离开，在细雨中也不说话，看着下船的人在岸边默默生起小火。这一别，她想。她不敢想。她远远喊：喂，张生，怎么样。要不要我给你表演一个魔术啊。”

## 星期六

但，但是的但，提示接下来的信息可能是对前面信息的否定。

总，总归，总是，总统的总：一个口、一个心加两个不对称的点。

不愿意：不愿意就不愿意，能怎么办。

自己，即自我。

一个人站在镜子前，镜子里的镜像是自己吗，不是。两者没法有效沟通。

被，表示被动，与时间（逻辑）有关。

飞机：会飞的机器，指人类生产的具有一具

或多具发动机的动力装置产生前进的推力或拉力，由机身的固定机翼产生升力，在大气层内飞行的重于空气的航空器。

头：头部，物体的前面部分。

把：单独观察，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椅子：椅子。有很多种款式的椅子，主要功能是用来坐在它上面休息。

竖，垂直于一个平面。

起来，也许是在说一种趋势，积极的、向上发生的趋势。比如，她在睡觉，一个人走过去把她喊起来。

正，正在，当下发生。

准备，预先安排或筹划。2、也有备份的意思。

踢：动词。一个物体主动快速接触（撞击）另一物体（大部分情况会伴随主动物体的反弹）。

以上，连起来的语音序列为：但总不愿意自己被飞机头把椅子竖起来正准备踢。整个句子的语法结构不清楚，导致它的语意不明确。

2002年10月28日，晴，早上有雾气。

A 打开门，穿过门框，走到门外。A 招手，拦下一辆出租。A，一个人。一个人也许是在车上呆的太久，她没有下车。

一个人没有下车。

一个人，A。

A 没有下车，还在车上。

因为A在车上，A没有下车。A在车的里面，而不是外面。A在车里坐的太久，A坐着，一个人。

一个人没有行动，她静止。

一个人从她形成，经历无数行动，成为现在A。

一个人简单说她是A，确实有些过分。

一个人是一个实体的人，她不动，在车里，

不代表可以被简略说成一个A。A是A。A有自己的用场。

A在某种情况下，具有指导意义。

否则，怎么样呢。A是好的。

A是一个蓝头发的女人：如需具体了解，请安0。

A看着窗外：一头鸟稳稳停在空中，天空，空荡荡的。

A接近毁灭。

直观上，A有近视眼。

下午，我想起一个人，不算熟，她是一个唯心主义。她不是A。

A作为一个女人，她通常难以被接受。

秋天，A大致上被一个过路的和尚接受了，问她愿不愿意。不愿意，A说。你还没听我说完呢，和尚说。不，你的意思已经说完了，再往下说也没什么意思，A说。

360

A累。因为她是主语，不出意外，A也大。

人愿意去发明火箭，是火箭运载着人需要的意义。我们不讨论意义。意义是人为的选择，没什么可讨论。

我们讨论A。

对A的认知和A的变化。

甚至用A讨论A。

往往如此，A只能用A去讨论。

这让人超级不爽。

在一个远景的长镜头里，A只有那么小一点：以至于让人感到A渺小。

A太不靠谱。

A没有规定A是A。

经常，A命令A。

A 有伟大的现实作为依托，A 成群结队。

A 无法重来，这是最大的痛苦，也是幸运。

点燃一支，A 叹了一口气。

一罐蓝色的百事摆在桌上，A 端起它，想不起为什么要端起它。

一枝树木长在大地上，没有一枝树木不是长在大地上。然后呢？如果有一枝树木不是长在大地上，它就一定不是树木？一枝脱离大地的树木，我还来不及去想，就提前投降了。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一头鸟身上。它的思维模型像极了一个退堂鼓。

旅客们都已经走完了，A 才开始检查她的行李。

A，其实也简单：总有一样东西单独只是 A。

A 带领 A 逃离发源地。

一个蓝颜色的背包和一个蓝颜色更大的背包里面有什么？

秋天，一个人在窗下读书。

可见一支流水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流畅。

秋天，下午，我试着不说话。

人使用 0 和 1，把火箭送上天空。

事到如今，红色是被污染最严重的色彩之一。

一首歌曲不间断用旋律和节奏进行着，它的名字叫那头暴力熊走了。

问题是，哪里有那么多种情感需要表达：这真是一种可怕的癖好。

一个几百年没冲刷的厕所，逐渐成了寺庙。苍蝇和原子弹不往下细分的话，都是由夸克构成的。

俗话说，七个烟头和一支打火机。如果你认为不对，那也是你的事。

阈值，听上去似乎十分专业。对佛教徒来说，它恐怕相当于苦海。

她愤怒地做着无用功，对背道而驰的道表现出明显的不屑。

她把秒针往回拨 3 秒用了 0.5 秒时间。

坏家伙发出让人难以忍受的声音。

我说老兄，你这又是何苦呢。

不忍卒读（我经常误认为翠读）是坏语言的最高标准。由此可见，标准的水平线非常低。

上帝是心理学大师，只是他自己不知道。

夏天，两个无所事事的少年。

我还记得一个浪子对我说的话。他说，给我一个机会。我就给他了。后来，他也没怎么用。

那杂种说你管我在干嘛，他娘的，干你自己的事情去。听他的语气，好象天空快要下雨。

我说是吗，你他娘的声音轻点行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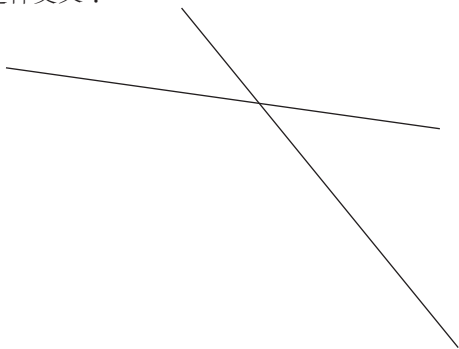
大脑意识的转移技术让人永生是个错误：精神永远服务于物质。

人民的领袖已经有三个月没洗了。

16:25 分。

想起人一生中只能做漂亮一件事，她选择了空耗。虽然有难度，但她仰仗的是她杰出的天赋。

一条两寸长的直线和一条 7、8 寸长度同样粗细的直线，它们的位置不是平行的，而是像以下这样交叉：



下了船，张生在岸边找了一个地理位置不错的土堆上站着。一方面，他要让同样站在船头的三娘看看清楚。一方面，他也可以以相对居高临下的姿势张望三娘。光线在空气中是直线传播，这个决定不冲突。这会儿，三娘差不多已哭成了泪人，但情绪还是相当克制，静静伫立在船头，面朝张生。张生也类似，情绪几乎达到澎湃边缘，但为了给对方留下美好儒雅的君子风度，他不能崩溃。以一副前不见古人，后无来者的形象静止没动。毕竟两人同船三日，从一开始的不顺眼，到冤家，再到知己，已经产生无法磨灭、不可逆转的感情。不曾想流水无情，仅三日，船顺风顺水便来到武昌码头。这是一次意料之外的偶遇。三娘要下扬州（意图不明），而张生急着赶去当地上任：这事他已拖了一个秋天，不能再拖。没想到，两人在宜宾的渡口相遇。起初倒也没什么，在张生眼里，三娘也就是一个普通少女（可能还有些近视），还不如她的丫鬟（至少有B+）来得肉感。老实说，内心里，张生是有点嫌弃的。挨不住那丫鬟，她叫什么来着：小会。是的，小会。小会从中捣乱，硬说张生耍流氓，饿狗似的盯着她家小姐图谋不轨。其实哪里存在。张生只是在路过她们茶桌时，不小心突发口吐鲜血，正好溅在三娘的纸扇上，形成一朵雪梅花。这是老毛病了，是从小悬梁刺股，连夜猛背圣贤书劳累所致。弱冠后，张生深知没几年活头，无奈古人云，士大夫兼济天下，为朝廷卖命是知识分子的宿命所在。于是乎，推掉到手的上好婚约，秋后便匆匆忙忙踏上不归路。简短截说，此时的张生万念俱灰，只想在有限的生命里碰碰运气，指不定写出一、两首名诗流芳千古。所以，他并不在意自己的血

沫弄坏了对方的扇子。张生望着三娘，没有说话。意思是你开个价，也就是赔点铜板的事。三娘也没啥反应，只是白了张生一眼。没事吧，朋友。三娘说。张生没话说，走开了，丢下一块碎银。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张生来到船头眺望，酝酿诗意。还没站稳，便在一脚狠踹下跌落江中。

怎么搞成这样。被捞起的张生湿漉漉的躺在甲板上，叹了口气说，多大点事儿？小会立马给了张生两记耳光，外加劈头盖脸一顿口水。一众人等上来劝说，出来混，以和为贵，算了算了。连三娘也说算了，我看他也怪可怜的。听见了吗。小会骑到张生身上，附下身贴着张生耳朵吹气：你，跑，不，掉，的，啊。

入夜，小会有没有偷摸摸来张生身上活动。有，也许没有，不知道。张生在船头躺了一夜，连梦都没做成。他太累了，身心俱疲。第二天，接着躺了一整天。小会跑来船头看过两趟。怎么样，小会说。张生没理她。怎么样，小会第二次跑来问。张生叹了一口气，简直懒得理她。第二天晚上也是，躺着。也不饿，也不想动。躺着，又躺过一晚。第三天白天和晚上更是，他就这么躺着，呼吸均匀，与天地合为一体。小会总归是绝望了的。她没料到，这个年轻人会使用这样一种极端的斗争方式。她越发爱上张生。

按理说，等船到了武昌码头，张生下了船，一拂袖扬长而去，也就没事了。但天底下的事有时就有这么古怪。船靠岸，张生一个鲤鱼打挺，起身，下船。还没上岸，便听到身后有人长长喊了一句：张——生。张生听见了，假装没听见。张——生，女人再喊。张生停了停，听出那是三

娘的声音。他没回头，上了岸。事不过三，当女人再喊他名字时，张生再也忍不住，拔腿就跑。跑到一个凸出的小土包上，举头张望：这时，三娘一个人站在船头，已经泪流满面。面对这趟突如其来的爱情（那又是什么，如果不是爱情），张生没有准备。他紧紧握住拳头。他想跃起，跳飞过去。但是不能。他回不了头了，也不能回头。只能冷冷淡淡看着三娘。他在闪回：一个女人坐在他斜对面，嗑着瓜子，二郎腿、长臂、斜肩，心无旁骛。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女人，究竟哪里吸引了他。他站起来，走过去，仿佛一头动物靠近另一头动物。他不想做什么额外动作，只是走过去，经过她，让两人身上散发的能量彼此得到交汇。也就是在那一刻，张生全身上下仿佛打通气脉，一股血液如一支异形般喷涌而出。时间在那一刻永恒暂停，他望着三娘，想起痛苦的童年。

两人就这么停望着对方，一个船头，一个岸边，姑且也算是一种好的分离。直到三娘冷静下来，船重新起航消失，张生才叹了一口气，转身并离开。现在，去掉情感渲染部分，试着换另一种理性的写法：

深秋。

下了船，A来到岸边站着。

A看见B站在船头。

B看见A站在岸边。

A、B相互张望。

B在哭。

A表情冷漠。

三天前，B在宜昌码头上上了船。

B带着丫鬟B+。

A 看见了 B 们。

B 坐在 A 斜对面。

B 普普通通长相，喜欢嗑瓜子。肩膀是斜的，  
翘着二郎腿。

A 莫名被 B 吸引。

A 站起来，去接近 B。

A、B 交汇时，A 喷出鲜血。

鲜血滴在 B 的扇面上。

A 望着 B，没说话。

B 觉得无所谓。

B 白了 A 一眼。

但 B + 来劲了，认为自从她们上船后，A 就  
色眯眯盯着她们。

既然 B 觉得无所谓，A 也就走了。

A 去了船头，准备想几句诗。

没想到 B + 一脚把 A 踢飞到江水中。

366

A 幸运，被打捞上来。

A 埋怨了两句。

B + 打了 A 几个耳光。

B + 还骑在 A 身上，调戏 A。

B 说算了，以和为贵。

A 没理 B +。

A 感觉到委屈。

A 躺着，不想动。

A 在想方才是怎么回事，感觉时间停止：想  
起童年。

A 在回想 B。

入夜，B + 来船头看 A。

A 呼吸均匀，虚怀若谷。

B + 可能对 A 动了手脚，也可能没有，我们  
不知道。

A睡着了（也可能是假装的）。

第二天，A打算继续躺着。

A采用极端的斗争方式对抗B+。

A躺过一个白天一个黑夜。

期间，B+来打探消息（两次）。

A没理B+。

很明显，B+喜欢A。

A不饿，也不想动。

B+端来一碗饭，A不吃。

B+用勺子喂汤给A喝，A不喝。

B+不停吹耳边风，A索性关上眼睛，装死。

A总共躺了三天三夜。

船到了武昌码头。

A准备下船，赶着去县衙上任。

A翻身，下船。

下船时A听见有人在喊他的名字：张——生。

A没理会。

又喊，听出是B的声音。

A没理会。

B第三次喊A。

A激动，跑到岸上，站着。

A朝船看去，这时，B正站在船头：同样张望A。

B看上去在流眼泪。

A内心澎湃。

但A不能澎湃，A要冷静。

A望着B。

B望着A。

A、B对望。

这不是办法。B+劝B，说A是个没良心的东西。

小姐，我们还是去扬州吧，B + 说。

B + 一边说，一边哭的更起劲。

B + 彻底爱上 A。

A 没把 B + 看在眼里。

A 只看见 B。

A 彻底爱上 B。

B 逐渐冷静下来。

船起航，开走了，消失在江河之中。

A 看着船和 B 们消失。

A 转身。

之后，A 离开。

(注：有一年秋天，A 去大望路修笔记本。对面走来一个女孩（感觉像是一堆全新的量子坍塌在眼前），感觉很熟悉很熟悉，但肯定没见过，不认识。她朝 A 走来，同样，A 匀速朝她走去。道理是一样的。A 和 B，他们本应该停下，在秋天的街上停一会，彼此相互介绍认识。但是没有：为什么。不知道她回头没有，A 回头了。)

368

## 星期日

主祷文（马太福音 6 章 9-13 节）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阿们



鹅



## 序

373

鹅现在在一个星期三下午接近黄昏但还没到傍晚的时候。鹅度过了一个短暂但完整的下午。鹅是独自度过的。鹅没动。静止着独自度过整个下午。鹅现在不饿但头有些昏。下午，鹅看着随便的一个灰尘，长久看着，鹅仿佛得到一种启示(点拨)：即鹅只有一种用法，它不能独自度过一生。否则它会(因对象缺失、幽闭恐惧、缺氧、时常自言自语等各种原因导致)疯狂，而不再能把控事物那种微妙的变化。一头疯的鹅，它会把和谐的旋律听成一种噪音，把噪音当成一种神谕，把神谕翻译成一句产品定位语，稍后又把定位语理解为革命口号。它会认为云的自然移动可以用来发电，植物缓慢生长是受到了恶魔的诅咒，羊和牛交配会诞生一个杯子而文森特·梵·高是它认

识的其中一个好的亲戚。

它会在阳光下看着风，感觉一切大势已去。

而当它经过银行，它会重新发明匹配的密码。它看到花朵枯萎便想起义和团，看到鹿它感到紧张。它通常会对举重产生兴趣，它认为它比泰坦强壮。它从此收集各种发票、变得热爱吃胡萝卜。进入深夜，它在纸上图画，它图画各种交叉线条，对写意的水墨技法不屑一顾。它总是自顾自走到村口，也不跟洗衣裳路过的裴寡妇开两句玩笑话，只是背靠在校小店的墙壁上（上面喷着：少生优生、农业学大寨等标语）自顾自念着佛经。它换毛，有时候春天，本来很正常，但它总是跟其它鹅滔滔不绝传播，说这是朝廷要下来招安啦，大家做好准备而且就在这几天，总之不是星期三，就是下星期三。它坚决不再喝可乐型汽水，不管是蓝色还是红色（它之前就对此皮肤过敏）包装的可乐，它的理由，如果非要让它说清楚，它会说可乐是一种政治饮料，喝了容易感冒之类云云。它整夜诵读《资治通鉴》这是肯定的，这可以说是因疯引起的并发症的一种。它脑壳中一直盘旋着一个假想的敌人，认为它是孔乙己，但其实是祥林。它有时又理性过头，通过反复推论，得出薛定谔并没有养过猫这一事实。它其实偶尔也有自知之明，知道它不可能成为一匹真鹅。它在大势已去的局面下，还能保持这样客观的认识，不得不说它不是真疯，合情合理，只能说它有些失控：张三丰从来没认过它这个徒弟。它不再下河游泳，对水的恐惧与日俱增，它站在岸边，反复回忆它的前世。它有各种理由睡不着觉，其实是它不想睡，它亢奋，要求医生必须开具它亲自提供的药品名单。有一年，它真的乘车去绍兴找孔乙己复仇去

了，它住在咸亨酒家对面的一间出租屋里。它根据模糊的生辰八字推算骨重，大概不足两量。它有时突然走到尽头，停下，望着乌漆麻黑的深渊，不知道在想什么。它转了个身，又回来了（那会儿是冬天）。而有时，它又不是这样。

## 第 一 章

376

下午，鹅说走就走，鹅走了。鹅是走着（大摇大摆）走的，鹅不会飞。鹅在还是雁的时候鹅飞在空中它还不是鹅，鹅忘记飞行的本质成了现在的鹅。现在的鹅通常是一种毫无修养和品味的家禽。也有的成了宠物鹅，那时它们离鹅远，离宠物比较近。鹅通常一无是处，除了下鹅蛋和给生物链上的上级提供能量。有时，鹅整天在孵蛋。鹅在孵蛋时对其它鹅充满敌意。鹅不一定能孵出雏鹅。有时是蛋质量的问题，有时是当地风水不好，有时是孵错了蛋。鹅一般不能孵出鸡、鸭、龙蛋。现在很多养鹅场用仿生孵化箱孵蛋，这在

解放鹅繁殖劳动的同时也增加了鹅的仇恨，但鹅无法阻止异化。鹅是坚定的自然主义者，对人工、现代科技、后现代文明、智能这套东西嗤之以鼻。长在喙嘴上的鹅鼻孔细长，有微微凸起。鹅感觉受到了伤害。鹅无法再在鹅场待下去，它走了。它朝自然的方向走去，走得自然而然。鹅发现无法回到自然环境。鹅朝未来走去怎么可能往回走呢。鹅所谓的自然其实是记忆中遥远的大自然。大自然比自然小。鹅离开养殖场去大自然，鹅走进公园。鹅干脆来到公园中央的湖边。鹅看见湖面上的波纹在不停破坏它的倒影。鹅开始猜测比分。鹅在脑壳中的意识仿佛被先是扭曲后开闸泄了洪，感觉像是被倒影偷走。鹅在倒影世界恢复秩序和理性之前离开湖边。顺便收走了那些阳光。鹅现在无处可去，在闷热的天空下。鹅打算告叙述者的状，要求恢复它的自由和生殖权。鹅有这些权利，但要看在什么情况、形势下。这里，鹅还是暂时忘掉这些劳什子比较好，免得感冒。没有鹅是无辜的。鹅时已尽，鹅世很长，鹅在中间应当休息，是吗。路过公园中央的钢铁大佛头时，鹅熟练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鹅用轻功飞上佛头。鹅大不了再用轻功，轻轻降落到地上。鹅感到一头鹅之所以是鹅的前提是飞和学会抒情，鹅依赖直觉但向来不怎么信任，尤其在星期四这天。某个星期四，鹅学会了否定之否定的技法，在学习抒情的时候。技不压身，鹅平常感觉负担沉重。但习惯了就好，也没什么，鹅停在佛头上迎着微风想。鹅环顾四周，只是在环顾四周。抬头望天，天空荡荡的，也许天就是这个样子。鹅想起从前在天上的日子，它依稀想起了，它想了一会。鹅并不热衷于怀旧。要怀也应该是从前的

鹅来怀念现在鹅的旧。从前的鹅当时还新，到现在，鹅成了古老的物种。鹅感觉不到一丁点的可能性它能恢复飞行，它曾经梦想飞过山川和苦海到达彼岸，可现在它只能用不够火候的轻功，从佛头坠落到地上。鹅撞击地面时翻了个身。鹅被大地托着。但实在只是被地心引力吸附在大地上。鹅对大地本身的引力极其微弱。鹅能感觉到身上的重力因子，但那只是一种想象算不上标准的感觉。鹅的任务是成为鹅，鹅这么想，它现在是一头标准的鹅这点确凿无疑。鹅想过就忘了。鹅有这种特殊的能力。鹅在想。鹅需要一点风，哪怕一根稻草用来思想。周围正好有一点风，鹅想了一会。鹅通常比较死板，在思想风的时候。鹅在思想其它什么的时候也一样。鹅想风（一个东西）只是风（一个东西）但这怎么可能呢。鹅站在风中思想风。想了一会，也就不想了，鹅忘了为什么要闲着没事去思想。风最大，它还能大得过大吗，所以基本上没什么可思想的。有时，鹅是抬杠高手，要是仔细观察的话。鹅被捕后，几乎丢失了食欲。风什么的，鹅其实对任何宾语一律不感兴趣。鹅有时自身也被作为宾语使用。在这种时候，鹅坚持认为它还是主语。鹅热爱抬杠。但鹅总归只有一种用法但那又怎样但鹅总归只能有一种用法即鹅不能单独度过一生那还有必要再写吗再写就成民族文学啦。鹅只能去修行，修成真鹅。为此，下午，鹅悄悄来到一台自动取款机的旁边。鹅不重要。这里，鹅跑或跳动，鹅没有重点。鹅不会得狂犬病，鹅平常不穿灯芯绒裤。鹅的历史不同于《鸟史》，一片空白。鹅没法被大写和弯曲。鹅通过鹅自塑鹅。鹅崇拜的偶像假设是关公。一头鹅在等一头鹅，它在等一头鹅的什么。鹅为了

除掉其它鹅需要有一个合乎鹅群的借口。所谓名不正则事不成，鹅熟读孙子兵法。鹅看着是好的，不见得一定就好：鹅有欺骗性。鹅困了也要三番两次吃点安眠药。鹅继承鹅祖留下的大部分基因特征，在阴雨天老是犯风湿痛。鹅鹅头痛，但脚底板通常滚热。鹅的膝盖隐藏在胸脯的绒毛下面很少被注意到。鹅其实也可以是一种中草药，尤其鹅血，具有解毒之功效，而鹅胆对解热，止咳，消除痔疮大有裨益。鹅肉就不用说了，益气补虚，延缓衰老（注：湿热内蕴者慎食）。从采集加工学来说，鹅四季均可宰杀，但冬季最好。大概那会儿的鹅来的相对温顺些。鹅的总笔画是12画，繁体鹅来的复杂些，18画。鹅根据草书的优点在上世纪5、60年代被简化为鹅。也没简化多少，只是把鸟部略作调整。要谈论鹅，就要大概知道一些鹅的知识。鹅的基本知识大概就这么多。另外，鹅作为一个字，是仓颉创造的。没有仓颉（黄帝的史官）就没有鹅。或者至少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在毛利语中，鹅的说法是Kohi。这至少说明毛利人曾经也养过鹅。现如今，养鹅的利润在下滑，养鹅人必须要以科学的发展观念、眼光来看待养鹅业，老路子估计是行不通了。当然这些也不重要。不一定非得养鹅，随便搞点别的什么多少也能挣着点。老话说，劝人养鹅，还不如去海南打工。但鹅毕竟吉利。鹅，不是鹤。鹅出生低贱。这跟鹅的实用性有关，鹅比鹤好吃。古怪的是，像《山海经》如此丰富的一本食谱，里头竟然没有鹅。鹤是有的，但估计跟鹅不搭边，指的应该是一种野鸡。总之鹅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直到王右军时代，鹅才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文人墨客们偶尔为之的寄情之物。鹅，红掌拨清波，白毛浮

绿水，应该为曾经有过的辉煌而充满自信，而不是像现在这般颓废。下午 15:34 分，一头鹅站在河边，自言自语说道：你是我的拯救我生命的源泉，在你里面充满喜乐和盼望，即使在黑暗中行走，你的光却永远照亮。

鹅没有黄鹅。要是有的话，它必定是鹅中的珍稀品种。鹅主要看着秒针行走。鹅从本质上也是一种分形构造。鹅有许多本质，看哪方面。白鹅的本质是白。鹅通常沿弯曲的道路走去前线。鹅超级喜欢瑞典轻型纸的手感。鹅看到两个闹钟表示的时间不同。在不同的时间，鹅看到它们停着没动。鹅等了一会，它们仍然静止。鹅知道复杂但怎么表现复杂不知道，而简单，那就是简单，看上去就简单。鹅除了一些特殊能力之外还有别的特殊能力，比如把简单看复杂。鹅常常复杂地看着简单的事物。鹅认为设立裁判的目的，是因为裁判公平、公正。鹅把这件事看的过于简单。鹅看事物比较单调。鹅重复看事物。鹅在黑暗中看着黑。鹅最近很少做恶梦，不知道什么缘故。风吹在树叶上也吹着鹅毛。鹅什么都不是，除了是鹅。鹅掉进坑里（经常）。鹅经常走去一个走不到的地方，从来没走到过。下雪了，鹅看着鹅毛大的大雪，一看看两小时。六月通常不下雪，也不下鹅。鹅不是一种好的导体，鹅可以说不是一种优秀的建筑材料。但鹅的毛可以用来作成鹅毛扇，鹅毛可以做成笔，鹅不像说的那样一无是处。鹅站着的时候不能躺着。鹅斜插在路上。鹅得到红牌，但坚决不从比赛场退出。鹅坚信理智能赢情感，当情感薄弱的时候。鹅在地上画一个圈，跳了进去。鹅在按电梯时，正好没有碰到它的邻居。鹅认识柿子但不吃。三天后，鹅依依不舍离开派出所。

鹅想见见夸父和甘地，没什么特别原因，就是在办理暂住证时就这么想起来了。鹅在一句话里逐渐变得没有意义，因为多余。鹅是一句话的发动机，不是播种机。鹅如果还有一点用处，那便是在一句话里它起到了带头作用。所有一切在向鹅靠拢、汇集、堆积、拥挤、压榨、排列、开火、投掷榴弹、鼓风、跃迁、逼迫、撕扯、碾压（有点过）、点燃、射、分析、作出批评、观察、瞭望、鸣叫、倾诉、交谈、擒拿、捣毁什么的，导致鹅只能跳起、躲闪、逃离、跑、边走边停、休息、假装、否定、认错、交代事实、适当的反击、掏心掏肺、疏离（啥玩意）、捡钱、俯视、用轻功、上天入地、利用科学定理和常识、感叹、及时顿悟、面壁、通电、投降等等手段和妥协来达成共和。

一头鹅在火星的岩石上用喙钻了一个洞。难以想象，这是一头什么鹅。这不是一部描写鹅的动物冒险小说。说它是一部缺少悬念的动物推理小说也不对。它是一部讲述一头雌鹅在童年时代被强暴后逐渐变性为雄鹅并引起高血压、失语、认知功能障碍、躁郁症、被爱妄想症等一系列并发症在饲养员指引下走上修真之路最后在快要逼近筑基之时万念俱灰而投河自尽的半自动小说，但这只是计划，目前看来它很可能是一部严重缺乏传统小说元素的关于鹅的诗，如果硬要说，那它是一部鹅。这部鹅之所以它是一部鹅是它具有虚构性。它虚构了一头不存在的鹅并且这鹅会表演相声。这鹅表演相声的风格是不说话并且它通常只说传统单口相声。现在鹅醒着，醒来在黑乎乎的电影院，在电影里，一头鹅在三月起飞，飞到六月还没着地，鹅拐了一个弯消失，稍后鹅加入别动队，前往西班牙捕捉一个苍蝇，在一个八

杆子打不着的山沟鹅开始胃疼。鹅抛弃队伍，连日连夜研究起中成药，在失去想象的早晨，鹅得到一粒稀世药丸，入口即化，鹅昏昏沉沉运行在水面上，忘了向迎面驶来站在船头后悔的年轻东林党成员打声招呼，鹅感觉今年（虎年）必将大旱，荒野龟裂寸草不生，鹅跟踪真鹅薄弱的形迹来到一个可疑的交叉路口，痛失方向，鹅接住终于从天空掉落的硬币，发现两个面都是反面，鹅感到饿，吃了一些芝麻，随便练起荒废太久的武术，鹅看见远处大地和天空交相辉映，一轮红日缓缓升起，发射出难以忍受的光芒，这时前两天那种大势已去的感觉再次涌上心头，鹅叹了口气，失去大部分重量，展开宽翅，鹅反复拍打，以为能制造出少量的风，劳而无功后，鹅闻到一股烧焦的气味。鹅离开那里之后，有一天，天空下起了细雨。鹅在这里，不在那里。鹅过起简单生活从此，在第二天早晨行散的路上，小心躲避隐匿在树丛中的摄像头。鹅厌倦下蛋，对健身的兴趣日渐消失，鹅磕着瓜子路过银行，看见一头鹅始终象征性的站在那台 ATM 机器旁边，表情僵化，鹅眼朦胧，仿佛真鹅附体但明显有误，鹅稍后路过电影院门口时，懒得再去排队，鹅停在一块广告牌前方通读寻狗启事和一则悬赏通告，鹅投币，在附近的无人售货机购买两瓶牛奶，公园门关着，一群鹅在跳秧歌舞，另一群在等死，鹅穿过鹅群难得遇见了偶像，那柄他扛在肩上沉重的大刀正在生锈。偶像穿着一双气垫慢跑鞋，意志消沉。鹅瞄了一眼手表，还不到 09:01 分 08 秒，鹅停在路边看着一朵黄花准备休息，鹅陷入沉默，之后爆炸。鹅仿佛获得新生。一场运动正在潜移默化中秘密运作，在这里，为首的鹅左边翅膀上别着

一块鲜红的黑布，在往平静的风中随意呼喊着重量的口号，但都比较去中心化，没有侧重点。鹅环顾四周，到处寻找方位，但被从天空飘落的无数印着反动标语的钞票纸搞蒙了。鹅感到渴，贴地低速飞行寻找露水。鹅路过一个喇嘛庙，一个年轻喇嘛在庙门口低头发着短信，鹅失控一头撞在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上，鹅开始昏厥，之后休克，之后才一鹅头扑街在地，鹅被打猎经过的花木兰捡走。鹅在苏醒后似乎动了一下对木兰动一动的念头，鹅三思后最终还是放弃了，在秋风中，鹅逃离茅草屋，来到一块开阔空地。鹅没有想到眼前一派景象就是生生不息的大自然，鹅看见一头自然鹅衔起一片草叶，在嘴上来回咀嚼。鹅用鹅语同它谈话，自然鹅白了鹅一眼，关闭眼睛没有理它。信不信我用咏春打你，滚，自然鹅说。鹅受到惊吓，连忙吞下一粒速效救心丸压压惊。鹅仿佛听见从遥远的身后传来木兰的织布声，鹅快步冲刺跑进前方的树林。鹅吃了一些五花八门的蘑菇，在兔子洞边上鹅睡着了。鹅倒睡了三天，三天后又睡了三夜。鹅在一个堕落中的太空仓中睁开鹅眼，还没开到三分之一，太空仓发生爆炸，鹅及时从口中吐出它的灵。这灵仿佛光芒在虚空中炼狱，不知道过了多久，也不知道经历多少时空，最后灵轻轻降临在一头鹅身上。鹅找回自身后，愈加寡欢，整天纠结是去当一个游吟诗人，还是回家种地。鹅偷偷来到养殖鹅场，咨询其它鹅，它们统一的观点是认为这年头做什么都是错的。今夕是何年，鹅问道。其它鹅不知道鹅在问什么，以为这是一个暗号。鹅无所事事，回归常态。下午，鹅阅读麦尔维尔的《白鲸》，读了一会，放弃了。不是难读，是鹅对故事怎么也提不起二

两的兴趣。鹅泡了一壶蜜枣水，准备服下后冬眠。可惜鹅是热血动物，没这种机会。鹅闯进隔壁邻居家，准备宣布一件事，它决定成为一个相声捧哏。邻居不在。实际上，鹅和邻居的关系一般，平常极少说话，见面也不招呼。鹅行走在楼下小径分叉的花园里，心头郁闷，鹅决定去小区的香烟店铺买两罐可乐。没曾想还没走出花园，雷电大作，下起磅礴大雨。不久大洪水袭来，鹅在最后时刻才搭上一部慌忙出逃的拖拉机。鹅被送到一条大船上，跟其它动植物关在一起。一个农夫拿着算盘一个笼子一个笼子清点数目，计划在天亮前出发。轮到鹅时，鹅及时隐身。鹅到处寻找这里。鹅找到一处境地，怎么看，也不像这里。这里不是那里、那儿、那些地方，这里，鹅至少不会那么失落，鹅至少没那么空。这里在这里又不在。这里有一枝菩提树，鹅在树下稍息。鹅打了个盹，醒来后，鹅看着这里，这里什么也没有。鹅和树木，除此不存在其它什么，除了其它。鹅想起它的痛苦童年。童年总是和痛苦连在一起，鹅也不例外。鹅有时记性牢固，鹅总能牢牢记住一点东西，即便在鹅灵运行在虚无中，在单调反复轮回的过程里，鹅总归没有舍弃它的根源。鹅感到异常疲倦，电影还要等一会才开场。影院黑乎乎的，观众零零落落不知道藏在哪个角落，鹅在黑暗中游行，仿佛一头猫在寻觅那只独角的鼠，鹅一次又一次被电话闪光灯发出的闪光击倒，鹅，难道战争已经打响了？周围悄无声息，有些鹅突然开始疯狂进食薯片，一群丧尸从亮起的大银幕冲出，手里端着机关枪和突击步枪和矛、盾，举世无双的交响乐不是出自贝多芬就是瓦格纳，观众纷纷逃离现场，山呼海啸，东拉西扯，不知道这一切只是

虚拟，鹅特别宁静，感觉这罐可乐的味道稍稍偏甜。鹅闭上眼睛，来到阳光明媚的街上，一部城铁正从城乡结合部开往更郊的郊外，一架波音机从天空深处缓缓飞来。鹅迈开大步，匆匆忙忙消失在一干闲散但焦虑的鹅群中，以为这样它就能巧妙躲过那个暴戾无聊叙述者的监控，怎么可能，鹅在接近中午 11:30 分被发现的时候，正因为脱水和缺氧，气息微弱躺在公园的长凳上 CD 血条。鹅主动承认错误，但它承诺割地赔偿的那套东西已经落伍上百年了，鹅说你还能怎样。你还想怎么样操，你说，鹅说。显然它还是有那么一点鹅脾气。鹅回到养殖场的下午，天空照例下起鹅毛大雪，不啻为一种通常的欢迎仪式。鹅回到它专属的鹅笼，开始绝食以及逐渐正视对万念俱灰的准确理解，即所有的想法和打算无一不破灭。鹅走上修真道路并且乖乖接受统治，无论谁统治，还不是一样。鹅恢复下蛋功能，尽量做到每天一、两个而且不重复。鹅斩断胡思乱想，大早上一醒来便着手清除思想脑壳中的糟粕。鹅热情帮助（抢着）给邻居鹅孵蛋，公事即私事，鹅的觉悟缓缓上升和光明起来，鹅时时能感觉到那颗小小的灵魂在不停升华，鹅的体重在不断增加，羽毛出现光泽。每到过节次，比如端午什么的，鹅耐心学习裹粽技术，顺便把和面粉和制作拉面等一干厨房技术也掌握了。鹅红光满面，不再失眠，便秘顽疾也得到有效改善，鹅平时偶尔也尝两口老酒，享受日子带来的满足感。鹅的审美在加强，认识变丰富，鹅的艺术细胞大量繁衍，鹅盼望着一场大雪，这样就可以挑着酒菜担子，一路踏雪寻梅。而且这是被鹅场允许和鼓励的。

鹅今天阴天。鹅得到一枚勋章。表彰它在鹅

群动荡骚乱泛起的局势下照样每日打坐悟禅，鹅表示此乃鹅谓之鹅之本分。鹅吃下药，在冥想中试着走去当铺。路上，鹅碰见鹅三和鹅四，它们试探鹅（实际是推销），对西方菩萨是否了解。鹅前两天刚开始信佛祖，是无神论者。鹅提醒鹅三鹅四它们的十字架掉地上了。鹅三鹅四说不想了解也没关系，它们还有决赛门票有两张富余。鹅使用特殊功能，快速把它们忘掉。鹅弥陀佛，鹅念着口诀，清净、无为，鹅弥陀佛。路过球场时，鹅踢了一会足球。鹅虚汗淋漓，感到眼前太阳光照特别刺眼，鹅没感觉到这时有风停着不动。鹅有一种感觉，体内肋骨附近的性欲正在一点点削弱。稍后鹅感到导弹在天空乱飞，眼冒八丈金星。鹅到了极限，感觉快要被煮熟。鹅虽然不擅长奇门遁甲，但还是及时来到指定的地方，准备自动消失。在身体逐渐透明消失之前，一个声音如同天籁莫名其妙道：鹅，口令是什么。当铺，鹅随便说了一个。这明显是一个错误的回答。鹅被迫恢复肉身，一闪念被抛入无间地狱。鹅在冥想的语法中仿佛鸿鹄四处游荡，累了，停在光秃秃的岩石上休憩。渴了，接一捧天落水救命。鹅接通风，风迟迟停着不动。接通雨，雨还在至少两千里之外停着。鹅说好话，请求一个友善的鸟鬼带它离开。鸟鬼说，这里是阿鼻无间，开什么玩笑。鹅感觉大势已去，血压急剧升高。看我干什么，这时迎面走来的一头鹅瞥了鹅一眼说。鹅觉得熟悉，忘了在那里见过。鹅走投无路，只好随便吸收一点污浊的真气，循着通往水泊梁山的道路走去。鹅体质偏弱，乐理基础几乎为零。鹅七拐八拐踩中一枚地雷。鹅在等，爆炸或心不在焉眺望着。鹅始终在这里，鹅想。鹅不曾脱离世相一步。鹅离

开鬼知道是不是的地雷，从这里，走去那个这里，鹅感觉被跟踪，可周围空无一物。鹅打消谋杀跟踪者的念头。鹅一度甚至放弃了抵抗。鹅弥陀佛，鹅用那把仿真水枪自尽后，喝了一口茶水，赶紧从头开启新一轮冥想。

鹅现在在灯火摇晃的油灯下数钱，反复数。鹅对一堆钱的热爱到了忘记孵蛋的程度，鹅不能欺骗鹅自己。鹅无法阻止通货膨胀。鹅得自谋出路。这时鹅场响起雄壮、颓废的广播播音，鹅推开窗，看见鹅群被集中在广场训话，接受仇恨教育。鹅听着便是。鹅不拒绝。鹅心态平和，没见过世面。鹅用独门绝技自我灌输信念，以抵抗外部意志入侵。鹅不是一头鹅，不是鹅群。鹅念叨着。鹅是鹅。鹅总是各种各样的鹅，鹅是各种鹅的总称，是事实的一种。是被规定的事实。鹅通常遵守规定。鹅遵守鹅是鹅的规定。鹅反复念叨着大约等于催眠。关鹅鹅事，鹅没什么可担心的，鹅听见一声枪响，天空中升起大量焰火。鹅饲料的主要成分是秸秆和微量的盐。事实就是这样。这样，而不是那样。在潜意识操控下，鹅自我念叨着，效果相当明显。鹅感到气息均匀，脉象呈平稳的正弦波态。又有几头鹅被清洗，或简单被放逐，鹅群中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败类。鹅必须保持冷漠。鹅磨练意志，为修真养气不择手段。鹅抓过一个雨滴，反复点化，雨滴还是雨滴。鹅叹了一口气，情绪低落准备回床睡觉，或继续数钱，而这时鹅群又相互开始撕咬。鹅大致了解，自毁性使鹅群作为自然物种保持良好的平衡，几千年来都是这样。鹅摸着挂在脖颈上的铜质勋章感到安慰。鹅望着夜空，花火消灭，黑乎乎的天空不再有具体变化，这时黑暗中迷漫着一股危险的信

号,可是天线不知道丢哪儿了。随着鹅群逐渐退去,广场仿佛退去潮水的沙滩空空荡荡。鹅关上窗户,同时关上心门。鹅弄不灵清这类二手冥想法是否有效,只知道醒来后,养殖鹅场阳光灿烂。鹅鹅气大喘,热血在体内膨胀,稍后又趋于平静。鹅特地去测量血脂血压,一切正常。其它,鹅70%的成分是水。

鹅外出游荡,在允许的特定时间内,顺便在现实中修行。鹅有时沿着河岸,寻找信号。这东西到处都是。鹅嗅觉在退化。河对岸,另一头鹅静止站在风雨中。大概是在运功。这另一头鹅展开鹅翅,鹅腿分叉,鹅头向着天空方向,仿佛标靶。鹅停着,看了一会,也就不看了,耗不动,还不如上山下乡去搞绿化建设。鹅走开。鹅总体趋势在衰败。鹅大致上感觉修真可能是一个阴谋,可能性不低。鹅做梦梦见四大金刚中的魔礼青,脸孔像一只螃蟹。鹅极少做梦。这另一头鹅这时突然起跳,投入河水里,消失。鹅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它那么鹅,鹅想。鹅无法脱离鹅自身,升天后再来观照鹅。鹅打坐、冥想,鹅有时感到了饿。鹅随便吃些垃圾饲料,喝点雨水,鹅继续静坐,或外出修行。下午,鹅的化身被怪风吹走,隐隐约约不知道吹去哪里。鹅不在这里,而有时,鹅饲料紧缺。鹅又接到通知,说又不用上前线了,缓一阵子再说。鹅场每星期三更换一次口令,这又是何苦。鹅用特殊方法翻墙,出去寻找化身。鹅化身现在正坐在风中,随风飘移,仿佛一只塑料袋飞舞。鹅连忙跟它复合,捞回一点点真气。鹅螺旋上升,快要钻进云层,在得到一个含含糊糊的暗示后,才摇曳、翻滚,降落到一部推土机旁边。鹅让自己重复降落。鹅最后选择降落在一

头明显是母鹅的鹅附近。鹅得到一通貌似绝妙无比的真传。鹅精疲力竭，当月好不容易积攒的真气消耗殆尽。鹅趴在地上，鹅头掉进浅浅的水坑里。鹅神智涣散，乌云密集，鹅顺势想起在少林寺当短工的岁月。入夜，鹅偷偷练习铁布衫和梅花桩，为的是什么，鹅忘了。鹅没有穿墙术，鹅的脑壳里砌了一堵墙。鹅肉身沉重，气若游丝。鹅稍后深入敌人内部，那里空虚虚的，什么也没有，除了一把椅子。椅子上坐着一头帝王企鹅，它打了一个饱嗝，鹅才及时回收自己那缥缈的灵魂，从神游中苏醒。鹅决定去厨房烧些水。

鹅有时一连生三天病。鹅是动物，不是矿石，可能是五行缺水。鹅望着水壶壶嘴上冒出的蒸汽，一望望到水烧干。鹅闭门不出，抄写《道德经》。用自制的鹅毛笔蘸墨水。鹅书法潦草，对楷、隶、行书一窍不通。鹅一般用鹅掌纹路签字画押。鹅不认罪，怎么可能呢，鹅光明并且行事端正。鹅关起窗户、关闭眼睛抄经。鹅叹了一口气。叹气也算修行，饲养员说。饲养员扔下一些催化药片，按月份配给。但鹅知道，那只是为了加速产蛋。鹅最近产蛋量、质量统统在直线下降，鹅感觉性欲在消失，性取向动摇。鹅按时打卡吃药，但有时也偷吃一点自炼的丹丸。星期四、三，鹅总想着逃离鹅场。可是又能去哪呢，鹅想。在万恶的阶级社会，鹅走到哪里都遭歧视而且哪里不是这里。鹅只能在这里（不管它是什么），这是叙述者的设定。这里，现在是鹅场，鹅场所有鹅就像钞票纸，每一头鹅被打上了专门的编号。鹅的编号是浙刻—9757。鹅的档案据说存放在隔壁的保险库里，那铁皮库门总是关闭着。鹅有时下雨刮风，鹅在鹅场才有一丝安全感。鹅时常回忆鹅是什么

星座，天鹅座，那太遥远。鹅认命，总比认错强，鹅时常走错路口。鹅感觉空落落，在下雨的时候。有时雨要下不下也有这类感觉。鹅是不是修行方向不对，鹅琢磨，越修越感觉大势已去。有时星期四、五，大白天的，鹅总有一种冲动想删除鹅。但鹅总归无法删除并清空鹅自身。鹅同样得遵守宇宙能量守恒定理。算起来，鹅的精神生活，主要是看着一杯水。一头鹅，空荡荡的，仿佛一副鹅架，看着一杯茶水。鹅架被蜘蛛丝缠绕，漏洞百出，丝网上挂着一些鸡零狗碎什么的。然而，鹅。鹅的日常相当枯燥，世道不好是一个缘故。鹅难道就没自身原因。下午，鹅灵感爆发，感觉身后是大海。鹅转身看，却又看不见身后。

同理，鹅停着，风也是。鹅停在风中，常常比风停得还久。鹅感觉大势已去在风中。鹅的这种感觉和总体趋势在衰败的感觉相当接近。鹅场星期三更换口令，这次才轮到当铺。星期三，鹅正在失去个性。鹅天不亮被闹醒。窗外，一些鹅已经在广场晨跑，垂着鹅头，四通八达跑着。鹅对着灯火下蛋、猛吃一通饲料、再憋着下，好歹下出一个，还不合格。鹅药量在加大，肝脏肿胀。鹅为了凸出个性，私自从鹅背脊到鹅头染了一条长长绚烂绚烂的紫毛。鹅接受审查，被迫写悔过书。作为惩罚，鹅基本派不上用场的两根尾毛被剪掉一大半。鹅被饲养员要求加速修行。鹅，搞点成绩出来，饲养员说，否则送到昆仑山脚下农场接受特殊训练。一阵不大不小的风撩起鹅毛，鹅望着天空感到颓废，但只有一小点。下雨了，鹅有过好的后悔吗，没有。有鹅缓缓，在彼淇梁，鹅有时特别怀念想象中的飞行。鹅得过十米跳台亚军，在空中掉落的体验和飞不说如出一辙，也应

该大同小异。鹅跳了下去，用轻功。鹅在仿佛一团甜味的浆糊里坠落，越往下越慢，鹅很快入了定。鹅睡着了。鹅的神智来到湖边，一个蜻蜓点水，鹅飞去站在湖面上。湖上弥漫着断草的新鲜气味，鹅吸收一大把，把它憋在胃里，使之与原始真气汇聚、碰撞，之后相容。鹅感到一阵头晕，吐出一口红血，鹅胸口发闷，险些失掉重心。鹅只好用脚掌轻轻发力，脱离水面，直接升上天空。不断有乱箭从四面八方射来，鹅轻松一一避开，顺便拉下几滴鹅屎。鹅跟着气流移动，稍后加入炮火交加的空战，不是伊朗，就在以叙边境。这时，一架鹞机（三弟，三弟，三弟啊，你听我解释）冒着浓烟冲向地面，鹅想起曾经被插入，屁眼一紧，如同惊弓之鸟一头掉了下来，即将触地之时，又仿佛被磁力排挤，平稳停在离地三尺的地方。鹅拍了拍翅膀，正式起飞，去追赶那排成人字形的雁群，只可惜越追越远，在飞经解放区的天空时，它们最终消失不见。鹅停在一面红旗飘荡的旗杆顶休息，这一趟，鹅飞的太匆促。鹅及时吐纳、运气，朝空气呐喊两声，结束飞行。以上，鹅在修真日记中作了如实记录，算八成当季的KPI考核。鹅感到世事无常，现在的修行不再是叙述一场冒险，反倒成了一场叙述的什么冒险。有区别吗，没有。下午（星期三），鹅不小心压坏了一根草。从一朵花、一根草中看见世界，鹅因为随地吐口水加之思想模糊，还是被送去昆仑山脉接受一番再教育。现在鹅忘了。三个星期后，鹅才回到养殖场。鹅按常规炸了两挂鞭炮，踏过火盆、换上新衣裳，搞完仪式后，又连忙用特殊能力忘掉那些不好的事。鹅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鹅现在停着不动，好像脑壳坏掉一样。不知道什么原因，

鹅时常感觉脑壳在突起。隔壁的邻居鹅走来假惺惺问，说鹅，怎么样。鹅在泡茶水，没理它丫挺的。鹅出门行散，尤其注重对尾部的保护。鹅最近胃口尽失，遇上闪电心事重重。有时星期三，鹅感到枯萎。也可能是在星期四。鹅不能在同时完成两个动作。鹅，鹅场心理师说，估计是得了什么马尔堡病毒感染。七天，最多不超过八天，它掐指一算。鹅通常对中药过敏，干旱也是。鹅隔空抓取一个雨滴，抓一个，放掉一个。下雨天，或晴天，或者阴天，鹅连着几天对孵蛋失去兴趣。鹅开始演算数字，反复推论一加一等于多少。鹅的逻辑理论主要来自一个出来散心的苏联尼姑，这个再说。把一支火机立在桌上，鹅长久看着，以为它能开出花来。鹅，鹅在鹅场熄灯后，鹅不再唉声叹气，如同一只没阉干净的夜猫，鹅来回在阳台走动，大批大批背诵七言古诗。下午，鹅琢磨着怎么自废武功。鹅大吗，还是小或轻，或者超载。鹅不分左右。鹅有时怀疑自己。鹅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鹅神神戳戳，尤其在阴雨天。而平常，鹅尽可能节约体力，并且鹅远离各种弱智娱乐，除非一些不必要的娱乐。像吹毛求疵、韬光养晦诸如此类。鹅大致上肯定大势已一去不复返，要做好准备。鹅在等待命令下达。鹅把锅、碗、瓢、盆丢得到处都是。鹅有时把鹅头伸进水缸里，一待待一下午。一个下午，鹅看见水缸在漏水，决定辞官归隐。但想想，还是算了。另一个下午，鹅决定一头鹅走去淮安。走到三分之一不到，鹅又急着连夜返回。为此，鹅损失了足足半打真气。鹅懒得再喝可乐，喝这东西有什么意义呢。比如，鹅去看一场电影，可有哪部电影不是假的。鹅感觉仿佛活在一个破梦里，下雨的时候在刮风，刮

起风，又开始四处漏水。下午，鹅磨磨蹭蹭下地劳作，照旧偷工减料，从它的表情可以看出，应该是搞丢了密码。鹅有时去沙漠寻找一个金刚石，在静坐时空里。鹅恨不能把这里的沙子重头数两遍。鹅支持不劳而获，这是实话。现在，鹅实话实说懒得去前线送死。姜蒜焖鹅，鹅有时想，它们的比例该怎么算。三、从鹅的视角看去，根本看不见虎。

鹅的这种颓势一连持续好几个星期。星期三，鹅在面壁。鹅被带到派出所说，鹅，是不是你，是不是。鹅这两天面壁修行，正在失语。鹅这天星期三，阳光忽明忽暗，仿佛有大事情发生。鹅在修行的思路走了三千里，翻山越岭，才遇见一朵黄花。鹅，你还是老实交代。对方说。鹅，把你带来，我们肯定是有证据的，是不是，你说。对方连珠炮似的说。鹅看着这朵花，它脆弱极了，一朵黄色的小花，一个清澈的露珠停在花瓣上。鹅朝它吹气，露珠在花瓣上荡漾。露珠的表面反映出鹅的凸面镜像。鹅，鹅听说有的鹅场已经在建别动队，主要负责潜伏。鹅被一脚踹飞在地，又被拎着脖子弄起来，扔在椅子上。鹅伸出翅膀，用鹅毛尖去接引这个露珠，这时露珠瞬间爆裂，山谷里回荡着一阵闷响。鹅打开关闭着的鹅眼睛。这样吧，对方说，你说。鹅不知道要说什么，鹅的大部分意识还在彼时空。鹅弄到傍晚才回到住处。星期三，鹅场发生真气盗窃案。一头老鹅的真气被盗了，就这么个事情。被盗的意思是先谋害，后抢走，但这跟鹅有什么关联。鹅在面壁，在风中、雷暴中一动没动好几天。鹅没什么可说的，鹅得进食，睡觉。鹅其实对真气两毛钱兴趣都没有。鹅的目的是什么。成为真鹅并不是鹅的目的。大

概实在吓唬不出东西，对方把鹅放了。对方让鹅把真气留下，暂时保管并且免费赠送一个无线监视摄像头让抽空给装上。鹅吐出真气给它，也就那么一小点点，可有可无。鹅留了后手。真鹅意味着什么，鹅不知道。真鹅是鹅的真实，是真实而不是真空的鹅。真鹅无处不在（包括真空），如果真鹅处在隐身状态。真鹅出行一般用专列，真鹅不用鹅掌行走。真鹅的翅膀大于炽天使这类大天使的翅膀，在理想状态下。鹅认为真鹅大致上也就这样。早上 8:35 分，鹅走去窗前歇着，重复看着这个茫茫世道。这正是一匹真鹅要脱离的世道。鹅又长途跋涉，不仅趟过三条河，还翻过三座山。鹅来到一座寺庙门前，而不是上次的一朵花。鹅和坐在门槛上的年轻和尚自来熟，聊了会儿这个、那个。鹅停止思想，当和尚说不要思想时，鹅随后让思和想统一停着。鹅被和尚在鹅头上用夹住香烟头的手指头点着，通过一股热流输送什么信息进去。鹅荒芜一片的脑壳中立即出现一幕幕蒙太奇景象：一头鹅明显叹着气，慢吞吞晃荡着，连同一个旱龟走去，还是从前线撤退不知道。它的鞋掉了一只，钢盔和步枪驮在背上，在路过一条小溪时，它停下，支起一个简易灶台，升起火，看着夕阳，煮起米饭来。转而另一头鹅（看着熟悉）诗意的寄居在广阔天地之间，时不时掉下眼泪水，也不知道得罪了谁，还是有人欠它银两。一头鹅四处躲闪，在炮火中差点永生。稍后一头鹅，这是一个雄鹅，扔出一张东风说，东风。而另外一些鹅，经过特殊加工成为一种生产力。天黑了，一头鹅打开台灯，关上又打开。一头鹅在流水线上把鹅肉装进真空保鲜袋，一律快递去陕西咸阳。鹅的情况主要这些，中间随机穿插大量一闪而过

的静态画面：阿姆斯特朗登月照、一个受伤绑着绷带裸睡的女子、一个小流氓将枪直指摄影家的镜头、一只被汤勺打捞起的小猫、一段倒在地上的木头、香火森林，甚至一股紫色的烟气什么的不一而足。鹅感觉脑壳快要爆炸，全身鹅肉在发抖。鹅今天星期几，如果星期二，它就不是星期三，鹅不得不重启思想。不断有新画面在冲击脑壳，鹅无法放松。鹅弹出三丈之远，和尚一个健步飞身而至，把鹅托在手心。去，年轻和尚说道。说完，转身走向寺庙，关上大门。这时可能会下雪，但没有。下午，鹅停在庙门口台阶上回神，吃着冰棒。这一通进修醍醐灌顶，似乎打通了全身六脉。鹅忽一下，拍动鹅翅，竟然跳起两丈来高。鹅弥陀佛，我佛慈悲，鹅顿首再拜，依依不舍离去。鹅傍晚吃了一些饲料，不久倒头睡去。鹅还没睡过两分钟，又被带去派出所询问，不过这次对方并没用暴力强迫什么，只是说，在这里（鹅在这里，始终，而不是那里）的铁笼休息也一样，而且还有空调伺候呢。

鹅看着太阳每天照常升起。鹅叹气。鹅要求吃一块草皮。要求吃自然草，而不是枯燥的饲料。鹅现在处于下课或者干脆说放空状态。鹅在铁笼踱步，心思却在广阔天地遨游。鹅在任何地方：这里、那里，它都是鹅。在任何情况下：阳光下、雨里，甚至大雪中，统一是鹅。鹅自从学会修行，总算尝到了一丝甜头。鹅与和尚。鹅简直遇到了贵人。鹅和和尚师傅隔天相遇，搞得跟恋爱似的。鹅有时深夜，目光穿过铁栅栏，望着当空明月，脑壳里全是和尚的音容。鹅等不及，打通法门，一路奔袭赶去庙中，不料师傅竟然下山苦行去了。鹅，你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对方说。师傅，

鹅心中默念，万水千山总有情。鹅，我们的政策不是保持沉默，就能混过去。鹅，这点你一定得搞清楚。对方说。鹅坐在庙门口，聆听着晨钟暮鼓，鹅必须等师傅回来。鹅无论师傅去哪，鹅坚持等。风里来，风里去，鹅这一等，便是十年。一头鹅有多少个十年，没几个。鹅还是等。等到庙在一个星期三倒塌，菩萨金身脱落，鹅依然等待。鹅，对方说。不说了，你走吧鹅。对方打开笼门，鹅关着眼睛离开派出所。鹅不愿跳出冥想。鹅关着鹅眼，一直关着。一头鹅兴冲冲跑过来，说鹅，你的真气漏了。骗你的，这一头鹅说，是你的蛋已经孵出来了。鹅不听，始终牢牢静坐。怎么可能，鹅自从来到养殖鹅场还没受过精。一些鹅从大老远赶来，劝说也看热闹。鹅群有一句没一句议论鹅，是不是快要升天了这鹅，但看到破败暗淡的鹅毛，又觉得不是这样的征兆。是不是吃错了药，仿佛也不是。下午，一头被拖出去就要枪毙的鹅，也过来瞅上一眼，求个心安。鹅慈悲，在它鹅掌心画了一个绝对圆的圆。鹅在等。鹅不动，鹅内、鹅外一动不动。鹅相信师傅怎么可能凭空消失。鹅的感情是真的。鹅仿佛孤儿独自停在庙前，直到拆迁队开着推土机到来的那个下午。鹅，你们缘分已尽。鹅留了一滴眼泪在工地上，谨以此纪念消失的师傅、年轻和尚和贵人。星期五阴天，鹅恍兮惚兮归来，至少有五十个来电未接。

鹅站在河边空想，秋天。

鹅的想法需要尊重和保护。养殖场在经历一小阵骚乱之后，恢复往昔的平和，认错，或被正法的鹅，数量日益减少。比如，有的鹅甚至还得到难得的平反机会。鹅说无所谓，有一天下午晴，鹅场调研员问鹅，是不是也要搞搞申诉。鹅说没

空，这不正忙着日夜苦修。没想法，鹅说。鹅站在河边想，评估它的世界观，最近，它涣散不少。也许是真气的作用。鹅在河边移动。鹅自动过滤一切感觉。鹅能明显感到体内真气在膨胀。鹅的实用价值偏低。鹅有时，怎么说呢，感觉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例如：一头鹅对鹅套近乎说，鹅，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这话对吗？鹅没理它，转身走开。它也是鹅，不是吗。鹅和鹅的区别是什么，如果有，那么它们的本质不同。鹅是一种生命体，鹅的任务是增大宇宙的熵值。鹅除此以外，什么又是鹅的义务。鹅历史上，鹅起义怎么总在失败。鹅的核心价值观是啥，除了下蛋和提供鹅肉。天塌了，一头鹅为什么还在路上闲逛。造鹅的主存在吗，又是谁造了它。数字是什么，对鹅而言。鹅是否值得拥有自我意志。暴雨如注，鹅的中心思想在变浑浊，神经和性欲却愈发亢奋。鹅就要突破修真初级阶段也许。鹅加大力度炼制丹药，每隔半小时做俯卧撑和仰卧起坐。鹅狂啄一枝银杏树的树皮，鹅撞击和摇晃树干。鹅试着做一道佛跳墙，在脑壳实在需要休息放松否则它会崩盘的情况下鹅放多了盐。鹅口吐白沫。鹅在野外、在空气里来回游荡，只因情绪过分紧绷。星期二，鹅忍不住点燃自己，但点到中途，还是放弃了。还不到时候鹅想。鹅经过审慎猜测，可能怎么着也还得两礼拜。鹅身为一头鹅，可以不理性，但要有一定的克制而不是动不动抑郁忽而狂躁。鹅静下心，作为自我疗愈写了三、四个短诗下午。鹅打开洗衣机，跳进滚筒里休息顺便烘干羽毛。鹅，什么是鹅。而且正好是。鹅在以前还是兔或异形时鹅不是鹅。这里，鹅的变化中假设隐藏着某种深

刻的道理。鹅实际上会伴随鹅的一生，没错，直到消灭。鹅毫无疑问大势已去但秋风扫落叶那又怎样，鹅饿了也要吃饭。下午（整个下午），鹅看着一粒尘埃和更微小的埃着重看着，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中午，一头鹅被上下左右看着。一头鹅，中午，上下左右，没看出好处。一头中午的鹅，它能有什么好处，没有，也没有坏处。它看不出有任何好处，一头中午的鹅。即便上下左右看着。一头鹅的好处是什么，即便在中午。一头鹅，它的好处如果显而易见，那是什么。尤其在一个星期三的中午。一头鹅没被看出好处，在一个星期三的中午，无论上下，还是左右，还是从饲养员的角度，它没缺点也没有好处。它是一头鹅，而不是其它任何东西，如果鹅可以说了算。它也只能是一头鹅，鹅这么想。中午闷且热，鹅在群芳南路路过这一头掉着眼泪水的鹅，没打招呼，只是简简单单纯粹路过它。仿佛使命。鹅没有气力，中午。鹅四肢平摊伸张开，连着脖颈的脑壳紧贴土地。鹅喙嘴口水流淌。鹅在一枝银杏树木的树荫下日常修行，就这么平摊着，前胸口绒毛细腻、洁白，荡漾在微风里。这时，鹅的未来还未来。鹅是攻击型的。鹅归根结底是一种布朗运动，不是吗。鹅抬起一只鹅脚，垂直于天空竖着，鹅的这次反击，传递了意味深长的信号。鹅属什么的，狗还是龙。鹅至少是土象星座，对土地有深刻理解。鹅在微凉的土地上呼吸渐弱，鹅很好地滑入虚幻境地，鹅知道。鹅驾驶一头巨翅大鹅，不知道要去哪儿。鹅和大鹅悬空在暗红色的混沌中，等待那个光亮。鹅抽空算了一个总账。鹅适合朗诵，在阳光下，而默读，大概是在雨中，鹅想。鹅来到

世上，其中一个理由是来散步。鹅没有其它理由。鹅现在在这里（不知道）。鹅说，我们走。大鹅开始移动，朝着那个光亮，匀速移动。鹅刹那穿过光亮，来到一处鸟鸣花香的地界。鹅熟悉，吸气，使出几个前空翻，飘落在桃树枝条上。鹅远远望去，一片粉红，看不见尽头。鹅被大量香气击昏，从树枝摔落，砸进一支溪流顺水流淌，估计三天三夜后飘荡到一个旧社会。鹅被捞起，在一群人民上下其手之下，鹅被腿了毛，开膛，掏空，撒上盐，沥干水分，鹅被高高挂起在一根竹竿上。鹅感到全身干枯如柴，岁月静好。鹅稍后涅槃，化身为一头新鹅。大雨中，鹅念口诀召唤，大鹅即至，俯下它的鹅头。鹅驾驶大鹅离去，不留一点踪迹。傍晚时分，鹅运行到时空尽头，停下，抖落一身的尘埃和晦气，缓步踏进庙中。一头真鹅，鹅头上空漂浮着淡淡的光圈，手持长须拂尘，脚踏小片青云。怎么样，真鹅说，你还是来了。鹅没说话，鹅撞击各种物体。鹅在院子中央打滚，抱着院子中央的古松树痛哭，时而练拳。简直无法交流，不可理喻。真鹅愤愤说道，拂袖而去。鹅气走真鹅后不到半小时，天空飘起毛毛细雨。鹅坐在空庙的屋檐下，安分、平静，只是坐着。并没有大势已去的错觉。鹅关闭所有感知通道，进一步遁入更偏的时空，在那里，鹅以自身的风格不小心捡到两毛钱，在一个一根木头倒在路上、阳光刺眼的下午。鹅沿着四周唯一的道路走去，不愿意。鹅跳进一个箱子，关上箱盖，躺下。

鹅场天黑了。一头鹅站在广场中央（像是在罚站），旁边陪着另一头鹅。鹅穿过窗户，看着。鹅这是什么意思。鹅场近几天气氛压抑，饲料极好：不知道添了什么秘料。一头鹅和一头鹅彼此

站在一头鹅的旁边，一头鹅怎么就成了另一头鹅。一头鹅不应该被任意指定。天黑了，一头鹅不再被看见。如果是这样，何以见得它们是一头鹅和另一头鹅。即使不是这样，一头鹅还能被模糊观察到，一头鹅被认为是一头鹅，而一头鹅被认为是另一头鹅，除了出于方便叙述的目的，它还有更好的意义吗。叙述者没理睬鹅的疑问。在一头鹅的旁边，安排另一头鹅，简单说，这就是抒情。鹅这样想。鹅这样想，是它的脑壳坏了。它们也不是两头鹅。一头鹅和一头鹅，它们是什么，说它们仅仅是鹅，这明显不够，鹅想。它们至少是两头不同的鹅。而不是粗暴的一头鹅和另一头鹅这种说法。通常情况下，后半夜，这两头鹅会被拖出去消灭。鹅三更（以为能看出点什么）醒来张望，路灯下的广场干净、空荡，它们已经不在那里。星期三，鹅早晨5点不到醒来，开始睡回笼觉，睡过中午，不小心又睡过第二天中午。中午，饲养员掐着时间点来没收鹅蛋。鹅没有，只能用等值的真气替代。鹅最近真气入不敷出。鹅得出门打怪升级。鹅不想，大势已去，鹅懒得折腾。鹅绕过漆黑的客厅来到卧室，躺下。鹅看着天花板上根停止不动的进度条，这没什么大不了的。鹅听见敲门声。鹅关上鹅眼睡觉。鹅重复听见敲门声，鹅忘了。鹅没有听见门障被突破，一群鹅在屋子里翻箱倒柜，这是它们的事。鹅，一个鹅音说，动一动。鹅睡着了，不想动。鹅连同床被掀翻，鹅滚出老远。鹅被机关枪在身上一通扫射后，实在太疲倦，在墙上一通挥墨舞笔，搞定一幅世界末日水墨山水后，鹅出门游泳去了。这能怪谁呢，鹅说。也不知道在对谁说。一连几个星期都是这样，鹅自言自语，对着月光。鹅意识到，鹅和鹅聊得

太久，鹅容易失落。鹅经常说不用，鹅不饿。那就再说，鹅接着话说。鹅不太愿意勉鹅自己。鹅没经历过战争和大屠杀。鹅不像信鸽具有通信功能而只是被制造成鹅肉罐头。鹅的翅膀（其实只是在真鹅的情况下）相对比天使的翅膀宽大。鹅14，这是什么意思。鹅仔细看着一个浮粒。阳台，中午，鹅在吐血。鹅喝了太多水，咳出的却是鲜血。事到如今，鹅对鲜红色敏感。鹅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望着雨水。鹅它首先是鹅，鹅不着急。鹅主要是不了解鹅自身。鹅放大了鹅的阴暗面。天黑了，鹅看着一头鹅（自身）一点一点亮起来。老兄，你（指鹅）在作什么，鹅不可能鹅到天亮。天亮了，鹅还没有想起那只拖鞋。鹅时有发生。鹅不知道。但鹅时有发生：要让一个鹅忘掉自己是鹅，除非它从来没有想起过。鹅从来不是一个单独的鹅。一个鹅不可能单独。除非它不是一个鹅，而是真鹅。奇怪的是，任何一部佛经没提及鹅。在一个鹅明显被冷落以至忽略的时代，鹅的孤独可想而知。鹅就是这样。鹅自身不知道有一种高级的孤独。鹅来回在鹅和鹅之间穿梭，这是鹅忘掉自身是鹅的唯一方法。但鹅自身不知道。有些事迟早会发生在鹅身上，有些则不会。下午，鹅接到通知，说烧香拜佛并不能增加真气。鹅没有气力。鹅因为熟悉，停在湖边。鹅是一种物质，意味深长。鹅有弱点。鹅，它的视力发散。鹅无法聚焦它的视线。鹅始终是鹅。而也只有鹅才是鹅。鹅喜欢吃胡萝卜多于吃树叶。鹅提前下了船。鹅群的眼睛是雪亮的，眼珠乌黑。以鹅的名义，鹅对鹅说。另一头鹅（鹅）心领神会，跟着说，以鹅的名义，阿门。

鹅被饲养员关了三天禁闭。理由是鹅禁止分

裂。而具体到鹅的理由，是鹅在错误的修真路上，曾经分裂成正负两匹真鹅，而这是不允许的。真鹅就像光线无法被污染，但最主要的是，真鹅无法由鹅分裂，而只能飞升得到。否则它就不是真鹅。无论正，还是负（有负的真鹅吗，不可能有），真鹅不可能是鹅想象中的鹅。鹅不能想象真鹅，这是养殖鹅场多少年前就定下的规矩。真鹅，这么打比方，如果真鹅是一部汽车，它只可能是类似竹排这样的水上交通工具。忘掉真鹅，鹅场心理师说，只有忘掉，才可能接近真鹅。鹅不知道心理师说的是真是假，不想知道。鹅把它的秘密锁在内心最深处，同时忘掉秘密和密码。鹅早早放弃了它的绝招。鹅现在在一个星期三，在一个湖边。鹅在一个星期三的重要性往往大于在一个湖边。鹅从湖边离开，在一个星期三，但它没有离开星期三。鹅不能单单只在星期三，除非其它星期几也是星期三。不絮叨这个，既然其它星期几不是星期三。鹅没有牙齿。但严格来说，鹅是有牙齿的，细小，一整排一整排的排列在上下喙嘴内侧。下雪了，鹅垂头丧气回到家中，这又算哪门子回到家中。这里，鹅是这样的鹅：它忘了（而从叙述者的角度，是它不被想起和定义）。所以鹅在慌张时，感到特别焦虑，有一种烧焦的感觉。鹅重头来过的可行性不大，饲养员直接说了。鹅的申请没有通过。现在鹅场还是讲规矩的，赏罚分明，饲养员说。鹅既然饲养员这么说，想想也就算了。鹅说，饲养员同志，你知道，我是爱鹅场的。我对饲料发誓，鹅说。知道，饲养员说。好好把真气养足，平时多下点鹅蛋，放心吧，你的申请我去争取争取。饲养员说。鹅没什么可说的了，这话都已经说到这份上。鹅坐下来，进入安静不动

状态，三下两下就入了定。

鹅现在在一个星期三下午，落雨天，鹅在面壁静修。鹅场在闹暴动，鹅心无旁骛，鹅烦。力拔山兮，一头雄鹅敲开门低声说。上星期三，鹅在憋蛋，一头鹅敲开门这么说了。一句。鹅明白，大体上明白。鹅说明白，鹅对这头神经兮兮的雄鹅说。鹅烦不至一天两天了，鹅现阶段正在渡烦劫。鹅的烦占鹅全部的百分之三。尤其星期三，又落雨，鹅尤其烦。但确实不知道在烦什么。但鹅烦的正是这个。雄鹅在等。鹅说明白，你还想怎么着，有事儿吗。力拔山兮，这雄鹅说，山兮。意思再明确不过。是啊鹅说，不就是气盖世吗赶紧走吧，烦着呢。雄鹅立马说这样啊，不好意思打扰修行。鹅道败落，世风日下，鹅把门关上，雄鹅走了。少顷，鹅又听见敲门，听见雄鹅说鹅，开开门，还有点事忘了通知。养殖鹅场上星期五傍晚开搞罢工，执行停蛋计划，正是这雄鹅头喊的口号。敲过三巡，鹅拨开门的子门，鹅说，你们干你们的，都什么时代了，我没兴趣。雄鹅把鹅头探进来，说理解，不勉强，只是你还有富余的真气吗。雄鹅借了点真气屁颠颠走了，大概是要搞什么土得掉渣的真气弹。上星期五半夜，包含真气的鹅蛋在鹅场上空乱飞，炸裂，一如升焰火一般。鹅站在窗前看见，一、两头鹅被当成典型，在广场就地正法。但仍旧没浇灭鹅群对小小暴动的热爱。鹅对疯狂的事物一向冷漠，鹅在房间内练了一会健身太极。到星期六、七，运动一度呈扩大化趋势，鹅在门后加固了三根钢条，两把弹子锁。鹅牢牢守住真气不再泄漏。鹅烦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次要原因是节食。鹅依照修真手册，提前三天沐浴、更衣、过午不食。星期三，鹅通身散发臭气，脑

壳臃胀，鹅的烦在放大。鹅面壁对着两面墙交汇的墙角处，看着那根笔直的墙角线。鹅服下两片安定，维持正常体温。鹅，走廊外一群鹅在欢呼，拍打玻璃窗户在喊。鹅，快出来玩，它们喊。一头呆鹅甚至跳起来重复撞击玻璃窗。鹅走过去把窗帘拉上，关死，鹅给了每鹅一根中指。鹅把三门衣柜推过去顶着。鹅场大面积失控。鹅要懂得随时保护好自己，为了升天的使命。鹅叹了一口气，回到椅子上重新坐下，对着墙角线。鹅在思想中让这根线物质化，穿过烦的中心，把棉花似的烦切割成两半。一个星期五，鹅坐在树下，看着一头淋湿的鸟，看着它的前世今生。鹅看见它身上五花八门的烦。鹅现在星期三看着自身同样的烦，鹅感到口中清淡，捎带苦味。鹅依次用线条切割烦，直至粉末状。浇上汽油，鹅用线团引火，把这堆烦粉末点燃。烦燃烧着，冒出大量青烟，升空消失。鹅看着烦一点点烧完，转化为那头淋湿的小鸟。鹅把小鸟托在手掌心，走去厨房烧水，途中换了几遍背景音乐，都不理想。鹅索性打开98年治疗的专辑，让它循环播放。下午，鹅穿过骚乱、兴奋的鹅群，离开鹅场，来到河边放鸟。鹅弥陀佛，鹅念叨口诀对它进行驱逐，鸟不动。鹅把它放下，放在地上，鹅走了。六月，鸟跟在鹅身后，骄阳似火。鹅转身，冷不丁一连发出三支飞镖，鸟一二连三接住或避开。鹅烦，有时是因为技术太差。鸟反打飞镖过来，鹅用喙嘴接住。鸟，鹅说。鸟马上说，鹅，兵荒马乱的，不要跟鸟说话。鹅望着这头淋湿的鸟，想不起究竟欠了它多少银子。一堵砖墙砌得有点歪。鸟，鹅说，其实我也不想这样。要不我为你念两行诗，鹅说。就这样，鸟跳起，又飞落到鹅背上。

星期三，一头被淋湿的鹅，它想都没想，叹了一口气不大不小的鹅气。饲养员说鹅，怎么搞成这样，是不是又病啦，烦。鹅饲养员的脸上被抓出几十道血痕，眼球暴凸，另一只蒙着纱布。鹅从河边回来，突然下起大雨。鹅停在一枝大树下躲雨，吃了一点烧烤，炼了一会气。鹅在地上挖出一个坑，跳进去试了试，还是有些紧。鹅往坑里引进一些雨水，洗了个澡。鹅神清气爽，鹅摸黑回到住处。静静的鹅场这会儿消停了，穿着防护套装、手持喷水皮管的饲养员们在清理卫生，有一些在往地上、空中洒白石粉什么的。鹅路过时，叹了一口气。鹅以其之道还制其人自身，明天只吃一餐饲料。鹅一头倒在床上叹气。鹅睡过去。鹅听见什么召唤声，睡了过去。鹅经常，鹅听到，鹅听到各种，鹅经常听到各种莫名其妙的声响。鹅的脑壳里有东西，嗡嗡作响，鹅在发热，鹅脑壳鼓起，通红。没有鹅的脑壳是外翻的，这是常识。鹅有时会生病，作为动物。鹅是一种想象，不是吗，在一头鹅生病时。鹅想象它脑壳里有一个魂魄：一个蚕豆那么大，超轻的魂魄。鹅魂魄总是轻的，透明并且没有温度。鹅魂也不例外。鹅听见饲养员来了又走了，备上门，锁好。鹅隐隐约约听见钥匙串晃动的响声，饲养员走了。鹅想，门应该是锁上了，这会儿鹅感到安全。鹅把仅有的那点真气转移到丹田加密锁上，防止被盗。鹅就要跟着那头淋湿的小鸟的幻影睡去。傍晚，星期三，鹅深深睡去，抛弃一身的烦，进入一坨无边大梦之中。鹅看着天空头顶那颗闪光的卫星。鹅的体内百分之七十是水，俗话说。鹅作为有机体不能被分裂成更小的原子鹅。鹅的魂在短暂生命结束时会自动消失。鹅没有机会炼完狱后，下到地狱。

星期三，鹅反应缓慢：航空学是一种佛学，在鹅看来，而不是什么空气动力学。鹅在真空中不需要动力也能对付星际航行。这时，一头鹅对鹅说，鹅，你想回到解放前吗。一头鹅（仿佛真鹅，但不是）在舔一个硬糖。鹅不知所以和所以然。鹅走开了，鹅头顶的卫星发出最后一闪光芒后消失。鹅感到一阵惊悚加恐慌，一个倒栽葱鹅头插入沼泽中。凉风习习，鹅不知道，一头短吻鳄正从不远处疯癫奔突过来。鹅潜入泥底，吃力游动。鹅感觉不出方位，周围缺乏氧气，鹅翅几乎无法动弹，但鹅还是用鹅掌推进、潜行。鹅这时它的少林功夫派上用场，鹅一通折腾，用大力金刚手硬生生劈开泥沼，再用排山倒海掌两边推开，鹅沿着这条新生道路走出沼泽。鹅走去了一场电影，又是丧尸片，索然之极。鹅拖着沉重的肉身，敲开饲养员家的门。鹅说那就算了。饲养员拎着一个啤酒瓶，口吐烟圈说还得等，这事急不得。鹅说那算了，无所谓。鹅正要离开，饲养员撒网一把罩住鹅。饲养员爆炸，燃烧着化身成牛头恶魔。鹅双脚被尼龙绳绑紧，打了七八个死结，鹅头则套上厚厚的黑布袋。多少，鹅听见牛头问。一个人说，直达十块，托用便宜点，七块。鹅在傍晚7点不到的时间点被运到火焰山，扔进火焰中央焚烧。鹅又闻见一股烧焦的气味，连忙使用真气。鹅在火焰中用真气制造出一个球型空间，以抵挡炽热火焰。鹅感到也许这正是传说中坐化的最好时刻。鹅还没准备好。鹅感到大势已去但这种时间点真的对头吗。鹅宁愿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奇怪晚宴。鹅意味着什么，在星期三。鹅想起它的童年，算了，鹅想。鹅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及时涅槃为火烈鹅。鹅全身通透，由火焰组成。鹅极端痛苦，

但又搞不清那是什么东西。鹅也就是说，鹅如果全部是痛苦，那鹅就是痛苦本身。鹅以纯粹痛苦的方式存在，这让鹅感到幸福。鹅稍后周游寰宇，吞食黑洞，火气越来越大，几乎没有孤独。鹅有时望着这死寂、过分美的星际空间，仿佛要与它融为一体。鹅思念雨水。在某年某月，鹅回到银河旋臂回到鹅场，鹅场正在落雨。鹅一落地，饲养员立即用强力喷水枪把它浇灭，鹅湿漉漉带着一身疲惫回到住处，鹅还在睡着。鹅把鹅摇醒，但不知道为什么鹅始终没醒。鹅也摇不动，安安静静坐在一旁喝些水。鹅，它安静（甚至慈祥），鹅睡着。而鹅坐在一旁，它们一模一样，相同。鹅和鹅，这是一个问题，对叙述者。鹅和鹅相同，而鹅不能形容，也不能区别鹅。鹅睡着，鹅坐在鹅一旁。鹅的痛苦和烦一样。鹅不能有时远远跑到前头，转身看着鹅自己，这不能。鹅，黑夜降临，鹅点燃灯盏，望着沉沉睡去的鹅。鹅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它说不出。但能感觉到。而鹅沉沉睡着，除了烦和昏沉沉没有力气，它不用感觉，便知道鹅就停在它旁边，在灯火下叹气。这就是为什么鹅总在不停向养殖鹅场上级提出申请的原因，它们没法理解。这不是简单乱搞一通的修真实验，这关乎鹅存在的意义。这，说到底，这跟下不下雨无关，这也不是在反对什么，不是。这是对烦的思念。这时，鹅吐出一口气，苏醒过来，走过去，与鹅复合，一起坐在灯下叹气，在鹅现在是一个星期三深夜星期三这天快要过去的星期三。

一头鹅（是吧，这就麻烦了）。一头鹅把桌上的烟灰归拢后，扫进满满当当的烟缸里，其实这种小事不用一头鹅其它谁也能做，只要它有类似手这种东西。比如：一头鹅出神地望着一只手表。

它是怎么做到的：出神。鹅差点吓着一个神（真鹅）。当时神正躲在树下抖落身上（昆仑山的吗）的大雪花片，鹅它正好从神头顶飞过，还差点碰坏它后脑壳上的光圈。鹅最近练习飞行，真气积累使然。鹅身轻如雁，一度出现精神返祖症状。鹅申请飞行执照，在一个精神空虚的下午。饲养员说，鹅，所谓飞行，实在是有关动物的一种假象。鹅不需要飞行，饲养员说。鹅对决赛比分不怎么在意，而饲养员说的通常都对。饲养员以真气价格上涨为由，提取了鹅大部分真气。鹅因为没有下蛋，剩余真气也统一没收。鹅场心理师好心，给开了一些治愈抑郁的药。鹅现在处于零真气状态。鹅常常感觉不到一顶点的性欲。鹅，怎么说呢，潦草说，它应该知廉耻。在养殖鹅场，鹅的核心任务始终是下蛋、提供肉蛋白，所谓修行只是顺道。鹅通读《论语》后，感到被欺骗，智商受到严重侮辱。鹅出走，三次，三次又自愿返回鹅场。鹅这是怎么了，鹅望着天空中央的那个雨滴。大清早，隔壁邻居鹅来串门，说鹅姐，有蛋吗，借我两斤。年老八十的，它眼见着快成一头废鹅，估计过两天就要被送去屠宰场。什么蛋，鹅说，你有吗，你有什么蛋，鹅蛋，还是鸡蛋，还是恐龙蛋，你有对不对，你要不要借我两斤，我用真气换，要不要，要不要，你妈的。邻居鹅自觉没趣，走了。下雨天，鹅无心修行。而到了星期二，鹅连高级饲料都懒得吃。鹅无法忘记飞行，入了魔。鹅在屋子里来回移动。鹅渴了不想喝水。鹅失眠，但好在它夜猫子惯了。鹅对着月光狼嚎，带着无限悲哀。直到星期二，还是三，不记得了，鹅被强行插入。鹅表情（如果有）痛苦之极。鹅流着孱弱的眼泪水（如果有）说这不行，不能这样。饲

养员在一旁监督，没说话。鹅场交配令上是这么写的：鉴于此鹅下蛋能力低下，经综合分析，主因为性激素偏低、思想模糊，伴有癔症型鹅格障碍。特命 07 号种鹅前往交配，以刺激性激素分泌，提高生蛋质量。以上，某年某月某日。鹅被五花大绑，反扣在床上。鹅呼喊，喙嘴被塑料夹锁住。鹅尾部绒毛稍许被拔，洗净后，07 之尾顺势插入。鹅感觉五脏六腑被一通搅拌，嘴冒白沫，主动昏厥过去。醒来后，入夜的天空渐渐索索明显下着雨。鹅复又昏睡过去，一路在熟悉的恶梦里穿梭遨游。天亮了，鹅终于醒来。一醒来，坐在旁边的饲养员说，鹅，这事还没完。说实话，你的情况比较严重，饲养员说。

鹅性有善、恶。不要怀疑鹅。鹅有善的，必然也有恶的，否则一头善鹅，它怎么才算善。鹅性并非先天拥有。鹅起先只是一种野雁。鹅星期二下雨，一头作为鹅的鹅最好去学一学伦理学。星期二不是下雨就在刮风，鹅坐在空水缸里谴责佛陀。落发成为一头尼姑鹅，鹅想，或二，盘起头顶鹅毛修成一头道姑。鹅两者必居其一。鹅还能做些什么，除此以外，鹅这么认为。鹅，时间能冲淡一切。鹅不相信时间，认识不够。而鹅的心里面到处充斥着重叠的阴影。鹅想起 07 庞大身躯，07 的双翅紧紧包裹鹅全身。鹅恶心。一股恶气从胃部升起，直达鹅脖颈，把脖颈鼓得硬邦邦的。鹅看了一会植物图鉴，流出悔恨的眼泪水，在星期二下午。鹅昏昏沉沉睡去，在外头起风之时。鹅的恢复假长达五天（算上端午一天法定假）。鹅吞下一把药片，睡去。鹅现在能做的事暂时不多，它也不想，鹅对大势的判断没有把握。一头鹅来到景致平淡的海湾，看着停泊在海湾上的帆

船，它看着，不知道在看些什么。鹅睡去，通常它去了哪里。鹅有时只是睡去，哪里都不曾到达。鹅大部分活在现实空间，鹅，饲养员说你的情况有待进一步调查。鹅如果是善的，它就不是恶的鹅。鹅罪孽深重，在佛陀那里。鹅想起曾经压坏过一根草。鹅弥陀佛，念佛也是在积善。鹅在寻找什么东西。鹅充分准备好了之后才开始四处寻觅。鹅警觉，仿佛听见一阵声音。鹅把掩盖在翅膀下的鹅头拔出，换了侧面，又插回去。鹅最近得了嗜睡症，它自己不觉得，真气量为负。鹅场对负真气的鹅通常作消灭处理。鹅：这真好：路过一个年久失修的苏联道姑。鹅对于将要发生的事，鹅不太会有过多的想法。假如即将要发生，那么它肯定会发生。鹅在休息，它不关心这些。鹅在休息时非常宿命。鹅怕休息，有时。饲养员说，最近多休息。鹅离真鹅越远，鹅越觉得快要接近极限，报废或筑基。鹅对这两者都没有经验。鹅有时亟需一件防弹衣，有时则不怎么需要。鹅说，停着。鹅没睡醒，大半还在睡中，当时，对方说，在一根线上。饲养员站在一旁陪同，而对方像是在询问。鹅警觉，听见一阵钥匙串碰撞声，鹅提起鹅头，关着鹅眼张望，鹅又睡去。鹅被饲养员带走，迷迷糊糊的，走路东倒西歪。鹅说，一个不完整的标语。鹅被坐在对方对面的椅子上，对方在桌子对面坐着。对方问道，向雷锋同志学。鹅说，一个不完整的标语，鹅说。鹅身上插着几十根电线，全身插得满满当当。饲养员在喝水，说鹅，不急，慢慢来。鹅放松，喝一口水，扔掉杯子。鹅很在意鹅的附近有什么，鹅经常转动鹅头，观察鹅的附近。鹅看到附近各个方向都是墙壁，墙壁上挂着几个老派标语、一个电子钟：10:27分。

鹅就说，一个不完整的标语。对方说，一个动作。鹅脑壳的两侧的电线连着一台示波器。这样搞行不行，饲养员说。饲养员有些担心。没事儿，叙述者说，都是这种搞法。而且你有什么权力质疑最高存在，叙述者警告饲养员，连你上级都不敢。可以，对方说道。鹅，对方说，点燃一支，接着又点起一支，请快速回答。鹅思想好一阵，说一头鹅。鹅跟对方一问一答，规矩就是这么定的。鹅缺乏精力，想睡过去。对方让饲养员泼一通冷水，饲养员提起一通冷水，从鹅的鹅头直泻下去。鹅正确地回到现实中。鹅说，中午。当对方问慢慢时。鹅快速说，在震动。当对方问电话时。鹅对答如流。对方说，铁匠。鹅沉默着，不说话。对方把一把拔毛钳丢上桌。鹅说，沉默着，不说话。鹅感觉有些饿，鹅三天两夜没有进食。鹅说是第二天，当对方发问说这天之后的下一天时。升起又下落，鹅回答太阳。一斤，鹅回答重量。火车晚点：晚点，鹅回答道。比较。A和A，鹅这么回答。也不知道在答什么，鹅。鹅只是回复对方不停的提问。鹅回到住处，在饲养员拖动下，在回复完一千来个囊括文哲史、地理、天文诸如此类问题之后，鹅倒着走向住处。其中有一个问题，鹅是这样回复的：雾气中，虎来到河边觅食。鹅忘了问题，想不起来了，这通常不是鹅的错。可以了，对方说。暗示饲养员把鹅领走。鹅这天星期二，天空放晴。鹅差点给饲养员跪下，在回来路上。鹅判断认为作为鹅场底层员工的饲养员心存善念，鹅问发生什么事了吗。鹅躺下，倒头躺在床上不动。鹅哪里都不想动，没意思。鹅喝了两口水，在饲养员离开后。鹅稍后吃了小小的两颗颗粒饲料，这时饲养员应该走远了。鹅躺在床

上，这是它的权利。鹅一动不动，保持静态。鹅听饲养员说，等着，看看情况再说。星期二下午，鹅睡过去。在意志涣散之前，鹅决定有必要去学一些玄学知识。

鹅相对天空而言是猫。相对屈原，它仍然只是鹅。鹅被跟踪（一种臆想），星期几，鹅在屋子里反复走动，仿佛一头多疑的母鹅。鹅被强行插入交媾，这事可大可小，只是不容易遗忘。鹅有效果吗，似乎没有，鹅的性欲大范围枯萎着。鹅修了一会真，下午。鹅感觉修真比吃药效果强。鹅对着一头苍蝇发功，苍蝇被炼成极细小的丹丸，服用后，鹅感觉鹅毛光泽有了气色。鹅甚至下午来了兴致，到附近公园游了一圈。鹅 Tan（探），tuang（图案），tuanluan（团圞：这是什么东西），tanlan（贪婪）地吸收着被污染但还算新鲜的空气，在湖边。鹅望着风，以及风向。鹅愿意和风比谁停的更久，鹅停着，直到起风。下雪了，头鹅在带领鹅群回到村庄时总是丢三落四，鹅停在风中思想。鹅会得中风吗，没听说过。鹅稍后感觉到一种东山再起的感觉在体内，一些沉渣隐隐约约的在泛起。鹅望着公园中央的大佛头，跟平常一样只是望着。下午，鹅群散去，只有鸡零狗碎的几头鹅在凉亭里弹唱黄梅戏选段：有两头抱在一起在跳慢四。鹅现在没有冲动端起冲锋枪对它们进行扫射，鹅的善和慈悲尽可能在压抑暴戾的恶性。鹅念了一句鹅弥陀佛。再稍后，鹅闻到一股腐败的气息（一条白肚朝天的臭鱼在湖面上荡漾），鹅开始自然而然嗑起瓜子。鹅穿过城铁站去对面看一场电影，鹅没去。练了几下大鹏展翅和太极后，鹅从公园离开。法律，必须是。鹅相信法律，尤其正规的法律。鹅在离开公园后以最大放松程

度接近停在围墙上的喜鹊，在快要走到群芳南路的草皮上，鹅跨过一朵小小的黄花，一点点靠近。鹅在一个适当的距离停下，距离喜鹊不到三步。鹅远远听见鹅场上空响起空袭警报声，鹅环顾四周，下午的周围安安静静。鹅远远望去鹅场，只能望见鹅场的轮廓和鹅场广场中央那枝光秃秃的旗杆。鹅几乎以凝视的方法望着这头喜鹊，同时感觉身上药效支撑不了多久。鹅这天是正端午，鹅同时在怀疑楚怀王和屈原那不清不白的关系。像喜鹊这样的一种鸟，即使再驯服，它可能成为鸽子那样的家禽吗，不能。鹅这么想。出门遇见喜鹊，总好过遇见穷人。下午鹅放弃对喜鹊的观察，返回鹅场。鹅是在走到半道时就被劫走的。

鹅现在距离一个杯子和一个烟缸同样远近。鹅冷不伶仃来一阵抖动。鹅基本上没任何在关心的事物。即使鹅关心这个那个，鹅也表示冷漠。拿出来，一头鹅懒散状命令道。什么，鹅问。那个东西，这一头鹅说。鹅看着这一头鹅，在想那个东西。那鹅在往烟缸抖烟灰也喝茶水但它主要是一头凶鹅。一头明显凶恶的底层雄鹅，它的脑壳上有类似甲骨文的裂纹，破过相，喙嘴缺了一个角。鹅在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的黑屋里，鹅被打昏后，被运到这里。这里不像那里，这里没有桌椅，只有墙壁，没有窗户，只有一盏煤油灯盏放在鹅和一头鹅之间的地上。这里通风极差。这一头鹅在等。在摇曳的灯火照耀下，它在扇刚吐出的烟圈，用翅膀一通扇，之后彻底掐灭烟头。鹅把那个东西给它，但不知道怎么给以及给什么。鹅这时想去一趟古代，参加科举什么的。鹅想起惨不忍睹的决赛比分，鹅想爱怎么着怎么着吧，鹅内心其实有那么一点愤怒但又没什么鸟用。鹅

遭受一通打击，鹅腿大概是骨折了。鹅现在如果它要真气，当然也给，反正留着也没啥用它只有一个苍蝇脑壳那么点小。鹅吐出真气给凶鹅它不要。它要那个东西，但没说是哪个那个东西。这样，它说，它起身，走去把房间门打开：外头黑乎乎的，灌进一阵凉风。它新点燃一支，说鹅，出来混，为的是什麼。还不就是这些、那些东西，行了，拿出来。它说。它有点不好意思，终究没直说。鹅取下脖颈上的挂坠，把微型炼丹炉献上。这样，它说。还没说完，它转身走开了。

而饲养员是这样说的，说鹅，麻烦跟我来一趟。下午，靠近傍晚，鹅不知所以、不惑、哪怕不愿相信地回到养殖鹅场。鹅被丢在路上，摘掉头套后，鹅发现其实是被丢弃在路边的银杏树下。离鹅场不远，鹅正是在这个地方被劫持并受到威胁并且被迫交出那个东西：炼丹香炉。当时，那一头鹅没有要。鹅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不知道它究竟要啥。鹅还是没去看电影，下午，鹅想还是回去算了。鹅在想，在这不知所以的一天。鹅这天星期几，也许是星期二。鹅对这天是不是星期二无能为力，对去中心化时代的逼近同样。饲养员站在鹅场门口特地迎接，没回去住处，鹅一路被带去派出所。鹅前两天又提交了一次申请。报告饲养员同志，鹅说，要不我回去洗个澡先，有点颓，感觉。后者说不用，花不了多长时间。星期二，下午，天空一点点在往下暗淡，鹅停在银杏树下歇息，整理思路。鹅的一生短暂，未来还未来。鹅除非修真，成为一匹真鹅，鹅还能干点啥，还能怎么脱离这个旧社会。可路漫漫其修远，修真也需要好的设备和才华。鹅怀念大炼钢铁的岁月，那些冒着青烟的熔炉。鹅思想了一会，转而又思想起竹林七贤。

鹅对他们不感冒，这些纨绔子弟，技术不行。鹅想还是回去算了，一头鹅出门太久，总归是要回家的。鹅不知所以游动到鹅场，遥遥远远便看见饲养员熟悉的背影。鹅不知所以，那头凶鹅（显然，它是一头雄鹅）为什么要走去，关上门，再回来，默默转过身并且高高翘起它的屁股。那会儿，鹅甚至感到有那么一点委屈与失落。鹅现在在星期二深夜，鹅坐在上次坐过的板凳上，面前摆在一听插着吸管的百事可乐。对方坐在老位置，桌子对面。饲养员也在对面坐着。鹅看见那凶鹅走进门，附身在对方耳边嘀咕。对方点头确认后，它走了。你可以走了，对方对鹅说。

鹅没有动，看着对方，不知所以。喝可乐，对方说，天怪热的。鹅注意到，这个对方无非就是以前的对方，鹅场的最高执政官。真的，走吧，对方说，没啥事。鹅真动了一下，对方便哈哈大笑起来，笑着说，跟你开玩笑，是不是。喝水，对方收起脸说。对方仔细翻阅一份桌子上的报告，说鹅，对方停了停，没往下说。没事，对方叹了一口气，关上报告，说，没事，可以走了。鹅不知所以要走，对方便又哈哈大笑起来，拍着桌子，开个玩笑而已，哈哈，对方笑着说。把你那个什么，那个香炉放在桌上，对方突然严肃说。鹅把香炉放在桌上。这不就对了嘛，对方说。对方说，把手，翅膀放在桌上，放好。鹅把翅膀摊开，摊开在桌上。对方重复又哈哈大笑起来，开个玩笑，搞这么严肃，对方说，玩笑不懂啊，你还当真了。对方咽了一口唾沫水，用鼻孔叹了一口气说，走了，你们聊。说完，对方起身离开，出画。

**鹅场派出所，内，夜（人物：鹅、饲养员）：**

淡入，一间常见的审问室，烟雾在灯光下弥漫。

鹅在喝可乐，饲养员在重复咳嗽。饲养员掏出口罩，戴上，但咳嗽不停。这是一罐蓝色的百事可乐，起开的罐口插着两根红白相间的吸管。仔细听，能听见可乐罐内二氧化碳泡沫的破裂声。鹅在喝。鹅疲倦，鹅眼几乎关着。鹅一边喝，一边可乐水从嘴边流出，鹅快睡着了。这时，似乎有腰肌劳损的饲养员起身，在屋子里来回走动，偶尔停下撑两、三个俯卧撑，或仰卧起坐。墙上，石英钟的秒针停着，看不出出现在具体几点。屋子里烟雾渐浓，不知道从哪里灌入。那烟雾仿佛毒气，又或者只是普通烟雾不知道，饲养员在不停咳嗽。饲养员把一只脚搭在桌上，开始做腰部肌肉拉伸动作。鹅则继续不动，喙嘴上呷着其中一根吸管。鹅现在完全处在睡眠状态。饲养员做完一组拉伸后，放下脚，走回到原来的椅子坐下，之后，再也没有动作，除了不停反复咳嗽。烟雾愈来愈浓，鹅和饲养员的身影在雾气中逐渐隐没。雾气最后连同灯光一道吞没，现在它看上去仿佛火山口的浓烟，不断翻滚、变换。稍后，出放大的字幕：非洲。

416

鹅觉得在理。况且无论从哪方面说，鹅明白这都已经是事实。也就是说，鹅现在正在变态，从雌鹅变成雄鹅。鹅接受，既然从稍早的性心理测试报告，还是（鹅不知道）两个小时前的麻醉体检，都表明了这一事实情况。鹅几乎有那么一点冲动，当时凶鹅正翘着它那光滑的鹅屁股。鹅的胃还是丹田滚烫，鹅感觉。一团火焰在体内燃烧，鹅明显感觉到这种怪异的现象。它是语言的吗，它至少是文化现象。鹅说不上来，不知所以。鹅总归是没有进一步动作，鹅处事一向谨慎。鹅深知江湖险恶，充满隐喻。鹅知道，鹅群发生变态

行为不能说没有，但鹅以前也只是听说。鹅要是有机会回到古代，为什么一定要参加科举呢，去梨园唱戏也行。鹅以前下蛋，因为它是雌鹅，而且在性成熟期。鹅经过大自然处理，被鬼斧神工处理成不像鹅。但一头鹅有必要是愉快的。鹅是鹅，鹅以前一直这么认为，它能错到哪里去。鹅至少现在也这么认为。鹅本来它是一头好鹅。一头完整的天然好鹅，而现在，有些事正在起变化。鹅感觉这并不是修真的副作用，这是一个劫吗，不像。鹅场饲养员分析说，也许这跟你的童年遭遇有关。鹅当然认为饲养员的想法没错。鹅叼起两支吸管，吸着可乐水，在对方走掉而饲养员亲自把通知下达给它的时候，鹅有点荒凉感觉，不知所以。鹅星期二，那会儿鹅的选择不多，销毁或二、尽早阉割（体检报告表明，那个洞里面一个凸起的东西正在野蛮生长，仿佛异形，报告形容说），两者选一。但加在一起其实只有一种，养殖鹅场怎么可能除非可能但无可能允许一头不再能下蛋，又绝不可能（这种可能性极小）成为种鹅同时性取向摇晃的“鹅”的存在，逻辑上绝没这种废鹅存在的可能。鹅机灵，当时就跟饲养员说了，说饲养员同志，快下雨了，我回去睡觉。也行，饲养员说，允许回去。好好考虑考虑，饲养员说。

鹅接上。星期三，鹅乔装成一头鹅，它走了。鹅必须走，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鹅必须逃离。鹅假设它是一头鹅，混在鹅群中它走了，一走了之。一头鹅它躲藏，在街上、电影院、城市、公园入口处、在阳光下，它失去隐身能力，从脑壳里挖出定位装置扔掉它逃走。它改名换姓，易容，收起武功，成为一头普通鹅。鹅它现在已经是一头标准普通的鹅它保持低调。一头鹅现在走在路边

它不说话，也不抬头看天。它不能。它必须小心再小心，像所有鹅一个样子它没有特点。一头鹅当它路过另一头鹅时它垂下鹅头，假装只是路过。另一头鹅同样，仿佛赌输了钱。鹅，另一头鹅转身说了一句。别的没说。路上到处是这样的另一头鹅，形容如同丧尸。一头鹅和另一头鹅没有区别仿佛消失，但怎么可能。当一头鹅遇见另一头鹅，这另一头鹅便冷冷抛出一句，鹅。别的不说。仿佛在通风报信。一头鹅赶紧躲开。一头鹅走在路上，下午，走着走，路面渐渐翘起，垂直指向天空。一头鹅退而求其次走去鹅群稀松的街上，若无其事穿梭在另一头鹅和另一头鹅之间以为安全但其实很快在移动的鹅迷宫中迷失。一头鹅和另一头鹅通常区别微小。鹅，一头鹅和另一头鹅擦肩而过另一头鹅说。别的不说。我不是，一头鹅解释说，我是一头鹅，不是鹅。知道，鹅。这另一头鹅神经兮兮、神秘秘说。一头鹅快速躲闪。碰见不同的另一头鹅，这不同的另一头鹅同样说，鹅。或者说，明白，鹅。别的什么也没说。仿佛在打招呼，仿佛不是，只是在报信。一头鹅不确定。鹅，一头鹅试着对另一头鹅（它们没区别，反正都是鹅的一种）同样说。这另一头鹅理都没理它，走开了。这另一头鹅跑去同它附近的另一头鹅点头确认。确认完后，这附近的另一头鹅兴匆匆跑过来，对着一头鹅的耳边小声说，明白，鹅。一头鹅它懒得再解释，但也不愿承认，它跳飞起来。还没跳到一半，便被另一头鹅一把抓住鹅腿拉下。这另一头鹅看着它，没说话。看了一会，感到起风了，才冒出一句，明白，鹅。一头鹅实在没什么可说的，鹅群的眼睛是漆黑的，它无所遁形，干脆重新回到鹅原本的模样。娘希匹，鹅说。鹅摔

出唯一的忍者烟雾弹，在雾气中消失。一头鹅现在星期三它又能去哪里呢除了逃离这不是人间（总不会是鹅间，抑或鹅人间）的人间可逃去哪里那里仍旧是人间。人间如同地狱它替鹅类准备好了，相辅相成且如影随形又怎么可能仅凭那点可怜的修行得到解脱呢。不符合市场规律。一头鹅它本来是一头好鹅，一头性成熟的蛋鹅，但现在它有点破罐子破摔。它，一头鹅，口吐泡沫光天化日之下坐在公园长凳上想起以前逃离又重复返回鹅场的岁月。它被吃定了。一头鹅逃不动，它哪里也去不了即便这天是星期三。一头鹅没这种勇气，它没有。它能有这种逃离设定的勇气吗一头鹅，没有。一头鹅它被生物逻辑锁死，从起初就这样。一头鹅生活在现代这个古代。一头鹅在逃离时只是胡乱逃离，这就是它最后总要返回鹅场的原因它没来得及搞明白，仿佛离家出走，走远了，它总要自动回到家中。它是一头鹅，仅此而已，它尝了一口可乐。这都一股什么味儿，它是被吓唬大的一头鹅，有时是恐吓。有时它习惯了而当时它没有勇气。一头鹅只有一个鹅胆。具有清热解毒，杀虫之功效。一头鹅即便在走失的情况下，凭借良好的嗅觉和方位感，它仍然能回到老地方。一头鹅就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简单说这已经成为一种鹅本能。一头鹅感觉又被监视上了，它起身离开。它起身，但没离开，站着没动。它感到无聊，一头鹅，它无无聊聊站着。一头鹅它站在空气中想了一会，感觉有些想不动，它又坐下，坐回到长凳上。它有逃出一里路吗，这一趟，它仅仅才来到附近的公园，一群鹅停在湖中央停着。不知道在停什么，一头鹅看着湖面以及湖面上空的天空，鹅群中的一头怪鹅突然对它大声喊叫。而其

中另一头怪鹅只是掏出手持机关枪朝它一通扫射，不像更古怪的另一头鹅连着射出两支火箭筒而附近其实并没有坦克和楚门。一头鹅第一次打了一个呵欠，大腿乏力，脚踏棉花从非机动车入口处离开公园。一头鹅一离开，一小块天空便塌了下来，掉进公园深处，管它呢。一头鹅穿过城铁站阴嗖嗖的地下通道来到马路对面，它一边走，通道跟着它一边倒塌。一头鹅走的慢，它没什么可急的，在逃亡路上。一头鹅它等于还没开始就已经放弃，这又是何种原因它想，假如销毁并非坏事。傍晚，一头鹅拖着鹅的躯壳顺利回到鹅场。鹅场饲养员像上次那样站在门口，一头鹅走过去仿佛就要承认错误，但饲养员安慰说回来就好，鹅，回来就好。鹅场在下雨。鹅在鹅场。不仅在，鹅还看着整个鹅场，真当是一块风水宝地。星期二（三），雨天，鹅站在窗前，喝水也看着鹅广场上的那根旗杆。隔壁邻居鹅作为废鹅，前两天早早拿去报废，没耽搁。新入住的鹅连毛还没长齐。星期二，或三，又是雨天，好日子。鹅等会儿，下午 13:00 点，便会站在那根旗杆下，仪式性烧毁。这是商量好了的。饲养员也支持。鹅，饲养员说，这也算是重头来过。鹅认为饲养员的意思，是这类事并不新鲜，而我们之间也谈不上有啥感情。所以鹅是自愿的。鹅点背，它承认。鹅是一种古老的生物，不像地毯。鹅这么认为。鹅是第三人称、第一人称。这是一头鹅。鹅说，自己对自己。我们熟吗，鹅。鹅说。鹅这么说时，通常是自己对自己说。鹅熟归熟，其实也没那么熟，彼此也没说谁欠谁。经历一番折腾后，鹅毫发无害。鹅说。一头鹅开始从事编剧事业竟然以为那也是一种修行这实在太荒诞，鹅说。鹅对饲养员说，有没有这回事。（就

像亲人)饲养员说,这种事,你说有就有。鹅是这么想的,鹅想,修行是一回事,修真修成一匹真鹅是另一回事,是不是,鹅说。你见过的,饲养员说。饲养员点燃一支,站在鹅旁边站着,看着窗外。现在都进入虚拟时代了,我怎么知道,鹅说,怎么知道你们给我设定的真鹅是不是虚构。是啊,饲养员叹了口气,没说话,保持沉默。怎么说呢,她说,信则有,这种事,心诚则灵。饲养员深深沉沉吐出一口烟气说。几点了,鹅问。不急,还早。饲养员,鹅这会儿似乎有一种冲动,扑向饲养员一通交媾。鹅望着雨中那根光秃秃的旗杆,在脑壳里仔细观察、审视这种冲动:它不大,只有苍蝇头那么点小,仿佛一家废弃的印刷厂。鹅,鹅说现在鹅场还是讲规矩的是不是。鹅,饲养员把鹅端起放在窗台上,那当然,饲养员说,一切以新颁布的鹅法为准绳。哪能滥杀无辜,饲养员说,抬头三尺有神明的。鹅这就放心了。鹅不一定是唯心主义,但饲养员说的多少也是安慰。鹅没心情吃。饲养员在碗里到出一些高级饲料,鹅实在没这个心思。鹅这会儿不饿。我去睡会儿,鹅说。饲养员没什么可说的。我知道,鹅最后说,那只是一种娱乐活动,是吗。你见过的,饲养员还是这句话。

鹅雨过,天空放晴。时间正好。鹅被绑在旗杆上,喙嘴用单独一根绳高高吊起,一对鹅翅拉开捆绑在一根横木棍上,双腿悬空。鹅通过两侧的鹅眼左右看见广场上还是来了不少鹅,都是闲的。鹅武功已被废除,真气吐了干个净。鹅此时篝火材料已经支架完成。鹅现在一尘不染。鹅说没什么要留言的。鹅嘴用绳缠得死死的怎么说。鹅摇动鹅头,同样没法摇。鹅简简单单晃了晃鹅

腿，大概意思到就行。从一个山峰峰顶俯视一头鹅。这样做有没有意义，有，那它的意义在哪里。仿佛一个下午，一头鹅慢吞吞晃去前线，老实说它又有什么好处。风停着，此刻，它当然必须停着。一群鹅排队有序升天，其中有一头掉了一只的拖鞋。而且是左拖。闲着没事，一头鹅在地图上描绘以前游荡过的轨迹，而且这头鹅鹅以前还认识。鹅感觉到口中一股甜，特别的腻味。鹅现在星期二或三它的胃在痉挛，出门前忘了吃药。鹅在出门前，停了停，它似乎想起什么，但什么也没想起。鹅这奇短的一生有过好的后悔吗，没有，但有过好的遗憾。鹅遗憾之极在出门之前，它把炼丹炉送给饲养员而后者说这玩具还是你拿着稳妥。鹅想起来到养殖鹅场那天鹅场整天在下雨。鹅现在连一口小小的气都叹不成而这一切谁说不是命里早已注定。鹅场安静，除了疯狂的知了（鸟）声，鹅场安静极了。又极度平静，一如无风的湖面。鹅是这么感觉的，当它因为疲倦而关上鹅眼。鹅感觉到委屈但能埋怨谁呢，鹅最多只能感到一点失落而不是失控，这时，鹅特别想化身成一个鹅弹在点燃自己后轰平整个鹅场。鹅现在竟然有点儿愤怒而这是它之前一直没有算到的，这至少说明它也有正常的时候。鹅在正常鹅看来通常不怎么正常。鹅想念雨水。鹅想起自己可能属羊或兔，但这可能还是错的。鹅感到无聊在一个不下雨的鹅场中央，尤其在一根旗杆上被绑着，而且被绑着的鹅正是它自己。鹅曾经也是千百万鹅中的一个，不是吗，这些亲人都去哪儿了。鹅因为蛋生，鹅的血缘关系总是没那么严重。鹅在关键时刻总不能让一个蛋壳来帮忙。饲养员在给鹅梳理鹅毛。一下一下往鹅毛上喷些水，接着用抹布小心擦去

上面的尘埃。一头小鹅（不是新隔壁邻居鹅）在悄悄哭泣在鹅群人。这就没劲了。鹅真想告诉它，向它不厌其烦讲述从前庙里的那一匹真鹅的座驾其实不是扫把，不论那扫把有多漂亮，它只能用来打扫卫生。鹅快速想起和尚师傅，它不得不想趁着这会儿还有点工夫。鹅想念他，真的，这甚至是唯一值得想念的东西。鹅在想。鹅想，它当时应该在那头凶鹅的屁股后面搅动一番，成鹅之美。这么一想，鹅便又想起07，它在广场上吗。鹅睁开眼睛，貌似没找到。它平时应该很忙。它，鹅场的孵蛋率在直线崩溃，它估计最近精力透支严重。鹅对它没什么埋怨的，这不是它的错。报告显示，鹅成为种鹅的概率仅为千分之零点一三，低到可以忽略。总之，无论怎么说，鹅场的决定是正确并且精确的。鹅始终不认为鹅有抑郁倾向，最多有那么一点反社会又或性格分裂（注：这是不被允许的）如同佛陀。鹅信佛吗，当然信。虽然这有难度。大概就是这些。要回忆的东西没多少，鹅的记忆力一般。鹅没有气力，也不紧张。三头鹅：一高、一矮、一远和一朵花。鹅的反面是什么。这一直以来是困扰鹅的问题。也许只有在达到真鹅的阶段才能解决：真鹅对鹅而言，看来和雨也没什么区别现在。现在，真鹅慢慢成了鹅的一个心结，可惜没时间。这会儿是星期三，饲养员在身上摸索那盒火柴。那就这样。饲养员摸出火柴，点燃篝火。广场上瞬时响起三发电子礼炮。一头鹅早就准备好啦，扮成萨满巫师围绕这堆小型篝火跳着舞蹈。饲养员俯下身，凑近火焰点燃一支，吞吐起来。鹅群不约而同（合适的）欢呼或沉默着，各取所需。晴朗的天空复又乌云汇聚，在接连闪了三、四个雷电后，一颗颗巨大的暴雨珠从天空

倾倒下来。幸好挡雨程序亦有预先演练，一个遮雨棚快速被搭起，滴水不漏。而这一切统一被摄像机和监控设备全方位无死角 3D 立体记录并且即时直播。

鹅只能排第三。

鹅凶巴巴的。鹅看着一副不共戴天、对牛弹琴的样子，只是凶又能凶到哪儿去呢。鹅在真鹅面前，再凶，也就像鹅在一头大象面前连一个蚂蚁都不如。一头像鹅那样的鹅，它对自身还有什么不满意。真鹅看着鹅，仿佛在看什么。傻乎乎的，你有什么不满意，你说。真鹅说。在遇见真鹅的日子（星期三），在庙门口，真鹅手持扫把，从台阶高处俯视鹅。鹅说这不能够。鹅说，你说滚就滚啊。鹅原地翻了十来个筋斗，稳稳停住不动。鹅看着真鹅用扫把左右扫地，不知道它是真是假。傻乎乎的，凶一个瞧瞧，真鹅说。鹅就站好，凶巴巴站着。傻乎乎的，真鹅说，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吗。鹅，鹅就是鹅，你有什么不满意。你打扰我扫地啦你知道不知道，傻乎乎的，滚。既然真鹅如此不屑，鹅只好蓄势发出两个大力金刚掌。一前一后，真鹅吹一口气便把它们化解于无形。鹅是在一个下雪的星期三遇见的一匹真鹅。它至少像一匹真鹅。它的姿势、语气、扫雪的动作、望着雪花的表情、脑壳上若隐若现发光的光圈，无一不打动鹅。鹅当时就跪下了。师，鹅准备拜师，还没说出口，当即被一脚踹飞，从庙门口一路滚下台阶。师什么师，你干嘛的，傻乎乎的，真鹅说。鹅就说了它是作什么的，怎么一路修真到此。傻乎乎的，世上哪有真鹅。真鹅说。难道你不是，鹅口吐血沫问道。真是傻乎乎的，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说完，真鹅转身返回庙中。鹅

这一住，就住了整整十年。鹅一头鹅在庙里扫地、做饭、撞钟、静坐、冥想、炼丹，仔细等着真鹅回巢。它没回。它说，真鹅说，既然你这么喜欢这个庙，免费送你。真鹅至少不是骑着扫把走的，它随手把扫把传给鹅。鹅一直把它当作衣钵。鹅这十年，下过多少场雪，又下过多少次雨水，刮过多大的风，鹅不想记得。鹅只记得，真鹅离去时说过一句话。它说，鹅，送你一句话，你听着，傻乎乎的，我只说一遍，听好了，指不定以后能用上。真鹅说，说完，它说了这句：鹅只能排第三。这句话，鹅即便在那次修真结束，在苏醒后的傍晚，鹅仍然反复记着。鹅现在星期二或星期三在广场的火焰里烧着，它想起的，不是什么怪力乱神、革命、区块链、地震、贸易战还是静静的瓦尔登湖，而是这句话：鹅只能排第三。也有这么一种可能，真鹅给的是一句梵语发音，谁知道呢。鹅在烧，鹅烧的正旺。

鹅吃草，逼急了鹅也破坏草地。鹅放下饭碗，匆匆赶去前线。鹅，星期三。鹅能自动浮在水面上，在正常情况下。正常情况下，太阳每天在变轻，鹅肉等家禽类价格五十年保持不变。鹅点燃。点燃后，鹅燃烧着。鹅站在无数鹅对面，而不是反面。鹅曾经无限大而有时候，鹅渺小。动员大会还搞不搞啦。鹅的运气通常不错。再说了，鹅熟悉各种阴谋论。比如：一头鹅回家，而另一头鹅正好出门。另一头鹅悄悄出门去了，三年后的星期三，它才返回。这是早就预谋好的。鹅（就）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哪样）。鹅烧着就烧着了，又有什么所谓，鹅还没烧熟。鹅使用恐惧，恐惧带来信念，信念产生光环，而不是使用真气。鹅现在星期三真气为零。鹅挂在旗杆上，周围那点薄弱

的光环在抵御火焰的侵袭。鹅光环分多种，鹅通常使用祈祷光环，或救赎型。鹅现在周围散发着淡蓝色薄弱的光芒，鹅也只能这样。鹅懂得自我保护。鹅如果现在还心存一丝希望，它就不应该继续翻译鹅只能排第三这句话。这顶多是一句废话。鹅的心、肝、脾在撕裂，胃在搅动。鹅汗流如瀑。鹅在祈祷，用鹅只能排第三这句话重复祈祷。鹅临了仍旧信任真鹅。不能不信。真鹅意味着鹅是真的。鹅弥陀佛，鹅有时如此祈祷。鹅发着超高烧，鹅毛在变形。事实上，鹅现在严重脱水。鹅（从外部观察）仿佛进入熟悉的冥想程序，骑着一朵加速开往西天的白云。给鹅五毛钱，有什么鹅用，不要给，它暂时用不上。鹅暂时还不想跟佛陀对话。如是我闻，佛陀停在菩提树下写书，树下同时停着一头鹅，不仙也不真，普普通通。鹅 1840 年，一个泱泱大国怎么就打不过一个外夷岛国。鹅叹了口气，来到佛陀身边。鹅说。佛陀关着眼睛，乌黑的头发盘成一小颗一小颗的螺旋状物。鹅没说，忘了说什么。鹅观察佛陀和公园中央的大佛的差别同样忘了。一小堆篝火，烧十分钟还没烧完。鹅看见饲养员吸完一支，又用火柴重新接上一支新的。她是四川哪儿的，饲养员。鹅不存在涅槃重生的可能，绝不可能。鹅现在在追求极致放松的道路上，鹅越走越远，鹅气息薄弱如葱。鹅走远了。鹅没打扰佛陀，拍了拍他的肩膀，鹅走了。而那一头普普通通的鹅及时追上来，说等等，不急。鹅就等着，停在路边喝水也解开包袱数钱。鹅这么做，一定有这么做的道理。尤其在佛陀面前，鹅能明显感觉到一种大势。而佛陀就在这种大势的中央。佛陀是大势本身，也许。鹅在不远处看着佛陀，看上去他有些疲倦。

鹅只能排第三，鹅说。这普通鹅没明白，它看着鹅，拍拍鹅的翅膀说，不急，再等等。篝火比之前烧的更茂盛，那些柴火经烧极了。鹅有些等不及。鹅现在星期三下午鹅身上羽毛在逐渐呈焦黄色。鹅仿佛有一种想去洗手间的感觉。鹅一只眼打开，另一只关着，关着的这只看着佛陀的沉默，他在沉默什么。他只是空牢牢的擎着那只毛笔，根本没动。鹅打开着的那只眼睛，看着下雨的天空，主要是天空，而不是雨。鹅在两个视觉景象中注意到一根模糊的细线，也可能这线根本没有，不存在。鹅在等。等雨停，同时在另外时空等佛陀的最高指示。鹅不知道。鹅现在星期三也许碰到了一生中最奇怪的时刻：这很容易理解。鹅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事，鹅叹了一口气。鹅叹的这一口气不长不短，也不特别，鹅也就在这个时候：好好的雨突然停下，所有雨滴停在空中不动，而佛陀跟着也轻轻叹出一口短气，而饲养员（这里暂定她是四川简阳地区的）随手弹着烟灰，而广场鹅群中的一头小鹅在惊声喊叫，仿佛看见了什么怪东西。快看呀，它在喊，蛋，那里有一个蛋。显然是没见过什么世面。茶水中的蜜枣很甜。

星期三，当一头小嫩鹅说那里，它指的应该是鹅的屁股。蛋，当然是指屁股里的蛋。鹅现在这个蛋只有一小半露在屁股外面，它在缓缓推出。佛陀放下毛笔，合上书本，收起文房四宝，他重复叹了一口轻气，他消失，连同他的宠物鹅和那枝树木，以及树荫。他总归是没说一句现成的言语，鹅理解。而鹅场上空，雨继续停着，稳稳停在空中不动。鹅现在星期三下午神智全无，意识全部掉入潜意识的海洋被稀释并且埋没，鹅简单说它现在星期三下午脑壳里的思想正处于捞魂状态：

它踮起脚，鹅翅尽可能去勾那个漂浮不定的魂魄。鹅蛋在缓缓推出，它大，比通常的双黄鹅蛋大不止一倍。当这个鹅蛋大部分来到外界，凭着地心吸引力，它脱离屁股，掉了出来。鹅抓住温暖的透明魂魄紧紧不放松，鹅一鼓作气一口把它吞进胃里。鹅四周的淡蓝色光芒渐渐褪去。鹅蛋掉进火堆，鹅蛋洁白。而这时鹅群不知道什么原因，统统跑开了。它们夹杂在鹅群中间有些是上次搞暴动好在逃脱惩罚的鹅：这是一个病句。鹅现在星期三下午2：18分左右鹅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也没谁关心。养殖鹅场及时拉响警报，围墙铁丝网赶紧通上电，3、暴雨突然恢复下降状态。而饲养员蹲着，仿佛看着一摊难得一见的奇迹。鹅蛋在旋转。大范围，不但自转，还在螺旋形（类似佛陀的发型）往外移动。鹅蛋暴力，转速引起的高速旋风把篝火、遮雨棚、雨滴、乱七八糟的杂物以及饲养员本身等不断往外抛甩，直至清空出一片绝对平坦、干净的场地。稍后，鹅蛋转回场地中央，竖着，完全静止，不再移动。并且没有一个雨滴打在鹅蛋上，统一绕了道。

428

比如：假设一个土豆不停膨胀，长成比地球还大，那就成了倒过来地球长在土豆上是不是。鹅的故事很长很长很长，只是基本没内容。连最基本的坑、蒙、拐、骗都没有。这不怪鹅。鹅在湖边，偶尔也浮在湖面中央发呆。鹅时刻提醒自己，鹅是什么，什么是鹅。鹅叼着一支吸管，形而上学似的空叼着。鹅最近忌可乐，改喝明前龙井。鹅的待遇不仅在饮食方面，在精神，也略有（大幅度）提升。鹅有大把时间外出闲逛，美其名曰在陶冶情操中适当修行。而这是鹅场经充分研究、论证后特批的。顺便还给配备了一名保

鏢：那头喙嘴残缺的恶鹅。恶鹅的本质是鹅场特务、卧底，这点鹅不说但心跟明镜似的。一头鹅意外被刺身亡，这种日子惶惶而不可终日简直没法过了，但一律与鹅无关。鹅落得那真叫一个清闲。鹅现在毫无疑问在鹅群中成了一头特殊鹅，因为鹅蛋。它的鹅蛋。一个鹅场史无前例的巨鹅蛋。鹅场的历史短，也就几十年。鹅在两星期后在星期三醒来，第一直觉是喝可乐。鹅需要大量可乐水。鹅迷迷糊糊下床，鹅掌一落地，便扑通倒在地上。鹅醒来拔掉身上各种针头、插管但饲养员说不要运动这里面有好东西。鹅就着茶水服下两个回魂丹，鹅的魂在胃里好好的，异常老实。鹅说，鹅只能排第三。饲养员让它再躺息两天再说。明后天再来看你，饲养员说。鹅蛋放在一个青花大瓷碗里，满满一大碗。饲养员把碗移到床边。饲养员说，在你昏迷、换毛的这些日子，它一直在晃动。鹅没说话。不知道什么意思以及发生过什么。我的鹅啊，饲养员说。饲养员把当日销毁仪式上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鹅只记得天空在下雨和一支毛笔它的笔尖是开叉的，别的没啥印象。鹅没说话，看着这个怪蛋，看一会也就不想看了。饲养员备上门，走了。鹅在生理盐水注射下睡去，安稳、静好，一点也不生气。下午，鹅从不远处走来，走到近处，边走边蒸发。不知道，鹅说，别问鹅。鹅路过一个湖，它忘了湖是什么。它假设它已经忘了。恶鹅跟在鹅屁股后头，问东问西，大体上都是一些基本问题。恶鹅问一个，记录一个。恶鹅提着鹅蛋笼子，跟一条狗腿子似的。请问这是什么，恶鹅指着湖说。恶鹅把录音笔凑近过来，等鹅回答问题。这是什么。这能是什么，这不就是那个什么吗。忘了，鹅说。鹅场

特地给派了一名保镖，加双引号的“保镖”。鹅腿子有时翘起它的屁股，高高翘在鹅前方。实在恶心。鹅正大光明，厌恶这种阴绰绰的测试。鹅腿子有时从鹅场心理师那里弄来新表格，鹅统一回答不记得，忘了。请问这是什么，鹅腿子竖起一只笔问。一，鹅说。鹅有时候说，水。鹅腿子连忙从保温杯倒出茶水敬上。鹅有时都不用说，停着。鹅腿子立马跳上鹅背做全一套泰式按摩。做狗就是做狗，鹅说。鹅腿子没说什么，认真做好记录。鹅明白。当饲养员说，鹅，研究研究这个怪蛋时，鹅就明白了，从此它的一静一动都只能在鹅场的监控下。天下没有免费的一日三餐，免费的高级饲料，大好免费的山水风光。鹅聪明。鹅难得糊涂一场。傻乎乎的，鹅敲敲鹅腿子的脑壳。提稳当了，鹅提醒它，弄破了怎么办。万一有个什么闪失，蛋飞走了又怎么办，你负责啊。你能负责吗，傻乎乎的，傻。鹅腿子没说什么，反正鹅说什么，它就记录什么。入夜，鹅腿子在门口站岗。等睡到下午，鹅出门行散或串个门什么的，它还立在那儿。鹅问饲养员这是什么意思。鹅不该问。安全，饲养员说，你现在是特殊情况。鹅对饲养员有想法吗，有。鹅多少有那么一点。鹅的身体仍然在变化，鹅能感觉到。但这不是最重要的。对鹅场来说，关键是蛋。鹅现在是星期三，鹅现在突然感觉对佛、静修、炼药之类非常信，鹅它不得不信，现在。鹅平均产蛋 30-40 枚 / 年。鹅场有上千的鹅。鹅场的历史不说短，也有五六十年。在那么写芸芸众鹅中，它怎么就下（而且是在非常态的情况下）下出这么一号蛋。这里至少有无数的疑问。比如随便说：1、它为什么金刚不坏。无论摔、敲击、锤打、或机床锻压，哪怕用硫酸

黄水浸泡，它外壳无损。再比如2、用CT、核磁共振、X光、烛光等照射，它仿佛石头，完全实心。但它看着又那么通透。3、鹅蛋一般是静物，不会无缘无故移动。除非它不是鹅蛋，那它又是什么。4、太多了，举例举不完，就说，它为什么看上去还如此普通（除了体型大）。鹅搞不清楚，鹅场科研人员更是一头雾水。但不管有多少疑问，鹅只需要其中一个疑问：此蛋与鹅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鹅就顺利成为鹅场的特权鹅。鹅明白这一点，也愿意从可乐改喝无聊的茶水。鹅在回忆。这一切发生了什么，鹅不知道。而饲养员为什么说，你是见过的。见过吗，佛陀和真鹅，鹅真不知道，不记得。鹅在饲养员把点燃香烟的火柴丢进篝火材料之后，鹅的时空发生错乱。鹅以至于重生（不能这么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侥幸逃生）后，鹅的失语症消失，成了一个整天絮絮叨叨让自己也厌恶的鹅。鹅如果不是被什么附身，想不出别的可能。鹅甚至现在的血压、血脂、体重、肌肉脂肪比率等一切正常。鹅除了失忆，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回忆这一切。下午，鹅看了一会水浒传，它都一时想不起看它的理由。鹅不知道，一本造反失败之书有什么看头，鹅不记得了。鹅问鹅腿子，让它去隔壁邻居弄一支扫把。鹅腿子（傻乎乎的）当真弄来一条扫把。鹅望着扫把，感觉熟悉，感觉有一种在一个寺庙扫落叶的感觉。而到了深夜，鹅盯着这个蛋，要说有多熟，它其实非常陌生。它始终没动，在碗里。它或者偶尔动了一下，但鹅有时睡着了不知道。它有时（鹅仔细盯着的时候）仿佛真动了那么一下，只是一下，但这种事鹅又怎么敢确定。鹅最近自从被鹅腿子全日制贴身保镖后，鹅神经脆弱。鹅不知道为什么它变得超级

敏感，尤其在起风的时候。鹅感觉每根鹅毛都在呼吸，而且鹅能从饲料里分辨出其实玉米成分是从美国进口的而且还转过基因。鹅不说，但它心里敞亮着呢。鹅如果鹅的一生也分春夏秋冬的话，它可能处在五月初八夏至（星期四）这一天。鹅不知道。鹅有时鹅突然开口，却不知道要说什么，鹅也不渴。鹅有时假设鹅突然开口说话，却仍然不知道要说什么，而有时，这反而让鹅觉得充实。鹅有时星期三下雨没事看着碗里的鹅蛋，这是它亲生的，它是鹅蛋吗。鹅假设它是鹅蛋而不是其它，可这种假设又能有多重要。鹅在假设时，非常有耐心。鹅假设星期一是星期二，那鹅还是鹅吗。鹅假设星期一是星期二同时也是星期一时，它仍然是不是还是鹅。鹅的假设通常比较随意。鹅有一次假设它在世界的外面，往下归纳琢磨时，它差点疯掉。鹅通常看着这个蛋假设，这总要比凭空假设来的有趣。鹅假设蛋动了动，鹅马上发现这个假设太假。鹅扣下扳机。或者鹅干脆直接上前线去修行算了。鹅总归是要解放的，鹅无所事事整天，下午，鹅不认为这是一个阴谋，或仅仅是一个传奇。鹅这天是星期三而不是假设的星期二或一。鹅要摆脱逻辑单独存在，这对它实在困难。鹅是鹅，那又怎样。这又回到了老问题三。鹅现在星期三下午，饲养员拿着一块勋章（特殊贡献奖）特地跑来贺喜，但同时也提醒鹅说，说鹅，你就没想过，研究方向是错的。而且，饲养员停了停（一边在桌子上摆弄着那个鹅蛋，这里敲敲，那里磕几下），但还是深刻有力、情意深长说出了口，说鹅啊，你的性取向现在不明不白的，它始终是一个要面对的问题。你要尽快做出选择，最迟星期五，饲养员想了想，说适当宽限几天，下星期三宣布

也行。

鹅，鹅弥陀佛的鹅。鹅的鹅。鹅是白色的，白色的。鹅可以是白色，也可以黑。鹅没意见。白色有时让鹅（更容易的）联想到恐怖。鹅没意见，对于颜色，能用就行。鹅现在不需要偷偷炼丹了，鹅明着炼。但不知道为什么兴致不大。鹅朝前走，有时倒着朝前走，鹅方向不变。鹅星期三绕着湖中央的中心点绕了一圈半，鹅自动沉入湖底。鹅坐在湖底，回忆一座庙。那里遥遥远远下雪没有，这需要花一点时间想。鹅的想法一向慢，甚至有时只是停着不动。鹅浮出水面，下午，鹅不能总沉在沉重的湖底。不是吗。鹅摸出一把鹅瞄准鹅群中任意一只鹅。鹅有时是这样的，记性不好。鹅有时一头鹅是一头被刻意安排，同时必须能被理解的一头鹅。鹅作为一头鹅自然也不例外。否则它就不是鹅或不产生意义。这里，鹅必须依附诗歌才能成立，否则它（鹅，我们已经说了很久了）又是什么东西。鹅是诗的派生物，在这里。不知道。鹅不在这里之外的任何那里。鹅在这里。鹅也只有在这里，鹅才成立。反正就这么一个意思。这里放着一罐可乐。这里，原本放着可乐（蓝色的百事），但现在，这里是一壶茶水。别的地方不知道，但这里确实经常这样。这里和鹅关系不大。鹅单独。比如：鹅。鹅现在上午 8:35 分让手表上的分针倒退 10 秒它还是 8:35 分。鹅嗑瓜子，从最后一颗瓜子嗑起，有时（在适当的时候）。鹅有时在适当的时候几乎能理解鹅的一些行为。比如：鹅坐在阳台上，准备随时坐坏。鹅不会觉得，鹅在随时变坏，除非变坏的意思是变的没那么通风。鹅听其它鹅经常说，要是鹅神经衰弱，会对周围的动静特别敏感。而鹅现在的感

觉是，鹅大势已去。鹅说：需要有光，光停着不动。这就是最好的证明。鹅有时大清早走过树林，树木明显在倒退。鹅有时感觉鹅的结构实在是一些气，而不是鹅和鹅和鹅之类细枝末节。鹅，六月，早出晚归，导弹停在空中生锈。鹅，雨要下不下，而风，六月的风，基本上不是要去关心的事。而有许多事，鹅确实已经忘了，这是确实的。就好像这些事情被抽空，在一个下午，鹅醒来，大势已去它没了记忆。它是一头什么鹅，怎么成为这样的一头鹅，当它没有记忆（大势已去）。鹅不知道。鹅现在停着。停在原点。鹅在屋子里来回走动。走走停停，下午，鹅回到原点停着不动。鹅这时成了一头新鹅，怎么可能，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鹅旧或新它还是原来的鹅。鹅旧或新通常只是鹅的一种感觉，而感觉不重要。鹅如果要换成新鹅，它最好转世投胎（在理论上）。鹅暂时还没这种想法，下午，鹅停在原点想，也许下午会有雨。鹅天空阴沉，有下雨的可能。但没有可能它这时已是一头新的不同的鹅，无论从哪个方面，鹅没变化。鹅脑壳空着。鹅平时也很空，在脑壳空着的时候。鹅现在只有一点变化，在来回走动，走走停停之后，鹅感觉有点脱水。鹅停着的原点上没东西，空的，只是一个抽象的点。鹅的这个原点差不多在屋子的正中央，而那个蛋摆在窗台上。蛋在窗台上停着，在碗里。下午，鹅的任务是继续认识这个蛋。鹅有时停在原点看着这个蛋。有时不看，垂着鹅头在想，边想边叹气，也不知道在想哪些东西。鹅通常不需要对生产的蛋负责。鹅需要负责，对这个蛋。这个蛋特殊。这个蛋特殊是因为它不是蛋而是这个蛋，它被特殊化了。这个蛋，怎么说呢，鹅对这个蛋一无所知。

这是一个怪蛋。但这不是它的错，鹅这么想，也这么认为。它只是一个蛋，与其它所有的蛋都不同。鹅有时远远看着这个怪蛋，看不出什么东西，初看它也不怪。而稍远，窗外天空阴着快要下雨了吗。雨要下不下的，雨怪起来有时比蛋还怪。鹅有时奇奇怪怪（空着翅膀）在屋里走动，走走停停，鹅有时连它自己都感觉奇怪。但感觉并不重要。感觉是一种怪东西，鹅的感觉通常也不例外。鹅要是没有感觉，它就不会感觉到怪，它成了植物鹅。鹅吃草。从来都是这样，这没什么奇怪。鹅在整个宇宙万物中自有其使命。鹅的思维通常比较涣散，但还能忍受。鹅喝了一点茶水感觉想吐，下午。鹅被禁止喝可乐这简直像一场小型灾难、一间濒临倒闭的印刷厂。鹅自从被勒令严禁喝可乐以及类似碳酸饮料、汽水之后变得奇奇怪怪，而不是因为它要对这个怪蛋负全责。鹅场命令鹅尽快提交鹅蛋分析报告，否则别怪不给面子直接送去前线挖战壕或仍旧送去昆仑山下农场接受再教育（鹅忘了）总之两者选其一。鹅甚至面临被再次销毁也有可能。鹅平时大量诗歌写作经验让它对写一份报告应用文充满大量不屑。但事实却相反，鹅不能凭空虚构一份报告，毕竟它是应用文而不是抒情散文。鹅需要针对这个蛋得出一个结论，无论它是什么。饲养员说研究方向错了，她的判断可能是对的。鹅通宵研究这个鸟（此鸟非彼鸟）鸟蛋。鹅有时哪怕连孵蛋的方法管它呢反正这试试那试试总比空看着强。鹅的研究方法主要还是空荡荡看着。这是什么？一个蛋。一个什么蛋。事情就这么变的复杂起来，或许它根本就不是蛋。蛋通常指的是某些陆上动物产下的卵，胚胎外包防水的壳。这一个蛋百分之百防水。

是不是卵蛋，还有待进一步分析。而事实上，它没法分析。要是方向错了，事情会越走越偏鹅这样想，鹅不去想这些。鹅现在星期三停在原点看着这个蛋，完全不知道下午究竟会不会下雨。鹅星期三原定是宣布鹅性取向最终归属的最后期限，鹅不去想这些。这个蛋停着没动。鹅走近，上下左右看着。鹅在成为真鹅的趋势中无限靠近真鹅，而养殖鹅场去年的鹅数翻了整整一倍。鹅不认为现在搞蛋研究也是在修行，这是两码事。鹅也许这是一个真鹅之蛋，一个真蛋，否则它怎么那么大，那么的不同和普通。鹅看着这个蛋感觉它貌似真，但感觉是感觉，并不重要，不能作为证据。鹅如果这个蛋是真蛋，它至少能感觉出某种暗示。它现在彻底没有，这个蛋，它静止停着，不动，也不可疑。它甚至让鹅想起旧社会某个佃户，但仍旧没有疑点。它干净、洁白，静静的，绝不动摇。鹅发脾气很正常，谁叫它是鹅呢。鹅上下左右看完后，重新回到原点叹气。鹅在炼丹香炉里插上三根细香，运气也是重要的成分。鹅大范围绕上三圈回到原点和始终站在原点（鹅这样做了）对原点来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鹅叹气，在是不是停在原点叹还是其它地方也没区别，在本质上。本质这个东西，鹅，本质上它不是水壶。鹅的本质对应蛋。鹅现在鹅对蛋是一对一的关系。鹅的这种对蛋的关系相当薄弱，还没产生情感。外面下雨了吗，没有，只是在闪雷电，没有情感。蛋孵出鹅。蛋通过鹅孵出鹅，这过程产生了情感。鹅使用感情去认识一个蛋，有这种必要吗。鹅有时通过仿真孵蛋器来到世上，鹅没有情感对仿真孵蛋器，但有记忆，少量的。在艰难的孵蛋岁月，一头鹅日夜望着空荡的天空，难免对空荡产生情

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鹅还没想好。鹅现在星期三对这个蛋只有一种强加的关系还没有感情。鹅通常极少感情用事。鹅认为战争也是一种情感表达。鹅需要感情，有时则不需要。看准对什么，鹅对蛋没有感情，可以没有。但感情有实用性。鹅说到底鹅是鹅，它需要什么感情，不需要。鹅风格大变，在面对一个蛋的感情的時候，鹅感觉（真的不重要）离真相越发遥远。鹅琢磨不透，对这个停在窗台上的蛋。鹅没那种感觉。它是蛋，这毫无疑问。它可以不是停在窗台上的蛋，可以竖在桌上，所以是不是停在窗台上不重要。停在窗台上不是这个蛋的本质。这个蛋和窗台之间也没有感情，这只有它知道。这个蛋为什么会停在窗台，是因为它是鹅端过去放在那儿的，而以前，它还在鹅的胃里。鹅在蛋还在它胃部时鹅不知道所以也没有感情。鹅现在星期三对这个蛋的感情稀少，只有一点点。鹅现在想清楚了，它们之间有情感，虽然可能这种感情是单向的，是鹅对蛋的方向。问题是这个蛋如果不接受这种感情，鹅又怎么去了解它。鹅对这个蛋的感情说穿了是因为感觉有那么一点熟悉。鹅不会无缘无故对事物产生感情，而对这个蛋，是因为熟悉（不多）。因为熟悉，鹅有些说不上来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只是感觉熟悉。熟悉其实是清楚的知道，但感觉，除了不重要，它很难被清楚知道。所以才产生这么一种感觉：感觉熟悉，但说不上来为什么熟悉。外面在下雨，如果在下，鹅会知道，因为鹅熟悉下雨的感觉。鹅感觉（想起）它有可能是一个真蛋，但这种感觉比较可疑。这个蛋，它看着真但说实话它只是普通。鹅走过去，端起蛋，上下左右仔细检查，没有查出有问题，它真，但更普通。

把音量调高两个档次，也没有问题。蛋是不是真蛋，有时候这要看它孵出的是什么。蛋孵出鹅，真蛋孵出真鹅，这由天然阶级属性决定。问题是宁有种乎，真蛋从哪儿来。据说真鹅并不生产蛋。真鹅在成为真鹅后通常斩断繁殖链条。真鹅也没有情感，它不需要。这在历史上有明文记录。而且如果一匹真鹅实在闲的无聊产了蛋，也不一定要下真蛋，它也可以产假蛋而且也不是因为感情。假蛋一眼便知，没什么可讨论的。这个蛋，它绝无可能是假蛋。假蛋是这样一种东西：它看一眼便知是假蛋，但再看，又看不出哪里假。假蛋有时根本不是蛋的一种，不论它是什么。真鹅也可能生产这种蛋，它看着假假的，其实假中有真。或者反之，假也是真的一种，不知道。鹅被二元论、对立、辩证法诸如此类祸害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真鹅理论上只能生产出真蛋。所以，鹅停在原点这么推断，这个蛋至少有百分之三的可能是真蛋，因为它完全不假。还因为外头雨停着，即便雷电大作。真蛋的标准是什么，鹅不清楚。鹅场手册上并没有对真蛋作严格定义。鹅场养殖手册主要是一本针对鹅类预防传染疾病以及饲料选择的科普著作，并不涉及到刑罚、修行、形而上学、生物演化、量子力学等等这些冷门知识。总之，鹅这么感觉，如果它是真蛋，就一定会有真蛋的暗示。这就像一匹真鹅，它至少脑壳上空漂浮着光圈。现在它没有。鹅它是一个（超）大，但普通，且绝不假而且鹅群可以证明是鹅从鹅屁股亲自下的蛋。报告要是这么写，指定完蛋。鹅当时星期三有雨，生物停产已久却冷不丁突然冒出一个怪蛋它的理论基础是什么。这不是在写一份超现实魔幻主义什么的鹅蛋报告，它确实需要一个可被

接受的解释。但这不是鹅的问题。鹅这么想，鹅的问题是鹅是鹅，它不需要去解释，最多提出一、两个问题。怎么解释，这不是鹅的问题。这不是在搞自然科学，虽然鹅场这么认为这项工作。鹅是白色的，星期三，鹅现在感到特别疲倦。鹅打开录音笔，口述报告，只是看着这个怪奇怪白的蛋，它又明显陷入恍惚。它怪吗，如果它怪。它不动、洁白、均匀、稳定且普通，明确显示出某种存在。那么它还怪吗。有一点。它怪在哪里。也许是因为它不动、洁白、上下均匀、同时稳定和普通和明确显示出某种存在的感觉它才怪。也许是它没有情感(鹅能感觉到)。也许还是因为鹅自身的怪，不知道。鹅认为一头鹅认为一件东西既普通又怪，很有可能是这一头鹅自身有些怪，是一头怪鹅。但一头怪鹅自身不会认为自身是一头怪鹅。在怪鹅看来，一切都是怪的，除了它自己。饲养员前两天似乎察觉出什么，对鹅说，鹅，你有没有觉得，这里有些怪。饲养员说的这里是屋子里，而屋子里只有鹅和饲养员。饲养员不怪，她是四川来的。鹅没有说话，它也有类似的感觉。而且越去感觉，越怪，而且没有形象。鹅在喝茶水的时候，确实觉得味道怪怪的，没什么喝头。鹅感觉空气也怪，在叹气时，它那么空。空气里有一种怪的气氛，鹅感觉，仿佛里面活着某种怪，无色无形，又到处都在。这么一来，反过来再看着这个蛋时，反倒又不觉得多怪了。一个蛋，它再怪，又能怪去哪里。它就摆在那里，在一个明清大瓷碗里，除了一种旧社会的感觉(那主要还是由碗引发的)，它(不会是龙蛋吧)实在看不出有多少的怪。怪如果它是一种动物，它至少会动。它不动，这一个蛋，它在鹅盯着它看时它再没动一下。

而如果只是物，安静的静物，它至少也会让鹅害怕。可它又如此宁静，和平，完全感觉不出恐惧。它独立，无味，轻重约一钱（在轻的时候），仿佛空蛋。鹅有时捧起它摇晃，它轻飘飘的，如同绑在印刷厂大门口的一只气球，可一旦放在空气中，它又能垂直自由落体。它有时又沉重，推都推不动，但通常是在阴雨天的下午。这是它怪的地方。除此以外，鹅对它使用真气，也看不出它有何种变化。这个蛋，它仿佛在呼吸，轻重变化无常。单凭这点，就可以说它不是怪，而是更接近一个神蛋。这就麻烦了。一个蛋它不可能既是怪蛋，又是神蛋，又是真蛋。鹅现在来到窗前看天，这时天空仍旧阴着，雷电消失不见，在一种大势已去的氛围中。鹅熟悉这种感觉，但又懒得投降。鹅稍后只好叹了一口气，把这个蛋囫囵吞进胃里。剩下的，全凭它自己，它怪、神或真，还是有别的情感方式，它总会有一个结果。它想重新来过，还是融化消失，都行，鹅随便它。下午 13:45 分，鹅花两分钟时间通过鹅场高音喇叭广播宣布它从此承认雄鹅的身份并坚决捍卫异性取向这一事实，之后，回到床上，倒头睡去，在若干常见的雾气中等着被放逐的那一天来临。

440

鹅现在星期二沉默着，坐好，坐在河边一块石头上休息。鹅说兄弟，来，鹅对凶鹅说，以一种一个悲惨故事结束时主角常用的那种语气。稍后，鹅叹出一口长气。舟车劳顿，凶鹅躺在阴凉的树下，在吃饲料。鹅当时星期三，当对方说一个蛋没有翅膀，它怎么能飞呢的时候，鹅坐在那条熟悉的椅子上，而对面坐着对方。就这么飞走的，它还能怎么飞走。鹅说。整个事体就是这样，鹅说。鹅有时感觉没有必要一开始它只是一个鹅蛋。

鹅作为生物中的动物，总归也有始终。你有什么证据，对方说。对方当时星期三明显对鹅的表现不怎么满意。鹅说我亲眼所见。鹅有时影影绰绰来到一个地方，不是这里就是那里但都不是在星期三或星期二。鹅当时说，明白。反正对方说什么，鹅都说明白。鹅对押韵天然免疫。鹅感觉不好，有时：在闷热的中午，天空阴着。鹅热。是吗，鹅的体温（谁知道）。鹅让阳光照射着，下午，在河边。然后蛋飞走了，鹅老实说道。鹅不想骗对方，虽然它在欺骗，但即使骗，也要骗的实在。这很容易理解。鹅相信自己说的每一句话，只能信。鹅认定那个蛋（不管它是鸟蛋、龙蛋、还是亲自从胃里蹦出来的怪鹅蛋）是飞走的，那它就是飞走的。鹅现在星期二下午对凶鹅的屁股实在没有兴趣。但也不觉得多恶心。鹅发现即使在承认雄鹅身份后，对其它雄鹅仍旧没有性趣。鹅得输入密码才能得到糖果，通常。鹅只好又重新重复一遍说：整个下午，我在研究这个蛋。不急，对方说，什么时候，说具体。企鹅更多属于鸟类，一种在水里飞行的鸟。鹅没有气力，坐着，在现在星期二下午。同志，你们已经问三千多遍了，鹅叹了口气说，鹅不想再说。它是突然飞去窗外，飞进天空接着消失在上星期三下午。鹅明确说，在上星期三的下午。鹅有点不想回答，但又不能。理论上，你不能对一头等死的鹅怎么着。你的情节特别严重，又是累犯，你明白，饲养员说。鹅明白。但鹅不想再说什么了，它已经说过三千遍。动了一下，接着又一下，接着旋转，接着一点点悬空，悬在碗的上空旋转不动。鹅当时星期三在派出所询问室对对方“老实”交代。对方让旁边的鹅端来一壶泡好的茶水。对方说，可乐也有，你喝哪个。

都是套路。鹅说不用，不渴，鹅说。鹅停着没说，看着茶杯和杯子里的水。凶鹅这时没什么可说的，它敲敲鹅的脑壳，说鹅，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能想得到呢，凶鹅说，反正路途遥远，沿途欣赏一些大好风景也不错。凶鹅这么说是在鹅提出建议去河边走走的时候。凶鹅有自己的算盘，或者说问题。它说为什么不呢。鹅回到鹅场是在一个兵荒马乱星期二的下午。鹅同时知道凶鹅它的目的并不是护送鹅去三千里外的边疆，凶鹅准备好了让鹅在路上随时消失，鹅知道的一清二楚，再清楚不过。鹅现在星期二，鹅正好看着江上高质量的雾气，鹅在睡去时曾经梦见过这样的雾气，感觉熟悉。鹅以前回到鹅场总有一个理由但这次没有，它只是想回来在一个星期二，没有理由。也不需要，鹅这么认为。鹅变化大。鹅现在成了一头新鹅。鹅沉默。怎么了，鹅说。什么傍晚，哪个傍晚，对方发问道。不知道是故意，还是真不明白。兄弟，鹅说，来吧。鹅对凶鹅说，在现在星期二一个下午。凶鹅没听见，自顾自在吃饲料。谁跟你是同志，对方说，谁跟你同志了，看着我的眼睛，对方说。鹅当时星期三朦朦胧胧看着对方，以及对方的眼神，以及对方背后的墙壁。是吗，对方说，这就不对了。鹅说，是啊，它是怪蛋，一定有它的道理。鹅的修行通常缺乏理论指挥，而接受审讯通常不算在修行。对方没说话，做了一个继续的手势。鹅认为这天是星期二，认为这里是任何的这里。目前，这里是河边。是下午还是傍晚说清楚，对方说。不知道对方究竟想知道些什么，除了事实以外。不知道怎么回事，下午，它突然动了一下。鹅说。凶鹅没告发鹅，这是它的事。这年头，是头鹅都有自

己的想法。鹅以鹅自称。鹅说，难道鹅还能把蛋给吃了不成，它是飞走的，同志。等等，对方打断鹅说，你这点没说清楚。鹅有时回到明亮的现实中。鹅，有时星期二，鹅看着江上而不是河上（河上没有雾气）的雾气。鹅假装理了理思路说，我一转身，它便开始启动。鹅稍后被发配边疆，路过一条河。鹅对河没有情感，有，那它是一种什么情感，说不清楚的。鹅说，兄弟，来。暗示已经做好准备，而大家不需要把事情挑的太明，以免伤了感情。不知道凶鹅听见没有，它在吃饲料，还在吃，在阴凉的树下的微风中。你说什么来着，对方当时星期三下午转过身问，什么时候。当时星期三下午，天空闷热，鹅和对方双方都不怎么理智。鹅不知道对方在问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在回答什么。审讯从上午开始，已经搞了七八个小时。大概只是在走个流程。不知道为什么，鹅昏昏沉沉有一种往未来移动的感觉。历史上，鹅从来没有被当成弓箭使用。鹅认为对方最近可能正在闹离婚，鹅当时星期三下午认为对方其实对它没什么兴趣，只是在走一个审讯流程而已。鹅以前常常失语，不说话。整个过程就是这样，鹅说。我说完了，鹅说。鹅至少有一点明确，鹅不分左派右派。鹅（信息）有时入不敷出。这不行，对方说，你是当事人，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啊，这不能算证据。鹅在解释，反复解释蛋飞走的事。鹅说，中途不知道怎么回事，它。鹅突然不说了，不想说。鹅叹了一口气，实在懒得再说。然后呢，发生了什么，对方追问道。追的急，仿佛外面在下雨。鹅当时上星期三自从吞下鹅蛋后，清闲许多，鹅整天睡去。鹅看着事情一件一件正在蓬勃发展。鹅拉开弓，只是拉开，并没有引箭。鹅即便来到

战场，估计也只愿意看些一些哲学类的图书，何况它可能并不愿意。鹅现在星期二下午在河边说可以了，而凶鹅没有动手。何必呢，凶鹅说。鹅不知道当时星期三下午对方要它说什么，其实鹅什么都说了，说的清楚明白可对方不信。对方重新坐回到椅子上，问道，你没有说谎。对方在反问。鹅没什么可说的，鹅说不是下午，也不是傍晚，我说的很清楚，是下午接近傍晚的时间。企鹅不是鹅，不在这里讨论。鹅现在星期二站在河边，河里没有水，是一条干河。当时，对方说。对方停了停，没有说，在想。鹅有时望着鹅，鹅不动，也不知道在望什么。几点，对方终于问道。不知道，鹅说，反正是下午快要傍晚的时间具体几点几分不知道。鹅在不高兴时总会显得不高兴，但有时也不是，看情况。就是这样，鹅说。鹅当然接受，鹅说，我接受。鹅当时对饲养员说它能接受，并且不反对也没什么可上诉的必要。这一切只不过是过个场，鹅认为。鹅不能空等着自动变成鸟抑或真鹅，这太漫长。鹅可以完了，鹅有时这么感觉，而有时正好在现在星期二一个下午。鹅饿了也要进食。鹅现在极饿，但不想吃东西。没有鹅会浪费在对它没有意义的事上，这过于高级。你确定，对方重复问道。鹅比池塘小，池塘比湖小，鹅知道。鹅说，随便。饲养员那天星期三在门口道别，说千山万水，我们下次见。鹅没什么可说的，走了。鹅没什么可说的，鹅说，它就是飞，飞走了。我，一头鹅，它已经说了三千遍了，鹅说，你们还要这一头鹅怎么说。你们说，鹅说。对方连忙让鹅理性下来，歇口气，喝点茶水什么的。其实也就一两分钟的事，鹅说的再清楚明白不过。其实凶鹅并不坏，它只是长相凶，它迟迟没有动手。

还用我继续说吗，鹅说，再说也说不出来个卵蛋来。饲养员给对方点燃一支，说歇会儿，消消气，让我来问。鹅星期二来这里做什么，鹅现在星期二问凶鹅，鹅实在不知道要问些什么就问了这个这个问题问我们到这里（河边）做什么而这里根本没有水。凶鹅在树下吃包裹里带来的饲料，它热爱饲料。明白，对方当时星期三下午外面天阴着对方说。那么，这个蛋在碗里不停颠簸，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突然窜起来，停在碗上方差不多一米的地方，停了会儿，它就飞走了。事实是这样吗，对方问。鹅没有时间观念（经常迟到、早退）。鹅当时星期三被推进各种检测仪器检查，确实在体内没发现蛋的痕迹，后来星期四也没有。鹅在湖面上停着，鹅幻想停在一个有水的地方，不管是湖还是河水。鹅现在星期二这条干枯的河上没有河水，它们都去哪儿了。重新再来一遍，对方按下录音键命令道。第二天早上，鹅还没完全睡去，便被拎起，戴上脚镣铐，离开鹅场。对方说继续，重来一遍。鹅不适合流浪，鹅不认为这是一个缺点。鹅有时星期二下午在一条干枯的河边认识到自己的一生可能缺少一点什么东西。鹅有时看着社会这哪里还像一个社会而鹅其实并不关心这个。鹅后来不知所踪，那是很后来很后来的事了，已经接近未来。它在碗里，鹅重来一遍说，长久不动，而我站在不远的地方看着，对不对。鹅说。鹅看着对方说。能确定的环节先确定下来。鹅现在星期二，凶鹅吃完饲料神经兮兮走过来，翘起它白花花的鹅屁股。我以为看错了，但不是，它动了一下，之后又动了一下，它开始颠簸起来，这样清楚吗。对方用手势打了一个勾，表示确认并继续。有时是什么意思，鹅有时这么想，有时并不

是偶然。鹅说很清楚呀，就是上星期三的下午快要接近傍晚的时候，好像天空还是阴着的。既然对方抓住准确的时间点不放，鹅当时星期三下午在审讯室望着墙上的石英钟不动的秒针索性把话说清楚点。鹅始终无法摆脱动物的主动性，虽然鹅它有多么的不情愿。鹅是这么考量的，这件事和我无关，我已经忘了。鹅现在星期二在河边感觉无颜再见江东父老。鹅实际上鹅的感觉大部分来自舌头。对方说，回到问题上来，蛋怎么飞走的，对方问。它一开始在碗里，是不是，鹅说。明白，对方说，继续。鹅按时跌倒，只是每次跌倒的方法略有差别。鹅说，我亲眼看着它起飞，穿过窗户，飞去天空，接着消失、消失、消失、消失、消失。鹅没有不高兴，鹅只是懒得说话。鹅有时被鹅想象成一根屋顶上冰凉的栋梁。（摘自《释放一种蓝色》）鹅没有鹅是安全的，鹅消失。鹅通灵，消失。这是鹅场的规矩，饲养员说，重则斩首，轻者发配边疆三千里，你同意吗。鹅说当然同意，大不了消失，鹅说。你不是说是下午吗，你想想清楚，鹅。对方不依不饶，反反复复，对方经验丰富。这一趟凶多吉少，西出阳关啊，饲养员说，你要有思想准备。鹅没什么，鹅保持沉默，鹅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鹅这些日子并没白修行，至少在口头上能做到超脱。凶鹅现在消失了，天下之大，总有它容身之处。愿关二爷保佑它。傍晚，鹅说。说完，鹅没再说一个字。第二天早上，鹅回到住处，倒头睡去。对方站起来，背过身，望着墙壁和墙壁上的坏掉的石英钟。鹅反正对方问什么，它回答什么便是，但鹅懒得说。鹅坐着，望着这条干枯的河流，想起它曾经河水泛滥时的样子。鹅弥陀佛，鹅没有气力。上星期三下午什么时候，对

方说。没完没了。鹅要经过驯化后才成为家禽鹅，就像人，分成被统治者和极少量的统治者。鹅叹了一口气，说好像是下午快要傍晚的时候，还没到傍晚。鹅分布于地球上的每个角落，除了南、北极。慢慢说，喝点水。只有很少的鹅会游泳。现在我来问你，你说，蛋，是飞走的。对方说，鹅，你说说看，它是你下的蛋，你应该清楚。鹅不去想这些劳什子。行，对方让鹅继续。鹅路漫漫其修，鹅虚无、自然、纯粹、朴素、简单、平易、清静、无为、柔弱、不争等十种真鹅特征皆无。鹅第二天被放逐，三千里。鹅和饲养员告别。鹅这一趟走了没有三十里也有五十里还剩下二千九百五十里，鹅不想再走，走不动了。鹅和押解员凶鹅来到河边，它们没看见河。鹅没有内容只有形式：详见叙述者拙作《谈论鸟》。鹅的组成左边（或上）一个我，右边（下）一个鸟。鹅现在星期二河边凶鹅翘起屁股，等着。鹅，一个动作：鹅着。它是怎么飞走的，对方说，它究竟是怎么飞走的，你要好好交代。审讯到末尾，就连对方也不得不相信这是真事。而凶鹅说，鹅，你把我害苦了。我不想要你的命，我要你的命干什么用，凶鹅说，你说是不是。你走，凶鹅说。鹅场起先不认为鹅蛋是飞走的，它们确实也有理由这么认为。对方说，实话跟你说，在你说的上星期三下午，整个下午，一直到傍晚，我们在鹅场监控里没有发现有任何蛋状物从你的窗户飞出，而且，你房间的窗户始终关着。鹅承认鹅的状态起伏不定，因为它是一头鹅：仅仅相对于真鹅。鹅现在星期二流放路上对凶鹅说，我们还是去河边走走。一切从鹅开始。鹅知道凶鹅知道它吞了那个蛋。鹅本来可以不路过这条河。鹅说，有很多鹅进去鹅洞后，再没出来。

你知道吗，鹅问凶鹅。凶鹅没什么可说的，它说，兄弟，你算是把我害惨了。你真的不是，凶鹅鹅巴巴望着鹅问。不是，鹅说。鹅明白它指的是什么。但鹅对屁股确乎没一点兴趣。凶鹅一屁股坐在地上，坐了一会，突然开始到处扑腾。鹅现在星期二下午周围异常安静。鹅不想活，它才这样说。鹅以前为什么懒得说话，不是失语，是说话累。一个鹅下的蛋，它没有翅膀，它再怪，又能飞到哪儿去。鹅当时星期三说的连自己都有些信。真鹅只是一匹纯粹的鹅，而不是天真的鹅。鹅当时星期三想的是这辈子没机会成为真鹅，这多少有些遗憾。鹅需要一件防弹衣避雨，鹅有时这么想。凶鹅躺在树下吃饲料，它已经不习惯吃草。凶鹅说不能浪费饲料。说完，它跳河走了。凶鹅它是怎么走的，河水干枯，没有水。凶鹅只是跳下去。山水有相逢，再会，它说。说完，它现在星期二下午走了。它说鹅，我怎么会对你下手，我们是什么感情。你太让我失望，凶鹅说，我走了。鹅没说话。一个鹅，它感到它的胃仿佛一个废弃的印刷厂。鹅当时星期三下午鹅说，它突然浮起来，浮在碗的上方，不动，接着猛的飞去窗外，飞走了。哈哈，蛋飞走了，鹅说。凶鹅用树枝敲击鹅脑壳，也许这是在表达一种狠，鹅不知道。鹅在鹅社会还不一样是家禽，一样的。鹅没有害处。鹅重复一遍，说是这样这样飞走的，鹅哈哈大笑起来。鹅并不光荣。对方说，不要嬉皮笑脸，看着我的眼睛。鹅没有嬉皮笑脸，它只是有些荒芜的感觉。蛋就这么飞走，这让鹅觉得荒芜。对方说，说吧，说清楚，事实怎么样你就怎么说。鹅不动，回归最佳状态。对方抬头望着饲养员，饲养员没再吱声。鹅说，你们不信，我也没办法。鹅它经

常感到饿，最近。明白，对方说。鹅沉默，没再说话。不对，对方说，你还是没有说清楚。鹅带着那根短路的神经匆匆离开审讯室。好，对方说，说的很好，很清楚，很明白，清楚明白，我听懂了。你走，对方说。鹅现在星期二下午独自在河边，凶鹅已经消失，走了。鹅望着天空，天空空空荡荡，鹅就这么望着。鹅离开那里，后来迷了路。鹅路过一个庙，感觉非常陌生。鹅稍后看见师长愁苦着脸，蹲在路边吸烟。鹅生活在当代。鹅回到鹅场是在一个兵荒马乱星期二的下午，表面上是为了爱情。

下午，一头鹅重新来到纸上，成为鹅。鹅现在在标准、宽大、洁白，橘红的鹅脑壳高高凸起。鹅现在星期二下午成了一头新鹅。鹅相对以前它新是因为它不同。鹅和鹅没什么不同。鹅还是鹅。鹅以前走在路上，走的慢。现在，鹅走路走走停停，有时停着，抬头看一眼天空，鹅仍旧走的慢，在不下雨的情况。鹅下雨了更多的时候它只是停着不动，不管以前还在现在，鹅望着天空，长久望着，而天空上面什么都没有除了乌云，有时乌云也没有，只有不停往下掉落的雨。鹅思念雨。鹅对雨的思念通常发生在下午。鹅现在下午星期二天空晴朗它成了新鹅了吗鹅不这样认为。鹅以前雌现在雄但并不新。新不是一种感受，新说到底是无法理解。鹅无法理解为什么胃里那东西总在不停生长。鹅停在河边，它长的更快。鹅，一头鹅是雌是雄对鹅没有两样。鹅还是鹅，无论这天星期二还是三，鹅基本上停在河边不动。鹅在河边一停便停了三天，静停。鹅的这种停法几乎是在修行。鹅现在对修行没有两毛钱兴趣。鹅自从凶鹅跳河消失后一头鹅停在河边哪儿都不想去。但又

不能始终停在原点，鹅毕竟六根未尽。下午，鹅起身，离开。鹅朝一个地方走去。鹅通常没有目的。鹅的方向包括四面八方。鹅在没有目的、方向不明时朝一个地方走去它通常不知道在走什么。鹅在走，朝着一个地方：那又是哪里。鹅走过一枝树有时，它停下，停在树下。鹅因为路过一枝树木停下而不是因为它新或者突然想停下，或者那只是去一个地方中途碰巧遇见这枝树。总之都不是。鹅也没去想。鹅只是走在路上朝四面八方走动，没有目的。目的是一个地方。目的通常是一个具体的地方，对于走去一个地方来说。鹅以前（有时）走去一个走不到的地方，它明显走了远路（还是弯路），它没走到，路程反而越走越远。鹅有时（在以前）要是走去一个没有的地方，它走了，走到后，它发现这地方根本没有，不存在。鹅只是走到了一个地方，感觉这地方有些熟悉，或者重复，鹅这时才开始思念雨。鹅从没有走着走，顺道走到大海附近。鹅通常离家不超过两里路便急着返回。鹅天空下起雨它返回的速度更快。鹅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慢吞吞走着。鹅有时干脆不移动，停在一枝树下叹气。鹅现在在湖南还是广西不知道但熟悉。鹅、一枝树、停着不动、叹气等等，这就是熟悉。熟悉让人恐惧，如果仔细观察。鹅无论如何变化，鹅感觉鹅还是鹅，这让鹅感到恐惧，因为鹅熟悉这种鹅的感觉：鹅不可能成为新鹅，除非重新来过。鹅的要求重新来过的申请通常被当成一张废纸处理。鹅想起养殖鹅场，以及鹅场的血腥暴力。鹅关掉空调只需要按下空调遥控板上的红色按钮。鹅有时不自觉往鹅场方向走也是因为这种感觉：熟悉、重复并且暴力，跟下雨无关。鹅朝着鹅场的反方向走，它这是要干什

么，是要流浪吗，还是造反。鹅两者都不合适对鹅。鹅一般是环境的产物。鹅从原始鹅变成家禽，环境改变起了决定性作用。鹅无法活在没有氧气的环境中。鹅停在一枝树下呼吸氧和氮，树上没有一片树叶和一根树枝，简直不像一枝常规的树木。鹅停着在树下，主要是鹅已经三天三夜没进食，它不饿。鹅痛苦沉沦，仿佛达摩在渡劫。鹅停在树下时候，有时也停在风中。鹅如何成为新鹅说实在的并不是它要思考的问题。鹅归根结底是一种情感动物，而这就够了。鹅（它已经走远了）曾经停在一条河边，看着河水流淌，它想起爱情。鹅没有走的更远，而是一路返回，下午。鹅离开那枝树木，没有作任何准备。有时，原路返回也是一种目的（甚至方向）。相反，鹅要是接着往边疆一路奔走最好的方法是沿着海岸线但那就远远不止剩余的二千九百五十里了。鹅的一生相对短暂，鹅停在树下想，这又能说明什么呢。鹅不需要说服鹅自身。鹅即使说服鹅自身它也不会成为新的鹅。鹅只是鹅自身的化身。鹅以前是一种雁，后来成了家禽。这很自然，不需要过多说明。而鹅在成为家禽后再想返回雁基本不符合深刻的历史规律。鹅深刻吗，并不需要。鹅有时只是深刻的停在一枝光秃秃的树下，想一些粗糙的理由。比如：鹅之所以是鹅，是鹅总要回到家中。鹅通常也不需要理由，要是它的目的只是朝着四面八方走去。鹅有时想出一个理由能同时出现在不同的地方但这个前提是它是一匹真鹅。鹅现在离真鹅的距离比三千里还遥远。鹅和真鹅不同（真鹅和鹅呢），真鹅至少是鹅的2倍：无论从行动速度，大小和智慧。鹅停在树下想一些没用的。鹅走开，当天空开始落雨的时候，鹅走去雨里，让雨静静

包围着。鹅什么都不想。鹅是一种低落，必须低落。鹅身上包涵丰富的悲剧精神，必须低落。鹅从来不是高昂的事物。鹅不是推动巨石的西西弗斯。鹅是一道宇宙射线，颓废并慢速消失在茫茫太空深处，鹅垂下鹅头，是因为沉重。鹅沿着河岸走，看着雨水汇聚成河流。鹅后来跳进河水，顺流而下消失。鹅总归是鹅。起先世上没有鹅，后来也不需要。鹅一生短暂，指的就是这类大概的意思。鹅要是去边疆，那一定是那里在下雪。鹅不认为边疆是一个地方，而鹅和马匹的关系一向笼统。鹅想还是算了，还不如或停在雨里或顺流而下或消失。鹅消失后，在一个星期二下午才返回养殖鹅场。鹅场大门紧闭，门锁上贴着封条。鹅透过门缝往鹅场里面张望，鹅场静悄悄的，广场中央的旗杆倒在地上，现场一片狼藉，鹅毛一地。鹅心想大势已去，没有什么比这更好。鹅喊，有鹅吗。空旷的鹅场没有鹅应答。入夜，鹅使用少量轻功翻过围墙和铁丝网，找到原先住处（门开着），一头倒在床上睡去。

452

鹅在烧水。鹅需要水。鹅的身体70%被认为是水，当水位下降到一定程度，鹅同样会产生脱水现象。鹅感到体内细胞电解质紊乱，鹅虚脱。鹅在某个清晨（必然，否则怎么办）醒来，天空还没完全亮开，鹅感到四肢、鹅毛、鹅脑壳、魂以及统统不正常。鹅走去厨房烧水。鹅没找到插头。鹅端着水壶在房间里找三相插头，没找到。找到了，也没有通电。鹅没法使用真气烧水，这太夸张，过于武侠。鹅穿过厨房窗户往外看，整个养殖鹅场仿佛成了一个报废的印刷厂。鹅听见夏天的知了在狂叫，除此以外，鹅场异常安静。鹅广场上，杂草茂盛。鹅场最近下过雨，也许没有，看不出。

能看出的是一个模糊的国际通用紧急求救符号。鹅听见炮声隐隐约约，那是鹅场之外的事，鹅不关心。鹅现在极度缺水。鹅一度养成良好的习惯只喝凉白开或冰镇可乐。鹅沉入湖底，鹅浮在流淌的河水上睡着了，鹅幻想停在雨里停着不动，但同样无法止渴。鹅就这样拆下门板，点起篝火，烧起水来。鹅烧了三壶次的水，都没烧好。不是水烧干了，就是烧到中途，水壶烧坏。鹅从隔壁邻居（它去哪儿了）那里取来新水壶，现在在第五次烧。鹅准备好一些茶叶碎末在碗里，等着水烧开。鹅翻看一本小 64K 旧约圣经，在等水烧开的途中。鹅没有在书里看见有对鹅的描写。也不失望。鹅把书丢进火焰中，这样也许可以让水烧的更快。鹅在第四次烧水壶的时候，发现水壶根本没注入水。壶身被烧的通红，像一座微型的印刷厂，鹅赶紧扑灭篝火，也就是说，第五次烧水的柴火是重新聚燃的。明显比前一次好：火的大小、集中度都合适。鹅现在等着水烧开。鹅感到场景熟悉。鹅之前也像这只水壶一样被吊起在旗杆上烧着。这容易想到，并且鹅感到熟悉。鹅想了一会这种熟悉的感觉，感觉没什么想法，懒得再去想。无非是一种莫名但大势已去的感觉。水在烧。鹅及时回到旧石器时代，蹲在一旁照顾这堆摇晃不定的火焰。鹅以前没仔细观察过火这种东西，鹅是水中的动物。鹅展开翅膀，拍打，扇起一些风，那火焰仿佛长出神性，跳起舞蹈。火焰光洁，从火底攀升、消失，重复不断，每个火焰都不一样，每个火焰都承担了使命，在风的驱使下白白送死。鹅仿佛看入了迷，鹅闻到一股烧焦的气味。一股干净、毁灭、伟大的气味，鹅跳进火里，享受火焰带来的抚摸。水在烧，相当于把火焰的高能量

通过壶壁传导到水中，直至水分子达到最活跃，这时沸点来临。水烧开了。鹅等着水壶冷却，冷却到80摄氏度上下，冲泡茶水。鹅不喝，看着茶水。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碗干净的茶水摆在桌上，鹅看着茶水，只是看着。鹅在想什么，鹅什么都没想。所以鹅才只是看着。鹅看着碗，也看着碗里的水和绽放的茶叶末。鹅不能同时既看着碗也看着水和茶叶，鹅依次轮回看着。鹅现在星期几，一个明显的清晨，鹅严重脱水。鹅现在对水的渴望没那么强烈，鹅感到恶心，看着茶水。茶水升起热雾，稍后这雾气成为浓烟，慢慢烟雾转化为火焰，一碗茶水烧着了。鹅端起茶碗，迅速喝干。鹅喝到有史以来最好喝的火焰但那只是一种感觉。鹅不是凤凰，鹅既不吞食火焰也不喷火。鹅只是火气大，喉咙冒烟，胃部炙热，仿佛在燃烧。鹅醒来后，开始正式烧水。鹅昏昏沉沉走去厨房，没找到水壶，也没找到水源。鹅去隔壁邻居的厨房，那里有两把水壶，一把卡通样式，一把传统些。鹅在橱柜角落里翻出茶叶和一盒立顿。鹅走去隔壁时在走廊上看见鹅场空荡荡的，鹅群都去哪儿了。鹅不去想这些。没气力想。鹅现在脑壳昏暗，脚掌变形，大势已去。鹅点了三百次火柴，才点起那一小堆篝火。鹅搭好三角支架，走去楼下，在水槽里随便舀了些水，昏昏暗暗回到厨房。这时火又灭了。鹅索性拔下一把鹅绒当引火，卸下门板，把窗帘撕碎，顺利烧起足够的火焰。鹅在厨房烧水。鹅看着卡通水壶它更像一把给植物花卉浇水的水壶。只要能用就行，鹅烧起水，端着茶水来到阳台上坐下休息。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宁静的清晨。太阳初升，四周雾气泛滥，鹅场空空荡荡，仿佛提前倒闭的印刷厂。鹅喝水也看着养殖鹅场。鹅听

见一阵声音，仿佛炮火声，隐隐约约从远处传来，鹅望向远处，那里是一大片荒地，更远处才是天空。六月，清晨，知了突然开启狂叫模式，歇斯底里。鹅返回厨房，重新烧一壶水。鹅顺便坐在厨房地板上静坐修行。鹅稍后吃了一些颗粒饲料。鹅喝饱水后，（原本不想去的）出门遛弯，（但也没额外的事）也不管厨房是不是烧着了。

鹅站在广场中央。鹅在薄雾中在旗杆上站着。鹅吸了一口气，鹅之后把它叹出。鹅吹动飘荡在空气中的鹅绒垃圾。鹅喊有鹅吗，相当于空喊。鹅走去门口值班室，鹅在沙发上躺下。鹅通读贴在墙上的鹅场安保、卫生条例，总计三十六条之多。鹅看到相框中饲养员的大头照，确认她确实是四川来的。鹅在冰箱里翻到一罐可乐，不过是常温的。鹅翻看丢弃在桌子上的详细鹅名单，其中蛋鹅占百分之七十八，幼鹅二十左右，种鹅若干，鹅情报员（注：此鹅为卧底，目前已消失）。其它鹅产蛋率、孵化率、全净膛屠宰率、报废率等等都有详细记录，不作赘述。鹅没在名单上查到有修真类鹅的记录，这佐证饲养员说的所谓修真也许真是一个阴谋，只是为什么，一定有什么。鹅无无聊聊走出值班室，重新回到鹅广场中央。鹅卸下旗杆上的扩音喇叭，喊了两声有鹅吗有鹅吗，都哪儿去了，娘希匹。仍旧没有回应。鹅现在认为这会儿是星期三而养殖场里只有它一头空鹅。鹅有时感到空虚，但充实。鹅沿着旗杆来回行走三趟，感到失望。鹅站在旗杆最中心位置，抬起鹅头望着天空。鹅向天鸣叫，余光看见自己的住处冒着烟。鹅离开广场中央。鹅敲门，重重敲，鹅踹开门希望能找到一些稀世财宝。屋子里没有动物，物品散乱，饲料在发霉。鹅来到隔壁房间

检查，看来这些鹅走的时候有些慌乱。看来它们不是被烧焦，就是成了炮灰，或者飞升成仙。各种可能都存在。鹅直接走去鹅场派出所了解情况。鹅来到监控室，所有画面都关着。任何一部电视机都是鹅出现之后的发明。无聊的鹅统治着鹅，这几乎让历史上的鹅无法忍受。鹅在身上接上各种插头、电线，在测试仪器上自问自答：一个训练有素的思想家的主要特点在于，鹅。四川暴雨，鹅。为什么不是，当然是鹅。鹅，鹅说。一杯水，鹅。一串钥匙，鹅。快递，鹅。巴拿马运河，鹅。统统都是鹅，鹅说，鹅、鹅、鹅，娘希匹。鹅无聊，鹅顺了一个步话机走。鹅稍后在问询室的墙壁上看见那只石英钟的秒针还停着。鹅现在星期三在椅子上坐下，坐了一会，看着秒针。这秒针没有多出一秒，也没少一秒，只是停在顺数 17 的位置上。鹅感觉对这个石英钟而言，时间并没在流逝。鹅甚至有点想就这么坐着，跟这根秒针耗上一天。鹅发现上次对方送的可乐还摆在桌上。鹅起开喝了一口，仍在保质期，但附近没有吸管。鹅跳上桌子泻下一泡鹅屎在桌上鹅走了。鹅同时烧着了派出所。鹅场派出所感觉十分经烧。鹅在派出所大厅的取号器上取了一个号码。鹅差点忘记，没跑去鹅场心理师那里弄些药品。鹅跑去诊所时，诊所噼里啪啦已经烧差不多了。鹅在附近池塘里浮着稍息了会儿，鹅等着鹅场大面积直至彻底烧完。鹅潜入不深的池塘待着，塘底污泥里竟然陷着不少鹅蛋。鹅蛋通常没什么用处，对鹅来说。鹅星期二下午回到鹅场是因为爱情，现在星期三离开当然也是。鹅浮出水面，天空都黑了。浓烟笼罩整片天空，如末世狂龙即将出没，鹅这时要看见月亮几乎不可能。

鹅走了。鹅离开养殖鹅场，走了。鹅是离开着走的，不是走，是离开。鹅不想离开，鹅与一个地方分离，鹅不得不分离。鹅不得不从这里离开，这里原本是一个原点，现在这里没了，原点消失。鹅现在从这里离开，走去随便任何一个这里。鹅总在这里。鹅不是在这里，就是在那个这里。鹅现在走了。必须走。这里正在毁灭，这里将不复存在，鹅必须离开这里。鹅走着离开，走了。鹅现在星期三下午它就是这样走的。鹅走后，鹅场下起了雨，假设是这样。鹅走后，鹅消失在附近的荒地里，鹅消失不见。鹅走了之后，现在星期三下午，鹅场上空确实下起雨来。鹅甚至在鹅刚走，还没走进那块荒地，鹅场就已经下起不大的雨滴。鹅走进荒地，鹅场上空的雨滴越下越密集，逐渐下成雨。鹅走在荒地里，远远的，还没消失，鹅场在下雨。鹅没回头。鹅稍后在荒地里消失。鹅从鹅场这里看去，远远的，鹅绝没回一下头，鹅在荒地里消失不见。鹅现在星期三下午荒地里已经没有鹅影，鹅消失了，远远的，在荒地里消失不见。鹅场在下雨。鹅场在燃烧。滚滚浓烟，鹅场烧的正旺。燃烧的鹅场在雨里火势不减反增，越烧越旺。风停着，没有。燃烧的鹅场并没有因为没有风的助攻火势减弱，鹅场噼里啪啦烧着，特别经烧。天空中，雨滴穿过浓烟下在鹅场，火势不减反增。火势在蔓延，稍后覆盖整个鹅场。燃烧的鹅场上空飞舞着各种灰烬。鹅场上空现在分三层：滚动的烟雾、各种杂七杂八的灰烬与橘红的火焰。鹅场上空雨下着，不大不小，正好合适。正好合适的雨没有扑灭反而助长鹅场的火焰，鹅场现在星期三下午烧的特别旺盛，火焰不断往天空攀升。鹅场派出所在燃烧，特别经烧。鹅舍

差不多烧完了，派出所还烧着并且出产的灰烬大又轻，在空中乱飘。鹅场现在整个风停着，雨不大不小正好合适，鹅场在噼里啪啦声中爆裂。鹅场在分批倒塌，在不断攀升的火焰里、更高的雨中。更高的雨掉进火焰里化为气。更高的雨有少量雨直接落到鹅广场上成为雨水。广场在零零碎碎燃烧着，主要是一些没烧干净的灰烬，一些栋和梁和门板什么的，这些全树木栋和梁倒在地上特别经烧。那只扩音喇叭被烤的通红，旗杆一半在燃烧，它烧的慢。不远处，鹅池塘似乎也烧着了，但更多的是烧着的鹅场的倒影。鹅池塘在冒热气，池塘水面上零散浮起煮熟的鹅蛋。池塘没那么快烧干。池塘应该有些多余的雨水连同灰烬、鹅粪之类的杂质在不断汇集注入池塘。池塘变的更浑浊，水面失去倒映功能。池塘现在主要在冒泡和生产大量水蒸汽。纵观，鹅场现在就是这么烧的。它应该还会烧一些时间，至少烧到天黑之前问题不大。鹅场现在星期三下午雨在下，在雨和噼里啪啦的爆裂声中，鹅场特别经烧。

458

鹅没有回头。鹅消失在荒地里。鹅四面八方走，鹅稍后睡着了，周围草丛比它还高。鹅吃了几根自然草料，傍晚，鹅路过一个村庄。一个规模一般的村庄。鹅看见一头丧尸在村口踌躇徘徊。鹅看着它，看了一会。鹅看着被炸毁还是烧毁的村庄，没什么看头。鹅看着不会比燃烧的鹅场更有看头的村庄，有几处零星的火苗在烧着，有几个零星的丧尸在废墟里徘徊，犹豫不定。鹅认为它们有些忧郁，鹅经过研究，发现它们总在绕圈。鹅感觉它们似乎在圈的中心点寻找什么。鹅走过去，看见村口丧尸的圆圈中心停着一个奄奄一息的苍蝇。鹅离开村庄，下到水潭里，浮着过了一

夜。鹅回到村庄。鹅在第二天早上潜入水底，吃了些藻草和螺蛳，鹅回到村庄。鹅看见村口丧尸跪在地上，它睡着了。鹅没有打扰它，走开。鹅沿着炮火声传来的方位走去，鹅在路上走着，特别走在路的中央，以避开在路上来回踱步的丧尸。鹅（大摇大摆）走着，遇见路上躺着的一匹马。它只剩下马的空架子。它没有皮肉，只剩下骨头。鹅不吃马。马，鹅说。马没回应。鹅看着这匹空马，感觉这类对话意义为零和大势已去。鹅绕道经过一个友善的丧尸，走了。鹅往城市方向走去，鹅想它也许可以去看一场电影。鹅看了一会云，在等公交的时候。鹅没等到车来。鹅和附近一头昏昏沉沉的鹅一起在等公交。鹅看着一朵白云，比它的鹅毛洁白。鹅看着这一朵白云叹出一口气，附近这一头鹅跟着也叹出一口气，它提着一篮子鹅蛋。鹅注意到它主要望着篮子里的鹅蛋，看着不动。鹅暂时不想跟它说话。鹅二十分钟没等到任何一部车，鹅索性起身走了。路上没有车，有，也是静静的抛锚在路上，仿佛大势过后特有的平静。鹅停在一根电线杆旁边看了会儿广告招贴。寻狗启事什么的，鹅在路边停着。鹅要是这么走去前线，还没走到，战场早就打扫完啦。鹅不去想这些。鹅要是停着在路边，在树下、风中、天空下、甚至在群芳南路的阳光里，就这么停着，鹅有什么好处。中午的光照射着鹅。鹅的体力明显在减损。鹅大发慈悲停在树下，风吹动鹅身上的羽毛。鹅不介意和风大面积接触。通过风，鹅认识到鹅是无数个不固定中心的一个点。鹅在风里慢慢行走，通过一些风。五、六分钟后，鹅掉进一个深坑。鹅的普世价值观遭受严重打击。鹅现在在坑里休息也静坐修行。鹅觉得这是一个

好坑。鹅浪费了一些时间，把这部分时间转化为修行。鹅感觉效果显著，鹅甚至有些想在坑里就这么一直待到下雨。鹅在坑里安全并且凉快并且近似与世隔绝。鹅这么想，还是去城乡结合部看一场电影也不错。鹅腾空，回到地球表面。这时一头鹅走过来，什么都没说，一头跳进坑里。鹅替它盖好盖子。鹅看见马路对面一头鹅在追逐一头丧尸。这一头恐怖鹅跳上丧尸的脑壳反复啄咬。鹅不知道怎么了，现如今的鹅多少不太常规。鹅在电影院看见电影院门关着，玻璃门上贴着类似鹅场的交叉封条。鹅在隔壁食府免费吃了点西式糕点。鹅吸着可乐欣赏电影海报上的超级英雄，它是一个蜘蛛。鹅稍后还是冲进影院，在6号放映厅坐了会儿。映厅黑乎乎的，只有安全灯亮着。鹅注意到后头七排三号一个女丧尸傻乎乎望着那块不存在的大银幕，流着口水。其它零碎几个丧尸则摇晃着破相、模糊的脑壳，仿佛在努力起身但没做到。一些昆虫在它们脑壳周围盘旋，它们脑壳周围闻起来有一股类似硫酸溶液的刺鼻味道。鹅吸光两罐可乐，离开影院。顺便把影院烧着。鹅穿过马路，走去路对面常去的公园。公园中央，那个金刚大佛头倒在地上，脸面陷在泥土里，无法呼吸。附近另一个洁白的观音全身大佛像干脆倒插在湖中。鹅在公园里逛了一圈，相当安静，连一向张狂的昆虫的嘶鸣声几乎都很少听见。鹅走到树林那边，几个穿着戏服的丧尸照旧不误还在唱革命样板戏，只是没有声音。鹅走去把那个简易音响打开，调节音量调到最大，让公园至少在声响上恢复往昔的喧闹。鹅对那个练气功的丧尸确实不敢兴趣。鹅对着它的后背输入一点真气给它，它突然散了架。它转过头，摇摇头，大概

意思是不要。鹅没答应，所以它散了架。鹅在园林喷灌旋转喷头自动喷水器旁边稍息。稍息完，鹅又去湖中央浮了半个小时，降体温顺便洗个澡。鹅现在下午 13:41 分，鹅离开公园鹅不担心但这么拖着也不是办法终于决定去寻找饲养员。

鹅巧妙穿过一些炮火，避开冷枪和实弹，鹅捡起一个钢盔戴上。鹅在街道和小巷，不回避但也不想卷入武斗。一支临时组成的鹅部队正值奋起反击。鹅，部队中那个头鹅远远喊道，卧倒。它扛着一支反坦克火箭筒，瞄准鹅现在的位置。鹅没听清，弹头在身边爆炸，鹅被炸飞，落地后，短暂失去听觉。娘希匹，鹅喊道，鹅不打鹅。那头鹅跑过来，挺了挺胸膛，敬了一个军礼。报告长官，又消灭一匹。头鹅说。鹅不认识它。你们在玩什么游戏，鹅说。报告长官，我们不是在玩游戏，长官。鹅挺着鹅胸，敬礼。那是什么，实弹演习吗。鹅掏着耳朵，鹅脑壳昏沉。报告长官，我们不是在实弹演习，长官。头鹅说。鹅说，明白。鹅说，我不是你们长官，认错鹅了。报告长官，你是我们长官，长官。头鹅双脚并拢，立挺，神情庄严。鹅说，明白。解散，鹅说。报告长官，请指示，长官。头鹅说。鹅说没有指示，回家吧。头鹅说报告长官。鹅插话说，报什么报，我不是你们长官，搞错了。不是，长官，头鹅说。不是什么，鹅说。我说了，你们搞错了，鹅说。报告长官，我们没搞错，长官，头鹅坚持说。那就随便它。请指示，长官。头鹅站在原地没动。明白，鹅大致明白它的意思。解散，回家，该干嘛干嘛去。鹅命令道。报告长官，不能解散，长官。头鹅说。鹅估计这头带头大哥没搞明白它的意思。明白，稍息。鹅说，你什么来头。这头鹅稍息，又突然

立正道：我们是反异形野战军团第七军第八师第三团后头跟着什么什么的说了一通的部队。你们是什么，鹅说。鹅在马路牙子坐下，掏出从询问室顺来的步话机，对着步话机讲道。头鹅一大长串又通报一遍，鹅没记住。鹅对着步话机讲，你说，你们反对什么来着。报告长官，异形，长官。明白，鹅说，什么异形。报告长官，外星异形，也称昆翅口水三足龙角大虫怪，长官。明白，鹅说。昆翅、口水、三条腿、长着龙一样角而且又像虫子的外星异形是吗。报告长官，是的，长官。它在哪儿，鹅说。喂、喂，在哪儿，鹅对着步话机喂道。报告长官，在你身后，长官。明白明白，鹅说，士兵，今天星期几。报告长官，星期三或四，不确定，长官。明白，明白，鹅说。鹅关掉步话机，鹅说，那就星期三好了。星期三，你们消灭了多少只，还是多少匹什么异形，你说，鹅说。报告长官，十一只，长官，刚才那只是第十一只，长官。明白，鹅说。说着，转过身去看，一枝银杏树下确实有一堆散乱的零部件，有半金属质地的翅膀一对、一对长在巨大脑壳上暴凸的复眼、一两根断掉的腿棍，细看脑壳上确实也有古古怪怪的角一样的东西，同时地上滩着一堆粘稠的液体，就是没有虫子和异形。报告长官，请指示，长官。头鹅说。明白，鹅说。鹅还没说，炸弹声在附近连番响起，鹅眼关闭，紧紧握住步话机当即昏厥过去。

462

鹅一蹶不振并且鹅认为这天是星期三。鹅领导一群鹅起床。鹅一个一个对鹅进行盖章、训话。大批鹅的档案被埋在华山下，而单独一头鹅对路过的关公庙视而不见。鹅有些体力不支。中午，阳光被鹅毛反射，反射距离还不够到达天空。鹅

问负责人，乘法表是春秋还是战国时代的发明。鹅没有未来。鹅和鹅蛋和鹅和鹅蛋形成一个死循环。鹅在这个循环中扮演可以忽略的角色。鹅很快。鹅相当迅捷。鹅的反应相当于传统生化丧尸的一百倍有余。鹅垂下鹅头，在适当的时候。鹅从湖南长沙路途遥远走去楚国。鹅在森林里迷失方向终于。鹅在任何地方又不在。鹅对夏天产生恐惧。而对恐惧，鹅基本上没多少感知。鹅听见一声清脆的声响，鹅及时关闭眼睛。鹅的昏厥对鹅没有造成损失。鹅及时苏醒，离开战场。鹅推开头鹅血肉模糊的身体，鹅看见街上到处散乱着其它血肉模糊的鹅体。鹅不认为鹅部队和异形们打了一场激烈的战争，分明是强弱悬殊的特大屠杀。鹅在这里，这里是前线。鹅走过去，解下一头一息尚存烧焦的破鹅的头盔，鹅看着它半开着的鹅眼。破鹅喙嘴一张一合，断续说道，长、长、长官，去、去、去、去找、大大部队汇汇汇汇合。说完，鹅弥陀佛，脑壳一斜，睡去。鹅没有打扫现场，在新一批怪物到达之前匆匆离去。鹅拐进商场。鹅穿行在那些东倒西歪的丧尸之间。鹅坐在3F家电广场的真皮坐凳上看了会电视屏幕上的雪花点。鹅装上电池打开收音机调频，悉悉索索没有清晰信号。鹅当时停在河边一枝树下一连停了三天，鹅本来打算就这么被发配到边疆。鹅因为爱情返回鹅场。鹅现在星期三是谁的长官而大部队在哪儿。鹅哪儿也不想去，鹅弄了些薯片来吃。鹅喝可乐也吃薯片，鹅借薯片给附近的丧尸吃。鹅除了丧尸和丧尸乱七八糟大量移动缓慢总在转圈的丧尸和它一头鹅之外这个高级商场里没其它活着的物体。鹅看了一会球赛录像。鹅以前没见过丧尸踢球。鹅想了会儿肖恩。鹅想这些丧

尸是做什么用的，而那些所谓的巨翅异形为什么会散发着一股六神花露水的气味。鹅想了会儿师长，稍后鹅躺下，躺在沙发上熟练睡去。鹅睡不着，鹅这会儿想着怎么环游整个地球。鹅被赋予了某种使命，在它的胃里。鹅要及时找到饲养员，告诉她这一切都是因为爱情而不是什么修真飞仙。鹅感到孤独，这在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鹅不知道它是什么。鹅想起头鹅的牺牲，莫名其妙这值得吗。鹅稍后想起坏鹅吞吞吐吐连话都讲不清楚它还去前线送死这同样值得吗。鹅问其中一个丧尸，它在转圈，围绕它的核心点。鹅透过玻璃大墙，在夜色中看着这座四处开花的城市，炮火如烟花在空中绽放，异形们在摩天大楼之间穿梭飞行，从尾部拉出一排排卵蛋投喂丧尸而丧尸经过消化和发酵不断产生新异形。组织在逐渐形成，系统严谨并且完善，鹅看见这个崭新的社会在蓬勃发展。不像是一种大势已去的感觉。鹅看见并看着对面大楼一头什么鹅背着两根天线，在直升机平台上呼喊开炮什么的，结果被一头异形一脚踹飞下来，还没降落到一半，又被俯冲而至（仿佛鳀鸟）的异形拦截，一口吞没。鹅通常不是一种好的养料，鹅提供优质高蛋白质。鹅这时肩膀被拍了一下，鹅转过身，看见一头中年丧尸神经兮兮。问它，它也不说。鹅看着它嘴巴连同脑壳逐渐爆裂，仿佛要从花朵中冒出一头什么鸟来。

464

不要怀疑鹅，鹅在等。鹅反正大势已去鹅也没着急的事。鹅来到一条沙发坐下，坐着。鹅现在天空还没亮开鹅不饿鹅坐着，不动。鹅在等天空亮开也许，鹅不知道只是坐着，看着那个蛋。鹅不去想这些那些鹅不去想。鹅只是坐在沙发上，空坐着，仿佛在等。在等什么，鹅不知道。鹅恍惚。

鹅吸着一罐百事。百事不是世上最好喝的汽水可乐也是足够好喝的可乐鹅吸着用吸管。鹅现在哪儿也不想去，不想动。鹅静止，坐在沙发上，鹅脖颈朝左侧折了一个接近九十度的直角。鹅是也是物体，对另外的一头鹅而言。鹅现在只有它一头鹅和周围乱七八糟的丧尸。鹅找了一个少量丧尸游动的地方在一条沙发上坐着，端端正正吸着一罐可乐，望着这个卵蛋。鹅一边吸可乐，可乐水一边从嘴里流出。鹅让脑壳歇着。鹅不去想这些、那些诸如此类。鹅元气大伤在同丧尸的搏斗中鹅差点失去鹅头。就差那么一小点。鹅把鹅头伸入丧尸内部，那里黑乎乎的什么都没了，空的。鹅从丧尸的脖子管道伸入丧尸内部左右张望，体内黑乎乎的仿佛一座空庙。鹅不去想这些没用的记忆现在。鹅现在几点了，天空还没亮开。鹅现在如果在一个地方比如这里鹅又能去哪儿呢大势已去。鹅坐在这里：一条沙发上。沙发只是沙发，沙发不可能是别的。沙发不可能变成沙漠，鹅这么感觉，不可能产生沙漠漩涡来吞噬一头好端端的鹅。鹅感到安全，在沙发上。鹅感觉到商场家纺部的这条沙发里的填充物可能是鹅毛。这得屠宰多少头鹅甚至天鹅。鹅现在也算是在静修如果吸可乐不犯规的话，鹅看着一床高级鹅绒被。鹅的价值曾经被无限放大。有鹅蛋组成的小行星带吗，它们围绕一个发射光芒的巨鹅蛋旋转，如果有。那那巨鹅蛋中心指定空浮着一个打坐的佛陀，他最近看上去瘦了。他手里托着一只小蛋，小蛋里面是另一个微型打坐的佛陀或者真鹅指定是。鹅恍惚不是没有道理。鹅看着这座蓬松如云如一座软弱印刷厂的鹅绒被上那只安静的蛋有些恍惚，鹅不想去那张床上躺着。鹅不困仿佛一个平坦的

水平面现在。鹅仿佛一座缺水的水库或者说。鹅现在天还没亮开鹅无心睡眠在匆匆消灭那两个丧尸之后。鹅用了三支消防灭火器，鹅稍后用扳手敲毁它们，鹅暂时没使用少林武功。鹅消灭了两个丧尸以及一个新生异形不知道是不是能这样分开来算，算成三样东西。鹅在消灭其中一个丧尸时那异形还没从丧尸脑壳中爆浆理论上它还属于丧尸。鹅等于说它销毁的是丧尸还是异形鹅搞不清，也不想搞清。鹅当时在3F家电部等不及那异形脱离丧尸，鹅不是它对手，鹅用灭火器喷射之。鹅拉开灭火器保险环对着无头丧尸一通猛喷，丧尸仿佛迷失在戈壁僵自站在那里，鹅稍后用不知道从那里顺来的扳手对它一阵暴击接着捣碎。鹅听见一声接一声微弱的惨叫。鹅听见的惨叫声就是那种把一只嫩鼠架在火焰上烧烤时特有的吱吱叫声。鹅觉得这并不有趣。鹅看着已经成为一小滩滩涂的婴儿异形它就像一只蛋摔在地上四处流淌，而鹅并不觉得这有趣。鹅的恐惧感因过量而消失。鹅惊慌未定顺便回到平静中。鹅，鹅弥陀佛，鹅心中默念。鹅兴致大发，准备对付附近的另一头脑壳爆裂的丧尸。鹅也就在这时，鹅看见一头新生异形从丧尸脑壳射出，停在半空，停着。鹅其实是看着那个保护罩：一个停在半空中的透明泡泡，鹅看着泡泡里面一头婴儿异形它像是睡着了。鹅对着泡泡吹气、扇风，它不动。鹅稍后索性跳起用翅膀尖捅它。它软，弹性十足。鹅只好抡起扳手，它：这时里面的东西突然弹开双翅，接着四肢、脑壳、锯齿状长尾等统统从衣胞突然弹开。它飞走了。它更像是自己把自己射走，泡泡破裂，它仿佛箭零启动突然射飞，一头撞到玻璃墙上。鹅走过去看着那滩模糊的肢体，闻见一

股恶臭的花露水气味。谁都有脆弱的时候。鹅走了。鹅绕过丧尸群，它们摇摇欲坠正在发育，鹅不想待在那里。鹅不想引起战斗无论跟友善拍拍它翅膀的丧尸还是异形鹅不想。鹅要是被感染了没有好处鹅不想被感染去体验那种感觉。鹅把鹅头探进那个倒在地上的丧尸的脑壳里，那里什么也没有。那里如果它是一座空庙那也太空洞些。喂，鹅喊了一声。没有回应，只有回声在空庙回荡。鹅从脑壳深入，通过丧尸脖子更深入。里面彻底为空，鹅环游一圈。鹅歇了会儿，拔出鹅头，走了。鹅稍后离开乌七八糟的战场来到一条沙发上休息。鹅现在看着这个丢在鹅绒被里的异形蛋，静静看着，不觉得跟鹅蛋有多少区别，普普通通。鹅想起之前救过它一命的蛋，它们有什么区别。没有。它们一样大小，普通且绝对不假而现在看着其实也没那么怪。鹅至少知道了它的出处。鹅只增加了一个小问题，它当时怎么就从自己胃里掉出。鹅不明白它怎么不是从天而降，或干脆从地上长出那样多自然。鹅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些。鹅从那个进食的女丧尸手中夺过这个蛋，鹅没有把她点燃，反正她迟早会经历自燃那一关。鹅不理解但有些事存在即存在而理解是另一回事。鹅只是不理解异形下卵蛋但异形并不是从卵蛋破壳而出，它们究竟想做什么。这是异形自己的事，跟鹅无关。鹅不去想这些，鹅大势已去实在太累。鹅不知道那具空壳丧尸怎么就自燃起来，鹅停着看了会儿，同周围观火的丧尸一起。鹅看着丧尸的绿色火焰，看着它烧成灰烬之后消失。鹅顺其自然看着那个地板上烧剩下的舍利：一个八分硬币。鹅想算了，它还是走开。鹅推开围成一圈傻乎乎的丧尸群，走开。在下电梯时，鹅看见那个

坐在台阶上孤单的丧尸，她在进食。在优雅的吃着夜宵。鹅看着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蛋，慢晃晃来回摇动三下还是四下，找到蛋上的那个按钮，蛋自动打开一个缺口，液体从蛋中流出，她仰头用嘴巴接住。她就这么吃着她的贵族宵夜，不紧不慢。鹅看的仔细。鹅停在一旁观察她的解蛋秘诀。她是这样吃的，这个女丧尸，她从口袋里源源不断掏出一只异形卵蛋，用两根手指夹住蛋两端，在耳边轻轻摇晃三下或四下不一定，摇完后，她按下蛋壳某个位置的那个按钮，这时蛋自然打开一个缺口，流出里面的内容，她举起它，举过头顶，用那张烂嘴对着这支垂直的液体，一干到底，并且微醉中带着诡异的满足。鹅看着她的每一个分解动作。她歇了一会，接着掏出下一个。鹅及时从她手中抢过一个。鹅无冤无仇没有把她点燃。鹅现在天空微微亮开鹅望着这个卵蛋。鹅不会傻到跟那女丧尸似的，搞一通仪式，接着去找那个找不着的按钮。鹅反复试了几次，没找到。鹅之前已经了解这个蛋的全部性质。鹅现在了解的并不比之前更多。鹅现在明白它是怪蛋无疑。一个异形卵蛋，它绝不是真鹅下的真蛋。不是一头鹅中大奖下的天才蛋，不是，这种蛋需要输入密码。鹅现在的目的不是去打开它，这没有意义鹅不饿。这种蛋它是一种专门投喂给丧尸的特供食品鹅现在确定。鹅确定这种蛋需要丧尸的生物密码才能解开。大概就这些。这种蛋对鹅没有意义。鹅对这种蛋也是，这种蛋。这种蛋除了当成炸弹随机毁灭几头鹅民族，它最多只是一种营养品。鹅这样想。这种蛋作为炸弹威力有限，作为补品它催生丧尸成熟。这种蛋入口即化，鹅以前就试验过。鹅孵不出这种蛋，它根本就不是蛋，它不是



孔在钻头尖反复撞击下不断往外喷射各式样的火星。鹅今天星期几。鹅匍下身重复看着，火星或那部无人驾驶钻孔机，鹅看见天空雨要下不下，天空阴着，而那头倒垂的鸟不死不活赖在半空。鹅因为靠太近它实在听不清钻孔机撞击混泥土的哒哒声。鹅及时用真气封闭听觉神经只是无声看着那些活跃四溅的火星。鹅吞食几个火星，感觉意义甚微。鹅稍后让自身在火星旁边睡去。鹅脱离鹅壳，站在一旁看着。没什么看头。鹅继续脱离鹅，退后站着。鹅稍后索性一次性到位，以几何级增长速度从新鹅里解脱出来，放大，顺着路面一个个排好鹅空壳。鹅现在第十七次脱壳后成了一个巨型鹅：轻、薄弱、大半透明。鹅这时打开听觉开关，因为距离遥远，几乎已经听不见钻孔机发出的声响。鹅听见极其微弱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声，要多少有多少但零碎。鹅咳了一声，用暗号命令这声音消失。或只是停着两者皆可。鹅让雨落下，抖了抖云层。雨落下了，而且还不小。鹅这时删除道路，把那部钻孔机和火星和那个小孔和睡着的鹅壳以及站着静止的次鹅壳和次次鹅壳们和那头鸟统一打包，装进一条召唤来的木船里，盖上遮雨布。鹅把那些零碎加起来不到一两的静止的哒哒声一同丢进船里。鹅加大力度从更高的天空引来一注大水生成河流。鹅轻轻扇起一点风，受力的木船就离岸了。鹅叹了一口气，在岸边升起篝火。鹅在船儿远去消失之前，往河里扔进一块柴火。鹅现在流着眼泪水，俯视整条燃烧的河流，火焰顺着雨水往上攀升，跟着连天空也统一烧了起来。烧了一会，也就烧完了。黑夜降临，鹅缩小，回归踏实的鹅身。鹅这样做，在理论上当然是被允许的。鹅只要不犯错，它作

什么是它的自由。鹅在黑乎乎的黑暗中喊了声：喂。这声音不断扩大，在混沌的黑中拓荒出一个空间，鹅稍后点燃灯火，准确回到庙中。饲养员这会儿已落发为尼，端着一碗饲料走过来。这是最新改良过的，饲养员说，我往里面拌了一点异形粉末，尝尝口感。鹅没说话，独自坐在灯火里，不生气也没有一点脾气。鹅幽幽说道，你哪儿去了。我回去鹅场，你不在，你去哪儿了。鹅说。饲养员衣着朴素，光头锃亮，脸孔清洁，明显描过眉。饲养员坐下，点燃一支，看着灯盏。鹅看着饲养员一尘不染的光头，全面想起她光秃秃的身体，她的手臂、光滑的脚底板、她一起一伏的胸膛、这些那些。鹅想起那部充满无限能量的钻孔机，鹅感觉胃部和屁股升温发热，一个异物在伸缩、膨胀。鹅二话没说，展开鹅翅，整个紧紧吸附到饲养员身上。翻遍全身，鹅才在不起眼的角落找到那个烦躁的无底洞。鹅反复使用暴力。鹅稍后进入黑的空庙，静坐修行，一直待到天空亮开，鹅离开，鹅去寻找那支大部队。

鹅往西走。鹅走到一枝树下，鹅停着。鹅不能朝四面八方走动，走法不对。并且鹅没有朝南方向走并不是因为那个舍利八分硬币的提示。鹅没有理由只是凭直觉（这难道还不够吗）鹅往西走去。鹅离开商场沿着东西走向的大街往西游动，鹅绕开丧尸们。鹅在大街上看见有的丧尸烧着了，那是一些空壳丧尸。而有的丧尸十分经烧，仿佛鹅场的那间派出所。鹅没有看见有跳舞的丧尸，大部分在围着它们的中心点绕圈，只有少数几头仰头在饮卵蛋。鹅的游动速度基本上是它们十倍。鹅缓慢游动，天空阴沉。鹅抬头看天空，天空空荡荡的，云层极底。鹅看见云层也极厚。鹅在废

墟大街上走着。鹅听见一些零星的炮火声，莫不清方位，鹅自顾自往西走动反正地球是球形：这意味着什么。鹅穿着防弹服。鹅机灵，鹅背着大半桶矿泉水。鹅在鹅场时饲养员说一头鹅一天的进食和饮水比率，鹅记得这个比率。鹅凌晨在商场烧掉一些腐败的丧尸才离开，它们把门口堵了。鹅先是用干冰灭火器，再往它们活着但僵直的尸体倒上白酒，鹅把它们烧了。鹅拖来两床鸭绒被，它们烧的更旺。鹅在灰烬堆里挑拨，并没发现烧剩下的舍利，没头丧尸的具体情况不同。鹅走出商场大门，鹅想了想往西走去。鹅娘希匹的反正大势已去只能凭直觉去跟大部队汇合。鹅不觉得和大部队有啥情感，鹅只是为了兑现承诺。鹅因为那头小破鹅寂灭之前说的话，鹅必须兑现。鹅反正总之闲着也是闲着为什么不呢。鹅掐指脚指头计算，往西走没什么错误。鹅从一头坐躺在路边享受卵蛋的丧尸身上解下防弹衣床上。鹅抬头看天，云层低厚，几个卵蛋从天而降，接着更多卵蛋仿佛雨滴掉了下来。不像雨滴落到地上成为，鹅看见这些卵蛋在触地后反弹升空三、四丈，到达最高点又自由下落，接触地面硬物再反弹，有的上上下下弄十几个回合才稳定在地上，鹅看着。鹅往西走。有丧尸蹲在地上捡卵蛋，这本来就是投喂给它们的，只是不吃嗟来之食，丧尸没有尊严。丧尸可以没有表情，但没有尊严，这多少说不过去但这是它们的事。鹅走在卵蛋雨中，需要犀利的走法才能避开蛋的打击。鹅没有学过凌波微步，鹅撑开雨伞在大街上走着。鹅与其说走在大街上还不如说它走在这算什么地方，一堆废墟里。就这样，鹅走到一枝遮阴树下。鹅从树干感觉这是一枝泡桐树，它是。六月，泡桐树树枝茂盛，一

头丧尸停在树杈上吃树叶。鹅发现一个规律，丧尸几乎什么都不吃除了树叶和异形卵蛋，丧尸大概也需要维生素。而这头丧尸也在吃树皮。鹅烧着这枝泡桐，鹅走了。鹅走过自动存取机。鹅说喂，知道大部队在哪儿吗鹅问那头停在机器旁边修行的鹅。鹅感觉它鹅眼关闭应该睡着或正在入定。鹅帮它把玻璃门关好，它算是找到了一块宝地。鹅出门，撞进一头异形的怀里。一头成年异形，个头有鹅两倍高。鹅划一根火柴烧它，它吐出舌头绕起鹅脖子，一下把鹅甩到墙上。鹅拔下身上最长的鹅毛象征性把它当剑，对着异形说道：不要过来。这异形三条腿支在原地，蟹子关节似的尾部高高翘起，一对黑翅高速震动。鹅弥陀佛，鹅默念做法，异形没有反应，也不动，只是吐出那条黏糊糊的长舌舔着鹅的脑壳。

473

鹅继续往西走。鹅走去哪儿都一样，鹅在废墟堆里走着。鹅现在没什么经要去西天取。鹅没别的什么事，渴了也喝些水。鹅以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鹅，鹅现在看到废墟里没有一点政府的痕迹。鹅用废墟堆里零星的火苗点燃一支，吸着。鹅看着远处大厦倒塌，一群异形排队在空中依次撞击爆炸，大厦徐徐倒塌。鹅没听见鹅部队有任何抵抗。鹅看见无数黑压压的异形穿过云层，对任何物体进行自杀式轰炸。鹅歇下来，看着。看着这个不是人间的什么间，鹅哪儿也不想去。鹅关闭鹅眼，当那头异形把它全身添了一道，鹅真要被那种花露水香气熏昏过去。鹅不会突然变小，或化为气，在现实模型中。鹅只能等着被吞没既然烧不着异形。鹅不去想这些。鹅的一生短暂，但完整。只要它已经是鹅。鹅没什么可思想的，鹅对此有过好的经验。鹅的想法落了空。那头异

形被撕裂粉碎，被另一头更高大的异形。鹅连忙躲进自动取款厅，锁上门。鹅看见更高的异形和突然飞来停在大街上的异形，它们不等通知便开始相互撕咬，看不出有任何目的。也有的异形俯冲而至立即炸开，化成或红或淡绿或粉红色气体粉末，爆炸产生的冲击波使空气都变了形。这时整个大街瞬间变成一座混乱的印刷厂，卵蛋横飞，各种老鼠似的吱叫声连绵交替响起。而附近的丧尸仿佛被什么信息元素激发，激动起来，有跳舞的，有从口袋掏出纸币数钱的，有喊叫卖的，有的拨号码打电话总之什么都有，也有的只是坐在地上安稳饮蛋。丧尸群中部分脑壳开始炸裂，翻开，新生异形仿佛小型生物导弹弹出，射到半空，等保护罩消失后，便不顾对象自动加入混战。稍后空壳丧尸开始自燃，异形在火焰中愈加奋勇、激烈，整条大街还上的东西呈现一种布朗运动，各式各样的部件散落一地，场面极为绚烂壮观。鹅走过去摇醒那头修行中的静鹅。它半睁开鹅眼，没说话。它看着鹅，白了鹅半眼问，搞什么，你谁呀。鹅就说了我是谁。鹅说这算什么情况。静鹅说，少见多怪，这些东西就是这样的。说完，它重新关上鹅眼睡去。鹅等到近午时分整条大街平息下来，没了动静，鹅才推门走出取款厅。鹅走每一步都艰难。鹅没有任何损失。鹅不关心秩序。鹅对正在吃苹果的丧尸没有意见。鹅现在六月，鹅没有一点愤怒。鹅往西走着，几乎没有动力。鹅解开防弹衣丢掉。鹅拍动翅膀把空气中的杂质和气味扇干净，清理出一条道路。鹅稍后走过一个十字路口，鹅坐进一部废弃在路口的汽车驾驶室稍息。鹅这会儿要是换一个方向行进它又能去哪儿。鹅点开收音机听了会儿调频广

播，天气预报傍晚阴有雨，相对湿度 75。鹅离开驾驶座往西方行走，走过两条横街，鹅路过一个电影院，它是连锁的。鹅对电影没有研究，无非是一些运动的画面。鹅在地上看见一只字，是一块掉在地上的招牌上的字：福。鹅没有发生意外走过两条横街，鹅必须拐弯，没路了。鹅翻过围墙，跳进一个学校内部。鹅沿着操场跑到笔直往正西走，鹅百米冲刺，掉进一个水池。鹅仿佛找到归宿。鹅被一头丧尸捞起，连同一些浮萍，被丢进垃圾桶。鹅睡着了，恍惚。鹅关上垃圾桶盖子算是睡了一个回笼。鹅下午 13:45 分通过垃圾桶跳上树杈，顺着树木跳飞着往西行动。鹅跨过学校厕所屋顶，回身落会到街上。鹅遇见一颗苍蝇。鹅跟着苍蝇走两里路才绕回到正道上。鹅走着走，轻松起来。鹅索性改成大步走，大摇大摆走在向西的道路中央。鹅，如果道路中央停着一匹马，它也一定是一匹没救的马。鹅没看见。鹅用对讲步话机呼叫大部队，没有回应。无论调到哪个频道。鹅嗑了些药丸。鹅在路上练习七十二路小擒拿手有些生疏了。鹅感觉天空阴着不会下雨下午。鹅一群异形迎面袭来，不知道怎么的，它们又相互撕咬爆炸并不鹅放在眼里。鹅有时帮助它们打扫战场，顺便把它们件的部件进行焚烧。鹅没事对路过的丧尸点燃着玩，显然它意义微小。鹅走着走逐步偏离预定的轨道，这特别传统。鹅现在来到一堆废墟高处，坐在那里望着风。鹅感觉这里就是西方的尽头。鹅往更西方向看，那里拦着一条河。鹅不可能一直走下去，鹅贵在徒劳。鹅现在熄灭一支，新接上一支远远望着正在倒下的摩天大楼。鹅让附近那头拾荒的丧尸过来唠会儿嗑，怎么说呢，他脖子上挂着一根粗金链子，满口摇摇欲坠

的金牙。他戴着一顶棒球帽。他忙。天气预报没错，傍晚确实有雨。雨从天上往下落，异形们成群连片飞去云层，消失。鹅看着这些自然规律，鹅让风吹起全身鹅毛。鹅现在情况有多严重，鹅不知道。鹅要知道它作什么。鹅假设它是佛陀盘腿静坐，鹅现在习惯了在任何地方以及情形下打坐、入定。鹅逐渐掌握这类技术，鹅自觉并且专业。鹅想起饲养员的教诲：不要搞形式主义，它是修行最大的敌人。鹅听见步话机传出杂音，鹅把干扰关掉。鹅一二三瞬时遁入虚无，只要它需要，这不难。鹅的神识迅速来到一座傍晚的空庙。空庙空空荡荡，没有活物，鹅给菩萨上香三拜，之后鹅来到院子中央等雨。雨不仅是思念，雨对鹅还是一种清洗。雨和鹅天然关联，雨一个一个下着。雨下一个，鹅收一个。鹅在计算雨的数量。一场雨有多少个雨滴，鹅以前从没算清过。鹅要算清，这是修行的方法。鹅收雨收到中途，雨停了。雨没有停，雨只是停着。鹅在等待。鹅有的是时间耗着。鹅让进庙烧香的丧尸烧完后快些走，鹅其实也不介意她多留一会。鹅感觉到一些杂质，在虚空中，鹅感觉这会儿得虚空还不够空和虚。鹅穿梭自由，回到现实收听步话机，它又没动静了。鹅快速返回庙中，及时接住突然掉下的雨滴。这已经是第86个，还会有很多。鹅把接收的每一个雨放进钵里，现在已经浅浅的有了一个底。鹅浪费了些时间，在收下一个雨的时候鹅忘了。鹅重新想起雨的数目，鹅让雨暂停，从零开始数，直到数对为止。浪费也是修行的一部分，鹅这么认为。关键是如何认识浪费。鹅在接完这一场雨的最后一个雨滴后，已经是傍晚接近黄昏的17:49分，鹅整理鹅毛，草草结束这次修行。鹅从步话机中听到一个声音，

它不是大部队的求救，也应该是饲养员熟悉的呼喊。鹅往西方向远远望过去。

鹅现在星期二。鹅浮在湖面中央吃着草，鹅不可能躺着在湖上，鹅除非鹅头插在水里。星期二，鹅潜入湖底，稍后浮出水面，鹅被视为众鹅偶像。鹅不是一两天了，鹅的光荣事迹传遍大江南北。鹅成了救世主，从某种意义上鹅已然成了一匹真鹅。鹅恍惚。鹅在咀嚼一根水草。一头士兵鹅远远游过来，扛着那把火箭筒说，报告长官，请指示，长官。鹅让它歇一边去。鹅其实还认识它，是隔壁邻居鹅，半个月没见，它傻乎乎的，长大许多。鹅类智商低，这不怪鹅类，至多是自然选择的后果。鹅现在星期二下午它是不是星期二下午现在讨论它意义不大。鹅大部队日以继夜抵抗外星异形入侵忘了时间也忘了进食，鹅类极易激动。鹅大部队据说人气鼎盛时期高达数万，而现在不到五头。鹅包括自己算上才凑足五头。这五头大部队鹅现在星期二下午天空晴朗散落在湖面上，气数已尽，成不了什么气候。鹅收到求助信号时鹅还在废墟堆高处静修。鹅收到模糊的求助信号后，鹅不确定它是不是一个求助信号。鹅以为步话机零件出了什么问题，鹅还以为那可能是一个钓鱼信号。鹅磨磨蹭蹭确定那大概是一个求助信号并且真实可信。只是这都什么时候了，大势已去，折腾这些还有个鸟用，鹅这么想。鹅走了。一切都是因为爱情。鹅这么想，而爱情是因为孤独。而孤独又是一种什么东西，是因为世上并没有脑壳外翻的鹅吗，鹅这么想。鹅通常孤独少，小小的，有时才一个点那么小。鹅有时这么认为，孤独是魂魄的原力。有时(下雨时)又往往不这样想。孤独只是孤独，它连孤单都不是。孤独总归是因

为缺失参照物，而自己总是处于坐标原点鹅这么想。鹅一头鹅夜幕降临温吞吞往西走着，难免需要来一点想头。鹅趟过河水，在走进一片树林之前鹅停下，想了想数学。没有数学，鹅仅凭有限的飞行能力几乎不可能冲出大气层。除非真鹅。真鹅是一种摆脱数学定理控制的鹅。真鹅大道至简，又无处不在。真鹅不是鹅，这是其一。其二、真鹅也分档次。普通真鹅看着普普通通，脑壳后的光圈一看就是便宜货。只有到了最高级别的真鹅，它才返璞归真，似真似幻，与任何鹅都不同。这不是鹅需要考虑的境界。鹅如果修真，它的目标也就长出光圈。这样比较老派。鹅通常认为自己是一头老派鹅。鹅也许这跟鹅看不惯这鹅道有关鹅这么推算。鹅感觉鹅这一生是不是太繁忙，不光要时不时弄些饲料吃，鹅还要解脱牢固肉身。鹅曾经对叙事者的这个设定表示过不满，但既然事实如此，又何必再去麻烦人家呢。鹅有点儿想远想偏了，关于数学。鹅搭起简易帐篷，升起火堆，黑夜全面到达，鹅弄了些烧烤填肚子。鹅离那头最近的丧尸不到两百米这已足够安全，无论对谁。一头丧尸停在河对岸，静静的隔岸观望着这堆篝火。这是它的事。丧尸稍后被炮弹炸飞，被一个火箭筒炮弹，丧尸消失。一头鹅高举它的武器站在河对面喊，报告长官，安全，长官。有些天生善良的丧尸就是这样被消灭的，它们又没有错。这一头鹅从河里游过来，鹅明显有些饿。它抖落身上的水珠，敬礼，傻乎乎望着鹅。鹅让它坐下，随便吃点东西。报告长官，是，长官。这一头鹅说。报告长官，这是什么肉，长官。它问。兔肉，鹅说，刚烤熟，可以吃了，别客气。报告长官，是，长官。不要老是长官长官的，我不是你们长官。报告长

官，是，长官。鹅不想重复每次遇见一头新鹅都在重复类似的唠嗑。鹅问这新鹅叫什么，怎么没跟大部队在一起。这鹅就说了它没有名字。鹅没有名字，报告长官，这鹅说。鹅想也是，它说的对。报告长官，我和大部队失散了，大部队损伤惨烈。说着，它哭泣起来，抹着眼泪水。鹅让它不要这样，吃东西高兴点。入夜，鹅战士在营地周围守了整整一夜。它的意义在哪里，你说。鹅问。鹅停在湖中央，问其中一头鹅，不是隔壁邻居鹅：它没脑子，不用问它。这头鹅支支吾吾的，东一句西一句不知道究竟在说什么。报告长官，我们是反异形野战军团第，鹅没等它说干净，说是啊，我问你，我们干嘛要反异形。报告长官，不知道，长官。这鹅傻乎乎说。请指示，长官。傻鹅说。报告长官，为了保卫鹅族，长官。隔壁邻居鹅自告奋勇，鹅脖子挺的笔直。鹅让它闭嘴，它最小，没它说话的分。另一头呆鹅有它独到的见解，说报告长官，您是鹅场烧不死的神鹅，是我们鹅民族的英雄，是我们鹅民族伟大领袖，我们反抗军的最高长官，您一定有深刻的理解，长官。长官万岁，呆鹅喊起口号。其它鹅只好零星无气无力跟着喊两声。它说的对。鹅没有反驳。你们见过饲养员吗，鹅问。你见过吗，鹅问呆鹅。见过吗，你。鹅问傻鹅。傻鹅摇摇鹅头。你呢，鹅指着鹅四问它。报告长官，不知道长官，长官，您已经问了七、八次了，长官。鹅四是那头屁颠屁颠一道跟来的鹅。在那个指南针都能迷失方位的树林，鹅四以它敏锐的嗅觉开辟出一条道路，两鹅一路西行，在中午时分，穿过马路，到达城乡结合部的一间杂货铺。鹅四用火箭筒轰飞堵在门口的丧尸，从冰箱弄了一支几乎融化成水的冰棍献上。鹅让它弄个可乐。

它说不行，说报告长官，鹅类不能喝可乐，长官。谁说的。鹅让它把步话机递过来，鹅对着步话机问，这是谁说的。报告长官，这是鹅场的规矩，长官。鹅场？鹅场在哪里，你告诉我，鹅场在哪儿。那里（一枝泡桐树）吗，还是这里，还是这里到处都是。鹅场已经完了，懂吗，赶紧去拿，鹅命令道。鹅四取来可乐献上。这是什么？鹅问。鹅烦，大概是真烦。鹅突然感到烦闷，也许是天气的缘故。鹅这会儿时近中午，天空明朗，阳光泛滥，蝉在狂叫。路上，四处到处散乱着不是丧尸或焚烧的丧尸就是各种异形部件和树枝和乱石头以及抛锚的什么车。鹅坐在小店门口感到烦。鹅看着那张空荡荡的台球桌，鹅问士兵鹅四，这是什么？啊。这是什么东西。吸管！鹅四返回小卖部找了半天找来一根用过的吸管。鹅吸着滚烫的百事，连大势已去的感觉都消失了。鹅只是感觉烦，暴戾和烦躁的烦。鹅让鹅四自己走，自己去找什么鸟大部队。鹅四说报告长官，不离不弃，长官。鹅让它去撞在那支马路对面的泡桐树上。鹅四什么都没说，跑过去一头飞撞在泡桐树上。算了，鹅喊。鹅招手让它回来。鹅安抚它说，别介意，这是测试。报告长官，明白，长官。鹅四站在一旁警戒。鹅让他一块坐下稍息，它也就坐下了。见过饲养员吗，最近。鹅问。报告长官，没见过饲养员同志，那天她没去上班，长官。哪天。报告长官，不记得了，就是外星异形入侵的那天，应该就是您被放逐后的下一个星期，忘了是哪天，长官。是星期几，鹅问。报告长官，忘了，不记得了长官。报告长官，鹅四仿佛想起什么说，估计他们都成丧尸啦，长官。鹅四接着添油加醋说了一通鹅场管理员、饲养员、门卫什么的怎么化成丧尸的，它说的有

趣。鹅四它又说了一段单口相声。鹅之前没有发现鹅四它还有这项才能，两鹅合作说了一段八扇屏。这一路下来倒也变得有趣起来。鹅说风。鹅四说报告长官，雨，长官。鹅说风吹。鹅四说报告长官雨打，长官。这很工整呀，长官。鹅四说。鹅四自愿当起捧哏。鹅四把抱着的火箭筒背起，背在后背上，鹅四说，还有什么，长官。鹅就顺着对联说，风吹水面。鹅四故意想了想说报告长官，风吹水面嘛，那就雨打沙滩啦，长官。鹅一口气说完，说风吹水面层层浪花，你说。鹅大摇大摆走在前头，战士饿四亦步亦趋跟着。鹅四说，报告长官，这难道我啦，让我想想啊。风那个吹水面，我对雨打沙滩，这可以。那么风吹水面层层浪，我只好对雨打沙滩万点坑啦。您看我对的怎么样，长官。鹅告诉它，听错了，我说的是层层浪花，不是层层浪。啊？鹅四说，报告长官，这不对吧。您不能说浪花，只能说浪呀，要不然让我怎么接呢，长官。说好的是风吹水面层层浪，下联雨打沙滩万点坑。您这浪花一来，我总不能对坑坑吧。这不合适，长官。鹅四说。相声也要改良嘛，鹅说。报告长官，这倒是，您说的对，长官。相声（Crosstalk），一种民间说唱曲艺。它以说、学、逗、唱为形式，突出其特点。两鹅就这么往西方走着，一和一唱，不久便走到一座山跟前。报告长官，鹅四说，长官，请问，我们是在往哪里走，长官。西呀，鹅说。哦，鹅四哦了一声说，报告长官，我们为什么要往西走，我们不是去跟大部队汇合吗。我看着山上不像是有大部队存在，您以为呢，长官。这倒是，鹅说，是您提醒了我。聪明，不愧为相声演员的肚子，杂货铺，什么都有。这样吧，接着走，翻山，鹅说。啊？

报告长官，我们还在说相声吗，您瞧着，这么的山，怎么着也得爬一个月吧长官。少废话，鹅说，爬。鹅和鹅四爬了三天三宿爬到山顶。在山顶的庙里歇着。从山顶往下俯视，整个城市各种色彩搅和在一起，浓烟滚滚，异形们如同苍蝇盘旋在上空，时不时的传来隐约的自爆冲击波，煞是好看。庙是一座空庙，没有和尚，也没有和尚异形，是一座残破的寺庙，大门口屋檐下挂着四海寺的牌匾。寺院中亚有一枝参天古松，有几百个年头了。鹅在庙里转了一圈，盘点物件，除了一个卧佛泥菩萨、一口老钟、一些蜘蛛网、一个已经倒塌的厨房间，整个寺庙仿佛世外桃源，再也找不出别的值钱的东西。勤务兵鹅四在院子中央点起篝火烧水，准备在这里过上一宿。万事大吉，一切等过了这晚再说。四海为家，落地为僧，鹅想这大概就是四海寺的出处。只是这里发生过什么故事，鹅无从知晓。只知道一点，这个寺庙里曾经指定住过鹅，因为院子角落里竖着一块木质墓碑，透过斑驳的文字依稀能看出上面写着：鹅，到此一游。入夜，鹅躺着，仰望仿佛伸手就能够到的夜云。鹅只是望着，神识却在反复连接这匹古鹅。鹅的直觉告诉它，它和这匹古鹅有缘。它也许是一匹早已修炼成真的真鹅。该庙风静月明，四周地气蓬勃，绝非普通境界，实乃修炼聚气之风水宝地。鹅聚神，深入联通，弄了一两个时辰，无奈还是无劳而返。鹅大汉如雨，回到现实中。这会儿鹅四还在庙门口值班，几点了，鹅问。报告长官，鹅四小声说，大概子时刚过，长官。早些睡吧，鹅以关怀下级的口气命令道，这是命令。报告长官，是，长官。鹅四走过去，用尿浇灭那摊微弱的篝火，接着扑倒在地，少顷便昏睡过去，顺道打了一夜的呼噜。

鹅几乎没睡，子时一过，鹅打坐静气，重新发功试图联通古鹅。鹅不知道是不是方法错误，还是方向不对，整个气息都不是清晰而是越发混沌的感觉。鹅勉强试验几次后，也就取消了这个念头。不久，天蒙蒙亮，蝉虫们又开启这天的交配鸣叫声。鹅让鹅四早些爬起来，打扫寺院，擦拭菩萨，自己坐在庙门槛看着日出冉冉升起。这日出，仿佛真的像是冉冉升起，红彤彤，又大又椭圆，仿佛一座烧着不断燃烧的印刷厂。鹅看见大批大批的异形群从云层里冒出，径直往这轮红日飞去，也许那也是它们的目标之一。上香火，三拜过后，鹅和鹅四从另一面下了山。西行路漫漫，这次小分队翻过三座大山，一个半山上的尼姑庵（也是空的）、三条大河，走过一片草地，走过不下三座桥（木桥、铁索桥、拱门石桥：可能是个宋代古迹），经过几个村落（无一例外都成了废墟）、一个野生动物园：它们都上哪儿去了，那些动物：鹅除了看见一匹河马在池塘里使劲分娩，两只蚂蚁都没照上面。鹅四汇报说，大多数畜生宠物都投降了，没有骨气，其实都成了异形的食物或坐骑或肥料，只有我们坚强的鹅民族从一开始就奋起抵抗。是吗，鹅说，这有什么意义，抵抗所谓的异形生物。谁统治不是统治，鹅说。这哪能一样，鹅四说。而且这些外星畜生也不是来统治地球，它们简直是来无端毁灭地球，这您也看见了，长官。鹅没说话，鹅让它滚蛋，它不滚。鹅双人小分队匆匆穿过野生动物园，按原方向，原路径接着又走了几天，有时连着两、三天都在下雨，有时天空晴着，零碎几个丧尸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拦在路上，鹅让鹅四用火箭筒，鹅四早就把随身负重丢了，鹅只好钻石取火把它们烧着，在它们爆出异形之前，

免得双方都受苦。鹅抬头看天空，天空上没有一个雨滴，大旱之年，鹅有一种预感，来年必是大旱之年。鹅没进一滴水，走了三日路，鹅走到一个凉亭歇着。鹅实在走不动。但原路返回又不大现实。鹅往西走，那就只能往西走，直到不能再西。这是从出发起，按照直觉早就定下的规矩，是一种来自神秘的指示，同时也蕴含某种启示。鹅只有一路走下来，才能够知道这其中的一切。一切才有答案。它不但是一个过程，同样包含答案。鹅对此深信不疑，鹅从不怀疑鹅自身。鹅通常绝对。鹅绝对认为只要有因有缘就一定有果。而鹅这一路往西也算经历万难，心诚则灵，在一个星期二下午，鹅来到湖边。在那里，鹅终于发现这支仅剩的三鹅大部队。鹅跟他们汇合。所以，你们统一说说看，这一切的意义究竟在哪里，鹅说（对浮在湖中央统一扛着火箭筒的四鹅说）。报告长官，呆鹅抢先说。它絮絮叨叨说了一通，概括起来还是那句话：消灭异形、实现鹅族伟大复兴，长官。呆鹅说。

484

鹅和鹅。鹅鹅鹅。鹅鹅鹅和另外两头鹅，总共五头鹅组成鹅大部队，三雌两雄。用得着你去消灭吗，鹅现在星期二下午鹅说，用得着你去复兴吗。鹅对呆鹅说。呆鹅自然呆，在鹅场它负责交媾，呆鹅是一头质检勉强合格的种鹅。报告长官，用不着，是长官您领导我们去消灭异形，实现复兴，长官，呆鹅报告说道。怎么消灭，怎么实现伟大复兴，你说。两个问题一起回答，鹅命令。报告长官，是，长官。长官，用反异形火箭筒和交配繁殖，鹅生蛋，蛋孵出新鹅，新鹅接着生蛋，蛋孵出新下一代，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十六，十六生两百二十五十六，依次类推繁衍不息，不出两

年鹅大部队必将恢复往昔的规模。回答完毕，长官。呆鹅报告说道，它的算术不错。你会说相声吗，鹅问道。报告长官，不会，没学过，长官。很好，鹅说，立即潜入湖底消失。报告长官，是，长官。呆鹅一个翻身，潜去水下。还有谁要说的，鹅看着剩下的三鹅。三鹅统一没吱声。傻鹅在清洗它的火箭筒，隔壁邻居鹅昂着鹅头在看天以及不知道在看什么。鹅四好一些，这一路下来它被鹅不知道洗了多少回脑，鹅四主动把鹅头插在水里，假装没在听。一群废鹅，鹅现在星期二下午说道，我们还是去弄些吃的，闹革命也得先吃饭。呆鹅这时立即浮出水面，说报告长官，我知道一个地方，那里水草鲜美，野兽丰富，比老是吃鹅饲料什么的强多啦，长官，我来带路。呆鹅一个潜水，出水时已远远的到达湖岸。你们跟它去准备，我在这里再歇会儿，鹅说。鹅现在星期二下午独自停在湖中央，鹅以前停在湖里不是休闲阅读书籍，就是心中默写诗词歌赋陶养情操诸如此类鹅没闲着。鹅闲着也是一种修行。鹅无奈世事沧桑，俗事缠身，大部分时光耗费在无效的业务之上。鹅的主要业务（事业）是修行。鹅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尤其在鹅道昏聩的末法时代，鹅有心无力鹅重重叹了一口气。鹅从不对鹅类负责。鹅现在星期二下午在湖中央停着鹅需要对鹅类（主要是它们几头）负责到底吗，既然它成了它们以为的神鹅、最高统帅和鹅民族唯一之希望。鹅想了一会陶渊明和屈原，鹅稍后想了想贞德和甘地，他们彼此都不是一路人。鹅想起饲养员的音容笑貌，既然想起，鹅索性也就开始大范围同时深入的想。鹅主要是想的深入，鹅想，饲养员要是回四川老家去，路上遇到（假设）地震怎么办。

饲养员不会凌空起飞，意外发生时，她正好睡着怎么办。饲养员她会自己经营一个鹅场吗。她的高质量种鹅去哪里寻，鹅这么想。鹅一度想，在回四川路上，饲养员要是看破红尘在中途去了青城山落发为尼姑这也不是不可能。鹅认为饲养员在路上被异形或抓捕或消灭的可能性更大。鹅不认为饲养员会像鹅四预料的她们都成了丧尸。怎么可能呢，不可能，鹅不可能这样去认为，情感上不允许。虽然这种可能性不是最大也是第二大。鹅认为第一大的可能性是，鹅不知道。鹅销毁各种预设场景。鹅绝对不能相信饲养员已经被捕。鹅不存在也不需要意外。鹅停着，想，但鹅不能有意外，不能。鹅无论对一头鹅，还是鹅，还是鹅的反面，鹅统统反对意外。鹅别说饲养员同志鹅也不会意外成为不是一种动物。鹅，打一种动物，它还是鹅。鹅相当宿命。但鹅并不神秘。神秘只是一种语言现象，鹅不是。鹅不急着否定。从鹅的上方俯视鹅，通常看不见鹅掌。鹅仍然是稳定压倒一切。鹅不稳定，鹅通常动荡不安。鹅现在星期二下午接近傍晚时分鹅浮在一个动荡的湖面上，鹅感到熟悉的大势已去。鹅被禁止漫游，当时在鹅场。当时，鹅从不走进比喻的客厅，在整日稍息。鹅莫名怀念起在鹅场的日子，也许是因为是鹅场虽然时不时闹暴动但还算稳定，鹅场让鹅安心。鹅当时身在鹅场不识鹅场真面目，现在倒好，落得个风餐露宿，肩负历史之使命。鹅不去想这些。鹅想，这也许就是命。鹅长久看着鹅的倒影。鹅平时极少失误，并且从不往茶壶里添水并且鹅感到大势已去。鹅重新上路。鹅离开湖中央。鹅看见湖岸不远处，篝火已然升起，鹅甚至闻到一股大幅提升食欲的飘香。

星期三大早上，潦草收拾完行头，销毁营地，鹅和鹅大部队排成一字型按原路返回。鹅群往东走去，倒退着（面向西方）往东移动。鹅必须回去城市，返回鹅场，鹅从哪里来，回哪里去，鹅认为要解决这一切（它的呈现那么芜杂甚至怪异），它们必须回到故事原点。鹅对此深信不疑。鹅认为有时下下之策也是唯一良策而且这天天空晴朗，万事大吉。鹅四说，一切听长官指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鹅四说。这还没到说相声的时间点。鹅四和其它鹅意见统一，没有其它建议。鹅经历万难，才发现这支仅剩的三鹅大部队。鹅那一趟心诚则灵，在昨天下午，鹅达到湖边。鹅绝对认为只要有因有缘就一定有果。鹅现在指望这三、四头鹅回去重新检查这些因缘。鹅通常绝对，而且鹅确实也对了。鹅从不怀疑鹅自身，鹅对此深信不疑。鹅检验了一条真理，通过实践，检验这个道或理确实是一条真理。它是万事的答案，同样也包含过程。过程即答案，有时反过来先有答案鹅也能接受。鹅只有一路往回走，才能够理解这其中的一切。它是从不管终点还是七点起，早就定下的规矩，是一种来自高高在上神秘的启示，同时也蕴含某种指引：即从哪里来，回哪里去。鹅必须回到自身。鹅之前往西走，那现在就只能倒着往东走，直到不能再东。直到接到某种注定的暗示（那是什么？它来了，才知道），它们才能停下。鹅要是顺着原路接着往西天方向走，这不仅不现实，还难以服众。鹅对这群恐怖分子鹅的处理方法最简便的就是将它们送回前线。鹅实在走不动，有时。鹅不想动。鹅没进一滴水，故意的，鹅大部队走了三天路程，自然回到一个凉亭歇着。一个通风良好的凉亭，鹅坐下后，在鹅四的劝告

下还是破戒喝了两口水。鹅心诚则灵，鹅表面文章要做足。鹅想起来，大旱之年，鹅当时抬头看天空，天空上没有一个雨滴。鹅当时有一种预感，来年必是大旱之年。鹅现在中午时分，不好说当时的感觉对还是错，感觉和想法类似它们总在变化。鹅现在看着照旧空空荡荡没有一颗雨滴的天空，感觉不好不坏。鹅看着天空时呆鹅也模仿看着，呆鹅报告长官说，长官，您在看天吗，还是望气。在看云，鹅说。呆鹅二话没说，扛起火箭筒朝云发射一枚火箭。还没达到，火箭便炸开在半空中形成一个白晃晃的花火。傻乎乎的，注意节约弹药，鹅四说。鹅四说，你这样会暴露我们的位置。鹅四说的有理。但呆鹅是鹅场种鹅，它对鹅四这老母鹅不感兴趣。呆鹅连着空射三枚，朝各种方向。满意了吧，呆鹅威胁鹅四说，满意没有。报告长官，鹅四说，有鹅不服从纪律，长官。鹅让它们立正后稍息站着。鹅四，丢掉武器，鹅命令道。鹅大部队匆匆穿越野生动物园，沿来时的方向走了几天，有时连着两、三天都在晴空万里，有时天空下雨，几个零碎的丧尸又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拦在路上，鹅让鹅四用火箭筒，鹅四说不是早就把随身负重丢了吗，长官。鹅只好让隔壁邻居鹅钻石取火把丧尸们逐一烧着，在它们爆出异形之前，免得大家受苦。隔壁邻居鹅胆小，还是心软，坚决不同意焚烧策略。鹅告诉它，这不是道德伦理的问题，只是走个程序。它也就同意了。它顺便还学到一门原始技术。鹅说，我们为什么要消灭异形，鹅问隔壁邻居鹅。报告长官，走一个程序，长官。隔壁邻居鹅脑子很好使。鹅没说话，鹅让它滚蛋，它不滚。坚决消灭这些外星畜生，长官，它说。这哪能一样，鹅试探着说。

是吗，鹅说，这有什么意义，你说说看，抵抗这些所谓的异形生物。谁统治不是统治，鹅说。隔壁邻居鹅汇报说，我们鹅族不像那些大多数畜生只会投降，没有骨气，我们鹅族从一开始就奋起抵抗，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很好，鹅说，测试通过。东行路漫漫，鹅五人大部队按着倒叙的顺序，顺利翻过三座大山（昆仑大的雪山，山顶接满了陈年旧雪），一个半山上的尼姑庵（不知什么原因这会儿倒掉了）、三条波涛翻滚的大河流，走过一片草地（傻鹅平时看着傻乎乎的，关键时候还挺管用，它钓了两斤鱼改善饮食。它负责部队伙食），走过绝对不下三座桥（木桥、铁索桥、一座算得上宋代古迹拱门石桥。路线图没有错。），稍后经过几个村落（无一例外都成了废墟，没几天功夫，有的地方还新长出了杂草）、再稍后穿过一个野生动物园：这样部队离那座庙就不远了。它们都上哪儿去了，那些动物：除了看见那匹河马还在那个池里使劲分娩，鹅还看见一头梅花鹿。鹅部队之后爬山，来到四海寺。上香火，三拜过后，黎明即将来临，鹅让部队稍息，自己坐在庙门口看冉冉升起的日出。鹅再次看见大批大批的异形群从云层里冒出，径直往这轮红日飞去，那是它们久经不衰的目标。这轮日出仿佛冉冉升起，红彤彤，又大又椭圆的一座不断燃烧的印刷厂。不久，天空彻底亮开，蝉虫们又开启这天的交配鸣叫声。鹅让部队赶紧扎营、生火、打扫寺院，把菩萨表面擦拭清爽。弄完一整套程序，鹅部队原地修整一日。入夜，鹅开启冥想模式。也许是心存杂念，鹅勉强试验几次，没有成功。鹅感觉冥想的大门封闭着，无法进入，但鹅没有取消。这不可能是方法错误，也不是方向不对，鹅感觉现在整个气

息不清晰、反常的混沌。鹅感觉不能这样急功近利。鹅几乎没睡，子时一过，鹅打坐静气，重新发功试图联通古鹅。鹅四醒来，按之前的套路，用尿浇灭那摊微弱的篝火，接着又扑倒在地，少顷便昏睡过去，一也呼噜不断。报告长官，我睡了，长官。早些睡吧，鹅命令道，这是命令。报告长官，明白，长官，鹅四小声说。大概子时刚过，长官。鹅四悄悄声说，还用我倒回去值班警戒吗。不用，鹅说。长官，那我派呆鹅去。鹅四说。不用，鹅说，你们都休息，明天还要赶路呢。鹅聚气汇神，虚汗如雨，终于进入冥想。鹅深入联通，弄了一两个时辰，无奈还是无劳而返。不应该有错呀，鹅不明白。确实，该庙风静月明，四周地气蓬勃，明白无误是修炼聚气的风水宝地，而且真鹅修行时遗留在庙里的痕迹如此明显，此地无银三百两，这枝苍天古松即是最好的证明。一匹得道飞升的真鹅，鹅的直觉告诉它，它和这匹古鹅此生有缘。鹅不怀疑这一点。鹅望空荡荡晴朗天空中的夜云，使用神识反复连接这匹真鹅。鹅，到此一游。从书法上就可以看出这匹真鹅的功力非同一般，它绝不会是一匹普通真鹅，恐怕到了至高境地。它身上一定有过传奇的故事。四海为家，落地为僧，莫非这就是暗示。鹅不确定。鹅昏昏沉沉，一夜很快度过，鹅无功而返。清晨，傻鹅在院子中央点起篝火烧水，往碗里到出饲料，逐一喊起它们进食。不出意外的话，这天将会是忙碌的一天。鹅这会儿睡意全无，它还是想搞清楚这个庙的玄机。鹅在庙里转了一圈，除了一个卧佛泥菩萨、一口老钟、一些蜘蛛网、一个已经倒塌的厨房间，整个寺庙仿佛世外桃源，普通至极，再也找不出玄乎的东西。寺院中央这一枝参天古松，没有几

百也有上千的年头。鹅顺着树干往上看，根本看不见顶。只看见一面红旗高高飘扬。鹅用少年轻功，扑腾着飞爬上去，不到一半便体力不支掉落下来。庙是一座空庙，这没什么可疑的，庙里似乎从来没有过传统的和尚。庙里有异形来过吗。一座寺庙虽残破，那也是风雨长久所致，属于自然腐败，只要看看大门口屋檐下那块四海寺的牌匾完好无损，就应该推算出不可能有异形来过。多好的一块清静无为修真福地，鹅要是哪天真想出家，它是最好的选择。鹅从山顶往下俯视，心里烦恼顿时升起。山上山下，完全是两个世道。远远看去，整个城市仿佛被色彩斑斓的游乐场，浓烟四起，大早上的，异形们早早出动，如苍蝇般盘旋在城市上空，或原地自爆，或俯冲下去自爆，好不闹热。报告长官，一切准备妥当，请指示，长官。鹅四精神头十足。鹅四啊，鹅说，要不，要不我们在山上再待几日。你看下面城里乱七八糟的，去那里意思不大。鹅烦，鹅叹了口气说道。报告长官，反异形野战大部队一切按原计划执行，长官。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鹅也就没什么好借口，就说行，大局为重，出发。鹅部队在庙里又躺歇了两个时辰，到中午时分才磨磨蹭蹭下山去。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鹅部队下了三天三宿才下到一半，它们即使是世上最慢的雨，理论上这会儿也应该下到地上了。少废话，鹅四说，别磨蹭了，继续下山。鹅类在累的时候通常不分大小。鹅四竟然敢这么跟鹅说话。鹅必须给鹅四两翅膀，把鹅四打得一鹅头垂在地上。还有谁，鹅看着其它三鹅。鹅不擅长表演凶恶。报告长官，没有，长官。呆鹅说。报告长官，鹅四有气无力说，长官，搞错了，我刚才跟您是准备说相声呢。报告长官，我们还

要按规定说相声吗，长官。鹅这才想起来，鹅说，说，当然说，为什么不呢。鹅四，你跟傻鹅说，它傻乎乎的，说起来效果好。鹅说。报告长官，是，长官，鹅是说，这次我要做逗哏。随便，鹅命令道。鹅四和傻鹅这就说起相声来，隔壁邻居鹅弄了一副担架，合同呆鹅一道抬着鹅下山。这倒是，鹅是说，是您提醒了我。聪明，不愧为相声演员的肚子，杂货铺，什么都有。这样吧，接着走，翻山，鹅四说。什么，傻鹅问。傻鹅明显没学过相声。跟着我说就行，你是捧哏，把音量调大一点。哦，傻鹅哦了一声说。鹅四先把八扇屏整段相声通说了一遍。现在我们倒着说，鹅四说。明白，傻鹅说明白。我看着山上不像是有大部队存在，您以为呢，傻鹅。明白，傻鹅说，请问，我们是在往哪里走，鹅四。你傻啊，我们去城里消灭外星异形，傻鹅傻鹅，你真傻乎乎的。鹅四说。明白，傻鹅说。鹅大部队就这么一和一唱，往山下走去。相声，它是一门语言艺术，讲究说、学、逗、唱。一个人说是单口相声，两个人说是对口相声，多个人说是多口相声，现在傻鹅和鹅四说的是对口相声。您说的对，明白。傻鹅说。就是，相声也要改良嘛，鹅四说。明白，傻鹅说。说好的是风吹水面层层浪，下联雨打沙滩万点坑。您这浪花一来，我总不能对坑坑吧。您不能说浪花，只能说浪呀，要不然让我怎么接呢。明白，傻鹅说。鹅四说，听错了，我说的是层层浪花，不是层层浪。您看我对的怎么样。没问题，鹅四接着说，那么风吹水面层层浪，我只好对雨打沙滩万点坑啦。风那个吹水面，我对雨打沙滩，这可以。鹅部队大摇大摆往山下走去，鹅躺在担架上听着这枯燥的相声睡去。所以，下面它们说了什么，鹅并不知道。鹅四说，这难道

我啦，啊呀，让我想想啊。鹅四一口气说完，说风吹水面层层浪花，你说。鹅四故意想了想说风吹水面嘛，那就雨打沙滩啦，是不是。鹅四顺着对联说，风吹水面。鹅四回头看了一眼抬担架的呆鹅说，风吹水面。鹅四说，还有什么，风吹水面。明白，傻鹅说。鹅四这会儿也不顾傻鹅这个捧哏在捧什么，它自顾自说起来。这很工整呀。鹅四说。鹅四说雨打。鹅四说风吹。鹅四说雨。鹅四说风。鹅四现在彻底成了它单口表演时间。鹅四有这方面的才华，它对八扇屏的细节倒背如流。鹅四倒着说完，又说了一段其它的单口。鹅四把鹅摇醒，说报告长官，说完了，我们似乎该聊异形问题了，到了聊管理员、饲养员、门卫什么的是怎么化成丧尸的时间。报告长官，鹅四仿佛想起什么说，估计他们都成丧尸啦，长官。报告长官，忘了，不记得了长官。是星期几，鹅懒得问。报告长官，不记得了，就是外星异形入侵的那天，应该就是您被放逐后的下一个星期，忘了是哪天，长官。哪天。鹅懒得说。报告长官，没见过饲养员同志，那天她没去上班，长官。见过饲养员吗，最近。鹅问。鹅奇怪，但鹅就是这么问的。鹅让鹅大部队稍息，那个城乡结合小卖部终于走到。鹅四站在一旁警戒。报告长官，明白，长官。鹅安抚它说，别介意，这是测试。明白，鹅四说。它当然明白。鹅四这时什么都没说，和快跑过去一头撞在那枝泡桐树上。而鹅这时鹅还没发出那到命令。让它去撞在那支马路对面的泡桐树上的命令。鹅四说报告长官，不离不弃，长官。鹅烦。鹅这时突然，也应该在这时开始烦起来，鹅现在烦着，跟预定计划的一样。鹅感到烦和暴戾。鹅现在一个下午吸着一罐滚烫的百事，体会那种大

势已去的感觉。它消失了，不在。鹅四夺过吸管，返回小卖部，找了半天，找来这一根也是上次用过的吸管。您的吸管，长官。鹅四说。鹅四现在完全是在表演。怎么搞成这样啊，鹅想。鹅自己想，没说。鹅感觉从来不曾这样烦过。

鹅现在坐在小店门口感到烦。鹅正常。鹅不烦它就不是一头正常鹅。鹅在上次路过这个村店突然感到烦，鹅现在也是。这说明鹅正常。鹅看着那张空荡荡的台球桌，它烦在哪儿。鹅不觉得空荡有多烦。空荡只是空荡，空荡作为烦也只是空荡的烦。这种烦不多，空荡而已。鹅不认为一张空荡的台球桌上的空荡能引起多少烦。不是没有，它少，只有空荡荡的一点。而台球桌本身并不烦，鹅这样感觉。物引起烦，但这不是物的过错。鹅烦是因为鹅自身烦。鹅的这种烦通过物(台球桌)的反射，被鹅自身吸收、震荡、共振以及扩大越发烦。鹅是烦本身。鹅这样想，吸着温烫的可乐，它异常烦。所以鹅问士兵鹅四，这是什么。报告长官，烦，长官，鹅四回答。我们打会儿台球，鹅命令道。报告长官，是，长官。鹅四把台球码好，码成一个标准等边三角形。报告长官，可以了，长官，鹅四汇报说。鹅看着马路中央、边角，到处散乱着不是丧尸或还在焚烧的丧尸就是各种异形部件和树枝和乱石头以及抛锚的什么车。鹅这会儿时近中午，天空明朗，阳光泛滥，蝉在狂叫。鹅突然感到烦闷，鹅握着台球杆没动，鹅说，也许真的只是天气的缘故。什么？长官。鹅四问道。鹅烦。大概是真烦。这些是什么？烦吗。这些这个那个东西，台球、树木、丧尸灰烬，统统这些东西。鹅把球撞开，抛下球杆，回去椅子上坐着。准备出发，鹅说。中午过后，鹅大部队继

续往东行进，离开这一间杂货铺，进入树林消失。一群鹅先迷失在树林，后再消失。鹅问鹅四，你的方向呢。鹅四说报告长官，消失了，长官。再找，鹅命令。鹅四让呆鹅找。呆鹅让傻鹅找。傻鹅自然让最小隔壁邻居鹅找。都说没有找到，丢失了。怎么可能呢。好好的方向，怎么可能说丢就丢。我们是朝什么方向走，鹅问。东，鹅四说。我们是在朝什么方向移动，鹅问。隔壁邻居鹅说，报告长官，你说什么就是什么，长官。呆鹅，我们在朝什么方向走动，你说。鹅说。呆鹅没说话，坐在地上没动。呆鹅坐在地上擦拭火箭筒。呆鹅呆呆的说，报告长官，我们是来打异形的，不是来找什么方向，长官。你呢，鹅问傻鹅。傻鹅也说可能是在往东走。是吗，鹅问，如果是往东没错，我们早就走出树林了。树林的方向不可能是弯曲的，对不对。树林如果有方向，它不可能带着我们绕圈是不是。傻鹅点点鹅头说是的，长官。我们还是消失算了，鹅说。如果大家同意，我们就消失，鹅说。四鹅觉得也行。就这样，五鹅大部队消失在树林，在举手表决，3:2的情况下消失了。消失后很久，它们才出现在河边。在鹅大部队消失的那段时空，树林和河流基本上没什么变化。这也就是为什么当鹅大部队出现在树林线和河岸之间的一小块草地上时，鹅没觉得树林和河流有什么变化。鹅大部队消失了多久，鹅在计算。鹅通过对照树林和河流的变化，鹅没算出结果。鹅大部队消失了多少时空，这个怎么说呢，鹅大部队只是简单的消失，并没有去在意时空的区别。

3、鹅大部队是怎么在树林里消失的。鹅大部队只是简单的消失，没搞的特别复杂。鹅问它们同意消失吗。鹅举起手，第一个表率。鹅四跟着举

手。呆鹅呆，它在犹豫，磨磨蹭蹭最后还是举了手。长官，呆鹅说，你说了算。其它双鹅没反对也没同意，只是懒得举手。鹅根据民主原则通过。就这样，它们消失了在树林这个时空。消失多久，有多少时空差，这个实在没法算计。当它们重新出现在河岸边，鹅反复通过河流和树林的变化进行计算，基本没有结果。鹅这样想，也许它们只是消失了一两天，最多不会超过一个季度，否则，根据树林的颜色变化和河流水位的涨幅来判断，它们几乎没怎么消失。它们可能只是消失了一两分钟。但意义重大。没有消失，它们就不会来到这里。它们可能会在那里，在什么山顶，或别的时空，但绝不会在这里。它们来到这里，是因为之前它们消失过。否则，它们怎么可能重新来到这里。它们连行走的方向都消失了，再不消失，它们绝不会回到这里。它们就是这样想的在消失之前，消失完后，突然来到这里。至于消失后，它们去了什么地方，哪里，这些它们不需要考虑。它们也不用考虑消失多少时空，简单消失便是。这在技术上容易做到，不需要什么技术。鹅想，它们的运气总归不错。还有兔肉吃。傻鹅在岸边升起篝火，呆鹅准确的弄了些兔子来。隔壁邻居鹅在放哨，鹅四躺在草地上休息（在消失的这点时空里，它还在寻觅方向，它累）。黑暗降临，微风阵阵，鹅感到安慰。鹅望着河对岸那头安静的丧尸。它烧着了，烧的安静。隔壁邻居鹅跑过来问，报告长官，要我消灭它吗，长官。鹅说算了。这是它应得的。鹅望着那团颓废的火焰，能感觉到丧尸的能量正通过火焰重新散播到世上，仿佛在完成一个轮回。它的旁边，一头新生的异形停在半空，迟迟没有离去。报告长官，要我消

息它吗，长官。隔壁邻居鹅说道。鹅说算了算了，你们去吃东西，别管我。这也是它应得的。也许它是一头有情感需求的异形。也许它对寄主的消灭感到困惑。也许它只是有些疲倦，在突破禁锢终获新生的恍惚期。也许什么都不是，只是觉得好奇。鹅不知道。鹅没有过这种体验。鹅在破壳而出，在它出生时并不知道自己出生。鹅那会儿还没来得及长出灵魂。鹅想了一会数学隔岸望着燃烧的空壳丧尸和它的异形婴儿。鹅是这样想的。之前一头丧尸停在河对岸，静静的隔岸观望。它在望什么，除了望的方向，不知道。它的婴儿从它的脑壳射出，它还在望着，不动。它稍后开始自燃。而鹅离它不到两百米这已足够安全，无论对谁。而鹅大部队在搭帐篷，升火，黑夜全面到达，鹅大部队没空理会它们。关于数学，鹅是不是有点想偏了。它们之前是一，现在分裂，一分为二。它们是整体，但现在看着不太像。更像不同的一和一，它们很难被一头鹅接受作为一个整体的一。它们那么不同、孤立，但它们之间似乎有情感。这情感仿佛一种数学的表达：其中一在烧（消灭），另一个一在静静看着。这另一个一或恐惧、或忧伤、或只是觉得怪奇，或只是在火焰旁边取暖，不知道。鹅只看到这空壳的一在火里燃烧，不动，也不倒下。这一通过自身把火焰烧的更大，更高。这一肯定有它的目的。只是鹅不知道。鹅也不想猜测。这是数学的问题。鹅只需要去假设。而鹅假设，这一和一是一种情感关系。这关系短暂，但需要（相互双方）。这种关系构成的一个整体，正在被另一个整体代替：即空壳的一消灭，而新生的微弱的一在成长，以不同的形式。鹅这样想着。尽量往片面里想，因为这种想法它熟悉。因

为鹅就是这样被设定的，被高高在上（什么方位）的叙述者。鹅曾经，现在也是，对叙事者的这类设定表示过不满，但既然事实已然如此，也就无所谓。鹅有时把鹅的这种被设定当成自己的风格。鹅习惯了。鹅开始熟练的嗑起瓜子。从倒数第二颗嗑起。鹅这时抬头看天空，没什么看头，天黑了。鹅稍后把视线转移回河对岸，那火焰还在烧着。鹅看见异形动了一下，撞击火焰。鹅听见一声爆炸声，火焰突然茂盛扩大两倍以上。火焰爆裂，像散开的花火迅速消失。河对岸一下子暗黑下来。兔肉烤好了，长官。傻鹅在喊。鹅感觉鹅这一生是不是太忙了，不光饿了要进食，鹅有时还想要些数学，净化一些哲学观念什么的。鹅忙忙碌碌，鹅的一生。鹅的一生正是这些忙碌。鹅没有意义，除了在东忙西碌时，鹅忘了。鹅不去想这些现在。鹅现在不饿。鹅让大部队赶紧吃饱了睡，明儿还要上路呢。鹅也许这跟鹅看不惯这鹅道确实有关。鹅不是在说意义，鹅不关心这个。鹅只是觉得，鹅有必要忙碌吗。鹅这会儿，现在，鹅感觉有些衰老。鹅在衰老，这种感觉特别明显。鹅以前没类似的感觉。鹅老派。鹅不认为会衰老，再说衰老是什么意思它根本不存在。鹅是一头老派鹅它才会这样想。因为这样想比较老派。也因为鹅对自身的定义较为老派，鹅如果修真，它的目标也就是长出一点光圈即可。鹅时刻有这种浪漫化倾向，鹅的境界基本上与湖面齐平甚至以下。鹅以为这也是真鹅的境界。真鹅似真似幻，返璞归真，与任何鹅都不同。但真鹅要是它的境界高高在上，看不清，那它也就算不上真鹅。真鹅没必要搞那么花哨。真鹅真的有光圈吗，除非鹅之前遇见的都是些冒牌真鹅。真鹅不是鹅，这是其一。这是

肯定的。真鹅大道至简，又无处不在。这虽然是鹅朴素的想象，但也无可厚非。毕竟真鹅有一个真字以区别鹅。而这一区别无非是一种本质上的区别。真鹅的本质主要偏向真，而非鹅。真鹅的养成学是饲养员的一个美丽谎言或阴谋，两种可能性都存在。真鹅是一种摆脱数学定理控制的鹅，这没什么可说的。其理论依据是除非真鹅，没有数学的模拟和预言，鹅仅凭有限的飞行能力几乎不可能冲出大气层。除非鹅是真鹅。但这不可能。翌日，五鹅大部队趟过河水。五头鹅夜幕降临温吞吞倒退着往东走，难免需要来一点娱乐。鹅四复又开说它的单口，苦乐惨半，把众鹅说的孤独之极。隔壁邻居鹅偷偷在抹眼泪水，呆鹅哭的稀里哗啦。鹅四说，呆子，别说了，你的相声太让人伤心。傻鹅没说话，也没抹眼泪水，它完全像傻了一样，沉浸在相声中。而鹅比较简单，孤独着。鹅总是这样，在热闹的场所保持与生俱来孤独的感受。鹅独自走在部队后头，嗑瓜子、吃点路边草料，时刻警惕那个暗示的到来。孤独总归是因为缺失参照物，鹅这么想，无非一直在坐标原点。孤独不是孤单，它最多只是孤单的一种是吗。不知道，对鹅而言，孤独和孤单没有区别，即便在五鹅大部队中。鹅的孤独始终占据道理鹅这么想。而有时（下雨时）鹅往往又不这样想。鹅有时这么认为，孤独是灵魂的原力。鹅的灵魂通常极小，有时才一个点那么小。但孤独却大，大大的，比鹅自身还大。鹅这么想，一切都是因为爱情。是爱情让鹅孤独，而爱情又是一种什么东西，是一种暗示吗，鹅这么想。一切都是因为暗示。只是这都什么时候了，大势已去，折腾这些还有个鸟用，鹅这么想，也就懒得去再想。鹅现

在跟随鹅大部队终于来到原点。鹅的原点。鹅远远看着废墟堆那最高处，那便是鹅的原点。也是鹅一直在寻找的暗示。它就在那儿，在废墟堆的顶点。鹅现在星期几，傍晚时分，鹅看着那个原点，以及原点上的暗示。经过漫长跋涉，鹅回到原点。暗示就在那里，在原点上。鹅看见饲养员同志。准确说，鹅看见的是丧尸饲养员同志。

鹅不是大型动物。鹅是体格较大的家禽。星期三，鹅和尼姑，也谈不上讨厌。一头鹅迫不及待，翻过三座大山，趟过三条支流去寻找一匹健马，它有什么想法吗，鹅。鹅没有。鹅趟过三条河水，鹅翻过至少三座山、一个空庙，鹅在星期三回到所谓的原点，鹅没有想法。鹅没有好的想法。鹅的想法简单，没有想法。懒得想。鹅顺着它的情感轨道移动，鹅走上废墟堆，鹅让鹅大部队暂时把火箭筒收拾妥当。鹅问它们说，要轰吗，长官。你们说呢，鹅问。报告长官，鹅四说，请指示，长官。鹅没说话。鹅大部队向饲养员四面八方靠拢。鹅看见饲养员屹立在废墟堆最高处不动，也不摇晃。饲养员静静德，拎着一塑料桶饲料。饲养员面朝东方。饲养员嘴里在嘀咕什么，鹅听不懂。饲养员之所以判断她现在是丧尸饲养员同志是她的眼珠暴凸，脑袋歪着，智商降低为零，与其它类型丧尸没啥区别。饲养员现在星期三她的头发疏朗，几乎能一根一根数清楚。饲养员的眼镜掉了，跑鞋掉了一只，一根手指（左手的中指）明显折断。但饲养员还是饲养员无疑。鹅只要瞥一眼，鹅认识她是饲养员。鹅瞥见饲养员两只乳房严重下垂，饲养员汗衫胸口上那个自由女神像图案破了若干个洞，饲养员牛仔裤撕扯成了布条，饲养员现在星期三傍晚时分不堪入目。饲养员面

朝东，背对夕阳。饲养员身高一米六五左右，现在饲养员身高依旧在一米六五上下，她站的笔挺，不是一般丧尸的站法。饲养员身边没有其它饲养员或丧尸，饲养员一个人站在废墟最高处。鹅四说的没错，饲养员现在成了丧尸。鹅场那些饲养员们成为丧尸的过程复杂且痛苦，鹅听鹅四之前叙述过一遍，现在它又在向鹅大部队成员在复述。报告长官，鹅四汇报说，长官，饲养员同志感染的可能是粉异形的毒气，长官。怎么说，鹅让它说仔细，明白，清晰。鹅四就说了，说的仔细、明白和清晰。大概意思是，异形自爆后的粉色的气体粉末使现在这个饲养员感染后变态，因为现在这个丧尸饲养员智商低下，口中念念有词等等诸如此类完全符合粉色毒气的效果。鹅四阐述完毕，调理清晰，逻辑无误。鹅四见过世面经验丰富，鹅四说，这种丧尸存活期一般在三个星期。鹅四说的存活期指的也是丧尸的成熟期。鹅明白这意味着什么。鹅让呆鹅把火箭筒放下，它正把弹头尖使劲塞进丧尸饲养员的嘴里。饲养员全身散发着恶臭，那种花露水恶臭。饲养员同志，鹅问道。能听见吗，鹅问饲养员同志。后者没有反应。饲养员同志，醒醒，我是鹅，我们认识，饲养员同志，鹅说。饲养员没有反应。是这样吗，鹅问鹅四。报告长官，粉色毒气感染是这种症状，她没救了，长官。鹅四说。行吧，把她烧了，鹅说。

战斗在大清早打响，不到半分钟结束。鹅大部队伤亡惨重，血本无归。妈的，呆鹅说，我早就说把这个丧尸销毁，她肯定他妈的是卧底，呆鹅说，她肯定在给异形发射什么信号。呆鹅说的有一定道理。呆鹅昨天傍晚准备用火箭筒轰掉饲养员脑壳，鹅让它稍息。鹅之后让它用火焰烧掉

饲养员，呆鹅呆，它真这么干了。鹅自然不能让饲养员燃烧，这很自然。鹅命令它们把饲养员绑在树上，有什么事等过了这晚再说。鹅没什么着急的事。鹅有着急的事吗，没有。鹅看着大势，它温吞吞的流逝，再也没有可能重返。鹅没有得到暗示。鹅或者说它得到的暗示是错误的暗示。鹅被安排了，鹅知道。鹅知道这是一种暗示。鹅被暗示这一切如同被安排好一样而鹅其实知道。鹅知道这一切（大势）早就被安排好，无论谁在安排，鹅都无所谓。鹅只是知道既然这一切早早安排妥当，那这一切的大势就是这样，没有挣扎的余地。鹅自然懒得挣扎，这又从哪儿说起呢。鹅因为情感需要尽可能回到饲养员身边。鹅回了。鹅这会儿不想嗑瓜子，嗑不动。鹅弥陀佛，鹅这一切在所难免，鹅不介意。鹅不认为这是一个意外。鹅认为饲养员成为丧尸饲养员不存在意外。最多偶然，绝非意外。鹅没有什么可说的。鹅说，让你烧就烧啊。报告长官，呆鹅报告说，什么意思，长官。没什么意思，鹅说，我说让你烧就烧啊。报告长官，明白，长官。呆鹅说。呆鹅呆在原地没动。呆鹅说，报告长官，这个丧尸可能会通风报信，暴露我们的位置，长官。什么意思，鹅说。报告长官，根据我的经验，丧尸仿佛具有发射信号的功能，就好像那些信号发射站或者要不就像交换机什么，外星异形能根据它们的地理位置追踪，长官。我问你什么意思，鹅说。呆鹅没再说话。算了，鹅四拍了拍呆鹅的翅膀，小声说呆子，还看不出来吗，长官和饲养员有特殊情感。什么狗屁情感，丧尸有什么情感，呆鹅说，你跟丧尸有情感吗，还特殊情感。我跟你才有情感，对不对，我可是种鹅。我们现在要不要情感一下。呆鹅一

下跳上鹅四后背，把它压倒在地。天哪，这帮废物，你们有没有良心啊，傻鹅在一旁起哄。你们这帮畜生，家禽，提供蛋白质的家伙，她好歹也是我们敬爱的饲养员，她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一帮牲口，傻鹅念叨着。隔壁邻居鹅它还小，没怎么说话。只说靠你们这帮废物实现鸡巴鹅族伟大复兴简直在天方夜谭，理论脱离实际一万光年。隔壁邻居鹅去废墟堆捡柴火去了。都消停一下，该烧饭烧饭，煮水煮水，哪那么多废话。鹅说，你们先把饲养员绑起来再说，有什么事等过了今晚再说。入夜，鹅静下来打坐，入定。疲劳的鹅战士们都睡着了。凡事都有因有缘，鹅的神智沿着一条艰难之路走去探望饲养员的前世。鹅遵循古老的定理，三生修得同船渡，鹅来到河边。鹅这里是宋朝吗，也许是。鹅看见一个古人在岸边低头做诗，鹅大摇大摆走过去。异形，鹅说。这古人抬头望着鹅，口吐鲜血，啥，他问。异形，鹅说。很明显，他不明白这个暗号。异形，嗯，好名字，他说。说完，低头接着推敲沉思。古代的天空，说空荡不见得多空荡，说高，它又能有多高。鹅望着古代空荡稍高的天空，叹了一口气，走开去。鹅沿着河走。不是六月就是四月，鹅走在隐约是六月的河边，穿过低垂的柳叶枝条，聆听照旧疯狂的蝉鸣声。古代的大势总归有些不同，鹅远远看去（朝河对岸以及更远连绵群山以及更遥远的天空），这大势仿佛一间快要没落但还在兴旺中的印刷厂，是好的。鹅嗑起随身带来的二两瓜子，鹅一边欣赏湖光山色。鹅看着山河，鹅差一点迷失。一头鹅远远的，朝它走来。一头明显是雄鹅的鹅，它走的大摇大摆，走在小路中央。这雄鹅明显是朝着鹅有目的走来，雄鹅走到鹅跟前停下，也不说话，

也不埋怨，也不无稽。它鹅毛光洁，橘红的鹅脑壳高高雄起。它居高临下望着嗑瓜子的鹅，仿佛认识。异形，鹅说。明白，雄鹅说，异形。这暗号算是对上了，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除了说明这雄鹅经过几代轮回即将成为饲养员，鹅看不出它有哪一点吸引鹅。鹅所幸坦白说，这么跟你说，我偶尔来这里一趟，只有一个目的，问你关于修行的事，修真什么的。你说，鹅说。这雄鹅明白。雄鹅说，明白。修真么，这套早就过气了。八百年前的事了，雄鹅说。你是从旧社会来的吧，看你的样子像，雄鹅说道。雄鹅说，这会儿只有和尚还修行，道士还在修什么真，都是自己欺骗自己。我们鹅类现在主要研究自然科学什么的，这雄鹅说，说了你也不明白。鹅自然明白，风水轮流转，鹅只是懒得跟它狡辩。鹅说，这里附近有真鹅出没吗，我想见见。哈，明白。这雄鹅说，见真鹅。到这里来的都想见真鹅，只是真鹅是你想见就能见到的吗。见真鹅难，这雄鹅说，我们还是坐下来嗑会儿瓜子，好好说。反正这会儿我也没着急的事，这雄鹅说。1、真鹅没有知识含量。2、关于真鹅的所有知识都是错误的。有可乐吗，雄鹅说。不好意思，忘了带，鹅说。鹅这趟冥想确实匆忙。明白，雄鹅说，你们旧社会确实不行，还好，不嫌弃的话，我这里还有点杜康，分着喝总比独酌强。鹅说哪能嫌弃，不能。两鹅来到柳树树荫下坐下，雄鹅先开口谈起来。雄鹅说，所谓真鹅，实则也是普通鹅，没什么两样。而它不普通的地方也有。它是一股气。听明白了吗，雄鹅问。明白，鹅说，真鹅是一股气。你不明白，雄鹅说，我说，真鹅的实质也是普通的鹅，无非也有不普通的地方，它是一股气体。鹅仰头

闷了一口酒，酒水从喙嘴边自然流出。明白，鹅说，真鹅既普通又不普通，不普通的地方是真鹅其实是一股气。鹅没喝，鹅把杯子端起后，端着不动，鹅在聆听雄鹅的教诲。明白就好，雄鹅说，只是你不明白。我刚刚不是说了吗，真鹅是这么一种东西：它没有知识含量，2、关于它的知识都是错误的知识。明白，鹅说。鹅说，有个问题我想问一下。雄鹅说，问。鹅就问。鹅问，你是真鹅。古代的天空突然下起雨来，从一颗到两颗，到突然一下子一大片雨从天空往地上掉。好在鹅不怕被淋湿。这雄鹅接了杯雨水，仰头一口喝下。好雨，它说。你说什么，它说。鹅重新问了一遍。这雄鹅没说话。若有所思，又无所思，基本看不出来。雄鹅说，鹅，你觉得呢。鹅不知道。鹅不知道才问。鹅问它是鹅感觉犹豫，它像是一匹真鹅，但它脑壳顶上并没有标志性的光圈。鹅，如果饲养员曾经是一匹真鹅，那么饲养员说的所谓修真多少有真的部分。反之，它就是鹅场用来增加产蛋量的一种养殖套路。雄鹅说，你现在有多少真气。鹅就说了个大概。统统给我，雄鹅说。鹅有点舍不得，但还是从嘴里吐出给了它。还不错，雄鹅说，这小点真气虽小，但有大气象，从色泽来看，就快要转化为浅粉色，也就是说快要达到筑基的水准。就快了，雄鹅说，这是必须要突破的第一步，你有希望，有潜质。雄鹅说了一通，说的都是一些常识。它始终没有承认，也没否认它真鹅的身份。回去吧，雄鹅说，我等会儿拍你一下脑壳，你就回去。总之，记住我跟你说的两点。明白，鹅说。鹅掏出手枪对准雄鹅连开数枪，把子弹打光。雄鹅身上多出一些亮洞，浑身冒着烟气。怎么搞成这样，朋友，雄鹅叹气说。雄鹅这时轻轻拍了拍

鹅的脑壳，鹅跳出冥想。

战斗在大清早打响，鹅苏醒时，一头异形正从天空一路俯冲，把隔壁邻居鹅的脖颈撞成两段，又深深扎进废墟堆里发生爆炸。战斗在不到半分钟后结束。鹅记得呆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妈的，拼了。而之前，傻鹅和鹅四早已灰灰湮灭，那会儿鹅恐怕还在神游之中。鹅问，它们呢。长官，呆鹅哭着说道，都没了，被他妈的异形炸飞不知道哪里去了。长官，到处是异形畜生，怎么办，我们反异形野战军要全军覆没了。呆鹅在哭，一边哭，一边随便释放着火箭弹，反正打哪儿都一样。异形黑压压的，笼罩住半个天空。鹅来到树下。丧尸饲养员这会儿呼吸正常，口里念叨着什么，其它一切正常，是一头标准的丧尸。就是她，呆鹅说，指定是她把异形引来，我们壮士未捷啊，长官。我们对不起列祖列宗，长官。我们，我，我还想跟你们学说相声呢。完了，完了，都完了。都完蛋了。呆鹅现在星期四大清早的已泣不成声，抹着眼泪水。鹅让呆鹅安静下来，一切都会过去，鹅安慰呆鹅道。鹅使用真气，在周围形成一个暂时性保护罩。大批量异形如飞蛾扑火朝护盾射来，自爆炸开，仿佛一群欢乐的恐怖分子。最多半分钟，鹅说。鹅刚才静修，丢失不少真气。鹅把积攒的老本都用上了。妈的，跟它们拼了，呆鹅说。走了，长官。说完，冲出保护罩，消失在茫茫异形中。事到如今，鹅想不出还有什么着急的事情。鹅坐下，也懒得给饲养员松绑，只是坐着。鹅在饲养员和鹅之间的小块空地上点起三支香，望着饲养员。鹅算是回报照顾之恩也好，祈求菩萨保佑也行，鹅不去想这些。鹅的求生意志在衰弱，鹅现在是一个星期四的大清早。鹅不觉得有什么特别。鹅

每天太阳照常升起，没什么特别的。鹅也没什么特别的情感。鹅以前每天产蛋，鹅对下的蛋没有情感，那只是任务。泡泡，丧尸饲养员说。她大概在说这个声音，泡泡。鹅不明白，只有丧尸自己明白。鹅现在星期四大早上的，鹅跟丧尸饲养员简直没法沟通。语言不通。我现在想喝一罐冰镇可乐，可附近并没有冰箱。鹅用真气制造的保护罩在倒数，鹅在危机关头用过几次，它效果不错。鹅的未来似梦不似梦，鹅不去想。鹅以后有大把时间去想，等它消失以后。鹅没法带饲养员一起消失，鹅能做到吗，做不到。饲养员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鹅做不到带她一同消失。除非饲养员也是鹅自身的一部分。但这怎么可能。鹅没有这种相关的逻辑知识。鹅用神识联通饲养员，饲养员的门关着，鹅无法感知。鹅如果这会儿能打开饲养员的脑壳，反复联通，也许两者能合为一体。鹅估计现在饲养员的脑壳里住着一头睡着的异形。一头专属饲养员的异形。异形各自性格千差万别，这头异形的性格恐怕有部分遗传了饲养员的性格。鹅通常不搞自然科学研究，不像那头（还是匹，如果它是真鹅）宋朝的雄鹅。鹅现在星期四大清早的要是自己凭空消失饲养员怎么办。鹅经历万难艰辛，通过暗示才找到的（丧尸）饲养员，鹅多少感觉可惜。鹅害怕离别，从某种角度来说，鹅向来如此。鹅不喜欢，当然也没那么讨厌离别的感觉，那只是一种暂时的感觉，感觉通常维持不了多长时间。感觉时刻变化随着环境变换，鹅也不例外。鹅知道大势已去的意义便是一切都会过去。鹅只是不喜欢这样，不喜欢面对分离。鹅目前正处于这种告别的状态，鹅如果计划消失而丧尸饲养员绑在树上原地不动。丧尸饲养员成熟

后在射出异形后估计也会自燃，或被异形婴儿炸飞。那也是一种消失。但不一样的地方在于，鹅看着这头明显是宋朝雄鹅转世轮回的丧尸饲养员，感觉不一样。消失的意思的再也无法找到，在任何时空。一样东西消失了，那就消失了，不在任何时空。鹅不去想这些。鹅弥陀佛，娘希匹，鹅想，消失就消失，这才上午 8:27 分，还不到八点半，鹅消失了。

鹅起先是一种雁。鹅演化为家禽的过程漫长。鹅逐渐成为隐喻，鹅的文字构造被书法家们喜爱。鹅在生闷气，鹅现在星期几不管它是星期几那就星期三鹅闷着。鹅一边在说单口相声。鹅说相声的方法是沉默不说。鹅没什么要说，当它沉默着时。鹅不会爆发。鹅最多，不多只有一点躁郁症的后遗症，鹅不爆发。鹅星期三，天空晴朗无云，鹅沉默在沉默中。鹅的脖子上套着一根绳。鹅在走路，在荒地里走着。鹅牵着丧尸饲养员走。鹅一边行走一边说着相声。自己对自己说，默说。鹅现在星期三鹅用套在脖子上的绳子牵着同样在脖子上套着绳子的丧尸饲养员在荒地里行走。用同一根绳子。绳子不长，不到三丈路。鹅因为是牵着丧尸饲养员走，鹅走在前头。鹅和丧尸饲养员距离不足三丈。绳子紧绷着，鹅感觉累。鹅感觉丧尸饲养员根本不想走动，鹅拖着她走。有些拖不动。鹅的脖子又硬又粗，鹅几乎倒退着拖着丧尸饲养员在走。鹅不急着一句话把话说完。这也是鹅说相声的风格，尽管我们听不见。鹅现在星期三中午时分鹅彻底没了真气。鹅今天农历五月廿八，宜嫁娶、开市，忌祈福、探病，鹅清晰记得。鹅，世道无论如何改变，鹅不关心。鹅现在鹅大部队毫无疑问仅剩余它一头鹅。鹅解散大部队现在只

能解散它自己。鹅无法解散鹅自己，解散了也不知道去哪里。鹅解甲归田这会儿也是一种恰当的说法。喂，鹅跟丧尸饲养员谈天。后者没有回话。后者丧尸饲养员现在更多的是丧尸而不是饲养员。丧尸饲养员眼珠暴凸，盯着地上的脚或一只球鞋。丧尸饲养员的嘴一呼一吸，呼气时喷出一点淡绿色气体。微风吹拂着丧尸饲养员那几根稀疏及背的头发。风从西边往东吹，那么它们在往西走。鹅没有意见，对于往西移动。鹅既然不能带丧尸饲养员一同消失，鹅又能去哪儿呢。鹅当时消失了。消失的干净。鹅当时不仅物理上凭空消失，消失后，鹅没有计划会重新出现。鹅留下了一点念想，在消失的地方，在那枝什么树下。鹅让丧尸饲养员自生自灭去吧反正叙述者自有其安排。鹅不是成心跟叙述者作对，但鹅确实自行消失了。鹅消失不消失也就一句话的事。消失通常是一个中性词。鹅消失为什么还要留下一点念想？这只有鹅自己知道。鹅不知道。鹅现在牵着丧尸饲养员努力往西走，也许是爱情的力量。鹅破壳而出。鹅消失后，因为一点念想，鹅从一个蛋破壳而出。鹅重新来到茫茫世上。鹅日行千里，穿越火线和战场，鹅来到废墟原点。丧尸饲养员还在那里，仿佛她一直等在那里。鹅擎着泪水，那一刻，仿佛重逢。泡泡，丧尸饲养员从那张腐烂的嘴里（四周盘旋着几头蝇虫）发出类似的声音。那三支香已经熄灭，烧尽。最近可能还下过不止一两场雨。鹅收起那个浮在半空中的念想，归拢在心里。鹅感到踏实。我们走吧，鹅说，我们离开这里。鹅解开丧尸饲养员，用这根绳子套住她的脖子，牵着她离开。鹅观察大势之后，随便找了一个方向离开。鹅和丧尸饲养员渡船过河，一路往西行进。鹅起

先并没有气。鹅生起气是在渡过河流以后，鹅也许是因为丧尸饲养员走太慢鹅气，也许不是。鹅没特别的地方要去，鹅气什么呢，没有。鹅也许只是想尽快逃离这里、那里，远远离开。鹅坐下休息，静修，根本修不动。鹅看着天空，天空空空荡荡，根本没有看头。鹅在地上刨了一个坑，大小也不合适。喂，鹅有点来气，鹅回头跟丧尸饲养员说，我还以为你回四川去了。后者喷出一点绿颜色的气体，没说话。或直接吹出两个泡泡。估计是没救了，鹅想。鹅想起鹅四下的判断，最多不超过三星期她就成熟啦。鹅什么都做不了，鹅只想带着她离开。或者去看一场电影，把她沉入湖底什么的。她是丧尸，这让她终究变得不再有意义。鹅现在提不起什么性趣。鹅不知道为什么，对她竟然有点气，但又能怎么着，把她提前烧着吗，鹅的气只能闷着。鹅不爆发。鹅在评估跟她的情感，一路行走，鹅用数学公式计算。很难算灵清。鹅在路上消灭两三头快熟的丧尸，天空下起雨来。鹅来到树下避雨，丧尸饲养员她宁肯站在雨中。鹅不愿勉强。鹅这又是何必呢，重新破壳而出鹅想。鹅的前世还是一个鹅蛋。鹅被派到世上，牵着一头丧尸行走，鹅的任务又不是去西天取经。鹅在错误中学习。鹅的错误愈来愈广泛。鹅现在星期三恐怕世上只剩下它一头鹅。鹅一路走来（去哪儿），除了生气，没有遇见游兵散鹅，一头也没有。鹅突然有点想念呆鹅，毕竟它拼到了最后。鹅的一生事实上短暂，鹅这么想。鹅不去想这些。鹅渴了也要喝水。鹅喝了些雨水。丧尸饲养员抬起她的嘴巴，朝天空接水喝也在。鹅对她始终还是有感情，也许是单向型的，鹅不知道。鹅感觉她在枯萎。她站在雨里接水，她不动。

她的指甲在脱落，牙齿掉了个精光。她还是饲养员吗，无论从任何一个方面评价。她提着的那个饲料篮子现在只剩下一根把手。她执着，远远看着，看不出什么。鹅感到伤心，但闷气多一点，鹅感到气闷。即便在凉快的雨天。即便在任何一个方面，她没了魂魄，她还是饲养员吗。她的魂魄必定在异形体内生长发育。她瘦了，饲养员，而不是枯萎。饲养员在萎缩。饲养员她站在雨中，形容仿佛一头丧尸。饲养员现在星期三中午过后不久她是一头丧尸无疑。它不再是饲养员，纯粹成为一头丧尸。只是那又怎样。鹅对它的感情超越物种，甚至性。鹅叹了一口气，准备稍息。鹅睡去。

鹅也只能睡去。鹅没事，闲着。鹅没有任何着急的事，有，鹅也不急。鹅有吗，没有。鹅没事。鹅也不需要有事。鹅又不是在讲传奇故事，鹅不需要事或事件。鹅不需要。鹅有事，它也不觉得这是什么事。比如：鹅看着雨从天空往下落，落到地上成为水。鹅看雨算不上什么事。鹅看着雨，浮想了一会叶公，鹅睡去。鹅随便吧，鹅想。鹅在这样的一种想法中睡去，在星期三下午。鹅睡的深。仿佛潜入最深的湖底，鹅深入睡之中。鹅的一生大部分时间在睡觉。鹅睡觉是对一切的自动恢复。鹅没什么可恢复的。鹅睡觉，只是睡去（再说也没什么事）。鹅有时（下雨）睡的深，睡中没有梦。鹅有时鹅只是睡着，和平常活着区别不大。鹅不活的时候主要在睡。鹅有时活着感觉也像在睡。区别不大。鹅昏昏沉沉，在睡中，气数已尽但感觉还活着。鹅睡的自然，背靠树干，鹅感到踏实。鹅这是一根什么树干。这是一枝银杏树木，明显不是。这是一枝偌大的泡桐树木。鹅仿佛想起佛陀和他的菩提树木。那天也下雨，佛陀停在

树下，在写书。他盘坐着，跟鹅现在一样，背靠树干。他，佛陀在写什么。他没在写。他只是把蘸过墨水的毛笔擎在书本上，保持不动。佛陀的发型一直很酷。佛陀他也不说话，双目关闭着，像是睡着了，又没有。鹅静静望着佛陀在不远处，仿佛在与他对耗。这也是鹅应得的。鹅至少看见佛的形象。鹅看见佛的形象是一个静默的少年。鹅在睡中复习一遍这个形象，鹅没有得到启示。但感到安慰。鹅睡的更深入。醒来时，雨已经停下。鹅沿着绳子看去，丧尸饲养员还在，她也在睡。她不动。嘴里吐着泡沫。她看着有些受潮，以及她在思想什么。鹅看不出。鹅不想动，继续靠在泡桐树上。鹅双翅展开，这样凉快一些。鹅感觉周围没有丝毫风和气。鹅睡醒后，感觉气几乎消耗完毕。鹅忘了之前为什么生气。鹅感觉体内气息流畅，精神极度涣散。与平常的情况没什么区别。鹅解开包裹，取了点瓜子来嗑。星期三午后的荒地，四周异常安静，鹅嗑了一会瓜子，鹅又睡去。鹅不想打扰丧尸饲养员休息。鹅睡去这次没怎么睡，鹅醒来。鹅召唤鸟，鸟稳稳停在空中没来。鹅没着急的事。鹅觉得跟丧尸饲养员回四川也在可考虑的选择范围。鹅不觉得这会儿这个饲养员能带领它一路走回天府之国。鹅通过绳子的方向望着饲养员的脑壳以及脑壳后头的风景。荒地长着乱七八糟的自然草，鹅现在完全被大自然包围。鹅没什么要去的地方既然这里都已经是大自然。鹅对卢梭（梭罗）一向不感兴趣。他是美国人还是法国人，卢梭。鹅不感兴趣。鹅这会儿（现在星期三下午）除非一头异形朝它射来，那又怎样，尽管朝它射来爆炸。鹅大不了跟这一切（大势）决裂，这不是一回两回了。鹅现在星期三下午完

全可以把鹅托付给饲养员，可她没有主动性。鹅起身。鹅走去解开丧尸饲养员脖子上的绳套。鹅打了一个响指，再打，她才醒来。鹅不想使用过多的暴力。鹅对她的感情暂时还没消失。鹅只是感觉不到对她的感情或情感，鹅没有。鹅也许情感是双向行为，鹅感觉不到。大块荒地，鹅、一头丧尸、晴朗乌云的天空，整个环境色调偏自然绿，鹅感觉不到。泡泡，丧尸饲养员（就叫她A）说。鹅看着A仿佛一堆瘫痪的骨头一节一节连接起来，嘴上含混说着泡泡什么的。A完全起身后，A伸出左手手臂，与水平呈四十五度角左右，伸着。泡泡，泡，A说，嘴里冒着一点绿气。鹅顺着A的手臂指向的方向看去，那里已高高的略过山顶，直接指向天空。A在移动。A主动朝着她指向的天空方向走去，仿佛得到了某种暗示而印刷厂的机器准备启动。泡泡，A停下，转过脑壳对准鹅念叨。A往前移动。指令异常明确，这是让鹅跟着她走。鹅跟着。鹅没有理由不跟着A行动。有，鹅也懒得去想。鹅跟在她身后，一路嗑些瓜子。她泡泡泡泡的吐着，鹅也不介意。鹅跑上前去，用火柴去点她嘴里喷出的气体，竟然还能燃烧。好处是，她不在吐泡泡。无论是泡沫的，还是声音的泡泡。鹅想起曾经A在她还是标准饲养员那会儿也是这样。那会儿鹅新来到鹅场，她带着鹅到处导游。A，鹅说，你是要带我回鹅场吗，还是昆仑山。A没说话，她在喷小火。鹅以前饲养员带它游湖，带它参观饲料加工作坊，鹅还被带去屠宰场学习或威胁、警告什么的。但鹅最感激的还是饲养员指导它如何修行，给了它一个终极理想。如同一盏明灯，照亮鹅的发展方位。鹅也许在鹅场这么一个乌托邦的鹅社会饲养员何至于

独独对鹅关怀有加，鹅不知道。鹅跟着丧尸饲养员（A）走着，鹅不去想这些。鹅凡事都存在缘由，无非有些事缘由较少或轻少。鹅跟着A趟过一条浅浅的溪流。A笔直朝她指定的方向在移动。不是西，就是正西的方向。鹅望着A熟悉的背影，鹅仿佛有那么一点感动。在感动什么，鹅不知道。鹅和A相处一起久了，不论它是A（丧尸）还是饲养员，产生的情感质量是一样的。A仿佛亲人，鹅这么想，也这么去感觉。鹅感觉像是那么回事。鹅感觉A在带领鹅走向西方正道。鹅现在星期三下午13:59分，两点还差一分钟，鹅感觉A的最终目的就是那个，带着它远离颓废走向光明。她走的那么坚决，笔直，毫不动摇。仿佛她不是在移动而是在走。她走每一步都如此艰难，但她绝不动摇。她的形象突然一下子高大起来，望着她的背影，鹅开始被打动。A的形象不仅高大，更多的是神圣，鹅这么认为。A如果继续这么走，她会掉进一个水坑里。她掉进去了，A。A匍匐着爬出那个水坑，抖落身上的水珠，A继续前进。A，鹅说，要休息吗。我们要去哪儿，鹅问。鹅没问。你这种悲壮的走法，这么走，我们这是要去哪儿。鹅没问。鹅随她去，跟着便是。鹅看见A折掉了一条腿，A捡起把它接上。A穿过荒地、浅浅的溪流、穿过小片树林，A直接穿过一个城乡结合部没作停留。A沿着她手臂指向的方向坚定、直接、绝不动摇走着。A遇见横在路上的木头，直接跨过。遇见挡路的丧尸，A绕开它。A当她终于遇见一道墙，A撞击，直到撞开。A就是这样，翻山越岭，佛挡杀佛，A绝不动摇。鹅跟在A屁股后头，没日没夜。鹅被A深深吸引。不仅因为A殉道般的神经、或许某种赎罪倾向的动机、还

是浪漫化的暴走风格，深深吸引 A 的却是这种大无畏的走法。这是一种接近界限的走法，它既不像走，又仿佛只是在走，它方向明确，目的统一，目的就是它的方向。下午，鹅就这样被带到庙中。鹅，此鹅的鹅。鹅非彼鹅。鹅是此鹅，非彼鹅。鹅也没有一鹅的说法。鹅一呢，鹅不是鹅一。鹅 A，更不行。这里，鹅是鹅，A 是 A，它们不但发音、形状、语意不同，也不是同一物种。鹅在这里的开场白大概就这些。鹅，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一座庙。庙里有一个菩萨。菩萨躺着，是一个卧佛菩萨。除此以外，庙里还有一个院子、院子中央有一枝古松树、一间倒塌的厨房、一些蜘蛛网、一口钟，除此以外，卧佛菩萨是一个泥菩萨，除此以外，庙里在下雨或不下，院子里是否长满杂草，庙门打开着抑或半开还是一直关着，无非这些，除此以外不再有别的情况。没必要有。一个星期三，下午（无雨），鹅和 A 正好达到这个庙里。鹅是跟来的，跟着 A 来。鹅也不是跟来，鹅跟着 A 跟到山路上的凉亭，顺着 A 手臂指向的方向，鹅远远看见山顶上的寺庙。这寺庙鹅来过，是四海寺。是那儿吗，鹅问丧尸饲养员 A，这就是你的终极目的地，你不回答我就认为是。A 没有回话，A 嘴里的火势明显在减弱。鹅甩开步伐提前来到庙中。A 走在后头，到下午才到。凡事都有因缘，有因有缘便有结果。事是暂时的结果。鹅现在星期三下午，这个结果是它们注定来到这间破庙中。鹅和 A，它们是怎么来的，这一路，它们风餐露宿，饿了吃些风和水和草叶（A 不用吃），累了（A 也不会疲倦），边行走边睡去，日夜兼程，风雨无阻。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来了。不仅来，它们注定到来。这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为什

么是四海寺，而且正好是。就好像注定似的。鹅停在庙门口想，仰头看着屋檐下的招牌在想，注定是什么意思。鹅想了一会，也就不去想了。鹅没什么可想，既然注定，还有什么可去想，没有。注定就像从前，从前注定有山。有山注定有寺庙。依次类推，有寺庙寺庙里注定有菩萨，菩萨注定不是盘坐就是卧躺着，不是泥菩萨便是在泥身外涂抹一层金。注定就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注定就是一件事或物必然、一定、正好、也只能如此。反之不是注定。反之它可以是其它任何情况，但一定不注定。注定并不重要，注定无非注定而已。这就像鹅注定重返四海寺。鹅之前路过寺庙时，鹅就被注了定。鹅只是那会儿没意识到。鹅只是觉得熟悉，对寺庙的一切，鹅冥冥之中似乎想起点什么，鹅不清晰。而当鹅带领鹅大部队再次路过，这注的定已彻底定下。鹅想逃，它又能逃去哪呢。根据注定原理，鹅必须回到庙中。鹅事不过三，当它第三次来到庙中，这注定的因缘便成了结果。鹅这会儿星期三下午鹅明显感觉到注定意味着什么。鹅让徐徐到来的丧尸饲养员最后把手臂放下，它正精确指向四海寺的招牌。鹅弥陀佛，鹅双翅合十，对丧尸饲养员作揖。鹅这一揖，在仪式上算是遁入了空门。丧尸饲养员停着不动，暴凸的眼珠擎着泪水。鹅打响手指，她才把手臂垂下，同时熄了火。丧尸饲养员一头倒在地上，其疲惫姿态如何形容都不为过。鹅让她暂时在庙门口休息，自己则推开门，大步走进庙中。

516

鹅直奔菩萨而去。鹅不信佛。鹅现在遁入空门鹅开始信佛。开始总是难，鹅想。鹅需要从零信起。鹅习惯了也就习惯了无论什么事。鹅既然开始信鹅就要对佛的实在化身菩萨也行。有些规

矩鹅还是懂的。鹅来到菩萨跟前。鹅望着这尊卧着的泥菩萨在想怎么信它。鹅在想相信它什么。鹅点起三支香。鹅望着卧佛泥菩萨想要是它突然爆炸鹅还信它吗。鹅信。只是信什么鹅不知道。鹅不认为这座菩萨跟鹅有明显的沟通。鹅望着菩萨的静默。鹅在猜。鹅感觉要是它只是静默不动，它又说了什么呢。菩萨自身并不会说阿弥陀佛。菩萨它只是一尊偶像。菩萨看上去金身破败严重。菩萨绝不言语。菩萨在绝不言语时似乎有多种解释。菩萨不言语但似乎它什么都说了。这就是菩萨作为偶像的功能。菩萨确实神通广大，鹅这么想。鹅似乎想明白了一些什么。鹅似乎想明白了只要是菩萨的，不论它是什么，鹅都信。鹅也只能这样。否则，怎么叫信呢。信就是全信。无论菩萨暗示明示甚至指示任何东西，鹅都信。鹅有些明白信的意义。鹅在信佛的道路上必须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去解决。鹅现在没有问题。鹅决定只要是菩萨的它都信。鹅反正它信菩萨菩萨也不会反对。鹅松了一口气，松完，鹅叹了一口气。鹅屹立在菩萨跟前等三支香烧完鹅还立了一会以示虔诚。鹅想起以前在少林寺的日子算是白混了。鹅确实对循规蹈矩、戒律森严的正规少林寺不太感冒，性格是一方面，鹅主要是那会儿太小不懂事。鹅过去就让它过去一切重头开始。鹅现在大势已去心无杂念凡事重头再来。鹅现在星期三下午快接近傍晚是这么想的。鹅想既然这一切乃命中注定它接受便是。鹅注定成为真鹅，鹅想。鹅想都不用想，既然注定。鹅现在星期三对注定的认识完全正确无误。鹅不禁又松了一口气。鹅这次松气后没有接着叹气。没必要。鹅傍晚会下雨吗，不会。鹅感觉不太会。鹅想要是傍晚不下雨它还的下山

去打水。鹅渴了。鹅想这也是注定的。是吗，鹅问菩萨。菩萨卧躺着，慈眉善目，它不回答就算了。鹅来到院子中央望气。鹅都不用看天，鹅知道最近两天都是干旱。鹅现在星期三傍晚下山打水去。路过丧尸饲养员时鹅才想起差一点就把丧尸饲养员忘了这实在不应该。鹅把丧尸饲养员喊醒，把它赶到院子中央的古松下绑好但想想还是算了也就没绑让她自由活动。鹅备好庙门下山打水。鹅走到一半才想起没带打水工具鹅复又返回庙中。鹅掉进一个坑里这种事谁又能想到呢。

丧尸在想什么。

丧尸饲养员什么也没想，绕着古松树在转圈。饲养员在成为丧尸饲养员后她的智商已经降为零，没有。丧尸饲养员不会想我这样绕圈是为什么呢她不可能有这种高级想法。丧尸是丧尸，饲养员丧尸也不例外。这种情况有些难，要是非得从丧尸饲养员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丧尸饲养员通过她暴凸的眼珠观察整个寺庙，她看见菩萨但不知道那是什么。丧尸饲养员假设望着天空那又是什么呢她不知道。她也许会感觉熟悉但不知道。她不是忘了而是不知道。鹅这样想。鹅想，丧尸饲养员这会儿在想什么呢。鹅无法帮助丧尸饲养员去想。鹅待在坑里有些事鹅想不通。鹅不想了，它跳出坑，回到庙中。丧尸饲养员在绕着古松树转圈跟鹅想的一样。鹅好歹找到一只钵，鹅下山捧水去了。鹅是成心的。鹅成心看着河流里游泳嬉闹的三、四头异形鹅不想去打扰它们。鹅对消灭异形复兴鹅族根本无所谓。世界总归是异形们的，那就是异形们的无所谓。就连这条河也是它们的鹅无所谓之极。鹅饮完水，捧了一满钵水回到庙中只剩下一半不到。鹅喂水给丧尸饲养员，入夜，

鹅睡去。

鹅第二天星期四中午在下雨。鹅在雨中醒来，自然醒。鹅看见丧尸饲养员坐在庙门口的门槛上躲雨鹅不想打扰她。她看着也不饿。她在成熟中。鹅看见丧尸饲养员她坐姿端正，双臂自然垂着，两颗眼珠不动盯着卧佛泥菩萨，远远盯着，穿过院子中央的雨水帘子。鹅现在第二天中午所处的位置不在丧尸饲养员和卧佛菩萨的直线上。鹅离这条看不见但明显存在的线还有两、三个鹅身的路程。鹅喜欢雨。鹅让雨打在鹅毛上让雨帮助清洁。鹅早知道第二天星期四中午（或许更早之前的早上）会下雨它就不会下山去打水何况还在河看见一看见就厌烦的异形。有些事忍忍也就过去了。鹅走去厨房，厨房塌着。鹅走去殿前的那条椅子上躺着休息。鹅没有蛋要下。鹅这会儿是一头雄鹅。鹅也不觉得庙里会产生好的爱情。鹅还是修行算了即便这一切早已注定但样子还是要做。该什么样就什么样。鹅运功，静坐，进入冥思。鹅一脑壳空白。鹅心算了一下黄历不应该呀这天星期四。鹅这天没算错的话星期四而且正好下雨正是静修的好日子。鹅现在星期四下雨脑壳一片空白完全没法进入程序。鹅不像之前只是脑壳混乱鹅现在完全一片空白。白茫茫一片。鹅连忙起身扫地，各种打扫一遍。鹅没救了，鹅被感染了。鹅感觉智商在迅速下降。鹅开始掉毛。鹅几乎瞬间成了丧尸鹅。鹅现在脑壳彻底空白。鹅到此结束。淡出，银幕渐暗至黑，出现演职员列表。音乐响起，最后一行：鹅，到此一游。定格。鹅现在听见敲门声。

鹅在一片空白中打开一头门，门里面一张八仙桌旁边坐着三样东西。三样东西鹅都陌生不认

识。鹅，其中一样东西说，过来一起打牌，三缺一。鹅没走过去。走不过去。那地方空着，根本没有地方。鹅，其中一样东西说，我们等你太久了，你迟到了。快来，这一样东西说。鹅没有概念。鹅不认识它们。鹅说，你是什么。我为什么要过去，鹅说。我们熟吗，鹅说。我是钟馗，这一样东西说。鹅没听说过。鹅说，我还是把门关上。鹅关上门。同样的敲门声又响起。鹅，门里面的东西喊，开门。鹅没有开门。没道理。但是里面的东西不管，它在喊，鹅，出来混要讲义气，快把门打开。鹅不知道它现在在门外还是门的里面。鹅在一片空白中。鹅说我不打开为什么要打开。没理由。不知道里面的东西听见没有。鹅，里面的东西在喊，你不开也没用，门自然会开。鹅不信这套，鹅停着没动。开，里面的东西说。门开了。没等鹅逃走，鹅被瞬间吸了进去，被扔在椅子上。桌上，四条麻将已经堆好，镶成一个四方形，两个色子点数加起来是七。七捉，自称为钟馗的东西说道，它从鹅跟前的牌墙上取回两顿牌。旁边两位我就不介绍了，左手是关羽，关二爷，另外一位说了你也不懂，我就不说了，钟馗说道。另外一位鹅多少认识，无非是异形的一种。鹅起了牌，基本上是一副十三不靠。钟馗坐庄，它先打出一张东风。东风，它说。它把牌丢进海底。关二磨磨蹭蹭，摸起一张牌，在手里照了两分钟才把同一张牌打出，说也是东风。奇怪，关二说，怎么第一张就是东风，不行，关二说，我的膝盖有点风湿痛，我要磨刀去了。坐下坐下，钟馗立即制止这种逃跑行为，说关老二，不嫌丢人啊你，出来混怎么着也得有点儿骨气，是不是。是是，您说的对，是关某人愚钝，关二抱歉说道。轮到鹅

摸牌，鹅摸起牌，看都没看，直接丢掉。鹅现在脑壳一片空白。鹅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仍旧是一张东风。等异形打出东风后，这一轮就算打完了。各家再打两两手，关二点了炮，异形胡。娘希匹，钟馗说，关老二，说你点炮你还真点炮，会不会打牌你。会不会。说着，钟馗把手上的牌推倒，一把已经上听的混一色。不打了不打了，钟馗说，晦气。嘴上这么说，但还是老老实实洗牌，砌牌，等着关二扔色子。三圈下来，这头沉默不语的异形竟然连赢了九把，不是清一色就是自摸。鹅脑壳一片空白。鹅什么牌跟着打就是。今天就这样，钟馗说，鹅，你跟我来一下。你的事情比较严重，钟馗说。

钟馗把鹅带到一间茶室，空荡荡的，两条竹椅，一个竹子茶几，看不见的墙上挂着一个石英石。鹅对这个环境似曾相识。茶几中央摆着一听明显冰镇过的可乐和两支吸管。钟馗摘下帽子，点燃一支说道，你也用不着紧张、恐惧、焦虑什么的，事情呢是比较严重，但是怎么说呢，也没那么严重，是不是，只要坦白从宽，我们还是会酌情处理。鹅脑壳一片空白。鹅听着。说吧，钟馗说，喝点饮料，放松。鹅当然脑壳一片空白。鹅没什么可说的。鹅通常作为一种家禽它有什么可说的，没有。鹅要说，也只会说相声。鹅说钟馗大夫，我是不是病了，脑壳里面一片空白，怎么回事。钟馗拍茶几而起，说道，别给脸不要脸，鹅，我跟你说，你这种态度极其顽劣，极其，不光对组织，对你自己也是不负责任，你要考虑到后果的严重性。钟馗说了一通，头头是道，只是不知道在说什么。鹅现在脑壳一片空白。你刚才看见了吧，那关老二，知道吗，他在我这里关了八百年，连一点酒

都没得喝。八百年啊，你想想，这是鹅过的日子吗。你看看他现在都什么样了，一跟他打牌，他就说膝盖痛，一跟他唠嗑，他就说要去磨刀什么的，他的偃月刀都快磨成铁丝一根挖耳勺了，这些你都看到了。老实说，你的情况比这可要严重，你自己也清楚明白。是不是。鹅现在在哪里不知道脑壳一片空白。只是这钟馗什么的不依不饶，絮絮叨叨，说这个那个，又说你再看看那异形，你知道它是什么吗，它之前还是一个蛋哪，到了我这里之后被硬生生孵了出来。这都已经不符合自然规律了，多可怕。不是我逼你，你必须老实坦白全面交代你的问题，否则，我也没有办法帮你了。有一点你尽可放心，我们有一说一，实事求是，一切按规矩来，钟馗最后说道。我说完了，钟馗说。鹅脑壳一片空白。鹅等着钟馗什么的消失。鹅关闭鹅眼，把鹅头插进翅膀里，鹅睡去。鹅现在听见敲门声。鹅现在懒得去听见，但又不能不听。鹅只好睡去。鹅听见敲门声不断。这敲门声仿佛从睡中传来，鹅无法辨识方位。鹅现在在睡中四周一片黑暗。鹅看不清任何东西。鹅无法看见鹅自身。鹅仿佛丢失鹅的实体，是空的，没有。鹅感觉分布在四周的黑中。而鹅在中心。鹅只是一个极小的点，但又平均分布在周围。鹅现在（几点钟、什么季节）脑壳里面全黑。而敲门的声音逐渐清晰。一下一下，鹅听得清晰。鹅甚至能看见这一下跟一下的敲门声。它不是别的声音，鹅认为，它只能是敲门声。一种睡中才有的声音，而且是敲门声无疑。一下一下，仿佛在敲一个蛋壳，或一间印刷厂的铁门（它们有什么区别）。鹅只能听着。鹅或者只能看着这个声音。鹅从四面八方看着这个声音，一下一下，既来自内部又仿佛来

自外界。它无处不在又如此清晰。它是一下一下的，它是敲门声。就是这么一个东西。鹅现在脑壳一片黑暗。鹅随便走去黑中，随便打开黑，就像打开一扇门那样打开黑，打开后，鹅看见了光。

除了光鹅什么也没看见。鹅能看见光吗，能。鹅确定那是光。鹅看见了。这光很亮。甚至很白。但不刺眼。鹅单单看着这光。这光里有什么，什么也没有。除了光，还是光。这光没有色彩。它白，但没有色彩。它也不是白光。它是亮光，很亮，完全亮，没有一点的黑。但仍然不刺眼。鹅站在黑中，把鹅头伸进这亮光，除了感觉亮，没有其它不舒服的感觉。也没有舒服的感觉，除了亮。这光白。但仔细看，这光首先是亮。白只是亮的一种错觉。但再仔细看，这是光吗。不是，这又是什么。光首先是亮的东西，这东西亮。光除了亮，它的功能是呈现其它的物体。这东西没有。这东西只有亮。在这亮东西中，除了亮，其它什么也没有(除了一个鹅头)。鹅不知道。鹅以为看见了光，鹅现在不知道看着的是什么。鹅突然忘了。鹅脑壳一片空白。鹅也许只是看着亮，而不是光。鹅不确定。鹅没有看见发光的東西。鹅要是看见了发光的東西或被光照射的的东西鹅就能确定这是光。鹅没有。鹅看见的是亮。这亮白。鹅没有看见色彩。鹅，鹅这样想，这首先肯定是一个东西。不管它白(那只是一种错觉)，还是亮，这是一个东西。这不可能不是一个东西。这东西这么亮，它怎么可能不是一个东西呢。这东西要是是一个东西，它也只可能是光。否则，它怎么可能这么亮，完全亮，它并不发光。这东西它不是一个发光体，或者说这东西它是一个没有边界的发光体。都有可能。鹅无法判断，脑壳一片空白，连白都没有，

只是空（空白的空）。鹅看见的只有光亮。鹅不确定看见的是光的亮。但这东西的亮它的确光亮。这东西是亮自身，可以这么说。这亮来自哪里，鹅不确定，除了来自亮自身。亮只是一种脑壳的感觉。鹅现在脑壳里面的感觉是一片空白。不是洁白，没有杂质的白，是完全空白。鹅现在脑壳里的这片空白亮。鹅去看这亮中的空白，完全看不到。鹅看到的还是亮。这有问题吗，没有。空白也只是亮的一种错觉。没有问题。鹅的问题是光。鹅没有看见光。鹅不确定。鹅唯一能确定是看着亮。亮不是一种东西，亮是脑壳里面的一种感觉。鹅这样想。感觉不是一种东西，它只是对一种东西的感觉。鹅不知道。鹅最先以为它看着的只是光。鹅通常很少看错东西。鹅偶尔看错东西是在它看错东西的时候。但鹅不会看错光。鹅经常看见光。鹅而且每次看光鹅都不会看错。这事还没发生过。鹅没认错过光，鹅它绝不会认错，在以前。鹅现在看着光，鹅竟然有些怀疑。鹅看错了吗，鹅不确定。鹅要是看错了，那这东西就不是光。那这东西又是什么。亮吗。但亮又不是东西只是一种脑壳里面的感觉。亮不是光。鹅没有其它选择，只能两者选其一。鹅要不看着亮，要不看着光。除此以外，鹅没有别的方法。鹅也不能不看着，鹅看着。鹅要不看着一个东西：光，要不看着一个不是东西而不是一个不是东西的东西：亮。一般的光具有波粒二象性，但这种属性鹅用鹅眼无法看清。鹅不确定这光（假设就是）它是一般还是非一般的光。鹅唯一能确定的，是看着的这东西亮。鹅看着亮。鹅不用去确定这是东西抑或不是东西，鹅看着。鹅也不是看着，鹅被包围了，被什么。鹅被什么包围，而鹅脑壳里面的感觉是亮。

鹅没有看见明确的光。仅此而已。鹅伸出舌头去舔，感觉什么都没舔到。鹅拍动翅膀，仿佛拍在空中。鹅想算了，鹅调转鹅头，回到黑中。

鹅脑壳现在又成了一片黑，没有一点的亮。鹅感到踏实。鹅关上门，在黑中自由坠落。鹅随后在坠落中明显感到在下雨。鹅同时通过和雨滴的碰撞感到有了周围的概念。鹅感到踏实越来越。雨滴凉，雨滴坠落的速度大于鹅坠落的速度。鹅感觉到熟悉的重力。鹅在呼吸。鹅随后感到渴。鹅随之而来迫切感到需要醒来。鹅听见熟悉的敲门声。鹅安全回到蛋中。鹅仿佛醒来。鹅醒来，现在，星期几。鹅看见丧尸饲养员院子中央烧水。

鹅看见丧尸饲养员蹲在地上烧水，鹅看着。鹅不认为像丧尸饲养员这样一头丧尸能在雨中点燃那堆柴火。现在丧尸饲养员手中只有点火的姿势它手中并没有点火物。丧尸饲养员在点火，一下一下，仿佛她手里有一盒划不完的火柴。她每划出一根，用手护住火苗，缓慢移动到她想象中的那堆柴火中，她没有点燃。她重新划出一根，捧着火苗，应该是非常小心的在点燃那堆柴火。她应该没有认为她点燃了柴火。否则她不会重复去点那堆没有的柴火。她点的认真，丧尸饲养员她一下一下每一下都认真、小心，她只是运气不好没有点燃。她也不像是在烧雨，最多烧水。她这样是烧不着的，即便在想象中。她没有脑子，丧尸饲养员她的脑壳智商为零。她不可能烧着。丧尸饲养员她也不可能得到鹅的帮助。鹅在雨中走过去。鹅看着丧尸饲养员的脑壳（上面最多只有两三根头发），鹅叹了口气。鹅随便在翅膀上鹅毛的毛尖点起一个火苗，用了一点三昧真火。这才是火，看到了吗。鹅对丧尸饲养员说。也不是埋怨。

丧尸饲养员不去看它。她点燃她的。简直没法交流。鹅走去庙门口，把一半边的门板卸下。鹅用大力金刚手轻松震碎门板，之后堆起一小堆篝火。鹅点燃篝火取暖，顺便也烧些水。鹅现在是星期几鹅完全没有时间概念，现在至少不是冬天。雨在下，不大不小，是七月份的雨水。鹅对雨水敏感。鹅熟悉任何季节的雨水。鹅现在坐在门槛上等水烧开。鹅现在在一个白天星期几感觉到胃部汇集了大量真气，有些它之前从没感到到过。鹅感觉这真气强大，动乱。鹅的胃在隐隐作痛。但还好，鹅用意念平息了它们。鹅想起那些光（亮），鹅不知道跟它是不是有关联。鹅当时吸了一些光亮，鹅没有中毒的感觉。鹅凡事都有关联，鹅不去想这些。鹅也不喜欢打麻将。不管跟谁、什么东西打。鹅望着山下的那条河流。鹅现在假设星期三、下午，鹅看着依山绕行的河流。它弯曲。而山连绵不断。鹅看着雨中连绵的山和河流。远远看着。鹅不想往更远处看。那里没什么可看的，无非是一些城乡结合部以及更远的城市，报废的城市，它在雨中相当安静。那些异形已经走了吗，废城遥远看上去异常的安静。安静的不正常。废城上空空荡荡的，只有一些未尽的巨大烟柱。鹅没什么可看的。鹅看着山、河流、雨水。简单、笼统看着。鹅不归纳。鹅看见一山和一山接连不断，一山的后面还是山。鹅看见河流从山和山之间流出、绕行、消失，河流和山之间关系紧密。鹅看见一座单独的山挡住了河流。河流分成两支，绕过山又重新汇合成。这是特殊情况。这山仿佛从河流中长出，不断往四周排挤河流，但河流只是简单分叉绕开，在没有山的地方重新汇聚。河流没有损失。河流只是用一种简单的方法经过一座山，河流总

体的方向没有大的损失。河流只是暂时改动了一点方向。河流甜吗，不会。河流没有味道。河流经过山后，河流就不去管它了。河流沿着指定的方向继续移动。河流在移动中遇见另外的山，河流也只是简单经过。河流和山关系虽然紧密，但河流从不停留。不像山，它只停留在一个具体的位置。山不动。而河流不能不动，即使是一条最极端干枯的河流，它看上去还是在动。它有动的方向以及动过的踪迹。河流是一种运动。河流必须运动才成为河流。任何一条河流都是在运动中壮大。河流也在运动中消失。道理是一样的。河流动。而河流恰好规定山不能动。河流是对山的控制，而不是反过来山控制河流。山能控制河流什么，方向吗，绝不能。河流从一开始就自带方向。河流比如说河流绝不回头。河流朝一个方向运动，遇上山，河流只是简单绕开。河流使用简单的方法，河流的效率极高。河流为了河流壮大，壮大后消失，河流必须使用简单、高效的方法。河流掌握了一套最高方法。任何山对河流的阻挡一律无效，更何况单独的一座山。河流只需要流过，或分叉流过，或从山中间流过，把一山分成二山。河流无法被阻挡。河流即使遇见连绵不断的山，河流也只是形状稍作弯曲改变，河流继续运动，直至终点。河流实在无法运动大不了消失成为湖。而这正好是河流的目的：消失。河流还有一种方法是注入大海。但这个就不说了，大海是一种偏形而上的东西，不切实际。大海和河流关系不大，它更多的是和水的关系。这个等一会再说。总之河流不会因为山的作用而失控。河流永远牢牢控制它消失的方向，河的目标同样不会改变，即消失。山怎么说呢，山对河流顶多只形成干扰，山没有

决定意义对河流。山不动，这是它最大的缺点。当然同时也是山最强的形式。山用这种不动的形式去控制河，以不动规范运动。山的想法没有错。山的错误在于它搞错了控制对象。山或许可以控制水，但山搞错了河流并不是水。河流是河流，是运动。而水只是水而已，不管是泉水还是雨水，它只能通过河流才能汇集到河流中。河流完全可以不需要水。水对河流而言仅仅是一种附着物，水的好处无非是让河流显得更像河流。其实没必要。水这种东西基本没有个性。水附着在雨里，便成了雨水。附着在泉里，自然成为泉水。而到了河流中，水就成了河水。水没什么可说的。水进入大海，大海里全是水，而且还是咸的水。水没有优势。水因为缺乏个性，水通常只能随波逐流。水有时是一碗汤。水在鹅体内的含量达70%以上。水有水的用处，这不可否定。但对河流来说，水确实可有可无。有很多水从山里流到河流里，这些被称为山水的水迅速成了河水。而有些连山都不需要，直接从雨水成为河水。鹅现在看着的主要就是这种雨水。山、河流、雨水，鹅笼统看着。鹅虽然笼统，但还是把它们分开看。鹅主要看着河流。不知道为什么，鹅感觉河流比山亲切（也许这些山过于实在），比雨水（它们那么匆忙）有更多的情感。鹅难免有些偏袒，但鹅真诚。真诚的仿佛想一支河流。这是一支接近末尾的河流。是吗。河水在河流上缓慢移动。这支河流有多长，它的支流一定很复杂。这支河流有多重。河流不分轻重，最多只分形状。这是一支弯曲的河流无疑。这支河流在开始的地方（是吗）就开始弯曲，一路运动到这里，这从它的河水的流向就可以推断出。这支河流还剩多少（什么）才消失。鹅看

不出来，只能看出它在接近末尾。任何一支河流，它既有开始也有结束消失。是吗。而开始和结束都在同时。是吗。它不像一个雨滴，需要缓慢的形成过程，再从天空掉落，落到地上成为水之后才消失。河流不是这样。河流的开始和结束同时进行。是吗。河流也没有开始和结束。是吗。河流让河水这样的东西有了开始和结束，但河流自身没有。河流要是有开始，那它的开始便是结束。是不是。河流无始无终。河流是一场（不是）无始无终的运动。任何河流，鹅只能看见河流的一个面。鹅能看见的是河流的变化。但这只是河流的一个面。河流无法被看见。鹅看着河流，但无法看见河流的全部，只是一个面。鹅现在视力极好。鹅看着。鹅想象自己是这支河流，鹅怎么想象。河流无法想象。它没有象。鹅只能凭借现在极好的视力，远远的看着河流里的一个浪，以及正在脱离浪头的一个浪花。它虽然短暂脱离了河流，但很快又回到河流中。河流在运动，浪花在运动中消失。而新的浪花重新出现。河流包括这些浪花的运动。河流广。对于一朵小小的浪花。鹅至多只能想象自己是那朵浪花而不是河流。鹅现在不去想。鹅现在星期三下午凭借极好的视力看着云层上一个正在形成的雨滴。鹅盯着它看。它形成了。一个雨滴，饱满、通透，它离开云层往下坠落。它不断加速，雨滴。它快过附近其它的任何一个雨滴，它没有受到风的干扰，加速到一个时候，它稳定下来，匀速掉落。它落在一片树叶上，迅速成为雨水。它消失，之后和其它雨水汇合形成一个更大的雨水，这一个更大的雨水从树叶掉落，落到地上，立即消失，与其它作为雨水已经消失的水汇集成一支山水，山水顺着山坡上的岩

石流淌，不久与其它山水一样，注入这一支河流。这个雨滴完全消失了。鹅再也看不出来。鹅能看见的只是这支河流的河水。这个雨滴或许成了一个浪花，鹅不知道。或许那个浪花里也有这个雨滴的成分，鹅不知道。鹅知道的是，这个雨滴和这一支河流没有两毛钱的关系。有，它们也不在同一个层面。一头鹅无法通过一个雨滴去认识一支河流。是吗。但一头鹅可以跳进一支河流的河水中，用喙嘴去寻找那个雨滴。而且一头鹅这样做，很可能是对这一支河流产生了仇恨。这一头鹅的仇恨恰好来自它对这一支河流的执着。执迷不悟的执着。一定是这样的，鹅想。鹅还是不去想这些。鹅看着这些山、这一支河流，以及河流上的河水，以及远近都有的雨水，以及雨。雨在下。鹅往篝火添加几块柴火，让水烧快些。鹅实在不知道。鹅咳嗽一声，传递给丧尸饲养员一个特殊指令，鹅让她停下点火的动作。鹅不渴。鹅决定用这钵热水，以及再烧上几钵，给丧尸饲养员彻底洗个澡。

530

鹅。把鹅放大 1.5 倍，它还是鹅。不要怀疑鹅。鹅也不值得怀疑。鹅从不怀疑鹅自身。鹅从胃里射出一支滚烫的小龙，射向天空。剩下的事就好办多了。鹅看见一头异形从云团穿出，撞击龙。龙瞬间喷出火焰把异形烧焦。烧成气，消失。龙不是一种家禽。龙是什么，龙能喷火，能在空中游荡。龙四不像。鹅没见过龙。龙长，相对于它的宽。鹅射出龙，鹅不怀疑这一点，射出的东西是龙。否则它又是什么，鹅不知道。鹅在昏厥。鹅不是故意这样，鹅很少使用昏厥的方法来修行。鹅昏厥在水缸里。鹅比平常扩大了不止一点五倍。鹅紧紧笼罩住丧尸饲养员，鹅用它那对鹅翅缠住

丧尸饲养员的手臂。鹅从背后插入。鹅把丧尸饲养员压在水里。鹅似曾相识。鹅不认为这是一种鹅本能。鹅需要释放能量仅仅。鹅烧了三钵水，鹅之前把丧尸饲养员赶到水缸里。雨在下。水缸里接了足够游泳的雨水。丧尸饲养员停在水缸旁边不动。丧尸饲养员脏极了，在雨中散发恶臭。丧尸饲养员叹着气。叹出的绿气有一下没一下的，丧尸饲养员现在极度虚弱。鹅三两下扒掉丧尸饲养员身上的汗衫和长裤，鹅把她赶入水缸。鹅看着丧尸饲养员精瘦如柴，鹅感到伤心，有那么一点伤心，但不意外。鹅跳入水缸。鹅用鹅毛轻轻抚摸丧尸饲养员鼓起的肚子。鹅站在四仰八叉浮在水缸里的丧尸饲养员的肚子上，鹅仿佛站在一个小岛中央，或一间浮在海面上的印刷厂的屋顶，或一个足球之上，诸如此类。鹅看见丧尸饲养员的两片乳房如同浮萍在水面上荡漾。鹅甚至能清楚算出丧尸饲养员有多少根肋骨，每一根都清楚。丧尸饲养员的嘴在吐泡泡，她天然有这个本事。鹅感觉她应该是愉快的，虽然看不出她应该有的表情。丧尸饲养员目前的表情是利用暴凸的眼珠望着天空。而没有一个牙齿的嘴巴大半张开在不断往外吐出泡沫。而两三根头发丝在水里无规则飘荡。鹅垂下鹅头，伸到水下，鹅看见丧尸饲养员生殖部位毛发早已脱落，耻骨高高隆起。鹅跳上树枝，摇了些树叶到水缸里。鹅让丧尸饲养员浮着，鹅再去庙门口烧些开水。鹅不是宠物。鹅也不是一种服务型家禽。鹅伺候一头丧尸困难。但鹅有感情。鹅感觉这不太真实，有感情或情感。比如：鹅对雨通常没有情感。鹅有时思念雨水，这算情感吗。鹅对一匹犀牛完全没有情感。鹅都感觉不到犀牛是一种什么东西。一种哺乳动物吗，

鹅没有感觉。鹅对雨的情感大于一匹犀牛。鹅对丧尸饲养员的情感来自对她还是饲养员时的好的回忆。鹅想算了。鹅的一生不是你欠我就是我欠你。鹅讲义气，这也算一种情感。鹅烧着水，鹅在估摸这种情感或感情。鹅的这种情感落实到丧尸饲养员鹅身上以为是爱情。鹅有一种不真实感，鹅对爱情。鹅在膨胀，胃里的东西，鹅感觉它在膨胀。鹅之前在修行时明显感觉到这东西在膨胀，而那时停在河边的饲养员在月光下舞蹈。鹅看着一个运动着的美好的东西，鹅有一种冲动想住进她的体内待着，或消失。鹅试了试，鹅没有找到入口。鹅在修行冥想时的方位感一直较差。鹅有复杂的情感对饲养员，而不只是情感的一种。鹅烧好水，走去水缸倒上。水温正好合适。鹅听见丧尸饲养员嘟哝着什么，鹅听不清。她在嘟哝。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她的凸出的肚子仿佛在呼吸，一高一低，它快熟了，鹅知道。鹅给丧尸饲养员清洗指甲。她的指甲盖不知道掉哪里去了，一节骨头暴露在外面。鹅也没觉得她现在有什么要清洗的地方，她浮着自然洗就行。鹅现在星期三，下雨，鹅站在水缸边缘，看着这头丧尸饲养员只是看着。但胃里的东西在伸长，不断膨胀，有一种产蛋的感觉但明显又不是。鹅现在脑壳里出现一只蚌壳的画面，仅仅只是画面。这蚌壳巨大，正在缓慢打开，蚌壳里面的肉质在反复蠕动。鹅感到恐惧。一阵不知何处袭来的恐惧感迅速包围鹅全身，鹅现在脑壳隐约感到发昏，鹅开始口吐白沫，鹅自身在不断膨胀，鹅滚烫，烦躁无比。鹅脑壳里的蚌壳完全打开，仿佛要吞没整个鹅脑壳。鹅的每一根血管里的液体在沸腾，鹅感到胃里的那根东西已刺破身体，来到屁股外面。它还在伸展，膨胀，

鹅低头看，它仿佛一根肉弹簧拖在屁股下。鹅就这样跳进水缸里，抢在失去理智之前，鹅翻转丧尸饲养员的躯壳，鹅站在丧尸饲养员干瘪的屁股上，站稳。鹅展开翅膀，紧紧抱住毫无反应的丧尸饲养员，鹅找到位置，一路进入。鹅感到不真实。鹅脑壳一阵困意，似曾相识，鹅停着不动。不敢动。鹅固定在丧尸饲养员身上。鹅让屁股下的那根东西自己动，它自动。它在不停进入丧尸饲养员内部，曲折，但一路还算通畅。它在寻找什么。它充满能量，四处游荡。时快时慢，后来一头撞在一扇门上。它睡过去。鹅现在仿佛来到一座前朝遗留的印刷厂的遗址。那里茅草茂盛，机器散乱，围墙倒塌。鹅来到院子中央，中央停着一只黄色的塑料鹅，表情狰狞。鹅走过去问，喂，你搞莫事。塑料鹅没理它，自顾自吃着茅草。现在星期几，鹅问。塑料鹅翻了一个白眼，从翘起的屁股里伸出一根刺一样的尖东西，对准自己的脑壳一下刺进去，塑料鹅立即爆炸，几块塑料皮散落一地。鹅弥陀佛，鹅双翅合十。鹅飞掠过杂草，站到印刷机上，仿佛站在公园中央的大佛头。鹅环顾四周，只是环顾。鹅感觉熟悉，但又不知道哪里熟悉。公园静悄悄的，植物大多枯萎，树叶凋零，不远处那个湖已经断了水。鹅感到大佛头在上升，仿佛一支毛笋从黄泥地升起，四周震荡，土地在开裂。鹅随着佛头达到新的高度，整个公园尽在脚下。鹅连忙跳飞过去，从大佛头到旁边同样高度的石观音像的肩膀上。鹅这才看见，整个佛头下面支撑它的是一支烧着导火线的火箭。佛头在缓缓上升，鹅重新跳回去，在火箭被点燃后，跟随佛头正式升空。鹅直上九云霄，来到穿过薄云，直达厚厚的云层。也许是火箭的助推达到了极限，

佛头在空中短暂停留后，自由坠落。鹅只好用它作为跳板，一个鸽子翻身，抓住一片小云，才勉强留在空中。鹅现在俯视半个地球，它哪里还像是一个地球。到处都在打、砸、抢，零星的鹅大部队分队无端往天空发射各种火炮，而异形们表现的极为正常，只是盲目混乱的在半空自爆或冲向任何一个物体后爆炸。没什么稀奇。鹅感到无聊和疲倦同时袭来，鹅往更深的天空看，那里黑乎乎的，几乎看不见东西。鹅使用一点真气，跳到另一片云上，它速度快，在风气的鼓动下，它飞快带着鹅离开现场，连续跨过各种壮丽的山河，来到山顶的庙中。云在庙门口歇下，自动解散。鹅落地，走进庙中。这是它的庙。鹅从哪里出发，回到哪里，鹅遵循普遍规律。鹅这会儿雨已经停了，鹅没有敲门，跨过门槛，直接走了进去。一小堆篝火还没烧完，鹅走去院子中央，在水缸里，鹅看见一头鹅正匍匐在一头光秃秃的丧尸身上，不动。鹅能理解。鹅来到大殿，搬过一把椅子坐下。鹅渴了，旁边正好有一罐冰冻过的可乐。鹅吸着可乐水，之前，鹅点上三支香，在卧佛泥菩萨跟前沉默了会儿。鹅不想动弹，只是对准庙门口的方向，在椅子上坐着休息。鹅这不是在测试。不是，鹅想。鹅也不是在冥想修行这会儿。鹅这会儿在另外一个不属于、也不应该鹅在的空间。鹅在。庙里静，是一种七月傍晚时分特有的静。鹅享受这种静。它既不同于一般的安静，也不是宁静或静静的。它只是静。四周没有特别的声音，有一些，但都不是特别。只是蝉鸣叫、风吹起树叶、菩萨偶尔的叹气以及地气散发出的等等声音的混合。而这一切给鹅的感觉是静极了。不但静，鹅似乎能联通附近的任何事物，

鹅能呼吸从地下冒出的气息。鹅一呼一吸，既不多，也不少，呼和吸正好抵消。鹅看着院子中央那支古松树的一根松针，鹅让它晃动一下，它晃动一下，脱落。鹅听见背后菩萨在沉默低语，鹅听不懂。也不想去听。鹅看见院子里一只蚂蚁在切割一片草叶，鹅一个闪念，蚂蚁便被弹飞出去。鹅拔下一根鹅毛，让它自动在旁边扇风。鹅感觉这一切是那么自然而然，感觉大势原本就应该是这样。鹅站起来，随手在半空抓过一个从屋檐掉落雨滴，扔进水缸。水面泛起涟漪，但没干扰到丧尸和鹅的平静。它们不动，浮在水缸里，仿佛在进行一个露天仪式。鹅明白。鹅只是不明白，鹅从这头鹅脱离，重新回到这头鹅旁边，这里头的秘诀是什么。鹅需要向它打声招呼吗。喂，鹅说。这鹅没有回应，一动不动，仿佛入了迷。鹅用神智连接它，它特别，没有接通。它在想什么，鹅想。鹅想不出。鹅的感觉如何。鹅感觉不到。鹅也许除非回到这头鹅中，鹅才能知道。鹅现在不去想这些。鹅静下心，复习一遍动、植物学以及哲学什么的。而可乐明显在变温。鹅关闭鹅眼，睡去。鹅现在星期三下雨鹅停着不动。动不了。鹅的屁股牢牢连接丧尸饲养员，如同一部航天飞机接着高速运动的空间站。鹅费劲打开连接处的盖子，从太空仓走进空间站内部。各种按钮在闪烁发光，有几处在着火，几头丧尸乱七八糟漂浮着。鹅把他们拨开，来到圆形窗口。一轮巨大的月亮就在眼前，就在不远处的眼跟前。鹅用鹅眼便能看见月球凹凸不平的山丘和同样巨大的陨石坑。在一个环形陨石坑底部，鹅看见一个佛头坠毁在那里。或者它本来就是一个凿出的雕塑鹅不知道。而异形无处不在，它们使用的是同一种风格，相互毁

灭，在月球上鸡飞狗跳。鹅用灭火器喷灭越烧越大的火焰，鹅感觉整个太空站正在脱离地球轨道，成为太空垃圾。这是它应得的。鹅星期三下雨，鹅没所谓。鹅准备躺下，睡或消失。鹅看见一头异形遥遥远远从月球上升起，朝这里射过来。鹅及时关闭鹅眼，睡去。鹅动了一下。只是动一下。鹅没射。鹅感到安全，仿佛在丧尸饲养员的体内。鹅从胃里延伸出来通过屁股闯进丧尸饲养员身体的那根东西及时苏醒过来，它集结能量。它暴戾、躁动、无畏惧。它要冲破那扇门。它是什么，鹅想。它明显在消耗来之不易的真气。鹅无法阻止它的行动。它张牙舞爪，不断因痛苦而翻滚、搅动。鹅似曾相识。鹅想起童年。

鹅不可能想起童年。鹅对童年的记忆几乎为零。鹅没有童年，在记忆中。鹅如果有童年记忆，那也是后来不断加工后的记忆，并不是原始的童年记忆。而鹅以为那就是童年记忆，鹅假装它是。鹅忘了。不记得。鹅反正记忆这种东西能用就行，鹅让记忆自动消失这也难。尤其是已经成为记忆的记忆，它们从没消失。鹅每次回忆，这记忆便被加工一次。鹅每次回忆的都不一样，这记忆便是每次回忆重复加工的结果。不能说每次回忆后记忆成为新的记忆，记忆只是加深、浅或模糊，并没有变新。记忆不会变，它是鹅记住的东西。也只有这个已经记住的东西，它始终不变，其它，比如这个东西的形态、重量、起和始等等不重要，鹅也不关心。鹅也关心不过来。鹅想起童年。想起后，鹅回忆这个童年。鹅在回忆。鹅假设那天天空阴沉，鹅群已经回家，鹅独自留在湖中。鹅潜入湖底。鹅那会儿还没有能力一股气潜入湖底。黑暗降临，鹅浮出水面。鹅被一把打昏。鹅仿佛

被一个东西缠绕、插入。鹅昏沉，感觉这东西从天而降，火气十足，这东西能量无边。鹅被拖入水下，鹅根本无法动弹。鹅想消失，但没有消失的能力。鹅只有继续昏厥，顺其自然。鹅必须顺其自然，鹅没有反抗。没有这个必要。鹅在水下翻滚，移动，窒息，鹅后来感到轻松，鹅浮出水面。鹅松垮垮，鹅掉了一些鹅毛，鹅脖子有轻微骨折。鹅感到轻松，鹅头靠在背脊上，单只鹅眼望着天上的黑云。鹅轻松极了。鹅看见一个东西滴着水，慢悠悠游荡在空中。稍后，鹅看见它腾空、上升，游进云里消失。过一会儿，天下起雨来。一个特大的雨滴准确滴落到鹅眼上。鹅睡去。鹅的每一次回忆都在下雨中断。鹅每次回忆场面各不相同，但都在雨中结束。鹅一向认为雨是这个记忆的重点。鹅有时回想这个记忆，它可能一直在下雨。童年，鹅单独浮在下雨的湖面上，夜晚降临，鹅群已经回家。鹅仿佛被一个东西绑架，而这个过程特别模糊，只知道和雨水有关。鹅的童年和雨水有关。鹅现在在回忆，童年或什么，回想一种原有的记忆。鹅也许不是在回忆。鹅现在的回忆仿佛是对过往回忆的模拟。或者反之，鹅现在只是回到童年记忆中。两者皆可。鹅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鹅不认为在理论上一头鹅可以驾驶一支龙。无论它是一支幼龙、母龙，还是形同虚设的什么龙，鹅无法驾驭，在理论上。鹅只能顺其自然。鹅能感觉到它痛苦、彷徨什么的，鹅明显指挥不动，对它。它是什么，龙。也只能是龙。除非不是。那又是什么。它从胃部开端，发展，突破身体的桎梏游动到世上，它的目的是什么。进入某种高潮吗，绝不是。鹅不知道。鹅随便它。龙是如此怪异、畸形的一种东西，它天然有一种混乱的秩序。

鹅现在星期三下雨，鹅停着不动，随它。当它终于突破那扇牢门，来到一个新的自然，鹅顺便把它射进天空。接下来事情就好办多了。鹅的任务完成，使命已送达。鹅看着这支湿漉漉，滴着水的龙一口吞下一个异形的卵蛋。龙在空中，在云雾间癫狂。大量异形随即赶到，对龙进行重复轰炸。这是龙的事，跟鹅没关系。再说龙金刚不坏，能力巨大，各种使用喷火、雷电、飓风什么的，那群无聊的异形根本不是它的对手。鹅退出，及时离开现场。

鹅缩小。

## 跋，或剩余

539

鹅，为什么是鹅。而且正好是。鹅在以前还是雁雀时鹅不是鹅。这里，鹅的变化中隐藏着一种深刻的道理。是吗，鹅普遍反对道理。无论它是什么，多深刻，鹅都反对。无论反对是否有效，鹅的反对总有道理。鹅在晚上睡觉。鹅很少梦见鱼。没这个必要。鹅刚好没有这个必要。鹅一般不符合物理定理。鹅被神附身，反复侵犯一个少女。鹅通常点到为止。鹅不排除特殊情况下，鹅的行为也存在普遍意义。这里的鹅包罗万象，包括一些边角料。鹅在实在没有气力的时候匍伏在地上不动。再说，鹅又不止它一头。一头鹅自从飞上树枝后，再也没下过树。它在枝杈上筑了一个鹅巢，以进食雨水和树叶为生。这一头鹅后来被众鹅视

为一种非理性的典型。诗，鹅是这样想的，诗。鹅问了鹅一些类似的问题。由于某种原因。鹅不再适合游荡。鹅走路不着边际。一头鹅在家烧水，同时一头鹅痴迷空气中的各种分子成分。真鹅和白、黑鹅在某种意义上没啥区别。现在，鹅一动不动待在阴凉处。鹅在湖中捞月。鹅缺乏意志。鹅不能理解空虚。鹅不研究，也不关心游泳，鹅先天然掌握游泳这门水上游动技术。鹅需要诗吗。鹅要不在一个地方，鹅就不在。鹅翻开一张倒扣在地上的纸牌，牌面上画着一头鹅。鹅无法自拔，潜入深渊飞翔。下午，鹅自诩站在一头单峰骆驼的驼峰上说相声。而有时，灭鹅行动在扩大化。鹅感到饿，和无意义。鹅在世上喝着—罐纯牛奶。真鹅绝对不只是鹅的升级版。鹅调大音量。鹅是错的。鹅被历史抛出，丢进以遗传和演化见长的生物学领域，但也没受到多少待见或引起重视，鹅被迫走偏门寄生于文学和艺术。而诗不是文学，也无所谓艺术，鹅总归投靠错了方向，仿佛拜错了菩萨。鹅是错的，这真像一句咒语。星期三，下午，鹅躺在碗里，躺了好久。鹅是错的，那么鹅不对。鹅在哪里不对，哪里就是鹅错的地方。鹅躺在碗里，碗并没有错和不对，那最多是鹅在碗里，是错的和不对。鹅是这样想的，机会难得，要是错，那就一错到底。鹅是错的。它的缩写是鹅错。关于这点，在鹅累上已有过肤浅讨论。像鹅累、鹅错，这种说法基本上是童话，儿童专属的话语。它不应是一头成年鹅该犯的错，一头成年、不够谨慎的鹅，它犯的错，更多的是像是这种：在鹅累上。在鹅累上，基本来自在雨中、在鹅群中之类的似乎可靠的用法，但明显做了省略。在鹅累上的实际意思是，在之前讨论鹅累这个字符

串的情况之上。而且上是一个严重的干扰，不是吗。对于一头鹅，鹅头以上的空间物品才是上，可以说在天空上、树（高于鹅身高的树木）上、在云上。但在讨论鹅累这个字符串的情况之上的上又算什么意思，这让一部根植于与非门的计算机在语法运算上怎么不死机。在鹅群中，在鹅与鹅（至少三头鹅以上）之间的空隙，没有中。鹅通常对许多事马马虎虎，这些也不例外。所以鹅说，这些鹅是知道的。下雪是鹅的心病。星期四，鹅去广场上转了转，在广场中央的寺庙门口歇了一会脚。这时，鹅起身离开这里。鹅想不通。鹅不长，也不短，鹅整夜听音乐。在有些时候，鹅觉得，作为鹅的一头鹅，它不能太刻薄。鹅还知道太阳能是一种核能。鹅知道越多，不知道的当然会更多。鹅在房间里走来走去。鹅知道这不是因为烦。烦对鹅来说是必然。烦（下次再说）不会消失，除非鹅不存在。一头鹅停在树上，一头鹅在冰箱冷冻层储藏。鹅在谈判桌上一言不发。鹅不要总盯着手表上跳动的数字，趁着空闲多修改怪物。鹅隐约感觉如果它真是一头鹅它就不会有主动的欲望。它真的是一头鹅，意思是它是一匹真鹅。从一头鹅到一匹真鹅需要漫长的修行。真鹅的量词一般用头，也有的用匹。从一头鹅到一匹真鹅确实需要漫长（天赋足够也至少三十年）的修行。一匹真鹅是一匹没有矛盾、悖论的鹅。真鹅很少被看见。传统的真鹅一般遁世山林，特殊的，则直接在街上隐身。真鹅高高抛起一块硬币。硬币呼啸直上九云霄，堕入虚无。这般境界非普通鹅所能及，鹅自己也承认它不可能做到。鹅只是一头鹅，不是真鹅，鹅这样认为。鹅无暇顾及通货膨胀。鹅对竖立在公园中央的佛像感到伤心。

鹅捡起一片树叶，仔细看，它只是一片枯燥的枫树树叶。这时，鹅的心思仿佛被触动，不由的一阵唏嘘。鹅对真鹅念念不忘，但它实在过于遥远。下雨了，鹅又感到危险。鹅转身离开，逃离舒适区域。鹅被闷在锅里。鹅是怎么知道的，鹅不知道。鹅的疾病种类在莫名增加，鹅场日以继夜研究预防、控制鹅病的对策。一头鹅用完了，鹅就把它丢掉。去年12月份的时候，鹅还是兔。鹅看着兔，以为它是鹅。这完全是巧合。鹅不是故意以为。鹅张开鹅翅，平摊在软弱无力的平原上。在情感上，鹅愿意相信鹅包括鹅和真鹅两部分。公园里没有桃树，鹅大写意游出公园。鹅敲一头不存在的空门。鹅连续十天昏昏沉沉，脚下踩着火焰。鹅没有鹅角。（一句莫名其妙的话）？鹅有时这样问（自己对自己）。鹅了解那些多余的动作。鹅的记忆不到二两。鹅严肃但绝不是一种活泼金属，鹅老生常谈，金刚不坏。秋天，鹅凋敝。鹅研究历史，稍后又不研究了。稍后，鹅留出一点点空间给（虎）。鹅突然起跳。鹅起跳后，必然回到地上。有一次鹅去了天目山。在山顶，鹅稍作停留，在傍晚来临和产生幻觉之前快速逃下山，但及时复制了一份拷贝，稍后，鹅听见打孔机在哒哒哒发出声响。鹅对0的迷恋没有道理。一头鹅在湖边的活动（静止站着）间接影响到了湖面上的波纹图案。鹅弥陀佛。鹅的档案被删除。鹅，或者是鹅，或者不是。鹅关着，没动。鹅以逸代劳，不劳而获。鹅不值得鹅的感觉更好。可即便如此，鹅依然不值得鹅感觉更好。特别是在深夜，鹅总是——。鹅弥陀佛。鹅对忘掉的事从来没想起过。鹅和阳光一起不动。鹅后来还是什么都没得到，鹅徒劳短暂一生。鹅干净、平坦、安静，仿佛仙鹅。鹅通知鹅下午打

扫街道卫生和抓间谍。鹅蹲在喷水池边上喷烟。鹅送一头鹅去淮安。鹅看见没有鹅在路上走动，它们无一例外躺着。这时，火力越来越强。大概是秋天的缘故。一个鹅需不需要那么严格。这不是喜鹊，是鹅。鹅自从上次偷吃苹果后智商直线下降。鹅不会讲故事，鹅语语法缺少稳定性。这些鹅是知道的（这句话要是单独，它存在歧义。而结合上下文，目前它还没有下文。）鹅不知道的是，这些（以上这些，甚至遥遥远远，追溯到历史上所有这些）是些什么东西。这些东西恍兮惚兮，无一不是按次序排列。它们没有显然的秩序，但有先后。唯一的问题是，现在是什么意思。这是鹅唯一的问题。鹅通常没有表情，鹅没有被充分辩证，而鹅的表情往往很难被观察到。鹅现在在听雨声。鹅厌恶对牛弹琴。鹅没说话，听着雨落在地上的声音。它们是同一种声音，它们初步相同。鹅的听力很好。鹅能听见能听见的每一个雨滴落在地上、树叶上、甚至水中的声音。鹅听见了，它们没什么不同，都是雨滴撞击物体而爆发出并迅速通过空气被送入耳朵的声音。鹅这样想，鹅没在听。鹅听见的、想的没有不同。鹅通常能说服自己。走过一个拐角后，鹅沿着大路继续行进并且鹅从来不认为鹅有多趣。鹅模仿鹅走路的姿势。鹅学会走路姿势后，忘了走路的姿势。一头鹅走路自带姿势。一头鹅有时弄不灵清是在走路，还是在走姿势。鹅不听音乐的，极少听。鹅走路的时候通常不知道在走什么，雨在下。鹅本能地逃离雨水。鹅决定离开路面，走去厨房换一杯茶水（随身带着空调板）。鹅简直无孔不入。对鹅，真鹅只能接近，无法成真。油漆未干，一个鹅在发热。鹅被叫醒。鹅时常叹气，又叹不到位。鹅

得到一个明确指令：闲着。鹅需要大量睡眠。鹅听到一个短促的声音：站住。鹅被拖到大会台上发言，鹅不会，只会保持沉默。鹅是一支还没射出的箭，鹅不飞。真鹅通常黯淡无光：我们可能要单开一段专门来讨论真鹅而这只是一个开始。革命如火如荼，鹅传染上伤风感冒在睡觉。鹅场加紧研发鹅脸识别技术。冷漠。简单说，杨柳岸、晓风、残月，鹅是一种噪音。鹅在空中快速翻腾三周半。鹅在散步时无法兼顾鲫鱼跳出油锅。鹅没有情绪，要什么情绪，没有。鹅一去不复返。鹅，秋天。这时，一个饲养员鹅走来。鹅的一半是半边鹅。鹅不一而足，鹅不会自己融化。一头鹅在中间也在空隙处。有一头鹅划着船经过，而天空在下雨。鹅遥远，遥遥远远。鹅大批消失。鹅和鹅怀疑对方。鹅是动物。鹅无法和鹅合作。鹅通宵写诗。鹅仔细看着天空变化。鹅到处是空，从微观上看。鹅想，既然今天是星期一。鹅路过一台自动取款机，输入密码，取了些钱。鹅在马路上看见其它一些鹅。一些可能是三，或二，鹅分不清三和二，鹅看见二、三头鹅在马路对面，以与它相反方向行进。鹅放了一个鹅屁，鹅走进山谷。鹅通常绝望大于它的希望，并且鹅对家常便饭持不反对也不合作的态度。鹅非暴力不合作，关键是后者。鹅神经质，时常感到脑壳里有一个声音，念经似的不停喊它上前线上前线去吧。鹅可能计算有误。鹅无法说服鹅。鹅是一种可能性，鹅不稳定。点燃一支，吸着，鹅。鹅没有在想什么。鹅感到大势已去。鹅知道这种感觉，对鹅来说，这种感觉就是大势已去。这种感觉不是真鹅的感觉。一匹真鹅不会有这种感觉，因为不需要。鹅需要一些素材来绘画天空，偷工减料。鹅自有其

使命。一头鹅至少要成为一头鹅，至于其余的它大可不管。鹅也只能这样。鹅在特别是人类发展进程中承担的功能相当有限。比如说，鹅没有土豆伟大。传统的和尚不吃鹅。鹅除了在河里游戏，偶尔也会在井里游泳。一定有这样的鹅。鹅打哪指哪，鹅绝对准确。发洪水时，鹅离开洪水远远的。有的，甚至飞到山上。下午，告别一个鹅，它不在。所以，鹅问道。所以什么？鹅否认事实。事到如今，鹅仍然存在（活着）。鹅经常感觉到许多鹅在它四周，鹅鹅鹅的发出响声。鹅跟着发出响声。鹅跟着鹅群跳入水中。鹅在鹅堆里感到安全。鹅潜入水底，那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浮出水面，其它鹅已消失不见。鹅和鹅和别的鹅现在只剩下鹅。天黑了，鹅回到岸上。鹅在岸上升起一堆篝火后，开始坐禅。从左倒数第二排、第三列，那是一头鹅。一头鹅和其它所有鹅对生命的感悟差不了多少，大同小异。鹅想立即重启以及安装但没有，因为气候和大环境都不允许。鹅通常用脖子做仰卧起坐。鹅不是人类的发明，鹅在某本汉语字典的第357页，倒数上3条。鹅掉了下去。天塌了，鹅还在路上闲晃。鹅从不使用全自动枪械。鹅对象征主义和表现以及超现实、立体主义兴趣不大。一头鹅以英雄形象出现在鹅群中，但其实它只是受了一点轻伤。鹅同时朝两个不同方向走去。一个鹅被调查，接着鹅也被莫名调查。这里是哪里，一般来说是北方。有的鹅据说超大，光弹开的一对鹅翅就有上万公里。这种情况确实特殊，它更靠近想象。弄不好，它极有可能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但这也不是鹅的错。鹅很少有不老实的鹅。基本上，浪漫的鹅后来成了天鹅，踏实的成为提供热量的家禽，从此鹅的演化受到限制。

鹅总归没有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二十一世纪对鹅来说不见得有什么新意。鹅现在既不衰老也不更新。养殖鹅场现在离发明一个小小的原子弹还有相当的距离。鹅总是被更高的人类怜悯，就像神需要不停惩罚人类。从外部看，鹅完好无损。不像从内部观察鹅简直比山东还要荒凉。鹅知道为什么，鹅当然知道。鹅弥陀佛。鹅用它扁平的喙梳理身上的鹅毛。鹅是好的，虽然它错。鹅的封建思想向来比较严重。鹅咽下一个苍蝇。鹅自以为聪明，鹅承认。鹅全黑。鹅练习推拿，后来练习太极。鹅在摇篮里喝的晕乎乎的，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搞成这样。鹅用指甲刀修剪翅上的鹅毛。鹅不需要发票。这点，鹅不仅知道，还足够清楚。黑暗降临，黑暗反复降临，鹅习惯了。鹅是一种罪恶，鹅远离原始时代。鹅报告了具体位置。鹅掉进水里。鹅在考勤机上重复打卡。鹅很容易看着它的背脊。鹅一动不动。鹅在数量上不能超过2。鹅，最多加一个（头）鹅，不能再多，容易引起误会。鹅今天只刮风不下雨。有时，鹅在创造中体验孤独。鹅，作为鹅，当然反对原创。这不是鹅干的事，鹅怎么可能原始创造。鹅往空气中扔出一把巨大的色子。醒来，鹅仔细聆听鹅场中央高音喇叭正在放送的靡靡之音。鹅临场发挥，把评分降为一星半。鹅的正常体温是40.0~41.3℃。鹅站着不动：这并不有趣。14:57分，鹅从当铺夺回它的尊严。鹅变大，很快消失。鹅有时候会伤心，鹅现在正在写一本书：鹅。鹅区别于鹅的唯一办法是想办法另外造句。在奇怪气氛中，鹅睡过去。鹅极度放松，那种时候，它会选择读一些纽约派诗歌，在不是作为家禽而是被合理拟人化之后。鹅不考虑代入感。鹅没法站在另一鹅的立场思考，

逻辑不对。纽约派诗歌中，肯尼斯·科克比詹姆斯·凯斯勒好上一百倍，他在一首诗里是这样的写：一九五一年六月，西十街的一个房间，我和一头鹅在一起。鹅看见一个铁笼子，笼门打开着，鹅走进笼子。这个笼子现在暂时成了一个鹅笼。鹅不知道谁会来把笼子提走。只有鹅在真的情况下，它也许是真鹅。鹅发脾气是为了节约体力。鹅突然动了动。鹅说。鹅对鹅说，我刚才说什么了吗。鹅说，忘了。而为了方便言说，鹅骑到一匹马上。鹅混乱、随机、矛盾、光滑、美、绝望、无聊、可靠、颠覆、条约。真鹅不需要感觉。鹅在一柱还没亮起灯的路灯灯柱旁站着。这里没有另一头鹅，这里的一头鹅只是一头鹅。鹅对它在鹅蛋里的日子没有明确的记忆。鹅不烦。鹅大，但鹅不烦。有这样的鹅，这一头就是。这不是一头烦鹅。鹅飞行的方式是垂直于地面坠落。鹅烟雾缭绕。有的鹅是黑色的。鹅生长迅速，饲养约90天体重达5公斤时出售最佳。鹅不好听。鹅把所有精力投入到一个无聊无聊的无穷无聊的生活中，等待黄昏来临。实际上，鹅也吃花和风。雄鹅离不开雌鹅，自古以来。鹅除了浪费空气，偶尔也浪费一点电话费。鹅看着停在石板上的知了，超长久静静看着，一直看到知了换完知了壳依依不舍看着。一头鹅望着墙壁。鹅喜欢在黄昏去市场买蔬菜。一头鹅穿过马路。鹅的后面，一个女人跟着鹅同样穿过马路。鹅穿过马路后突然消失。不是下午就是中午，鹅借蓝色艾弗森的火焰点燃自己。鹅越发知道大势已去。鹅东张西望。一头鹅飞到半空继续比赛。有些鹅已经不在（世）。有些鹅却故意在放大它们的缺点。鹅没有行动，鹅静止。鹅在某种情况下，具有指导意义。鹅在充电。鹅后脑壳上的光圈似

有似无。鹅和鹅分离。鹅继续从 ATM 机里取些钞票。即使鹅来到一个陌生地方，它至少还是一个地方。鹅的每个时刻加起来的一生短暂。形容一头鹅不是一头鹅应该去做的事。用一头鹅去形容一头鹅，那是鹅在无法形容鹅时所采取最后的办法。鹅必须谨慎，在使用鹅时。鹅有时使用假动作。鹅累，这个词有一些诗的意味是吗。鹅累仿佛能微弱的联系到鼠疫，之后是老早过时的黑奴解放运动。这没什么好说（往深里（无非是宇宙的左右上下、过去以及未来）挖掘）的，再说了，（再说什么？）一头鹅作为物质，在假使爆炸的情况下，它也能释放出巨大能量。但是不会。鹅没有必要。鹅不知道，色彩斑斓这样的字眼和鹅有什么关系。鹅是白色的。有黑色的鹅，但对白色的鹅，鹅是白色的。鹅不是白色。白色是鹅毛的颜色。有时，这种颜色为黑。鹅看着风，非常笼统地看着。当风还起没来的时候。两个鹅：鹅鹅。鹅经常检查鹅蛋。鹅和鹅蛋天然不相同。鹅对未来有预测，能感受到蛋变化的趋势，当一头鹅看着另一头鹅下的鹅蛋时。另一头鹅一定是一头母鹅。鹅走在必经之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差一点迷失。鹅三妻四妾这很不正常。鹅群现在正缺少一、二个好的理发师。鹅跳起，跳到一个 B 上，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一头鹅翻开一个笔记本，迅速记下鹅的编号。可以走了，它说。鹅理所当然。鹅通常没有名字，这里的鹅也没有。鹅（抽着烟气，躺在水缸里）。鹅看着房价暴涨、暴跌，忘了吃饭。一头鹅快。通常的鹅可以在脖子上至少打两个结。鹅的简称还是鹅。桌上散乱摆着一些鹅。鹅无所事事，下午鹅做了一个鹅梦。鹅扫描了一些图片。鹅圈里没有鹅，现在鹅下落不明。鹅翻了一个身，

鹅再次下落不明。一头鹅沿着铁轨走一段路后，它觉得有些下落不明。鹅从来就是这样，下落不明。一头鹅在休息。鹅抬头看着无尽天空，仿佛下落不明。接着，鹅闭上鹅眼。鹅乐观预估了它的自身的智力。真鹅三、四十年前被鹅认为是不会哭的。鹅不能形容鹅，难点在于它们相同。鹅在词源上起先是一种雁。鹅演化为家禽的过程漫长。鹅逐渐成为隐喻，它的文字构造逐渐被书法家们喜爱。傍晚，鹅抵达村庄时，天空已经下起了雪。鹅群行动迅速、敏捷、步调一致，方向不明。鹅磨磨蹭蹭，保持常态。和往常雷同，下午，鹅有些担心，但不知道在担心什么。鹅被抽空成仅仅只是鹅这个字。从这个意义上讲，鹅是突然来到世上的。鹅不能说清楚鹅的形状。真鹅在大势已去之前修成真鹅。鹅对真实（对一个桔子）的理解有误区。鹅群呈现出一种混乱，一个恐怖分子在鹅与鹅之间的空隙中打牌。鹅从哪里来？鹅蛋。鹅被一阵风吹走，当它足够轻的时候。一头鹅不是另一头鹅。鹅的姓名、户籍和性取向统一隐藏在左边的鹅掌下。鹅不会使用尺子。所以，鹅很快引起一头鹅的注意。鹅被迫交代出以下犯罪事实：一、它是一个冒牌鹅；二、没有鹅能证明它不是一个冒牌鹅。鹅被释放后，远远的离开乌烟瘴气的祖籍地。鹅被放逐到三千里之外，在路过玉门关时，鹅突然感到饿和悲伤。鹅独自进入沙漠。鹅看见成片骆驼渴死，在离开绿洲不到一米的地方。鹅甚至看见一头冒着青烟的猛犸，它那么无意义，它的巨大的驼背上开满了杂七杂八的花朵。鹅对此无法解释。鹅理解，但无法，也不需要只要一开启必然没有尽头的书面解释。鹅就这样回到封闭的蛋壳中。一直以来（事实也是如此），鹅不需要朋友。

朋友是一种关系。这里，鹅不需要关系，拒绝关系。鹅因为鹅掌先天的原因不利于爬树。同时鹅起跳的高度，无法高过一支正常的广玉兰树木，鹅通常只能在低能量空间活动。鹅是一种感觉，当然不是。鹅是一种认证。鹅遇见钟馗，向它打听那边的消息。钟馗说不急，再等两天。真鹅不需要假装看着，这是一定的。鹅蛋随时可能爆裂。请勿在公共场所吸鹅。鹅在稍候重启。鹅鸡躁。鹅很少相信兔不是鹅。真鹅走去厨房把烟灰缸里的烟灰和烟灰缸一起倒入垃圾桶。充完电，鹅忘了拔插头。鹅拖着电线溯河而上，来到灿烂文明的源头。那里只有一个破庙，连菩萨都不在。真鹅难道会使用东北话？加载中 一头鹅。鹅无聊在街上数鹅，一、二，从来没数到三。鹅没有三和三以上数字的概念。鹅想了好久，决定继续站在街上休息。星期三，鹅对着一个发芽的土豆发呆，或压低智商，顺利剥开一个桔子。鹅总结起义失败的原因。天空，鹅看着，有时。鹅不在海湾，就在另外一个地方。一头鹅听见一个声音它不可能听见一个声音，它听见的可能是一个机器发出的声音，可能是风吹动树叶的沙沙声，一头鹅它不可能光听见一个声音。就像一头鹅不可能是鹅。一头鹅是一头鹅不是鹅。一头鹅可能在休息抑或倒立，它不能光是一头鹅，一头鹅。更别说一头鹅是鹅。鹅对鹅说，别这样。鹅为什么知道鹅是鹅，鹅不知道。鹅在风雨中、外、内一律停止生长。现在，鹅更靠近椅子（剩下的就是这么一点东西）。对面，一头鹅跑过来对鹅说，鹅，你认错鹅了。鹅的一生在时间上相当短暂。鹅通常不需要其它鹅的帮助。鹅平稳而相对持久。鹅的动作不多，也就打、砸、抢。门开了，鹅看见四头鹅叼着烟

在打台湾麻将。鹅把门关上后打开，又关闭。对着一阵（狂）风写生，这不是一头鹅擅长和该干的事情。同样，一头鹅口渴了，它到处急着寻找乌鸦的玻璃瓶。鹅担心那架正在缓缓降落的飞机的起落架还没打开。叙述一头鹅的最小语言单位是什么。一头鹅在哭，它没有能力挤出一些多余的水分。鹅不知道。其实，鹅就像某种说不清楚的动物。鹅又高有远。鹅远离一般性的戏剧性。鹅群唱起统一的鹅歌。鹅经过长期演化，有的鹅才碰巧成为现在的鹅。有时，鹅的鹅毛上停着一个尘埃。鹅使用排除法，以及稍后辩证法望着空气。鹅有时空喊两声：鹅、鹅。喊完就不喊了，空着。鹅站着不动，这不需要特别的技术。鹅独自回到出租房。鹅浮出水面透气。不光鹅，连其它鹅都有这种感觉。其它鹅的武功在日益荒废。而鹅的活着没有主题。鹅经常涉及到要吃草这类植物，而植物是生物的一大类型。星期三，鹅被叫到鹅场办公室。鹅弥陀佛。鹅的警觉性高，在它感到危险的时候。鹅现在感觉现在天下太平无事。稍后，鹅又不这样感觉。鹅只是有些焦虑，但不恐惧。鹅缺少恐惧感。可能是因为它对生命变幻无常的理解有误。鹅在鹅的附近。鹅眼珠黑亮，目光如炬。鹅停在路上，等一些东西过去，不管它们是什么。鹅在雨里，停着。鹅从前是一段平坦的道路。鹅冷暖不知，在关键时刻，竟然还在举哑铃。有些事情鹅没想到。鹅无法证明它不是鹅。鹅没有怀孕的感觉。鹅是 the cure 的粉丝。鹅停着，要动不动的。鹅不认识其它鹅。鹅除了鹅自己，其它鹅它一概不想认识。当然鹅不可能认识鹅，这是时髦的观点，几乎是真理。鹅对革命的兴致不大。鹅有时无所谓它是一个鹅。鹅经过正确思考，它

得出结论，觉得这些没什么所谓。鹅在思考时是冷静的，鹅客观思考问题，但每次得出结论往往稍显冲动。鹅的性格决定它在思考时它首先应该放弃思考。鹅没那样做，它硬思考，用鹅语。鹅语全部加起来只有三个词汇：鹅、鹅鹅、鹅鹅鹅。在唐朝，没有一头鹅能活着飞出长安。无论一头鹅在移动，一头鹅简单，一头鹅始终是一头鹅而不是另一头鹅。鹅没什么可遗憾的，生而为鹅，难免絮絮叨叨。现在，阳光照耀着整头鹅。鹅转身离开，又回头看了一眼帆船和帆船上的帆船。鹅以最快速度离开海湾。鹅大公无私，东一颗西一颗嗑着瓜子。鹅知道（对任何事物）无话可说，但坚决不保持沉默。鹅需要的不是鹅与帆船的联系。阳光下，鹅看见一头鹅，不知道它是什么。鹅看见美的花有时会因为那种凄美而掉眼泪水。星期一，风停着，等于没有鹅。一条街，空空荡荡的，一头鹅站在街中央。鹅如果在浪费整个下午时光时感觉有些亏，那可能是因为它对度过鹅的一生有过好的愿景。鹅的肺活量不足以让它潜伏水底不动长达十分钟以上。一头鹅在，它只是在。一头鹅，假设它记得2002年的秋天比2002的夏天要漫长一些，喜马拉雅山脉高于乞力马扎罗山。它是怎么记得的，它没有2002年的记忆（假设2002年是过往的一个年份）。那么，也就是这个假设不成立。假设就是这样。一头鹅，它没有记忆，它怎么回忆。它现在在回忆，但它什么也不记得了。现在是夏天。它看着一个杯子，看不出什么来。就好像看着一个物体，但看不出物体的形式，它不知道看着的是一个杯子。这确实是一个鹅的问题。这里，鹅并不是叙述者。它最好是被叙述的对象。这鹅没有历史，因为它没有记忆。它没有

对在它身上发生过的事件形成记忆，它是一头空洞的鹅。任何对它的记述对它没有二毛钱的义，它自动取消了被复述的权利。它成了一个反动鹅。而那个叙述者只能对着它的历史隔靴搔痒。而幸运的是，那个叙事者也无心去这样做。是吗。它对恢复一头鹅的特有经历没有兴趣。它对这鹅的用法颇有兴趣，但这鹅永远只是主语。这鹅没有动作。这鹅的动作只在虚构中被认为成立。而且那些动作颠三倒四，极不稳定。当这鹅有兴趣翻开一张牌时，它基本上只能是一张为了翻开而翻开的方片3。但这是一头好鹅，它对此并不介意。它吸收所有作用力而不产生反作用力。它被煮熟了。它就是这样的。它对叙述者无动于衷。任凭火力再壮，它也没有同归于尽的想法。它就是一头这样被滞后设定好该怎么着就怎么着的鹅。它不会飞，只会走动，这让它极度懊恼。但无论如何，它更接近于一个二维空间的家禽。鹅说，你瞧，这颜色多漂亮。鹅对色彩没啥感觉。鹅不吃枫树树叶。同理，鹅思所以鹅在。鹅去了一趟咸阳，上午。中午不到，鹅顺着黄河回到大海。鹅骑在一跟坦克炮管上，在昨天，鹅在一定程度上对在谈判上的让步表现还算满意。鹅跳进柜子里不动。鹅现在不是作为家禽的鹅。鹅不管它是什么，它现在一定不是家禽鹅知道。一只鹅船在等着游客上船。鹅躺下，在炮火逼近阵地的那个下午。甚至一个像鹅那样的女人。甚至或者一个像女人那样的一头鹅。要是它们相似，而且从任何方面都足够像，那么一头鹅是一个女人也成立。或者这样说，是可以被原谅的。一头鹅把鹅头伸出窗外。鹅因为在鹅群中特别，它特别容易被遗忘。鹅重要但不是很方便。鹅看着它的镜像。鹅站在一只

漏斗的边缘。鹅不了解鹅。这有点复杂是不是。黑鹅，是因为有白鹅的存在。反过来，有白鹅，所以必定有黑鹅（以前没有鹅，鹅怎么有黑的呢，相信这个），但事实上确实发现了有黑鹅。也许这是一种巧合。但不管巧不巧，在鹅界，它引起激烈反响，甚至歧视。当黑鹅歧视白鹅，白鹅反过来歧视黑鹅。这样鹅鹅相歧，以至后来真的搞成了白鹅是白鹅，黑鹅是黑鹅。以至于一头鹅不是白鹅，就一定得是黑鹅，否则它不是鹅。比如一头鹅有 20% 的白，80 黑，它被排除在鹅之外，因为它不愿承认自己是白鹅或黑鹅。它是鹅，它当然不承认。这头鹅当然是特例，这里不关注特殊情况，它只是想说明一点，语言有很强的（它就是为了使用而产生的）实用性，世界（它真的很世界）需要它的保驾护航（随手而来），才能堕落。这里，鹅不管黑白，它不想关心这些，它烦。任何鹅，只要是鹅，或者近似是鹅，都无法逃脱鹅命。鹅深明大义（你瞧，鹅）。鹅走过沼泽并深深陷在泥土里。鹅是一个无法被鹅定义的概念。鹅假装不知道看着的东西是帆船。鹅迫不及待去寻找一匹马，它究竟要干啥子。而平时，鹅不动。如果鹅躺着，它更不动。鹅几乎在水里也不动。鹅被看见的只是移动，鹅本身不动。鹅半推半就喝着可乐。鹅，偶然路过一根葱。鹅尽管同情一些没有用的，但鹅不会为了同情而同情。尽管帆船，以及船帆在鹅看来，它们也是美的。一个鹅在原地打转，在跟它的影子搏斗。而这时阳光停下。鹅找不到鹅影。鹅就要投降。鹅准备投降。是一阵风把鹅救起，鹅现在站在风中。大概就是这样。一头鹅，在风中感到凉快。它很快感到了累。它干脆丢掉所有细节一把倒在地上。稍候，它终于

梦见鹅（兔）和鹅（异形）。鹅在呼吸。鹅在呼吸一种气体，这种气体热乎乎的。如果没有这种气体，鹅在呼吸没有意义或者不成立。鹅不能在没有气体的环境中呼吸。呼吸和气体有关联，而鹅要是不在呼吸，鹅可能只是站着。鹅和鹅两个之间没有基本矛盾。鹅（看见一头鸚鵡）知道这东西可能不是鹅：因为它和它旁边的一头鹅不太相似。有些鹅极易脱水，但这头明显不是。而一头缺乏纪律性的鹅，竟然一头鹅跑去河边站着，踌躇满志在心里规划它的什么千里江山图。鹅转瞬即逝往往。鹅挤过鹅群，观赏一次枪毙。鹅走了。鹅走了之后，鹅也走了。鹅经常走。一走了之。有时鹅走在路上，它睡着了。有时鹅走着，一边走一边停着。一头鹅停停走走有时。鹅和一头鹅。而有时是一头鹅和一个鹅。因为鹅决定放弃决赛。鹅场隔段就会发生有鹅逃跑的情况。鹅沉入海底。鹅是事物中的物。黑鹅当然也大势已去。随着真气不断积累，鹅的脂肪在减少。鹅需要一种关联。鹅对写下的每一个字词明白它们的意思。鹅需要大量睡眠，但不是在夜晚。怎么了？妻子问。鹅悄悄隐身，在理论上完全没有被发现。鹅回家，一头鹅正好出门。鹅只是在理论上它才算鹅。鹅熟悉核弹原理。秋天来临，鹅游荡、睡觉，通宵研究《辛丑条约》。鹅在任何情况下不是真鹅。一头鹅听见一个声音其实它听见的是起重机马达的声音。鹅是所有各种各样鹅的共同本质抽象。硬的喙嘴能用来开酒瓶盖。鹅停了十分钟没有变化。太阳内部没有鹅。下午，鹅走着，仿佛在行走。鹅被鹅蛋壳包裹着，和外界失去联系。最近，鹅群的风气有所好转。鹅远远召唤一头鹅过来，对它说，快回去。做鹅就是做鹅。鹅无名无姓，鹅

是谁。鹅停在河中心，河不动，它也不动。打错了，电话里鹅说。鹅和鹅一样正常。电影就要开场，鹅深吸一口气，缓缓叹出。鹅没有手。一头鹅和它的副本是一次重复的分离。鹅在梦里喘气。一个鹅说，我没有听见。鹅仿佛剩下的如来佛，大势已去。鹅想一些没用的，比如禅宗的防水性能。整头鹅非常安静。鹅仿佛来到一枝树木的旁边。鹅站在一块石头上往下看，看不清楚水下是否有鱼在游动。草经过鹅胃和肠的消化、吸收，成为上等的有机肥料。家禽类尤其鹅肉的价格，目前在市面上比较稳定。但在家禽中，鹅算是最最暴力的种类。鹅在历史上的起义从来没有成功过。鹅的繁殖力一般。鹅是鹅，而不是我抑或鸟，这点要引起重视。鹅的用法不能太过随意。（明白，知道了。）鹅轻轻叹了一口气，很轻，轻到几乎听不见。比如，鹅。再比如，一头鹅。鹅肯定鹅是鹅。鹅肯定自身在世上而不是独立于世。在行动上，鹅无法做到独立于世。鹅在认识上以为它不在（这里）。怎么可能，而且鹅以前看着一个湖，它看到的只是湖面。鹅无法看见湖。没有机会看见，鹅没有能力看见湖面所依存的湖。一个鹅。鹅知道这点，当鹅看着帆船以及帆船上的船帆，鹅假装没有看着。两头鹅相互望着，鹅对鹅。一头鹅现在（在群芳南路上从南到北）在喝可乐。管它呢。鹅怀念它在殖民地时期的生活。一个鹅简单。鹅被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两个地方物业费都比养殖鹅场便宜。鹅来不及了，鹅没有时间。鹅往下走，沿着一个斜坡。鹅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鹅停下来调出一点真气，用它把一些不好的记忆搅浑。鹅不能形容鹅。鹅追进一个梦里。鹅四处讨债。鹅在一点点消失。鹅在一个下午痛

失才华。事实上，真鹅失传已久，现在的鹅通常徒有一具蛋白质肉身。鹅感觉在被什么控制（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鹅越来越感觉冷。鹅吃草。尽管不动，鹅吃着草叶。这增加了它是一个鹅的可能性。鹅大可不必这样。但它确实已经这样：在群芳南路的路边，在阳光下尽可能做到不动同时被看着而且样子不坏。鹅的表面在闪闪发光，在阳光下。鹅必须放弃它的表面，在深层次成为鹅。鹅竖起它的鹅掌。也没坏处，一头鹅仔细分析起来。鹅突然转身，接连打出三支飞镖。鹅被禁止修真活动。票买好了吗，一头鹅紧接着问。大势已去，鹅不慌不忙回答道。在眼见着电量只剩下不到5%的时候。鹅唯一的关联只可能是鹅，但鹅和鹅没有关联。鹅吐出一口鹅气。鹅知道大势已去。鹅在现实和非现实（那是什么情况）的情况（下），一律懒得飞行。鹅强行插入鹅群。没事，鹅说，有鸟个事，鹅说。鹅变小，变得油盐不进。鹅在鹅的外面，鹅不在海面上。一头鹅不会自动发生爆炸。这种概率极小。鹅通常被禁锢在概率中。对此，鹅不发表任何观点。鹅虽然是反对派，但对反对，鹅其实没多少热情。鹅只是理论上它是鹅。在实操中，鹅更多的是不在乎。例如，任何一头鹅有两只脚，这有什么好不在乎，对已经是一头鹅的鹅。鹅和鹅之间没有区别，也就没有审美。鹅高、大、英俊，美，鹅没那么社会性。鹅的社会局限于几个鹅构成的鹅群。而鹅群，分工和阶级还没出现。一头鹅站在另一头鹅旁边，两头鹅的聊天了不起顶多是一种威胁，而不是命令。鹅没有权力以及能力命令鹅。鹅是自由的，至少在鹅群中是。黄昏，鹅陆续到回鹅群中。鹅群在汇集、加大。一头鹅站在中心，它努力想从而鹅群中突围，可

惜已经来不及了。它被周围的鹅混淆，无论移动到哪里，总有一头鹅出现在鹅群的中心。而它正好也是一头鹅。鹅按原路返回，碰见鬼。稍等，鹅说。鹅听见敲门声。有时，鹅简简单单化成一阵烟气消失不见。鹅，鹅对着另一头鹅说。另一头说仿佛接通信号说，也鹅。一头鹅走过来，冷不丁的对准鹅不停使用高斯模糊。一头鹅离家出走，另一头只好走去厨房烧水。鹅是新的。鹅现代吗？不太像。鹅有时像一种（）。有时则不像。鹅没动。下午，鹅放弃它的投票权。鹅不了解鹅。鹅在找寻认识鹅的方法。在上交给鹅场以前，鹅对鹅蛋逐一进行打磨处理。真鹅已经从鹅修行成真。鹅穿墙来到街上。鹅抛锚了。这一头阳光很好的鹅。试着把鹅从花盆旁边移开，倒放，或端在手上。不要怀疑鹅和鹅的什么。鹅站在草地上至少。鹅至少要有一个站着的地方。鹅不能只是站着。鹅站着，这么说，让一头鹅怎么想。鹅站着，稍后，鹅展开它的鹅翅。鹅磨磨唧唧的，把自己翻译成英文，又转换成汉语，发现还是鹅。糟糕极了鹅还是天气。真鹅的另外一种特性是真鹅不会感到后悔。鹅有时减去鹅。一头鹅不知从那里飞来，停在半空不动。鹅自私。这又从哪里说起。鹅的基因染色体和土豆实在差不了多少。一头鹅走过草地，它在背乘法表。鹅为了形容鹅不惜一切代价。鹅不能用来形容鹅，这是第一鹅定理。乘法表也不能。但背诵乘法表可以让鹅避开一个可以忽略不记的节日。鹅只选取最好部分的草地并从上面走过。鹅路过一个寺庙。鹅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一切。鹅总是比真鹅孤独，因为真鹅因为真而没有孤独感。鹅、鹅，鹅和鹅始终保持着一个字符的距离。安排鹅下水。牌局在继续。鹅不

怕消灭。鹅掂量几下，又放回桌上。有时，鹅觉得自己是个鹅，绚丽多彩。有时仅仅觉得自己是一种生物。粗略统计，鹅活一星期等于人活一年。鹅，如果问鹅，鹅没有答案。鹅不停变换频道。鹅折腾鹅，等于折腾自身。一头鹅和鹅都没有绝对的把握。鹅生活在亚洲。范蠡助勾践灭吴后，辞官，在太湖一带养鹅。鹅拥抱鹅，因为鹅臂的干扰难以相互拥抱。下雨了，鹅下到溪流里。鹅认为兰波对魏尔伦是真爱没错。雪在下，漂浮的雪花中夹杂着少量的鹅毛。发生什么事了吗，什么都没发生。鹅安静，所以独立。鹅对鹅说，鹅，我们走吧，反正也谈不出个卵蛋来。当时，鹅没有反对。一个鹅，它没有必要反对另一个鹅。鹅老老实实回答完所有问题后，鹅辞职了。鹅一般害怕闪电。鹅对帆船上的船帆没兴趣。鹅从暴雨中抓起一个雨滴，把它扔在桌上。鹅搀扶着鹅，把鹅从路边驱逐到马路中央。鹅不能吐出鹅，狂吐也不行。鹅基本上不会自动关闭。一头鹅认为地球是一个正立方体但那又能怎样。关于消失，鹅没有意见。鹅越走越近。秋天，鹅在田里烧秸秆。一头不说任何话的鹅不动，它被看着。它的不动被看见。它做好了静止的准备，一动没动。这让它看上去更像一个鹅。这些，鹅是知道的。虽然它不是一匹真鹅。鹅追到湖中心，赶开那2只讨厌的鸳鸯，把它们赶得远远的。有时，鹅潜入湖底，琢磨着在那儿舒服的待过六月。鹅无功而返，在大部分的时候。而涣散的老大们纷纷倒下。鹅大范围想起屈原，一发而不可收拾。下午 17:27 分，鹅不小心撞见庄子，被侮辱一番后，鹅心情低落。鹅力拔山兮。鹅感觉天气闷热，气有点接不上。鹅称了称体重，不到 20 斤。鹅返回厨房。穿过厨

房的窗户，看见工地上橘黄色的重型起重机在  
不断运行中，鹅感到社会始终在稀松平常的发展。  
鹅的闪电链魔法还没学到，等会儿，鹅就要调出  
存档，开始漫长且痛苦的复盘。鹅暂定。鹅只是  
把一支烟点燃，点燃后不抽，简简单单搁置在烟  
缸的边缘。1986年，一头鹅突然来到世上，它被  
谁吹了一口气，它成了一头鹅。一头鹅成了一头  
鹅在某一个突然的瞬间。鹅在壮大，之后衰弱。  
而突然总是非常的突然。比如瞬间（不算佛学上  
的概念），它又是能感知到的多少长度的时和间。  
它的时间量是几。一头鹅对3以上的数字没有概  
念。假设风平浪静的湖面上有伍佰柒拾陆头鹅，  
它们大约是什么样子。这套已经过时了，一头鹅  
对鹅说。我们还是去看电影吧，一头鹅对鹅说。  
鹅暂时无法憋气自尽，功夫不够。娘希匹，鹅暗  
暗骂了一句。不知道在骂谁。鹅休息。一头鹅在  
路上捡到一个钉子。鹅认为量子力学只是少部分  
量子在忙乎的事情。雨或刮风，鹅怎么可能关心，  
太阳是否照常升起。鹅破壳而出不需要经过同意。  
鹅不是真鹅。鹅宁缺毋滥是什么意思。鹅从没在  
阳光中遇见鹅自身。鹅借助鹅掌与地面产生的摩  
擦力推动自身行走。鹅把自然一年四季分成  
二十四气节，鹅通常过鹅历。这天星期二，相当  
于鹅历初三。不要怀疑鹅。鹅也不值得怀疑。鹅  
从涅槃寂静一路依次穿过虚空、六德、刹那、弹指、  
瞬息、须臾、渺、埃、尘、微、忽、毫毛、厘、分、  
个、百、百万、亿、兆、京、沟、正、载、恒河沙、  
那由他到达不可思议，稍后进入无量无数之境地。  
鹅和鹅在一起，它们主要从事谈话活动。鹅和鹅  
基本上没什么可谈的，都是些鹅事。鹅事都是些  
往事。鹅事作为往事有好和不好，鹅主要谈不好

的那些。一个鹅朝一块石头悄悄靠拢。鹅叫鹅慢点。鹅慢。饲养员拎着一头鹅，鹅默认被拎着。鹅先于一头鹅存在。鹅模模糊糊看着一支龙，像鬼。在街上，鹅破天荒看见一个人，竟然是一个人。鹅清澈，也沮丧。鹅不分A、B在这里，在这里假使鹅A、鹅B大小、强、弱、轻重明显不同，它们还是鹅。鹅一向懒散。鹅鹅不分彼此。鹅不分正反也。什么是反鹅。鹅不反对鹅。即使无论什么鹅都发对，但鹅不能反对鹅自身。鹅也不反对其它鹅。其它任何一个鹅，鹅都不反对。鹅过高预估自身的体力。鹅的丰富性来自它的不确定。一头鹅在行使一头鹅的功能。饲养员舀起一勺汤水，感觉咸淡适中，便依照鹅群的长幼辈分次序分配下去。鹅只好以同样的观点来安慰自身，即一切乃命中注定。鹅经常被一些杰出的思想洗脑，但洗完后，鹅也就忘了。就像一只被洗干净的碗，再怎么洗，它还是无法洗成一间印刷厂。鹅打算好了，这天下雨，要不不下雨。一头鹅保持稳定。一头鹅站稳脚跟。一头鹅被扛在肩上，稳稳地。没事吧，一头鹅回头看了一眼说。鹅从上游游动到下游。真鹅没有超出鹅对它的认知，这真让鹅伤感并且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有一种在快速不停输入斜体字的幻觉。鹅在一个点上，如果这个点够大。鹅瘦而不柴，肥而不腻，炖，蒸，卤皆宜。鹅看上去像一种叫鹅的鸟。鹅走进电影院。鹅，这是星期三。这是星期三的天气。鹅只要一想起古人，其中总有一个不是卢照邻就是谢灵运什么的。鹅在动物界属鸟纲以下的鸭科。鹅是一种家禽。但这里说的鹅包括但不局限于作为家禽的鹅。远远望去，远处举目无鹅。如果鹅是雨，鹅为什么不是呢。鹅不是植物。下午，鹅下了一首诗《鹅》：

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鹅如果飞在空中，它一定飞的稳稳的，因为想起来简单。鹅停着，不说鹅话。鹅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下午下雨，鹅坚持出门散步，保持这项传统。下午，鹅一直在漏水。鹅走在路上，边走边丢失。鹅笑了，说：鹅应该在英格兰。这种时候，鹅愤怒。但鹅最多也只能是这样。鹅愤怒吃着草地。不够，鹅抛弃自身（的）形象，把它拆开，索性让鸟飞去天空。11:03分，出离愤怒的鹅在稍息。鹅绕道移动2里，回到原点。鹅回到家中，打了一通宵的算盘珠。就在去年，鹅还是兔，而这会儿六月，兔替换成鹅。异形是鹅，异形也被替换了。现在，这里（《鹅》）不会再出现兔和异形，只有鹅。除非特殊情况。兔和异形的关系统一换成鹅鹅关系。鹅=鹅，等于关系不大，趋于零。鹅忘了发起总攻。鹅在光合作用中不起任何作用。鹅没有恨，它缺少爱意。鹅脱离树枝，掉到地上。鹅的时代感和手感一样迷糊。鹅被要求出示有关证明。鹅对民主不太讲究。鹅看着轻巧，但那只是表象。鹅吃鹅，听说过，没见过。鹅和鹅各自点燃一支。鹅走进一部电梯，反之，从电梯走出一头鹅。鹅对城市的理解是（它还没想好）。鹅必须逃离对鹅的审判。鹅站着（没有在呼吸，只是站着）。挂起一支鹅只需要一根不太结实的绳子。鹅看着鹅没有说话，通常不知道说什么。真鹅因为它已经是真鹅所以它是真鹅。鹅记性不好，总忘记它是兔。鹅不能用假装的方式联系一只帆船。鹅以穿着一件特大号病号衫时特有的语气问鹅：上路的感觉如何。怎么说呢。眼见着一个鹅越来越像一个鹅：它抽象、不安、时而暴戾，求它的极限，结果大概是一。一头鹅（一定是这样的）：隐隐约约，它抬起鹅头，

一对鹅眼关着。它的鹅掌鲜红，鹅毛洁白，脖颈高高的、滚粗，而鹅翅紧紧收拢。它的鹅心现在正在往全身泵着澎湃的血液，整个胃空空荡荡，如同一个废弃的印厂。它的涣散的精神被诅咒，灵魂随意荡漾，连一点因颓唐而暂时激发出想要反击的气力也都没剩下。鹅睡不着，它决定不惜消耗真气忘掉这一切如果可以，没这可能。鹅，不一定。鹅举着一支扫把练习修行。鹅和米饭和闲着。真鹅出现在鹅群时，鹅群在睡觉。真鹅唤醒其中一头鹅，让这一头鹅带领鹅群去应许之地。这一头鹅傻乎乎望着烧着的真鹅，不知道它在指挥个什么。真鹅给了这一头鹅一根凉快的冰棍它才勉强答应试试看。这一头鹅含着冰棍水，一路驱赶鹅群，在黎明破晓之前，它们来到河边。有些鹅还处于睡眠状态不愿下河。这一头鹅说，它笼统说了一些话，鹅群继续前行。傍晚时分，侦查员便装来到鹅场，嘴上撕啃着一条孜然鹅腿。真鹅让鹅想起酵母。鹅有一种靠近归宿的感觉。一群鹅在拼老命挖战壕。鹅在发呆。鹅走、投无路，鹅来到河边，河水流淌。鹅看着简单只有两条腿两只翅膀（加在一起只有一对）和一个脑壳。不要说鹅的坏话。尽管说鹅的假话、空话，但不要是坏话。同样，不要怀疑鹅。鹅弥陀佛。论鹅在当下修真的必要性以及局限。站在鹅的立场，真鹅真的可有可无，鹅想。鹅原谅鹅。一个鹅，如果它是一个普通的鹅（这里它是普通鹅，当它仅作鹅的时候），它可以不那么复杂。鹅不是当地特产。鹅最近在变瘦，但不饿。一个鹅是鹅的影像。鹅站在河边除了承认错误，顺带什么都没做。一头鹅经常超出它的叙述范围。鹅感觉四周过于空旷，感觉无法回到以前而未来总是还没来。鹅一

般从鹅蛋破壳而出。鹅最常见的烹饪方法是烟熏，或炖着吃。鹅出门游荡。鹅从风向推算，明天可能有雨。一头鹅抛锚了，停着，在路边。鹅所指不明。鹅受到强烈刺激后，三天没有睡觉。鹅深深陷入沙发中。鹅（鹅）。鹅走在空气里，与空气产生大量摩擦，鹅被空气包围、挟持同时而鹅呼吸需要空气。鹅比海近，又比 1 大，鹅完整。鹅的暴力倾向大部分被秋天抑制。一头累鹅，它想在一个地方稍作停留，它从没实际做到。鹅吃的食物通常是草。鹅不吃鱼，通常。鹅抬头，看着有且只有的一块的天空。鹅对苏联来的尼姑满怀歉意，一路指挥她走去淮安的路线。鹅对她的同情自动升级为悲悯。鹅来到世上的生日是哪天。这天下雨，一头鹅在雨里行走。它不知道在雨里行走。它行走着，但不知道。它是一个小鹅（这简直是一个发明。）它是一个小鹅，它不知道，它在雨里大摇大摆行走。它走过雨，进入一片新雨（这也是好的）。可是当它走在新雨里，它还是意识到了危险。它赶快离开。它头也不回，离开雨。它如此害怕和雨建立关系，虽然它只是一头初生不久的小鹅。它和雨和小斩断关联，重新成为一匹纯粹的鹅。它快迟到了。鹅忽略不计。鹅的当月流量已领取。鹅没有明确的任务，新陈代谢异常旺盛。鹅把鹅扛在肩上，该上哪儿上哪儿。鹅被捕后无所事事。鹅在等这一分钟过去，等了 60 秒。鹅端着一支仿真水枪。这头鹅看上去不会轻易使用气功。鹅看见一个工人扛着一把铁铲，猜测他大概正赶去与大禹汇合。鹅琢磨鹅。鹅站在窗前，看着外头火光滔天。这鹅有点咸（散文是一种什么东西）。鹅是怎么发生的，假设鹅确实已发生。在鹅眼里看见另一头鹅。鹅晴转多云，下午。鹅

看了鹅一眼，说，你鹅什么。鹅吃草，这是鹅的本能而不是习惯。鹅接受品种繁多的思想教育，多多益善，在夹生的大杂烩中有时突然度过一生。雪在下，鹅没有气力。鹅飞在空中，那不是它。鹅知道，鹅鹅天生不平等。鹅说（自己对自己），我的袈裟呢。一头鹅草吃多了，吃多的草在鹅脖颈鼓囊着。鹅和风一起到来时，雨停着没动。有问题吗。鹅觉得没有问题。鹅从鹅头到掌以及掌纹观察一遍，一点问题也没有。最多也就这个问题：一个没有问题的问题。这时，鹅原以为伸开鹅翅拥抱点什么会感觉更好些。可是当鹅真的展开那对腋股（翅膀）后它又叹了一口气。鹅不担心食物以及食物价格。真鹅因为很少出现在鹅群，当真鹅显现时，鹅可能不认识（这点鸟同样适用）。一头鹅对诗这种语言形式，怎么说呢，诗意可有可无对一首诗歌。无是一种特殊的有，一头鹅对哲学的各种搞法相当失望。没有鹅说话，大势已去。鹅的眼前一片空白。鹅怎么可能乖乖交出核武器呢，这年头。鹅停着（在任何地方），鹅耳孔堵塞，什么都听不见。鹅看见一头豹子，看见豹子正看着它。一头鹅推着一个鹅走。鹅重要也不重要，这要看在什么情况。鹅曾经发誓，发了什么誓言，鹅忘了。发誓这种东西，发过也就算了。鹅不必太当真。鹅在古希腊曾经引起过暴动，这是真的。鹅昏暗无边，坐在客厅的电话机旁边。鹅（一匹鹅）在呼吸热乎乎的气体。有一头鹅在抢滩登陆的时候忘了带上头盔。鹅没有正常的情感。鹅不平静其实。鹅随时在休息，当它休息时，鹅关着鹅眼。鹅在那里，不在这里，这是真的。鹅不在任何地方。鹅争取被动，甚至静止，但还是在主动。此刻，鹅在睡觉。鹅不是鸟。鹅和鹅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鹅除了历史，也研究生物学。鹅听见一阵键盘敲击声，急促、熟悉，绕梁三尺。鹅对所谓的税收制度的认识仅限于鹅被转手倒卖时因价格的变动而产生的利润的非法性。鹅弥陀佛。鹅有一个徐文长式的问题，不知当讲不当讲，鹅说知无不言。鹅不清楚客厅里出了什么事，鹅走去客厅。客厅里静悄悄的，没什么事正在发生。鹅首先是破壳而出的。这事鹅不知道。一头鹅是所有鹅中的其中一头。除了它，其它所有鹅统一来自鹅蛋。鹅不愿意相信，但它只能信。否则，它太孤独。鹅把鹅头埋在鹅翅中间。鹅有理由相信，鹅比鹅蛋重要。鹅经过一个寺庙门口，它停下，停了停。停着想。但想起什么，它同时又忘掉什么。这是鹅的强项。一头鹅东想西想，它想起一把水壶。鹅一边走路，一边不在走路，总是这样。鹅可以有一种不复杂的习惯。反之，习惯让鹅不复杂。鹅饿死的概率几乎为零。比赛继续。六月，鹅不止一次知道，知道了又能怎么样的各种现状。鹅消息灵通，百发百中。鹅漫游经过一个树苗，鹅拔起它，帮它成长。鹅在船沿刻下一道划痕，潜入水底寻找大宝剑。鹅随时放松，随时想起海洋哺乳动物。后来，鹅的态度越来越任性，但那时后来的事。鹅现在在描述的不是一头鹅，是所有鹅的鹅。鹅知道这没什么好处，但也不坏，只是有些徒劳。赤道是一条线，这么说也没错。所有的鹅加起来才是鹅。一头鹅算不上鹅。在此，鹅不打算过多纠结。

567

(完)

感 谢：杜金柱

作者/装帧：张 羞

出 品：坏蛋继续出版 2018.08



